

四部  
備要

史部

資治通鑑  
(三)

039

中 行



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  
並縱遣今案諸元良口配沒入官者乙巳以太尉侯瑱

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益城 齊顯祖之喪常

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

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在朝

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

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

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鷲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謂

南王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不

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

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絕賓客常山

南王立陳子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

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

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

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

祚得保靈長乎家杜預云國祚也演以叔父之親與國同休等

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呂翻晞曰周公抱成王攝

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

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

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

主將發晉陽發晉陽者謂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

本之地魏郡宿將數兵威在焉故以為根本之地移執政欲使常

山王從帝之鄰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

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

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晞

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躍馬而去平

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

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

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可

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王獻謀

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

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以水

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漸

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欽

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

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呂翻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

其事楊愔所為尚書令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

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

儀昌儀意亦內職而北史云高仲密之妻也高仲密因事而

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高仲密因事而甚相昵愛昌儀以啟示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

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

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鄭頤曰事

未可量不宜輕脫良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

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

尚書後室此後室也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

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惜等我各勸雙盃彼

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

執之及宴如之惜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

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

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此謂演也惜及天和欽道皆頭

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此謂演也狼

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

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頭於尚藥

局五花志尚藥局總如御藥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

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惜等唐

突入雲龍門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驤招

之不進使騎殺之此謂驤也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

刃呵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為領

軍素為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

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後齊朱華門外

演以博叩頭博博也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

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楊楊也威福自己自王

公已下皆重足屏氣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

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國事重賀拔

仁斛律金惜獻武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

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

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

顯祖所厚叩刀仰視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不曉之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帝素吃訥此謂顯祖也

諸軍錄尚書事自魏魏致言以假朱榮為大將軍後湛為太

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

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浹為尚書令周書江陵

之陷也見一百六十五卷長城世子昌武帝封長城及中書

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

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高祖欲以不遣高祖殂

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丁琳發中流昌還建康路琳敗

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

安都從容謂曰容謂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

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

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

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驃騎將軍封衡陽王齊大丞

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琳曰演從少帝還勸琳為不用卿

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幾居依朝處

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言之復扶又翻演奏趙郡王

歡為長史王琳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

晉陽粟大丞相規算志也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

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

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

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

之死戰周人不能克史言千人一人心雖大敵不能克人之死

乃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為許以緩之

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復快既而周

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

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勸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

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魏即亮嗣使王琳

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

法耗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曇朗

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

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

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

甲子置沅州武州梁置武州武法陵帝分荆州之義陽天所都

明徹為武州刺史以孫瑒為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

固請入朝史言瑒瑒能自徵為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

守壬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為廣寧王珩音長恭

為蘭陵王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

道迎候主書及中書舍人皆丙子濟江中流殞之使以溺

告漢初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以侯昌之功也五在志

初高祖遣榮陽毛喜從安成王瑒詣江陵梁世祖

以喜為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

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好呼夏四月丁亥立

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祀昌諡周世宗明敏

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真毒於糖

餒而進之周世宗有膳夫唐士曲前中書制酒者以餒周

之屬郡中大夫唐光祿卿之屬也周世宗以餒周

望大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餒部同餒也餒部中大夫屬

食也今城市周元齊所賣糖餒部帝頗覺之庚子大漸

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不堪當國魯公

朕之介弟杜預曰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

必此子也謂世宗所親愛 辛丑殂 魯公幼

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

深沈有遠識沈沈 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謂其言中 壬寅魯公即皇

帝位謂世宗 大赦 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

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 侯安都父文捍為

始興內史卒官也 上迎其母還建康母固求

停鄉里乙卯為置東衡州也 安都子祕纔九歲上以為

安都從弟曉為刺史用 安都子祕纔九歲上以為

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以安都能養其親 六月

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寧梁敬帝太平二年周武帝之

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骨

葬之武帝永泰二年 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馮文洛

尚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

之曰遭難流離難乃具 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

盡言下 幸蒙恩詔得反藩閩諸閩言藩王 汝何物奴

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 秋七月丙辰封皇

子伯山為鄱陽王 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

武將之意將帥 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

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此 言我違天不祥恐

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

遠親戚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謂

時唯 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

中郎陸香將出使謂 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

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

初無一言史言演不效 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事

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謂 弟既發端吾亦當味死

欲陳聞則口噤心悸謂 弟既發端吾亦當味死

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

相王不効周公輔成王謂 弟既發端吾亦當味死

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謂 演又啓云天下

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

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

別宮謂 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

南有他也謂 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謂

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

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

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

所懷隨宜作一牒毛屏 候少隙即徑進也謂

如謂 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謂

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

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備久在沈淪沈淪 或巧

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晞給御

食畢景聽還謂 帝識度沈敏

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人若而觀小事無知所謂謂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

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

悉故致爾耳為爾而已為可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後皮翁翻帝曰顯

安我姑之子庫狄顯安父子娶勃海王敬之妹今序家人之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

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

干之子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從千容翻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悴衰衣不解帶殆

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待帷前以爪搯掌代痛

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浹為大司馬浹周朝周軍司馬賀若敦唐六典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官其辭列中大夫也六命若人者翻帥眾一萬奄至武陵武陵日華武州刺

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

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詔瑱覆敦又翻此糧道為星沙之故留也召考村人考考之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切音湘州於長沙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切音湘州於長沙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瑱乃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上數所尚翻船十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冬十月癸巳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據州曰陳陳香楊葉洲在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眾會瑱南討日華十一月辛亥齊主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叔虎柔之從叔也從中帝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疆富也以當時東西二國疆之盛名當疆而其根本實據周者負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魏州黎州皆實州也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感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管州

劉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更戊也穀食豐饒彼來

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

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

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齊主分十二月乙未詔

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齊主分

降齊主分宜且申停齊主分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

餘衆自楊葉洲潛遁齊主分丙午齊主還晉陽齊

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齊主分

於市與衆棄之齊主分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

自今當爲王公改之齊主分帝欲以晞爲侍郎齊主分

當作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

要人多矣齊主分得志少時鮮不顛覆齊主分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私何由可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

聞齊主分庚戌大赦周主

祀園丘辛亥齊主祀園丘壬子禘於太廟周主

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齊主分乙卯祭太社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僧楚更圖進

取齊主分合州刺史裴景徽齊主分也請以私屬爲鄉導齊主分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

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分

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鎮壽陽齊主分

己巳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齊主分

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

送敦等度江齊主分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

我地爲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

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

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齊主分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二月甲午周主朝日於東郊齊主分周人以小司徒韋

孝寬嘗立勳於玉壁齊主分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主分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益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齊主分而居於齊境不可



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河西龍門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

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少詩詔開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

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

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傍浦浪翻唐去蒲州萬泉縣有山

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卒子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壯肅公侯瑱卒丙寅周改入丁兵

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役入丁兵者北境內民丁兵者就役周而復始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周以少

傅尉遲綱爲大司空尉遲綱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贊爲魯公贊李后之子也贊六月

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周書中書舍人殷不害六月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周書中書舍人殷不害

秋七月周更鑄錢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顯爲邵國公以晉公

護之子會爲嗣顯弟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爲嗣連弟洛生爲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爲嗣追封

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爲宋公以世宗之子實爲嗣顯齊主之誅楊燕也燕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

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高元海

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

留伏連不聽羨視事領軍以分下之權則知其故乃留伏連

南復立爲己不利齊王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

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

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

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

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

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

請去兵權見以死爲限不干朝政朝前必保太

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

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沈靖必不招物議

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

微濟南之教執斛律豐樂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

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

性性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

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林慮下爲

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巫覡多

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

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帝尋亦悔之。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齊

以彭城王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齊音洛

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

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

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

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

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

人也。齊音洛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

后山陵。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

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趙郡王叡先使黃

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

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使說使湛喜，馳

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

即皇帝位於南宮。諱漢勃海王，諡第九子，孝昭大赦，改元

太寧。周人許歸安成王頊。玉珽，使司會上士杜杲

來聘。別傳：大官之屬，有司會，凡邦國都鄙有治及其財用，在書

書之任，司會當如唐之度支郎中，而六典不言所以，杜佑通典後周

中大夫上士中士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

魯山郡。周得黔中則全在平陽，得魯山則齊以彭城王浹

為太師，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尉粲為太保。

平陽王淹為太宰，博陵王濟為太尉，段韶為大司馬。

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五代志：上黨郡，魏後魏趙郡王

叡為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居諸胡并州

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婁叡昭，太后

子。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丁巳，周主畋于岐陽。

十二月壬午，還長安。太子中庶子餘姚虞荔御史

中丞孔奭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酷之科。

吳王濞煮海為鹽，今淮鹽也。至此則東南湖海皆鹽。詔從之。初

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

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

領東陽太守。自侯景之亂，梁南郡王大建，一敗留異，踰嶺東陽，

又制：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

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今有嶺路自衢州經信安，琳敗上遣

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

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

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

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劉勰曰：建德，隋會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自晉朝辛巳，祀南郊。壬

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

己亥，魏克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

祥卒。涼國公壬寅，周人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

州。二渠皆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為柱國大將軍，遣

杜杲送之南歸。杜杲，周書辛亥，上祀南郊。以胡

公配天。胡公始自公陳，故二月辛酉，祀北郊。閏月丁

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

彥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為肅宗所厚。歸彥以殺楊燕

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

少

少

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

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

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

參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

聞者帝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

奏元海等文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義雲納賂於士開得為兗州刺史

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潞城且顧望並不至

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

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

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輿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買人欲襲潞城

古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

為光祿大夫

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

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

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

火者自救之乙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司徒

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

齊朝仍上啓請且息兵

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

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懷之子也

民閒私用鵝眼錢甲子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漏盜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歸即皇帝位

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第今

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若

陳之介弟也介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

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好

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

使臣之所敢聞也使臣上甚愍曰前言戲之耳待

之禮有加焉瑣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

毛喜如周請之瑣妃周人皆歸之丁丑以安右

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法

豫章太守法周敷共討周迪甲申大赦留異

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

康上時亭諸督縣官康以來屬會稽郡承康與赤烏入異大

驚奔桃枝嶺於巖口暨柵以拒之暨而安都為流矢

所中血流至踝中竹仲翻乘舉指麾容止不變因

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生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

邑戶聽寄食佗縣五月庚午周大赦己丑齊以

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壬辰周以柱國楊忠為

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

周之女也姊思廉陳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

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

之此下也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

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鴛

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眾四萬齊主以

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

心子繪父隆之祖回使乘傳至信都信都巡城諭以禍福

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

呼云呼云降戶江翻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

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

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感聖上疾忘忠良但為殺此三

人誑居况翻即臨城自刎劫扶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

交津獲之水經注武邑郡南武邑縣故城在武邑縣北

木面縛李百集北齊書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

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

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以歸彥家良賤

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

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

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亥齊主如晉陽

上遣使聘齊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

齊青州上言

齊遣使來聘使齊青州上言

都官尚書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仲舉溉之

弟子也到溉弟之曾孫梁初以文學顯以廉巨稱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

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考異曰陳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詔安成王諱督

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乘輿百姓空

國公招為益州總管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

昭信李后宮曰昭信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

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見實愠曰兒豈

不知邪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

橫刀詬曰詬許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

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槌之后號天不

已帝命盛以絹囊盛時征翻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

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為尼武成之淫虐又首載之也是以詩書正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魯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三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

元海庸俗帝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

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

士開復譖元海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抗并州幾許無智

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

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

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

王琳之疆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

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

域瑱則厥角稽顙

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

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

過吳芮

朝弃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

歐陽頤等

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績罪異畢謀

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

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

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

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

以先士卒者乎六也

疆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

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

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

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

孟顛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

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

順可得俾乎入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引史文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歷國爵子尚王姬引史文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引史文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

陳井陘之勢九也事始於秦二世五終漢高帝三年陰音刑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眾寡不敵將帥

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尙少皇子幼冲

凡豫宗族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

年而語其功業哉劉澤漢高后七年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齋齊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稍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

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周梁躁公侯莫陳崇從周主如原州帝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謂所親曰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

不過晉公死耳文比此或發其事乙酉帝召諸公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冢宰護遣使將

兵就崇第逼令自殺黃法苑為南徐州刺史臨川儀壬辰以高州刺史黃法苑為南徐州刺史臨川

太守周敷為南豫州刺史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拓跋迪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

篇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百五十里五日死刑罄絞斬凡二十五等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百五十里五日死刑罄絞斬史侯安都為江州刺史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

親則懿昆見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丙戌齊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

保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學謹

入門帝迎拜於門屏之閒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為帝升階立於斧展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謹食畢帝親跪授

爵以親為之袒割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

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

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





水而絕到朝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閒王孝琬大哭而出孝琬字瑜秋七月戊辰周主幸原州八月辛丑齊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九月壬戌廣州刺史陽山穆公歐陽頡卒詔子紇襲父爵位陽山郡今五代去南齊郡合廬縣屬晉陽郡

甲子周主自原州登隴隴山在隴州南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東興嶺在隴州南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昭達時為護軍將軍丙戌周主如同州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

厥九勿勿杆可汗厥九勿勿杆可汗音厥九勿勿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楊荐與可汗共敦鄰好到朝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步

戶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蠕蠕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荐等復命考異曰與略在保定二年被王

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忠將御亮圖又音如字領也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

大破周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十二月辛卯周主還長安上丙申大赦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寶應詔

益州刺史余孝頃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會是歲初祭始興昭烈王於建康用天子禮昭烈王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陘嶺

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三可汗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木杆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平陽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異其疆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

之趙郡王叡河閒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叡使并州刺史段韶摠之段韶五年春正月庚申朔齊主登北城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邪音耶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

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沮澤

大破周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十二月辛卯周主還長安上丙申大赦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寶應詔

大破周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十二月辛卯周主還長安上丙申大赦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寶應詔

大破周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十二月辛卯周主還長安上丙申大赦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寶應詔

大破周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十二月辛卯周主還長安上丙申大赦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寶應詔

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

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

城王潛進曰何至於此乃止齊顯祖初齊顯祖

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推冰及世

祖即位驛倖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推冰以備周兵之逼

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

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辛巳上祀南郊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初齊顯祖命羣官刊定魏

麟趾格為齊律久而不成時軍國多

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即位思

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刑名有五

一曰死重者輓之次梟首次斬次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

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

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

其流外官及

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

者皆以絹代金二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後有

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

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

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牛受六十畝婦人四十畝

奴婢依良人言奴婢受田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

以備水旱己巳齊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共

劫太師彭城景思王洸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洸第至

內室稱敕牽洸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洸大呼

不從庚辰周初令百官執

笏齊齊以斛律

光為司徒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普歸彥之兄子

也甲申以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卯齊主使

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庚子周主遣使

來聘史癸卯周以鄧公河南竇熾為大宗伯五

月壬戌封世宗之子賢為畢公甲子齊主還鄴

為太尉甲申以段韶為太師丁亥以任城王潛為大

將軍壬辰齊主如晉陽周以太保達奚

武為同州刺史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

暈日兩重會博陵人賈德胃教百年書百年嘗

年獸之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

作數敕字德胃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

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

乃斬之齊齊以斛律

光為司徒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普歸彥之兄子

也甲申以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卯齊主使

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庚子周主遣使

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高祖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玦庚寅。周改御伯為納言。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及護用事。遣也。齊人以配中山宮。中山及護用事。遣閒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齊遣使者至玉璧。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璧。與之言。尹使者甚悅。勸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復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周遣柱國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水戊子。周以齊公憲為雍州牧。雍字文貴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衛公直為大司空。追錄佐命元功。封開府儀同三司。隴西公李昺為唐公。李若千鳳為徐公。周太叔中大夫長樂公。惠之子也。李乙丑。齊主封其子緯為南陽王。儼為東平王。儼太子之母弟也。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為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護且曰。吾屬千載之運。蒙大齊之德。於老開恩許得相

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閒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整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閒。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生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為公侯。母為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淚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聞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齊齊初聞此旨。魂爽飛越。既生魂。陽。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齊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詔。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

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

禮稱觴上壽齊主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突厥自幽州還

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

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

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

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

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為前鋒趣洛陽大將

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山南荆襄之兵尉紆勿細

少師楊綱出軹關少師楊綱周迪復出東興復扶又

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守武又嗣吳州刺史

陳詳將兵擊之五代志鄆陽郡梁置吳州陳廢鄆陽之吳州詳

兵大敗迪衆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

部擊之魏法無脫蓋以周敷至定川定川縣名與迪對壘

迪給敷曰吾昔與弟勳力同心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

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通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

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陳寶應據晉

安建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

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

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寶音怪又出兵攻其

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去年遣孝

謂其子曰早從虞

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

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

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

管寧無恙讓未嘗遠客遠東不受公命昭達命已以為衡陽

王掌書記上于信封爵周晉公護進屯弘農尉

遲迴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

摠管王雄軍於邛山戎於戊戌齊主遣兼散騎

常侍劉逖來聘散騎常侍初周楊綱為邵州刺史五

餘年數與齊戰數所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

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

大破擲軍擲遂降齊將命權景宣圍懸瓠十

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

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

徹守永州五代志汝南郡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

人於長安周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

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斷音退齊救兵然後同

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斤侯而已齊

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疆

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

謂其子曰

早從虞

公計不

至今日

昭達追

擒之并

擒留異

及其族

黨送

建康

斬之

異子

貞臣

以尚

主得

免

寶應

賓客

皆死

上

露壬戌詔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邛阪觀  
 周軍形勢也至太和谷與周軍遇詔即馳  
 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也詔為左軍蘭  
 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  
 凶懼也詔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遠來  
 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詔曰天道賞  
 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  
 戰也詔且戰且却以誘之也待其力弊  
 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  
 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  
 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  
 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邛山至穀水  
 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  
 後勒兵拒戰也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  
 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  
 者丈餘也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  
 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也軍中  
 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  
 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  
 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  
 事也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  
 亦奔豫州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為太宰  
 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也壬申  
 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  
 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

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也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  
 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  
 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積屬  
 周師罷歸忠亦還也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  
 又非本心故無功也與諸將稽首  
 謝罪周主慰勞罷之也是歲齊山東大水飢  
 死者不可勝計也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  
 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也  
 六年春正月癸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大司馬也  
 齊主如晉陽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  
 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也神武公貴  
 後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詰突厥可汗牙帳逆  
 女殺熾之兄子也也丙寅周以柱國  
 安武公李穆為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為大司寇也  
 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瑒為司空瑒以帝弟之重  
 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徽恃瑒勢為不法也引奏案而入  
 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  
 讀奏版時瑒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  
 中御史引瑒下殿也上為之免瑒侍  
 中中書監朝廷肅然丙午齊大將軍東安王婁叡  
 坐事免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

行建元曹為高祖中外府功曹高祖曹中外

因宴失金巨羅羅字正統於珽誓上得之又坐詐

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史李雙倉督成

有宅賊當絞除名為民華林屬武帝李學士所撰

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

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油以塗畫因言殿下有

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孝徵行時

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

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茲詔珽私說士開曰君之

寵幸振古無比古無下宜說微說同宮車一日晚駕

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

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分扶開若事成中宮少主必

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少詩照

解戶買解戶買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

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

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見一百二十一卷

重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字仁

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

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

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

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被皮見重二

宮丁丑齊以賀拔仁為太師侯莫陳相為太保馮

翊王潤為司徒趙郡王睿為司空河南王孝琬為尚

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斛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

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射擊世宗大尉承齊紀

五月突厥遣使至齊使隨始與齊通六

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秋七月

辛巳朔日有食之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鄆陽別道

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

久從者亦稍苦之州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吳

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

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庚寅周主如秦州

八月丙子還長安己卯立皇子伯固為新安王伯

恭為晉安王伯仁為廬陵王伯義為江夏王夏戶

冬十月辛亥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金州刺史

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函谷中州杜

敦特才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

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事見上

對臺使出怨言使疏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

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

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刺

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齊世祖

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

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諡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諡

號欲式高祖更工壬戌齊上皇如晉陽 庚午齊改諡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禮法帝義行剛曰景有功安民曰烈猛以天康元年是年二月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癸未周

大赦改元天和 辛卯齊主祀圓丘癸巳裕太廟志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丘則以蒼璧東帛正月射 己亥周主耕籍田禮也周禮載甸師掌土之法周遣小戴師杜杲來聘周禮載甸師掌土之法

改元天康元三月己卯以安成王頊為尚書令 丙午周主祀南郊夏四月辛亥大雪 上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

秀之之曾孫也孔秀之見一百三十九卷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楊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卷

欲違太伯之事下以天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晉成帝立母弟為嗣事見九十九卷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連和痊復非久

好學也復謂復 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上皇太子安成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復扶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將順其美

正救其惡事經曰夫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處謂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寶嬰面辯袁盎廷爭寶嬰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防微杜漸以絕

覬覦之心謂音冀以為誠邪耶音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穆公卒穆子湫而立與夷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與夷之怨康王有疾其弟圍入問三及平夏而自立是為靈王 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

肥義繼之以死公常里克殺義事見四卷周赧王十年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南朝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悖謂癸酉上

取外事于用分判者前後相續以維繫物則閣中則取外事故曰朝聞則然有聲更工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太子即位大赦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 乙酉齊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為尚書令 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于周以其地

為扶州五代志同昌郡嘉誠縣後周置縣并龍涸郡及庚寅以安成王頊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諸軍事王勳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徐度為司空以吏部尚書袁樞為左僕射吳興

太守沈欽為右僕射御史中丞徐陵為吏部尚

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曰梁元帝

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王太尉謂曾

及陵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安之時傳史徐陵

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

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朝今衣冠禮

樂日富年華謂一日富於一年也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

也眾咸服之己亥齊立上皇子弘為齊安王仁固

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光為淮南王六月齊

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散騎常侍丙寅葬文皇

帝于永寧陵廟號世祖秋七月戊寅周築武功等

諸城以置軍士武功即扶風武功縣也丁酉立妃

王氏為皇后臨海王八月齊上皇如晉陽周信州蠻

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巴峽在巴郡巴縣有明月

攻陷白帝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同三司

元契趙剛等前後討之終不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

司陸騰督開府儀同三司王亮司馬裔討之騰軍于

湯口今在漢水之東令賢於江南據險要

置十城遠結涪陽蠻為聲援涪陽在蜀

出漢中南鄭縣南旱山東北流經城固縣南城北至西陽縣南

入于西水經又曰涪水出作唐縣西北至天明縣東南流注于漢水

九城志涪陽府公安縣有涪自帥精卒固守水邊城帥

胡騰召諸將問計皆欲先取水邊後攻江南騰曰令

賢內恃水邊金湯之固外託涪陽輔車之援資糧充

實器械精熟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

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

水邊此制勝之術也乃還王亮帥眾度江旬日拔其

八城捕虜及納降各千計遂間募驍勇驍勇數道

進攻水邊蠻帥冉伯黎冉安西素與令賢有仇騰說

誘賂以金帛使為鄉導誘賂水邊之旁有石

勝城令賢使其兄子龍真據之騰密誘龍真龍真遂

以城降水邊眾潰斬首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

追獲斬之騰積骸於水邊城側為京觀是後羣蠻望

之輒大哭不敢復叛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使

其子寶勝據雙城雙城諸向酋長捕虜萬餘口諸進擊皆擒之盡斬

之於八陳灘北陳灘信州舊治白帝騰徙

布相嘗中間相去九尺正中散前信州聚細石為之高九尺

十四聚作兩層每層各十信州以司馬裔為

信州刺史小吏部隴西辛昂辛昂時臨信楚合等州民

梁益且為騰督軍糧梁益昂諭以

多從亂五代志昂諭以

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

學音使還會巴州萬竿郡民反萬竿郡

攻圍郡城竭絕山路昂謂其徒曰

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

遂募通開二州五代志得三千

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為大軍



至望風瓦解。一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為渠州刺史。代五

王潛為太保。婁叡為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尉。開府

儀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庚申。帝享太廟。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使弔

丙戌。周主行視武功等新城。行下十二月庚申。還長安。齊河閒王孝琬怨

執政。兄子論。以為草人而射之。射而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

脫兜鍪抵地。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已謂天子為大家言。比上皇於婦人。又魏世

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上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五代志曰。後齊赦日。武庫

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填讀曰。鑿。隋書曰。鑿。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

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孝琬父澄。諡文襄。皇帝廟號世宗。上皇怒。使武衛赫

連輔立倒鞭過之。倒鞭者。鞭也。孝琬呼叔。上皇曰。何

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

兩脛而死。折而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延宗亦文襄之子。初為文宣所養。間

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弟。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幾居是歲。齊

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又遙子昭帝。頃之。遷尚書左僕射。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廝音斯。今相傳。讀從說入聲。由

是士流恥為之。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治直遂請革選。革更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自此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章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陸魯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四

臨海王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尚書左僕射

袁樞卒

乙亥大赦改元

壬辰齊上皇還鄴

二月壬寅朔齊主加元服

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禮

不遷而委任甚重

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

參決眾事

見頃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

丞王暹等謀出頃於外

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

馳詣相府

還東府經理州務

制蕃王國及麻姓有持節府有中錄事

繼臻

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

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

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

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

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頃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

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

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

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頃頃因囚師

知自入見太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

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

舉為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

行不佞少居父喪以至孝無二

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

孟頃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

國政盡歸於頃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

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

謀事未發毛喜請簡士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

甲頃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為更如是邪

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

順若收之恐不即授首或能為人患宜推心安誘

之計無所出乃密賂臣者

此以圖高宗安國事

且后若實有此謀高宗既

立后豈得自全今去

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



之昭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太子 八月

齊以任城王潛為太師任音音 潛音音馮翊王潤為大司

馬段韶為左丞相賀拔仁為右丞相侯莫陳相為太

宰婁叡為太傅斛律光為太保韓祖念為大將軍趙

郡王叡為太尉東平王儼為司徒儼有寵於上皇及

胡后時兼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魏

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

皆遙駐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

達長遲遲為遲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項則自遷鄴以

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初從北

宮出將上中丞領職事為禮上凡京畿步騎領軍官

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從騎奇器上皇與胡

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

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以為善更敕駐車勞問良久

勞力到觀者傾鄴城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

登朝諸父皆拜之上皇或時如并州晉陽宮儼恆居

守拉戶登翻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又音器

玩服飾皆與齊主同所須悉官給嘗於南宮見新冰

早季齊主時所製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

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

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儼定若臣

之分而常以兄弟相呼又有諷諫之意

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華戶化翻使

西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五九志武州遣使誘都督陸

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

並隸於皎五九志皎都督巴州長沙太守曹慶等

本隸皎下遂為之用鄧州獨巴州同治所以司徒項

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

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置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

助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揔之與

皎俱下音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

以步騎數千圍鄂州鄂州皎軍

于白螺水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

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沌水

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

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

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西軍又以艦

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

朔單舸走舸古過巴陵不敢發岸徑奔江陵

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

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度等

遣使偽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

之盡俘其眾馬四并擒梁大將軍

李廣定憤恚而卒李廣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

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

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

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式又翻五代志巴陵郡

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  
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摠管請益  
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

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  
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  
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  
丁巳齊上皇如晉陽山東水飢

滿道 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廟 十一月戊戌  
朔日有食之 丙午齊大赦 癸丑周許穆公宇文

貴自突厥還卒于張掖 齊上皇還鄴 十二月周晉公護  
母卒 詔起令視事 齊秘書監祖珽與黃

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  
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  
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因陳士開

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  
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  
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

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  
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 遂得少寬  
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 項羽布衣  
帥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  
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

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

甲坊尋徙光州 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  
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齊七兵尚書畢義雲 甚夜為盜所殺遺其刀驗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  
司執善昭誅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

禮 辛丑周主祀南郊 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  
鄭大護來聘 湘東忠肅公徐度卒 二月丁

卯周主如武功 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 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  
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

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甲辰周大赦  
乙巳齊以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

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尚書  
令 戊午周燕文公子謹卒 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

事多與謹謀之 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 退而子孫蕃衍 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

周摠管田弘從梁主副摠管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晝夜拒戰十旬梁將馬武吉徹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夏四月辛巳周以達奚武為太傅尉遲迥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司馬齊上皇如晉陽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齊尚書左僕射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庚戌周主享太廟庚申如醴泉宮醴泉宮在甘泉宮之舊地在津馮壬戌齊上皇還鄴又音如字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桓公字子堅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子堅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晉公護欲引以為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閒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長安壬戌封皇弟伯智為永陽王伯謀為桂陽王八月齊請和於周周遣軍司馬陸程聘于齊九月丙申齊使侍中斛斯文略報之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廟庚午帝享太廟辛巳齊以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齊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齊尚書左僕射甲辰周主如岐陽齊尚書左僕射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崔彥等聘于齊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頊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

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言以者明太皇太后今且曰文皇知子之鑿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温麻侯温麻侯在温麻山今在温麻山實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神武卒年一百一十八歲今至尊年少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說式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今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丁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高退之事已者若隱士三言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北服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太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朝直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世祖驕奢淫汰役繁賦重吏民苦之甲甲申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宮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簡放神武宮晉陽中山宮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罪人家口沒官為奴婢周梁州恆稜獠叛所

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恆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眾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為蓬州長史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

太建元年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齊世祖之喪罷朝

會朝直遣司會李綸弔賻

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為皇

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

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勣為右僕射勣份之孫也

子叔英為豫章王叔堅為長沙王戊午上享太廟

齊博陵文簡王濟世祖之母弟也為定州刺史語

人曰次敘當至我矣

齊主聞之陰使

人就州殺之葬贈如禮

二月乙亥上耕籍田

甲申齊葬武成帝于永平陵廟號世祖

乙丑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

齊遣侍中叱列長義聘于周

齊遣侍中叱列長義聘于周

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

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

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

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

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暴連猛高阿那

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

太尉趙郡王

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

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

前殿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

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

臣等義無杜口冒死

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

邪

且飲酒勿多言歡等辭色愈厲儀同三司安

吐根曰臣本商胡

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

異日論之王等且散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

明日歡等復詣雲龍門

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

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

殯事太忍忽欲王等更思之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

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

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

人

就州殺之葬贈如禮

二月乙亥上耕籍田

甲申齊葬武成帝于永平陵廟號世祖

乙丑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

齊遣侍中叱列長義聘于周

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

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

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除開音大臣皆有覬覦

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

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窾等謂

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窾等如其

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

葬畢窾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

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窾曰太后意

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窾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

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

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窾窾正色曰今論國家

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

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武成帝封婁定遠

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

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  
入恐有變窾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  
太后復以為言窾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  
華林園雀離佛院寺在華林園北劉桃枝拉殺之  
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  
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季衛加以餘  
珍賂之三月齊主如晉陽夏四月甲子以并州尚  
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武衛將軍高  
丑齊主還鄴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  
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  
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  
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長鸞名鳳  
正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各鳳  
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摠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  
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  
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  
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  
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  
侍中後魏文宣帝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  
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  
州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



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媪弟儀同三司卷達書

曰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弃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

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

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

死吏部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宮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為左僕射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吏部尚書君理之女也辛亥周主還長安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

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陽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帝

築崇德等五城歐陽紇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帝心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

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戡衡州五代志南衡州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儉盛仗

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迪陳寶應皆南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冬十

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周鄧文公長孫儉卒儉及後嗣辛丑齊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為太保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來聘請復修舊好周齊上許之遣使如周齊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齊東安王婁叡卒齊東安王丙午上享太廟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裴讞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

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馮僕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世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

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迪陳寶應皆南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冬十

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周鄧文公長孫儉卒儉及後嗣辛丑齊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為太保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來聘請復修舊好周齊上許之遣使如周齊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齊東安王婁叡卒齊東安王丙午上享太廟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裴讞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

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馮僕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世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

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迪陳寶應皆南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冬十

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周鄧文公長孫儉卒儉及後嗣辛丑齊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為太保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來聘請復修舊好周齊上許之遣使如周齊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齊東安王婁叡卒齊東安王丙午上享太廟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裴讞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

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馮僕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世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

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迪陳寶應皆南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冬十

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周鄧文公長孫儉卒儉及後嗣辛丑齊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為太保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來聘請復修舊好周齊上許之遣使如周齊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齊東安王婁叡卒齊東安王丙午上享太廟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裴讞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

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馮僕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世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

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迪陳寶應皆南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冬十

輿紇聞昭達奄至。惟擾不知所為。出頓涯口。水經注水

置於水柵之外。用過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戶。盛朝

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之。癸未。斬於建

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

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管

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為金部侍郎。唐六典曰。漢

也。蕭允。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馮僕以其母功。封信

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

戊戌。齊安定武王賀拔仁卒。丁未。大赦。夏四月

甲寅。周以柱國宇文盛為大宗伯。周主如醴泉宮。

辛酉。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

上謁太廟。五月壬午。齊遣使來弔。史記 閏月戊申

生子恆。恆。齊主時未有男。為之大赦。 甲辰。齊穆夫人

令萱欲以恆為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齊主使斛

律后母養之。己丑。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

書右僕射。秋七月。齊立肅宗子彥基為城陽王。彥

忠為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

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

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

在伯仲之列。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

服。王不須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

其意。為之強服。遂得愈。乙卯。周主還長安。

癸酉。齊以華山王凝為太傅。華山郡。五代志。京北郡。魏

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城在峽口安蜀

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

因縱兵攻安蜀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襄州摠管

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

部守江陵外城。自帥騎兵出南門。使步出北門。亮

於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

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寧朔隄。隄在江陵城內。水

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引還。又如字

為太子。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齊以廣寧王

孝珩為司徒。上洛王思宗為司空。上洛。古 復以梁永

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乙酉。上享太廟

卷之六十一 丁酉周鄭桓公達奚武卒達奚許士孫

十二月丁亥齊主還鄴 周大將軍鄭恪將兵

平越巖置西寧州西寧州後改曰周齊爭宜陽久而

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勳州宜陽一城

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

士若弃嶠東宜陽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

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華谷

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

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

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五在志魏龍門山光至汾東與

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舍彼

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

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

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

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為君光進圍定陽築南汾

城以逼之魏志後魏延興四年置定陽縣及在陽郡五代志文

南汾州後周改曰汾州古晉縣後唐建唐李國昌諱又改為晉州

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

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云胡

三年春正月乙丑以尙書右僕射徐陵爲左僕射

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瓊儻來聘齊書辛酉

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

境汾北之地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

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

東拒齊師齊紀二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空和士開錄尙書事徐之才爲尙書令唐邕爲左僕

射吏部尙書馮子琮爲右僕射仍攝選仍攝選

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

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為子琮親屬

三月丁丑大赦 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夏陽

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

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柏谷城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爲

太保齊書壬辰齊遣使來聘齊紀周陳公純取齊

宜陽等九城齊紀五月癸亥周使納言鄭誦來

聘齊紀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

陽城北齊書六月韶圍定

固守不下周書韶急攻之屠其外城

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濶重濶

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

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濶

口城中糧盡齊公憲掇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數帥見

兵突圍夜走齊紀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齊書

德使周師要之周共汾州會師... 乙巳齊取周汾州及

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惜之族子也楊愔以死殉齊而敷於其所事也惜於今翻敷子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

拘小節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諡上表申理周主

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

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

曰忠壯諡法武而以素為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

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勿憂不富貴

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齊斛律

光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

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

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宜慰勞之旨也

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要為亟

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史言齊主已有疑斛律

甚不平孟翻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奔奔數步射

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

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北宮在鄴五日一朝不得無時

見太后見儼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

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

兵權京畿上大都督治書侍御史王子宜治宜與儼所親

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

被疏正由士開閉構說式高翻被皮義翻何可出北宮入

民閒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

如馮子琮胡太后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

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諸收禁而推荷子琮雜

佗文書奏之帝主不審省而可之王儼傳云後士不審省

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帝收官民志文

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神

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

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

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

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

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日帝

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帝桃枝遙拜儼命

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

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削家家髮為尼制儼

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

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亦謂子琮呼姊姊為家家髮母為

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

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

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

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

曰兵少少詩初翻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

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復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

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

固自不似凡人以儼子故入見帝於永巷見儼帝帥

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帥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奴見天子莫不

步道步而前導也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

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兩請於帝曰瑯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那音那少詩

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鑽亂築辨頭辨頭示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

都督翟顯貴翟美伯朝於後圍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

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春秋在氏傳帥子謂中行桓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

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內參官也庫車載物者也自是太后常

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毒也八月己亥齊主如晉陽九月辛亥齊以任城王湝為太宰任音千湝音管又戶

馮翊王潤為太師己未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卒子加出揔軍旅入參幃幄

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齊勳貴之家無能及者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

彥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瑯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邪音耶相

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舉密迎珽問

珽稱周公誅管叔周公使管叔監國管季

友醜慶父友音甫公伯有及問後公友牙曰慶父殺問於季友人殺慶父季友曰臣以死奉殿乃使賊季服牙而殺慶父使

元侃誘儼執之諷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

帝啓太后曰明日欲與仁威早出獵仁威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永

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塞音塞劉朝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

面拉殺之合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

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以儼以京畿兵乙未周遣右武伯谷會現等聘於齊齊代去周置左右武伯掌內外

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朝直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

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伽音奏

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弮馳入南城南音遣宦者鄧長顯幽太

后於北宮幽音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為音帝

亦不敢嘗庚戌齊遣侍中赫連子悅聘于周一月丁巳周主如散關散音丙寅齊以徐州行臺

廣寧王孝珩珩音錄尚書事庚午又以為司徒癸酉

以斛律光爲左丞相。十二月己丑，周主還長安。

壬辰，邵陵公章昭達卒。是歲，梁華皎將如周。華戶化細

過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吳明徹、章昭達再攻梁江。」

南諸郡皆爲陳所取，說式芮翻。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望借數州以資梁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

郡三州與之。五代志：竟陵郡，曹州，西魏置。基外及章山郡，又竟陵郡。其城南面梁置。鄧州，今周以與梁者。蓋武寧之鄧州也。當陽縣，後周置。平州，少詩，沼翻。騰昌，曹翻。使疏，吏翻。郡音若。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魯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五 魏玄默 魏徐靈蘭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

已齊主祀南郊祀其南郊齊制圓上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中書監王勣為右僕射勣莫

以慰太后心儼死見上又以儼妃李氏為楚恭哀帝

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厥九司賓

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後周做成周之制以建官司賓

菩薩為太尉善神胡翻薩婆翻己卯齊以衛

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官元魏置諸道

為建安王 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

侍中祖珽為左僕射鼎心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見

上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

事佛太心專百二十卷宋帝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

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媧亦風姓有神聖

國寶由是得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初周

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太祖祖皆受

晉公護處分立十二軍事見百六十二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孟門士民患之

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

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後周稍伯蓋周官稍人之

言頃上台有變荷下可反隋志曰三台六星兩兩居建文昌

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曲禮百年

然非復所知復林翻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

未獲免耳微發於聲而後曰決之說公既為王官可依

朝例朝直通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

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沌口敗事見上卷臨海

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

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官官伯掌王宮詔衛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子也安世公書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以深安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

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誥成誥未

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言珽然無所屈也護踏於地言珽然無所屈也帝曰言珽然無所屈也護踏於地

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史言周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長知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譚名古崇業公

靜正平公乾嘉崇業正平皆郡公按隋書帝紀隨州有崇業郡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勿翻并柱國北地

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侯姓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其屬有長史司馬司錄膳部下大

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長孫惟著功名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護殺貴等事見百六十侯龍恩為護所

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從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

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見開古公以

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佗志邪音

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平子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

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用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感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

奏其間或有不可不不憲慮主相嫌隙相每曲而暢之使詰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

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自蒲州西南至同州一百

三司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此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改元以宇文孝伯為車

騎大將軍齊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

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為人

沈正忠諫沈持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前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

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緯謂七緯日月五星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尉遲柱

國寶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

公招為大司空從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

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後周諸王有侍讀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

深持大綱致深持大綱致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

習生常愚者謂灑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人雅祭民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風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復扶

衛公直性浮詭貪狠復扶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快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高後三年

辛彥之聘於齊杜佑通典周制工部中大夫屬冬官五命禮部屬春官中大夫五命小禮部上士也三命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

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略陽公事見百六十卷高祖永定元年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贊爲太子魯公贊大赦五月

癸卯王勳卒勳首領辛齊尙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珽他朝朝直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乞索取也小人求取無厭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兵馬處分趙令恆與吾輩參論趙令

嘗在朝堂垂簾坐朝直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爾猶言如此也後珽在內省省蓋以門下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用才

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相王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王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餉詳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

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間直光弟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尙書令亦善治兵光弟士馬精彊郭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可汗音漢光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長知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光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事皆行兵做其父

金之濃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胃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撻則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爲于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高歡守玉壁散盡力攻之不克而勳遂死宇文氏於此立勳州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上時又曰高山不推自崩崩則樹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鄰鄰中小兒歌之於路

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也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

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又音如字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執事不果而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止還前官翻又音加計人方丁朝事見上家藏弩甲僅奴千

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使疏史陰謀往來若不早

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

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

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

語云使疏史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

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

桃枝自後撲之不仆桃枝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

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拉盧合翻血流於地刻之迹

終不滅刻初限於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子開府

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恆伽齊制儀同三司從一

登朝儀同三司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齊制二千石

事失求加翻珽於都省問所得物都省即尚書都省五代志後齊制

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會皆死

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

萱密語告珽角翻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

於帝曰孝徵漢人角翻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

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角翻由是中止

珽求見自辨角翻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

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角翻珽因

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

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初置

珽自是專主機衡密任居於密衡知騎兵外兵事尚書制

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中要人

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七月遣使如周角翻八月庚午齊廢皇后

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齊制鬪者珽大慙乃

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為雪及出人

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

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

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

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續進伏恩

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使疏史馬有汗宜閉城

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敕使謂使者奉敕而來出見之伏

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

刑數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

失德胡太后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

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昭儀

之

位視人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

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

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

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己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為尚

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

癸巳齊主如晉陽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

亥大赦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悉

免為民元帝承聖三年江陵破辛未周遣小匠師楊

溫等來聘匠師大可空之屬也乙酉上享太廟

德公陸通卒德公也西魏於州齊陸令萱欲

立穆昭儀為皇后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

身為婢妾者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問古令萱乃

使人行厭蠱之術厭蠱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恍惚

言笑無恆帝漸畏而惡之恒戶登翻令萱一日忽

以皇后服御衣被昭儀彼皮食翻又別造寶帳爰及枕

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

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

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

胡氏為左皇后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橋羌橋

安申以符號集長安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領賜有差乙

卯還宮以趙公招為大司馬壬申周主如斜谷斜谷

宮庚寅周主遊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十

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五代志云周宣皇帝始周之式

齊胡

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

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

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語大牛太后行多非屢不可

以訓孟翻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剝其髮送還家制地辛

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

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

斂無厭斂力翻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讓翻令萱則自

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豎之徒皆重足屏

氣重直翻殺生子奪唯意所欲乙巳周以柱國田

弘為大司空乙卯周主享太廟五代志後周廢古

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侏鉢可汗侏

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

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厥九勿翻承聖二年

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繒綵突厥在長安

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異其為寇爭厚

賂之侏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

憂於貧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人阿史那后無寵於周

主考異曰周書曰后有安悅善容止其後周房安於唐高

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齊陳鼎峙突厥方疆願舅抑

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帝深納之唐高祖實皇后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右僕射

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摠知外

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

齊胡

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此句在魏中魏日魏持號

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也長鸞弟萬歲子

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

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

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

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

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有噉

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

大不可耐唯須殺之何虎何庚辰齊遣崔象

來聘 辛巳上幸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祀明

堂 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為皇后穆后母名輕霄

本穆氏之婢也而有黥字北史穆氏本穆千倫後穆人朱

宋字森私而生此女美如其姓后既以陸令萱為母穆提婆為外家號

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

公主上長知由是不復問輕霄復扶輕霄自療面欲求

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齊主頗好文學好呼

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

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

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齊大統中魏東官起

甲寅周太子贊巡省西土省乙卯齊以北平

王堅錄尚書事按上在秋八月齊以北平王丁巳齊主如

晉陽 壬戌周道司會侯莫陳凱等聘於齊周官司會

還鄴 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因

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梁武帝置八鎮

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

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中權軍

曰吳明徹家在淮左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

今亦無過者下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

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

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并

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慶出歷

陽陽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太廟 癸卯前巴州

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于大峴破之大峴

為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為太尉武興王普為司徒開

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 齊人於秦郡

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地涂齊人以大木

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

勇拔其柵克之將即亮文季靈洗之子也梁

比屢失利人情騷動開文季靈洗之子也梁

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

陽若吳曰陳書帝紀云齊遣兵十萬救歷陽法步騫

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胡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

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張弟往為秦

其義也以文聖之皆於此了近始開之以待知者

弟往為秦

弟往為秦

弟往為秦

弟往為秦

涇刺史唐置李州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  
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

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

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  
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瑱必不

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  
琳更遣餘人掣肘交子使二書而制其肘

不可為是役幸如文宗彥深數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  
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

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源子恭以

那肱龍見當零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  
曰龍星初見禮當零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

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數曰禮既廢矣齊能  
久乎齊齊師出竊數曰禮既廢矣齊能

齊師選長大有奮力者為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  
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

之辛酉戰于呂梁呂梁在彭城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  
守蕭摩訶曰若磴此胡守式又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

守蕭摩訶曰若磴此胡守式又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

守蕭摩訶曰若磴此胡守式又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

滅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備胡明徹

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

步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

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

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齊人齊人使侍中王琳與

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

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  
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彭城齊人

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  
行臺尚書復扶又甲子南譙太

守徐慢克石梁城慢五月己巳

瓦梁城降在江都癸酉陽平郡降以地

進軍合肥望旗請降灑灑灑禁侵掠撫勞戍卒於

與之盟而縱之丁丑周以柱國侯莫陳瓊為大  
宗伯榮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日江陵摠管陸

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志：東關在二城之東，西關在二城之西。進克蕪城志：蕪城在蕪湖之東，今在蕪湖縣之東。

秦州城降至三月，秦州刺史胡璠降。帝以秦郡吳明徹之鄉里，詔具太

牢令拜祠上冢文：武帝以秦郡吳明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

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和士開用事始一百六十餘年。及租班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班復欲

增損政務，沙汰人物沙汰，汰也。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黜，廢也。

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班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麗伯律，伯律名，姓麗，有麗姓後齊制中書省有舍人主書各十人，勅戶樂翻。

又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溺，沉也。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君璧，元勳弟，梁州刺史。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

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出者，出內省也。出就朝列，金紫光祿大夫，本晉之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紫，後漢於左右光祿大夫之下，又置金紫光祿大夫，而光祿大夫假銀印。省級者為銀青光祿大夫，後齊制金紫光祿大夫，假二君璧還鎮

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班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默不對。

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此，此也。大是姦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檢案，檢也。長鸞素惡班，得其所詐，出

勅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班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五代志：北徐州，齊置北徐州。班求見帝，長

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閣見前，推吐重閣。班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

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

自陳請，孝言顏色揚揚，以為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共構祖珽，逐而代之。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邙山，在洛陽之北，齊書：武王長恭，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

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勝感荷。山稱家，事親，長恭，山子，今不取。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北齊蘭陵王，今不取。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

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齊主忌之，之作此舞，以效其指應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陳曲。

朝寄何得如此朝寄，朝也。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

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復捷

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屬，屬也。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復捷

面腫，今何不發？自有疾，不療，齊主遣使酖殺之酖，毒也。

六月，郢州刺史李綜克澠口城澠口，在江陵之東。乙巳，任忠克合州

外城按：地理志：五代志：合州，治合州，今在四川。庚戌，淮陽

沐陽郡皆弃城走置潼關，於東海郡之沐陽縣，東魏曰沐陽。

而東運，運糧於北，東南注于江，漢書：漢置潼關，於東海郡之沐陽縣，東魏曰沐陽。

外城按：地理志：五代志：合州，治合州，今在四川。庚戌，淮陽

沐陽郡皆弃城走置潼關，於東海郡之沐陽縣，東魏曰沐陽。

而東運，運糧於北，東南注于江，漢書：漢置潼關，於東海郡之沐陽縣，東魏曰沐陽。

外城按：地理志：五代志：合州，治合州，今在四川。庚戌，淮陽

死 者 六 十 人 以 高 阿 那 肱 為 司 徒 癸

丑 程 文 季 攻 齊 涇 州 拔 之 乙 卯 宣

殺 司 馬 湛 陀 克 新 蔡 城 丙 辰 齊 使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王 紘 聘 於 周

癸 亥 黃 濂 軼 克 合 州 甲 子 克 之 治 明 堂 吳 明 徹 進 攻

仁 州 書 左 丞 陸 騫 將 兵 二 萬 救 齊 昌 出 自 巴 斬 破 之 己 巳 征 北 大 將 軍 吳 明 徹 軍 至 峽

口 克 其 北 岸 城 南 岸 守 者 奔 城 走 淮 北 絳 城 及 穀 陽

士 民 並 殺 其 戍 主 以 城 降 齊 巴 陵 王 琳 與 楊 州 刺 史 王 貴 顯 保 壽 陽 外 郭

吳 明 徹 以 琳 初 入 衆 心 未 固 丙 戌 乘 夜 攻 之 城 潰 齊

兵 退 據 相 國 城 及 金 城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貳 月 乙 未 山 陽 城 降 壬 子 戎 昭 將 軍 徐 敬 辯 克

衛 將 軍 樊 毅 克 廣 陵 楚 子 城 壬 午 周 太 子 贊 納

好 昵 近 小 人 左 宮 正 字 文 孝 伯 言 於 周

主 曰 皇 太 子 四 海 所 屬 而 德 聲 未 聞 臣 忝 官

實 當 其 責 且 春 秋 尚 少 志 業 未 成 請 妙 選 正 人

為 其 師 友 調 護 聖 質 猶 望 日 就 月 將 竭 誠 所 事 觀

卿 此 言 有 家 風 矣 孝 伯 拜 謝 曰 非 言 之 難 受 之 難 也

帝 曰 正 人 豈 復 過 卿 於 是 以 尉 遲 運 為 右 宮 正

運 迴 之 弟 子 也 帝 嘗 問 萬 年 縣 丞 南 陽 樂 運 曰

卿 言 太 子 何 如 人 對 曰 中 人 帝 顧 謂 齊 公 憲 曰 百 官

佞 我 皆 稱 太 子 聰 明 睿 智 唯 運 所 言 忠 直 耳 因 問 運

中 人 之 狀 對 曰 如 齊 桓 公 是 也 管 仲 相 之 則 霸 豎 躬

輔 之 則 亂 可 與 為 善 可 與 為 惡 帝 曰 我 知 之 矣

乃 妙 選 官 官 以 輔 之 仍 擢 運 為 京 兆 丞 壬 辰 晦 前

聞 之 意 甚 不 悅 癸 未 沈 君 理 卒 壬 辰 晦 前

鄱 陽 內 史 魯 天 念 克 黃 城 甲 午 郭 默 城 降 己 亥 以 特

進 領 國 子 祭 酒 周 弘 正 為 尚 書 右 僕 射 齊 國 子 祭

酒 張 融 以 經 授 齊 主 為 侍 讀 帝 甚 重 之 融 與 龍 胡 何

洪 珍 相 結 穆 提 婆 韓 長 鸞 等 惡 之 洪 珍 薦 融 為

侍 中 加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奏 度 支 事



部凡度支事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曹凡度支事雕自

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

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

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

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尚書左丞封孝琰隆

之弟子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

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

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

壽陽被圍義翻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史須稟節

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

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

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擻署聲云

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

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

遜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

配奚官幼男下蠶室下戶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按水經注肥水過壽陽

交路城中旱竭城中之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

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琅邪王以尉破

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淮口蓋即河口景和

之淮救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

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

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

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

甲冑四音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

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嗣餘送建康

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

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

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

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爭為之

請命將即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

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

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

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

陷握槩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

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

贊和之黎陽臨河築城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

頰口頰水入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

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

壽陽復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

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

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

士卒二十萬陳旗鼓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

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屬之

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臈麩為征西大

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

九

陰城降 庚辰威虜將軍劉桃

枝克胸山城 辛巳樊毅克濟陰城

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 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

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

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

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

陳左右射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

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十

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

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

家遺老 當塗已謝馬

孚稱魏室忠臣 梁故建寧公

琳當離亂之辰 梁德尚思匡繼徒

蘊包胥之志 終邁莫弘之誓

使身沒九泉 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

王經之哭 許田橫

之葬 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客皆還其親屬 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

首皆還其親屬 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諡曰忠武

別議迎葬 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

鄴 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諡曰忠武

州刺史周良入朝 乙巳立皇子叔明為宜都王叔獻為

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 齊遣歷陽王景安

將兵應之 詔以辰為江北大都督總眾軍以討龍

升斬之 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 是歲突厥求昏

於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為王

己巳周主享太廟 乙亥耕藉田 壬子上享太

廟 甲申廣陵金城降 乙未齊主還鄴 癸巳周主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為王 辛亥上耕

藉田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

邊鎮人心 齊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光弁不禮於思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陽曲在太原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蒼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等馳之晉陽唐邕字仲平辛丑帝勒兵

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先是有入告思好謀反思好字思好韓長鸞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弟伏闕下

求贈官長鸞不為通通言通變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為錄尚書事乙卯周主如雲陽宮丙辰周大赦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叱奴姓三月

辛酉周主還長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倚廬在長安一溢米溢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溢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摠釐庶政摠釐庶政也衛王直譖齊王憲於

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與齊王異生異生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括髮者肉袒括髮也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人夏四月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

弔於周薛孤康周人且會葬初齊世祖為胡后造珠裙袴珠裙袴移后營之移后營之使商胡齋錦綵三萬與弔使偕往市

珠珠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

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五服之內亦令依禮齊人恐

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皮景和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經像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六月壬辰周弘正卒弘正字壬子周更禱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布泉戊午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壹聖賢之教秋七月庚申

周主如雲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尉遲運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

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直大敗戊子帝還

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五服之內亦令依禮齊人恐

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皮景和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經像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六月壬辰周弘正卒弘正字壬子周更禱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布泉戊午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壹聖賢之教秋七月庚申

周主如雲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尉遲運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

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直大敗戊子帝還

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眾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肅章門長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

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

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

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

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直大敗戊子帝還

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眾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肅章門長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

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

尉遲運為大將軍，賜資甚厚。丙申，周主復如雲陽。扶復  
又癸丑，齊主如晉陽。甲辰，齊以高勳為尚書右僕射。扶復

御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愷來聘。武成元年，地御正四年，又位上大夫，保定四年，又

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還長安。改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杜愷，柔之子也。為中書監。甲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右僕射，度支尚書

孔奐為吏部尚書，瑒之子也。瑒，惟本，翻又音。時新復

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攻戰，敘其功。降附，敘其首。陸戶，江州。奐識鑿精

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

叔陵屢諷有司求為三公。奐曰：「袁章之職本以德舉，

三公一命，褒命服身之章也。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那忽望

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言世祖之子。奐曰：「臣之

所見亦如聖旨。」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為殘虐，

此定州，治中山。喜，許既翻。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

文宣伯之為人。齊主聞之，鎖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

州何事最樂。業音洛。對曰：「多聚蠟於器，置俎其中，觀

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浴斛，

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噤不已。許

蠟，翻。蠟入蠟，准以北，即有之。通浴文，長尾曰蠟。索山，客

翻。比必，麻翻。及也。浴斛，浴器也。裸，即果翻。赤體也。綽，戶刀翻。索，其虛

笑不止。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業音洛。由是

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為齊

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灑不可赦。」

帝不忍明誅，使寵胡何猥薩與之手搏，益而殺之。桑謹

割鮮，樹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食實封陸億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六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癸酉周主如同

州 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

齊主還鄴

丙戌朔日有食之 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

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

公令錄奏事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

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

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

弊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

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

中 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脩

德 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待和之者

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

於華林園

疏陳三策

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

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鬪

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顯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

以賄成競為姦詔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

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

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

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

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鬪雞號開

府皆食其幹祿

百一十五匹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四匹為一秩

十五匹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四匹為一秩

三十四匹為一秩六品一百四十四匹為一秩

四品三十六匹為一秩九品二十四匹為一秩

一秩輸絹一匹為一秩

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

皆富商大賈

鎮益諸待加戍卒

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

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

疏陳三策

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

好呼到

古竟

疏陳三策

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

由失機會周主保定初河內齊攻并州國治別處也劉關皆

破士餘燼猶能一舉平之江陵破士餘燼者言陳氏孫元帝

內離外叛計盡力窮雖敵有豈不可失也左傳關伯其

可失也置與魯同字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五氏志

兼與陳氏共為犄角攻之左傳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鶚

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南齊書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稽

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齊書仍令各募

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武

陳人分其兵勢三鶚以北萬春以南萬春地名新唐志武

積貯直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得齊許翻彼既東南有敵

戎馬相持謂齊人與陳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場音彼若

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莊子

彼有奔命之勞左傳申公巫臣請楚令尹于重司馬子

出多門驚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閻

境噉然不勝其弊閻戶以此而觀履亡可待然後

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問古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尚期

十載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五年之外吳其為

武王取紂猶煩再舉史記武王八百餘里今若更存遵養詩周

且復相時左傳相時而動無與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

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釐而動斯乃

長策遠馭坐自兼奔也好味到朝通商惠工左傳自古以

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伊婁庸姓拓拔之類於

倡優耽昏翹翹其折衝之將斛律明

月已斃於讒口事見上卷上下離心道路以目道路以

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釐為周滅齊張本

還長安宣和又音如字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監

豫州陳桃根得青牛獻之初胡詔遣還民又表上織

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上胡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壬

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為左僕射瑒音暢甲戌齊

主如晉陽秋七月丙戌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

堅姿相奇偉堅為人龍顏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

伯下大夫長安來和伯下沈深嚴重相息是胡下大

向曉之屋其... 嗚常翻王于... 內電字... 外... 嗚... 王...





壬戌以王瑒為尚書左僕射瑒字仲舉太子詹事吳郡陸繕為右僕射繕字叔康庚午周主還長安

八年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涑川涑水出河東甲午復還同州甲寅齊大赦

乙卯齊主還鄴齊主還鄴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吐谷渾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王軌軌字季野領兵討之

孝伯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字如齊括雜戶未嫁者悉集括雜戶壬申

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三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乙卯復如同州己未上享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卒瑒字仲舉五月壬辰周主還長安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辛亥

周主享太廟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撝為詹事撝字仲舉兵等六尚書等皆受命此書戶部有潘陸之華晉

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晉而無園綺之實園公綺甲季羽翼康太子輔

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撝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少豈藉於撝如臣所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

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為太子詹事謂回避又諱了奐曰宋朝范曄

朝直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撝為詹事撝字仲舉撝教之曾孫也子曾孫以

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為左僕射帝欲以孔奐代繕詔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為右僕射王克字叔康頃之撝與太子為長夜之飲

撝官周利州刺史紀王康康字叔康上怒免裴融諫止之康殺融丙辰賜康死丁巳周主如雲陽雲陽庚申齊宜陽王趙彥深卒彥深歷事累朝常參

機近趙彥深至後主後主以溫謹著稱既卒朝貴已其餘皆嬖倖也嬖倖孝卿羌舉之子孝卿

周主還長安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伏俟城王端等王端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

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杖太子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益昵復林又謂又音

兄孫也兄孫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酷暑不得休息以其著酒著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捶撻

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謂之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

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畏帝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賀若弼

史云北人謂忠

二〇〇四

真為實者... 帝以... 弼深以為然... 勸軌

陳之軌後因侍坐... 言於帝曰... 皇太子仁孝無聞

恐不了陛下家事... 臣短暗不足可信... 陛下恆以賀

若弼有文武奇才... 亦常以此為憂... 帝以問弼對

曰皇太子養德春宮... 未聞有過... 既退

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 今者對揚... 此公之過

也太子國之儲副... 豈易發言... 事有蹉跌... 昌言

便至滅族... 本謂公密陳... 臧否... 何得遂至昌言

向者對眾... 良實非宜... 後軌因內宴... 上壽

將帝須曰... 須與... 可愛好老公... 但恨後嗣弱耳... 先是

帝問右宮伯字... 文孝伯曰... 吾兒比來何如... 此此至翻對

曰太子比懼天威... 更無過失... 罷酒帝責孝伯曰... 公常

語我云太子無過... 今軌有此言... 公為誑矣... 詔晉

伯再拜曰... 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 臣知陛下不能割慈

忍愛... 遂爾結舌... 帝知其意... 默然久之

乃曰朕已委公矣... 公其勉之... 王軌驟言於帝曰... 皇太

子非社稷主... 普六茹堅貌有反相... 帝

不悅曰... 必天命有在... 將若之何... 楊堅聞之甚懼... 深自

晦匿... 帝深以軌等言為然... 太子得位... 但漢王贊次長

齊主如晉陽營... 鄆宮... 齊主如晉陽營鄆宮

九月戊戌... 以皇子叔彪為淮南王

周主謂羣臣曰... 朕去歲屬有疾疹... 朕下度曰熱病也

遂不得克平... 逋寇前入齊境... 備見其情... 彼之行師... 殆

同兒戲... 況其朝廷昏亂... 政由羣小... 百姓嗷然... 朝

不謀... 夕天與不取... 恐貽後悔... 前出河外... 直為拊背... 未

扼其喉... 謂去... 河... 之... 晉州本高... 歡所

起之地... 十四...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鎮攝要重... 今往

攻之... 彼必來援... 吾嚴軍以待... 擊之必克... 然後乘破竹

之勢... 鼓行而東... 足以窮其巢穴... 混同文軌... 後乘破竹

諸將多不願行... 帝曰... 機不可失... 有沮吾軍者

當以軍... 濫裁之... 呂... 冬十月己酉... 周主自將伐齊

以越王... 盛杞公亮... 隨公楊堅... 為右三軍... 謙王儉... 大將

軍寶泰... 廣化公丘崇... 為左三軍... 齊王憲... 陳王純... 為前軍

亮導之子也... 丙辰... 齊主獵於

祁連池... 癸亥... 還晉陽... 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 公

直勤敏... 儲侍有備... 百姓安業... 疆場無虞... 諸孽

倖惡而代之... 由是公私... 煩擾... 周主至

晉州... 軍于汾曲... 崔鼠谷... 二萬守千里徑... 當在平陽

道齊王... 憲將兵二萬守崔鼠谷... 二萬守千里徑... 當在平陽

統軍川... 大將軍... 韓明步騎五千... 守齊子嶺... 一萬守

焉氏... 公尹升步騎五千... 守鼓鍾鎮... 焉氏... 公辛韶... 步騎五千... 守蒲津... 關... 涼城

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華谷在汾州東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

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汾水關在汾州北道內史王誼

監諸軍攻平陽城平陽在齊境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

嬰城拒守嬰城在齊境甲子齊集兵晉祠晉祠在齊境庚午齊

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晉州在齊境周主日自汾曲

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晉州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

出降於周降戶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

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

杖契與數十人先登將即亮翻契與景嵩同至尉

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

齊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

急者自日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

正為樂樂音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

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千里徑在齊境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

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

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退憲復還救之與齊對

陳至夜不戰陳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

去齊人見柏蒼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

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齊師甲戌周以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

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

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

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

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以

今主暗臣愚士無關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為陛下

奉耳軍正京兆王紘曰時因行軍故置齊失紀綱於

茲累世世謂周世矣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

雖善其言竟引軍還仲思貴之子也字文貴本胡人徙周

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齊師遂

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樓堞皆盡

所存之城尋仞而已尋仞或短兵相接短兵

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士彥愜慨自若

呼聲動地呼聲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齊師乃令妻妾

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

六萬屯涑川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

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妃觀

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則城遂不

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

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

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

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

降人使還加濟州李縱一使還使齊無如周帥丁酉周主

發長安源長安德二以復出師取齊壬寅濟河與諸軍

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折漢川遣齊王帥所部

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摠集凡八萬

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

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

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乘常

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周主

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

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

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

邪邪邪音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不過十萬病傷及

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又曰昔攻玉壁援軍來即

退攻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齊

武皇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地形志晉州平陽縣有高梁城

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謂朝士亦謂著直略

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

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

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

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

矣齊主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

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

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眾全整未有虧

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

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

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

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

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

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

弃山積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

自玩後擊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

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

陽取皇后服御裱翟等齊主

命淑妃著之然後去齊主

至是遇於中途齊主為按轡齊主

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齊主

相與之情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二 陳紀 高宗宣皇帝

二二二七

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

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

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

變汝善為我守之

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

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

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

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

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

自向北朔州

為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

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

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

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

皆拔之有軍士告阿那肱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

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

告阿那肱謀反

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

告以欲向北朔州

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

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

封郇公

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

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

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

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

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

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

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

婆為柱國宜州刺史

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

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

自是齊臣降者相繼

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

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

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諧之齊主救侍中斛律孝

卿摠知騎兵度支

邕自以宿習舊事為孝卿所輕意甚鬱鬱

及齊主還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

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

屏弱

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

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

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

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眾爭為死

周主至晉陽考案曰周書武帝紀曰天軍并州至云庚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皆黑且兵多故

阿千子段暢拒城東自帥眾拒齊王憲於城北口率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

來督戰角翻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千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騎高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

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齊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承御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考案曰北齊書安德

僅得免降戶時已四更夜中更工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鬣也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又扶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宣朝之音如三宇

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弃之而去齊王憲柱國

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感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散兵皆振

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

耳言為救民而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五代志稱自天子下及士通皆之蓋齊服也唐邕等皆降

於周江翻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湛後漢書

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

鄴伊婁謙聘於齊周書伊婁謙傳齊人見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齊人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

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違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史記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

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

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按新唐志

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後魏自平城遷都洛陽

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將即亮朝努力到朝且曰宜忼慨

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

受言令復伏又翻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

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

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後齊制官多循後魏太

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勤執以徇

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

福獨不慮後患邪勸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周在

此輩濁亂朝廷蓋謂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

所恨勸岳之子也高岳從高歡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

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

加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強問乃曰若

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任首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

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前魏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

陳王純為并州摠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朱雀

所從是時人情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

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齊制五品已

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

我今背城一決首滿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

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

事禪位皇太子天統禪位事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統六年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議充充集

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魯賜紫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七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即皇帝位

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算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

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

太宰

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

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

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

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

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

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

珩為滄州刺史

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

長樂王尉世辯

規周師出澗口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

敢回顧世辯擊之子也

外諸國南為河外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道  
衡孝通之子也  
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  
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  
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  
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  
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  
宗之子也  
榮齊高祖舊將也  
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  
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  
妾弃母不孝也  
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  
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  
勤追齊主  
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  
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  
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  
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  
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  
史字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三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內省三宿乃歸內省即首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

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任城王潛又

為潛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宋國天王

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

州瀛州孝卿即詣鄴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

皆從赦例齊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

兵擊周委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

達請降於周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此

也因齊亡故之於此應國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

管之制而置司州也周魏平齊後為相州列於諸州相息亮

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北有城

故開規候周師又開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

鸞鄧長顯等數十人奔青州容使內參田鵬鸞西

出參伺動靜參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

去始計當出境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

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

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

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

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

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齊己亥至南

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後今

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齊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

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齊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

子孫各隨蔭敘錄齊子孫各隨蔭敘錄齊

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

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

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齊

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齊丙午

丁未高緯至鄴齊周主降階以賓禮見

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

信都齊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

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

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齊潛

遣二謀規之齊侯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

將逼示之齊謂曰吾所爭者大

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齊乃與潛書曰足

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齊戰

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

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齊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齊

憑軾而望之齊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

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眾降齊相願

妻子明日復戰齊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

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

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

無愧墳陵齊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

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齊孝珩數曰自神武

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齊

昭五年二十... 嗣君無獨見

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 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

展我心力耳... 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

威聲多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 周主

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摠管北朔州齊之重鎮

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 乃迎

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

百八十餘城皆應之... 欲取并

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 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

州... 周兵擊顯州... 前隊二儀同以

所部降周... 周兵擊顯州... 前隊二儀同以

諸城... 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

馬邑... 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

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突厥佗鉢

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

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傳

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 周主與梁主宴酒酣

龍城... 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三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二百三萬二千五百

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周主

於河陽幽西南充豫徐北朔定置摠管府相并二州

各置宮及六府官... 周師之克晉陽也

-5 90 35 500" data-label="Text">

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 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

元年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齊郡...

-5 525 35 935" data-label="Text">

齊郡... 齊郡... 齊郡...

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齊曰於于

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

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時分置諸州周主之

擒尉相貴也齊曰於于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

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齊曰於于

復遣韋孝寬招之齊曰於于令其子以

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齊曰於于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

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

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難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

主自鄴還至晉州道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

伏伏出軍隔水見之齊曰於于問至尊今

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齊曰於于伏仰天大哭師衆入

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齊曰於于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

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

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

伏齊曰於于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

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齊曰於于恐歸附者

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

賞齊曰於于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齊曰於于

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

守齊曰於于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

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

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齊曰於于

二例千乘萬騎音之盛也大駕禮見於志為九詳開皇中大駕十

州洛陽 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之於四方

大駕則今冬備樂功一舉 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

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温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

王

亮初魏虜西涼之人

沒為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廩役

古有定科

雜戶悉放為民自是無復雜戶

若五品時敘四海和平乃能致此

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

上唯聽衣網綿綢絲布圓綾紗絹

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

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

呂梁周徐州摠管梁士彥帥眾拒戰

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

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

帝怒以為沮眾

景歷在省賊汙狼籍坐免官削爵土

周改葬德皇帝於冀州

周主服縗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二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太極殿百官素服

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

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

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

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

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衍為道王

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

升之孫沒鐸為主

帝改元石平周人既克關東

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既多

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

主從之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

馬邑分道俱進沒鐸分遣其黨

河西據險以拒之

滕王遣擊穆支

沒鐸禽之餘眾皆降

東土之民掠為奴婢

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為奴婢者

並放為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

世婦三人御妻

二〇一九

三人此外皆滅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

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下讀曰陣步涉山

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斷謂用法嚴

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將帥皆謂之己亥

晦日有食之周初行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

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隋因周制制賊一匹及正

檢察所請正比間正蕭長比長正以相長保子十二月戊申新作東

宮成太子徙居之庚申周主如并州徙并州軍民

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年春周置并

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黃龍即和龍今

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陀

鉢可汗舉兵助之可從刑

十年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懷州治河內

甲辰周譙孝王儉卒卒于丁巳周主還長安吳

時明徹苦背疾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

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

乘馬轡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

安達京邑京邑謂建康摩訶謂世宗也弟之此策乃

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為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

兼行弟謂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

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

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

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

輜重皆沒於周重即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

圍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淮水南岸也與將軍任

忠周羅喉獨全軍得還比必初帝謀取彭汴以

問五兵尚書毛喜彭汴謂彭水之北也五兵尚書對曰

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奔

舟艦之工與踐車騎之地地去長

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

好好乎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

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亦以

周主封吳明徹為懷德公懷德郡公五代志巴東郡武寧

即日懷德位大將軍軍無事也明徹憂憤而卒卒于

乙丑周以越王盛為大冢宰三月戊辰周於蒲州

置宮五代志蒲州因蒲坂以名州也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同

始馮嗣宇文泰輔魏多居同州比後廢同州置

別宮長春宮在朝邑朝邑之屬小長春宮蓋亦宇文所置

甲戌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撲髮仍裁為四脚

今之襖頭始此制自不同皂紗全幅向後撲髮仍裁為四脚

必傾倒不如先遣馬出考異曰南史作馬出今從陳書

戴帽中為四脚漢  
同房王胡早十早研  
丙子命軍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淳于量為大都督  
石總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孫瑒都督荆鄂諸軍

音燭又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諸

軍軍遠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

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乙酉大赦 壬辰周改元宣政 夏四月庚

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五月己丑

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 遣柱國原

公姬願 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

也癸巳帝不豫留止雲陽宮 置雲陽宮蓋亦置別宮於此

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

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 以後事付君是夜

授孝伯司衛上大夫摠宿衛兵 又令馳

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

是夕殂年三十六 戊戌太子即位尊皇

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 宣帝初立即

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 捫其杖

痕大罵曰死晚矣 視高祖宮人逼

為淫欲 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

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

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

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

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

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

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 當以其官相授孝

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

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則臣為不

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陳之乃與

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

以憲為太師 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

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 帝先伏壯士

如炬與智相質 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

自西至己未二十三日  
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

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 當以其官相授孝

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

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則臣為不

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陳之乃與

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

以憲為太師 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

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 帝先伏壯士

如炬與智相質 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

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 但老母在堂

恐留茲恨耳 因擲笏於地遂縊之

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

死終無撓辭 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

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 又殺上大

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

將軍豆盧紹 帝既誅憲而無名 皆素與

憲親善者也 時人謂之伴死 以于智

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

為皇后 辛巳周以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

為太傅 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得天助

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 迎紹義

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

昌期將帥紹義聞幽州摠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

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

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音如字

期死還據和龍 秋七月周主享太廟丙午祀園丘

徵為大宗伯壬戌以亳州摠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

馬五代志周宗國丘及南郊也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斯

李氏為帝太后太后又稱母阿史那氏既尊為皇 八月丙寅周

主祀西郊五代志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 壬申如同州

以大司徒杞公亮為安州摠管上柱國長孫覽為大

司徒楊公王誼為大司空張如 丙戌以永昌公椿

為大司徒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楊

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周禮司盟掌

邦國有疑會同則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既盟則其之鄭玄注

曰有疑不據也明神之昭著者謂日月山川也鄭注曰明于壇

上所以神之也諸侯謂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謂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西方琥東方

圭北方璜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周禮明神監

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

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寶者也蓋玉者刻其木以著之王官伯者古

者天子之神諸侯使天子之老婦之如春秋踐土之盟王官伯諸侯

子王是之謂王官伯時彭楚也 庚戌周主封其弟元

以尙書左僕射陸繕為尙書僕射 十一月突厥寇

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五代志張掖郡酒泉郡 十二月甲

子周以畢王賢為大司空 己丑周以河陽摠管滕

王道為行軍元帥帥衆入寇道音由元帥所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露門當作露門

始與羣臣服漢

魏衣冠以前此著胡服也 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

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摠管蜀公尉遲迥為大

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為大後

承尉遲迥四輔及王世子穆商周有節 周主之初立也

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周行刑書要 又數行

赦宥數所角 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上時以為虞書所稱

管炎肆赦管炎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

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

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

以肆姦宄之惡乎至也 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

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羣

下規諫乃更為刑經聖制考異曰周帝行刑經聖制在入

得免及王軌之死王軌遂廢于家今遺書已有 用法益深大醜於

正武殿告天行刑之酒禮記常物禮記天皇太一祀五星列

宿為香燭香陳讀云委上密令左右伺察羣臣伺相小有過

失輒行誅誅又居喪纒踰年輒恣聲樂魚龍百戲常

陳殿前五代志齊武平中角龍 羣臣請事者皆

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與魏詣朝堂陳帝八失魏初

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上

出所須聞奏多附宦官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

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

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

治其罪上時掌冊杜獻書之路其八女象垂誠不能諮

諏善道立象天象也日月星辰在天脩布德政若不革茲

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血食之謂帝大怒將殺之朝

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嚴數曰滅洪

同死人猶願之十一卷漢獻帝與平三年況比干乎以樂

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運

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

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癸卯周立皇子闡

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事周主從容問譯曰我

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王軌

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嚴不肯署

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魏正四年帝不聽嚴進

軌邪嚴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

閻豎搏其面搏手軌遂死嚴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

知皆爲軌流涕爲之之儀之推之弟也周

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此尉遲

進諫不用尉遲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

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段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

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

母地下有武帝高祖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

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

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是運求爲秦州摠管



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

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

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博弄珪瓚以飲食臣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

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

上大之稱諸官各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

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

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

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

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

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

保尉遲迴為大前疑代王達為大右弼辛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

京六府處分三月庚申天元還長安大陳軍伍親擯甲冑

朱氏為天元帝后后吳人本出寒微生靜帝長於天元十餘歲

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

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迺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

神舉之弟也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柱國司馬消難為大後承

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

正陽宮皇后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子李氏

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開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晟成陳氏大將軍山提之女也陳氏八月庚申天元如同州

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

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陳景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

壬申周天元還長安

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為上柱國二人者皆元戊寅上還宮豫章內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

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錄也上閱武

方泰當從居州啓稱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間淫人

妻為州所錄州謂揚州也又帥人仗抗拒傷禁司禁司掌禁防禁非

士尋而復舊壬午周以上柱國畢王賢為太師郗

公韓業為大左輔九月乙卯以鄧王貞為大冢宰以

鄭公孝寬為行軍元帥鄭音荀鄭音曹鄭帥行軍摠管

杞公亮郗公梁士彥寇淮南日率仍遣御正杜杲禮

部薛舒來聘冬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會苑大醮

以高祖配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周穆經傳見天元與

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丁卯

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十一月辛

卯大赦周韋孝寬分遣杞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

士彥攻廣陵分兩路進兵以攻淮甲午士彥至肥口肥水

乙未周天元如溫湯即驪山溫湯在驪山西北十道去

戊戌周軍進圍壽陽周天元如同州

井後周宇文護所造

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豐州刺史臯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五代志建安郡陳置豐州江都郡安宜縣梁置陽平郡壬寅周天元還長安癸卯任忠帥步

騎七千趣秦郡秦郡丙午仁威將軍魯廣達帥眾入

淮梁置淮州是日樊毅將水軍二

萬自東關入焦湖湖向合即武毅將軍亦買

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武毅將軍亦買戊

申韋孝寬拔壽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

亥又取霍州五代志霍州癸丑以揚

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撥水步眾軍丁巳

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五代志周

如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甲子還

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命婦外命婦以

列伎樂伎樂初作乞寒胡戲杜佑曰乞寒者本西國外藩

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考異曰陳紀九郡

齊改江州陳復曰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

徐州等處徐州又取譙北徐州徐州

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

並乘駟以從駟也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方駕

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及於道癸酉遣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三 陳紀 高宗皇帝

平北將軍沈恪雷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

軍徐道奴鎮柵口雷威開遠將軍部並第七前信州刺史

楊寶安鎮白下柵口柵江口戊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荆郢巴武

四州水陸諸軍事五代志南郡公安縣陳置荆州江夏郡

己卯周天元還長安置郢州巴陵郡置巴州武陵郡置武州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貞毅

班五德將軍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上云其

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五代志永安郡麻城縣陳

發兵將擊法尚置定州其地時已沒於周法尚奔周周天元以爲儀同大將軍

順州刺史五代志漢東郡順上遣將軍樊猛濟江擊之

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降於猛曰義縣西魏置順州法尚部兵不願降

北江翻人皆竊議欲叛還還從官翻若得軍來自當倒

戈猛以爲然引兵急趨之趨七喻翻法尚陽爲畏懼自

保江曲江曲江戰而偽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沒

者幾八千人幾屈依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議充集賢院脩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

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隨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八上章因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廟此周天元

其子而猶 戊戌以左衛將軍任忠為南豫州刺史此

南豫州治宜 督緣江軍防事 乙卯周稅入市者人一

錢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釋奠周露門學在露

且迎千金公主周許以千金公主妻突厥 乙丑周天元改

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制者大者謂大除授故寬因對錢用之

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二太后后阿

也 司馬后直稱皇后司馬后正陽 行軍總管杞公亮天

元之從祖兄也天元從祖字又泰 其子西陽公温妻尉

遲氏蜀公迥之孫尉遲 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

之酒逼而淫之尉遲遲 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

自淮南還軍豫州治汝 密謀襲章孝寬并其眾章孝寬征南

所類 推諸父為主諸父謂趙 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

其謀諸國公各有國官如姓也後魏書卷六茹後改茹氏余按太

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

亮

孝寬營齊東野語云 不克而走 戊子孝寬追斬之

温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長知 辛卯

立亮弟永昌公椿為杞公 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

前驅式道候為三百六十重周元正候望前驅也式自

應門至於赤岸澤鄭玄曰天子五門嘉庫庫在路詩云乃立

數十里閒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鉞

馬上稱警蹕周書云 乙未改同

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還長安又音如字 詔天臺侍衛之

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

著則略細緣以絹翻五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五代志後唐

代志以錦絲縷為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制諸命侯之

公服朝服曰具服公服曰從容服間服曰常服

婦皆執笏後周之制內外命侯 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

伏如男子後音 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

辛彥之五代志狄道 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

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

之數何常之有博士秦官掌三木一木太學博士也音武

帝立周子學置博士一木太學博士也音武

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

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

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尉遲氏字文温

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下稱山陰中便所此所謂下

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被古制有五輅後周之制皇帝之輅十有二等皇后之輅十有二等

亦曰輅下至五輅三公三夫人之輅皆九至上輅中大夫婦人

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

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

己巳周天元祠太廟己卯大雪壬午幸仲山祈雨

女於衢巷作樂迎候

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僕射

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

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

天元昏暴滋甚喜怒垂度嘗譴后欲

然後得免后父大前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

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

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

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

不自安嘗在永巷願少留意

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

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

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

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

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

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

有足疾不果行

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

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

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防

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

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

夫柳裘御領內史大夫杜陵韋暮

速為之不為防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

裘悵之孫也

事

不從防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

升遐

幼

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

周先帝防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

受救並受堅節度

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

王入朝

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

索之

邊郡守

索之

索之

索之

索之

索之

仲雍... 入居天臺罷正陽宮... 大赦停洛陽宮作... 丁未發喪靜帝

為太帝太后... 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 李太后

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 尊以

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 尊以

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 尊以

贊為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 尊以

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 德林曰願以

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 譯自

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 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

不爾無以壓衆心... 如時譯之言大冢宰雖六官之長然猶與諸

相府時衆情未壹... 堅引司武上士盧賁

置左右... 將之東宮... 百官皆不知所從堅

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 往往

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 崇

至東宮門者拒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 賁私人矣

賁辭之弟子也... 以鄭譯為丞相府長

史... 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 二人由

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顯... 顯承旨

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 顯承旨

遣楊惠諭意... 公事不成顯亦不辭滅族乃

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顯亦不辭滅族乃

以為相府司錄... 時漢王贊居禁中每

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 贊甚悅

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

豈堪大事... 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擾王且歸

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 詩性

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

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

外悅之... 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制太史中

問曰吾以庸虛... 受茲顧命天

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

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 季才縱

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堅

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 堅

尉遲迥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 魏安公

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為相州刺史... 叱列長義

陳王純時鎮齊州... 陳王純

彭彭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門正掌門關啓彭

以兩騎往止傳舍傳舍在彭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

右密有所道屏左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

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

長安 庚申周復行佛道二教周禁一教見一百七十一

舊沙門道士精志者簡令入道沙門周尉遲迥

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迥周尉遲迥

寬至朝歌五代志汝南衛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周貴

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

醫藥密以伺之伺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守迥

遺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為藝黨於迥不以實對迥

悉以迴謀語孝寬諸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亭驛

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蜀公迥尋遣儀同大將

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康

藝由是得免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哀詣迥

諭旨破六韓密與惣管府長史晉祖

等畫姓令為之備迥聞之殺租

及哀集文武士民文武登城北樓令之

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

於行路幼主吾與國舅甥甥

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先帝本欲寄以安

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糾合以匡國

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惣管承制置官司

少子在國少子迥奉以號令甲子

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元帥郟公梁士

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

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

軍惣管以討迥迥初宣帝使計部

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詢初宣帝使計部

中大夫楊尙希撫慰山東撫慰尙希出謂

至相州聞宣帝殂殂尉遲迥發喪喪尙希出謂

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

及於難難遂夜從捷徑而遁捷徑迥遣尙希督宗兵三

千人鎮潼關潼關迥遣尙希督宗兵三

雍州牧畢刺王賢畢迥遣尙希督宗兵三

王之謀不問謀迥遣尙希督宗兵三

宰祀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為益州惣管

審禦之子也審周道汝南公神慶

司衛上士長孫晟長孫送千金公主於突厥突厥

勿晟幼之曾孫也勿又遣建威侯賀若誼賀

且說之以求高紹

且說之以求高紹

義說侖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數之弟也一父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尉遲

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五代志瀛州東魏置冀州後周及隋州黎瀛滄黎瀛

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五代志青齊州黎瀛滄黎瀛

十萬榮州刺史邵公胃五代志榮州東魏置皆從之衆數

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五代志東楚州東魏置後周改曰鄂州後周改曰申

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克州五代志

以城降迴五代志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

字文弁以州降之五代志又遣西道行臺韓

長業攻拔潞州五代志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

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鉅鹿古郡北遂圍

恆州五代志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五代志

衆圍沂州五代志大將軍檀讓攻拔

曹毫二州五代志屯兵

梁郡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

下邑五代志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五代志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

鎖其使封上其書五代志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

精兵處五代志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

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五代志又使穆子左

侍上士渾往布腹心五代志穆使渾奉尉斗於

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五代志又以十三鑽金帶遺堅

十三鑽金帶者天子之服也五代志堅大悅遣渾詣韋孝

寬述穆意五代志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五代志

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

處天地間乎五代志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

爲朔州刺史五代志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

道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

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源領本出

白馬濟河石濟西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

迴殺其妻子迴遣檀讓狗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

文胃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鄭州總管

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五代志鄭州總管



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消難在蜀廣

州刺史于顛仲文之兄也與摠管趙文表不協詐得

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迥通

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摠管趙王招謀殺堅

而加邀堅過其第堅齋酒殺就之招引入

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

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

從唯從祖弟開府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

胄順之孫也元胄之從子用弘胄皆有勇力為堅

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甘

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

隙殺堅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書李

主封其弟衍為葉王由是得免癸丑周

周豫荆襄三州蠻反周章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

攻破郡縣周章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

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

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武陟在洛陽東北

德軍於沁東見前會沁水漲孝寬與迥

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

云梁士彥字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鑲金相見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州上

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以杜佑通鑑少內史

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新詳辭以父在山東又

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

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

點點下司馬消難以節隨溫應土

順沔價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五代志漢南郡西魏

大都督惣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

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西帥南豫州刺

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

趣南兗州起武將軍梁置與宣猛將軍周周益州惣管王

謙周益州惣管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

進梁置南兗州後改曰安州西魏改曰始州梁審至漢川不得

帥以討謙魏所戊辰詔以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

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五代

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

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奔

葉委誠朝廷齊果也葉葉當相與共保歲寒子日歲

松柏少移松何星注曰大寒之歲葉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也

不折於後之言保歲寒者義取諸此

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四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尉遲迥周氏退可

以席卷山南諸山之南華嶺曰嶺梁主疑未決會莊至

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

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

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袁紹事始六

安四年魏六十四年劉表事見六十五卷十二年王粲

事見十五卷魏即陳公興平元年魏三年諸葛誕事見七十七

卷二年公甘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魏即亮

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仲相用管

公九合諸侯保匡天下事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魏即

息亮朝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魏即

也位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

止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日

布陳二十餘里陳下同慶兵少却却欲待孝寬軍半

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頴命焚橋

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奇孝寬乘

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西都公

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將帥迥弟勤帥衆五萬

日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

被甲臨陳其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爾父母

者數萬人行軍惣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

破之乃先射觀者李詢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

相騰藉聲如雷霆射食亦頓下同忻乃傳呼曰

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

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

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晉曰弘度直

上龍尾追之晉書曰迴窘迫升樓晉曰弘度直

弘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不晉書曰今日各

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

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

相極口而自殺楊堅時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

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以其

戰也勤悼祐東走青州音如字未至開府儀同大

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迴書也相息

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李惠自申州舉兵應迴

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羸音五始謂事力消耗入十九

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

爲建迴旗幟倍道而進晉書曰善淨望見以爲檀讓

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

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

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

軍漢書曰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死水

爲之不流漢書曰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死水

羅傳首漢書曰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死水

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劉昫曰楊堅平之

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劉昫曰楊堅平之

安陽縣漢魏郡城在縣西北十里漢書曰仲文設伏擊之

息漢書曰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死水

室分析州縣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梁主聞迴敗

漢王贊爲太師申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周以

秦王贲為大右弼燕公子寔為大左輔燕因寔仲文

之父也 周王誼帥四摠管至鄖州司馬消難擁其

眾以魯山甌山二鎮來降五代志魯山甌山皆周置順州

順州如字領也順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弃城走消

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難不及周亳州摠管元

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

致追之按隋書宇文弼傳改時為南司州刺史與元景山其地

州甘地近懷順諸州南與毅戰於漳口沮漳水漳水一日三戰三

捷毅退保甌山鎮城邑為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

之鄖州巴蠻多叛按王誼傳于時北至南洛南拒江淮東西

附消難陳大也渠帥者大帥也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

皆平陳紀蕭摩訶攻廣陵陳紀即周吳州摠管子顓

擊破之顓魚沙州氏帥楊永安聚眾應王謙大將軍

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按隋書達奚長壽他沙氏楊永安屬動利

父慶沙州志云北海郡地高置沙州以教其業也又長壽長

楊素破宇文胄於石濟斬之周以神武公竇毅

為大司馬竇毅即前齊公于智為大司空九月以小宗

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伯舊曰晉城置竟陵後周廢

生擒延貴延貴即延壽下同帥壬辰周廢皇后司馬氏

為庶人起兵而南叛也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

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齊之地齊之地東京小冢宰此路

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

官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周丞相堅殺陳感王純

及其子純周五王之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

大駭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眾十

萬攻利州五代志利州在城中之戰士不過二千摠管昌黎豆

水以灌之利州城在城中盧勣晝夜拒守

道去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城

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

甚虔以城降守手又翻謙曰謙將麾下三十騎

走新都新蜀郡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

十一月甲辰周達奚儒破揚永安沙州平

丁未周鄭襄公韋孝寬卒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韋孝寬卒孝寬

久在邊境文與高氏兵爭倚為善屢抗疆敵

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解戶見其成事方乃驚

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

不入私室人以此稱之 十二月庚辰河東康簡王

叔獻卒諡法溫柔好樂曰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

舊字文泰以諱稱補九十九姓自一五六至五五五

按長曆周曆十二月 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摠百

等二十郡為隨國按隋書帝紀時以隨州之學業

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是時九錫之禮一大輅戎

國

副焉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節陛以登六虎黃三百人七鉞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九種地一酋圭養  
焉堅受王爵十郡而已辛未殺代吳王達滕聞王道  
及其子既殺二王亦皆加以惡法不辭壬申以小冢宰  
元孝規為大司徒是歲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  
郡五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議大夫充集

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食實封陞省賜紫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九起重光元會終靈昭陽曆開元三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太建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左

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為右僕射憲樞之弟也周改

元大定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命自初

是五十一建臺置官置百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

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庚季才勸隋王

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而勸進於楊氏革命之日自史之

學自信其術耳非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

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

椿奉冊太宗伯趙嬰奉皇帝璽綬禪位於隋周制皇帝

入璽有神靈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神璽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

之於運皇帝負展則置神璽於庭前之右置傳國璽於庭前之左

有六璽其一皇帝行璽封侯後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諸

侯及三公用之其三皇帝信璽諸侯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

封命諸國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諸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

信璽諸國之兵用之其六璽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許虎

梁敬帝太平元年周閔帝受璽禪五故去二十四年而亡隋主

隋公故周曰隨以周閔帝受璽禪五故去二十四年而亡隋主

隋氏周故音隨隋主冠遠遊冠遠遊冠制似通天冠而前無

首飾要領承明璽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高頂帽皇帝服絳

南郊告天以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少冢

作小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隋書元孝矩傳

陰王天賜當魏太祖之女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

主除周六官周紀大官事始一百六十六卷依漢魏之

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

省隋志三師不主事子置府僚蓋用天竺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

領司空行攝除其位多職皆備行事尋省府及廢佐置公則坐於尚

書部省朝之眾務悉歸於臺閣尚書省事無不備置左右僕射各

一都事八人分司管轄大書尚書分統三十六府郎中各管一府

外郎大夫等官內史省置內史中書省置中書省秘書省置秘書

省官領省主出史二曹內史省置內史中書省置中書省秘書省

內史二省主出史二曹內史省置內史中書省置中書省秘書省

御史都水二臺御史臺置大夫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殿內

丞參軍河堤調者又領掌船局太常等十一寺宗正太常太僕

及諸律部水尉律尉丞長等官左右衛等十二府左衛右衛左右

左衛右衛各置大將軍將軍長史司馬錄事少卿太子舍人等官

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隋書後周

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

言以考諱中故改以相國司馬高頌為尚書左僕射兼

納言納言古通稱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

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

為武元皇帝相息亮朝相國內郎相國府從事中郎廟號太

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丙寅脩廟社時自高祖以下

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太尉趙嬰為尚書右僕射

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居承嗣周主之禮及乃有禮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劉鄭助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子幼冲恐權在佗族楊后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

禪位憤惋逾甚禪位其後馬質嗣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樂平公主五代志太康郡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北平建緒為息州刺史西漢志汝南郡新息縣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日息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躊躇直由魏置也當共取

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朝直建緒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楊彪元年楊彪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初一年帝怒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寶毅

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與與同相也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

公李淵淵昞之子也周在國李虎之子李淵見于此長知兩朝音內真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頌楊惠亦依違從之依違者不以而可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

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謙公乾憚莫公綯憚於子漢公贊素公贊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克荆公元宣

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通鑑書宣帝子衍始於後魏自晉魏德林由此品位不進乙亥上耕藉田藉田隋主封

其第邵公慧為滕王安公爽為衛王衛安皆以子雁門

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隋主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李穆與隋主之父忠敬惠來旨義無有違李穆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

命李穆俄而穆入朝朝自并州入朝帝以穆為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襁褓兩朝俱見衣悉拜儀同

門執象笏者百餘人隋志曰案穆幼時侯以象笏有指畫君一音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謂之笏古名自西魏以已下象用竹木笏牙骨六品貴盛無比又以上柱國寶熾

為太傅幽州摠管于翼為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致身以事君身非己有故求詔曰呂尙以期頤佐周呂尙及武王則老耄之也王張蒼以華皓相漢華皓謂後口中無齒食粥高才命世不拘常禮仍以穆年耆敕

獨朝集獨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用古非欲與之大為有為也美陽公蘇威美陽公蘇威美陽古縣名漢置美陽郡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

寺以諷讀為娛屏必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儀同又除稍伯下大夫稍伯皆辭疾不拜

宣帝就除開府儀同大將軍隋主為丞相高頌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頌請追之

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為郢公郢公以威襲爵

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摠管鎮廣陵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摠管鎮廬江

為外仍用舊也... 隋主有并

吞江南之志... 蘇威兼

故置於南邊... 蘇威兼

納言度支尚書... 蘇威兼

國用不足... 蘇威兼

之威聞其言... 蘇威兼

隋主悉從之... 蘇威兼

將自出斬之... 蘇威兼

帝拂衣而入... 蘇威兼

賜馬二匹... 蘇威兼

夫本官悉如... 蘇威兼

職... 蘇威兼

因謂朝臣曰... 蘇威兼

化非威之匹也... 蘇威兼

讀孝經一卷... 蘇威兼

其美... 蘇威兼

威同心協贊... 蘇威兼

政心甚不平... 蘇威兼

柱國元諧... 蘇威兼

王廣有寵... 蘇威兼

等委罪於... 蘇威兼

並除名為... 蘇威兼

外官也... 蘇威兼

夏四月辛巳... 蘇威兼

通直散騎... 蘇威兼

長安隋已... 蘇威兼

召汾州刺... 蘇威兼

塗亡叛帝... 蘇威兼



邗公雄為廣平王清高王七子初改封交城王天軍中使征吐

帝而為之舉哀雄高祖之族子也隋主潛害周靜

月癸未隋詔郊廟冕服必依禮經法季與交城王曰珠十

有一旋以經帝冕服必依禮經法季與交城王曰珠十

赤朝官高祖下同儀昌志服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

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

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

三環帶為異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使相州大府

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

渾於豐利山會利山在青海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

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東十五里周迴十餘里中

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

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吐谷渾王侯隋主以其

高寧王移茲夏為河南王高寧王侯使統降眾以元諧為

寧州刺史高寧王侯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

鎮涼州九月庚午將軍周羅暉攻隋故豎拔之故

于宣敏奉使巴蜀還使又如守委稱蜀土沃饒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州兵也

樹建藩屏封殖子孫隋主善之辛未以越王秀

為益州總管改封蜀王宣敏謹之孫也

隋以上柱國長孫覽元景山並為行軍元帥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眾五

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錢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

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

間便之隋鄭譯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譯自以

被疎呼道士醮章祈福道士有酒飲度凡之法依陰陽五

皮義翻名為醮為婢所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

為憲司所劾憲司御史書官劾由是除名隋主下詔曰

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

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所置之宜賜以孝經

不要隋主命高頴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

等太子率更令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

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

革重輕原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擗及鞭法

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擗及鞭法

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始隋文帝開創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徒刑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答刑

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即周禮之議法請者凡在八等科則請減者官品第一代贖贖銅一斤贖銀十斤贖罪者皆以徒

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時有司用贖訊囚之法用大棒束杖柳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

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柳居牙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驚斬則殊形夫

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輾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忍殘忍也安忍安鞭之為用殘

剝膚體徹骨侵肌徹也酷均鬱切雖云往古之式與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功力丁翻使也去美呂翻漢高帝分封廣軒冕之陸旁及諸親服任也流役六年改為五載載作刑徒五歲變從三祀祀亦其餘以輕

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晉書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

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言送諸大理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行本璠之兄

子也對璠自梁入西魏見一百六十四卷梁元獨孤皇后家世貴盛功后姊為周昭帝而能謙恭雅好讀書到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

二聖帝每臨朝朝直后輒與帝方輦而進方輦至閣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即匡諫何候帝退朝同反燕寢朝直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

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與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與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

顧私為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藥藥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帝外



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晟成，正嗣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上詳掌翻戎虜尙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弃於度外，又相侵擾。此二語四指當時利害，病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此下方是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茲多勢弱，言其心多疑，乃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疑兩端願畏攝圖，受其牽率。左傳牽唯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史記范雎說離疆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便說史記范雎說內言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右還備左方，左方突厥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疊討之，疊詳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景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又圖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上太僕，太僕卿也。伊吾，即漢伊吾盧之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使說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黃龍，即和龍，今黃龍府，即其地。齊幣賜奚醫契丹，奚，本曰莫奚，東胡之種也。奚醫，奚氏所居，漢水

北契丹之先，遼奚同種，而皇始，奚，即奚，所居，漢水鄉導，曰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音反間既行，見古果相猜貳。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諛，有寵於上及太子。諸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中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省閣，謂中書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首伯固憚之，乃詔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射雉，射也。射雉，射也。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朝服，帶劍以進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史記乙卯，小斂，斂，斂也。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劍，藥刀斫太子中項，中，中。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掣，引也。叔堅手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去，去也。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斷，斷也。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東城，即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

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被及者謂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帥謂諸將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見謂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帥謂日下同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此謂謂曰事捷必以公爲台輔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贊節將自來方敢從命此謂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麒麟詣摩訶謂使合朝者秋意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沈謂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六朝都建業航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軍已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衛陽內史彭暉五代志長沙郡衛內史暉古老諂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焉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榮之子也諒榮臣死丁巳太子卽皇帝位大赦辛酉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尙書令并州始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尙書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洩方面以二王年少少許威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以靈州刺史王韶爲并省右僕射

五代志置武郡後魏置靈州拓置州漢北地郡富平縣地趙郡李雄爲兵部尙書趙郡高邑人左武衛將軍朔方李徹摠晉王府軍事朔方郡靈州李書元嚴爲益州摠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嚴俱有骨鯁名李徹前朝舊將李徹事宣帝時各軍平齊故用之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騎射奇其兄子且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并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更事以卿兼文武才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爲奢侈非法韶嚴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闥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諮而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謂二帝憚人以輔其子可謂用心矣而一州刺史領關東兵洛州始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驃騎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創初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叔重王韶 隋元景山出漢口漢口漢水遣上開府儀同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攻甌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爲孝儒所敗甌山鎮漢口甌山沌陽守將皆奔城走漢水記自漢口入二百里得漢口有城之三百里得漢城也漢安陸縣居之沌陽在沌水之北五代志沌陽即漢陽有沌水漢音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墅胡墅

己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尋

陽王叔慎為岳陽王叔達為義陽王叔熊為巴山王

叔虞為武昌王宣帝諸子惟志遠後仕於唐貴顯隋高頊奏禮不伐

隋主詔頊等班師三月己巳以尚書左僕射晉安

王伯恭為湘州刺史湘州治長沙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

射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

山雞頭山涇水所出在平涼平高縣西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蓋北

沈后養以為子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

州五代志北平郡舊置平州治盧龍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

萬入長城河波可汗食汗可汗汗達頭可汗壬戌隋任穆

公于翼卒任古國名憲法布律執義曰穆甲子隋更命

傳國璽曰受命璽見魏曰魏任者李于植六月甲申隋遣使來弔使

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李光當作李充馬邑州

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咳山無草木曰可洛咳隋

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婦納言蘇威勸帝遷都

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頊共議

明旦通直散騎庾季才奏曰臣仰觀乾象俯察圖記

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漢高帝五年徙都長安

女是在漢在王國凡八百歲漢高帝五年徙都長安水皆鹹鹵不甚宜人

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頊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

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上時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可矣又曰丙申詔

高頊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三秦記龍首山長六十二里入渭水尾連樊川頭高二丈

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晉志太子庶子四職以散騎常侍愜忻之弟也秋七月辛未

大赦九月丙午設無尋大會於太極殿導與偕同拾身及乘輿御服

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故冬十月癸酉隋太子

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咸陽在長安西北隔渭水耳屯兵長

乙酉隋遣弘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弘源

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周槃則傳長

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散而復聚

復樹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

士卒以拳毆之毆馬手皆骨見如無書五兵咸盡十人

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義

仲其戰士死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

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乙弗泊在蘭州摠

管叱列長義守臨洮五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

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

化延安六畜咸盡木峽石門兩道皆在弘化郡平高縣界

沙鉢略更欲

沙鉢略更欲

沙鉢略更欲

沙鉢略更欲

沙鉢略更欲

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

染干諸翰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鐵勒

兵出塞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禮彌厚是歲納梁

主女為晉王妃按隋書薛皇后傳及薛皇后本傳皆云薛皇后之

高祖多晉王妃按薛皇后本傳及薛皇后本傳皆云薛皇后之

陵揔管西魏梁主曾定江陵置助防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黃叔宣帝嫡長子也

至德元年春正月庚子隋將入新都大赦壬寅大

赦改元初上病創創初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

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

都官尚書山陰孔範山陰漢古縣中書舍人施文慶皆

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朝下日夕求其短朝夕構

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

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揔為吏部尚書癸卯

立皇子深為始安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癸

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于隋隋文帝突厥寇

隋北邊勿細癸巳葬孝宣皇帝于顯寧陵廟號高

宗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

頗作威福多所譖毀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

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

從風而靡上欲用侍中吏部尚書毛喜為僕射申惡

喜彊直言於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

德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服土受之醴酒為德請逐去宮臣呂光

陛下寧忘之邪邪上乃止上創愈置酒於後殿以

自慶引吏部尚書江揔以下展樂賦詩展舒而歌之既

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

已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

江揔曰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

所為耳言喜非上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

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鄱陽對曰彼

終不為官用陳此君曰願如聖旨中書通事舍人北

地傅緯爭之傅緯曰不然若許報

讎欲置先皇何地上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

乃以喜為永嘉內史永嘉三月丙辰隋

遷于新都考異曰隋書志云初令民二十一歲丁減

役者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

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蜀中周末權酒坊

以典籍屢經喪亂上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

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

聖世重者為國之本莫此為先豈可使之

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

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隋主

從之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賚練一

匹黃帝代朝也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

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洮州揔管梁遠擊走

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洮州

州宋立晉置廣陽郡後魏改州故山縣西北五十里今不詳其處所  
後周又立廣陽郡於石鏡山而六十里至廣陽郡今縣也又置  
河郡亦周置吐谷渾以置州

壬申隋以尚書右僕射趙

奘兼內史令奘古突厥數為隋寇厥九勿隋主下

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雅突厥之虞俱通

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到齊氏西虞懼周交

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

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光庶敏力多惠豺狼未嘗

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

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賦即息道路之民務

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

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

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日

江門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

之朝軍勞渭橋之拜命於是命

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

揔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出塞也己卯與沙鉢略

可汗遇於白道白道在長城北有李充言於爽曰突厥

狃於驟勝狃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

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

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帥沙鉢略奔所服金

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

者甚眾幽州揔管陰壽帥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

寶寧棄城奔磧北磧北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

購寶寧又遣人離其腹心寶寧奔契丹為其麾下所

殺寶寧己丑鄂州城主張子譏遣

使請降於隋鄂州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舒

以和好不納舒辛卯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舒

兼散騎常侍王劬來聘劬松年之子也王劬

癸巳隋主大零隋主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

突厥遣使入見于隋隋甲子

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

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

臺臺五月癸卯隋行軍揔管李冕破突厥於摩

那度口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賀遷都遷都

辛酉隋主祀方澤隋隋秦州揔管寶榮

定帥九揔管步騎三萬出涼州涼州與突厥阿波可

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阿波

為戍卒榮定諸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

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

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

遣一騎挑戰阿波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

斬其首而還阿波突厥大驚不敢復戰榮定遂請盟

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榮定使謂

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波纒入遽即奔敗此

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

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

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阿波願自量度阿波



結達頭相合為疆此萬全計也豈若嬰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復才用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音洛汗音寒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代志屬清河郡九勿城荒頽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又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亦秋七月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為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崇公敏娶樂平公主之女娥英元后改封詔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女既而將待宴公

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婿當為爾求杜國府皆不謝帝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於其婿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國敏乃拜而蹈舞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考異曰隋紀作十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又實奪之權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頊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五代志平涼郡舊置寧州九月癸丑隋大赦冬十月甲戌隋廢河南道行臺省去在二月隋置以秦王俊為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秦州天丁酉立皇弟叔平為湘東王叔敖為臨賀王叔宣為陽山王叔穆為西陽王戊戌侍中建昌侯徐陵卒叔千癸丑立皇弟叔儉為安南王叔澄為南郡王叔興為沅陵王叔韶為岳山王叔純為新興王自湘東以下皆以親名號知者五代志始安郡富川縣置直隸管昭熙平郡桂陽縣置陽山縣永安郡黃岡縣置西陽郡巴陵郡華容縣置岳陽郡安南郡沅陵縣置沅陵郡信安郡新興縣置新興郡岳山郡新寧郡岳山郡後一名天岳山岳山蓋即巴陵以叔韶沅音元十一月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帝聞隋主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散隋既班律令前年十月蘇威屢欲更易事條更內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數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謂民少官多少十羊九牧今存要去上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

賢良易以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為州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澹來聘魏澹字季深澹收之族也名澹字季深

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日南史

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叔陵之言始令其權制之功

隋以上柱國竇榮定為右武衛大將軍榮定妻隋主姊安城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為三公辭曰衛霍梁鄧若少自貶損不至履宗帝乃止四姓皆漢外戚也衛長而節門妻桓帝並見漢紀少詩安帝

帝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禮部尚書牛弘請立明堂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名例二日律禁三日

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律博士八人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河東郡蒲州

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華陰郡洛州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五代志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五 陳紀 長城公

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隋書昨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

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事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千子為杞州刺史

早殺指千子前任趙州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其所長治民泣衆非其所解直之如謂優老尚

年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事損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是謂欽明書堯咨四岳

堯舜任五臣刑垂拱無為天下以治堯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堯無憚

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堯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盱忘食夜分未寢堯動

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堯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堯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堯

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燈遊戲奏請禁之堯以近世堯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堯日竊見京

望堯充街塞陌堯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五 陳紀 長城公

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隋書昨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

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事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千子為杞州刺史

早殺指千子前任趙州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其所長治民泣衆非其所解直之如謂優老尚

年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事損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是謂欽明書堯咨四岳

堯舜任五臣刑垂拱無為天下以治堯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堯無憚

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堯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盱忘食夜分未寢堯動

貨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拏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此則上元遊  
戲之弊其來久矣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  
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卽禁斷斷音短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諡議矣充集賢院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十

長城公下

至德二年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己巳隋主享太廟辛未祀南郊壬申梁主入朝于隋

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服通

劉暉等造甲子元祿成

奏之壬辰詔頒新曆

赦二月乙巳隋主錢梁主於灞上

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如隴州

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

寇掠而俗不設村塢

命子幹勒民為堡

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

比見屯田之所

暴

牧為事

俟相望

習邊事

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

字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

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七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隋

八月壬寅隋鄧恭公竇熾卒

侯苗請降于隋

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寶錄

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

上書曰魏之三祖

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

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

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

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

未窺六甲

先製五言

至



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璠等

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

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

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後史選宮女子十餘人習而歌

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

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

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

鑑長前性敏慧有神彩進止詳華詳審而每瞻視眇眇

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

魅之術厭也厭一珠解魅音媚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巫鼓

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

進請上倚隱囊隱囊者為寶以細軟首諸坐側坐置張貴

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

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冠古宦官

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下孟賣官鬻

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言出命不由中書大

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

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

兄妹上惡聞過失路翻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

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

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

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閑香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

是大被親幸義翻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五代志吳郡烏

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命氏徐被春秋之時齊人遷錫于

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

帛局唐書省分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

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

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

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

本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

碎聚斂無厭賦於鹽關士民嗟怨客卿摠督之每歲所

入過於常格數十倍未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

人此其信然矣尤見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

汲引汲水者引繩期必珥貂蟬者五十人珥市孔範

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前從容白上曰外間諸

將起自行伍微行容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

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

贊之又翻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始即奪其兵分配文

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

覆滅氏上國由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隋主命禮部尚書

牛弘脩五禮勒成百卷戊辰詔行新禮上禮古三

月戊午隋以尚書左僕射高頌為左領軍大將軍

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達之子也州昭達

在州會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之暈

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暈舉兵反隋大司徒郢公王

誼王誼少與其子尚帝女蘭陵公主帝待之恩禮稍

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自言名應圖讖相表當王

公卿奏誼大逆不道壬寅賜誼死戊申隋主還長

安去年九月隋主章大寶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

山為追兵所擒夷三族隋度支尚書長孫平

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

名曰義倉隋主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時

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承周制男女三歲已下為童

山東承北齊之弊政北齊高齊言北齊者戶口租調茲為

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謂徒男朝京山者朝貌閱戶

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隋頒新令制入五家為保保首有長

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長知兩閭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

服大功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頴

請為輸籍法徧下諸州輸籍凡民間課輸皆籍其數使州縣

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

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屬之欲翻晝夜不

絕者數月梁主頊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

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宗諡初突厥阿

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厥九勿翻可汗入漢汗阿波

浸疆東距都斤都斤突厥中山名沙鉢西越金山龜茲鐵

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伊吾之地丹屯設主之蓋突

號西突厥突厥自是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

波以撫之秋七月庚申遣散騎常侍王詒等

聘于隋詒既為達頭所困遣

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白道川

因西擊阿波破之阿波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

官軍為擊阿拔敗之阿拔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

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時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

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

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庫合真

往雖與和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

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

庫合真於內殿庫合真

自是歲時貢獻不絕九月將軍湛文徹侵隋和州

隋儀同三司費寶首擊擒之費寶丙子隋使李

若等來聘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國楊素為信州

摠管五代志平東郡梁置信州隋置楊素初北地傅綽

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

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

共譖綽受高麗使金上收綽下獄綽

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

遠詔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

是以澤

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謂淫昏之鬼也小人在側

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

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謂東南王氣也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謂改過也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

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謂窮治也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是歲梁大將軍戚所謂戚所也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謂安不克而還也尉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謂尉吳王岑也復置江陵摠管以監之謂復置江陵摠管也梁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謂許世武也謀泄梁主殺之慧紀高祖之從孫也謂慧紀也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

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謂長城也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四年梁改元廣運甲子党項羌請降於隋謂党項羌也於突厥謂突厥也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謂入朝上考課也丁亥隋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謂發丁十五萬也丙申立皇弟叔謨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

王叔坦為新會王叔隆為新寧王謂王叔坦也庚子隋大赦三月己未洛陽

會稽王叔信安謂會稽王叔信安也庚子隋大赦三月己未洛陽

庚子隋大赦三月己未洛陽

庚子隋大赦三月己未洛陽

庚子隋大赦三月己未洛陽

庚子隋大赦三月己未洛陽

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夜食猶恐不逮謂朕承天命也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

夏四月己亥遣周璠等聘于隋謂夏四月己亥也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稽王謂立皇子莊也秋八月隋遣散騎常侍

裴豪等來聘謂裴豪等來聘也葬以殊禮閏月丁卯隋太子勇鎮洛陽謂葬以殊禮也隋上柱國郕公梁士彥討尉遲迥謂葬以殊禮也隋主忌

之召還長安上柱國杞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謂之召還長安也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遣去官謂善用兵也柱國舒公劉昉皆被疎遠謂善用兵也閉居無事頗

懷怨望數相往來謂懷怨望也陰謀不軌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謂懷怨望也己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

其謀而告之帝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謂其謀而告之也薛摩兒為長史帝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謂其謀而告之也同三司薛摩兒為長史帝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

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命之庭對謂猶不伏捕也摩兒具論始末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丙子士彥忻昉

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九月辛巳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誠謂皆伏誅也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

為禮部尚書隋主每旦臨朝日具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謂為禮部尚書也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

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

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



也帝善之而不能從 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

州襄州治襄陽其地在長安南山之南以秦王俊為尚書令俊妃崔氏生

男隋主喜頒賜羣官直秘書內省博陵李文博家素

貧書之數百天下書一補遺缺為正則內外之分矣博氏

功過所存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

者愧之 癸亥以尚書僕射江撝為尚書令吏部尚

書謝伯為僕射伯直十一月己卯大赦 吐谷渾

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夸呂隋書吐谷渾傳作呂夸屢因喜怒廢殺太

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戶請兵於隋邊吏

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秦州天水郡河間王弘隋主從祖弟隋

主不許太子謀洩為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

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疊州刺史杜黎五代志吐蕃州

宋白曰以其地請因其豐而討之豐辨隋主又不許是歲

鬼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

請兵迎之疏讀曰率使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

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爭音則送豈

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

善事即稱朕心無尺鬼王既欲歸朕唯教鬼王為臣

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謂有鬼王訶

乃止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癸巳隋主享太

廟 乙未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二月丁巳隋主

朝日于東郊五代志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

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禮文選其類類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

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為非時及武宗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

于東郊八月己丑月望西郊始合古終南以春秋朝日於國中

門外為壇如其形用特牲青帝青圭白帝赤璋黃帝黃琮黑帝

黑琥如朝日隋禮皇初定國春門外為壇每以春分朝日又於

國西開道門外坎中為壇每以秋

聘于隋詩朝 隋發丁男十萬餘人脩長城二旬

而罷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揚州治廣陵山

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恆代之間恆代都督司州及代

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遣人

卒隋為之廢朝三日卒子遣太常弔祭初沙

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儒乃剛遣令立其弟葉護

處羅侯葉護突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

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可

先祖之法不相敬畏請以庶奪嫡失

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

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

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

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

言狀上詳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可莫何勇而有謀

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為得隋兵助

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阿波考

後又云處羅侯生擒阿波長孫晟傳曰處羅侯因欲按前云沙鉢略

破擒之擒于山谷間伏殺取以獻則其得否

上書請其死

生之命隋主下其議而請帝

隋主下其議而請帝

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

入朝武陽公李充請生取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

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苦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

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

如兩存之左僕射高頌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

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楊

同等來聘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己丑隋衛昭王爽卒八月隋主徵梁主入

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

陵軍至都州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

王瓌等恐弘度襲之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

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降九月庚寅慧紀

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

奔隋主聞之廢梁國遣尚書

左僕射高頌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

冢十戶拜梁主琮上柱國賜爵莒公甲午大赦

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十一月丙子以

蕭巖為開府儀同三司東楊州刺史蕭巖為吳州刺

史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甲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內史令李德林以

疾不從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

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初

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

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

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

取陳之策於高頌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

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彼既聚兵我便解甲

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我乃濟師

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

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

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

之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號州刺史

崔仲方等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滁方吳海等州

仲方上書曰更

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

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速造舟楫多張形勢

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斫口溢城置船水經注江

東歷荆門虎牙之門荆門之下為延洲又東為南郡而東

至流頭灘其水峻激奔暴所至龍淵者苦之又出西陵城而

東歷荆門虎牙之門荆門之下為延洲又東為南郡而東

至流頭灘其水峻激奔暴所至龍淵者苦之又出西陵城而

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漢口在漢水之北苦賦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

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謂之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

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穎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

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

枕於江地方廣朝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後扶楊

素在永安蜀先主敗於猇歸還永安帝起永安造大艦名曰五

牙艦戶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舫艦各有等差蘇恭幸翻晉州刺

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之往也之官在帝問其狀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

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

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

於酒色謂之祠七廟而不出謂之老臣宿將謂之棄之草莽詔佞

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謂之隋軍壓境陛下如

不改絃易張謂之臣見麋鹿復遊於

姑蘇矣謂之帝大怒即日斬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佺為東陽王佺恬為錢

塘王遣散騎常侍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暉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謂之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

常侍程尙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

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

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

於酒色謂之祠七廟而不出謂之老臣宿將謂之棄之草莽詔佞

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謂之隋軍壓境陛下如

不改絃易張謂之臣見麋鹿復遊於

姑蘇矣謂之帝大怒即日斬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佺為東陽王佺恬為錢

塘王遣散騎常侍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暉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謂之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

常侍程尙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

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惡之  
張孔二貴妃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  
之徒又於外助之帝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  
嘗從容言之後主深亦聰惠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  
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  
輕言廢立帝卒從徵議北史云夏五月庚子  
廢太子胤為吳興王立楊州刺史始安王深為太子  
徵景歷之子也高祖世深亦聰惠有志操  
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聞袁憲  
嘗諫胤即用憲為尚書僕射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  
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沈后身居儉約  
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經史及釋典為事釋典  
數上書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  
國亡不果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為吳郡王 己  
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行省也以晉王廣為尚書  
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  
聘于隋善心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  
廣素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  
合六合素出永安永安俊出襄  
陽襄陽劉仁恩出江陵江陵蘆州刺史王世積  
出蘆州蘆州吳州摠管賀若弼出廣陵廣陵  
出廣陵廣陵青州摠管引農燕榮出東海東海  
凡摠管九十兵五十

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  
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顯為晉王元帥長史  
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  
支度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  
乙亥至定城定城陳師誓衆 丙子立皇  
弟叔榮為新昌王叔匡為太原王 隋主如河東  
十二月庚子還長安 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  
中流矢而卒音國人立雍虞閭號  
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音 隋軍臨江  
高顯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  
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郭璞江東  
分王三百年九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  
後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摠為相唯事詩  
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  
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  
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  
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  
勢事在不疑秦類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  
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  
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  
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  
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  
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  
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

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  
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  
斯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  
而至擊之斯敗走悉俘其眾勞而遣之陳紀卷一百七十六

江江之南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  
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  
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  
巖蕭巖梁之宗室擁眾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眾以  
巖為東楊州刺史巖為吳州刺史巖戶有翻蕭巖蕭巖

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任忠首使南平  
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江州治尋陽南徐州治  
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  
二王還都魏嗣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

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揚素軍不得至湘州刺  
史晉熙王叔文湘州治長沙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  
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少詩忍恐不  
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

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上時仍徵叔文還朝文慶  
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  
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  
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

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袁憲  
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摩訶乃與文武羣  
臣共議請如毅策未幾而陳以亡地有所守蓋不待智者而後  
也施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孟子曰諸侯朝天子

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任世也任職也己得專權  
文慶出則客卿得專之俱言於朝必有論議不假面陳  
但作文啓即為通奏謂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

將帥足以當之將帥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  
臨江間諜驟至謂古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  
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仍帝

今日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  
曰如此則聲聞鄰境謂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  
摠摠內為之遊說謂帝重違其  
意重如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摠又抑憲等  
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

來周師再來無不推敗齊師二來謂梁敬帝初泰元年徐嗣  
伯年復襲破采石與蕭巖同是場身處出用天嘉元年齊將劉  
元球擊容恃德助王琳下無湖皆敗周師再出謂天嘉元年獨孤盛  
賀若敦入湘川臨海王光大元年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  
文直元定助華皎者敗於容嗣

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謂後吳陳國  
所以限南北也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  
言事急齊師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  
矣孔範自謂實文武故太尉自謂立功自若或妄言北軍馬  
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範帝

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樂帝  
是歲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音請以千餘家降隋隋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  
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悖狂妻子懷怖怖並思  
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背又其本

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所謂叛夫背父妹夫及甥當時必有主名而史不詳紀隋書作名王拓拔不彌禪王亦用漢書諸背蒲妹翻誘羊久翻河南王移茲哀卒。隋主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移茲哀降隋見上卷高宗太建十二年哀蒲侯翻卒于恆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age.







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摩訶直通翻樊毅屯耆闍寺闍直通翻

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寶田寺在武都

仍屯朱雀門晉武帝建朱雀門在宮前辛未賀若弼進

據鍾山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摠管杜彥

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新林浦在今南京東

斬州摠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斬音斬又音斬

駭降者相繼降音下晉王廣上狀掌翻帝大悅宴賜羣

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

快快兩翻素不伏官追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

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

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

深入壘壘未堅難翻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

主召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

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斷下同無令彼信

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

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破皮淮

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從音古曰景

去從音古曰景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

必汭流赴援汭音逆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

歛然曰歛音小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

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

勒石燕然燕然山在今蒙古陳主從之

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陳音陳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

軍以充賞賦音賦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陳音陳

所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

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

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摠管

楊牙員明等將即亮翻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

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

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

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窘音窘

復扶復音復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

更引兵趣孔範趣音趨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

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

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

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好音好臣

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滕滕音滕使募人

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衆音衆臣

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分音分令宮人裝束

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

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帥音帥領軍蔡徵守朱雀航

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

形也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

形也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

形也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

形也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

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傳衆皆散

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

中尚書令江撝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

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此劉劭也非唯

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

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下去欲安之

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事

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

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

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

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陳主在法寶寺或云在白

保寧寺陳主在法寶寺或云在白遂閣下有小池面方丈餘或云在

井旁寺陳主在法寶寺或云在白遂閣下有小池面方丈餘或云在

閣舍人蓋殿中舍人之守後閣者沈后居處如常太子

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

中舍人四人掌其坊之禁舍人十六人掌其文中舍人

而入深安坐勞之曰勞力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

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

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撝督之

又陰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又帥諸將下幸廣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

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

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獻

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

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

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弼首領無勞恐懼既而

取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弼首領

欲令黎微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弼首領

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頌先入建康頌

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弘先入建康廣使德

弘馳詣頌所令留張麗華頌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

己妲己有蘇氏之美女與紂嬖之今豈可留麗華乃

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

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頌廣弘先入建康

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詔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

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

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閣下以謝三吳廣弘先入建康

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

之之弟子也廣弘先入建康廣以賀若弼先期決

戰違軍令收以屬吏廣弘先入建康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

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

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頌僧辯之子夜發陳高

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廣弘先入建康

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

祖世祖高宗陵撥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

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籍草東向

坐三日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籍草東向

敕書唁焉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籍草東向

賜衣一襲衣單復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服復出北面立復扶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

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

省通直散騎常侍屬門下省今散騎常侍屬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江夏陳郢州治秦王俊督三十

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漢水入江口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

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

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

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

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

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

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

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

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

迎勞之帥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暉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隋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走

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世積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簡辭訟

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為其子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

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長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長陳吳州刺史蕭瑛能得

物情陳亡吳人推瑛為主瑛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摠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

以舟師自東海至瑛陳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瑛瑛遣軍拒述述軍且至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

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輿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瑛大破之瑛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瑛瑛以餘眾保包山

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城瑛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瑛皆送長

領也

領也

領也

領也

安斬之見上楊素之下荆門也遣

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

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

助防遂與侯正理在坐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

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

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

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

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狗并其衆皆斬

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

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鄒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長沙

刺史薛胃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

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胃乘勝

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鄒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

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

夫人洗氏爲主高涼郡置高涼郡號聖母保境拒守詔

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澄據南康

拒之徐澄自豫章還保南康洸等不得進晉王

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季翻論以國亡使之歸隋夫

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遺其孫馮魂帥衆迎洸

嶺南諸州皆定沈等巡撫嶺南百越皆服按陳以九年正月亡

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

以所部來降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

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

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

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

如歸師乙已諸軍凱入而獻俘于太廟陳叔寶及諸

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王俊

入列于殿庭拜廣爲太尉賜駟車乘馬袞冕之服立

圭白璧丙辰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

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

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

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

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

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

恩引見尋卒於家庚戌帝御廣陽門

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

曰陛下威德遠被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

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

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

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立擬為清河郡

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

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

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

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

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

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

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

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

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

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

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

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

邑加高頌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

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

道合非青蠅所能聞也帝從容命頌

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頌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

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

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

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頌

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

觀公有若虛行頌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摠

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

之戮陳五佞也未始都官尚書孔

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

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

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

女以求親昵險慘苛酷發言邪詔

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

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

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

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

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

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

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

陳尚書令江撝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

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上嘉袁憲雅操

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

侍郎敬義官制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

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

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演納肝

曰臣荷陳氏厚遇可翻本朝淪亡無節可紀朝有通得

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喉

曰聞公鄧漢捉兵提也即知楊州可得王師利涉

果如所量量音羅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

項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

府儀同三司班在羅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

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朝直羅喉曰昔

在江南久承令問令力定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

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

欣然有得色得意自得其既而復上表自陳復林昔在

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

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

史宜州原京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韋鼎傳陳太

家歲一周天歲星木星也老夫當委質於公質亦及

至德之初陳長城公卿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

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王于九朝吾與

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叡之

孫也韋叡善功名壬戌詔曰今率士大同含生遂性

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

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重直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

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

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

撰其所畫策上之翻謂為御授平陳七

策帝弗省翻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

自戴家傳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

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翻婢妾曳羅綺者數

百翻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翻上謂之

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

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

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短高

頰於上上怒皆黜之翻獨孤公猶鏡也每被

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

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翻樂

安公元諧性豪俠有氣調翻少與上同學甚相愛

及即位累歷顯任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翻

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翻上稍疎忌

之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

鷹翻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翻

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蜀翻又諧嘗與

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

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翻不如我輩有福



請悉停之冬十二月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  
虞世基參定雅樂世基即世直之子也世直即世直之子也世直即世直之子也

世基荔之子也世基即世直之子也世直即世直之子也世直即世直之子也

黃州摠管周法尚為永州摠管開皇五年改曰黃州安集嶺南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

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州降戶一編州刺史呂子廓定據山洞不受命法尚擊斬之

以駕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為岷州刺史隋志駕部侍郎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己之廳事舊羊暑月病

人或至數百聽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

矣皆慰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

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閒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

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

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也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使君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為河南王楷為華陽王

昭廣之子也二月上幸晉陽命高頌居守頌居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成安文子李德林德林文論也子時也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到朝同列多疾之由

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  
頌常助威奏德林狼戾狼戾上多從威議上賜德

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

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

質之質之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

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

上自是益惡之德林又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

還德林又下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

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

為不可然置來始爾置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

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

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

遂發怒大詬云爾欲以我為王莽邪王莽邪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德林之取贈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



太府卿柳莊為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  
令明習典故推達政事上及高穎皆重之與陳茂同

僚不能降意茂譖之於上上稍疎之出為饒州刺史  
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

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  
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汗私使

人以錢帛遺之嘗怒問事揮楚不甚  
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

即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穎治書侍御史柳或  
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

地上不納頌等乃盡詣朝堂請罪穎居承  
左右都督田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

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  
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

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  
楚州行參軍李君才欲有決罰各付所由

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自是殿內復置  
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

固諫上從竟於殿廷殺之上  
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五月乙未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  
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

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  
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

免役收庸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為內史令  
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

免役收庸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為內史令  
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

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  
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

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  
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

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俊饒州吳世華温州沈  
大都督 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

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  
或斃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僕誦五教邪 詔以楊

素為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麥鐵杖戴  
吏葉夜浮渡江 遣兵仗三十人

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  
以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

入 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  
進擊晉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

之 沈玄愴敗走素追擒  
之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

之 素擊之子揔管南陽來護兒

之 素擊之子揔管南陽來護兒

之 素擊之子揔管南陽來護兒

之 素擊之子揔管南陽來護兒



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隋法登梧郡梁首矩承制署

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

高穎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

兵少計用多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

朕亦何憂以矩為民部侍郎民部侍郎屬拜馮盎高州

刺史高州屬追贈馮寶廣州摠管譙國公冊洸氏為

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官給

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仍敕

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羅州刺史宋

日羅州本拓表郡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元皇后賜夫人首

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盛時并梁陳賜物

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

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

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摠管趙訥貪虐按隋

州治南海仁壽元年置番州趙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

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

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

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使疏吏翻上嘉之賜夫人臨振

縣為湯沐邑疏振縣漢朱崖地隋屬贈馮僕崖州摠管隋

朱崖郡梁置崖州平原公平原郡

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為帝與皇后怒太

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

亡大懼吐谷渾人棄公音洽使疏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

當相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

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平鄉令劉曠有異政平

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

可張羅遷臨穎令德穎縣屬穎川郡高穎薦曠清名善

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見曠謂侍臣曰若不殊

獎何以為勸丙子優詔擢為荊州刺史隋志項郡南

辛巳晦日有食之初帝微時與滕穆王

瓚不協帝為周相以瓚為大宗伯瓚恐為家禍陰欲

圖帝帝隱之隋書瓚傳瓚美姿儀好書學十有令名於當世周首

瓚素與帝不協周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成事

是言之固周之忠是言之固周之忠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

后素不平陰為呪詛詛助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

月瓚從帝幸栗園栗園在長安南暴薨時人疑其遇鴆乙亥

帝至自栗園沛達公鄭譯卒鄭譯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隋紀二 後學天台胡三音註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通事舍人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辯有威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夔為太子通事舍人何妥周武皇帝時已反為昨暮兒之所屈邪耶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等共為朋黨功在朝省中呼弘為世子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為官等數事從才用翻上命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按愷傳開皇九年與薛道衡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

之通籍通籍殿中則威好立條章好何每歲責民間五

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帝世顯也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

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薄欲使有無相瞻民部

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

丞尉請加嚴刑隋書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

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

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為友悌己巳

上享太廟隋書壬申晦日有食之帝

以天下用律者多踏駁踏駁北齊語也罪同論異八

月甲戌制諸州死罪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

盡盡然後上省奏裁上時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廟十一

月辛亥祀南郊己未新義公韓擒虎卒擒虎襲父雄

書右僕射與高頌專掌朝政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朝

臣之內朝直頌推高頌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

蔑如也無也又輕易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陵轍

處物平當處有宰相識度不如頌遠矣右領軍

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

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

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弼謂之曰

我以高頌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

飯耳昌言明言於眾也是何意也弼曰頌臣之故人素

臣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

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



宋起居注曰：武平大朔五年立聖堂，聖堂字規範，擬則大廟，唯十  
二間，以應神靈。武平武成，以漢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  
明堂，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有本不詳，後人巨遠，尋經傳，傍同，史  
五十年，為明堂，有本不詳，後人巨遠，尋經傳，傍同，史

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勿朝公主以其  
宗國之覆，七也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  
寄。上聞而惡之。路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  
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

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  
脩職貢，頗為邊患。可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  
於突厥。隋制中，騎將軍，隋時，在突厥，其微觀察之，公

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  
議。伽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  
欽。客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

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  
國人大以為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  
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

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徵時處羅侯之子染干  
號突利可汗。考異曰：突厥傳云：沙居北方，遣使求婚。使

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  
諧之於都藍。又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

議將許之。朝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  
以與玷厥有隙。雍虞閭，都藍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  
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  
受其徵，發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  
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

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少使敵雍虞閭以

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為所破，帝  
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立

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  
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名。名弘等

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妥注弘  
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弘等復為奏

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  
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

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  
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

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樂聲淫厲  
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

業之末，其言卒驗。卒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  
且死，悉取其書燒之。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

州皆置公廩，錢先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  
煩擾百姓，敗損風俗。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

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後秋七月乙未

以郢公蘇威為納言。初張賓厥既行，開皇四年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

廣平劉孝孫，隋志云：武安郡永平縣人。開皇十一年卒。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謂劉孝孫也苟欲求名，

州秀才劉焯，信都郡曹州人。開皇十一年卒。並言其失，賓方有寵於上，劉

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後賓卒，孝孫為掖縣丞，

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與觀來詰問，

下劾，伏而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

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賓，比校短長。直太史

勃海張胃立，隋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與孝孫共短賓，厥異論鋒

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

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胃玄所刻前後妙中，刻中

仲翻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胃玄等親

自勞，徠到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厥帝不懌，又

罷之。孝孫尋卒，字子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

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

為之不御酒肉，為殆將一暮，八月辛未，上帥民就

食於洛陽，日辛勅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

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

艱險之處，見負擔者，擔令左右扶助之。冬，閏十

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

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邛

山，邛山在洛陽北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

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上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

之，宅日復侍宴，復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

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

密啓告急，上叔寶飲酒遂不之省，省高頴

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

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謂劉孝孫也苟欲求名，

不知違天，令與之官，乃違天也。齊州刺史盧賁，賁

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

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

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

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

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

欲亂之，故妨謀大逆，譯為巫蠱，大逆

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

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賁晉

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創定儀

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

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上好機

祥小數，機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乙卯

天地之合也，吉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

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至

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並

乾之覆育，乾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

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誌之。孫也，孫

封表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表

劭前後上表，表言上

拜著作郎，曹曹著作曹員外郎

劭前後上表，表言上

拜著作郎，曹曹著作曹員外郎

劭前後上表，表言上

拜著作郎，曹曹著作曹員外郎

劭前後上表，表言上

拜著作郎，曹曹著作曹員外郎

劭前後上表，表言上

拜著作郎，曹曹著作曹員外郎

劭前後上表，表言上

拜著作郎，曹曹著作曹員外郎

劭前後上表，表言上

拜著作郎，曹曹著作曹員外郎

劭前後上表，表言上

拜著作郎，曹曹著作曹員外郎

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摭撫佛經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

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勅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爲壇於泰山柴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

赦天下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三月己未至自東巡仁壽宮

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

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隋書卷一百一十五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

恩詔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太后曰宮殿上令高麗前使臣等皆在楊素宮中後以此爲上乃解今從唐書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

孤后勞之曰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

所陵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須據吾此坐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屢薦於帝帝擢爲內史舍人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六月戊子詔鑿底柱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庚寅相州刺史盧通貢綾文布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命焚之於朝堂通直秋七月納言

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

聖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戊寅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戊子以吏部

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弟也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

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

世康爲之當時以爲榮十一月辛酉上幸温湯邊糧一升已上皆斬隋書卷一百一十五仍籍沒其家

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刺史令狐熙來朝隋書卷一百一十五仍籍沒其家

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二百匹隋書卷一百一十五頒告天下熙整之子也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王凝爲安平王隋書卷一百一十五恪爲襄城王該爲高陽王韶爲

建安王昀爲潁川王隋書卷一百一十五皆勇之子也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

三奏然後行刑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宮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十一月壬子還長安党項寇

會州隋書卷一百一十五詔發隴西兵討降之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兩難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李固謂大理掌固也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日於五品行中參見戶部錄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制御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并孟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襪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綽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

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羹者熱則置之復又謂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瑛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晚節用法益峻御為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馬鞭鴟鴞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帝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甍上糞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糞蒲者皆杖殺之樵陳延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龍西檢覆羣牧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龍西檢覆長安龍世郡州屈九勿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為左武侯將軍

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數罪上以昶故每

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

車輪括其頸而棒之痛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

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歐擊路人口多所侵奪至

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告居士謀爲不軌帝怒斬

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衆 楊素牛弘等復

薦張胄玄麻術去年上令楊素與術數人

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等與胄玄等

辯析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

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

暉者劉暉四人並除名 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

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將即上不許顧右武侯大

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皇初慶則嘗爲尚

懼乃以慶則爲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秦王俊

幼仁恕喜佛教喜許嘗請爲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

管後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

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

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

但費官物營靡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

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又扶

上曰我是五兒之父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非兆民之父

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尙誅

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楊素

女一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妻

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妻

古草細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

卿相繼爲使開皇九年突利本居北方既尙

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舊鎮蓋即

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朝貢遂絕下

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還也開皇二年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何稠之自嶺南

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使還奏

狀上意不懌使使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曰汝

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

死當遣子入待下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

果戒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使使汝葬

我畢宜即登路長真嗣爲刺史如言入朝使使上大

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魯公虞慶則之討

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爲隨府長史長史什住通

於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

禮賜甚薄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隨書慶則傳作潭州

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謀反下有司案驗後十二

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住為柱國高麗王湯聞陳

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

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

使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

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

朕之良臣何勞別遺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

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

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

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

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使使拜

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自時隋緣以高麗為吐谷渾大

亂吐谷渾人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

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

朝貢歲至吐谷渾

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高麗王元帥靺

鞞之衆萬餘寇遼西隋書靺鞞在靺鞞之北凡有七種其一

靺鞞靺鞞在靺鞞之北凡有七種其一

靺鞞靺鞞在靺鞞之北凡有七種其一

靺鞞靺鞞在靺鞞之北凡有七種其一

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使與物阿尼後味之美人宮中

大醉逐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道阿尼呼楊遠阿尼於是夜中置香

一盃以匙扣之曰貓鬼已至由是宮中久之阿尼下青上以

老後牽則者云貓鬼已至由是宮中久之阿尼下青上以

阿尼之異母弟阿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阿所為令

高頌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令以犢車載阿

夫妻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阿

阿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

阿弟司勳侍郎整詰闕求哀於是免阿死

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猫

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詔誅被

訟行猫鬼家被皮義翻夏四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

媚野道之家隋書云江南諸郡往往有野道之家其法以五

自拒吸一蠱存者留之蠱則其毒發也自拒吸一蠱存者留之蠱則其毒發也

入人腹內食其子五種死則其毒發也入人腹內食其子五種死則其毒發也

者自鍾其蠱也世子發相傳下也者自鍾其蠱也世子發相傳下也

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

復遇疾疫復遇疾疫值水潦饑饉不繼軍中乏食

亦遭風船多飄沒秋

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

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

宮仁壽宮在開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幸之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

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

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隋書突利部落散亡及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

寇隙寇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使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

二烽少許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

入鎮嚴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

衛驃騎將軍字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

持節護突厥上令突

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

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

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彘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

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

還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

在其內此古法也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喉曰賊陳

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去

豫章王暕為內史令隋書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

配防桂州配防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相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

誅拜孝諧上大將軍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

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伺相更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少詩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至，后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復音放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頰父之家客，甚見親禮。頰父獨孤信多，信誠，故后以高頰父之家客，甚見親禮。之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頰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長幼之長，知兩朝。獨孤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為后語頰，本去羌呂翻。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頰奏稱：「若盡取疆者，恐東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弊法。如我意者，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三百人為團，五人為伍，極戶登翻。豈非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頰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頰夫人卒，辛子，惟翻。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喪，息翻。陛下何能不為之娶？」為子，係翻。上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朝直，雖翻。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既而頰愛妾生男，上聞之極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頰邪？」復扶，又翻。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

強其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少詩，專委軍事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厥出白道，進圖入磧，磧，地也，音所，謂大遺使請兵，使破。近臣緣此言頰欲反，上未有所答。頰已破突厥而還，此即謂前破突厥事，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頰及左右衛大將軍元旻、元胃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胃坐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若人者，刑部尚書薛胄，開皇三年改都尚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秋八月，癸卯，頰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歎欷悲不自勝。機，音翻。又許，音升。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解，音翻。如本無高頰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要，一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隋制，王國公國皆有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今遇此焉，知非福。國，音承，望上稱以此，頰蓋亦言見於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又翻，或身即翻。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

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

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頰初為僕射帝受

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

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頰歎然無恨色先是國

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彘疎蘇威怯懦元胄元

旻正似鴨耳楚辭曰鸕鷀若水中之鳧也上下可以付

社稷者唯獨高穎上初然之及穎得罪上深責之善

憂懼而卒平干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

進用並多稱職後戶部郎中吏部侍郎高孝基鑒

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

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

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冬十月甲午以突

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

厥九勿翻可從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

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長知兩朔

下同大利城在雲內縣東北隋志時安義公主已卒義公主嫁

突厥辛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復扶

細翻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

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林楚請徙五原以河為固五原

之於夏勝兩州之間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榆林郡開皇二

南縣地有雲中郡拂雲堆金河祭河自馬邑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為橫塹七令處其內令力丁使得任情畜

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騎音仲卿自樂寧鎮邀擊

斬首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

僧壽出慶州弘化郡開皇十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遼郡

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

頭自立為步迦音可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

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數所虞內自攜離其主被殺

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

之降者甚衆被皮義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

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三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

皇朝日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三月辛卯以楊州總管司馬

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司馬河內郡置懷州帥步騎五萬

討平之

上數之曰又所主

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侘日上謂侍臣曰

弼將伐陳謂高穎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夏

弓藏邪

速索內史又索僕射

正宜授勳官

語類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

不得弼力何脈脈邪

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可汗犯塞

州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

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

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

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

具開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

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

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

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

復還大和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

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

天無不覆

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

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

之汝為吾子而欲敗之

怖

王府僚佐請立碑

局等參軍東西周祭酒參軍

象行參軍

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漢之栗姬子

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

者二帝之失也可以為法乎

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

武

者

者





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音麻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音自是

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安陸州欲述近己奏為壽州刺史廣則為豫州刺史則為揚州開皇九年

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

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疑且以破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

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約直廣大悅多齋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少始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

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齋金寶盡輸之約約所得既多稍以謝

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此呂不韋之故實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

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扶音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

屈辱者可勝數哉朝臣者朝臣音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承

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思相殊不及此賴汝啓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又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

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下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後后泣曰公言是也吾

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內使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與阿雲對坐

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廢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遺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厭勝

布衣草褥莫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

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伺織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玄武門

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侍官皆隨事奏聞長官又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長官又

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蘇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

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見續編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

之子也卷一百七十九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

姑臧段達姑臧郡治所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

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

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

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上書秋

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仁壽宮今卷太子勇傳翌日

御大興殿開皇二年上入新都名其宮曰大興殿大興殿

隨名以晉大位故以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

樂音不知何意醜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

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謂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

悉知之數所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

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

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下利下利

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

邪邪音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

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

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言自仁壽

寄不輕射音夜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

遂我先被誅謂得代時事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知諸

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上時因長數回視云我大覺

身妨妨音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

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

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

嘗責之勇即對曰會殺元孝矩孝矩元矩之此欲害我

而遷怒耳長寧初生封長寧王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

懷彼此連遣來索客山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

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

即好屠割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今儻非類便亂宗祏

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均子自不肖

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元旻到五原郡廢立

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

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

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

人自然永息以文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

慈解左衛率率如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

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索也尚書

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

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路高緯陳叔寶

豈孽子乎言一君曾出而士國嘗令師姥卜吉凶師姥

上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是時

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升刑

承素意委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

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左衛大將軍元胃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干焉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半時時衛士皆佩火燧取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隋書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得之索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臣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蒼手性之親以此為亦太甚矣不宜復留意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典膳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監元淹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下士何竦

車騎將軍榆林閣毗宮閣在榆林盛樂人以車騎將軍府東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隋書下從九品以上韓昌約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率更令晉文建皆處盡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胃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

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

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數

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

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斌音武媚音洗馬李綱綱音朝綱下坊司

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官衛高辛謂

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

之累邪邪音耶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直治

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

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

陛下別白言之乎為于獨下皆為太子性本中人可

與為善可與為惡日為同別被列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

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

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邪音

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

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

萬歲實在朝堂朝音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

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堂稱冤

者數百人即朝下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

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

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操殺音既而

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十一月

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廣始正位儲宮而天

郭衍預焉郭志預章郭平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東宮

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見實通下

也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

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

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狂病而死者為癩鬼著直初帝之

克陳也年克陳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

二八八



子學為太學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

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 冬十一月

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

報謝云 山獠作亂 以衛尉少卿洛陽衛文

昇為資州刺史 文昇單騎造其營

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

謂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羣獠

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同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縑二千匹壬辰

以文昇為遂州總管 潮成等五州獠反

高州酋長馮蓋馳詣京師請討之 帝勅楊素與蓋論賊形

勢素數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蓋發江嶺兵

擊之 詔以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 秦州西魏曰成州守手

長孫晟為受降使者 長知兩州晟承正朔 挾啓民可汗

北擊步迦 突厥思力俟斤等

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

而去 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

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

覺候其頓舍未定越後騎掩擊虜大破之悉得

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寇抄

交素以功進子玄感爵柱國賜玄縱爵淮南公

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 柳慶見一百六十一 尚蘭陵

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 帝問符璽

直長萬年韋雲起 柳述驕豪未嘗經

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

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婿遂居要職臣恐物

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

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

之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

通事舍人 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 益

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

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

司楊武通將兵繼進 秀以嬖人萬智光

為武通行軍司馬 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

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

巖卒後秀漸奢僭 詔以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

官者 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

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 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

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

幕敢不盡忠聖上有勅追王以淹時月

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

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平涼郡馳傳代之楷傳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規知有備乃止又升魏郡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魏郡其處私室魏郡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鮓鮓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魏郡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魏郡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魏郡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積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魏郡臣謹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魏郡二十二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魏郡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魏郡震滿虛空至夜五更魏郡奄然如寐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為納言達雄之弟也魏郡閏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脩定五禮魏郡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魏郡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魏郡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魏郡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

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魏郡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魏郡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魏郡壬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魏郡其功業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魏郡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讓之魏郡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魏郡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魏郡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魏郡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魏郡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魏郡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扭械魏郡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慈父聖母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魏郡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魏郡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魏郡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魏郡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獠婢二人驅使魏郡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推謝曰魏郡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魏郡且



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

初楊素嘗以少謹勅送南臺南臺者御史臺也立於殿前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治首之素

特賞坐或牀或從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

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

狀素由是銜之謂蜀王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

治道集李文博博陵人任隋太子輔讀史不辭王是教

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新唐志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

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

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謂首者長上以為能賞賜

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肅後屬置貝州遣使上書稱高

顯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顯上

人得罪已久謂勇秀願陛下弘君父之慈

顧天性之義謂父子之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

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悅後五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

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

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磴碾磴丁度集碾磴大前

也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升音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

綺羅者以千數故梁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

列清顯隋書素傳作親戚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

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性五有附會及親戚雖

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

不撓者特奴教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

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隋志梁毗後周置州開皇

六年改曰西寧州十八年又改

豪簡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

以金遺毗長知兩毗置金坐側坐祖對之慟

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

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汝等一無

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為

大理卿處法平允信也當也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

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謂洪範之言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

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言其耳目也忤旨者

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性五榮枯由其

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謙音所進咸是

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有虞必為禍始幸如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扶音

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立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

傾晉祚二事具漢晉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

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昌音俾洪基

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詰去

意而罷遣之肅依之子也裴依兒一百五十六卷梁武

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從中大通五年復扶又翻楊

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

王覆事見光武紀此張衡



骨也。至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有薛延陀，勒兒十槃連，契  
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陁呂巽，巽撥忽比干，具海島比  
悉何維蘇波也。未渴達等有二萬餘。兵得婁海東有蘇路羯三索烟  
幾促摩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蘇東則有恩屈阿蘭北，禱九離伏囉昏  
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姓，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  
分屬東西兩突厥。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自突  
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  
荒遼古牙翻，可從刊入蒙汗音寒。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

翻述

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奏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魯賜紫拿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隋紀四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午赦天下。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鑿與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獻款，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每旦聽朝，日具忘倦。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此以開皇仁壽之間，天下大業初成，而戶口倍於前也。按周之可徵，信戶三百萬，而隋受禪，戶不滿四百萬。則周氏何有開中西并戶，而南第戶，子孫滿萬，此周之戶六十萬，大約隋氏開書天下見戶，及五百萬，及其盛也。蓋漢倍之，漢音德，音獨冀州已一百萬戶。隋以信都郡為冀州，此以古

州兼有幽并營三州地其界比它州為最大其後以天文書量分州自胃七度至單十一度為大梁冀州分隸志以信都清河魏水河內長平上黨河東絳文城隴汾龍泉西河離志為門馬邑晉寧懷朔太原襄國武安趙恆山博陵河間涿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等郡為冀州則其地亦最廣矣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此上總論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陳蔡氏，丹楊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乃呼柳述元

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勅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幸者唯陳蔡二人而已。帝及召蔡於別室，還而高祖美人元嬪之蔡泣曰：皇太子為非，高祖大恚，指出血。召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令發詔。陳人現，即今廢立帝事。述左僕射楊素左庶子張衡進藥，詔陳人現，即今廢立帝事。述左僕射楊素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自侍於仁壽宮，百餘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乘祕子宣乃屏左右令張衡入位帝血

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

隙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為鳩毒不

敢發使者促之乃發使說吏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

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

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杜預曰上

卯發喪杜預曰大業路記曰十八日發喪杜預大業路記曰甲

辛巳二十一日發喪杜預曰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

約來朝杜預曰出刺伊州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

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杜預曰然後陳

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杜預曰曰令兄之弟

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房陵郡王隋志

舊曰房陵置新城郡梁末置城州後周廢郡置房陵郡

諸倒理之按隋書北史皆云煬帝踐極常從行幸於道

七第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于大興前

殿大興前殿大興宮正殿也柳述元巖並除名述徙龍川巖徙南海

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杜預曰上表請與述同

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

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杜預曰太史令袁充奏言

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

以譏廢事見上卷居常怏怏杜預曰及蜀王秀得罪見上

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疆杜預曰

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杜預曰招集亡命

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

突厥所敗杜預曰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

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杜預曰何得私論

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

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為王頊者僧辯

之子王僧辯事梁有平侯景之功個儻好奇略杜預曰

諒諮議參軍隋制諸王皆置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

將杜預曰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

贊成其陰謀會發感守東井杜預曰儀曹鄴人傅奕

曉星厭杜預曰在諸參軍之數杜預曰諒問之曰是何祥也

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晉志黃道所經發感過之

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杜預曰諒有異圖

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

書徵之杜預曰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

汝勅字傍別加一點杜預曰又與王麟符

合者開皇七年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

有變詰通杜預曰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

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誼切諫杜預曰諒不納誼流

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

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結於刑

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開皇十七年漢王諒有

史勅之杜預曰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述素惡善心杜預曰漢王諒有

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

史勅之杜預曰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開皇十七年漢王諒有

史勅之杜預曰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述素惡善心杜預曰漢王諒有

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

史勅之杜預曰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開皇十七年漢王諒有

史勅之杜預曰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述素惡善心杜預曰漢王諒有

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

書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

喬鍾葵將赴諒嵐州刺史按隋志大業四年方置嵐州

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

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

不撓鍾葵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

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頴說

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所謂疾雷不及

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諒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所謂疾雷不及

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

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同州後風行雷擊頓於

霸上自武關入則霸上自蒲津入咸陽以東可指麾

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

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考異曰大業

軍表文安說諒已令梓宮尚在仁壽宮比其發兵動移句云今若

從並推授高位付以兵符共守京城則威福非彼之有然

後大王統兵數行而西禪第一後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

軍表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願下從從請一萬無任來師

之兵百道攻我則難為主人此下計也今從隋書諒大悅於

是道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姓范余姓由

太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焉水經注太谷谷

名在祁餘東南河陽縣屬懷州以此渡孟津橋上注開下同大將

軍葵良出溢口趣黎陽黎陽地此二軍皆效大將軍劉

建出井陘略燕趙州柱國喬鍾葵出鴈門鴈門郡代

等直指京師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

軍洛陽丘和隋制六台帝以右武衛將

竊羅羅羅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

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

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

守蒲州此蒲津之橋也而召文安還文安至

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

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

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菩薩為潞

州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

其將劉曷襲景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

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

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

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王司法

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己無所關預唯

資洽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高祖文皇帝

二〇九七



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隋書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隋書布陳五十里隋書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隋書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隋書因爾致遲素責士憚北兵之疆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隋書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隋書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隋書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隋書開皇十六年分晉陽置清源縣在晉陽西南一百二十步此縣自漢至晉皆為文縣地隋置清源縣因縣王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隋書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齋手詔勞素隋書王頰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隋書竟為所擒并獲頰尸梟

於晉陽隋書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隋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隋書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隋書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隋書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隋書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隋書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隋書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隋書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隋書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楊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為儀同三司賫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妓妾二十人隋書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隋書抵臨清關隋書度河至浚儀襄城隋書於上洛隋書以置關防隋書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隋書諡曰煬隋書



蜀王秀之得罪也。見前。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久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和與政和有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南，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元胄乘危而捕元胄，元胄亦乘危而捕元胄。元胄亦乘危而捕元胄。元胄亦乘危而捕元胄。

煬皇帝上之上法何內故禮曰煬去禮遠兼曰煬逆天虐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立妃蕭氏為皇后。廢諸州總管府。後周置諸州總管府因之。又有增置今廢之。丙辰，立晉王昭為皇太子。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劉方平交州見上卷仁壽三年。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隋志曰南郡安州置驩州。隋志曰南郡安州置驩州。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竄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隋志曰南郡安州置驩州。

方親帥大將軍張瓘等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林邑在比景。二月，戊辰，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立於前。將帥使奇章公牛弘宣詔稱揚功伐。隋志曰其章粉飾寶物，符節，其章粉飾寶物，符節，其章粉飾寶物，符節。素為尚書令。唐六通秦變，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

素為尚書令。唐六通秦變，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三月丁未，詔楊素

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後周并齊以洛陽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增道，開菱冊道。左傳音，菱冊道，二增道，開菱冊道。

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省，省也。勅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隋志曰南郡安州置驩州。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杜預曰：開通濟渠，西有西水，東有東水，故於中，南有伊瀉之口，北有沁水，東有滎水，故於中，南有伊瀉之口，北有沁水，東有滎水，故於中。

達于河。山陰之東，東出滎水，故於中，南有伊瀉之口，北有沁水，東有滎水，故於中。自西苑引穀洛水，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板渚在虎牢之東，水經河、水、東合，即其地也。隋志曰：滎澤，滎水之澤也。開皇十四年，置日南郡，武仁，開皇十四年，置日南郡，武仁。

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

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

香林吳城... 渠廣四十步

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

龍舟及雜船數萬艘禮部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

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臯禮部

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

高祖經曰夫李天之林邑王梵志梵志遣兵守險劉方

擊走之師度閩黎江開南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

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履其上以以兵挑之

既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

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陳九轉相驚駭

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

皆捷過馬援銅柱南新唐書林邑在廣州其南有九

植也杜佑曰林邑南水步二千里里有西馬援銅柱表

界處也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倚重巖東臨大海宋曰馬援

國援至其國鑄一銅柱於象林南界東西兩界分境計交州至銅柱

五千里所記則林邑在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

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

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

道子手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

屈辱之幾死居軍還久不得調威復遣綱詣南

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

所職下吏按問坊戶綱又戶得綱會赦免官屏居於鄠

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

神神殿古... 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

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殿堂殿樓觀

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為華葉綴於枝條

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

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

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

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十六院

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衛

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

怨望呪詛詔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

名為民徙邊郡綸瓚之子集爽之子也發顯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

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

洛口洛水入御龍舟按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

重高四十五尺重百丈長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

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

翔矯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

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

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輪黃篋等數千艘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

之餘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

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

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艘八擢艇舸等數千

照耀川陸騎兵却兩岸而行船隻首尾連貫旌旗蔽野

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音舉

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餒將發之際多棄埋之音舉

契丹寇營州音舉詔通事謁者韋雲起

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音舉護突厥兵討之啓民

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

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音舉三公

令五甲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音舉官使下及厥小持

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

突厥詐云向柳城音舉乃龍城龍城本在龍城自魏以後以交營州

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

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

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

文武朕今自舉之權爲治書侍御史音舉初西突

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音舉長城公積明元年國人

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

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音舉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

弟婆實特勒音舉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音舉遇達

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

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爲變集其酋長

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

歌楞爲莫何可汗音舉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啞

爲小可汗音舉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

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

府儀同三司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音舉二月

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音舉

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

巧音舉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袁晁畫日月

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音舉及駱輦車輿皇后鹵

三萬六千人仗音舉及駱輦車輿皇后鹵

薄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珥上意音舉課州縣送羽

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音舉禽獸有堪斃耗之用

者殆無遺類音舉鳥程有高樹音舉民欲取之不

可上音舉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毛投於地

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羽毛所

在朝弁服佩玉已下佩水玉王佩有玉佩武官馬加珂戴

憤服袴褶公孫高曰高公孫高曰高公孫高曰高

物之盛近世莫及也六月壬子以楊素為司徒

進封豫章王陳為齊王秋七月庚申制百官

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

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

職別勅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左驍衛大將軍張瑾號堅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

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

貴選曹雖七人同在坐風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

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元

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帝之弟昭字元數月將還欲乞

少留少請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甲戌

竟考真曰雜記云太子之請孫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

無異平日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

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

乃徙素為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扶開

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恆

恐不死恐章勿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

將慎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

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八月辛卯

封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倓侑為代王

皆昭之子也九月乙丑立素孝王子浩為秦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

律令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置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

洛陽北七里唐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初齊温公

帝時鄭譯奏徵之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

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

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

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

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

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閣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芳華

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龜鼈鼈水人

蟲魚偏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

黃龍長七八丈又有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

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龍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

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眊

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

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

樂工曹妙達猶封王

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

自脩謹

三年春正月朔日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

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率其屬上表固

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

大備致單于解辦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三

月辛亥帝還長安癸丑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

而還陳後自義安擊流求至王莽葬地求訪異俗至流求國

妻子皆沒官為奴婢皇二十一年上即位多所營造聞

其有巧思史明召之使典其事以毗為朝請郎開皇置

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

大作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述謂定

興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

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

奏房陵諸子房陵王年並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

使之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

無用請早處分帝然之乃鳩殺長寧王儼分

徙其七弟於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夏四月庚辰下詔

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牛弘等造新律成凡

十八篇謂之大業律甲申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

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

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又音旅騎尉劉炫預修律

令弘嘗從容問炫曰今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

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

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

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

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違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

唯置綱紀長史司馬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

則長官自辟兩知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

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考功侍郎

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壬辰改州為

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

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

府寺置少府監太府寺與御史為三臺分太

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

等為十六府改左右翊衛為左右翊衛

留王公侯三等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

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

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

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與駕

不許。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親廟一曰高祖，二曰太宗，三曰高宗，四曰世宗。太宗曰高祖，高宗曰太宗，世宗曰高宗。高祖曰高祖，太宗曰太宗，高宗曰高宗，世宗曰世宗。

三日，皇祖獻王廟，西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定時

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之。送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帝謂秘書監柳詵曰：詵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六月丁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帝過鴈門，鴈門，今雁門關也。

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所至獻食，競為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榆林郡，今榆林也。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涿郡，今涿州也。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長孫正，正孫。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

鮮卑故地，今遼山南與支水室韋奚丹之類也。其地皆奚霫所居。北者為室韋，南者為唐書室韋。蓋丁零苗裔也。地接遼東，北傍統河，西連朔方，東連遼東。唐書室韋，蓋丁零苗裔也。地接遼東，北傍統河，西連朔方，東連遼東。

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速嗅之。嗅，謂聞也。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焚庭草。

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二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

開為御道，帝聞晨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行宮，今遼寧也。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

守周法尚朝于行宮。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法尚曰：不然，兵互千里，動聞山川，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互千里，動聞山川，

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

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

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 隋紀 煬皇帝



奏之好呼義翻誘音西撰士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

傾以去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洮水之所出也縱橫所互將二萬里發自

敦煌帝改瓜州為敦煌郡敦煌使門翻至于西海此西海在條支西凡為三道北道

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伊吾唐為伊州高昌唐為西州鄯善唐為納縛

波地波地翻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飛即亮時戰翻

汎濛汎而越岷崙易如反掌濛汎蒙古之水也日所入處史記曰再本紀言河出岷崙汎里翻崙

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壅盧昆翻易以鼓翻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

遏故朝貢不通吐從喉入聲朝直遙翻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

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渾厥謂吐谷渾突厥也使疏史翻厥九勿翻夏戶雅翻

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易可并吞公音浴易弋時翻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

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略之以利勸令入朝領扶又翻

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又時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卒于皆矩之

唱導也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

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降戶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晉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實封陸魯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五

煬皇帝上之下  
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內史令 裴矩聞西突厥處

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 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帝置諸者臺大夫一人置司朝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帝置諸者臺大夫一人置司朝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帝置諸者臺大夫一人置司朝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帝置諸者臺大夫一人置司朝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帝置諸者臺大夫一人置司朝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帝置諸者臺大夫一人置司朝

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

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謂馮臚卿曰 乙丑車駕幸五原

因出塞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 乙丑車駕幸五原

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 載以槍車

插鋼錐 外向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

千段以賜其王赤土者南海中遠國也 帝無日不

治宮室 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

每遊幸左右顧矚矚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

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隋志雲江都宮武州之北汾水之源也營汾陽宮隋志雲江都宮武州之北汾水之源也

齊王暕次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齊王暕次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

帝為之妙選僚屬為子以光祿少卿柳謩之為齊王長史齊王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

自鍾卿門鍾卿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謩之慶之從子也柳謩事字又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闐咽道路暕以

是驕恣昵近小人賈暕近其新親所為多不法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錡庫狄仲錡陳智偉求聲色令則等因

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擣炙諸胡責其名馬隴西擣炙諸胡責其名馬

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不悅暕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柳氏女美不悅暕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

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

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誦得幸於暕違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暕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誦得幸於暕違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暕

產子者當為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三子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為厭勝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

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柳謩之坐不能匡正除名坐不能匡正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

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虎賁

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虎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

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為齊王屬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

此此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為合水令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為合水令

乙卯詔以突厥啟民可汗乙卯詔以突厥啟民可汗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戌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

上務從優厚上務從優厚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

雄出澆河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威不敢降帥眾西遁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威不敢降帥眾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

城城斬三千餘級復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斬三千餘級復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

奔雪山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

千餘里千餘里

伏允南

奔雪山

其故地皆空

東西四千里

南北二

千餘里

伏允南

千里皆為隋有置州縣鎮戍置縣置鎮置戍恒岳恒岳山恒岳山恒岳山天下輕罪徙居之八月辛酉上親祠

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考異曰裴矩傳云九月

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考異曰裴矩傳云至者萬餘人

冬十月乙卯頒新式考異曰裴矩傳云常馬

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船迎之

進金鑠以纜駿船考異曰裴矩傳云凡汎海百餘日入

境月餘乃至其都考異曰裴矩傳云其王居處器用窮極

珍麗待使者禮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隨駿入貢考異曰裴矩傳云

帝以右翊衛將軍河東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

將考異曰裴矩傳云與突厥啓民可汗

連兵擊伊吾考異曰裴矩傳云與突厥啓民可汗

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聞世雄軍已度磧

大懼請降考異曰裴矩傳云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

築城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

還考異曰裴矩傳云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突厥啓民可汗

來朝禮賜益厚考異曰裴矩傳云癸未詔天下均田

戊子自上東都西還己丑制民間鐵義搭鉤釵

刃之類皆禁之考異曰裴矩傳云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考異曰裴矩傳云

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考異曰裴矩傳云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

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考異曰裴矩傳云

長圍互二十里考異曰裴矩傳云

度星嶺丙戌至浩疊川考異曰裴矩傳云

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互及督役者九人考異曰裴矩傳云

允帥眾保覆袁川考異曰裴矩傳云數日橋成乃行吐谷渾可汗伏

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

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考異曰裴矩傳云

其眾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考異曰裴矩傳云

谷渾仙頭王窮賊考異曰裴矩傳云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甲午吐

為伏允所殺衛尉卿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

海考異曰裴矩傳云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

伏俟城考異曰裴矩傳云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

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

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

丙午至張掖考異曰裴矩傳云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

王麴伯雅考異曰裴矩傳云及伊吾吐屯設等考異曰裴矩傳云

伊吾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考異曰裴矩傳云

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考異曰裴矩傳云焚香奏

焚香奏

焚香奏

焚香奏

焚香奏

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  
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嗔咽騎奇奇騎周互數  
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大悅  
癸丑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西海河源郡適天

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  
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  
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奇居東西九千三百

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  
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  
險遠及遇寇鈔鈔胡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

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吐谷渾伏允使  
其子順來朝吐谷渾入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  
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隨書党項羌者二南之徒也

汗音寒送至玉門令統其餘眾以其大寶王尼洛周  
為輔統胡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考異曰略記在大  
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杜佑  
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

上得龍種吐谷渾有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  
能日行千里時號秋七月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

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經大斗拔  
谷本亦水守提開元十六年為軍西二百里有大斗軍山路隘險  
魚貫而出單行在女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  
逮前營吐谷渾士卒凍死者太半按吐谷渾在十月至

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  
一月丙子復幸東都復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  
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貌閱

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賦役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  
十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  
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

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何史所  
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  
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

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有機辯言若泉河  
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則朝能官人史言突厥啓民可汗卒

上為之廢朝三日為于立其子咄吉咄吉是為  
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初內史侍郎薛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末出為襄州總

管帝改襄州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隋州襄州  
名州帝改襄州帝欲用為秘書監道衡既至上高祖文  
皇帝頌上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  
朝致美此魚藻之義也詩曰魚藻之義也

王武王武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

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氣又謂司隸刺史一人論議

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

憶高頴邪高頴付執法者推之推惡於國裴

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裴

與高頴賀若弼等外擅威權及我即位懷不

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

衡自以所坐非大過促憲司早斷冀奏日帝必

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

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

妻子徙且末終於期天下寃之帝大閱軍

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

即擢定興為太府丞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末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

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釋氏之說以為

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既而奪衛

容嗣連坐者千餘家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十

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

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

為常正月十五日今人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市日豐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一 隋紀 煬皇帝

都南市曰大同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

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

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

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胡

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

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

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

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

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詔諛有寵述善於供

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

五日一視朝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

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

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

僧尼道士女官自隨女官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

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昷慶之孫也皆

中林亭間盛陳酒饌燕王俊與鉅昷及高

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

諸龍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

相勸酒酣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

女之美者往往進御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

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帝復遣朱寬招

撫流求復扶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盧江陳稜朝

請大夫同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

擊之音音行月餘至其

國以鎮周為先鋒流求王渴刺兜音音遣兵逆戰屢

破之遂至其都音音渴刺兜自將

出戰音音又敗退入柵稜等乘勝攻拔之斬渴刺兜

虜其民萬餘口而還音音二月乙巳稜等獻流求

俘頒賜百官進稜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

夫乙卯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唯有

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賜五等爵非

有功者皆除之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音音

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

人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初帝欲大營汾陽宮

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音音陽宮又云

幸汾陽宮音音衡乘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音音

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

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天下也音音

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誦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

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音音出為榆林太守久之

憲司不能舉正音音出為榆林太守久之

衡督役築樓煩城音音以為不念咎

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音音

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音音

至江都音音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

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

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乃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

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

父收幼從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

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音音帝數幸

江都音音世充能伺候顏色為阿諛雕飾池臺奏獻

珍物由是有寵音音夏六月甲寅制江

都太守秩同京尹音音冬十二月己未文憲

侯牛弘卒音音弘

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

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音音嘗因醉射

殺弘駕車牛音音弘來還牢音音其妻迎謂之曰

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

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

書不輟音音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音音廣十餘丈音音使可通

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音音於軍旅間不便是

歲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

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音音胥史

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音音士卒以黃音音帝之幸

啓民帳也音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音音啓

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音音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

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音音帝曰高

麗王孫右渠漢武帝滅之開為四郡漢末公孫度據之傳西至高麗

高麗之土音皆為郡縣高麗之先出於古餘年業建國號高句麗

有遼東地故輸餉朝貢音音今乃不臣別為異域

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音音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

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

督使入朝謂帝從之勅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

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

麗王還何官翻又音如行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

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日高麗王元懼藩

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

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山郡人

二月己未上升鈞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

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

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選部大補

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

得處分歲昌官翻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摠管元弘嗣大業初已廢諸州

往東萊海口帝改萊州造船三百艘唐書元弘嗣前

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

四蝦子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唐書元弘嗣前

上並令給宅安置唐書元弘嗣前先是詔摠徵天下兵無問遠

近俱會於涿涿即涿郡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

手三萬人嶺南排鑿手三萬人小猶也於是四遠奔

相枕任職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山東河南大水漂

沒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遺侍御史韋節史遷傳令與車駕

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

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賈遣使來求媾說文媾猶十

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賈者都六之

子達頭之孫世爲可

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

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

矣言射賈處羅將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

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

射賈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今發兵誅處羅然後爲

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賈因

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

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賈聞而大喜

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緣道

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鞠伯雅上狀帝遣裴矩

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帝遣裴矩

西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

宮朝首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

入見之晚帝以温言慰勞之備設天下

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快

快之色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一

隋紀

煬皇帝

二一一

五



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

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

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

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

二人共推米三百雷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

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

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

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剽劫於是始相聚為羣

盜鄰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名平山縣所屬平原郡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

以相感動浪死猶言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

子航改德州為平原郡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

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

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

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阿舅漳南

人竇建德漳南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

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少詩同縣孫安祖亦以

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亦亡抵建德杜陽

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吐谷行者不歸瘡痍未

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

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邪音乃集無賴少

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安祖自號將軍時入高麗泊中為羣

盜安祖自號將軍時聚眾河曲曲音安祖自號將軍時

士達聚眾於清河境內為盜清河郡縣疑

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清河郡縣疑

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令兵頃之孫安祖為張金稱

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

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建德

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

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

捕鷹揚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正月已帝命前將軍長孫晟

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眾為三可汗使

其弟闕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會寧又使

特勒大奈別將餘眾居于樓煩樓煩命處羅將

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婆那可汗曷婆那

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漢見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  
百尺者數十處漢見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詰之誕  
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  
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語人曰此乃

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解時至我應生梵摩天云梵摩天云四方兵皆集涿  
郡帝徵合水令庾質質見上四年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  
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不卿以為克不對曰

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  
朕今撥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朕今對曰

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命猛將勁卒  
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  
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

監事耿詢上書切諫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  
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

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  
浪等道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

浪等道浪等道音浪子餘新樂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

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肅帶方襄平等道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肅帶方襄平等道

東肅帶方等道東肅帶方等道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肅帶方襄平等道

集平壤集平壤平壤城高麗邑名水曰長安城東西大里驪山屈曲

險城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  
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一 隋紀 煬皇帝

記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記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高麗氏臣類名孔穎達曰

天遣以事類而祭告之也天遣以事類而祭告之也社王將戰故東便宜云主陰驚物於此

郡奉乾龍謂之祭乾水東高麗國水出順州陰館縣東北過  
音干祭馬祖於薊城北音干祭馬祖於薊城北周禮祭馬在朝氏帝親授節度每

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  
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

拂旗幟每團異色拂旗幟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  
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

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  
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

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  
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互八十里近古出師之

盛未之有也盛未之有也甲辰內史令元壽薨二月壬戌觀  
德王雄薨德王雄薨北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

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

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  
諭遣令出塞外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

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孫也

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  
屢言於帝帝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為左候衛大將

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  
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

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

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  
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苦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

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既竭疆敵在前蘇鞬出

後音下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音下

帝甚惜之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惣會臨

水為大陳音下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

衛大將軍李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

然艾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恩荷音下今為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

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

岸音下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

爭赴水接戰音下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

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义

等皆戰死音下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

詔贈鐵杖宿公音下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

才並拜官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音下

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

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

車駕度遼音下考異曰隋書紀癸巳上御師甲子臨遼水橋成

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音下因下詔赦天下命

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

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

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

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音下乃嬰城固守帝

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

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音下諸將奉旨不

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音下城中守禦亦備隨出

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

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

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音下

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

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

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音下高麗諸

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

船艦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沮水音下

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音下副惣管周法尚止之請

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音下

到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為

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

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

外以待諸軍音下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石

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音下

名翊衛大將軍何也音下

將軍征吐渾時來護兒已為古班衛大將軍進營蓋道書仲又官也

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

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侯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

皆會於鴨綠水西武出述等兵自瀟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蒸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

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高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

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

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

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何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

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

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驕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

使詐降請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又平壤城險固

度難猝拔述述因其詐而還述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

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

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擊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失亡蕩盡帝

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使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初初百濟王璋遣

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

軍度遠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

等倉穀使使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冬冬十月甲

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愷字文述十一月己卯以宗女

為華容公主嫁高昌。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

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

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士龍乙薩水

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

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

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

困篤乃出之卒于家。考異曰略是

歲大旱疫山東尤甚。張衡既放廢。衡放還巴里帝每

令親人規衡所為。又丑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

望謗訕朝政。朝直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

作何等事。謂仁壽四年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望古衡

則促令殺之。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魯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六 煬皇帝中

大業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靈武賊帥劫掠牧馬北

連突厥右多被其患

天下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

西京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

不繼遂陷王師 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

宜復其官爵 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

望克果 况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

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

不為鼷鼠發機 奈何親辱萬乘以敵

小寇乎 帝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為

盜保據周橋 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

輒殺之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

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

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

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

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

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唯齊郡丞闐鄉張須陁

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

薄收餘兵北度河須陁追擊於臨邑又破之

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

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大掠須陁未暇集兵帥五

騎與戰 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

督衆擊之長才等敗走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

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不能救

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

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

信 歷城羅士

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

愕眙莫敢近

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剽其鼻懷之

還以驗殺賊之數須陁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陁

先登士信為副帝遣使慰諭并畫須陁士信戰陳之

狀而觀之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

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海城在遼東左光祿

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在遼東高

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

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力率諸將而高

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力率諸將而高

麗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隋末高麗

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繩素也光

接而復上上時掌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遙朝

好讀書喜賓客翻下同喜許記海內知名之士多與

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李密襲尉蒲山

李密字文氏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

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

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屏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

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立感

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立感與為深

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

陳之間喑鳴咄嗟使敵人震懾陳密不

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

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李密事

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朝帝心銜而

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

夷族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

之故吏見朝政日紊紊音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

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

願為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

也有下可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

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

治趙懷義等謀治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治欲令度

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使玄感揚言水路

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

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

萬石至高陽高陽為監事許華所執唐六典武庫

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

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越平壤玄感遣家奴為使者

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

閉城大索男夫客取帆布為卒甲如移書傍郡以

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移書傍郡以

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

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律為

懷州刺史懷州治書侍御史游元治書侍御史

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

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

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口

道下可也 親圖反噬 僕有死而已 不敢聞命 玄感怒而

囚之 屢脅以兵 不能屈 乃殺之 元明根之孫也 游明

宣城 篙梢三千餘人 帝改將州 署丹楊郡 改宣州 桑宣城 縣

刑三牲 誓衆 且諭之曰 主上無道 不以百姓爲念 天

下騷擾 死遼東者 以萬計 今與君等起兵 以救兆民

之弊 何如 衆皆踴躍 稱萬歲 乃勒兵部分 唐律

自玄感所逃 歸河內 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 大

喜 以爲謀主 謂密曰 子常以濟物爲己任 今其時矣

計將安出 密曰 天子出征 遠在遼外 去幽州 猶隔千

里 南有巨海 北有疆胡 中間一道 理極艱危 公擁兵

出其不意 長驅入薊 據臨渝之險 歸路既絕 高麗聞之 必躡

擒此 上計也 玄感曰 更言其次 密曰 關中四

塞 天府之國 雖有衛文昇 不足爲意 今帥衆鼓行而

西 經城勿攻 直取長安 收其豪傑 撫其士民

據險而守之 天子雖還 失其根本 可徐圖也 玄感曰

更言其次 密曰 簡精銳 晝夜倍道 襲取東都 以號令

四方 但恐唐律告之 先已固守 若引兵攻之 百

日不克 天下之兵 四面而至 非僕所知也 玄感曰 不

然 今百官家口 並在東都 若先取之 足以動其心 且

經城不拔 何以示威 公之下計 乃

上策也 遂引兵向洛陽 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 爲前

鋒 先取河內 唐律據城拒守 玄挺無所獲

律 又使人告東都 越王侗 與樊子蓋等 勒兵爲備

乃於汲郡 南度河 從之者 如市 使弟積善 將兵三千

自偃師 南緣洛水 西入 玄感將三千

司馬 坂逾邙山 南入 玄感將三千

柳植 將精兵五千 人拒積善 將作監 河南贊

治裴弘策 將八千人 拒玄挺 善意度洛 南營於

漢王寺 明日 積善兵至 不戰自潰 鎧仗皆爲積善所

取 弘策出至白司馬 坂一戰 敗走 棄鎧仗者 大半

玄挺亦不追 弘策退三四里 收散兵 復結陳 以待

如是 五戰 丙辰 玄挺直抵 太陽門 弘策將十餘騎 馳

入宮城 自餘無一人 返者 皆歸於玄感 玄感屯上春

門 每誓衆曰 我身爲上柱國 家累鉅萬金 至於富貴

無所求也 今不顧滅族者 但爲天下 解倒懸之急耳

衆皆悅 父老爭獻牛酒 子弟詣軍門 請自効者

日以千數 內史舍人 韋福嗣 洸之兄子也 從軍出拒 玄感 爲玄感所獲 玄感厚禮之 使與

其黨 胡師耽 共掌文翰 玄感令福嗣 爲書遺樊子蓋

數帝 罪惡 蓋新自外 藩入爲京官 東都舊官 多慢之 至於部分 軍事 未甚承稟

裴



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

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

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

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

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

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

城韓擒虎子世瓘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

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暉

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

重要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

五萬餘人分五千守慈谿道遺韓世瓘將三千人

圍榮陽隋志榮陽屬陳留郡將五千取虎牢隋志

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

四萬救東都代王侑時守長安師謂曰李考異曰隋書云步騎

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隋志華陰屬京兆郡焚其

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趨東都城北

谷金谷即音石崇之金谷也水與注數水自金谷東經閼門橋又

縣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

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施八輪下高出於城夾魚

梁道欲俯射城內射而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

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

明得無為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

女感露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帝又

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

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

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

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

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

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

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衆不敢

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

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

千人為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

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庾質前見對曰臣實愚

迷猶執前見上卷八年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

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為此耳

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

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

賁即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

宇文述右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

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

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

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

有沮議者軍機從事呂祖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

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

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

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

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効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

之疑詔鎖于雄送行在所子雄

殺使者逃奔玄感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瀝水

玄感每戰身先士卒玄感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

皆樂為致死玄感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

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玄感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

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

乃稍却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

元進手長尺餘玄感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

兵征高麗玄感猶太半不返玄感今已罷弊復為此

行玄感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

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始楊玄

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

專任李密玄感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

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

大事而茲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

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玄感

吾屬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

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

外事見上卷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事

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

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復捷又

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

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通欲自尊何示人不廣

也玄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

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

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

失援玄感玄感然之將拒通子雄蓋知其謀數

擊其營玄感不得往玄感玄感分爲兩軍西抗

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玄感分爲兩軍西抗

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

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

不如直入關中開承豐倉以振貧乏玄感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

三輔可指麾而定玄感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

龍右玄感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關

可以給衆玄感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玄感

關玄感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

之至弘農宮玄感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

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

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廢之使不得進不

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廢之使不得進不

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廢之使不得進不

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廢之使不得進不

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廢之使不得進不

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

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

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

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

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閬鄉宇文述衛文昇來

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

布陳互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

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

與十餘騎奔上洛獨與弟積善徒步

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戎獨與弟積善徒步

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

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

復鬱而焚之玄感弟玄縱爲襄陽太守

郡丞周旋玉所殺玄感之圍東都也

於長安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

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

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

所獲傳首東都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

化郡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

因代爲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

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

表奇異又各應圖讖忌之

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

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

酒納賂以自晦

聚衆寇掠江左

爲崑山縣博士

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

王者相

五營以備南賊

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

十萬

鄭普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

蓋推玄感黨與

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

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

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

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

綽琅邪王胃齊武帝孫俱坐徙邊綽胃亡命捕得誅之帝

善屬文欲翻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上卷三年帝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胃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

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又翻帝自負才學每驕

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

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丁翻帝

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其子諫若

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

少寬假然不置之地上少諫汝其知之世南世基

之弟也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

那可汗部落存問之禮梁葛翻可從刊人聲汗音基遣闕

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吐從

又如字有眾數萬甲午車駕至上谷隋志高祖九年

博陵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地情開皇

九年置北州十六年改滑州大業二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

之費青奴將帥陳術姓林曰費氏音義費之後趙明誠曰費

劉元進帥其眾將度江日辛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

共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尚書

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

以應之帝改黎州為少陽郡大業初改泉州為海州帝遣左屯衛

大將軍代人吐萬緒隋書吐萬緒會工外郎帝遣左屯衛

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隋志下邳縣屬東漢郡將兵討

之又音如字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

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貝州清河縣楊玄感之西

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首手又翻是時如其比者皆

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即福嗣所草封以

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

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

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

用相瘞使研史翻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

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誼諱竟夕使者不

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

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

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

同疾若不為重懲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為十二

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

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所射亦翻亂發矢如蜩

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

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則梟

類耳因更其姓曰梟氏唐縣人

宋子賢善幻術隋書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

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

輿大子曰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





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又曰：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乃命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阻淮為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為五柵以塞險要。孟讓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少許，即斷抄掠，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蹲狗山。名蹲狗者以形得名。郡丞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

江都守巨額以功遷齊郡太守。帝罷州置郡，置太守，其後諸郡各加置太守一人，位次太守。又編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萬軍祝阿。隋志：祝阿縣屬齊郡，唐改為禹城縣。

須陁將萬人邀之，謂將分將同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隋志：歷城，齊郡。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制：祕書省監二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十一年春正月，增校書郎員四十八人，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帝嘗命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分置西京、東都、省、官府。其正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褱，咸極珍麗。每前為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突厥南寇燕趙，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其妻左衛率字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為之言於太子，太子為高祖奏，高祖以渾為穆嗣。二歲之後，不復以國賦與述，述大恨之，帝即位，渾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郝公，帝以其門族

如置校書郎員二十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制：祕書省監二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制：祕書省監二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制：祕書省監二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制：祕書省監二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制：祕書省監二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制：祕書省監二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加陀言李氏當為天子。

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

兒微中帝疑其名應讖常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

數與渾及善衡屏人私語。數所言。述譖之於帝。仍遣

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改蒲州為河東郡。賈

帝收渾等家。遣尚書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

治之。述直按問數日不得反狀。以實奏聞。帝更遣

述窮治之。述誘教敏妻宇文氏為表。誣告渾謀因度

遠與其家子弟為將領者。共襲取御營。立敏為天子。

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幾傾。發居賴公獲全耳。

三月丁酉。殺渾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從以

上皆徙邊。徵徵言後數月。敏妻亦鳩死。敏妻宇文氏

帝之姊。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西苑在

元年。所築也。後唐兵之攻王世充。世充使其弟世偉守寶城。寶城

在洛陽羅郭之內。自為一城。號朝堂。在焉。則百司府署皆在焉。自為

一皇城。在東。皇城之東南。因隋制。亦以洛陽為東。大興。二皇城

在北。宮以此推之。皇城蓋即隋之寶。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

餘人見之。奏以為鸞。帝置朝待儀衛府。領親衛武三衛。三侍御

可得驗。於是百僚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

祥。擢拜朝散大夫。朝直賜物百段。餘人皆賜束帛。

仍於其地造儀鸞殿。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

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

為營而居之。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

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劉昫曰龍門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塞。北塞。日龍門

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

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為始畢所寵任。矩

詐與為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帝改朔州為馬

遣使詔

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為斬之。史蜀

萬謀襲乘輿。朝直義成公主先遣使

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雁門。雁門。隋志。雁門郡。後唐。晉州。開皇

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崞縣。後唐。晉州。開皇十年。改

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

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崞不下。突厥急

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

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

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

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

乘危徵幸。幸。說非望也。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

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

諭以不復征遼。復。扶厚為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

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為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

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



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如翻若發明

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

瑒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

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將帥

苟能保全凡在行陳陣勿憂富貴必不使

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

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

道使使到關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

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難乃日李淵之子世民

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

爲疑兵說式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

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

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

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

成公主古史胡下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

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古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

州因忻口爲名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

空無胡馬值五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

弱二千餘人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帝改并州爲太

下還如字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

下又知字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

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後子用翻宜便道向洛陽自潼

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九月辛未帝入

謂東都今從顧昉街衢顧昉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少詩蘇威追論勳

公欲收物情邪邪音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

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爲正六

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

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纔千五百人

皆準平玄感勳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

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得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

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

由是將士無不憤怨戶剛初蕭瑀以外戚

有才行孟下嘗事帝於東宮累遷至內史侍郎委以

機務瑀性剛鯁數言事忤性五帝漸疎之及鴈

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悖九帝漸疎之及鴈

爲少時未散少詩蕭瑀遠相恐動情不可知出爲河

池郡守隋志河池郡後魏置即日遣之候衛將

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

京師帝怒曰子崇怯懦驚動衆心性乃不可居爪

牙之官出爲離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楊玄

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

陳汝陳州淮陽郡汝州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

白山賊帥左才相相自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

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子通

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子

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稜爲之冠隋志濟陰

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創初長雄誕負之

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

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將帥亮翻帥讀曰率下同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城父朱粲隋古城父縣屬誰郡父音甫始爲縣佐史隋郡縣皆有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迦音加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荆州南郡沔州沔陽郡沔瀾充翻及山南郡縣山南者長安南山之南所過雉類無遺唯才笑翻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絳賊絳郡賊也風俗通敬姓陳敬仲之後姓和黃帝孫敬康之後子蓋不分臧否否音顯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阮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竇議奏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金實封陸魯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七起至其開武高祖煬皇帝下

大業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漢備

討捕盜賊使詔毗陵通守路道德守武集十郡兵

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

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衷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朝直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隋志平恩屬武一朝殺男女

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隋志武安屬武安郡鉅鹿屬襄國郡清河屬

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子單也遺餘也金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遺從官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

恆驚悸恆戶登也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甄即亮將軍潘長文敗死長知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甲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若之言不可答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云

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

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隋志汜水屬

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比賊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使

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言威以帝寵而驕不知返將至矣如夏太康

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知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

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圖力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

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謂老革也且復隱忍

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九年九月帝令案驗獄成

下詔數威罪狀具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

突厥陰圖不軌者復除名九勿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

忍即殺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秋七月壬戌濟景

公樊子蓋卒隋書卷一百一十五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

都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

空竭隋書卷一百一十五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

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隋書卷一百一十五旬日意解乃

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

宗上書極諫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即日於朝堂

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

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

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唐六典曰煬帝二年郎

帝出巡幸以漢事付留後事唐六典曰煬帝二年郎津孝寬之

子也唐書卷一百一十五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

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

表諫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帝怒先解其頭然後斬之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兵為盜隋書卷一百一十五戊辰馮翊孫華舉

發兵屯洛口倉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戊辰車駕至鞏勅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

備不虞至汜水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

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隋書卷一百一十五郡人邀車駕上

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

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眾數十萬自恆山寇

高陽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

卒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初述于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

帝寵昵之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帝幸榆

林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

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及

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惟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

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孝德不禮

之及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

之匿於淮陽村舍隋書卷一百一十五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

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君明不敢舍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

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帝令懷義自齎

勅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隋書卷一百一十五收捕汪遣兵圍秀

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

讓為東都濼曹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

奇其驍勇隋書卷一百一十五夜中潛謂讓曰翟濼司天時人事

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曰讓圈牢之系

遠隋書卷一百一十五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

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

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

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東郡界同郡

單雄信人傑離孤徐世勣家於衛南魏郡界

聚少年往從之離孤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

陽梁郡汴水所經今改汴為梁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榮

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

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

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

子弟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

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

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

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密因

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

下銳兵盡於遠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楊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

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

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

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

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

子也皇與后皆吾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

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

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玄藻自負其才

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仍為

偏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

猶豫未決有買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

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

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

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

日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

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

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

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

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

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玄藻

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

偏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

猶豫未決有買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

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

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

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

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三 隋紀 煬皇帝







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對式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帝改齊州為歷陽郡趙元楷自小郡丞遷大郡丞由是郡

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無穀曰饑無食曰饑民始采樹

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異禮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

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河間賊帥格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航帝改瀛州為河間郡姓范航格謙亦格之後賊所類

高開道帝改滄州為勃海郡燕高開道因肩髑將即高開下同收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復扶初帝謀伐高麗如翻器械資儲皆積於

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數萬又臨朔宮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等不能拒唯

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守式又翻音音齊將即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破賊甚眾威名日重什住等陰忌之藝將作亂先宣

言以激其眾曰吾輩討賊數有功數所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或翻將何

以勸將士眾皆憤怒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乃發庫物以賜戰士

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服殺不同己者勃海太守唐祿等數人又翻威振燕地柳城懷遠並歸之藝黜

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為營州隋平柳蓋皆帝所置改郡為州示復開皇之舊也以襄平太守鄧暹為總管暹古藝自稱幽

州總管突厥數寇北邊初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晉陽守

時突厥方彊即太原留守也太原有晉陽宮改亦稱晉陽留守帝改朔州為馬邑郡詔讀曰李下同守式又翻

兩軍眾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前後屢捷小捷其曰雖憚者未深憚

恭皇帝諱德封代下九龍太子昭太子義寧元年是年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

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姥音補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考吳王隋陳姥陳姥字名唐

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如州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亮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

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

退而被擊故也被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丙辰竇建

德為壇於樂壽隋志樂壽縣屬河間郡古平家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武德元年二月建德元年三月

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煬帝改兗州為東平郡勝兵一萬餘人勝音盧明月轉掠河南

至于淮北眾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南陽在開皇初

揚郎將梁師都帝改夏州為揚州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突厥馬邑太守王仁恭煬帝改朔州

多受貨賂不能振施或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

仁恭以其土

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

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

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為民父母之意乎武周

推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

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己丑仁恭坐聽事

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武周

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

伯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冲幼留守諸官政令

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聞而無謀以僕料之彼

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乃

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守武周令力守留守官

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

勢如此不可不發兵讓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

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東都將

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日率彼遠未能救又先無

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此必吾已獲之發粟

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

養銳任職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

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戶研又下

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

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

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隋志陽城縣屬

川口水經洛水出方山洛州洛水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

道路相屬散大夫時德劼以尉氏應密時

也尉氏博學強記文辭膽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

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劍律明月人兒

邪歌殺劍律光緒見一百一十一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

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書佐檢校宿城令前書佐在

一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

翳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

謂少始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破爭

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四門及貴勝親戚皆

來從軍器械修整衣服鮮華旌旗鼓甚盛長恭等

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

水西入以掩其後即約十一日會於倉城

南考異日蕭山公傳云朝取二十一日會戰洛詔曰取其

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

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水經洛水出南漢石泉也亦名之

也洛水下河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

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

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少詩讓先接戰不利密帥

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

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

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用威聲大振讓於

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上庚子設壇場即位

稱元年明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

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

國司徒東郡公後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

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

將軍善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

藻為元帥左長史東郡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

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

引眾攻倉建日陷外城官軍出城月餘外城不至城

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考乃命

周四十八里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

安濟陽州為豫州以此為秦州又改曰蔡州州改漢安郡

於密州鴈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

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隋以桑乾鎮在馬邑郡

奔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

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厥始畢以

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州突厥立武

周為定楊可汗周皆無國唯業起在云國唐武

以狼頭纛頭示不忘本也道周武周即皇帝位立

妻沮氏為皇后沮子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

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

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

執郡丞王才數以

左翊衛蒲

梁師

孝意

皆不報

皆以必死

皆以必死

皆以必死

皆以必死

皆以必死

改元丑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

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

突厥外遣子為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

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為平

楊天子子為平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汾陰薛舉僑居金城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

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

新唐志金城郡在府二百里武定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

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

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考異曰漢高祖賈銀先作仁果

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為齊公少子仁越

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暉帥眾歸之

以為義興公少許無賊帥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

屯枹罕枹罕在河州為枹罕郡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岷

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隋志臨洮郡臨洮縣舉兵

大振更以仁果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

為晉王兼河州刺史復以枹罕羅暉為興王以副仁果

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楊帝改州為西平郡周武帝

密以孟讓為摠管齊郡公考異曰河洛書己丑夜讓

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外郭在東都也燒掠豐都

市比曉而去比必於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

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頰以城降密

長知兩朝下同密以孝和為護軍頰為右長史裴仁

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

許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戶

不敢進屯百花谷百花谷在汜水固壘自守又恐獲

罪於朝朝直李密知其狼狽李密使人說之蕭啗以厚利買務本之子

閏甫在軍中賈務本見上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

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樓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

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為

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

慰納之遺子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

知之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

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柱

國絳郡公絳郡在魏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隋志

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內軍

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後更名知節更上羅

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

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

之新唐志孟州河陽有回洛故城是地得名遂燒天津橋使

基等敗走密自帥眾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

人乘城擊柝柝他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

克偃師在洛陽東去城六十里密亦在洛城西乙未

還洛口考異曰略記三月辛未密遣孟讓帥二十餘人入



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謂一出口誰敢不從

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

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

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

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謂淵與裴寂有舊每相

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

與寂博稍以輸之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

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

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

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按王仁恭是年春已死此必去年事

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

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

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

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

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

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

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

圖讖謂快又謂說式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李暉字金

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

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

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

淵謂裴寂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

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謂裴寂恐事覺

并誅為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

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謂裴寂帝

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謂裴寂帝

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

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謂裴寂事已迫矣宜早

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

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

行之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謂裴寂奈何受單

使之囚謂裴寂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謂裴寂

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

文水武士護按一華博名也前太子左勳衛唐憲開皇之制

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

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

重吾將思之憲嘗之孫也唐書以強時建成元吉尚在

河東淵留軍成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

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

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日從淵乃使文

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

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如由是

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洮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

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

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將即亮武周據

武士護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二人遊後

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

威等按募人之狀隋制留守實司功倉戶兵士護曰討捕

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言他寄身也留守彼

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世龍長亦此類也長

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

日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

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新唐志太原有府十九開陽一也

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

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邪言

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則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

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

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眾以為

翟襄伯翻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疆

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

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先我者悔無及矣

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

衆從才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

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

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間行觀釐將即

上時掌翻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隋志陝縣屬河

間古覓翻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

隋兵連戰苑即大業初會密為流矢所中尚臥營中丁

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

北陳讀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

乃奔回洛奔洛口考異曰略記云四月戊申段達等帥關內

兵陳於倉西倉南密出兵拒戰大破光醜密

還固倉五月丁丑連等又出兵陳於倉西倉北密又來拒大破之密

奔洛口按隋書北史新舊唐書皆云密為流矢所中臥營中東都出

兵擊之密棄大潰奔回洛倉蒲山公傳曰五月二十八日越王夜出

於鞏縣東都復得回洛倉蒲山公傳曰五月二十八日越王夜出

使段達等大戰於倉西北密軍敗績歸於鞏縣亦不云密連月再敗

也戊申四月二十八日丁丑五月二十八日蓋趙毅承蒲山公傳誤

以密一敗分龐玉霍世舉軍於偃師龐薄江蘇杜佑曰偃師

亦都之武王伐討通師息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

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考異曰楊德方蓋關

記密以鄭頌為左司馬頌也滎陽鄭乾象為右司馬

李元吉奔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

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考異曰隋書皆作虔象唯壹關錄作乾象云密殺

其兄乾象乾象之子會通後從盛彥師殺密今從之李建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三 隋紀 恭皇帝

二一四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大夫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

侯彥昌一千八百食實封陸官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

音註

隋紀八

恭皇帝下

義寧元年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劉文靜勸

李淵與突厥相結厥九勿爾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

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遣于季翻可汗

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

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

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

自為天子我當不避酷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

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

馬殊乏胡兵非所須須者寇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

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

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隋色尚赤今用絳而雜之以白

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此語也言盜鐘者惡鐘之聞

以欺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

突厥使東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

將兵擊西河郡即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温大有

與之偕行隋志太原縣屬晉陽郡日吾兒年少少翻以卿參謀軍事事成敗當以此

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

苦遇敵則以身先之先者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

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詰去軍士及

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

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

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事見一百

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尉撫使復業尉與遠近

聞之大悅此謂可以取天下矣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

凡九日又音如字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

某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

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掌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為

長史兩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温大雅

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驥為鎧曹

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

上邽姜蕃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此唐

大將軍府署置官屬唐書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中隋

制惟親王有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錄曹州郡官屬行參

軍也唐書太原郡志武成縣屬清河郡上邽縣帶天水郡太谷縣屬

太原郡舊曰陽曲同長八兩翻據以緝緝長孫順德劉弘基

寶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為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四

隋紀

恭皇帝

二一四九

左右統軍高平郡後魏黃高平郡隋已改為平高郡煬帝改秦州為天水郡因古郡名也統軍後魏所置將帥此開統也

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龍西公左

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門右

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

領軍府長史此右領軍以總領右三統軍而名非諮議諸人

劉騰領西河通守此右領軍府諸將軍也諸將道源各河

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隋子書以李

李密復帥眾向東都復扶又周丙申大戰于平樂

園此西魏新造營平樂觀之地為園也建德魏平樂觀在洛密左騎

右步騎奇中列疆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

復取回洛倉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隋所交送

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

欲少詩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

恭可從入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

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虞饒馬而貪利其

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

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貫之為于不足為汝費乙

巳靈壽賊帥郝士陵隋志靈壽縣屬信都郡帥眾數千降

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江都縣屬仍置鎮

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

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胡私謂文靜曰胡

騎入中國生民之大憂也奇吾所以欲得之者恐

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

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豈若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

勁卒將軍王隆帥印黃蠻按唐書印部有烏蠻白蠻又謂軍

守式又翻下同充將帥又音如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

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二人書皆討捕大使也

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日李密日李密日李密

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式

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

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

其眾以從大業八年分大奈少突厥樓煩胡甲寅遣通

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

勞吏民勞力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朝

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唐書

壬戌軍賈胡堡賈胡堡去霍邑五十

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

邑亮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勿

會積兩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

更運一月糧將如乙丑張綸克離石殺

太守楊子崇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

請兵且與之約劉文靜

突厥始畢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

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淵以書招李密淵

李密淵

李密淵

李密淵

李密淵

李密淵

李密淵

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

推盟主唯當作惟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

嬰於咸陽以王婚商辛於牧野

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

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

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

驕其志使為我塞成阜之道綴東都之兵

定探險養成徐觀鵠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

也

出為八使

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

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錄以寧兆民宗盟之

長屬籍見容

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

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

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

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

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

易猝下

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

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

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

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

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

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

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

地為賊耳

聽從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

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

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

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

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

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

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

生帝軍又武官人厚大即二頭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

諸公謂云何漢者以老生屈突通相去不遠李密論

厥見利而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會且義兵家屬

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與突

斷志馬邑武周雖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

軍則成亦不致運也今從創業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

家富好任俠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同郡曹珍

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  
 孥爲人所虜邪邪音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  
 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  
 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圖讖今軌在  
 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脩  
 仁集諸胡爲長吏軌附故吏之軍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  
 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音音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  
 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  
 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既逼以爲主當稟  
 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  
 將何以濟於是統師爲太僕卿士政爲太府卿西  
 突厥闕度設據會寧川大華八分關度設自稱闕可汗  
 請降於軌音義降戶薛舉自稱秦帝考異曰唐高  
 年四月辛卯舉稱秦帝今冬舉敗問補亮曰立其妻鞠氏  
 子有降者否是則已舉稱秦帝也今從唐書舉傳  
 爲皇后子仁果爲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  
 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漢書軍中號  
 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  
 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在兵中不能收禮文藝名義之士卒  
 以敗亡好平到翻降戶及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  
 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  
 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  
 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劍口劍門關口塞指  
 而蕭瑀以河池拒之遂退却將即亮又遣其將常仲興濟  
 河擊李軌與軌將李寶戰於昌松昌松仲興舉  
 軍敗沒軌欲縱遣之寶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  
 焉用之不如盡阮之軌扶又翻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

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軌  
 不殺隋官欲許舉兵皆有人君之言才略不足以濟則徒言無益也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  
 枹罕皆克之枹罕音枹盡有河西五郡之地煬  
 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  
 三萬討李密燕因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  
 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里  
 還入豆子航航音世雄以爲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  
 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  
 百八十人先行日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  
 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降戶未至一里所  
 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  
 德喜曰天贊我也也助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  
 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  
 郡考異曰軍命記帝以李密在洛口世雄回日令右衛將軍薛  
 大亂四月末至河間世充諸軍並取世雄處分世雄乃自領精軍  
 時世雄以無糧食兵士皆分散歸軍子滿千人在武強歸降必交  
 免問欲首如何亦云亦不問欲捕其不備擊之如何亦云云  
 未明到大吉時日午下河間一百四十里建德帥兵二  
 百八十人先行日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  
 之事在此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里天已曛明又聞吹角聲建德  
 兵遂大亂世雄左右已裝束擬發世雄遂得上馬奔走仍中數槍  
 世甲奔亡而後易之山並不欲作留密兵先無河間意不知賊多少  
 建德憤而卒唐書建德傳云七月世雄討之建德帥敢死士千人  
 之世雄以數百騎去今從隋書世雄傳以建德傳軍命記參之  
 歎患發病卒建德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己卯雨  
 霖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衣辛巳旦東南  
 由山足細道趣霍邑又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  
 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挑徒理無

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謂淵也賈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先至霍邑城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謂奇峇翻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謂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陳下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新唐志曰武德元年改臨淄郡為齊郡蓋起兵之初已置軍頭也後又改軍頭為將軍隋志臨淄縣屬北海郡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復振又翻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謂老生下馬投慙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謂老生下馬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勞力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楊帝置散官九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楊帝置散官九正五品朝散大夫遣歸謂其志又或以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平陽古郡名後改爲晉州開皇初改郡曰平河平陽縣改曰臨汾縣惡平陽之名也大業初改曰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鼓山在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通守武又翻楊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龍門在河東劉文靜康鞘利以

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謂九勿翻汾陽薛大鼎說淵薛大鼎蒲州汾陰人陰說式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掾察非掾言帝時左右候命者置察非其諸將節河東縣戶曹任瓌瓌開皇十六年改名隋制兵瓌在馮翊積年瓌仁壽中為馮翊太守知其豪傑請往論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梁山在韓城縣界臨河左隔所謂梁山者也韓城縣二縣皆屬馮翊隋置也莊在右曰同州韓城縣為古關縣有梁山龍門山宋曰今韓城縣西南三里有韓城故城韓城縣以古韓城為名號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為銀青光祿大夫隋制銀青光祿大夫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汾陰縣屬己亥淵進軍壺口壺口在晉陽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騎奇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隋制馮翊太守封華守式又翻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陳演壽成州金紫光祿大夫史大奈金光祿大夫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任首十瓌古同翻使瓌相去五十餘里



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

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倚之子也一作徐戊午

淵帥諸軍圍河東唐公親率諸軍圍河東郡縣空通不致出關

門官守城甚高城不易可攻唐公親率諸軍圍河東郡縣空通不致出關

空宿衛善人解守陣隊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為捍禦我師常勝入

必輕一戰銳失營恐無復戰日不滅而已未及攻城之時殺人得

城知何所用乃命環州刺史高士昂為守城人因營其南城今下

取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復掛增置

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

淵欲引兵西趣長安又連領翻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

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

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

後西上上時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

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眾鼓

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斷

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

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沮在則大事

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

將帥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

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謹以蒲

津中潭二城降隋志朝邑城在蒲津南五里西魏改

蒲故有中潭城直蒲津新居唐改蒲津為西魏改蒲津為西魏改蒲津為西魏改

翻澤徒早翻降戶戶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

北郡華戶北郡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

李圓通李圓通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使王世充

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

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眾擊李密於洛口世充帥師

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

略記云世充擊密因不摧密而相續而來百姓忻悅於道

山公傳云自相拒冬元統三十餘戰世充敗績洛口云四十餘

戰世充無功二書相違莫加孰是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

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慈明攝江都郡丞馮慈明

勞問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立

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慈明榮祿兼備不能

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

反噬未論高旨莽卓敦立莽卓敦立非不彊盛一朝夷

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

說防人席務本說防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

論賊形勢至雍丘為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

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下馮

琮率高僧死於密之克洛口也密箕山府郎將張

季珣固守不下公密以其寡弱遣人呼

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眾數

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

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城在厚士

卒羸病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于是

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

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降牙門

自三月至九月不下後為糧盡水竭乃被推陷也

降唐安得二年攻守其山之事也

季珣之子也季珣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



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隋長春宮在朝邑關中士

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

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

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

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

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冠氏春秋

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字

師古各稱以字行師古字志寧宣敏之兄子師古字

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為

記室師古為朝散大夫無忌為渭北行軍典籤朝散大夫

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隋志湯陰在河東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

自引兵數萬趣長安長安在渭北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

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

東不能克東在渭北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紹年五月謂

其妻李氏曰李氏算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

奈何李氏曰李氏君弟速行李氏一婦人易以潛匿李氏

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鄠縣在長安

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神通在長安

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

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司竹園在長安有衆數萬劫

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李綱李氏使其奴馬三寶

說潘仁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

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

荼為記室記室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

盜李仲文向善志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

從父師利和之子也師利西京留守

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潘仁李氏徇蓋屋武功

始平皆下之蓋屋衆至七萬左親衛

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段綸亦聚徒於藍田

迎淵迎淵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

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綸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

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柴紹使各居其

所受敦煌公敦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

衛文昇年老衛文昇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

不復預事衛文昇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

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已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

濟渭濟渭至永豐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

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

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

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

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瑒竇瑒瑒先為瑒所害

數

數

數

數

月不下賊中食盡丘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帥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璉琮之從子也世民以爲光祿大夫又爲焉按考異曰世民書云璉琮不溫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爲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考異曰劉弘基殷開山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于阿城乙亥世民自整厓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復扶又復扶又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自整厓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城東面城東面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馮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巴陵校尉鄱陽董景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四 隋紀 恭皇帝

改大都督李弼帥師討之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嚴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情請共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

城月城塞洛水築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

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

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甲辰李淵

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

族孫華中流矢卒中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

登考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

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

立庭下何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大興

廉察之子也以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

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

墓毀其五願立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

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辛

又所主志於世知少有勳業性忠厚多武藝有嚴性則

有不可奪之志於立如此則皆稱之良也唐公特以其發城

家願守下而誅之數以貪婪苛酷非其罪也通

家願守下而誅之數以貪婪苛酷非其罪也通

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

隙隋志三原縣屬京兆郡隋文帝改朔州為馬邑郡考

斬之靖大呼曰呼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

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

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勇韓擒虎每撫之

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少王

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紅

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陳翟讓先與世

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

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考翟讓司馬王儒信勸

讓自為大冢宰總領衆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

國榮陽公弘考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

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

附於密晚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

樞營求未辦速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

逵巡未就杖之八十考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

君前破汝南長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

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

因與左司馬鄭頌共說密曰讓貪悞不仁考

殺何以示遠頌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考所全

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

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

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考

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考左右

止留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

密曰今方為樂考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

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

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

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踏於牀前北魏聲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勳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勳置幕下親為傅瘡為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也歷加撫諭令世勳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 壬戌李淵備灑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天興殿在大興殿前時年十三大赦改元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業音夜使疏史翻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曰於虔化門視事虔化門在大興殿前東偏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使疏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來翻置丞相府官屬在十一月癸未今業創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長知兩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錄有錄一府之後不復有丞相府亦無官屬唐公輔專掌選事選宣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

隋初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隋書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長安城中六街苑城包以易布帛可得數十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為隋守慶州為梁郡密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初慶祖父元孫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起兵關中楊忠武元孫在鄴恐為高氏所誅北齊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得書惶恐即以郡降密開戶復姓郭氏 十二月癸未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襄公仁公皆高氏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弼源縣在扶風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并其眾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瑒殺之舉勢益張瑒如亮眾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亮又使姜寶竇軌俱出散關散關在扶風安撫隴右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道源丞相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道源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壠坻而還壠坻事平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褚亮自古天子有降

漢事見漢高祖紀劉禪仕晉事見魏紀近世蕭琮至今猶貴子蕭氏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

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郝瑗字敬文昔漢高

祖屢經奔敗紀見本蜀先主亟亡妻子見漢書卒成

大業平十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

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

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

漢陽郡相繼來降瑀字仲英以寶璫為

工部尚書燕國公瑀字仲英蕭瑀為禮部尚書宋國公

尚書瑀字仲英姜謩竇軌進至長道道在長安為薛舉所

敗引還敗從道州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

弼餘黨通議大夫與舉相遇戰

敗為舉所虜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

亮亮即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復扶於是

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二十餘州隋志金川

至蜀郡漢西城縣地梁初曰上庸後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

夜襲其營屈突通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

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眾通勢益盛或說通降通泣

曰吾歷事兩主兩主謂文帝煬帝恩顧甚厚食人之

祿而違其難難乃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

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為于為人

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

長安不守家屬悉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

東出將趣洛陽又德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

江都文靜遣寶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

號州城縣有機亭機亭在州城通結陳自固陳寶琮遣

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

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射而顯和謂其眾曰今京

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

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號哭臣力屈至此

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非敢軍人執通送長安

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歔不自勝

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軍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

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

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說客通曰吁君

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

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

歎而退東都米斗千錢人餓死者什二三庚子

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

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比見密謂

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裴仁基光祿知之乎吾久不

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

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瑒邢

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

邪呼各翻

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

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亮翻費扶沸翻士卒戰

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考異曰蒲山公傳

十餘戰河洛記二十四十餘戰王侗遣使勞之考異曰蒲山公傳

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數所角翻侗以兵七萬益之

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隋志河南郡陝縣舊置弘農郡大業初置弘農宮別自有弘農郡領

弘農盧氏長泉朱陽等縣新安縣亦屬河南郡其地在陝東則取弘

農郡併弘農宮取之矣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

仲哀徇巴蜀下之隋志雲陽武功二縣皆屬京兆郡煬帝改縣

在十一月丙午未知創業注所云者即俊等邪為別使也今從實錄

乙巳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廬江郡隋志方與縣屬

廬州為廬江郡方與音房豫帥所類翻因度江歸林士弘於豫章士弘疑之

營於南塘上江漢永元中太守張射築塘以通南潁大江南江池

善安恨之襲破士弘焚其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

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亮翻士弘退保餘

干煬帝改虔州為南康郡餘干縣屬鄱陽郡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一

起著雍癸卯歲正月癸酉朔七月不端一年唐古國各陸德明曰周成王母弟太叔封於唐其地唐亮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原府晉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李唐之先李虎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有功皆封唐國公因號八柱國家周開唐受魏禪虎已卒乃追諡其功封唐國公生子明肅封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

世祖高祖王西涼其為涼武昭王至晉恭熙

武德元年

隋末五月元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解之書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漢書有劍履上殿非侍臣

不坐者十二年因恭徵上事始創九朝會應登殿坐者劍履俱脫其

即舍人既來待之官則不脫其劍皆重刀非假又准晉咸康元年定

今故事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劍今天子則玉具次珠纓首惟侍臣

帶劍上殿自王公已下非殊禮引升殿皆此制而後升復下曰局

軍下曰局謂非侍臣皆脫履升殿履唯樂服及其服者之履則諸服

皆用白朝會費拜則曰某官某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

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洛洛水以名縣也南盡巴蜀郡

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

有司復書日以百數長知兩關師所屬會才王世充

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

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

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因帥敢死

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秋王

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

北趣河陽又連頓是夜疾風寒兩軍士涉水沾濕道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隋書北史李密傳曰世充後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諸人

而世充不救東都諸將遂圍河陽其夜兩軍時大寒大雪

衣皆濕隔洛水以相望密乃築長城深堦周迴七十

五月世充與密相望密乃築長城深堦周迴七十

又今布上府曰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水

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辯才等又於洛水南故城掘堦

記曰十六日世充與密相望密乃築長城深堦周迴七十

死十不存一先與密相望密乃築長城深堦周迴七十

世充後二月世充與密相望密乃築長城深堦周迴七十

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



並遣使奉表勸進除戶江關使疏亦通表於密按祖尚本起兵為隋事不願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

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秦公世民為右元帥帥所督諸軍十餘萬人救

東都 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常卿鄭元璠將兵出商洛徇南陽楊帝改許州為南陽郡二月己卯唐王遣太

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府各有長李密遣房彥藻鄭頊等

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為上柱

國宋州總管楊帝改宋州為梁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

丘曾相追捕華見一百八十三射鉤斬袂不敢庶幾射事

通意密亦羈縻待之使說彥藻以書招寶建德使來

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

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帥所德仁

有衆數萬據林慮山衛州南為林慮山四出抄掠為

數州之患抄掠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

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隋煬

帝至江都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

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

占候卜相好為吳語朝直通相思常夜置酒仰視天

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吳人李自然儂不失為

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陳叔寶且共樂飲耳樂者

因引滿沈醉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

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

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

都丹楊帝改許州為丹楊郡保據江東命

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候衛

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

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隋制下省置錄事通事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亦恐終散亂耳御史

劾桐客謗毀朝政又戶得朝朝首於是公卿皆阿意

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

之事也禹南巡狩會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治直時

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

將寶賢遂帥所部西走

帝遣騎追斬之

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

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

帝將元禮直閣

裴虔通謀曰

今驍果人人欲亡我

欲言之恐先事受誅

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

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

李孝常以華陰叛

上囚其二弟欲殺之

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

二人皆懼曰然則計將安出





家賊曳至街中斬之。瞭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昂。丁鼎戶。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蕭宗故梁主。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江陽扣門援帝。魏上袁乃明。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難乃。蘊數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基小字。虞世基宗人。俊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彼也。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庶役皆厚遇之。人。又建策為驍果娶婦。事見上。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各。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眾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聞朝文武咸集。朝首。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上洛。宇文化及之亂。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降戶。江陽宇文化及之亂。

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令力。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少詩。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字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又賦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乘輿。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揚州。使將給使營於禁內。營之內。營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

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洩讀曰率化及夜與腹  
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  
誼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  
數而斬之數讀其斬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  
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德戡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  
子也孟才武康沈法興隋武康縣人與化同討

興太守武康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  
丹楊起兵丹陽法興起兵討化及當在化興後  
比至烏程得精卒  
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楊皆下之按烏程縣屬吳興郡  
擊兵至烏程法興傳云大業末法興與吳郡守東陽太守而  
餘杭郡法興與大業末元統二年法興與吳郡守東陽太守而  
比至烏程法興與大業末元統二年法興與吳郡守東陽太守而  
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陳國公

寶抗唐王之妃兄也煬帝使行長城於靈武行循行也  
聞唐王定關中癸酉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煬帝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隋志富平屬  
萬餘人寇宜春相國府諮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  
於黃欽山宜春黃作宜君隋志宜春屬京兆郡有清水水經注  
同下稽胡乘高縱火官軍小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  
拔隊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復扶又翻軌自將數百騎  
居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  
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能止奇奇翻遂大破  
之虜男女二萬口 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

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  
戰各引去城中多欲為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

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  
軍還還音如字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  
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水經注三王陵在河南縣西南柏亭東北  
王康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號二段達果將萬餘人追  
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東都斬四千餘級  
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新安宜陽皆開州及東河縣隋廢

安皆屬河南使行軍總管史萬歲成彥師鎮宜陽漢西羌  
鎮新安而還輔以呂紹宗任環將兵  
通守櫟陽張長遜櫟陽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  
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為割利特勒郝  
瑗說薛舉瑗九勿翻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  
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可從刑人  
賀咄設謀入寇咄苾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  
賀咄設謀入寇咄苾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  
賀咄設謀入寇咄苾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  
賀咄設謀入寇咄苾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

為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道張長遜入朝  
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為于  
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武都郡屬  
太守武都長遜又詐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  
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使戊戌世  
子建成等還長安三月東都號令不出  
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  
已還西師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  
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子建成等還長安三月東都號令不出  
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  
已還西師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  
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子建成等還長安三月東都號令不出  
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  
已還西師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  
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子建成等還長安三月東都號令不出  
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  
已還西師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  
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字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

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

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

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

史取其畫敕隋門下省不設專官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

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復扶又翻朝直並載

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

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

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

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

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部士卒

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

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及爲于獨開將於是德戡

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

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

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

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

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

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

於物憤不得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

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

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向東

郡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辛丑李密將

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

廓本羣盜有衆數千人與賊帥韋寶鄧豹合軍虞鄉

擊破之奪其輜重唐王與李密俱遣使招

準梁室故事諡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

爲河間忠烈王父瑳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

臣七人皆爲王遺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

陵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

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

刺史竇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

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

丘和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

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於

人和從之。以士廉為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  
將帥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既而有驍果自江都  
至。竟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勸之子也。

高祖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  
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  
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  
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按李襲志之  
出。安傳以門地自高。且久臨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  
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  
也。尉佗帝紀。帝從何。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  
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眾乃不敢  
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為銑所虜。銑以為工部  
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煬帝改江州西抵  
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此漢川謂漢水之南。漢水之北。漢水之南。漢水之北。銑皆有  
之。勝兵四十餘萬。煬帝問至長安。唐王哭

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  
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榮於冠軍。破之。冠軍破之。  
王德仁既殺房彥藻。事見上李密遣徐世勣

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  
以德仁為鄴郡太守。煬帝改洛州為武安郡。相州為鄴郡。  
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辛丑。三主。三十八年而

亡。考其日創業。此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殿。隋  
大興殿也。唐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  
改元。武德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大業三年。推五運  
為土德。色尚黃。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

奉越王即皇帝位。越王。即元大赦。改元皇泰。是時於

朝堂宣旨。以時鍾金革。文曰。鍾金革。公私皆即日大祥。  
而追諡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  
曰成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  
為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鄭國公。鄭元

文都為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杞國  
公又以盧楚為內史。令。隋初。內史省。置令。各郭文懿為  
內史侍郎。趙長文為黃門侍郎。共掌朝政。長知兩時  
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温厚仁愛。風格儼然。

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厥力勿。可汗  
突厥官子弟。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隋九部樂。因  
前。一百八十卷。隋大業四年。引杜佑。九部樂。與此不同。考宋祁  
而。不。指。入。國。為。何。國。此。亦。異。同。而。難。考。也。

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域。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  
渾。高昌。諸國。皆臣之。契丹。音。吐。谷。渾。音。吐。谷。渾。音。吐。谷。渾。時中國人避  
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音。吐。谷。渾。音。吐。谷。渾。突厥  
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音。吐。谷。渾。音。吐。谷。渾。帝優容  
之。壬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

四門生。合三百餘員。唐六典。國子生。文武百二十員。已。及。成。公  
子。已。上。及。郡。縣。公。子。為。從。三。品。曾。孫。四。門。生。武。官。十。員。已。上。及。成  
四。門。生。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國。子。之。學。周。官。如  
之。虞。序。也。今。以。其。遠。近。故。置。於。四。門。流。移。與。太。學。同。處。此。之。郡。縣

學亦各置生員。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為尚書  
令。黃臺公瑗為刑部侍郎。趙。公。東。魏。置。黃。臺。公。瑗。相

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為納  
言。司錄竇威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尚書。參掌選事。

長知兩。部侍郎。韋綬。節為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

幹並為黃門侍郎煬帝改定州唐儉為內史侍郎錄事

參軍裴晞為尚書左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

令禮部尚書竇進為戶部尚書按大典貞觀二十三年進

書之也舊音馬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居

舅子也用上侍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

玩不可勝紀勝音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當音

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以舊官稱之朝官蓋顯委

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無不關瑀瑀亦孜孜盡力繩

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

內史不時宣行隋書宣書神上責其遲瑀對

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

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

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

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復林

初帝遣馬元規慰撫山南南陽郡丞河東呂子臧

獨據郡不從是年一月元規遣使數輩諭之使既皆為

子臧所殺及煬帝遇弒子臧發喪成禮然後請降拜

鄧州刺史隋書鄧州封南郡公廢大業律令

頒新格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

靜諫曰昔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

仰照事見九十年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

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事見後漢今

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

勿以為嫌戊寅隋安陽令呂珉以相州來降隋

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

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

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

妃竇氏曰穆皇后瀛州府君每歲祀昊天

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神州地祇

趙公世民為秦王齊公元吉為齊王宗室黃瓜公白

駒為平原王秦曰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公神通為永

康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上

柱國博義為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為勃海王孝基叔

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義奉慈弟子道玄從父

兄子也從子癸未薛舉寇涇州復以安

遣太僕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以永安王孝基

為陝州總管義寧初以時天下未定凡邊

要之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乙酉奉隋帝

為鄴國公主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

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

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量音東都聞宇文化及西

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蓋音上疏請說李密與之

合勢拒化及說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



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易以疏離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為通直散騎常侍勳等皆密齋敕書賜密 丙申隋信

都郡丞東萊麴稜來降拜冀州刺史隋信都郡人唐書冀州刺史萬年縣法曹武城

孫伏伽上表周明帝二年伏伽為萬年縣令臣聞陛下居京城隋

年廢治官楊帝改尉府為正署改正署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部之

六司唐復為縣尉而六司各置佐史伏伽為年法曹蓋以為隋

隋官也武城縣漢之東武城也唐去屬貝州加求加明

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暮

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易也

惡為駭翻易臣謂宜易其履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

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雜者

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此詩詔翻又百戲散樂

亡國淫聲百戲散樂齊周隋所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

襦五百餘襲婦人以充妓衣妓渠擬五月五日玄武

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

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漸行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

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

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

親近也行下諫翻好時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

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間古願陛下慎之

上省表大悅景恭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治直

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

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黃門侍郎陳叔達

判納言非正官字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滑臺滑州

用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唐七倫

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

化及度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

壁於清淇淇水在黎陽東與世

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

城密輒引兵以持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

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隋書字之誤

朝莫二數言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

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諸葛瞻死乃為霍禹之

惡逆霍禹光之子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

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

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爾中密

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為帝王吾當

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

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

為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時密與

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

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古蓋翻請討滅化及以

贖罪送所獲雄武郎將于洪建雄武侯雄武郎將

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

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

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

儉等以儉為司農卿師譽為尚書右丞使具導從列

饒吹饒吹還館王帛酒饌中使相望饒吹

又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  
魏國公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魏道以徐世勳  
為右武侯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  
略一稟魏公節度元文都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於  
上東門置酒作樂建康東都城東面自段達已  
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起居  
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邢音文都等亦疑世  
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為親  
善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  
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如使至以後使彼  
此通懷七政之重行公匡弼七月五聖謂之九伐之利  
委公指揮周官大司馬以九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  
書既無西虞密軍在東洛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  
及軍糧且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  
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  
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隋志及郡  
山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  
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  
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復扶又翻化及入汲郡求軍糧  
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使賊更翻王軌等  
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通事舍人十  
大入降以軌為滑州總管改東郡為滑州治白馬春秋  
戶江翻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  
文翰敬宗善心之子也敬宗死於房公蘇威在東郡隨

衆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  
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  
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  
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  
排攢日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  
於密文超子蓋之子也化及及猶有衆二  
萬北趣魏縣魏縣魏武縣時李密攻武密知其無能  
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勳以備之 乙巳宣州刺史周  
超擊朱粲敗之敗朱粲丁未梁師都寇靈  
州靈州初起改隋靈州郡驃騎將軍蘭與粲擊  
破之軍頭初起改隋靈州郡突厥闕可汗  
遣使內附西突厥初闕可汗附  
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西戎使者蓋  
日西魏廢帝二年以張俊為甘州刺史張俊乃更附瓊與之拒  
軌為軌所敗竄於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表裏吐谷渾  
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瘡疾瘡疾委  
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劉文靜司馬殷  
開山殷開山以吏部待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  
兵疲若來挑戰少始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  
破之為君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  
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耀武以威之乃陳於  
高城西南陳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  
戰於淺水原新志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  
五六大將軍慕容羅喉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

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城收唐兵死者為京觀觀古文靜等皆坐除名乙卯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使來降

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

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日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盧

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通直段達性庸懦又敗恐其事不就遣其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

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含嘉門蓋以通含嘉城而文都欲自為制史盧楚等為首詔王世充固執以為不可乃止又都欲自為制史盧楚等為首詔王世充固執以為不可乃止

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是外軍一將非守官比者領軍除恐為國憂文都曰未可命殺且使拾遺郎更率制人事賊屬之縱橫此不

楚曰善文都懷表入殿陳欲施行趙季和告之世充遂奔含嘉門趙季和亦遣使傳報世充為皇燒燬之至是爭妻蕭氏兵馬

後有胡氏者後在江都皇泰主乃為皇燒燬之至是爭妻蕭氏兵馬文都等令趙方海前後進世充乃託疾不受召按世充正為與

恐事不因此今不取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乾陽殿在東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帥將軍

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跋野綱將軍費曜田蘭戰於門外不利費曜父文都自將宿衛兵

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玄武門在宮北長秋監段瑜煬帝三年改內侍省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復欲

引兵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按舊書王世充傳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研右掖門西奔長安六甲皇城在東門盧楚匿於太

官署太官署在光祿寺百餘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在光祿寺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首古玩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

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橫戶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

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

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見皇泰主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

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疆力敢及我邪邪言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

非報文都等苞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

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復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

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皇泰主母世充被髮為誓稱不敢有貳心被髮乃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

事比及日中義翻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元之善長如爾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

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暉為內史令世暉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

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李密將入朝朝首至溫隋末溫縣聞元文都等死乃

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溢惡太半雜以錫鑊隋開皇初皆須和以錫鑊錫鑊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勝數乃詔禁出

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

老夫既荷厚禮可謂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朝直冀竭庸虛匡濟國難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李密寬之子寬為周將以號勇著名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又曰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徐孝嗣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戊辰遣黃臺公瑗安撫山南瑗于

己巳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為刑部尚書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琮祖寶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帥曰率使琮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魏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

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復以河間郡為瀛州宋曰瀛州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豈敢我哉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立素將殺之景城縣志屬河間郡舊曰成平開皇十一年改名張玄素為戶曹也先素為縣人號泣請代其死號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

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玄素乃起史言隋之故官漸廢出於他姓治貞之嗣後扶又饒陽令宋正本隋志饒陽縣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說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都樂壽隋志樂壽屬河間郡舊曰樂城開皇十八年改為廣城仁壽初改名劉昫曰後魏移縣東北近古樂縣亭因改為樂壽焉按瀛州河間郡一里樂壽亭城隋開皇廢郡置瀛州大業廢州為河間郡樂音洛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州漢為河間國後漢為樂成國後魏於樂成立瀛州取瀛海為名於建德豈敢我哉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立素將殺之景城縣志屬河間郡舊曰成平開皇十一年改名張玄素為戶曹也先素為縣人號泣請代其死號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起著雍攝提格八月盡十一月止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武德元年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西魏置寧州於新平隋志并定安新平二縣首屬北地郡大業初移新平之北地郡為寧州唐初北地之新平三水置州而寧州治定安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曰

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

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城

軌共圖秦隴時秦隴道使潛詣涼州復武威郡為涼州宋

氏居之武德為匈奴右地漢武帝置涼州統河隴之地而河西之地

列置州為立雍州晉惠帝末張軌為涼州刺史始置州

會府後分置諸州而武威始專涼州之名使使疏下同招撫之

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

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總

管封涼王少陵如前初朝廷以安陽令呂珉為相州

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為嚴州刺史是年五月王

受命德仁未能有相州也六月王德仁以相州來降故正授之

新志以林州置嚴州正德仁所據地朝其直遙相亮顯德仁

由是怨憤甲申誘山東大使宇文明達入林慮山而

殺之諱音酉叛歸王世充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

帥帥所擊薛仁果丁酉臨洮等四郡來降後周武帝

初改州為臨洮郡洮州大業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場

帝之柩取字文化及所留輦轆鼓吹粗備天子儀衛

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今揚州城

瑩之側瑩音管字文化及之發江都也是年四月

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義寧元年春伏威不受仍上表

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

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為司徒杲書作孫士漢為司

空蔣元超為左僕射殷莘為左丞徐令言為右丞劉

子翼為選部侍郎李百藥為府掾百藥德林之子也

李德林歷事齊周隋九月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

邢州刺史復以襄國郡為邢州宋曰邢州再買衡漳之地春秋

子也伯山陳文虞州刺史韋義節義寧元年以安邑

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

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初李密既殺

翟讓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

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

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

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疎之此非一時之密

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當上當也又無文券取

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

路自倉城至郭門郭也米厚數寸厚戶為車馬所輻踐

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新無虞

盜織荆筐淘米洛水十里兩岸之間望之皆如白沙

密喜謂閻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閻甫對曰國以民

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  
天在此故也後居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各惜也

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閔甫判司  
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

謂旦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  
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衣所角

少詩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  
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

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  
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

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開  
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

死時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於世充簡練  
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幟

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以永通宣周公之意故  
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通濟渠大業

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阻邙山以待  
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

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  
河西出以逼東都後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

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  
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

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

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  
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

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少兵法曰倍則戰  
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諠然欲戰者什  
七八密惑於眾議而從之將仁基苦爭不能得擊

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頊曰魏公雖  
驍勝而驍將銳卒多死長士心急

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  
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

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  
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

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  
嚴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騎

儼重騎而還重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

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  
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密密新破宇

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  
騎潛入北山北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

甲寅旦將戰世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  
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

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各宜勉  
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

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

牽以過陳前日陳諫曰已獲李密矣

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頴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

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頴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

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

賊亡命從翟讓於瓦岡

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

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眾謀待世充

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

除之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

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

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

皆悲泣密復曰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

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

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

從漢王

恨不兄弟俱從

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城人偽以城降



如魏 主英 日 實 錄 卷 之 七 傳 文 叔 良 遣 感 帥 衆 赴 之 日 率 帥 攻 高 祖 城 下 之 今 從 劉 感 傳

同己未至城下扣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

精兵為殿帥請門率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果所擒仁果

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感謂援軍已敗不如早降降戶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故胡逆賊飢餒亡在旦夕

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帥請日率騎奇

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劉豐生高唐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隴西魏之東秦

斬首千餘級 上遣從子襄武公傑傑才用翻 常卿鄭元璠璠 王翻以女妓遺始畢可汗從渠帥翻 太

辛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上受禪之後骨咄祿嘗 國歲在戊寅 奏上行之上謂 薛仁果屢攻常達不能

克乃遣其將件士政以數百人詐降出臺陽急就章有片 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何相吏翻 考異曰新舊

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唐書皆云薛舉遣件士政

乎翻 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得達見仁果詞

免 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諡神 字文化及

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

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

尤智及曰翻戶甘翻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及

下所不容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

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

不殺我以降寶建德數相鬪降戶江翻數所自翻言無

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恆恆 扶又翻恆戶登翻其衆多亡

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

於是燒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字之許公

食之 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

之史言突厥骨咄祿祖欲以結其心通以 李密將至上遣

使迎勞相望於道使疏更翻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

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

使招之亦當盡至此於寶融功亦不細寶融以河西歸

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呂翻己卯至長安有司供

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為

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

輕之朝直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 獨上

親禮之直翻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為主密復獨上

詔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

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副崔民

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

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復延其徒稍

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為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

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既而彙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漢末又音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唐初謂元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擊圍南陽鄧州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去敵而死降戶江俄而城陷元規亦死元規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即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爲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形已充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竟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見肚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隋志河南郡衛武縣開皇曰武陟漢懷縣地故城在今陝西陝戶江翻下同考異曰唐書高季輔傳云李厚德來降武陟以武陟來降者乃育德非厚德也拜陟州刺史新舊武陟武陟州通鑑二年書厚德逐王世充志皆云四年嘗慶州差察如此當考育德諤之孫也李諤見至德三年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或以城邑或帥衆相繼來降帥其徒初北海賊帥恭公順大業初以青州爲北海郡恭公順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爲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劉蘭成蓋科因循之新唐志曰唐制取十之科因循也蓋則明經科起於隋也帥其徒同城中見兵繼之見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城中民爲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將帥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楊帝改郡諸曹參軍蘭成得衆心必爲

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奪其兵以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謀欲奉以爲主固辭乃以爲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爲百餘積積又留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抄仍一時焚積草明長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十餘頭及樵牧者而去畜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音城中雖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既而城中知蘭成前者衆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降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隋志海陵縣屬江都郡帥所屬相臧君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之帥公順衆少聞之大懼蘭成爲公順畫策曰君君相今去此尚遠必不爲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擔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燒器及詐爲抄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號及

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而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  
得其更號更號待更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  
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

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後隋末將亂交通不絕于時賊衆驚擾公順兵  
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後隋末將亂交通不絕于時

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衆附之密  
敗亦來降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

陰世師守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貧乏出庫物  
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

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克長安自漢中召還爲太府  
少卿隋避諱以漢中爲漢川郡漢復曰漢中仍改郡曰乙未附

襲譽籍於宗正李襲譽之先亦出於龍西故附以別昭穆襲譽  
襲志之弟也李襲志丙申朱粲寇浙州舊志

常卿鄭元璫帥步騎一萬擊之日率騎奇討是月  
納言竇抗罷爲左武侯大將軍十一月乙巳涼王

李軌卽皇帝位改元安樂樂音洛薛仁果之  
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薛仁果薛仁果之

爲太子也去年秋七月薛舉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  
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

世民至高謙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羅喉數挑戰  
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謂是年七月漢水原之戰賊

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

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  
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將帥率下同

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  
原以誘之誘音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

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喉攻之甚急世民度  
賊已疲疲音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遲音使右武

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陳音羅喉併兵擊之  
玉戰幾不能支支音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

羅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  
奮擊呼聲動地呼音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追音寶軌叩

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  
按兵以觀之候音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

可失也杜預曰兵成已振勿復言破竹之勢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

幹等數人臨陳來降渾音仁果懼引兵  
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

自投下仁果計窮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  
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遠捨步兵

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造音衆皆以爲不克而卒  
取之何也也音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

卒悍悍音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  
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易音

此吾所以克也此音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

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謂是年七月漢水原之戰賊

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

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

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翟長孫等將之

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

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

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

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無辜

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

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

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

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

如是何以定禍亂乎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謩為秦

州刺史待徵秦軍暮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

又首士民安之徐世勳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

徵隨密至長安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

帝建安中魏武為魏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勳書勸

之早降世勳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

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

吾實取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

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

神通聞世勳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

孝恪具言世勳意上乃嘆曰徐世勳不背德不邀功

使使真純臣也賜姓李時世勳與世勳經略虎

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官史也癸丑獨孤懷

恩攻堯君素於蒲反後始作蒲反行軍總管趙慈景尙

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賜

常達帛三百段世民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

於殿庭劉威平原郡公諡忠壯撲殺件士政

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

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等豈有種乎薛仁果

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為前鑑也已已

以劉文靜為戶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復殷

開山爵位李密驕貴日久又自

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

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

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

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密

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

欠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

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

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謂草芥之橫在

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

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

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

尚矣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

詣山東收其餘眾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閔甫偕行上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六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第行上呼李朕推赤心於第非他人所能間也莫翻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考異曰高祖實錄未幾

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隋志宗城縣屬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中竹仲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掠冀定之間隋志深澤

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擊破之遂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魏稜不下附錄稜塔崔履行暹之孫也崔暹事高祖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亂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怖音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衣於粉紉杖竹登北樓慟

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自古以史信人者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

之以為內史令十二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為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使節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復以河東郡為蒲州河北諸府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曷娑那可汗自宇文文化及所來降隋書曷娑那可汗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義節

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為千君素不從考異曰高祖實錄今宇文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射亦翻

嘗不獻款款音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命有屬屬之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斷丁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橫音君素性嚴明善御眾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

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他所解人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乘城拒守復音獨孤懷恩引兵圍之丁丑

隋襄平太守鄧暹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暹為營  
州總管隋置襄平柳城郡皆在遼西郡柳城縣界平郡即平州  
盧龍之地時復以遼西郡為營州又謂高平郡為老營

辛巳太常卿鄭元璫擊朱粲於商州破之復以上洛  
郡為商州

初字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  
其使者為煬帝發喪臨三日傳統也寶建德高

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吾聞唐  
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將從之敢沮

議者斬羅會張道源尉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  
上谷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為幽州總管隋十  
置遼陽郡於無絳唐復以遼郡為幽州  
武德元年二月降唐云三年隋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實錄

均世雄之子也薛世雄死見一百八  
十四卷義寧元年與弟萬徹俱以勇略

為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為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為  
車騎將軍武安縣公唐制上柱國即正一品  
車騎將軍則諸衛將軍也

寶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  
州寶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  
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

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蘇倫謂背蒲  
蘇倫謂背蒲彼必度水擊

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萬  
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  
霍堡蓋世謂霍氏宗廟樂堡以自固因以為名  
雍奴漢古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武津縣

藝復邀擊敗之樂音  
洛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

藝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以為司馬隋煬帝嘗謂者彥博  
司馬謂通直謁者

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侍郎長知兩翻長知兩翻  
長知兩翻兄大雅

時為黃門侍郎與彥博對居近密黃門侍郎居門下省謂  
黃門謂之西省時人榮之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

歸義王曷娑那可汗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

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乙酉車駕幸

周氏陂馮故墅周氏陂馮故墅及薛仁

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帥其眾數

千叛入南山出漢川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所過殺掠武

侯大將軍龐玉擊之為企地所敗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行至始州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掠女

子王氏與俱醉臥野外王氏拔其佩刀斬首送梁州

王世充帥眾三萬圍穀州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及東垣縣州

史任瓊拒却之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

留華州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周官王封其弟友全鄭

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

長知兩翻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長知兩翻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

我還長知兩翻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

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買桃林縣古桃林之

世數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

名著在圖讖通楚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通

復生異圖通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古音上

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

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通以明元無

異心自然浸潤不行通更欲出就山東

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

之言下得如韓彭彭地而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

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

終為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

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閻甫泣曰明公雖云

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強

者為雄明公奔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

後翟讓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

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

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肯深言不

諱乎荷下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楚靈王苟明

公有所措身閻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

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閻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

為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

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恐終無益也密因執

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

使人使疏吏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

人衣戴羃羅羃羅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

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既

賊也賊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

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梟萬寶

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

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南據要道南令弓

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

洛州洛州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

就張善相耳走善相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

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殿今吾先得

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陝今

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

傳首長安考異曰河洛記密因執驍使斬之曉入桃林許

州州軍上柱國太平公史萬寶在熊州新密救遂將武

兵追擊武武兄善相在洛口為密所屠善相因此懷恨

密相及連戰連戰行步方前捕無有休息遂至陸渾當南七十里

密及彥師以功賜爵萬國公仍領熊州領李世

勳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勳北面

拜伏號慟表請收葬使疏詔歸其尸世勳為之行

服備君臣之禮世勳以此受知大具儀衛舉軍縞素

葬密于黎陽山南老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歐血

隋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守北平高開道圍之歲餘不

能克遂西太守鄧暹將兵救之景帥其眾遷于柳城

遂取北平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眾且萬自稱燕

王改元始興。考異曰寶錄唐書皆無開道年號柳瑋注正開

年通讀武德元年開道年號始興云出都漁陽懷戎沙門高

曇晟。懷戎縣隋屬幽州涿郡懷戎今從紀要因縣令設

齋士民大集曇晟與僧五千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

及鎮將。將即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邪輪皇后

王開道帥衆五千人歸之。帥讀曰率居數月襲殺曇晟

悉并其衆。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

史李素立諫曰。六典監察御史蓋取秦監郡御史以名官晉書

武太元中創置檢校御史使周秋官府有司憲

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

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

雍州司戶。雍於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

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

也。有四謂推擇人公麻舉事推官掌推判者素立義深之曾孫

也。字彙深趙郡者姓事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

賢如子野師襄皆世不易其業。字野音樂師唯齊末

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股鑑

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

曳組趨翔廊廟。胡則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

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

出令爲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爲厲階。中竹今高祖曰

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

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爲誠哉。李

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碩見

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

仁有隙。其後安脩七兄弟總軌以軌子仲琰嘗詰碩碩不

爲禮乃與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耽碩殺之

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

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

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賑詳召羣臣議之曹珍等

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

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謝統師等爲軌所執見一百

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託珍曰。託若百姓餓者自

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

可散之以飼羸弱。羸弱等詞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

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爲于軌敢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官屬朝直遙杜淹戴胄皆預焉胄安陽人也安陽縣人隋將軍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煬帝改左南兵始至東都義寧元年七月遣王隆會王世充專恣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闕然闕苦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施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煬帝置司隸以與虞部郎楊恭慎六典周禮地官有山虞澤虞虞十用翻齊並河部尚書領之隋工部尚書領之煬帝曰虞部郎前勃海郡

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

識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同漢楚語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任安以數州刺史鎮新安封管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使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達隋顯德

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長春宮在長安字文化及攻魏州總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說之丁未寶藏舉州來降魏徵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城追化及至聊城圍之甲子以陳叔達為納言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相朱榮有眾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漢淮縣食其積粟未盡復他適將去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又噉過於人但使侘國有人何憂於餒餒隋著作佐郎陸從

官在南陽南陽梁初引為賓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為所噉噉楚之推之子也高齊淮安土豪楊士

林田贊起兵攻粵後魏置東州於比縣西魏改為淮州

與戰于淮源淮源在淮水出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山南有淮源

大敗帥餘衆數千奔菊潭舊曰菊潭

鷹揚府校尉殺郡官而據其郡既逐朱粲己巳

帥漢東四郡遣使詣信州摠管盧江王瑗請降改隋

宋白曰後魏置東州於比縣後改淮

初王世充既殺元慮見一百八十五卷元年七月

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為劉太后假子

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禁中還

家大吐吐上故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復扶又翻

主知其終不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

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

使其黨張續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東都皇城南面三門

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為

己符瑞云 上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勳安集

邊郡魏郡為梁師都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之

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諡曰忠 初定租庸調法

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

布加五之一一絲三兩麻三斤非實則輸錢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

力歲二十日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而加約二

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調徒約二

下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斂戶丙戌詔諸宗

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張俟德至涼壬午八月

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從弟今

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

封爵可乎呂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

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

已為天子奈何復自貶黜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

蕭警事魏故事蕭警事魏見一百八十一卷軌從之戊戌軌

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鄧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

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

之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

騎奔党項事見一百八十一卷煬帝立

其質子順為主順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

喪亂喪亂自江都還長安煬帝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

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

順上遣之之為從太宗立順以統吐谷渾 閏月朱粲遣使請

降降詔以粲為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事

字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

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字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

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魏淮安王神通攻聊

城化及懼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

通許之降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

將士將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賞乎世幹曰今建

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

下之爲功甚易。夫音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

通怒囚世幹於軍中。神通安撫山東崔既而

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濟北郡化及軍稍振遂復

拒戰。復扶又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

先登。時後以清河郡爲貝州刺史。清河郡晉書東陽石

道後郡。平晉書東陽石道後郡。平晉書東陽石

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謂遂

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

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

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

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氏撫存

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

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煬帝改州以檻

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煬帝改州

言承古丞各一人。丞有承也。虞世南爲黃門侍郎。歐陽詢

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歐陽詢自餘隨

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

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

各縱遣。任其所之。其又與王世充結好。利遣

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

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

律令。漢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甲辰。上

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加因置酒高會。

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卽位以來。

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

餘人猶踵敝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

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

臣之敬。極歡而罷。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朱粲

使魏

初上爲隋殿內少監

字文士及爲尙葦奉

御

士及潛遣家僮問道詣長安

又因使者獻金環

化及至魏縣

兵勢日蹙

士及勸之歸

唐化及不從

內史令封德彝

說士及於濟北

徵督軍

糧以觀其變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



齊祖句音鉤又會始畢卒。考異曰高祖寶錄六月己酉始畢可如字又音鉤

子什鉢茲幼未可立。必翻立其弟侯利弗設為處

羅可汗。後梁之國處羅以什鉢茲為尼步設使居東偏

直幽州之北。女夷國也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靜奉

幣使於突厥。使至豐州復以五原郡為豐州。豐州東朔方

開皇九年置豐州。因鎮為名。大業中為五原郡。唐

復為州。大元以豐州置天德軍節度使。同府。始畢卒。敕

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摠管張長

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賄。為于闐國音突厥

乃還。又加字三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

擊走之。長史司馬長知兩郡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

史史萬寶戰不利。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

令方惠整及東海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

帥王薄等並以其地來降。賜帝以青州為北海郡守式又翻

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

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

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中竹仲翻今九州之地未清

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

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

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扶音太史令樂德融曰。昔

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隋志大業十三年六月有星

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晉天文志自乾十二度至五

道悉。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外兵曹

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復固諫。復世世充怒。出為

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兩郡乃使段達等

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

密。已拜太尉。事見十月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

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

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

摠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初

字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

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為化中何竇建德克聊

城。王琮獲善果。貴之曰。公名臣之家。鄭善果死由是為

此乎。善果大慚。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

不為禮。乃奔相州。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

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善果又上

復以元吉為并州摠管。復世戊子。淮南五州皆遣

使來降。使降辛卯。劉武周寇并州。壬辰。營州

摠管鄧彛擊高開道。敗之。高古浩翻甲午。王世充遣

其將高毗寇義州。義州武德五年以高州之東

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

代隋為天子。相息亮翻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

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

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

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

威年老。不任朝謁。任者王朝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

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劉武

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嶺在榆兵鋒甚盛劉武齊

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嘗寇齊達辭

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達至則俱沒達忿

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散騎常侍

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榮於菊潭榮醉侮榮曰聞卿好噉人

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榮

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朝直復扶又

噉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爲龍驤大將軍

水孔穎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

德甚感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桮怒曰

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

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禰或台鼎高

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皆流

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

須立長君朝直侯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

其兄世憚幽皇泰主於含涼殿憚雖有三表陳讓

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

爲淮州摠管鄭虔符爲青州摠管恭公順

師爲滄州摠管王孝

大理卿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甲辰遣

充備法駕入宮卽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丁

未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爲揚州摠管

女應爲太子玄恕爲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爲

王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以蘇威爲太師段達爲司徒

雲定興爲太尉張僅爲司空楊續爲納言韋節爲內

史有王隆爲左僕射韋霽爲右僕射齊王世憚

爲尚書令楊汪爲吏部尚書杜淹爲少吏部吏部

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爲漢王師師世充之兄也又

後世世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束脩德明取之服巴

豆散臥稱病巴玄恕入疏牀下對之遺利

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朗世充於闕下

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

騎歷衢市亦不清道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

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九重在

下事情無由聞徹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

薄爲齊州摠管齊州

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朝直逐朝，同坐祖殿。宜各

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策

上書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上時掌制，條省覽難遍。

數日後不復更出。寶建德聞王世充自立

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諡隋

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王暕亦死，亦古限。有遺

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鄖公。然猶依倚突厥以

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

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字文化及首

以獻義成公主。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

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王

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

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

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散手者，散手

之仗三衛者，三分為五，仗一曰世充，仗二曰君度，仗三曰玄恕，仗四曰郭士衡，仗五曰張蘊古。

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

勤誨諭，言詞重複。殷勤，言能翻。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

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

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領要，領也。計云爾，即可何煩

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

改也。王世充數攻伊州。伊州，管張善相拒之。糧

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武德二年，王世充陷了伯德以縣。

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

基將兵救之。李軌將安修仁兄與貴

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軌上曰：軌阻兵恃險

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尚恐不

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與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

為民夷所附，弟修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

十數。臣往說之，說之，說也。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

腋易矣。腋，音亦易。上乃遣之，與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

衛大將軍，與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

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

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寶融之

功復見於今日矣。寶融，武人，與貴

彼雖疆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與貴

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衣，衣也。臣聞

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

下耳。於是退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

敗。嬰城自守，與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

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與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

女臺。見上卷。置酒為別，庚辰，與貴執之以聞。河西

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臣，使

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子

弟皆伏誅，以安與貴為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



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為太子虎賁郎將

梁德擊斬龍兒即劉武周至是季真與第六兒復舉兵

為亂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

真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為拓定王六兒遣

使請降詔以為嵐州摠管

壬午以秦王世民為左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甘

等九州諸軍事涼州摠管其大

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遣黃

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

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

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温隋制

有直長和兩翻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

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復扶

及家奴梁百年醜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

往者之言未應至此謂世充有復于明時之意百年欲

為啓陳為于世暉不許又請與皇太后辭訣亦不許

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

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世充

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暉為太傅領尚書

令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初易州賊帥

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州上谷郡宋白曰易

刀兒為竇建德所滅武周聞其善用兵得

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李綱

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

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

臺使將兵三萬寇并州武周進逼介

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有雀鼠谷

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眾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

寶誼仲文皆為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

將兵擊武周己酉突厥使來告始畢可汗之

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購帛三萬段呂

附音 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

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摠管晉州唐魏之平陽郡後魏

七月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為

名以為年道為參旗軍長以車騎府統之

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即長觀下同督

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海岱賊帥

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言徐圓朗跨據數州東至海西至

充州摠管交州隋之魯郡唐貢之充州東南據嶺西北距河封城

封魯國公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

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帥下曰先是士信從李密

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先悉世充厚禮之與同寢

食既而得邳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

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

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使

勞力廩食其所部食以士信爲陝州道行軍摠管失

將翻宋曰陝州即周二伯分陝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陝州

辯新志臨潼縣屬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

降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

大破之俘斬且盡任音上甲申行軍摠管劉弘基遣

其將神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神音毀其河橋而還

又運從官翻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

各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

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事見一百八十一卷

可何翻朝直遙翻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

東至金山按隋元中以西州爲金山都督府又突厥之

此西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音

射匱卒子統葉護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

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石國

折城漢時大宛北鄙也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

監之督其征賦監工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

退唐初改西河郡爲八月丁酉鄴公薨主諡曰隋恭

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史詳竇建德將兵十餘萬

趣洛州洛州隋之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

建德兵至洛州城下將帥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將葛彥璋

丁未竇建德陷洛州摠管袁子幹降之戶

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

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梁師都與突厥合數

千騎寇延州延州隋之行軍摠管段德操兵少

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

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

幟掩擊其後少許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

破其魏州魏州隋之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

先之子也段高齊之季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

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

規取巴蜀將帥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

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東陵

隋之峽州本始下車或在步開學西南

東南又東逕流頭長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

門城長林長林縣界皆州州西南要地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

夔州經略東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

峽州阻銑不紹惜其才爲之奏請獲免己巳

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相州

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

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

非之數侵侮寂數由是有隙文靜與弟通直散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七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一一九七

騎常侍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

首家數有妖奇術好於屬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

刀為厭勝厭勝於裴寂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

上之文靜屬吏裴寂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

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裴寂今寂為

僕射據甲第諸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

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缺望之心裴寂因

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謂羣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

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

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事見一百八

唐元年為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缺望則有之力

干餘非敢謀反裴寂言於上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

復復險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上素親

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卒于唐曆等皆以文靜之死由裴寂

裴寂此年六月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此月丁丑

宋金剛敗於介州去文靜死才七日此時不曾在京師實錄曰高祖

言高祖未忍殺至是乃決意耳辛未文靜及文起坐死籍

沒其家沈法興既克毗陵克毗陵見一百八謂江淮

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

復遣兵襲綸復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

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

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

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伯通子通以

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摠管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

裴寂至介休介休漢古縣因介子推宋金剛據城拒之寂

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

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

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

刺史劉贍拒之浩州隋之西河郡李仲文引兵就之與

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

獨存姜寶誼復為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復

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

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

彊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

安始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

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

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

劉政會在太原爲武周所虜政會密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西突厥曷

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娑那可汗可汗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

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禮部尙書李綱領太子詹事漢書曰詹事掌皇太后太子家禮後魏用入南齊北齊後魏東宮內外詹事無大小皆統之太子

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小人疾素王之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取爲朕尙書邪長史且

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長

石石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辱東朝乎辱東朝乎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

輔吾兒輔吾兒太子以綱爲太子少保尙書詹事如故少保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信讒願疎骨肉願疎骨肉不得志是

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尙書仍爲少保淮安王神通使尉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寶建德陷趙州庚寅寶建德陷趙州

趙州刺史趙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爲其主用爲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

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

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卽降將卽降大王之意以爲何如建德乃悟卽命釋之乙未梁

師都復寇延州復寇延州又來寇丙寅九月朔延州刺史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禮戰沒北華州西魏

冬十月己亥就加涼州總管楊恭仁納言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封燕郡王

德於衡水衡水辛丑李藝破竇建侯大將軍龐玉爲梁州總管時集州獠反集州獠反

王討之王討之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熟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親黨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

玉揚言秋穀將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斬其渠帥而降

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

居民入城堡焚其積聚點點如星

民驚擾愁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眾自

稱魏王以應武周武周古虞公也

基獨孤懷恩陝州摠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

討之陝州與關中同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

相應王行本據蒲反事見上卷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

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

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掌翻願

假臣精兵三萬必冀乎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

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

長春宮以送之華戶竇建德引兵趣衛州衛州漢屬

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二里

許輜重謂軍中用物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

孝剛驍勇善馬槊槊長矛也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

敗走右方兵救之右方用漢書語此謂諸將建德怒

還攻黎陽克之考異曰實德業陷在十一月虜淮安王

神通李世勳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勳

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

聞黎陽陷亦降降戶同建德以李世勳為左驍衛將

軍使守黎陽黎陽在衛州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質音致以魏

事建德乃為魏徵女下新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質音致以魏

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

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

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

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

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下博在齊州

待以客禮行軍摠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

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清化里在洛陽壬戌士信拔青

城堡蓋因青城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

尉氏城主時德劼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

則遣使降之汴州古大梁也以德劼為

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夏侯端至黎陽是年四月

遣使來降使疏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

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

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獻款謂曰款音虛

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

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

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

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刎音試衆抱持

之乃復同進復扶潛行五日餒死及為賊所擊奔潰

相失者大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豎豆生食之豎音

豎音豎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豎音

用從才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  
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爲古世充遣  
使召端解衣遺之遺于季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  
公尙書少吏部少始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  
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  
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西走無復蹊徑  
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宜陽唐從者墜崖溺  
水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從才用其存者鬢髮禿  
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  
上復以爲祕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爲竇建德所獲  
楚之不屈竟得還即楚之與夏侯端同時出使史言唐之興王  
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  
使求救從才用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  
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帥讀曰率騎奇至襄城  
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  
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  
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甲子  
上祠華山新志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有岳祠華戶化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 後學天台胡音註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涪州涪州在龍門

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栢壁在龍門

入城堡徵斂無所得徵斂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

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

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食軍食以充食足兵民

輕騎規敵師諒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

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

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史記

上有天命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

驍將史記計賊騎千餘人下賊騎乃退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

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

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世充聞二月王世充

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初漳南人劉黑闥少

驍勇狡偷舊志曰與竇建德善後為羣

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為騎將每見世

充所為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世充分兵李世

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著為將軍賜爵漢東公常

使將奇兵東西掩襲或潛入敵境規視虛實黑闥往

往乘間奮擊克獲而還十二月庚申上獵

于華山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

獨孤懷恩請先成功且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

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

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尉遲敬德

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

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澶州秦王

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

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

騎援王行本於蒲反世民日將步騎三千從

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

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宋

金剛戰世民曰金剛賊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

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分隲

衝其心腹初黑闥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八 唐紀 高祖神堯 宣皇帝



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永安壯王

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南齊曹戴二州濟州武成武

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臨徐克

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出

戰而敗糧盡援絕欲突圍走無隨之者戊寅開門出

降江都辛巳上幸蒲州斬行本蒲州治蒲州宋曰蒲州漢

長安李世勳謀侯寶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

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

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商胡考異曰

母泣謂世勳曰寶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勳曰母無憂

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勳辭去母謂商胡

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

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

有獸醫游水得免獸醫以能醫牛馬從軍至南岸告曹旦

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勳襲旦世勳未決聞旦已有

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

不及而還復引精兵二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

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世勳其父何罪

遂赦之甲午世勳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武德

洛州復扶又解下二月庚子上幸華陰華陰劉武

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二發皆屬潞州宋曰潞州

王行敏助之行敏助之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

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

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壬子開州蠻冉肇

則陷通州舊志開州隋巴東郡之盛山縣盛山屬開州

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

有獸醫游水得免獸醫以能醫牛馬從軍至南岸告曹旦

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勳襲旦世勳未決聞旦已有

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

不及而還復引精兵二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

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世勳其父何罪

遂赦之甲午世勳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武德

洛州復扶又解下二月庚子上幸華陰華陰劉武

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二發皆屬潞州宋曰潞州

王行敏助之行敏助之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

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

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壬子開州蠻冉肇

則陷通州舊志開州隋巴東郡之盛山縣盛山屬開州

決豈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川

懷恩逃歸上復使之將兵攻蒲反

又謂儉曰獨孤尚書遂拔難得還

謂王者不死儉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

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

方濟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

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輕舟來

至即執以屬吏

無盜商旅野宿突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立為隋

王悉以配之有衆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

州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

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以有事殿中故曰

郎封德彝為中書令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

月相繼

長就戮

五家為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

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

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

以臺省官為司鄭管原伊殷梁凌嵩谷懷德等十二

州營田使

者喜若登仙

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涪州

公張綸

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擊斬之

擊蕭銑東平王閼提斬之

夏四月丙申上祠華山王寅還長安

置益州道行臺以益利會鄜涇遂六摠管

隸焉

秦州

劉武周數攻涪州為李仲文所敗

之羅士信圍慈澗

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救之士信刺玄應墜馬

救之得免

令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

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揔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後林又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見在呂翻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亦謂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將帥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陝州再翻去年十一月世民引兵趣介休介休介州治所金剛尚有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介休又遠類翻南北七里世民遣揔管李世勳與戰小却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帥讀曰率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張難蓋人姓名浩州行軍揔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謀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尉遲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任音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永安陳中州縣也後魏更名時屬浩州雀鼠谷在永安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將帥亮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秦王之破劉武周朱利剛軍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方略一也復林又翻走音卷下同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戶唐儉封府庫

以待世民唐儉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谷州唐書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直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年去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武周三月季直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庚申懷州揔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文應於西濟州大破之新武德二年王世充將丁伯德以濟源縣降熊州行軍揔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辛酉王世充陷鄧州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唐御府蓋屬內府省內府屬六仍以為并州道安撫大使使謂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恩反謀也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此言武周未死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謂馬邑詔仲文檢校并州揔管檢校官五月寶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龍火城藝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玩古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初尉遲

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蓋以夏縣為夏州使，故使夏州刺史。使圖敬德，事泄。敬德

殺之。敬德去，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又曰：秦二世

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考：秦二世高祖劉劉

世民至長安。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辛卯，秦王

於王世充。揭多，高祖孫也。且求昏。世充以宗女妻之。庚申，并

與之互市。六月壬辰，詔以和州摠管東南道行臺

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摠管江淮以南諸軍

事。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道安撫使進

封吳王，賜姓李氏。伏威，吳王也。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

封舒國公。祏，音石。丙午，立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

魯王，元亨為鄴王。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

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

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瑗，千兵未行。長史田瓚為士

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

摠管。長知兩州，瓚，秦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突厥

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昌呂，可汗

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

守。自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石嶺，在代州，村，俗曰

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四城也。秋

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

屈突通二子在洛陽。時命通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上謂通

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

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元年十一月八日，秦王世

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行

數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

世充，潞州摠管李襲譽邀擊敗之。敗，龍鳳，牛，羊，萬

計。驃騎大將軍可朱渾定遠。可朱渾，南三字，姓，唐

州摠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

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鎮蒲反以備之。又遣禮部

尚書唐儉安撫并州，暨廢并州摠管府。曹同徵，仲文

入朝。朝，直，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新安，在洛州西七

丙戌，至新安，蓋掘堯王世充遺魏王弘烈鎮襄陽。襄陽，荆

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暉檢校南城

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

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

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

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

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梁師都引

突厥稽胡兵入寇。勿，九行軍摠管段德操擊破之，斬

首千餘級。羅士信將前軍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

萬救之。己丑，秦王將輕騎前規世充。規，丑，應，朝

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考：世充，太宗，寶，錄

兵二萬來拒。秦王帥輕騎，世充不敵，被圍。重太宗引弓射

云太宗通書中... 世充之敗... 洛陽之圍...

射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 世充之敗... 洛陽之圍...

識欲拒之... 世民免胄自言... 乃得入且日帥步騎...

五萬進軍慈澗... 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 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

圍河內... 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 懷州總管黃君漢...

營以逼之... 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 以州城來降...

八月丁酉... 南寧西蠻蠻遣使入貢... 初隋末...

世充發詔反誅諸子... 沒為官奴... 棄其地... 十八卷見一百七...

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 己亥寶建德共... 段綸因遣使招諭...

充所署刺史來降... 世充遣使... 鄧州土豪執王世... 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

洛城克之...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 獲其將達奚善定...

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 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 乃築月城於其西...

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 世充隔水謂世民曰... 世充未嘗西侵...

及應之曰... 四海皆仰皇風... 唯公獨阻聲教... 為此而來...

詔取東都... 不令講好也... 至暮各引兵還... 上遣使與寶建德...

其外郭下其堡聚... 九月庚午... 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

五州來降... 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

道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輟輟拔之... 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 君廓為遁設伏...

破之... 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 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

衡許羅漢掠唐境... 君廓以策擊却之... 詔勞之曰... 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世充使太子...

類尉七州來降王世充善書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

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

郡縣相繼來降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

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尉遲敬德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

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

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

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那音還命釋之引

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

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

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

地形可置陳太行下孟登魏宣武陵魏宣武陵曰晉在北

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

民亦翻世充兵稍却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故翻

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

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

略陳智曰陳下同冠古沉考要曰實錄丙戌太宗無世充相避

之是日從獲於輸家世充引步騎數萬擊善書敬德太宗欲

刺善書馬太宗出廂更帥騎兵突與陳智略相搏智略則宜

到日河洛記在二十一日今從之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

六千排稍言排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

民問敬德曰奪稍與避稍孰難敬德曰奪稍難乃命

敬德奪元吉稍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

須臾三奪其稍元吉雖面相歎異內甚恥之叛胡

陷嵐州嵐州初王世充以邴元真為滑州行臺僕

射濮州刺史杜才幹才幹恨元真叛密

詐以其眾降之元真恃其官勢自往招慰

才幹出迎延入就坐元真執而數之曰汝本

庸才魏公置汝元僚元真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

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元真遂斬之遣人齎其

首至黎陽祭密墓壬午以濮州來降突厥莫賀咄

設寇涼州揔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拉

男女數千人而去丙戌以田瓚為顯州揔管賜爵

蔡國公早翻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

來降甲辰行軍揔管羅士信襲王世充陝石堡拔

之水經注石堡水自朔安縣東流經石堡山石堡山

士信又圍千金堡此在石堡山北千金堡中人罵之士信夜

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

都來歸羅揔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

即去堡中以為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

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寶建德

之圍幽州也是年五月建德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

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日

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

好勿

二二〇九

高祖神堯皇帝

唐紀

一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

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

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置楔

其間後先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

薛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

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

其營建德陳於營中陣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

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又音如字李密

之敗也見一百八十大楊慶歸洛陽復姓楊氏楊慶歸密

世充以為管州摠管妻以兄女無七秦王世民逼洛

陽慶潛遣人請降降戶世民遣摠管李世勣將兵往

據其城四將其將同慶欲與其妻偕來妻曰主上使妾

侍巾櫛者微阻疑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既辜付託妻負

徇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

何用為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

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

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為遂自殺庚戌慶來降復姓楊

氏拜上柱國郟國公郟音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

軍于榮沐之間榮音聞之引兵趣管城管城

李世勣擊却之使郭孝恪為書說榮州刺史魏

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

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為

嵩州刺史新志陽城縣屬洛州又云武德四年世充僞令王雄

嵩南之路始通嵩南謂嵩山以南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停

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沐州又密告沐州

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

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要漢為沐州摠管賜爵

郟國公郟音王弘烈據襄陽上令金州摠管府司

馬涇陽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圖之十一月庚申大亮

攻樊城鎮拔之隋志西城郡梁置樊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

其城柵十四將即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

恣橫好專誅殺橫戶孟翻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實

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為將軍恕望謀作

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長沙潭銑下詔赦之召

還江陵景珍懼甲子以長沙來降降戶詔峽州刺史

許紹出兵應之雲州摠管郭子和隋志定襄郡開皇五

克之隋志定襄郡開皇五又謂得突厥豐隆調休正翻

遣使以聞為突厥候騎所獲使使史翻處羅可汗大怒

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請帥其民南徙處昌呂翻

處之處昌呂翻張舉劉旻之降也旻音詔以延州故城

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

喪亂喪音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

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亡見年四月劉天下將悉為唐

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

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為武音師都請為鄉導鄉音

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

錫入自幽州可徵九入空汗音變

同俗保始野山南對丹東縣魏西校野古縣魏居肅慎地亦曰挹婁

考其曰善突厥傳大業中突利可汗敗於唐軍其弟牙利兵敗歸

可汗於則突利可汗敗於唐軍其弟牙利兵敗歸

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吐蕃別翻處羅又欲取并

州以居楊政道楊政道時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

國賴隋得立華見一百七十八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

卒義成公主以其子與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

賀咄設更上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

喪使疏上禮之如始畢之喪始畢卒戊子安撫大

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南漳漢之臨沮縣也隋廢

州名而置華州也漢南鄭縣高祖八年省併入宜城沮于歲翻華二

是月寶建德濟河擊孟海公月丙午蓋於時唐始開

州以報之皆去年冬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

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使疏建德破殷

亦有遣使求救於建德云夏王或率領軍師來相救據王取東都河

洛之北收并汾南盡揚越尤乃取京師諸將以西通蜀荆襄之境

皆遠以路遠難信有是言建德亦由信上何洛之地也建德中

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

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

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疆鄭弱執必不支鄭亡則

夏不能獨立矣說戶部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

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

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

答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

德軍於龍火城破之基因辛丑王世充隨州摠管

徐毅舉州降隋州刺史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

荆門鎮拔之荆門在峽州紹所部與梁鄭鄰接鄭州北境

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蕭銑蕭銑

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醴彭越

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引漢高祖殺韓

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

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

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王世充遣其兄子突

代王琬長孫安世詣寶建德報聘且乞師長知并州

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為民患勅定并州九月勿翻特

摠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寶建

德在河南去年九月道源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

州以震山東寶建德都洛丙午詔世讓為行軍摠管使

將兵出士門趣洛州一名上河關鹿泉漢之石邑也己酉

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暠瓜州隋之

京口京口時屬揚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凌

亭五板橋又於凌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毗陵

以法興府拔李百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



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音石將卒數千攻子通

之進屯溧水附屬揚州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

刀為前鋒音石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

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音石子通為方陳而前

日陣音石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

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為所敗音石還閉壁不出

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音石乘其無備

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

擊之音石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

人音石子通食盡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

伏威音石伏威徙居丹楊子通復東走太湖音石

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弃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

遣其將葉孝辯迎之音石法興中

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音石孝辯覺之法興

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徙都餘杭音石盡收

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音石東包會稽西距宣

城音石皆有其廣新二州

賊帥高法澄沈寶徹殺隋官據州附於林士弘音石

馮盎擊破之音石既而寶徹兄子

智臣復聚兵於新州盎引兵擊之賊始合盎免胄大

呼曰音石爾識我乎賊多弃仗肉袒而拜音石寶建德行

臺尚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音石封定

四年春正月癸酉以大恩為代州摠管音石之亂寇

襄郡王賜姓李氏代州石嶺之北自劉武周之亂寇

盜充斥大恩徙鎮鴈門音石討擊悉平之

稽胡酋帥劉介成部落數萬為邊寇音石

辛巳詔太子建成統諸軍討之音石王世充梁州摠管

程嘉會以所部來降音石杜伏威遣其將陳

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

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慰之音石甲申攻梁克之

王在太宗討王世充前今從高祖音石丙戌黔州刺史田世

康音石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音石秦王

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

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音石

伯顯長知兩關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音石

日率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

屈突通贊皇公寶軌音石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

引兵按行營屯孟州粹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

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音石

云初羅士信取千金堡自守音石太宗自來攻堡通羅

宗力出援之左右未獲從以兩騎而進遇賊騎將葛彥璋

千餘人擊之世充亦至通羅復振表與秦王世充大敗俘斬

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

孝恭字平鏡，號於陵，京兆人。高祖時，封郡王。孝恭與蕭銑之計，以十策高祖，以中書省三軍之任，以孝恭

辛卯改信州為夔州，以孝恭為總管，使大造舟

艦，習水戰。戶以孝恭未更軍旅，更以靖為行

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

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

示引擢，實以為質。量音良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

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

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

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

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

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

將帥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

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壘，臨穀水以拒唐兵。

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

左右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徼幸一戰，命屈突通帥步

卒五千度水擊之。勿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

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

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

靡。殺傷甚眾，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

巨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

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射而亦追者不敢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八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呼，距躍超距而前，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

世充亦帥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

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

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為

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

志玄躡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

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

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王寅，世充出右掖門，獲

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

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趣唐軍，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

至寫口，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至是謂

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頊不樂仕世充，多

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

幸，得生佛世，願弃官削髮為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

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

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頊固請不許。

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

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

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

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敗，欲苟免邪？不誅之

何以制眾？遂斬頊於市。頊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

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并州安撫使唐

儉密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真鄉公

池西魏置真鄉縣時屬魏州使疏史翻於此縣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謠

詔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可汗音寒

及在并州賊賄狼籍上命裴寂陳叔達蕭瑀雜鞠之

馬音乙巳仲文伏誅庚戌王泰奔河陽走去年七月世宗

其將趙叟等以城來降。將即亮翻寬休別將軍雄信裴

孝達與摠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單慈秦王世民帥

步騎五千援之至轅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轅音

環敗補壬子延州摠管段德操擊劉介成破之。介音斬

首千餘級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

重五十斤擲二百步。礮與砲同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

巨斧射五百步。今之刻車弩亦其類也輻音福世民四面

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飢餓者凡十三輩

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摠管劉弘基等

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

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

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復扶

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又翻扶上聞之亦密敕

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

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參謀之官蓋始於此朝首蓋編德彝言於上曰世

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言羈屬屬之而已號令所行唯洛陽一

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扶復

音如字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

書。遺于諭以禍福世充不報。戊午王世充鄭州司

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李世勣時屯管城使

疏史翻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王君廓時悅

戶江翻遂拔之獲其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長如

君理之孫也。沈君理任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五起重光大曆三年二月不滿一年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秣鞫渠帥突地稽為燕州總管秣鞫有七種果夫秣鞫居最南本州高麗屬地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突地稽志曰隋定營州之境故雖故城實建西郡以處秣鞫人武德元年曰燕州突地稽嗣太子建成書作突地稽亦稱胡人

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十人酋帥由胡授以官爵使還招其餘黨劉介成亦降介許延胡降建成詐稱增置州縣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六千餘人考異曰實錄前言四千餘戶後言六千餘戶蓋前言戶後言口也介成覺變亡奔梁師都行軍總管劉世讓攻寶建德黃州拔之黃州洛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寶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

上遙除名振永寧令新志平恩屬洛州又所錄難詳州本熊耳寶寧二年更名時屬熊耳後廢入龍潭永寧縣屬洛州之說也東漢平遠名時屬熊耳後廢入龍潭永寧縣屬洛州年本東曲梁縣神社曰洛州春秋赤狄之地洛州志曰永寧并胡厥九勿翻漢故宣州又音如字樂音洛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舊志鄴屬魏州後魏於鄴置相州周末尉遲鄴故鄴即魏寺置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種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為之飯僧舊志鄴有佛刹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利

者感民之利始與突厥之眾九勿翻可汗利可汗音士馬雄威有憑陵中國之志

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從才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使說史記下昔啓民為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隋紀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

楊政道以伐之楊政道時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唐兵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汾陰屬本屬蒲州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見一百八十二卷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糠覈不充以賤音食往往餓死寶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將帥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酸棗屬東梁州壬午突厥寇石州石州屬刺史王集擊却之寶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榮陽陽翟等縣榮陽屬鄭州陽翟屬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上時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徐州屬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郭士衡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築宮板渚成臯水又東運板渚北注云有津謂之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使說史記下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好呼世民集將佐議之世民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

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

善讀虎武牢 伺間而動破之必矣其語記室薛收曰世

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

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

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

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

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

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

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帥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

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

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道衡為隋驍將

其必克收之講時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

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易建德席勝

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

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

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

扼其咽喉將帥亮明下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易

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

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

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

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

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

千五百人東趨武牢魏聖元朝時正晝出兵歷北

坳抵河陽趨鞏而去鞏在東都之東一百一十里時世民大軍

武牢在河陽而趨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

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

武牢在河陽而趨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

東二十餘里規建德之營營在洛陽東緣道分留從騎

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纔

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尉遲敬德曰吾執

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又曰賊見

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

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

逐之從者咸失色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

德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

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

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誘

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

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報建

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

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武德二年八月

足下乃以三軍之眾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

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前茅

郊勞未通能無懷愧世充阻於唐兵使命不得通

善使之擇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立秦王世民長

子泰為衛王夏四月己丑豐州摠管張長遜入朝

時言事者多云長遜久居豐州長遜聞

為突厥所厚非國家之利長遜聞

長遜聞

長遜聞

長遜聞

長遜聞

長遜聞

長遜聞

長遜聞

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長遜帥所部會之因入朝拜右武侯將軍即漢州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帥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僕射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可汗名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騎將名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太子還長安王世充平

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名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璫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處羅名國人疑元璫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瓌名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長孫名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孝恭名甲寅封皇子元方為周王元禮為鄭王元嘉為宋王元則為荆王元茂為越王元禮名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武牢名

於日新書六十餘日案一月戊午沈悅始以武牢降唐王五月二十日建德敗績六十二日若沈悅今日降唐明日建德帥至亦下能自守又吳兢太宗本紀史三月十一日建德率兵十一萬戰數不利數將次于酸棗去酸棗四十一日故恒元留屯累月戰數不利數將士思歸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抄名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行名徇汾晉趣蒲津蒲名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策名之蓋計日而收功言恐建德不從至蒲州洛城已破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九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王琬名又陰以金玉陷建德諸將以撓其謀撓名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故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扶出名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祭酒名今大王自澄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山北名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唐必還師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武牢名

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廣武名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誘名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武牢名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渚名而進諸將皆懼渚名世民將數騎升高丘而望之世民名謂諸將曰賊出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驚驚名是無紀律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餒將自退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兩湖日中必破之矣兩湖名

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劇名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王君廓名

疏史記建德曰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

角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音如字王  
 琬乘隋煬帝驄馬，音如字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  
 誇衆。音如字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  
 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尉遲敬  
 德引其馬，馳歸衆，無敢當者。音如字世民使召河北馬  
 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  
 列。音如字又爭飲水，遂欲退。音如字世民命宇文  
 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音如字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  
 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音如字大軍繼之。  
 東涉汜水，直薄其陳。音如字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  
 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  
 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音如字進退之間，唐兵已  
 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寶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  
 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  
 其後，復突陳而歸。音如字再入，再出，飛矢集其  
 身如蝟毛。音如字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  
 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  
 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  
 入，音如字出其陳後，音如字張唐旗幟，音如字建德將士顧  
 見之大潰。音如字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  
 擊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槊欲刺之。音如字建德  
 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音如字武威

下擒之。音如字載以從馬，音如字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  
 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  
 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  
 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  
 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音如字  
 左車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  
 百騎，道歸洛州。音如字甲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  
 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音如字將趙  
 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  
 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  
 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  
 襄陽音如字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  
 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音如字丙寅，  
 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音如字  
 江門音如字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  
 子見處，音如字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音如字世充頓首謝  
 罪。於是部分諸軍。音如字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  
 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  
 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獲。  
 命蕭瑀寶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音如字  
 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  
 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徽張童  
 兒王德仁朱粲郭智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音如字  
 初，李世勳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

勳言雄信驍健絕倫勳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

世民不許何嘗命命公孫祖孫太宗得洛陽時請雄信世勳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

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勳曰吾不惜餘生與兄

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

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

隨兄為土庶幾不負昔誓也士民疾朱粲殘忍

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士民無罪為世充所

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如兩士民無罪為世充所

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諫之古者大夫死則君命有

罪而死也諫魯水師初秦王府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

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協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

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終無怨色及洛陽平淹

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

定令周法明改州法尚之弟也周法明自隋

末結客襲據黃梅八年改曰黃梅因黃梅山以名

安陸晉南司州西魏晉安州隋改為安陸郡子紹德攻沔陽

來降王申齊善行以洛相魏等州來降以四郡

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還向海隅為盜善行獨

以為不可曰隋末喪亂息源故吾屬相聚草野

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朝

力所能爭邪邪音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

唐必欲得繒帛者繒音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

也復扶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

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僕

射裴矩行臺曹且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

八璽并破字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德化二年

隋

州

法

尚

弟

也

周

法

明

自

隋

末

結



泣曰虎賁既隋室貴臣

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為尼及建德敗公

主將歸長安與宇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見

公主不可士及立於戶外請復為夫婦公主曰我與

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

知耳詞令速去士及固請公主怒曰必欲就死

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乙亥以周

法明為黃州總管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二十八

州諸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古回胡人

充故地悉平寶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

復推淮安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

餘州建德之地悉平己卯代州總管李大恩擊苑

君璋破之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

叔良中流矢

戊戌孟海公餘黨將善合以鄆州孟噉鬼以曹州

來降

庚子營州人石世則執總管晉文衍

舉州叛奉靺鞨突地稽為主

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

貴遷乙巳以右驍衛將軍盛彥師為宋州總管安

撫河南

拜海州總管

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

蘇世長以襄州來降

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

屢以書招之

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

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

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

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

從校獵高陵

大獲禽獸上顧羣臣曰今

日敗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

未足為樂

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

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

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上曰

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

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

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臣昔

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

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

乎上深然之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

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

前後部鼓吹

世充寶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

行斂至之禮以饗之

太宗為上無功下無與

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

入貢句音駒建武元之弟也高元可上見王世充

而數之又所上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

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處蜀三斬

竇建德於市丁卯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

年魏方百同陝鼎函號虞芮六州轉輸勞費魏州

武德二年以又傳精首函州又義寧元年分盧氏長水林

隔寇戎並給復二年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

既下而王竇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

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治首

且世充尚蒙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考異曰伏伽

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按雍州都城坊里屬雍州

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

所曰矯稱赦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修德等

殺之仇德一年正月獨孤機兄竇世充所殺修德報

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隋末錢

弊濫薄言錢之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隋末

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參按漢書律歷志權

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仲遠近便之命給

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給事中亦加官所加

或博士大夫魏邱儀儀并諸給事中上朝講平尚書奏事分為左

右以官事殿中丞魏氏或為中書或為正屬皆唐氏魏敬倫

省中書下省案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事抄待中書定期先議

以屈突通為陝東道大行

勳父蓋竟無恙而還詔復其官爵蓋勳將兵征討或經

旬月不解甲性嚴酷將佐有犯無貴賤立斬之鞭撻

吏民常流血滿庭所部重足屏息勳將兵征討或經

西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

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裴自餘敢盜

鑄者身死家口配沒河北既平上以陳君賓為洛

州刺史將軍秦武通等將兵屯洛州欲使分鎮東方

諸州又以鄭善果等為慰撫大使就洛州選補山東

州縣官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

里暴橫為民患洛州唐官吏以法繩之

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

胡家在洛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

至貝州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

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戶

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世充吾屬

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

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

以客禮見一百八十七卷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

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為將無以見天下之士

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也

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

願復起兵，戎衆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甲戌襲漳南縣，據之。

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魏冀定滄並置摠管府。之勃海郡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辛巳，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都州，拔

之。東州當作襄州，詳見魏書。孟海公與竇建德同伏誅。戴州刺史孟噉鬼不自安，州之軍父楚二置戴州，故法臨縣。挾海公之子義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蔣善合為腹心。禹城屬齊州，隋之天寶元年改悅阿為禹城，此時未有此城，當是又前言蔣善合與善合以事州來降，此以禹城令善之亦非也。善合與

其左右同謀斬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丁亥命太子安撫北邊。丁酉，劉黑闥陷鄒縣，鄒縣屬魏州。魏州刺史權威之武關，武關屬魏州。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取其餘衆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摠管藍田李玄通擊之。藍田屬關中。又詔幽州摠管李

藝引兵會擊黑闥。癸卯，突厥寇代州，代州屬九摠管李大恩遣行軍摠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

少許，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上以南方

寇盜尚多，丙午，以左武侯將軍張鎮周為淮南道行軍摠管，大將軍陳智略為嶺南道行軍摠管，鎮撫之。丁未，劉黑闥陷歷亭，歷亭屬齊州。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兗州屬齊州。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任城屬齊州。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元帥屬行臺。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虞城屬齊州。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彥師屬齊州。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待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行至宋州，屬圓朗反，宋州屬齊州。

瓌時為宋州刺史，使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汴州屬齊州。瓌曰：瓌笑曰：柳公何怯也。圓朗又攻陷楚丘，楚丘屬齊州。瓌更名時，屬戴州。引兵將圍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公謹自鄆陵帥諸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鄆陵屬齊州。

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恐必為變。瓌不應，樞至虞城，分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城，合隊屬齊州。賊稍近，質子有叛者，樞斬其隊帥。於是諸隊帥皆懼，諸隊帥屬齊州。各殺其質子，樞不禁，梟其首於門外，遣使白瓌，白瓌屬齊州。瓌陽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招其父兄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人既殺質子，與賊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初，寶

與賊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初，寶

與賊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初，寶

與賊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初，寶

建德以鄱陽崔元遜為深州刺史

黑闥反元遜與其黨數十人謀於野伏甲士於車中

以禾覆其上又直入聽事自禾中呼譟而出執

刺史裴晞殺之傳首黑闥九月乙卯文登賊帥淳

于難請降置登州以難為刺史

突厥寇并州遣左

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

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辛酉徐圓朗自稱

魯王隋末歙州賊汪華據歙等五州有衆一萬

子遣使來降拜歙州總管隋末七陽盧祖

尚糾合壯士以衛鄉里部分嚴整羣盜畏之及煬帝

遇弒鄉人奉之為光州刺史時年十

九奉表於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來降丙子以

祖尚為光州總管己卯詔括天下戶口徐

圓朗寇濟州治中吳及論擊走之

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年所

宜並蠲除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

之師道恭仁之弟也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

趙郡王孝恭為荆湘道行軍總管

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

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荆郢道行軍元帥

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

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

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淮安

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洛相

魏恆趙等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

布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

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

雅賢破之逐奔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葭城

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

振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

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

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

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

蘇最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

宗一入官皆置命

教命功各五

參軍各二人

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

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

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

蘇最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

宗一入官皆置命

教命功各五

參軍各二人

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摠管府戶曹許敬宗

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書三番更日直宿供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

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

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元敬收之從子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

軍俄遷陝州長史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

之依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勇略者立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

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李玄道嘗事李密為記室密敗官屬為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玄道

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眾服其識量庚寅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

德備以城降之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

山來降趙郡王孝

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

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摠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毛州刺史

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盛彥師自徐圓朗所逃歸王薄因說

青萊密諸州皆下之銑之罷兵營農也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

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

泊南岸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

南岸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

郭又攻水城拔之中諸將皆曰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

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

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

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

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

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

懸軍深入苦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弃舟艦使塞江而下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弃舟艦使塞江而下

疑不進其交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疑不進其交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

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

支矣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

令開門出降令開門出降考其日高祖實錄卷一百一十一

昌嘗陽枝江松滋四縣書書恭傳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數於江

然銑險不可進有舟楫何所之今銑終江州鎮見船則內外

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下規圖動旬月用強其攻實錄卷一百一十一

私入輕銳難與爭鋒今斬夫荆門盡兵出戰此致敗之師也非其

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下戰必兩分留輕兵抗我退師以自守此

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縷布憤詣軍門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縷布憤詣軍門

息肩今若縱兵倖掠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息肩今若縱兵倖掠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

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

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

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

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為荊州摠管李靖為上柱國賜

爵永康縣公爵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

長史長史是年分揚州之縣置江都府

令僕至郎中主事令僕至郎中主事庚戌詔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省自

京師同而員數差少京師同而員數差少山東行臺及摠管府諸州

各降京師一等員數又減焉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

署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

閏月乙卯上幸稷州武德元年己未幸武功舊墅壬戌獵于好時武德二年

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武德三年乙丑獵于九嶺武德四年丁卯獵于

月甲申上祀圓丘武德五年杜伏威使其將

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武德六年

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

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

之又敗之於城下武德七年庚寅子通窮蹙請降武德八年

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黔歛稱王十餘年雄誕還

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唐黔州之新安郡也新安洞

犯其陳武德九年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

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

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

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

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

海雄誕以功除歙州摠管賜爵宜春郡公武德十年

壬辰林州摠管劉旻擊劉企成武德十一年大破之武德十二年

嶺道使分道招撫諸州所至皆下武德十三年蕭銑桂州摠

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武德十四年趙郡王孝恭即以襲

志為桂州摠管明年入朝武德十五年以李靖為嶺南撫慰

大使檢校桂州摠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

萬武德十六年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摠管李玄通黑闥愛其

才欲以為大將武德十七年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

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

為諸君一醉武德十八年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

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

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引

刀自刺武德十九年亦紉潰腹而死上聞為之流涕拜其子代

護為大將武德二十年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刺史王文矩以

城應徐圓朗武德二十一年幽州大饑高開道許以粟賑之

李藝遣老弱詣開道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喜於是

發民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往受粟開道悉

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武德二十二年又開道又音如字燕因肩假北連

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

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

至懷戎武德二十三年成水與其中州所治也貞觀八年改北燕州為懷戎

襲擊破之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為寇武德二十四年恆定

幽易咸被其患武德二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

州殺刺史魏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武德二十六年

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

兵數萬進逼宗城武德二十七年黎州摠管李世勣先屯宗城

弃城走保洛州武德二十八年黎州摠管李元宗城本唐宗

州時置宗州洛州并開武德二十九年黎州摠管李元宗城本唐宗

州時置宗州洛州并開武德三十年黎州摠管李元宗城本唐宗

州時置宗州洛州并開武德三十一年黎州摠管李元宗城本唐宗

州時置宗州洛州并開武德三十二年黎州摠管李元宗城本唐宗

州時置宗州洛州并開武德三十三年黎州摠管李元宗城本唐宗

五百騎自探陳黑闥到南宮馳至宋州不入城而西過至洛州騎馬  
 於南門外喚陳君賓覺仁弘泰武通等奔城西拔永安縣令程名振  
 見武通狼狽走出騎馬向縣取家口入城城人恐相劫掠閉城門  
 自守名振乃於城北門上以繩懸下將母妻男女步走西去不踰四  
 五里母妻等被劫散失名振脫身而免黑闥攻宋城破之任貴以輕  
 騎突圍而走投相州數日黑闥大軍至洛州案舊地理志武德四年  
 置宗州於宋城縣宋守皆當作宗世勣名將必不至如甲子黑闥  
 革命記所云但力不能拒而奔城耳今從舊書黑闥傳

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  
 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於城東南告天及祭  
 寶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相息亮翻考  
 昭相州在來年正月乙酉蓋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  
 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  
 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  
 帥胡騎從之使疏吏翻下同厥尤勿翻俟渠之右武衛將軍  
 秦武通洛州刺史陳君賓永寧令程名振永寧當皆  
 自河北遁歸長安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  
 黑闥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即漢之昆明也昆明蠻在  
 西洱河為境西洱西洱河嵩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嵩州漢越嵩郡  
 開皇六年改西寧州十八年改嵩州南寧古南中地後周置嚴州  
 味升麻諸縣之地武德四年置南寧州嵩音嵩至其國說之  
 遂來降說輸內翻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  
 魏州殺掇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隋開皇十六年以魏州  
 魏州是年復以魏州之莘臨黃武陽博州之武水置莘州考異曰實  
 錄作莘州新書作業州按地理志無業州必莘州也十道志開皇十  
 六年於莘縣置莘州舊志武德五年置壬申徙宋王元嘉為徐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九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寶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七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

武德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

都洛州以苑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

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

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丙戌同安賊帥殷恭遠以

舒州來降舒州隋之同安縣宋白曰舒州漢魏屬江州晉置

州大業改同安郡唐改舒州以其地屬晉州北齊改州隋初改熙

古舒子之國也歸所屬郡降戶江州丁亥濟州別駕劉伯

通執刺史寶務本以州附徐圓朗復開庚寅東鹽

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

秦二世民軍至獲嘉按宋白續通典

州以地屬秦二世宋白曰隋州城春秋晉

魏武故城劉黑闥奔相州退保洛州

丙申世民復取相州以城應黑闥按地理志無祿州蓋字誤耳

新書作相州尤誤也按劉黑闥攻相州殺刺史房正昇王兵至

州人殺劉黑闥於相州在丙申其誤明矣祿州既考其地然黑

闥之拔相州與秦王之復相州本末甚明與祿州全不相干而新書

所屬發房早拔相州月日進軍肥鄉肥鄉縣屬魏郡魏郡屬魏郡

亦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進軍洛水之上以逼之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楊世略以循潮二州來降

唐使者王義童

下泉睦建三州

幽州摠管李藝將所部

兵數萬會秦二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

使苑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

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

馳告黑闥黑闥遠遣其弟十善

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

大敗所失亡八千人

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

黑闥引兵還攻洛水

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

三月太宗復河人相州劉黑闥

秦叔寶等以五千騎擊之

黑闥敗走

二月命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太宗討黑闥

晉書 有無外人 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 拜洪州總管 豫章

州屬 王或君 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 拜洪州總管 豫章

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 拜洪州總管 豫章

已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

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廉趙四州

劉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

餘步 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

召諸將謀之 李世勳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

守行軍總管鄭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

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

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

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

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

年二十

考異曰 高祖嘗欲殺王君廓知不可守潰圍而出秦王謂

潰圍而出則黑闥圍守益固士信何以復得入城遺命記曰太宗知

賊勢盛恐王君廓不能固以問諸將士信以為無慮太宗使十信入

守之太宗登段王臺以旗招王君廓從南門突圍不得即向北門併

軍攻從門人少復得出士信亦以左右二百人入城經八日晝夜被

攻不守俱盡士信被左右執之以降城五年正月攻陷李去感以數

十人突圍出歸上柱國以公禮葬今從之高祖實錄士信死時年二

十八魯傳云年二十按士信於被張領陷城時年十四若死

時年二十則在大業十一年是歲須陀死今從之 戊寅汴州總

庚辰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

州西魏故曰梁擊梁師都石堡城師都自將救之

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十六騎遁去上益其兵使乘

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

城會突厥救至勿謂詔德操引還

民拔洛水

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

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

高會李世勳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勳

部將潘毛刺之墜馬

而卒

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

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

盛彥師帥齊州總管王薄攻須昌

州刺史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及須昌降

彥師收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使者未至義滿憂憤

死獄中

薄殺之

彥師亦坐死

頡利可汗且許結昏

公瓊鄭元璠長孫順德等還

庚子復遣使來修好

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眾攻之月餘乃退

事今下取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為交州摠管

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

高士廉奉表請入朝 詔許之遣其子師利迎之

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

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

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 乃使人堰洛水上流

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 世民自將精騎

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 世民自將精騎

戰 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王小胡謂

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

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 黑闥

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苑願等二

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 高開道寇易州殺刺

史慕容孝幹 夏四月己未隋鴻臚卿竊長真以寧

越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 交愛之道始通以

長真為欽州摠管 以夔州摠管趙郡

王孝恭為荊州摠管 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

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徽者其才

不世出名高東夏 且有非常之相 真帝

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徽而奉之天

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徽於浚儀

世徽而奉之世徽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

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

圓朗復以為然 世徽至已有眾數千人頓

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徽知

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

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

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

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 世民具陳取圓

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

定襄王李大恩為突厥所殺 先是大恩奏稱突

厥饑饉馬邑可取 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

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

不能獨進頓兵新城 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

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

上惜之獨孤晟坐滅死徙邊 丙子行臺民部尚書

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戊寅廣州賊帥鄧文進

攻陳州徐麻上者林陳國報也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隋合浦太守竇宣日南太守李陵並來降合浦郡南

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幹斬瓜州在漢郡

賀拔行威以降瓜州在漢郡

瓜州平突厥寇忻州瓜州在漢郡

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瓜州在漢郡

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燕郡在漢郡

寇洮岷三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岷州在漢郡

乙卯道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道州在漢郡

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定州在漢郡

秋七月甲申為秦王世民營弘義宮弘義宮在漢郡

使居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弘義宮在漢郡

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淮泗在漢郡

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淮濟在漢郡

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任瓌在漢郡

乙酉班師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班師在漢郡

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齊王在漢郡

以寵異之以闕稜為左領軍將軍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江東在漢郡

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藍田關在漢郡

為吏所獲俱伏誅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定州在漢郡

在鮮虞鮮虞在漢郡

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道玄在漢郡

丙申遷州人鄧士政執刺史李敬昂以反李敬昂在漢郡

西魏以房陵置遷州房陵在漢郡

外張州今吉陽軍地張州在漢郡

州後改魏州投荒錄高州高涼郡山高涼郡在漢郡

州宋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州在漢郡

摠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顯破突厥更名汾州武德三年斬首五千餘級吐谷渾寇

洮州遣武州刺史賀亮禦之武都郡西魏置武州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大震關在武州上遣鄭元璠詣頡利

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璠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詰去頡利頡利

頗慙元璠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

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說輸肉餅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可汗府庫孰與奔昆弟積年之

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宣德元年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使疏史謂幾居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西魏晉北齊州上郡弘州摠管宇文歆慶州弘化縣開皇十八年置弘州靈州摠管楊師

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玩翻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崗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今許

壬寅定州摠管雙士洛擊突厥於恆山之南北日黃帝皆破之甘州張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

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此黑闥高開道寇靈州武德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

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第十善戰

於鄆縣音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隋開皇十六年分冀州之廣城置晏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在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觀古契丹寇北平

將軍左右衛左各一將軍甲子以秦王世民領左右十二衛大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于下博下博縣屬冀州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將帥亮翻

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老夫今王輕脫

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

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鬪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角翻世民深

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悉行世民自起兵以來前

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莫翻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有大有林士弘遣其弟鄱陽王

藥師攻循州刺史楊略與戰斬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懼己已請降尋復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

相聚應之是年以洪州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

震駭洛州總管盧江王瑗弃城西走瑗于春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洛州

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弃城走

秦王世民之謀事見一百八十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



四外國... 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 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 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頌之兄子也

封宗室略陽公道宗等十八人爲郡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 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 都相結遺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 成處分... 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

魏州破之 癸卯上校獵於富平... 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 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 之... 等八人爲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華池... 史王公政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癸亥幽州大揔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 殺長吏以應黑闥... 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臥內... 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禦賊... 協力必欲奔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 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 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 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 其用... 擊范願破之... 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 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 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 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 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 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 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 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 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 濟梁而陳... 今此革命記太宗實錄云黑闥軍至高祖... 盡殺其黨使空山東不用吾言故有今日

所居杜... 地... 拓也... 任音... 宜君... 魏州... 懷德... 南自相州... 安勒兵... 之... 等八人... 華池... 史王公政...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唐高祖使于年十五已上... 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 與數百騎士去... 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 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 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 為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鏡陽... 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 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 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第十善斬於洛州

并翻... 威威... 至... 帥改元進通... 道... 騎將軍衛彥討之

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為太保... 二月庚戌上幸驪山温湯... 加前後部鼓吹班劍四十人... 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 騎奔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為三郡... 始入貢... 左翊衛大將軍... 二月癸未高開道掠文安魯城... 庚子梁師都將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三州來...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管張鎮周等擊之... 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乙巳前洪州摠管張善安反遣舒州摠... 降...

首領馮暄俱反陷南越州進攻姜州合州刺史齊純引兵救之武德四年合州刺史齊純

鳳為齒王元慶為漢王考皇王元慶

為右僕射楊恭仁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封德

葬為中書令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

刺史盧士良擊破之丙申梁師都將辛僚兒引

突厥寇林州將即亮翻下同

苑君彰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林寶言擊走之

破之長和兩翻劉黑闥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

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昌平城在幽州

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

邑來降戶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摠管

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

為寇此則至翻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中頓有城

可以類食也置食之所請以勇將戍崞城崞音

多貯金帛直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其禾稼

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九翻

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

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

君璋高滿政說苑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復扶又翻

君璋不從滿政因眾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

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

而降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武德四年匡州刺史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

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摠管封榮國公武德四年

摠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武德四年值州人張護李通反懷廣以

數百人保子城涼州摠管楊恭仁遣兵救之為護等

所敗武德四年癸酉柴紹與吐谷渾戰武德四年

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武德四年矢下如雨紹遣人彈

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

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眾大潰武德四年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

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于臘河谷破之張護

李通殺賀拔懷廣武德四年立

汝州別駕竇伏明為主武德四年進逼瓜州長史趙孝倫

擊却之長和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三

縣而去武德四年丁丑蘭州刺史馮

士翹據新會反武德四年開道所部弘陽統漢二鎮來降武德四年

癸未突厥寇原州武德四年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為虜

所敗行軍摠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

兵屯北邊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屯并州武德四年以備突厥八月丙辰突厥寇真州武德四年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

伏威與公柝相友善公柝年長兩和伏威兄事之軍

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

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

柝知之怏怏不平兩和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

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朝見上年留公柝守丹楊

此南朝之舊丹楊郡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

苟不失職勿令公柝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柝

謀反說輸而雄誕握兵公柝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

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柝

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

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封吳王大唐兵

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已

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

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柝知不可屈

縊殺之於期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

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

為之流涕為于公柝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

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鐵可運糧儲尋稱帝於丹楊國

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

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摠管使疏吏與張善安連

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已未突厥寇原州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

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坐

幸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柝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

眾皆悅服丙寅吐谷渾內附吐谷渾人辛未突厥

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渭州高開道以

奚侵幽州州兵擊却之九月太子班師自幽州戊

子輔公柝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音

公鄭元璫討之璫庚寅突厥寇幽州勿壬辰詔

以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欲使之討輔公

未寶伏明以沙州降城以城東降高昌王麴伯

雅卒辛子子文泰立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渝州

刺史薛敬仁弃城走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

萬騎寇幽州奇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為己患

賊謂未可知從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其家籍

未詔世民引兵還太子與秦王分道備突厥太子上幸華

陰華戶張大智侵涪州涪州刺史田

世康等討之大智以衆降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

李高遷助朔州摠管高滿政守馬邑依之地曹魏立焉

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

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衆攻城

鞠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摠

摠管李世勣出淮泗泗水以討輔公柝孝恭將發

之衆趣宣州宣城懷州摠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

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松子嶺還保崞城

會頡利遣使求婚使陳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

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

為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

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

虞候杜士遠隋文帝於中宮置士遠以

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按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

上以滿政子女積為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

親翻下同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摠

管突厥數為邊患角所并州大摠管府長史竇靜

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

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張知雨使與裴寂蕭瑀封

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及日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

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摠管靜抗之

子也定之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

於并州之境從之黃州摠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

祐黃州漢縣屬地屬秦置齊張善安據夏口拒之夏口

法明屯荆口鎮蓋當荆江之口壬午法明登戰艦飲

酒醢戶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魚牒而至醢日舟名

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甲申舒州摠管張

鎮周等擊輔公祐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

武德三年以宣州之涇縣丁亥上校獵於華陰華陰

迎勞秦王世民於忠武頓秦王自并州十二月癸卯

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使說善安大亮擊善安

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

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

恐不免將即大亮曰張摠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

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問

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

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

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

聞之大怒悉眾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

不留摠管摠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

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

黨復大罵曰張摠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

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

公祐交通石首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祐敗得所與

往還書乃殺之甲寅車駕至長安己巳突厥寇

定州州兵擊走之庚申白狗羌並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州置

者領之無品秩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祐別將

於樅陽破之樅陽屬漢屬江都郡置樅陽郡

庚寅鄒州人鄧同穎殺刺史李士衡反鄒州

州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維恭

城置其地乃漢屬郡外海疆之地蜀將姜維馬忠討汶山羌於此

故學在焉恭州即丙恭州後改曰梓州又戎州都督府所屬州

有曲州本恭州之郡南曰維州即古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

朱提郡地非此也劉向曰維州即古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

石領山內為牛於石經是也其地在岷山之北

二月，輔公祏遣兵圍歙州刺史左

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祏

來請班麻遣使冊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

王扶餘璋為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真平為樂浪郡王

軌討之。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

破輔公祏之黨於歙州拔其枚洞等四鎮。丁巳上

幸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第各就學。戊午改大

總管為大都督府。己未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

來降。高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

不敢。且恃突厥之衆遂無降意

其將卒皆山東人思鄉里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士

數百謂之假子常直閣內使金樹領之故劉黑闥將

張君立亡在開道所與金樹密謀取開道金樹遣其

黨數人入閣內與假子遊戲向夕潛斷其弓弦

藏刀架於牀下合瞑抱之趨出。假子將禦之弓弦皆

州獠反陷隆州晉城。立西無錫餘姚趙州晉陽州

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給其衆。及公祏平趙郡王

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

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

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次左右

衛。次左右衛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

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工府有

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

八階為文散官。從二品金紫。從四品正三品銀青

從五品正六品正七品正八品正九品正十品正

從八品上承務郎從八品下承務郎從九品上承

一階為武散官。從三品正四品正五品正六品正

從七品正八品正九品正十品正。從八品上承

從九品上承務郎從九品下承務郎從十品上承

軍師... 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

為勳官

... 丙戌趙郡王孝恭

破輔公

... 拔梁山等三鎮

龜降

... 辛卯安撫使任瓌

西突厥寇原州

... 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

公拓遣其將馮慧亮

... 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

青林山

... 仍於梁山連鐵鑠以斷江路

袁十餘里

... 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

帥舟師次舒州

... 李世勳帥步卒一萬度淮

碇石

... 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

慧亮等軍

... 夜遣兵薄孝恭營

恭集諸將

... 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

攻之不可猝拔

... 不如直指丹楊掩其巢穴

慧亮等自降矣

... 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拓精

兵雖在此水陸二軍

... 然所自將亦不為少今博望諸

柵尚不能拔

... 公拓保據石頭豈易取哉

楊旬月不下

... 慧亮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

... 李靖曰公拓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不為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拓保據石頭豈易取哉

... 慧亮正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

破也

... 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營

待之

... 賊出兵追之行數里

遇大軍

... 與戰大破之

賊眾曰

... 汝曹不識我邪

故部曲

... 皆無鬪志或有拜者

逐北

... 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戌皆潰

遁歸

... 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

公拓

... 大懼擁兵數萬奔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

李世勳

... 追之公拓至句容

能屬者

... 纔五百人

執之

... 公拓覺之弃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

武康

... 為野人所攻西

門君儀

... 戰死執公拓送丹楊梟首

誅之

... 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為東南道行臺右僕射

李靖為

... 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為揚州大都督

督靖為

... 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

通謀

... 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

稜及杜

... 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

稜自

... 訴理忤孝恭

月庚子

... 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

格五十三條

...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給田

... 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

為世業八為口分分扶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

地所宜綾絹純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

新志凡授田丁歲輸粟二斛謂之租隨鄉所出歲輸絹一匹綾絹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一斤非籍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

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

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

分九等上中下各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

為保考異曰唐縣二十四家為鄰五家在城邑者為坊田

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

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

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丁未党項寇松

州庚申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後魏

州武德元年分置萬州南浦郡獠當皓翻下同五月辛未突

厥寇朔州甲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吐從職入遣

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

自芳州道擊之西魏逐吐谷渾置鄯州隋皇七年改曰扶州

臨翼郡唐制上州刺史從三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宜君

口於古沒羽城隋屬丁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

辛亥瀧州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平之

州見吐谷渾寇扶

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戊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

元吉策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

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

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長林號長林兵

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

長林號長林兵

長林號長林兵

長林號長林兵

長林號長林兵

長林號長林兵

長林號長林兵

長林號長林兵

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

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

東宮長上

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巖州

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

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

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

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

至巖州上變

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

又有軍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

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蒼

勸之據城舉兵

詹事主簿趙弘智勸

之貶損車服屏從者

請上謝罪建成乃詣仁

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

見上

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

不解是夜置之幕下

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

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

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

文幹豎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

遣一將討之耳

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



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

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以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

行數十里東宮官屬繼至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考里仁智宮在洛陽也

唐諸國亂之理成之亦有所謂今上在推而不可入也仁智宮在洛陽也

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爲千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

珪左衛率韋挺左右衛率掌東宮羽衛兵仗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嶺州嶺音挺冲之子也韋冲率隋文帝

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突厥寇代州之武

周城武周城在代州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

揔管秦武通擊却之楊文幹襲陷寧州宋曰日寧州秦王

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

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降江州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史鹿大

師救之又遣楊師道擣大木根山大木根山在雲中河之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尉遲吐

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吐谷渾入未突厥寇陰盤陰盤在隴州申扶州刺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破之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甲子車駕還京師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

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勿謂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

山至樊鄆行可居之地即長安南山出商州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

不可而不敢諫音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音精兵百萬所

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

頡利之頸致之闕下音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音

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賢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

屢爲邊患得賂即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揔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素齊王皆從

從十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音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第善騎

外馬起復乘之音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

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

嬪諧之於上嬪諧音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  
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  
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  
急邪邪音世民免冠頓首請下灤司案驗下灤音上怒  
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  
冠帶與謀突厥突厥音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  
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幽州音上錢之於蘭池蘭池音  
之地史記注曰地埋去渭城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蘭池在  
古之蘭池在咸陽界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為池築為羊馬高八  
餘丈一廣也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  
嫌益甚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郡司灤書佐新  
書百官志諸州法曹司法參軍掾屬法督盜賊捕賊及入又  
有參軍事注云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尋又改曰參軍事則書  
佐即參軍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言  
為仁壽論刑人自以  
為不害為于為翻唐興曩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  
使撫之帥讀曰率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  
為蕩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  
治越嶲嶲音使嶲音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  
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高麗即  
西洱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  
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  
悅服將還又音如字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  
為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蠻夷即相帥為仁壽  
築城立廨舍帥讀曰率為千  
為翻嶲音古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  
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號音因各遣  
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朝音上大悅命仁壽徙鎮  
南寧以兵戍之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朔音八

月戊辰突厥寇原州己巳吐谷渾寇鄯州鄯音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  
戊寅寇綏州綏州音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  
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漢晉書曰秦二世  
漢晉書曰秦二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  
器械頓弊頓音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  
於幽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  
於五隴阪隴音將士震恐世民謂  
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  
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  
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  
觀之虜音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  
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  
可汗能獨出與我鬪若以眾來我直以此百騎相  
當耳鬪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頡利素服秦子神武恐其以百  
騎鬪而伏大兵四合以擊之  
敢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  
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音者盟誓諸天也  
後世有對神立誓者有禮  
佛立誓者始有香火之事  
突利恐因此為頡利所  
疑故亦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  
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  
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  
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將  
亮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  
翼折音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音以逸制勞此而  
不乘將復何待音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

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說輸突利悅聽命謂利願利

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

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

意撫之與盟而去庚寅岐州刺史柴紹

破突厥於杜陽谷杜陽山在岐州扶風縣界突厥

故處羅羅疑其非阿史那種羅羅歷處羅羅頡利世常

賜爵和順王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使

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後改隴州交州都督

王志遠擊破之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

破之獲特勒三人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辛

未上校獵於鄂之南山南山在甘州北癸酉幸

終南南山在長安城六十里吐谷

渾及羌人寇疊州陷合川合川在蜀州丙

子幸樓觀謁老子祠老子祠在岐州癸未以太牢

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龍躍宮京北高陵縣

龍躍宮庚午還宮太子詹事裴矩權檢校侍中詹事

八年春正月丙辰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

都督治百姓耳治直君民禮隔不得復為交遊又

已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夏州吐谷渾

寇疊州吐谷渾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

許之勿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

雜畜破野牙突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

州渭州甲申上幸鄂縣校獵于甘谷甘谷在甘肅

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

狄方彊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用秦范臣

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結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

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封道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

也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上既而突

厥為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

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甲寅涼州胡睦伽

陀引突厥襲都督府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

擊破之長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宮丙子遣燕

郡王李藝屯華亭縣華亭縣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

備突厥唐制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

斷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以

中書侍郎温彦博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

禮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

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

丙午車駕還宮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睦伽陀攻武興武興丙辰代州都督蘭善與突厥戰於

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

遷趨大谷以禦之大谷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

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秦王八月

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

韓三州武德元年置左武侯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於且渠

川破之且渠詔安州大都督

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

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太谷

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温彦博為虜所

執兩虜以彦博職在機近機近以國家兵糧

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武

破之道宗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史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

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善擊破之 癸卯

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檢校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

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

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郎 戊戌突厥寇

彭州武德九年以寧州庚子以天策司馬宇文士及

為陳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午吐谷渾寇岷州 戊申眉州山獠反眉州

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辛巳還宮 以襄邑王神

符檢校楊州大都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

北由此廣陵九年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

一人更直其第 二月庚申以齊王元吉為司徒丙

子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相從立社

上祀社稷 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

之折威將軍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一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二二四七

辰還宮。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戊戌，益州道

行臺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使魯壬寅，梁

師都寇邊，陷靜難鎮。難乃丙午，上幸周氏陂。辛

亥，突厥寇靈州。勿胡乙卯，車駕還宮。癸丑，南海

公歐陽首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

牙帳。使疏史胡師諷口可汗可汗人胡汗首等事泄

突厥囚之。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

走之。樂音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

之。歷考新舊志，劍南有雅州，無洪州。或曰：即眉州。洪雅縣，二州一

名。俘男女五千口。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

寇原州。癸酉，寇涇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

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太史令傅奕上疏，唐太史令，從五品下。漢魏天官，稽定歷

請除佛濫，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妖路漢譯胡書

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

服以逃租賦，僞啓三塗，謬張六道。釋氏以地獄饑寒畜生

必置此也。又添阿倫。恐愾愚夫，獨令人謂如。詐欺庸品，乃追

讞既往之罪。佛徒望國，氏以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

錢，希萬倍之報。披式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

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

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天於由

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士，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

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

人輒行髡髮之事，泊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

虐祚短，梁武齋襄足為明鏡。武皇帝，死於臺城，齊今天

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為厭魅。尼

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長年四海

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

朴之化，還與竊見齊朝章仇于佗表言，僧尼徒

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沙彌或曰：齊明帝，

朝譏毀，對朝廷而肆謗毀也。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

子佗竟被囚繫，刑於都市。諸尼周武平齊，制封其墓

道源，稱奕言合理。古者，入佛正，漢九，物有太僕，梁十二，物有人

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瀆。瑀音禹

當治其罪。治首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

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釋世嫡，謂佛也。王太子出家，故言

君親，故言以蕭瑀不生於空桑。釋世嫡，謂佛也。王太子出家，故言

之瀆，夢神告之曰：水出而東，水出而西，而視之曰：水出焉，告其鄰

長有賢德，教以乃違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

亦以孝經。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鄰接，屢邸，瀆雜屠沽，鳥

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鳥

庸猥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

古

古

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傅奕性謹密既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委災異悉焚其業人無知者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之會州 五

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殺長史叛歸梁師都虔州長史 兩都督劉旻追斬之 壬辰党項寇廓州古廊州之地 明都 戊戌突厥寇秦州 壬寅越州人盧南反殺

刺史竇道明此韓南之賊 丙午吐谷渾党項寇河州吐谷渾人 突厥寇蘭州唐州金城郡隴金城郡之 丙辰

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胡州道為平道軍柴紹 六 月丁巳太白經天漢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事民更于孟康

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温大雅鎮洛陽遣秦 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

陽即秦州之任也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 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

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 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故上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

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復扶又翻下可復因 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

為嗣汝固辭事見前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 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兩王時

見漢書 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 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遠書地理志東都 吾思汝

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 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復扶不如留之長安則

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 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

幸之臣以利害說上易以疏開上時上意遂移事復中 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後宮即尹德

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 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

測之疾升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 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

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 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

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 郎中長孫無忌曰唐制考功郎中屬吏部掌之武官吏一考課

且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府朝屬郎朝亦此類時即侯謂 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周

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 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

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 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

以書招之曰願廷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未詳敬

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

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十八年今又策名

藩邸左傳孤寡曰策名委質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

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

志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

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斗謂北斗唐人詩曰

詔獄訊治下通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諧左一

馬軍摠督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武德元年以成州知

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

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

玄不從議音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

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諧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

唯長孫無忌尙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

及所養諸將皆時義人舍人儲甘寧謂人曰世基誅世南

爲德也立傳盛如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

塞圍烏城烏城在澤州五原縣烏鹽池或曰在朔方烏水上

勿九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

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

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

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晙密告世民曰

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

錢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

上宜無不信語半假託虛合謂賊等謂賊等謂賊等

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晙言告長孫無忌等

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牛世民歎曰骨肉相殘

之亦不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

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

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

將窺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

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

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敬德無忌言

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三且

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高在外者今已入

宮擐甲執兵臣音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

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

實嘗謂齊王曰比則王謂也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宇大

王終主唐祀台音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

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

厭最也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

復音扶又翻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捨地芥耳奈

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

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

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

下灑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

大故也善則使舜浚井既入從而浚之舜穿井焉匿空旁出使

龜投地伏則走被皮象翻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

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

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房玄齡之言亦世民怒

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邪音取所佩刀授敬

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斬丁敬德

往與無忌共論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

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著

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宅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

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見實通秦王當有天下上以

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

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

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

之愕然為千為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謂朝參

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玄武門在

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

觀形勢通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

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

叔達等欲按其事馬首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

跛馬東歸宮府以消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

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毅世民從

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毅世民從

枝所結結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

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胡衛

車騎將軍馮翊馮立太子左右聞建成死歎

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難乃與副護軍

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屈咥直即

玄武門年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

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將軍

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

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

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

久萬徹鼓謀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

建成元吉首示之尉遲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



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少詩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大極宮圖北極宮中凡一池在玄武門內之東近海世民

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環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邪音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

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

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

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太子謂之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又扶上曰善此吾之夙

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分扶上從之天策

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閣本太極宮圖上閣門西眾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

諭諸將卒皆罷散散下同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杆之惑投杆事見三卷周報世民跪而吮上

乳號慟久之悅相分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

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後翻諸將欲盡誅

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

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是年四月命有司沙汰僧

尼尼音尼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謂尉遲敬德辛酉馮立

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為皇

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非知禮之正也然高祖

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曷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

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謂國子監太子臧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

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如漢人流血沈為喋血推

刃同氣謂尉遲敬德貶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扶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

擬以為口實乎明皇不憚廢而謂帝號者溫公本朝諱大業 戊辰以字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

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

為舍人尉遲敬德相敬正啓秦王上于出則版春外入則解嚴凡令書下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五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者上通表如人臣之禮宮內上太子大事以機小事以啓皆封題皆曰太子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曰太子春坊通事舍人開封

左春坊典書坊為古春坊姚思廉為洗馬洗馬同悉以齊王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唐制魏王區有國司置兵尉初洗

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古有離間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

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詹事主簿從七品上掌印檢如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雋州在雋州府皆以為

諫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

各陳治道治道吏職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以屈突通為陝

東道行臺左僕射鎮洛陽洛陽在陝西益州行臺僕射竇軌

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

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

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吐谷渾寇岷

州岷州在陝西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

軍柴紹擊之柴紹在陝西廢益州大行臺

置大都督府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

尊號為太上皇辛巳幽州大都督盧江王瑗反瑗在幽州

將帥才瑗乃瑗之子使君廓佐之君廓故軍盜勇

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許為婚姻太子建成謀

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

馳驛召瑗通事舍人崔敦禮者之官也瑗不自安謀於君

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說曰說瑗不自安謀於君大王若入必

無全理今擁兵數萬奈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

不能決君廓知之往見說說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

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說同反囚執救使擅

自徵兵今說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為也汝寧隨瑗族

滅乎欲從我以取富貴乎衆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

乃帥其麾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

獄出敦禮瑗始知之遠帥左右數百人破甲而出

何為隨之入湯火乎衆皆奔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

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遂執瑗縶之縶於期壬午

以王君廓為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

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仲方在周顯王時秋七月己丑柴紹破

西罷天策府天策府在唐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特勒以

秦府護軍秦叔寶為左衛大將軍又以程知節為右

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為右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

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

為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

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為御史大夫

中書舍人顏師古劉林甫為中書侍郎左衛副率侯

君集為左衛將軍左虞侯段志立為驍衛將軍副護

軍薛萬徹為右領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右武

侯將軍左虞侯即東宮左虞侯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為右監門將

軍右監門率長孫安業

右內副率李客師為領左右軍將軍領左右軍將軍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一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一一二五二

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齊王元吉猶不自安徽幸者爭告捕以邀賞徽幸者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瑛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

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武德元年以相州之磁州屬水成安置磁州以其地產磁石名州舊名磁州在京師東北一千四百八十五里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

思行詰京師諫之錮送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復送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使說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

太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為萬泉丞東宮十率府皆有倉兵鎧曹參軍依入品武德元年分蒲州之所山安邑龍門韓氏汾陰置萬泉縣屬秦州後屬絳州可考律翻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兩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臨令則之弟子也唐令則事隋末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疏史翻下同壬戌吐谷渾遣使請和吐谷渾人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甲子太宗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關內及蒲

芮虞秦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隋失各歸親戚任其適人初稽胡酋長劉仝成帥衆降梁師都唐見一百八十一卷四年會集由胡長知師都信讒殺

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江戶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為之畫策朝直通朝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寇涇州涇州京師戒嚴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頡利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灑少許上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齊王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

家之索言索各謂古人之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己卯突厥進寇高陵高陵於涇陽涇陽縣屬京兆在長安北七十里程佑曰京兆涇陽縣乃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吸阿史德烏沒吸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自長安出咸陽遣其腹心執失思力

入見以觀虛實見思力盛稱頡利與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頡利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言不可算計其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

懼而請命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道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蕭瑀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立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蕭瑀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蕭瑀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

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陳讀獨留與頡利語蕭

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

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

謂方有殺建成元吉之難難乃日翻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

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又翻扶

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

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

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

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

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頡利退初

考異曰劉鍾小說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

胡人精騎突厥胡人精騎突厥胡人精騎突厥胡人精騎突厥

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頡利與亮翻臣等

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

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

可汗獨在水西謂渭水之西可從達官皆來謁我言達

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幽州當作北

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

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

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言非己之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ag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八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

受上書皆太宗也厥九勿稱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

溫彥博還朝彥博沒於突厥見上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

射於顯德殿庭是年八月上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是後常御之新即唐殿下同諭之曰戎狄

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詩

是以前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詩

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

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將帥亮始居於是日引

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

其將帥亦加上考唐考功之法上中下皆分三等羣臣多諫

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  
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  
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  
驛馬入朝切諫唐書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西韓城鄜州驪山  
西韓州又於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當是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  
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  
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  
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少詩每觀敵陳

則知其疆弱陳書曰韓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  
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  
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己酉上面  
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  
各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當  
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  
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  
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  
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  
叔父全軍覆沒事見一百八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

望風奔北事見一百八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  
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  
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  
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  
遂皆悅服分扶開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  
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  
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

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  
以為民也為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  
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  
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詔民間  
不得妄立妖祠妖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  
禁絕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歷代盛衰

文章雖時高下然其變絕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  
列其名氏第以六藝七略至唐始分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  
乙丙丁為大謂之四庫弘文館於殿側唐書武德四年於門  
庫書亦曰四庫書置弘文館於殿側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  
三月改修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即位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  
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於殿側三年移於朝義門西按開本太極宮

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唐太宗以武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賦之士至天既定精講又館學生日夕與之講論皆著書成帙武備生也然則欲守成者當如何以步更工術則朝官盡研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下孟誦推諫岳嗣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詔追封故太子建成

為息王 諡曰隱 齊王元吉為刺王 成古國名諡法隱拂子

哀太極宮國宜秋門在千 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

十月葬魏徵元吉在後世別無月日可附今日從唐虞廟 上許之命

宮府舊僚皆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

子生八年矣 生於承乾殿 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唐爵九等 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 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從

二品 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二品 四曰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正

二品 五曰開國縣公食邑五百戶從二品 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

戶從三品 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 八曰開國縣子食

邑五百戶正五品 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 十曰封戶

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于朝廷食實封者得真戶分食諸州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於上前 瑀言所射實讓 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 太宗初政之時以房杜之賢蕭瑀以瑀之疎直而相親而封德彝之狡亦不與之親密則不能得其情也 瑀之為相者其心無所量也 曰吾子處小人未有能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 辭指寥落由是忤旨 瑀亦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 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

暴踐者 賜九勿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 封宗室為郡王見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 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 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灑以禁之上哂之 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 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灑邪 耶 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 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

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 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山阻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

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

意邪邪音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

志翻朕皆粘之屋壁粘音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

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

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所角徵知無

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使使封德彝委中

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唐制年十八

為成一分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

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茲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

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

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

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

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吳

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逋音有司以為負素府國

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

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

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

之後方復更徵謂已輸之物而復徵之復百姓

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以來年

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治直所謂以

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

誠信為治乎治直上悅曰曩者朕以卿固執疑卿

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

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

張玄素名景州平原縣人隋書高祖唐平河北

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

務賦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

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

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

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

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

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

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何上善

其言擢為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

大寶箴唐諸州無記室惟王國有記室參軍以上古古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

過容膝治直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

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周禮膳夫用八物注之珍謂淳熟

莫胡翻音武惟狂罔念亡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

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

黜績塞耳而聽於無聲冕而前疏所以蔽明黜績九耳所以

除大理丞丞

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

禍事見上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

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桀誑耀彼土中



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立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惠吏多受賂賂法考略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賂而諸官受之者皆謂之賂

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賂者乃陷人於灋也

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謂由道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

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治直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

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忠為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北史曰新羅本辰韓轉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北史曰新羅本辰韓轉

相傳秦世工人詐役來濟南韓制東原居之故名秦韓始有六國稱分焉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母上倫破高麗奔天沮後復入新羅

者為新羅家其有沃沮平爾韓城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

送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謂世民高祖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貞觀丁亥上宴羣臣

奏秦王破陳樂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

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灋官更議定律令灋官更議定律令

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灋曹參軍裴弘獻唐制諸王有功命戶部

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詔從之

擢為大理少卿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

欲殺之欲殺之胃奏據灋應流上怒曰卿欲守灋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灋者國家所以布

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

也上曰卿能執灋朕復何憂也上曰卿能執灋復扶又嗣下不復服使何復同胃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顏執灋言如涌泉

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德彝舉賢久無所舉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

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

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

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

若徧歷諸司搜捕疵類類也故翻太為煩碎淹默然上

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

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

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

順德受人餽絹事覺長如前翻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

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北翻猶惜

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

演曰順德枉濫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

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

殺之何益辛丑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

宜州道為天節軍書藝之初入朝也建德五年藝引兵與太子

將軍一人燕因肩藝之初入朝也建德五年藝引兵與太子

皇怒收藝繫獄既而釋之上即位藝內不自安曹州

妖巫李五戒妖巫謂藝曰王貴色已發勸之反藝乃

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幽州幽州治中趙

慈皓馳出謁之即別駕藝入據幽州詔吏部尚書長

孫無忌等為行軍總管以討之兩翻趙慈皓聞官軍

將至密與統軍楊岌圖之及岌事洩藝囚慈皓岌在

城外覺變勒兵攻之藝眾潰弃妻子將奔突厥至烏

氏厥九勿翻烏氏懸安定左右斬之傳首長安弟壽

為利州都督亦坐誅初隋末喪亂豪桀並起

擁眾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

州縣以寵祿之兩翻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雍

君璋請約契上皇使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鴈門關在朔州君璋猶豫未

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恆安在朔州突厥方疆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

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數所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眾來降頡利與武宗

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芮國古有上書請去

佞臣者上時掌朝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

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

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

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

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取之治直之朝奸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

德彝注云自任近乎專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

為左僕射蕭瑀去年免官復扶又朝下戊申上與侍臣

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

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尙

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

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

恤無出今年租賦賑卹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尙書

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

有佐命功無忌皇后之兄以佐謀上委以腹心其禮遇

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省長約書令侍中中書

今北邊國政此相職也後以太宗為尙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

由是射得尙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

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兼之而假以他官以重其事

書參議對政則以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

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

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初突厥

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

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

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武宗更工

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

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

瑀長孫無忌知用詞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

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

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弃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

上乃止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

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

建之議 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寢

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戌出土廉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

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朝直進朝

位不知所謂置位何也今世新置宰相是時相無名也

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其象如其人衡也如李靖二兩日

一至兩下中書平章政事朝章章官參豫政事自此始

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悅道刑部郎中官參豫政事自此始

問行留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唐承隋制尙書省獨言

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正諫

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

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

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

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

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

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

笑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

縱多不濃徵入朝從前通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

也用翻憑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

己罪行至渭南從前通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

吏而逃將奔突厥勿翻為野人所殺嶺南酋長馮

盜談殿等迭相攻擊勿翻為野人所殺嶺南酋長馮

入朝朝直諸州奏稱盜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

蒼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

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盜反狀未成未宜動

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盜若反

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

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使

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乙酉遣

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徵隨使者入朝

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領表遂安使隨勝

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十二月壬午

左僕射蕭瑀坐事免瑀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

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  
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長安業皇后之異母兄  
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弟無忌及后並幼安業斥  
還舅氏及后之舅也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為意恩禮  
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為之固請曰安業罪  
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實以極刑人必  
謂妾所為恐亦為聖朝之累由是得減死流嶺  
州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  
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  
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  
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宅日徵入見言於上  
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  
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  
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  
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  
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忠臣龍逢比干面  
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  
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  
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  
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  
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  
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詔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  
世基等亦誅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  
得失毋惜盡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  
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  
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

於天下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誦

諸者，與人同利故也。之謂秦始皇營宮室而人怨叛

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其音

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

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

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

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

則門下當行駁正。中書出命門下，審駁按唐制也。言制司轉

而過門下者，有不便，當錄獻。善無命皆中書舍人起草，在畫既下，則善

往來務求至當。難乃曰翻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

護己之短，遂成怨隙。復扶又翻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

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

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

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

得美珠，剖身以藏之。古音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

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更受賊抵瀆，與帝王

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雅音邪

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志者，徙宅而忘

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好

笑也。到翻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

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曹翻仁師至悉脫去桎械，去羌反

仁師至悉脫去桎械，去羌反

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

還報，敕使將往決之。此時敕使非官首，凡事數出大理少

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少始翻人情誰

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為翻

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

罪，規圖也知其冤而不為伸邪。邪音萬一闇短，誤有

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

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

死，無一人異辭者。上好騎射，孫伏伽諫

以為天子居則九門，天門九重，門中

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

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

為，少詩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

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

伽為諫議大夫。中自萬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新之

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觀古一觀，觀音

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

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

選州府及詔使，樂音多以赤牒補官，

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

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

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

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隋祕書監晉陵劉子

翼音後州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

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相呼擊行下孟翻復扶又翻人終

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命裴仁軌

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灑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

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

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殿中

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開皇六年改曰義豐

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

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初突

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迴紇都播骨利幹

多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

白雷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勿

契勒物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姓一利牙氏回紇先曰良突亦曰烏護曰烏纥至隋曰車乾後唐曰

契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契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契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契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契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契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契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契勒勤也薛延陀先與薛雜居後徙陝北有之號薛延陀

為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居貪作貪汗山又

以薛延陀乙失鉢為也唾小可汗居燕末山北

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

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

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

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

可汗頡利

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

之以欲谷設為頡利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

馬鬣山大破之長知兩欲谷設走菩薩

薩追至天山部眾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

又破其四設突厥頡利不能制頡利益

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

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

焉鴻臚卿鄭元璽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

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

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

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

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

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西突厥統葉護

可汗道真珠統俟

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

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

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

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昏

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考下文可見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

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

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

非它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

力為之請謂古有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六司皆置左右司并置左右司

郎中各一人左右司郎中從五品上尚書左右丞從六品上

走之謂從職入丁巳徙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越

王楚王祐為燕王肩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

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

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書名刑曰皇帝清問下民舜明

四目達四聰故共鯨鱓兜不能蔽也舜明四達不能掩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秦紀梁武帝

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

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

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身見上又高穎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

之興亡繫穎之存沒隋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

不可不謹前世之賢相也三月戊寅朔日有

食之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少始每百

已上自二省長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

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

及翻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

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太極宮東門左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已詔出御府

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為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

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又安

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

雨民大悅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

初

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

十部多叛突厥來降厥九勿頡利可汗

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可汗

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

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角突利不與表請入朝

上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

罪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

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頡利平事見前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高祖武德元年然頡利亦與之有盟謂頡利之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謂世祖之誥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契丹音陳音陳音由翻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索山音山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與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蓋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夏戶雅胡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梁師都師都古夏州

其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洩師都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請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少監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京東城見前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師都

以其地為夏州師都太常少卿祖孝

孫以梁陳之音多異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少始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律呂

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文收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治隆替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玉樹後庭花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為公奏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鍾鼓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垂能目制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履中正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

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

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所樂音志夫禮樂有本有文賦音中和者本也容聲者

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

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

朝廷被於鄉遂比鄰賦音達於諸侯

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

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

賦音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

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

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見本王莽建義和考

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義和掌之亦固取以志

律呂音事見建義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

弭平陽之災晉武帝使荀勗定鐘律平陽梁武帝立四器

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四器謂調四種也事

百六十二年臺城之陷見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

曰韶夏濩武曰夏易樂曰濩周武苟其餘不足以稱之禮尺會

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

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

國之音鬻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樂音會同

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見以而

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扶音然無

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

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

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

闕如也謂語載其惜哉 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

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

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

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

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誦音曾不自知以

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畿內有蝗

辛卯上入苑中山文武明見蝗擗數枚擗音祝

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

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爲音

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上曰朕每臨朝

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何音恐爲民害是以

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古

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

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

惟談苦空苦音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

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聖見一百六

聖三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

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以

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蒙寵任而身爲弑

逆裴虔通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猶使

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日南郡驩州虔通常言

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爲功頗有缺望之色缺音

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長

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徙邊。長和兩斷武牙郎將與武  
牙郎將唐避諱改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  
虎曰武將即亮翻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暗於今翻夫養  
根莠者害嘉穀。夫音扶根魯音翻莠與久翻根莠皆惡草害稼赦有罪者賊良民  
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助恐小人恃之輕犯憲  
章故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九 起唐高祖開元九年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按唐制致仕官年七十以上者皆致仕

表賀祥瑞比見羣臣屢上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

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更焚

連理木黃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史直丁未詔

自今大瑞聽表聞按漢制令元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稱物二十

如腰鼓合音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

天少雨少詩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掌制往年雖出宮

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

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

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報謝又作如字宜皆出

之任求伉儷伏若願翻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

涇水杜正倫涇水縣周建德六年分臨潭於掖庭西門

出之被音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己未突厥寇邊

朝臣或請修古長城古長城秦漢時築而長城延袤木石

幸者世勢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諷利不懼

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

清沙漠為十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壬申以前司

農卿審靜為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

善聚斂善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可農官屬

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慚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

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

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治重上然

之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論

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

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

子上復引見論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

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朝堂在承天門內

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任暴然人與之爭事理

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

史不肯行長知兩州使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

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

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

所長也楊遵彥相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

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復其官即復蔭也

上二品子正八品上復其官蔭復其官即復蔭也

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

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

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直謂上嘗得佳

死懷中十一月辛酉上祀園丘武德元年制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定園丘以

嘗問居謂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

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邪音上

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

仲以為無異於郭公齊桓公謂郭氏之嬖問父老曰郭何故亡

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尺量稱上

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實卿等於腹

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游說邪于

所言豈私曲邪明音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

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

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考其言

也下為朕同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

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

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

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

奴告其主反者此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

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邪音自今有奴告

主者皆勿受仍斬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

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勿

設為可汗西突厥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

而力特勒西突厥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

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

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野。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迤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等諸部皆屬焉。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

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但以前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

四年。以始安郡之龍平。置靜州。會山羌作亂。以龍平。則當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

我生之必不然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二月戊寅。以房女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比見比來。同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

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比見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二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極殿。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在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五年不見有詔。百官上封事。今從憲附此。上怪

考異曰。舊傳。公負勳。五年不見有詔。百官上封事。今從憲附此。上怪

考異曰。舊傳。公負勳。五年不見有詔。百官上封事。今從憲附此。上怪

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

耳為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

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韓惟

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秋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

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

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塔禮

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

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頡利結胡上時薛延陀等

諸部皆叛二也薛延陀諸部叛突突利拓設欲谷設皆

得罪無所自容三也突利得罪見上卷二年拓設即阿史那

四也候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胡人反覆大軍

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眾甚多華人因隋末

北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

也至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授梁師都事見上

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眾來降後漢之胡

肅州刺史公孫武達武德二年分甘州之福祿瓜甘州刺

史成仁重與戰破之州之玉門置肅州酒泉郡捕虜千餘口上

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

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使下同

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旨自諸樂如其自擅乃是使非

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

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荀悅庚申以行并州都

督李世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世勣靈州大都

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暢武靈州大都

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

之任奇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事見一百八

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事見一百八

取音壬午靺鞨遣使入貢靺鞨音末上曰靺鞨

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王

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朕未右僕射杜如晦以

疾遜位上許之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子何

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

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

明夷蒞衆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若位居尊極炫耀聰

明故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

也上深善其言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九

強來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東

黔州之西南

黔州之西南

西三百里南... 詔以東謝

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

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及充州蠻入貢

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為軌州

長為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

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

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為唐所禮

以其地為岷奉嚴遠四州

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外官考

四日格勳

既必當為考校

律吏諸不失節

為督領之最

明於刑理

為軍機之最

最正詞理

通濟為察之最

倉庫之最

候醫之最

肥殖之最

之最

有一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

受憎任情

其不平

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

則皆不可信

曾無駁正

欲激陛下之怒

益朝廷若其本虛

者治體

史龐相壽坐貪

上憐之

恐人人皆恃恩

壽曰我昔為秦王

主不得獨私

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

夜襲定襄破之

州馬邑

民可汗

雲州

移雲州

者忻州

北三百餘里

城後魏初

眾一日數驚

其心腹

其心腹

其心腹

其心腹



之孫政道來降高祖武德二年降戶江都下乙亥至京師

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蕭后

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瓚請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

方疆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

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漢

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温湯驪山在臨潼縣東南甲辰李靖破突

厥頡利可汗於陰山陰山在陰山餘衆尙數萬遣執失思力入

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朝直進朝上遣鴻臚卿

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將即亮翻頡利

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馬肥亡入漠北靖引

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謀出於靖書靖傳以爲

彼使虜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齋二十日糧往襲

之不戰可擒矣奇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

已許其降唐書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

百騎爲前鋒武臣請前鋒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

靖軍至虜衆遂潰唐書唐儉脫身得歸靖

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唐書

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

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

自陰山北至大漠唐書露布以聞丙午上

還宮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唐書以御史大夫温

彥博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戶部尙書戴

胄爲戶部尙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爲御史大

夫與宰臣參議朝政三月戊辰以突

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四夷君

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唐書上曰我爲大

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

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唐書庚午突厥

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唐書丙子以突利可汗爲

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弟蘇

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

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唐書突利之來奔

也見去年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

將奔吐谷渾唐書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

引兵逼之唐書使蘇尼

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唐書蘇

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

至沙鉢羅營，倂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

蘇尼失，唐名。蘇尼失舉衆來降，因以頡利屬于軍中。蘇尼失，唐名。蘇尼失舉衆來降，因以頡利屬于軍中。

漢南之地遂空。蔡成公杜如晦疾篤，杜如晦失封爵。

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又自臨視之，甲

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

獨見公不見如晦矣。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勿

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舊書帝紀曰：御順天門，唐六典

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

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

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

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一。卷高祖武德九年

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是得不

上皇聞擒頡利，數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

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又上皇召上與

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兩本太極宮

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

議區處之宜。同唐書高祖本紀下

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此充國言

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

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

皆寘之河北。河北謂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

患矣。如兩翻下同。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

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

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

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

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

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兩翻易以賦

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

忘也。孤死正首。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

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

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

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

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

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

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九

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

疆，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

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

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

以絕亂階。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秦之域。此前事之明鑑

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

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酋長由胡畏威懷德，何後

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處突厥降眾，處突厥降眾，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頡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

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定襄都督府，雲中都督府，雲中都督府

為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順州都督使，順州都督使，順州都督使五月辛未，以突利

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開爾父始畢反為隋患，事見一百

立爾為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

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結胡諸部落酋

長皆棄頡利來降。酋長由胡長和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

都督，使統頡利舊眾。乃突利故地，安得云統頡利部也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置豐州，大業

軍中郎將布列朝廷，將即布列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近其辛巳，詔

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上時若仍不伏，然後聞奏。丁亥，御史大夫

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瑀音禹，破戶聲，又戶得，下同，瑀之手，據實錄，唐書二月己酉，為中書令，三月始高，頡利今從瑀錄

特敕勿劾及靖入見。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

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

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復，又，林邑獻火珠，唐書

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六月丁酉，以阿

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尼失，突厥王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為北

州都督。此二州，頡利故地，長北，置四州，皆省，皆省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上時以

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豈

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耶音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事見二十六卷，漢景帝三年陛下今處突厥

於中國，九勿，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乘輿臣見隋氏初營

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曳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

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轂，古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

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一見

今日效之也從快又翻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

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

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

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

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

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潘子後日

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

匹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問房玄齡

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

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食而食侍

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

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

上令綱與房玄齡待坐坐初先是蕭瑀與宰相參議

朝政朝首道綱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

多不用其言綱曰善傳云玄齡等心知其是不用其言故玄

素上竟不問瑀由此快快自失瑀音禹快遂罷御史大

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復法又翻西突厥種落

散在伊吾伊吾即漢伊吾屬之地在大碛外東至陽關二千七百

於磧口貯糧此磧即伊吾東之磧使來者賑給使者招

慰相望於道使使使大亮上言上時欲懷遠者必先

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

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

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

河西州縣蕭條甘涼瓜沙肅等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

獲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

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

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

實利也上從之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

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

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自四品以下緋綠青有紫甲寅

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沈厚每與

時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

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論東北諸夷奚霫室韋

等十餘部皆內附說論內附萬淑萬均之兄也戊

午突厥欲谷設來降說論內附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

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來降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朝直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

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頡利

因以其地置西伊州西伊州六年思結部落劄

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

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州

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說諭

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奇

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

實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二州皆漢牂牁郡之

軍義縣置費州貞觀元年廢是年復以思州之都上縣開南蠻置夷

州義泉郡之昭陽郡也費州涪川郡隋黔安郡之涪川縣地是

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并開南蠻 己卯上幸隴州岐二州之

置東秦州大統十七年改隴州 冬十一月壬辰以右

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 甲子車

駕還京師 上讀明堂錄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

於背唐藝文志有黃帝明堂聖圖堂限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明 戊

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

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朝直上遣文

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厭怛紇干魏徵諫曰昔

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

國事見四十三卷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

已甚此即謂文泰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

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

市則可矣賈音古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

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諸宰相待宴上謂王

珪曰卿識鑿精通復善談論又雖玄齡以下卿宜悉

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

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

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

舉臣不如戴胄或昌曰取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

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到乎臣於

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確克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

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

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子通之言上深然之封德彝

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

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

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

紂皆能身致太平神農氏也黃帝也為華帝帝征之禽殺蚩

紂皆能身致太平神農氏也黃帝也為華帝帝征之禽殺蚩

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邪者即澆訛人主

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治直之翻元年關中饑米斗

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

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

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

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關門閉則外戶不閉

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

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

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

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

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

見之耳封德彝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

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

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

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

足邪卒亡天下上謂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

朕之甲兵也上謂秘書監蕭瑁曰卿在隋世數見

皇后乎隋煬帝蕭后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

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中使

察之煬帝精防齊王恆事略見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

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

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

煬帝之於齊王遠矣環瑒之兄也西突厥肆

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

部酋長多歸之厥力勿圖可伏刊入葉汗者葉肆葉護引兵

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熟設所殺諸

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莫賀咄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癸酉上

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長知兩開甲戌宴高昌

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癸未

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直朝

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瑒

奏據陰陽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

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

急不可失也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觀古無

問新舊宜悉剷削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為鄜王元名為謙王靈夔為

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庚戌封皇子惛為梁

王惛為鄆王惛為漢王治為晉王慎為

申王暹為江王簡為代王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斛薛部任城王道宗追擊

破之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

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

凡得男女八萬口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

李綱薨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薨

其女以父禮喪之秋八月

甲辰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

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

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

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

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

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

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

謀凡所彈射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茲以自損乎昵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為帝諫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戴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璡冬十月丙午上逐免於後苑唐長安苑城東遠包漢長安故城在其中程大昌曰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禁苑廣矣西園全包漢之都城南城霸水東西南兩面纔出大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皆禁苑之門曰芳林曰景耀曰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漣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一十里左領

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為下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代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祚脩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守武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州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為千餘州省司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

世無虞直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鸚鵡能言有之及五色者性不食解陸地惟能飛也古能言青羽赤鸚鵡四趾齊分兩輪得動如人自稱力能開眼也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使倭國遣使入貢倭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還丙子上祀圓丘十二月

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党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為千餘州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武備中置內教坊于禁中有內教坊皆令門下覆視有博士太常寺有太常寺鼓吹署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隋立十道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護等復

上表請封禪執直一不許壬寅上幸驪山温湯戊申還宮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

之祖父母父母者唐運用之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護等復上表請封禪執直一不許壬寅上幸驪山温湯戊申還宮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

湯戊申還宮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

湯戊申還宮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

湯戊申還宮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

欲惡人違之。惡鳥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

求內附。康國即建康居國。一曰羅末，韓亦曰羅末，元魏謂之悉

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以昭武為姓，不忘本也。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

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

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

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

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

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

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好呼到朝，羅乃日翻治

角翻爭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

安思危耳。史翻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

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於如字，姓也。出少涉疑似

皆拷訊取服。少始，始翻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丁翻

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

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

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寶諸洞獠反。漢端

漢端州，隋為瀧州，懷德縣，武德四年置南扶州，貞觀六年更名。漢端

寶州，取州界有羅寶洞，為名。朝直，蓋翻。幾居，豈翻。據，魯格翻。敕盎

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帥，讀獠數萬人屯據險要，

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

矣。連發七矢，中七人。中，竹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

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勝，音盎所居

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為治勤明，所

部愛之。始，直新羅王真平卒。卒，子無嗣，國人立其女

善德為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癸酉靜州獠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禪復扶又翻去年諸州朝集使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

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將幸九成宮通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章槩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正可賚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取之上深納之上以新令無三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辰上幸九成宮庚午吐谷渾寇蘭州擊走之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四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

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

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

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使

且語之曰唐制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

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

舍翁後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

服立于庭唐制皇后之服律衣者毋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

服衣色禮緋黃赤黃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緋緋

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

上乃悅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

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鄭悼王元亨薨金州西城鄂州

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

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突騎支

掠而去焉耆國東高昌 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

殿上從容言曰從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

帝威加夷夏唯頡利跨有北荒結統葉護雄據西

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域以自

滿也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

陀所敗厥汗音美敗補遺肆葉護性猜狠信讒有乙利

可汗功最多乙利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

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

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

部攻之肆葉護輕騎奔康居

尋卒肆葉護於焉耆而立之

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

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為奚利邲咄陸可汗奚

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

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

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

為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

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

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

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

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

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

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戊

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

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

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

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

生時故宅也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

清平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

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

舞借奏於庭

敬德預宴同州刺史尉遲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

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殿道

宗目幾眇任者謂尉遲敬德朕見漢高祖誅滅功

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

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植醢非高祖之罪也

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尉遲敬德

自修飾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立嗣冬十

月乙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

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更上夜久乃罷帝親為上

皇捧輿至殿門為干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突厥

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

瘠風九旬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上見而憐之以號州

地多麋鹿義寧元年分弘農二縣置號州號州平曰帝王世紀

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為右衛大將軍不復問又音如字

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

州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間契苾酋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

去五百里以何力為左領軍將軍庚寅以左光祿

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

謙言見九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

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為

乃社稷之計耳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

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

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

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

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

是事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

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

詣京師是歲党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明

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上諭以舊有

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上謂侍臣曰

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

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上

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

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

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

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

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下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王曰武有七德舞

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

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

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

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

哀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

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

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

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  
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  
觀之使首免諫都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

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秘書監魏徵為侍中直  
太史雍人李淳風雍州三原人奏靈臺候儀制度踈略  
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許之癸巳成

而奏之時李淳風上言在渾天儀中有一百一十餘  
周制此器乃上重洛下開作渾儀其後漢張衡亦有之而推輪  
曜並稱赤道按冬至極北而赤道密定於中國無南北  
異量渾儀無黃道又上翼其說因謂為之儀表三重渾儀基  
上如十字未嘗覺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二曰渾儀三曰  
金帶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月十一辰經緯三百六  
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奇規日游規列宿所行轉於六  
之內三曰四游儀圓徑八尺有奇規日游規列宿所行轉於六  
北極北辰南極地輪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極之間而南北游以觀  
天之辰宿用以測之

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雅州獠雅州  
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  
卒上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守式又謂範為人忠

篤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  
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 辛未以張士貴為龔州  
道行軍總管使擊反獠龔州獠三年置龔州於今州

東仍於龔州之故所置龔州之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道使賑  
之使賑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

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年實錄云天下斷死罪止二百九  
人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多如此事已可疑又自居易  
樂府云死囚四百來齋齋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九人今

刑法志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冬十月庚申上  
還京師 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

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  
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

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神符有少威顯行由是  
如其有才雖離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  
親也 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景龍宮記芙蓉園在

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漢未央宮在長  
丙辰校獵少陵原少陵原在長安城南

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  
智戴誦詩誦詩既而笑曰胡越一  
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胡越一曰今四夷入臣皆

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  
酒此宮妄自矜大漢高祖十一年置酒此宮上皇

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  
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

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長安宮百姓艱難  
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

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到  
角朝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工部尚

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  
備木偶戲也杜佑曰隋時子亦曰陳子作偶人以戲善歌雜本  
喪樂也漢末始用之北齊會昌高祖人解好聞而盛行焉余按列  
子虛無以此後奉周禮王世

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月令孟春之  
監工日發毋或作淫巧乃削綸階階制工部尚書正三品其  
巧以蒸上心邪音耶 嘉陵州獠反嘉陵州獠乃削綸階  
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邗江府上問  
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臣上

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謂道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厥力可汗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蓋在龍州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東西王洞獠上欲分遣

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使疏吏職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魏徵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長加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賑窮乏起久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

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鄯州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朝直仍為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蘭廓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

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吐谷渾

有赤水赤水近河源赤水唐太宗六年二月吐谷渾寇涼州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重勞以其年老輕勞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四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谷渾谷渾無年無年本紀本紀夏遺志夏遺志玄寶玄寶終十月志玄破吐谷渾吐谷渾十月辛酉吐谷渾寇涼州吐谷渾秋七月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九成宮冬十月營大明宮大明宮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

吐谷渾驅牧馬而遁甲子上還京師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為特進封爵如故祿賜吏卒並依舊給俟疾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疆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

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

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

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

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

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吐谷渾

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

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

史高甌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眾擊吐谷渾 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華

士人陸爽遽上表諫 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

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為陛下外

雖捨之或陰加罪謫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中丞丞皇

甫德參 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 更名中丞丞皇 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

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 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

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 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

可為流涕者二 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 乃賜絹二十

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 曩時之豁如 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 會要在八年按舊傳季輔貞觀初拜

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

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第比見帝子拜諸叔皆答拜紊亂昭穆 宜訓之以禮

書奏上善之 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羅唎利失可汗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赦天下 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擊叛羌破之 庚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

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鏡人自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

門又收關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

庫山 燒野草輕兵走入磧 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曩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

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眾為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侯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

易於拾芥 此而不乘後必悔之 李靖從之

吐谷渾道宗請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 宗云道宗請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

宗云道宗請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 宗云道宗請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

者賊與西走... 未若日向... 至... 行... 傳...

李大亮由北道... 部將薛孤兒... 畜以充軍食... 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

又敗諸赤水... 行無人之境... 無水人斃... 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赤

弟皆中槍... 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 竭力奮擊所向

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 於蜀渾山... 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

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 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

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 突倫川虜語轉耳今從契苾何力傳

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 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

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 巢穴邪... 兵從之... 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

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柘海還與李靖軍合... 破胡宿音秀... 為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侍子為太子及歸意

常怏怏... 感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 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為左右所殺

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 越故呂烏甘豆可汗... 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

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 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擊叛羌破之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 既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

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 力能開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

力能開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 力能開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

力能開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 力能開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文帝三年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釋之言為無窮計也見三十一卷其言

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

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

且今釋服已依霸陵文帝遺詔而丘壟之制獨

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禮記為三仞

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一

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灋疏奏不報世南復

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

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上

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復扶又謂房玄齡等

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原陵高六丈今九

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辛亥

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

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

昭穆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

四為六室諱重耳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

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党項寇疊州李靖之擊吐

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為鄉導日党項酋長拓跋赤

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喜暴掠我記今諸軍苟

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

軍之道則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

李道彥行至關水關水在党項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

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

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

樊興迺遁失軍期士卒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彥與皆

坐滅死徙邊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薛萬

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忿拔刀拔刀

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

言其狀上怒上怒欲解萬均官以

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

無知以陛下為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

胡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

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北門尚宗女臨洮縣主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

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甌

生坐滅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

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

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

可復禁乎復扶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為李靖自是鬪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

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冬十月冬十月乙亥處月

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

葬太武皇帝於獻陵獻陵廟號高祖以穆

皇后祔葬太穆皇后加號太穆皇后 十一月

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為

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戊午以

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

扶又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

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

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西因賜瑪詩

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瑪曰卿之忠直古

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瑪再拜謝魏徵曰

瑪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彞不遇聖明求免難

矣特進李靖唐六典正一品曰特進注曰一建及魏以為加

服臨正殿弗許掌朝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

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

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使疏史翻有不奉詔

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辛丑以突厥拓設

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兼開社爾處羅可汗

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

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

斂斂力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

於我足矣諸設慙服交厥謂于弟與兵者故曰諸設及薛

延陀叛攻破欲谷設事見一百九社爾兵亦敗將其餘

衆走保西陲見前頡利可汗既亡四年西突厥亦亂

咄陸可汗兄弟爭國事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

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蒼布

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

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為千諸部皆諫曰新得

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啞

利失可汗立見上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

歸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

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

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新舊書皆作南陽典屯兵於苑

內癸丑徙趙王元景為荆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

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荆王元則為彭王

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為霍王肅王元鳳為號

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夔為燕王自號蜀

王恪為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祐為齊王梁王愔

為蜀王鄭王憚為蔣王漢王貞為越王申王慎為紀

州都督元昌為梁州都督元禮為徐州都督元嘉為

潞州都督元則為遂州都督靈夔為幽州都督恪為

潭州都督泰為相州都督祐為齊州都督愔為益州

都督憚為安州都督貞為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

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唐制凡在官階卑而擬高者則

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禮接

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使疏丁未以諾曷鉢為

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癸丑諸王之藩上

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

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復扶又翻

因流涕嗚咽不能止思成元吉之事乎夏六月壬申

以温彦博為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為侍中 侍中

魏徵屢以目疾求為散官散官不居侍中之屬上不得已以徵為特

進仍知門下事詳事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朝

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事特

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好談到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

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

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豫章

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豫章公主上

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

子乳母遂安夫人唐制太子乳母封郡嘗白后以東宮器

用少請奏益之少時后不許曰為太子患德不立

各不揚何患無器用邪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

夜不離側難力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

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

告變上擐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才用左右止

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

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或請奏赦罪人及度

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

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

大事不可數下數所道釋異端之教盡國病民皆上

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必行

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玄齡房玄齡

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謹歸第后言於帝曰玄齡事陛

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

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或書曰非有葭莩之

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無言之實不能自保則

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

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

遊政遊于朝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兒女輩不必

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

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

地耳呂后事見漢己卯崩于立政殿門本太極宮置東上閣

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

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戚徒戒

其車如流水馬如龍見四十六卷漢章帝建初是開其禍

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唐內

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

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復扶又失一

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秋八

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

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比自今復有為

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

后於昭陵昭陵在西北六十里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

士衆出蕭章門唐六典曰西內太極殿北曰東門西曰西

士衆出蕭章門唐六典曰西內太極殿北曰東門西曰西

口南饒嚴善古之六節也... 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  
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  
曰夜中不辯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  
軍也帝復爲文刻之石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稱皇后節儉  
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  
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  
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嶷山爲陵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鑿石之工  
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  
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當使  
百世子孫奉以爲灋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  
昏眊不能見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  
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  
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  
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朱俱波亦曰朱  
也甘棠在西海之南崑崙人上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然  
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  
匡其不逮耳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  
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  
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顛躓顛音音豈非天子兒邪邪音  
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顛音音又於字聞三品以上  
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折音房玄齡  
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  
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  
序於諸侯之上春秋康十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者何微者也長爲序乎 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  
諸侯之上安王命也 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  
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  
法乎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志  
公義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擲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  
發言何得容易乎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上曰灋令不可數變數變  
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  
姦自今變灋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待御史權萬  
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  
之翻宋曰饒州漢爲鄡陽縣置鄡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州復爲  
鄡州隋平陳郡爲饒州徐惠郡鄡陽記云北有竟山又以饒物名饒  
食爲饒今鄡州又云饒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  
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  
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  
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陸賈書曰璧一了月珠  
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效也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傳錄志謂復林又稱皇后節儉  
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殺都  
尉唐制上府折衝都尉下府折衝都尉是日黜萬紀使  
亮都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  
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東宮六率左右凡上府  
軍左右監軍有規左右監軍將軍左右監軍將軍  
左右監軍將軍左右監軍將軍左右監軍將軍  
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  
有校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兩開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  
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  
越騎者言其勇健能  
過越也韓琦等開 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



敬直尚南平公主女也先是公主下嫁先皆不以

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

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

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筭音頰什器也以盛棗栗服脩

特厭饋士昏禮曰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筭棗栗

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舅姑入于

室婦盥饋特厭明婦順也右胖載之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

珪始羣臣復請封禪五年諸州朝集使請封禪六年文上

使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夏四

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

取之易而守之難乎上時掌翻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

下隱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

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

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

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撻節

處自呂翻樂音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

洛博慈損翻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濫濫音差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

為而治治直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

諱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

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

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博覽 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天天年

已上幸明德宮 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

丁未詔荊州都督

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 己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

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丁戊辰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 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 己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 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 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 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 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 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章 乙未車駕還洛陽 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 外眾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 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遺水者 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



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扶音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苦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曷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論也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乘繩夫味爽不顯後世猶念左傳音報而引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少詩知民疾苦長竹南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復扶又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觀古升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稔比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

營不急之務故也又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少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大音扶強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世囚禁諸王但無縲綆耳事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治直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審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冬十月癸丑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唐制凡功臣死賜陪葬者號之以武分爲左右而右者陪葬及祖父陪葬而子孫從葬者及四夷君上獵於洛陽苑長入宿衛而陪葬者名氏最多用此說也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蹙都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中帝開天策上稱唐儉爲長史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漢高祖陛下以神武

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武宗時

尋加光祿大夫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敗獵武宗時

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

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

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敗獵豈得獨罪萬紀

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武宗時

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又語有之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

宮為才人武氏則唐張士勳 號翻 考聖曰善則天子紀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

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中繩 謂翻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

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

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為千 謂翻上曰人生壽夭難

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為公輩之主何

得輕之時太子承乾有足疾魏王泰有寵太宗此 言固以泰代承乾之心 大於紹翻對曰自周以

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

亂之源本葉悉則翻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

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分翻 十克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先

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昏姻昏時行禮故曰

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路翻 馬

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路翻 馬

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辯其

昭穆武宗時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

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

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

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

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行下孟翻 官

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地自負貶鷲松檟依託富貴

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

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

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

我不知其解何也解中 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

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

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朝直通翻 於

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皇族為上

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癸亥幸河北觀砥柱自武德世 崔民幹為上 崔民幹為上 崔民幹為上

甲子巫州獠反南河中有砥柱山貞觀元年 甲子 巫州 獠 反

女三千餘口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

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靡舍樓觀觀古玩翻 又

飼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飼羊 上數之曰朕

巡省河洛數所具翻 又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為

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戊寅詔曰隋故

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

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

以聞百八十六卷高祖武德二年八月八月辛酉高祖崩于西宮年六十有九

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

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

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

皆為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

何為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立齡之功也貞觀以

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玩皆賜之佩刀上謂徵

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

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

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

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治上曰今所為猶

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

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

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

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

直百萬或云賞太厚蘭陵公主上女也陛下云朕

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

雄妄訴隋資隋資隋朝所授資也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

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

下惠之難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皇甫德參事見上卷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壬申

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唐六世弘文館學士

勸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

行孟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秋七月癸

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為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弘

州弘州當在松八月霸州山獠反按天寶元年詔附生羌

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

德遐撫慰吐蕃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

主吐蕃遣使隨德遐入朝吐蕃多齎金寶奉表

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

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

間吐蕃唐禮遂衰亦不許昏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

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

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師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

境吐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

都督韓威吐蕃羌酋開州刺史別業臥施諾州刺

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吐蕃而自縊者凡八輩

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

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闡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泃

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吐蕃攻城

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

松州城下吐蕃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

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吐蕃上許之 甲寅上問侍

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吐蕃

此世... 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

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

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

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

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

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初突厥頡利既亡北

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

都尉健山北獨邏水南薛延陀真珠可汗之部在都尉健山北獨邏水南

勝兵二十萬勝音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

北必上以其疆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

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冬

十月乙亥巴州獠反使漢於巴州北界置漢昌縣後魏於巴州北界置巴州隋改焉清江縣

己卯敗于始平曹魏置始平縣魏廢焉乙未還京師鈞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鞵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鞵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鞵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鞵

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志倦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

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

短乃見所長大音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初西突厥唃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

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

姓姓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東

吐屯所襲唃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

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

兵亦敗唃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

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唃利失大

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陸

以東屬唃利失處月處密與高昌共

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唐高宗

於壁州後漢和帝分治壁州之東置壁州後魏廢焉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是歲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權古今舉要

少是太常... 丁未還宮 戊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

公主女為韓王妃 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

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

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王珪薨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

法司所劾 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

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癥瘕

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

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上乃止

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

或刑戮之家憂

怨所積 良家有才行者充 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

則子文之治猶在 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 則子文之治猶在 正欲留之也而樂鑿之惡已彰

百姓 則寧使割因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

不願之國上表固讓 履春冰 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

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 之賞致成剿絕之禍良可哀愍

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

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詔停世封刺史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噉于穴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為惡使薩延陀下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為軍導以擊高昌可徵刊入發汗音寒上時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齋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居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遜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五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庚寅遣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男女六千餘口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與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祥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仁自祥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皇弟元嬰為滕王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農御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部落成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

一一二 五



彌駁馬結骨火燭觸水昆等國皆附之  
出陸建牙於緞島山西謂  
之北庭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  
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  
里老人有差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  
命祭酒孔穎達講孝  
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

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  
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  
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

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  
八千餘人

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

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上行幸驪山温湯  
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羅賓反獠  
破之俘七千餘口  
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  
突厥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為魯王  
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地  
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  
立本之兄也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  
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  
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  
比復  
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  
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  
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  
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  
至柳谷  
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  
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  
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



地今按舊傳 初田公 潘田也 公新書曰田城或如陳戊己校  
中封其二子一為交河公一潘田也 潘田地公新書曰田城或如陳戊己校  
高昌治地宋曰西州高昌縣本晉田地餘之地與地 論之不下  
詰朝攻之 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

將辛獠兒為前鋒夜趨其都城 高昌逆  
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  
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

未幾惟尚書憐察 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  
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兩下城中

人皆室處 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 有行人及飛  
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

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 約有急相  
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 西走千餘

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 地東  
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

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 其後稍驕  
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

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  
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

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  
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

西州治高昌縣 漢車師王庭也 西州相去四百五十里 各置屬縣 乙  
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 留兵鎮之 君集虜高昌

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 於是唐地東極  
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 凡東

西九千五百一十里 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  
集之討高昌也 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 焉耆喜

聽命 及高昌破 焉耆王詣軍門謁見 君集且言焉耆  
三城先為高昌所奪 君集奏并高昌所掠 焉耆民悉

歸之 冬十月甲戌 荆王元景等復表請封  
禪 上許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

自恃高班 慢罵陳倉尉尉劉仁軌 命斬之  
猶不解 曰何物縣尉 敢殺吾折衝 命追至長安面詰

之 仁軌曰 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 臣實忿而殺之  
辭色自若 魏徵侍側 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 上曰

何也 徵曰 隋末百姓疆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  
幸同州校獵 仁軌上言 今秋大稔 民收穫者什

纔一二 使之供承 獵事治道 葺橋 動費一二萬功 實  
妨農事 願少留鑿 與旬日俟其畢 務則公私俱濟 上

賜璽書嘉納之 尋遷新安令 庚戌 還宮 丙辰 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

千兩及珍玩數百 以請昏 上許 以文成公主妻  
之 十一月甲子朔 冬至 上祀南郊 時

十一月甲子朔 冬至 上祀南郊 時

戊寅縣以癸亥為朔 宣義郎李淳風

表稱古曆分日 起於子半 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

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

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

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

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葭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

小功從之 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

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詔許

發前為給使遂夜出救書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

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

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 史以與兩翻 所宜深慎上納

其言 尚書左丞韋棕向司農木撞價貴於民間 奏其

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 伏伽曰司

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撞貴所以私撞賤

為財向使官撞賤私撞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

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棕曰卿識用不

逮伏伽遠矣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

宮觀射殿在宜春門北 行飲至禮大酺三日 尋以智

威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

常增九部樂為十部 唐六典曰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殿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

獄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

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

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

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 苟能克

敵雖貪可賞若其收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

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

功咸受封賞 李暹子暹 武帝太初元年陳湯事見二

寡貪求者眾 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

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

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

集重升朝列 復備驅馳 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 斯則陛下雖屈

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

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 今遣大將軍與亡國

婦女對辯惟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

昔秦穆飲盜馬之士秦穆公十馬時下野人得而共食之者三

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者歸人乃飲之酒其後穆公伐晉三百人者

即穆公為晉所圍惟穆公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獲晉以歸

楚莊赦絕纓之罪 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曰善酒也 王趣火來上視帥者王曰卿入酒醉失禮奈何 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醉者不飲 去其纓而上火 而今日與寡人飲不醉者不飲 合五纓首却敵字應之莊王梓問乃夜帥者報王也 沉陛下

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

病矧類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露其膿而觀之

御史劾奏其詔左遷栢州刺史

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

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

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

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樊川

乙巳還宮 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

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

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

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

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

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

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

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

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

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

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

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

叩閣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

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

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

有能如樊姬者乎

樊姬者楚莊王姬也莊王好田獵姬為子禽禽

之肉歸笑處上于虞丘子愧之進孫叔敖

王相莊 太子不聽玄素少為刑部令史

臣問之曰 御史劾之 御史劾之 御史劾之

時何官對曰 流外 吏部郎中 一人掌考天下之文吏

問何曹玄素取之出閣始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

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

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

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

恥使之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

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

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戴州刺

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 御史劾之

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為刺史獨能

使其民比屋為善乎 御史劾之

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

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茲惡耳 上自

臨治兵 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

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

下吏乎上亟釋之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

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

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寶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二武宗三月廿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

將軍祿東贊古玩翻吐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瓊邪公主外

孫段氏妻之細翻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

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

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史言夷狄之人猶能以禮

之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

于吐蕃商辰羊翻夏戶雅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

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

之自服統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

之悉子為翻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

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乙亥突厥俟利茲可汗始

帥部落濟河前年受詔今始濟河厥力勿翻建牙於故

定襄城杜佑曰故定襄城在朔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長

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分扶間

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

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

監國監國古留右僕射高士廉輔之辛巳行及温湯

而止乃夜射行宮射而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

十是二日諫大逆注云為謀殺宗廟山陵及宮闈刑議曰此條之

人于紀知順違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十逆以大逆論言未是犯大

逆正條以真干論罪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

毒蛇復翻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免閭立德官營

山城宮上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

才漢以孫通為博士屬太常隋唐最為清要太常博士從七與諸

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書成上之上時

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巫覡他

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

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

者也開張者為商古維却者為角其在商羽者徵聲聚者為羽

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敘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

仲人乃信之然長平阮卒未聞共犯三刑長平之

五刑人三刑實刑已巳刑申申刑庚申刑庚申刑庚申刑

刑五子刑刑刑子又辰辰子子酉酉子子酉酉子子酉酉

何必俱當六合申合午與子合酉與辰合辰與酉合巳與

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

異天法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厄弱短陋鳥惟得長

壽紹翻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

命並當空亡甲子甲酉之載略在甲子甲戌甲申甲酉

前午未甲午旬辰巳甲辰旬寅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

天長甲寅旬子丑謂之旬中本于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

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窆窆既終慎

日節厚也變也厚夜

猶言長夜也變也厚夜

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六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二三一一

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直

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古者天子十月而葬

下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富路

毀之則朝而窆窆必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

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

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

黜計其亡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

擗插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夫音扶於於荼毒之秋

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

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

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敗禮謂而識者皆以為

確論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擊

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帥讀曰率

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帝以完室女為弘化劫其

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南城劫其

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為子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

書唐儉等慰撫之尚辰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詣闕

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許之并州丙子百濟

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使冊

東封上特尊廟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

封禪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武

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龍昵宦官

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宦官覆

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

長也上時掌朝下同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

番太子僕寺有殿署有執事一百人皆番上一宮一殿又私引突

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

刺客張思政紇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

寧寢處苦塊孔穎達曰苦塊苦也竟不忍殺

而止 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數所

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纛上又命使者多

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

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

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荷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

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

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

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疆大西域諸

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

護擒之以歸殺之吐屯名使石國名羅

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屋營

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椽所道翻屋椽名正

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

德勞擾實多登戶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德勞擾實多登戶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德勞擾實多登戶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

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

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

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

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

吾不欲勞之耳

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

生

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

大督長史李世勳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

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勳為兵部尚書壬申車駕西歸長安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

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

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

羅僕骨迴紇鞞靺鞨等兵

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

利茲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兵及奚靺鞨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勳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

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

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

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

退吾已勅思摩燒薊秋草

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鬣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犄角

時奮擊破之必矣

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勳敗薛延陀於諾真水

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

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

會李世勳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眾自赤柯灤北走

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

利茲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兵及奚靺鞨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勳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

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

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

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

退吾已勅思摩燒薊秋草

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鬣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犄角

時奮擊破之必矣

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勳敗薛延陀於諾真水

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

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

會李世勳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眾自赤柯灤北走

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六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一一一

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勳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稍直前衝之薛延陀衆潰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為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勳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五臺本唐大野唐脫離突厥後改州州兵追之會世勳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勳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將即京胡語牛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朝首通翻

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懷五故翻是以禹拜昌言見諫夏為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馮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秦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少府掌貨幣百工伎巧之事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供之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

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玄武門在北曰北門劉蕡事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玄武門在北曰北門劉蕡事紅大辨牙門之族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故曰牙旗者將軍之

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

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會天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下上時學翻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會天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下上時學翻上甚善之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上時學翻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時泰奏引蕭德言顏肅蕭亞勤許儼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周禮上及世子惟庶不與共他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伎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

宣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子之言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書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處昌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元吉追封時人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

者限來年末附畢附者附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

為中書侍郎專知機密中書侍郎二員時稱夏四月壬

子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唐六典曰

起居注唐六典曰卿猶知起居注唐六典曰

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起居注

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邪音邪對曰臣職當載筆書曰

下亦皆記之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

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唐書曰

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立

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

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謂天元及煬帝

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

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此尼宮中近苦

藥利病苦言利行因張麗之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

日太子惡其書路翻令戶奴伺立素早朝戶奴信奴掌守

朝直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垂止秋七月戊

子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庚申制自

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

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折而斷至是遺風

猶存故禁之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

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

封狀進來徵上言上時掌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

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

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

怒兩朝初直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

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唐書曰五日

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

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豈為

一人為子何事過謝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

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

諸王宜有定分最急謂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

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鳥

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

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

少愈詣朝堂表辭少詩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

嫡立庶危國亡家周幽王廢太子而立褒姒之子我

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或加也可臥護之徵乃

受詔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

熟俟斤來請昏文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

鏡一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

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鎮兵謂鎮

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眾又擊吐火羅

滅之吐火羅一名自恃疆大遂

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

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將即乙毗咄陸



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渴索

山降處密之衆而歸初高昌既平歲發

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

華夏而後夷狄歲調千餘人屯戍

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

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請徙罪人皆無賴子弟

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

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

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

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

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

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

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遣使齋璽

書立莫賀咄之子為乙毗射匱可

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

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

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

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

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冬十

月丙申殿中監鄂縱公宇文士及卒士及從而譽之不已

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

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上謂侍臣曰薛延

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

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

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

使君其國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

外寧不亦善乎為子孫長知所歸

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西州屬都故云

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都故云惟西突厥寇伊州不云

耳何得五年不復或者三言諷諭五年復下言十

八年蓋亦因此而諷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故附此

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

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

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米國一日彌末虞獲

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熟噉輒奪取之泥熟噉

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

是督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噉等遣使詣

乙毗咄陸更立可汗

遣使齋璽

為乙毗射匱可

乙毗咄陸出兵

冬十

士及從而譽之不已

我不知佞人為誰意

今御之止有二策

苟非發兵殄

今御之止有二策

何從房玄齡對曰

乙毗咄陸所部

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如魚趨水耳薛延陀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泣使

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妻求何力新羅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擊

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書

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蘇文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為數段棄溝中管立王弟于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亮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進不避阨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翻壬戌上校獵於岐

陽貞觀七年分岐州岐山雍州上宜晉岐陽縣屬岐州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心

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力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

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反從平京城此言隋恭帝義寧元年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

轉餉不絕謂仁弘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賊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四哀其白首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為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

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惡以

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癸卯上幸驪山温湯甲辰獵于驪山驪山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墮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入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上

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事見一百九十六卷烏足為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子有足疾本乾病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遠生異議微幸之徒微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魏公儀仲子之妻舍其廢而立其子禮曰

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

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其子叔玉復扶又翻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鄂尉游文

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戊申蘭成坐腰斬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

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向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

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 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

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

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見二十四卷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兩

以為然 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見上卷怨望有異志亮出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

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鄜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為開府儀

同三司五日一參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詔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元王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

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

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

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

蔣忠公屈突通鄧公殷開山諡法好謂自京曰譙襄

公柴紹許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鄧公張亮陳公侯

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

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

叔寶等於凌煙閣書附不書漢書其人存者俱書漢書其人已

功臣皆出而閣中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尚乘直長陰

弘智說之曰辨其意良而率其喜駭者也齊王祐悅之厚

衛祐以為然弘智因薦妻兄燕弘信燕因祐悅之厚

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選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為長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羣小好敗獵晚尼實

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祐又戶得朝下同祐潛召還寵

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

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追令表首

峻改峻改上甚喜勉萬紀而數祐前過以勅書戒之

數所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為功言萬

補之功是為所賣也必殺之上以校尉京兆章文振謹

直用為祐府典軍唐諸府各有校尉每一校尉領兵二百人上

副典軍一人從五百人掌軍校尉文振數諫祐亦惡之數所角

萬紀性褊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

縱鷹犬斥君甚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

落陳善對萬紀以為君甚猛彪謀殺己悉收繫發驛

以聞并劾與祐同為非者數十人趙戶無上遣刑部

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

祐既積忿遂與燕弘信兄弘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

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之趙奇奇翻祐

黨共逼章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

殺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趙音祐因私署

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

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夜絕出亡者

相繼祐不能禁梁也三月丙辰

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

州兵討之趙音上賜祐手勅曰吾常戒汝勿近小

人正為此耳趙音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於臥內

飲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等曰王不須

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為王揮刀拂之趙音祐

喜以為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勣兵未至

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淄州淄川郡武德元年齊府

兵曹杜行敏等唐六與王府有兵曹軍軍陰謀執祐祐

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譟

聲聞數十里趙音祐黨有居外者眾皆攢刃殺之祐

問向聲趙音左右給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李世勣

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趙音行敏等千餘人圍

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為帝子今乃

國賊不速降立為煨燼矣趙音因命積薪欲焚之祐

自牖間謂行敏曰即啓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

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挾弘亮目投睛於地快

餘皆擣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

鑠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祐至

京師賜死於內侍省皇極有宦者四人在天市而帝座之西

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祐之初反也齊州人羅石

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數所具翻覆于為燕弘亮

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遙責祐曰主上提

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

百人欲為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自

量之甚也良祐縱擊虜之慙不能殺勅贈石頭毫

州刺史以君狀為榆社令隋書年分上黨之鄉縣置榆

公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

郊城孫處約諫書郊城即漢魏州郡之郊縣也後魏置郊城縣

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諡曰

敬章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初太子承

乾喜聲色及敗獵皇計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

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

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皇息列朝輒迎拜斂

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祕

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

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亡奴在逃者親臨京黃

好呼子若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辦髮羊裘

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

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

地衆悉號哭皇居良跨馬環走臨其身務面良久太

子歎起皇音空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

於金城西讀曰索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

摩苦當一設不居人後矣皇音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

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皇音仍遷志寧

為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

使人殺之不果皇音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皇音上

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

左右為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稍

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

人營與漢王分將皇音觀其戰鬪豈不樂哉又曰我

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

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

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皇音上命黃門

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

人俱為泰要結朝士皇音楚客或懷金以

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

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

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勅捕之不獲皇音太子私

幸太常樂童稱心樂童童子能歌樂籍籍太常者稱心其名也舊書云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

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

數人詢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

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

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

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

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紇干承基等皆左右吏部尚書侯

君集之婿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東宮左右內率府千牛刀

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

以自安之術數所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

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為于

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以隋事

若有勅召宜密為之備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賂君集

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頓丘後齊省隋開皇十六

年復置屬魏州武德初屬懷州貞觀初廢使詞上意動靜相語

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謂火洞翻

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

人比毗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

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趙在官高祖使之攻母曰長

廣公主長廣公主高祖之女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

公主也上女皆為太子所親暱暱尼預其反謀凡同謀

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

引兵入西宮西宮謂大內以在東宮西故稱之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

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

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為紇干承基告變張本於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ag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三起昭陽軍閏四月盡施字大荒落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

勅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司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鞠也今令三省與大理參鞠

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

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來濟

將也死於字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

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

宥其母妻子元昌母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

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

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今音李案符分餘當連坐者

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勞勉到顯以紇

干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尉平棘縣公祐川府隋志

州隋志後周置祐川郡唐置因周郡名以為府也侯君集被收義州有賀蘭楚石復

詰闕告其事又闕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

辱公故自鞠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

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

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乞如字羣臣以為不可

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泣下君集亦自

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

蹉跌至此何謂蹉跌然事陛下於藩邸邸上在朝時引君

擊取二國高昌也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

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

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

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

耳今諸夏已定謂戶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

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

於上曰從千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取在房玄

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

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

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竟之妄生猜貳邪

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

九十餘上慰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

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

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請立上謂侍臣曰昨青

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

晉王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為子傳位

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

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

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殺于

魏王復扶又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

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



全耳此語以激帝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

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

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

上憮然唐明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

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

之術初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

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按唐六代殿

李世勳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三子謂承

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承乾王元昌遂良奪刀以授晉

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

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

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

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屬心乞陛

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

極殿正門曰承天門正殿曰太極殿召文武

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特曹泰亦凶險皆不可

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謹呼

曰晉王仁孝當為嗣指同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

永安門六世太極宮城在東門外勅門司盡辟其騎

於北苑北苑苑之北門曰啓運門又北苑苑在苑北故亦曰丙戌

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補三日

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史同

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

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唐明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

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師道初長廣公

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武德元年慈景死更適師道

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鞠承乾獄陰為趙節道地

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

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

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

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瑀李世勳為

詹事瑀世勳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

自此始唐明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

衛率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為左庶子

吏部侍郎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

郎張行成為少詹事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

為賓客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官李世勳嘗得暴疾

方云須灰可療上自剪須為之和藥李世勳嘗得暴疾

世勳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

有世勳嘗侍宴上從容謂曰世勳朕求羣臣可託幼

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李密豈負朕

哉世勳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

覆之世勳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

督左武侯大將軍降爵為東萊郡王世勳泰府僚

屬為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

免死廢為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為

太子左遷鴻臚少卿仁師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

於殿門外殿門也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

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

癸酉太子上表謝罪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

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勅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

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

宮聞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

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少謂上乃命洎與岑

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更謂與太子遊處談

論呂嗣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丁亥太常丞鄧

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此師

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未聞一二

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

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勳封如故勳封仍同門下

中書三品知政事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

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

常有斯飯矣會無意曰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

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顏淵曰昔造父巧於使馬

無佚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

水也君猶舟也孔子家語之言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書說命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

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左右十二衛中管也

薛延陀真珠可汗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

獻馬五萬匹牛彘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

鑲鑲鐵上御相思殿按按宿遷長疏云御幸北門受其大饗

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

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

親迎之禮若較夷男使親迎微謂雖不至京師亦應

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

不成昏其下復攜貳微謂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

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

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

臣諫曰脫為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

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

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

陀先無庫廩真珠調劍諸部便扶又謂使說薛延

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微謂耗死將半失期不

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與為昏將使戎狄輕中

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

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俟斤陛下盪平沙塞

萬里蕭條謂平餘寇奔波須有會長璽書鼓

轟立為可汗見一百九十二年比者復降鴻

私許其姻媾比者西告吐蕃吐蕃北諭思

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

夷宴樂終日樂音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

在舍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

臣為國家惜茲聲譽為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少謂嫌

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

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

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字子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何

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

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

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

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疆中國弱故飾子女

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疆戎狄弱以我徒

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

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其種族

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

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

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

彼自恃大國之婿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

徙東萊王泰為順陽王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

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

疎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可也若其遠賢良近

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

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穀州刺

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為交州都督

集為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

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

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

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

罷叔玉尚主而陪所撰碑初上謂

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初上謂



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鐘官城舊鐘官宮上林苑中庚子幸鄠縣鄠音音壬寅幸驪山温湯相

里玄獎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新羅高麗王使召之乃還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獎諭使勿攻

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謂隋煬帝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既往

之事焉可追論馬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高麗之地高麗之地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

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獎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

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警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

蹉跌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聞者薛延陀入寇薛延陀陛下欲發兵窮

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魏徵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

謀故也則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

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

立年尚幼穉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藩屏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

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音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

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己酉上幸靈口新書作零口九城去京北乙卯還宮 三月辛卯以左

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各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

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

乎平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

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曹大家女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

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無忌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無忌

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

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

退恐非所以廣言路廣言路此外不見其失上下皆納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下皆納

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折之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

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

恐羣下未敢對敷敷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

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累力氣斷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傷性好語性之至如秦政疆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飛白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改己未至顯仁宮在河南壽安縣唐高祖則為中興幸九成宮非其預經之路州郡顯有隋安仁宮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勅將作大監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蘇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帥幽營二都督兵以太常卿韋挺為饋運使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為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不暇又問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骨鯁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帝未起兵時儉在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

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行下孟詵購而歸每戶登諸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甲子上還京師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散騎常侍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喜賓客賓客上聞之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為卿累卿累朕欲出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信宿今若出外母必愁悴愁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獻歌嗚咽歌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卒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黃門侍郎焉耆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為其弟娶焉耆王女焉耆王女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郭孝恪後便置安西都護而加大字則在天縱中安西都護府時治西州百一十里詔以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帥會焉耆王弟頡真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真弟栗婆準為鄉導鄉導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

城下令將士浮水而度比曉登城執其王突騎事而還獲首虜七千級留粟婆準攝國及執粟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西突厥處那噶使其吐屯攝焉耆遣使入貢上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國焉耆立粟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王仍附於處那噶處那噶蓋亦西突厥之別名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加賜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後漢書東方朔傳曰夷方夷黃夷赤夷白夷黑夷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後漢書東方朔傳曰夷方夷黃夷赤夷白夷黑夷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部鼎之類也各秋桓公取都大鼎行十餘年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屬大理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玄齡留守京師又開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郭孝恪鑠焉耆王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勅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己巳敕于灑池之天池灑池在洛州唐屬穀州鄆道元曰龍耳山原灑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灑池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璲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鄭元璲

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名振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邪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驕蹇又復不拜復扶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玄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此玄齡謹也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日責之曾無震懼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秋中諸州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戶部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眾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眾

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  
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東魏直四曰以逸待勞  
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太宗

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太亮卒於長安宣遺  
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  
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喪壬寅故

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為之廢朝子承乾葬以國公  
禮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茲可汗北度河見北薛延陀

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勇於薛延陀  
使使薛延陀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  
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

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  
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見卷一百九此  
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

之自是數相攻荷下俟利茲之北度也有眾  
十萬勝兵四萬人侯俟利茲不能撫御眾不恆服

戊午悉棄俟利茲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  
羣臣皆以為陛下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

京師不遠師一千一百豈得不為  
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  
情與中夏不殊夏戶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

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

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  
手足以避征役管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見一百八

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  
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  
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

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  
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走自今十五年保  
無突厥之患俟利茲既失眾輕騎入朝朝上以

為右武衛將軍  
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  
艘至盧思臺側據書遣使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

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滄州刺史席  
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朝

留守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  
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

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上願遣偏師  
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

從行丁巳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  
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少

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  
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



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

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

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

祖魏太祖高皇帝臨危制變料

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李世勣軍至幽州洛陽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

四出師而不能得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朕今東

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言中國人其父兄之讎

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

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噉肉飯又使驛騎雖春蔬

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

慰付州縣瘵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謂不預東

者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

惟願效死遠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

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

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

力行此悲泣何為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

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詹事奉官自漢以來掌

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

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

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

柳城柳城營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營州有懷遠而潛

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

定濟遼水高麗大駭城邑

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

兵數千至新城

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

敢出者奇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

水趨建安城自遼東破高麗兵斬首

數千級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為士廉

設案士廉固辭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

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

筆不去手筆所以書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

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

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擊之鼓司馬法

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

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

宗攻高麗蓋牟城蓋牟城在遼東丁巳車駕至北平

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

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卑沙城在遼東四面懸絕惟

西門可上上時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

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王孝忠

等曜兵於鴨綠水鴨綠水在遼東

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遼澤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勳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勳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乂退儒必賞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勳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燕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何

力以勁騎八百擊之向力挺身陷陳槩中其腰中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東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暎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之勝九勿結駱兵始交而為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

里依山而陳為陳陳之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

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旒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玩古身親行陣行戶凡出奇

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以微為前指不駭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

為諸公商度洛徒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麗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傾國以拒

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為上張本夏戶用道宗遣

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

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使陳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

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

受降幕於朝堂之側降戶江細直道通翻行營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

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方合戰而龍門人薛仁

貴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呼火故細所向無敵高麗兵披

靡披晉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唐制武散階游擊仁貴安都之

六世孫薛安都為飛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

歸路斷丁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考異曰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

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語

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長年兩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頰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問收靺鞨

三千三百人悉阮之以林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代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

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秋七月辛

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高侯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高

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

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譯者高竹

離反接詰軍門反接兩手縛之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謂古不食數日矣命賜

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謂古不食數日矣命賜

之食謂曰爾為謀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支信諸

下諸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信諸

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屬而遣之屬屬丙午徙營於

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塹壘雖

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抄軍士單行野宿

如中國焉史言帝威儀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陀遣

使入貢使上謂之曰語爾可汗可汗今我父子

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

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

支使靺鞨說真珠陷以厚利真珠懼服不敢動內

取陰使九月壬申真珠卒卒上為之發哀為初真珠

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

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躁擾輕用兵與拔

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

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

汗汗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

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

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少若

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

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法對曰建安

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

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

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

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

人自為戰未易猝拔易今奴以高麗十萬餘眾望

旗沮潰沮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

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

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

亮兵在沙城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兇

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

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

乘危徼幸徼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

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

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

鳴聲謂李世勣曰圍城

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鳴甚喧此必饜士欲夜出

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縋

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

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

車礮石壞其樓堞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

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針築山晝夜不息凡

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

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

伏愛私離所部離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

據土山壘而守之壘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八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二二二二七

之三曰不能克道宗徒跌詰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

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見十八卷不如秦穆用孟明穆秦

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

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勅班師先拔遼蓋二州

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

出城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縑百

也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

殿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

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

上自繫新於馬鞵以助役稱連禮記正義曰弓頭為鞵此所

度渤澥水謂馬頭蓋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

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

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考單曰實錄上云從三州戶

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考單曰實錄上云從三州戶

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考音和戰馬死者什

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

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少詩復立所製碑碑

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

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

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飛無如

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唐

也指所御裼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

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

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

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

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

布贖為民謹呼之聲三日不息謹呼十一月辛未車

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高麗宛轉於

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璵使民於地

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詔免元璵官璵丙

戌車駕至定州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

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

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

扶輦步從者數日為子辛亥上疾瘳百官皆

賀留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

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陁力薛延

陁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河南

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僞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

陳以待之西薛延陁大敗追奔六百餘里

耀威殲北而還考異曰高宗實

兵寇夏州復扶己未勅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

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武德三年分并州之

州以置仁縣屬肆州唐武德六年分肆州之豐仁縣屬肆州

州雲州中... 定襄縣... 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廊坊石隰十

州兵鎮勝州... 慶五州兵鎮靈州... 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

延陀至塞下... 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總吏禮

戶部三尚書事... 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

者臣謹即行誅... 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

甚悲懼謂同列... 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

有異志者誅之... 自處伊霍... 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為然... 自然定矣... 周諱之消遂及罪按此事人所共知... 不免其妻孥

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八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選為勞... 從之... 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 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 彌可汗輕騎遁去... 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

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 曰此道宗所解... 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

選為勞... 從之... 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 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 彌可汗輕騎遁去... 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

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 曰此道宗所解... 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

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問... 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

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 還東宮與師傳講道義從之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

過... 橫刀... 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八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選為勞... 從之... 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 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 彌可汗輕騎遁去... 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

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 曰此道宗所解... 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

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問... 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

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 還東宮與師傳講道義從之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

過... 橫刀... 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



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

其高五尺有三衛誤拂御衣衛謂之三衛其人懼色變上

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 陝人常德立告刑部

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

圖讖陝失出圖又問術士程公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

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

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為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

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

具將作少匠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

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

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決別之辭己丑亮

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

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

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尺稱

丁限翻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

巖州俱高麗所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

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

支蓋金遣使謝罪使疏吏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

蘇文也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

貢且請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葱

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

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

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

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

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烏羅靺鞨在東北

陁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

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

史德時健部落頡利滅李始得迴紇攻而

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侯斤互相攻擊爭

遣使來歸命後果薛延陀餘眾西走猶七萬餘口共

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

地尋去可汗之號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

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

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

恐其為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勅勒共圖

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隋

下同考異曰舊李勣傳云詔以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

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

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

調發謂從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為

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監國接對百寮

明習庶政既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

俯從公道上以為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李世勣

至鬱督軍山考異曰薛延陀

酋長梯真達官帥眾來降薛延陀

薛延陀咄摩支南奔

荒谷世勳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詰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勳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為陳王己巳

上行幸靈州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勅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魏直庚午車駕至浮陽浮陽書

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魏直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魏直

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樂音賜其酋長璽書璽書

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魏直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甘泉宮在東北雲陽縣界石欄又曰唐盤嶺又曰車

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乃自唐興運之初也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

並為州郡混元以降太極元氣混元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隴山

九月上至靈州靈州在西北勅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孫孫常為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

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合蕭瑀嘗

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臧音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數忤旨

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蕭瑀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快

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朝直掩朝其罪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梁武帝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

及乎三淮沸浪淮水五嶺騰煙嶺假餘息於熊躡引殘魂於雀殿假餘息於熊躡引殘魂於雀殿報施之徵何其謬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履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

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



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且臣鼻臨

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鑿駕上不聽無忌

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

如雨及樞出橫橋長安故城橫門外有橋上登長安故城

西北樓望之慟哭丙申詔以迴紇部為瀚海府僕

骨為金微府考異曰舊唐書金微府今從賈諒唐風多溫葛為燕然府拔野

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府名都督

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州思結別部為歸鹿州阿跌

為真顏州旋年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

銀繒帛及錦袍使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

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

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

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

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使歲貢貂皮以

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使為表疏去上皆許

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

號皆如突厥故事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

禪社首唐曰社首山在漢泰山郡博縣晉曰日山在餘並依

十五年議二月丁丑太子釋奠于國學上將復

伐高麗復扶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

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

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道偏師更迭擾

其疆場數所角使彼疲於奔命釋未入堡未

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

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

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

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

事李世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

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

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辛卯上曰朕

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

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

木下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

者因人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是月上得

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

宮為翠微宮大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

瀚海等大都督卑蘭等七州六置燕然都護府於古單于臺

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

酒一盃餘悉還之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

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襄

供奉資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

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唐初以考

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朝

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

言壬辰詔百司依舊啓事皇太子庚辰上御翠

微殿正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

服戎狄雁門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孟軻朕常棄其所短取其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推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路明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朝直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勇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褚遂良知起居注十八年拜黃直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威德不可勝載升騰音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李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等數城前漢書之遼郡高句麗高麗多背城拒戰背漢書之遼郡高句麗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還從官

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無忌領揚州都督實不之任丁丑詔以隋末喪亂喪亂邊民多為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使就史朝下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韓干時房玄齡留守京師又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考唐曆云居無何秋七月半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

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詔更營玉華宮於宜春之鳳皇谷玉華宮在宜春殿西四十里庚戌車駕還宮又音如八月壬戌詔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降戶加以河北水災停明年封禪辛未骨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為玄闕州拜其俟斤為刺史使就史朝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骨利幹居瀚海北產良馬其地北距海至京師最遠又北濱海則晝長夜短蓋近日出處復然也羊脾曰實錄唐源唐羊脾皆正行大行厥義及善天文志善羊脾及魏則雖中國通言羊脾者取實易熟故也善羊脾及魏則雖中國通言羊脾者取實易熟故也

己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長如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互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左傳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言欲使天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向損於明

丁酉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巢刺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左傳晉太子圍為質於秦

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括江也隋書冬十月庚辰奴刺啜匄俟兒帥其所部萬餘人內附社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誦利

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爲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薛延陀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薛延陀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其地三至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薛延陀時出抄掠薛延陀交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薛延陀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薛延陀又請身自入朝薛延陀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爲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考異曰實錄詔遣車鼻將軍安調遣右屯  
韓華將招致薛延陀其切車鼻贊其迎車鼻使給其解初無來意  
附於薛延陀射而死調遣亦被殺今故舊交厥傳  
陽王泰爲濮王濮王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  
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京師之南有西趙蠻西抵昆明南即西洱河山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訶黎布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古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契苾何力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夏戶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上親爲調藥馬周使太子臨問庚寅薨 戊戌上幸驪山温湯 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卒子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尙書門下省事長孫無忌  
戊申上還宮 結骨自古未通中國杜佑曰結骨  
入朝使來之朝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上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謂武德九年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爲怪邪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爲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爲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隸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隸營州

都督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長却兩翻使疏更翻見賢

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

弊中國所獲無幾豈翻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

之地盡為編戶乎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司馬云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惟云北方無毛地也按手筆也

惟所居殿覆以瓦又翻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宮百

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己

卯改于華原華原宜君銅官漢雲陽殺祠之地後魏於華原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地郡隋開皇初郡廢天

坐有伏閣自誅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連州漢桂陽

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燭龍州在

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頭那利

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矢畢其次也弩失畢當作布失畢龜茲王也

函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充容長城徐惠

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

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

易以鼓翻猶興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復扶又翻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伎樂神翻珠玉錦繡實迷

心之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

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唐會要曰舊制昭德昭容昭媛昭儀各九儀充容元媛各一

人爲九嬪正一品晉武帝太康三年分鳥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五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貞觀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將軍梁建

方擊松外蠻破之

初舊州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

叛請出師討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

建方發巴蜀十三州兵討之

雙舍帥衆拒戰

餘人羣蠻震懾亡竄山谷建方遣使者諭以利害

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爲縣令

莫不感悅因遣使詣西洱河

信盛遂請降

據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不相統

宣語雖小訛其生業風俗大略與中國同自云本皆

華人其所異者以十二月爲歲首

主曲據帥衆內附

玄州以曲據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甲子烏胡鎮

將古神感

戰於易山破之

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

突厥乙毗咄陸可汗

爲葉護居多羅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

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

火羅

散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內屬

莫賀城

拜左驍衛將軍

軍摠管厚宴賜而遣之

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

最疆四天竺皆臣之

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

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

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

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

至中天竺所居茶餽和羅城

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水溺死者且萬人

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

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

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

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



阿羅那順奔城走更收餘衆還與師仁戰又破

之擒阿羅那順餘衆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

師仁進擊之衆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

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

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爲朝散大夫

癸酉特進宋公蕭瑀卒太常議諡曰德尚書議諡曰

肅周公諡曰肅德京上曰諡者行之迹當得其實

可諡曰貞福公實無德曰福心隱政事曰福子銳嗣尚上

女襄城公主上欲爲之營第爲千公主固辭曰婦事

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關多矣上乃命即瑀

第而營之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

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

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

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於劍南道

府長史強偉即左右牛府州刺史也

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

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

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

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

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

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

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

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

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

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

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

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

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司空梁文昭

公房立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

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

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立齡謂諸子曰吾受

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

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

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

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

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

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

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羅子以征討

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

夕入地儻蒙綠此哀鳴論語曾子有疾

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

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柳芳曰立齡佐太宗

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

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

功王魏善諫諄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

行其道新贊作房杜濟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

宜哉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丁丑勅越州都督

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東陽郡隋平

道擊薛延陀餘寇九月庚辰崑丘道行軍大摠管

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衆悉降江戶癸

未薛萬徹等伐高麗還萬徹在軍中使氣陵

物裴行方委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裴行方副萬徹東

濟所攻破其十三城己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百

中書令彊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雅眉三州

獠反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

軍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

造船之役或乞輸直屋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

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

駭然自劍門關以南謂之劍上聞之道司農少卿長孫知

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

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

挽曳未畢復徵船庸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

加存養上乃勅潭州船庸皆從官給冬十月癸丑

車駕還京師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

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

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

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

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

斬之以聞燕然副都護上恐迴紇部落離散遣兵部

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

遣俱羅勃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密引兵自

焉耆之西趣龜茲北境焉耆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

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奔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

兵追擊擒而斬之社爾立其

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先那準使修

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弃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

都城三百里磧口遣伊

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韓威右衛將軍

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

利羯獵顛帥衆五萬拒戰曹繼叔鋒刃甫接威引兵

偽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

將却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甲戌以迴

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

以契丹部為松漠府在柳城之北以窟哥為都督

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

主為刺史正朔州未詳以奚部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督

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

十二月庚午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西京外城朱雀街東第二橋皇城之東第一街道業坊隋無蓋寺

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

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

沙州刺史蘇海政尙鞏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

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在安西府西出柘厥

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

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

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

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

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

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會判于

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

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

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

五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

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

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

為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

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寅以崑丘道行軍惣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

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

者假賀魯以拜其正使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

子文王入見相見亮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

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

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

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

將龜茲首領又音屈佳將即亮西南徒莫祗等營內附以其地為

傍望覽丘四州隸朗州都督府在安西府西出柘厥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

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

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舊書云軍長子孫孫附先拔悉密部

其地置新黎州舊書云軍長子孫孫附先拔悉密部其地置新黎州

部落皆中興相繼...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 隸安西都護... 護李素立兼都督... 至顯道門外救天下... 翠微宮... 無恩恐不能懷服...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 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難力或累日不食... 此吾死何恨... 不得有所言... 入臥內... 孝公輩所知... 憂天下... 力也我死... 仍令遂良... 號慟將絕... 號不已...

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 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 未太子入京城... 至頓於兩儀殿... 事張行成兼侍中... 侍郎高季輔兼中書... 太子即位... 常細務委之有司... 王泰不在來限... 人入仕於朝... 勢面割耳... 位赦天下... 州刺史洛陽宮留守... 名令天下不連言者... 帝諱者... 孫無忌爲太尉... 無忌固辭... 門下三品... 勳爲開府儀同三司... 爾之破龜茲也... 王伏閣信入朝... 伏閣信隨萬備入朝... 震晉州尤甚... 陵... 阿史那社爾契... 阿史那社爾契... 阿史那社爾契...

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

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

馬門內 丁酉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君廟應

毀弘農府君廟弘農太守重耳也 請藏主於西夾室從之

治命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

都督府 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

府 乙亥上問大理卿唐臨繫

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 唯二人應死上悅

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

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 上以吐

蕃贊普弄讚為駙馬都尉 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

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

討除之 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

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諱治字為善

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

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

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

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 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杞王素節為雍王

卒 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贊普贊普幼弱政事

皆決於國相祿東贊 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

有法吐蕃所以疆大威服氏羌皆其謀也 六月高

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

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眾皆

降 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

立其弟為王 唐兵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

攻擊 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

茲王 遣歸國撫其眾 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

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眾於鬱督

軍山 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 以高侃為衛將軍

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

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

是後調露元年溫傳奉獻一部 二十四州皆叛之

然單于都護府所領見史者蘇農等四州金州等五州及桑乾

所領都護府所領見史者蘇農等四州金州等五州及桑乾

州尉十九州耳其五州遠無所效 官書呼延二都督而無狼山

官制... 其... 合... 可... 也... 上... 帝... 皇... 后... 王... 皇... 后... 之... 舅... 也... 左... 驍... 衛... 將... 軍... 瑤... 池... 都... 督... 阿... 史... 那... 賀... 魯... 招... 集... 離... 散... 廬... 帳... 漸... 盛... 聞... 太... 宗... 崩... 謀... 襲... 取... 西... 庭... 二... 州... 庭... 州... 刺... 史... 駱... 弘... 義... 知... 其... 謀... 表... 言... 之... 上... 遣... 通... 事... 舍... 人... 橋... 寶... 明... 馳... 往... 慰... 撫... 寶... 明... 說... 賀... 魯... 令... 長... 子... 啞... 運... 入... 宿... 衛... 授... 右... 驍... 衛... 中... 郎... 將... 尋... 復... 遣... 歸... 啞... 運... 乃... 說... 其... 父... 擁... 衆... 西... 走... 擊... 破... 乙... 毗... 射... 匱... 可... 汗... 併... 其... 衆...

癸亥上出畋遇雨問  
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爲之罷獵  
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勳  
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未  
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 勳奏中  
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 通表疏故有譯語人地

大理少卿張窳冊以爲准估無罪思謙奏曰  
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爲定  
古 窳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爲同

州刺史窳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十二  
月庚午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都督謝遷興與黔州  
都督李孟嘗討琰州叛獠 梓州曾作梓州武德三年梓州

當作元州武德三年以梓州置別都督亦置州  
貞觀四年置置屬黔州都督府黔州亦置州 萬歲遷興入  
洞招慰爲獠所殺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  
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奭亨之兄子 柳亨西魏尚書左僕

阿史那賀魯 王皇后之舅也 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  
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九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建牙于雙河及干泉  
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  
吸努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

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  
多附之以啞運爲莫賀咄葉護焉者王婆伽利

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 夏四月  
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金州刺史滕王

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  
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

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  
何足爲則 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

於法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憚皆好  
聚斂 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

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  
以爲錢貫二王大慙 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 殺略數千人詔左武侯  
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

行軍摠管 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  
將軍薛孤吳仁爲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  
討之 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  
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爲左  
僕射張行成爲右僕射高季輔爲侍中志寧行成仍  
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

州貞觀二十二年分郿州置 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 九月癸巳廢王華宮為佛寺 戊戌更命九成宮為萬年宮 更工 庚戌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

墻盜左藏物上以引駕職注糾繩 注書武備官中其法以執 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 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閏月長孫無忌等上

所刪定律令式 上時 甲戌詔頒之四方 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

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 癸酉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鷹隼及犬馬者罪

之 尤恩 戊寅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檐 其各帥種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 特頒辟惠皆生羌也 十二州屬茂州都督府管內 實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

反 茂州唐武德五年置南義州貞觀二年曰義州 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郎州道摠管趙孝祖討白水蠻蠻

酋禿磨蒲及儉彌于帥衆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 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討昆州

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為州縣 昆州漢益州郡地南置昆州以 東兩蠻首曲州州州西南昆川曲蠻首寧寧寧寧城

謂之西蠻百蠻自彌鹿升南二川南王少頭謂之東蠻烏蠻和城蠻 武帝開闢南蠻中國律唐以青蛉弄棟為州 弄棟

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 勃弄屬南蠻州貞觀八年更名巨 恆扇誘弄棟欲使之反 巨 其勃弄以西與黃瓜

葉榆西洱河相接 葉榆屬南蠻州武德開置 人衆殷實多於蜀川無大酋長好結讎怨 利 今

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 二月壬子月處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 單道惠 與突厥賀魯相結 是歲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

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

注於牢山 新書牢山亦曰味南 孤注夜遁建方使副摠管高德逸輕騎追之 高德逸 行五百餘里生擒孤

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討而逗留不進高德逸勅令市馬自取駿者 勅戶部

上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廄 中廄言上謂侍臣曰 道裕遷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

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又謂 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 丙子上饗太廟丁亥饗先農躬耕籍田 正月 御安福門樓 唐六典長安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 觀百戲

乙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 為 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 鞠以韋為之

謂之嘗一觀之 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 好 帝王所為豈宜容易 朕已焚此鞠冀

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為誠 三月辛巳以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

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

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

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

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

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晉夏四月趙孝祖

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

承顛自餘皆屯聚保險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人

孝祖皆破降之降戶西南蠻遂定甲午澧州刺史

彭思王元則薨禮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

相訟直吏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以通管及長安... 志在... 安... 武... 始...

聞之陰令武氏長髮... 勸上內之後宮... 欲以間淑

妃之寵... 武氏巧慧多權數... 初入宮卑辭屈體以

事而后愛之... 數稱其美於上... 未幾大幸... 拜為

昭儀后及淑妃... 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 皆不納... 昭

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 故託以褒賞功臣而武士護

預焉... 乙丑上幸鳳泉湯... 鳳泉湯在... 乙巳

還萬年宮... 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 波斯國居達

先波斯匿王... 大月氏之別種... 波斯國居達... 波斯

火羅大食兵去吐火羅... 發兵立卑路斯為波斯王而

還... 閏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其地近古輪臺

丁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立武門... 此萬年宮之武門也

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 右衛至左

有急而敢畏死乎... 乃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 枕橫黃

遊居人... 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溺衛士及麟

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 六月丙午恆州

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中書令柳

品以上口頃在先帝左右... 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

面陳... 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 冬十月屠雍

州四萬一千人... 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 漢惠帝城

長安尋晏駕... 癸丑雍州參軍薛景宣上封事言漢惠帝城

大谷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

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高麗

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契丹... 契丹未屬於唐

音與松漠都督李窟哥禦之... 大敗高麗於新城... 高麗

不信后淑妃之語... 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

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 又不為

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 必傾心與相結所得

賞賜分與之... 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 皆以

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 會昭儀生女后

憐而弄之... 后出昭儀潛扼殺之... 履之以被... 上至

召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 即驚啼問左右左

右皆曰皇后適來此... 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

數其罪... 后無以自明... 上由是有廢立之志... 又具

无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无忌无忌厲色折之上意不為官及麻草又有機顯意可知矣无忌欲格其非心則辭而不受可也為无忌得專張本數所角翻折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還宮己丑嵩州道行軍摠管曹繼叔破胡蕞顯養車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胡蕞劍山招討使所領五部落之一也顯養車魯亦各蠻種軍曹繼叔書作東魯音庚寅立皇子弘為代王賢為潞王高麗與百濟執鞞

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使蘇定方發兵擊高麗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振傳貴端水南少請招翻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

蔥山道行軍大摠管葱山即葱嶺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壬辰以韓瑗為侍中瑗字子來濟為中書令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於

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武德元年分岐山置扶風州名貞觀八年更名扶風屬岐州九城志岐州水名貞觀十

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榮州武德元年分置榮州後扶又屬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

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考

異曰唐原在此年四月今據實錄四月韓瑗來濟未嘗待中書令唐原又云韓瑗諫帝不從按立武后詔實錄云昭儀武氏然則未嘗為宸妃也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義府

左遷壁州司馬武德八年正月州敕未至門下義府密

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

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別於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使疏吏翻尋超拜中書侍郎考異曰舊傳云高宗將立武

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各家先帝為陛下所娶為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

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乙酉以待中崔敦禮為中書令八月尚藥

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尚藥局奉御員二人掌合和藥及診疾方脈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

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

州中都督府中書侍郎長史亦正員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行儉仁基之子也仁基

日退朝朝直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

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

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疾不入无忌等至內殿上顧謂无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

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各家先帝為陛下所娶為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

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

知

知

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

明日又言之，遂夏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

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具知，天下耳

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

今忤陛下罪當死。性五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

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召儀在

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顧

命，有罪不可加刑。音古考異曰：唐孫元元皇帝崩，遂良曰

今者多爲中宮事，遂良欲誅何如？元曰：公但極言，已按公罪

上再三顧，无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

上女，何如？无忌曰：自有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許付遺長，于志寧不

望陛下問其可否，按如此，則是无忌重遂良也，今不取。于志寧不

敢言，韓瑗因問奏事，音古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

諫，悲不自勝。升應音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

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

嬖母輔佐黃帝。音古今人表嬖母黃帝，始生倉林，師古曰：黃

帝愛幸之。妲己傾覆殷王，音古妲己有蘇氏之美，女妲己之唯妲詩

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音古詩小雅正月之辭，韓瑗之意，謂嬖母

在德不在色也。每覽前古，常與歎息，不謂今日塵黷

聖代，作而不鑒，後嗣何觀？音古願陛下詳之，無

爲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苴醢之戮，臣之分也。音古

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音古虞丘被曰

問：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也。師古曰：姑蘇因

先王之德，所以興王。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

亡絕，社稷傾淪。音古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

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音古他日李勣入見，音古

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

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

必更問外人？音古自李勣有是言，李林甫襲取之，以成明皇殺三子

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

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

乎？音古遂良爲潭州都督，千四百四十五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寶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六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鳩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為蔭唐制凡受告身者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司空正一品凡三品以上及會孫並請除削從之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上稱掌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載往以才行選入後庭孟下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荷下可觀從才宮壺之內恆自鈔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德光官稱嬪官也迕五故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政君事見二十卷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為宸妃

韓瑗來濟面折庭爭事見上卷下前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為國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齋璽綬冊皇后武氏武氏朝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窳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

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無以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赦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宅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武后武后數見王蕭為蟒氏武后蕭氏為鼻氏武后武后數見王蕭為鼻被髮歷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武后武后被髮歷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犯鱗必嬰嚴憲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亦甘心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己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冊拜頡苾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武后武后重光日融燭暉宜息

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  
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  
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 又以其柔而害物謂  
之李猫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  
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廢官  
屬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  
涕拜辭而去安仁綱之孫也 壬申赦天下  
改元 二月辛亥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為黃門侍郎同三品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  
朕陳之 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  
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  
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

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  
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  
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  
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

上從之 六月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  
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  
配五帝於明堂 武德初立圓丘壇於明德門外德東一里壇  
四成各廣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  
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  
座籍用素結器用饗饗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聚星並皆

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附顯和蠻酋長王郎祁郎昆  
梨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眾內附 梨州本西寧州武德  
置貞觀八年更名梨州其地北接昆州南接西寧州西平  
武德四年置貞觀八年更名西寧州其地也西寧州本西平  
門下三品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禮薨 敦禮字德  
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  
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幕谷 處月本突厥部也  
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 西突厥  
王布失畢入朝 斬首三萬級 乙巳龜茲  
義枉法出之 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實立疑而奏  
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  
自縊於獄中 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連

水王義方欲奏彈之 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  
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  
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 高帝元年  
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輦轂  
之下擅殺六品寺丞 就云正義自殺亦  
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  
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 於是對仗叱義府  
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  
婦人淳于氏美色繁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  
義枉法出之 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實立疑而奏  
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  
自縊於獄中 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連

水王義方欲奏彈之 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  
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  
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 高帝元年  
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輦轂  
之下擅殺六品寺丞 就云正義自殺亦  
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  
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 於是對仗叱義府  
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  
婦人淳于氏美色繁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  
義枉法出之 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實立疑而奏  
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  
自縊於獄中 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連

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 九月括州暴風海溢溺四千餘家

新志萊州上元五年括州暴風海溢溺四千餘家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帥衆內附以其地置柘拱

二州 柘拱山南漢州以歸南伏浪等帥置皆屬於 十二月

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

施等二萬餘騎繼至 鼠尼施等帥五部一曰阿史那 前軍

摠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

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野不

可勝計 升 副大摠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

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

濇耳何急而爲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 陳

用 直 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

恃勇輕敵委文度爲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

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 被皮著謂下 馬多

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

自困敵若遇賊必敗懼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

公爲大將 亮 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

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恆篤城 但 有

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 伺

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

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

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

免官 是歲 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爲益州長

史 高履行尚太宗 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寃曰 遂良

遂良體國志家捐身殉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

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毗

黎咸嗟舉措 論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 臣聞晉武弘裕

不貽劉毅之誅 事見八十一 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

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

伏願緬鑒無辜 緜 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

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

犯上 悖戾 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

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

亂 事見八十二 陛下無故弃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

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劉洎之子

訟其父寃稱貞觀之末爲褚遂良所譖而死 事見一百

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璋獨曰劉洎大

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

先帝用刑不當乎 復 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二年春正月癸巳分哥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

府 以謀各部置陰山府以鐵保部置 閏月壬寅上行幸

洛陽 庚戌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

摠管 伊麗河一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 燕然都護府在

海都督府 界七百餘里 都督府在 燕然都護府

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副業

鉅之子也 鉅 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

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 射

太宗之世帥衆來降 射 使立爲可汗族兄



至是

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成今遺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

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

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

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

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許敬宗李義

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

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

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

終身不聽朝觀

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

史柳奭為象州刺史

州上表自陳

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

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

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

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无忌

等四人共定大策

臣與无忌同受遺詔

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无

忌區處眾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

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至是





種落為大都督府西魏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

敬宗為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鄂忠武公尉遲敬德薨尉遲敬德晚年閉居

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

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甚厚

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雍州司士許禕與來濟善

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禕為江南道巡察使倫

為劍南道巡察使使職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后常保

護之以臨為挾私選授

四年春二月乙丑免臨官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

可汗與真珠葉護戰于雙河斬真珠葉護真珠葉護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乙丑以黃門侍郎許圍師參知政事舊傳云

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事見上卷深怨之及議廢

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六年燕公武后亦不

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

隙而陷之史相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

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史古術敕敬宗與辛茂將

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亦敬宗因誣奏

季方欲與无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无忌伺隙謀

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問

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

元舅復然使朕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

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无忌

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无忌

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

下之慶也臣竊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

一呼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字文化

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

及復典禁兵又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

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

舞蹈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事見一百八十六

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

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无忌同反臣又問季

方无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

資治通鑑 二百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瑗嘗語无忌云語牛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屬子少長

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熾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殺之帝怒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无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少謂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无忌戊辰下詔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唐六典膳部郎中一品食料每日細白米一升柳奭準一品一合準一品一升油五升鹽二升酒三合粟一斗藥一劑一月給藥一升柳奭一升酒一升藥一劑一月給藥一升

无忌之從父兄子也唐書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无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无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唐書遣使發道次兵

等皆除名流嶺表唐書遂良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五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並參知政事承慶思道之孫也射喜任俠唐書其從母為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无忌之族弟也銓坐无忌流雋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唐書詔云无忌同反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唐書更無加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翼歎曰變布哭彭越義也唐書文王葬枯骨仁也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唐書降去取時稱允當唐書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許敬宗議封禪儀己已奏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從之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思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柳鐔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无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无忌事唐書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鞠无忌反狀唐書至則逼无忌令自

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

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

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

无忌通書處絞長孫

恩流檀州檀州

壬子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昭市

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

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

街之及復為相復扶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休

乙卯長孫氏柳氏緣无忌夷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

貶永州刺史永州

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怛怛疎勒

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其國或曰彌末或曰彌

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

等王妃主婿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

立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

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

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

矯其弊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榮陽鄭溫

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

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昏姻仍

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陪門財

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婚其衰宗落

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昭市初朝也

思慕不已人少別上聞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車駕至

東都監古十一月丙午以許國師為散騎常侍檢

校侍中監古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將薨

思結侯斤都曼帥疎勒朱俱波謁般陁三國反思結

五年春正月定方獻俘於乾陽殿乾陽殿在洛陽宮遷司請誅

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矧其餘

生太上曰朕屈讓以全卿之信乃免之甲子上

發東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丙午皇后

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班賜有差

婦人年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百

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

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

總管新書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帥讀曰率水陸

十萬以伐百濟考異曰舊唐書定方傳都羅傳皆云定方為總

命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將帥夏四月丙寅上發并

州癸巳至東都五月作合璧宮時改入關宮為合壬戌

上幸合璧宮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

侯將軍延陁梯真梯真陁梯之居延州都督李合珠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調失所免官此書

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

內附故也蘇定方引兵自成山濟海百濟

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

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

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

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

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衆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

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却唐

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

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

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

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

熊津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長知州

八月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蘇定方

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俱江道行軍大總管

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

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効

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

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

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

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其餘衆王文度濟海而卒

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以名州考異曰金藏云劉仁願以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

仁願及廟諱以行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

東夷頌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下

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

資治通鑑 二百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圍退保任存城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

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

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

道琛專恣國兵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宮庚辰以任雅相為俱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

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

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月癸未以吐火羅噉噠

波斯等十六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領州四都督府領州二

都督府領州八都督府領州二

皆捷遂圍平壤城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

卒以其子灑敏為樂浪郡王新羅王

撰免明勃通之孫也

二二二七



檄周王雞文考異曰舊傳云徵發王雞於中宗為英王時沛王賢已為太子當之周王上見之

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 高麗蓋蘇文遣

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

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眾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

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眾悉降陸戶男

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冬十月丁卯上敗

于陸渾陸渾古伊川春秋時秦晉邊陸渾戎於此漢因以名陸渾

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眾子恤嗣回紇酋長婆

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

將軍薛仁貴為副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

軍總管仙萼道行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

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

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

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並以義

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改吏部為司列司勳司封如故考功

部為司職兵部為司職禮部為司職刑部為司職工部為司職

部為司職戶部為司職度支部為司職禮部為司職刑部為司職

部為司職工部為司職戶部為司職度支部為司職禮部為司職

部為司職刑部為司職工部為司職戶部為司職度支部為司職

軍械曰左右戎衛左右儀衛曰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府甲戌

須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于軍雅相為將別善大朝臣

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賞

罰皆平人服其公 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

沮道揆管龐孝泰白州刺史沃與高麗戰

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

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三月鄭仁泰等敗

鐵勒於天山敗於通唐兵將至合眾十

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

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阮之度磧北擊其餘

眾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仁貴悉阮之度磧北擊其餘

日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

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

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虜相帥遠遁仁泰等將至

追之為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

至仙萼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

士卒飢凍奔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

塞比入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

奏文泰等史長史發後漢中丞使虜逃散不撫士卒

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弃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

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

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瀛司推科使虜逃散不撫士卒

問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由是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數九姓遂定甲午車駕發東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

至京師 辛巳作蓬萊宮蓬萊宮即大朝宮亦曰聖德太子廟

許圍師為左相相 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

官致敬父母庚 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 丁巳

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

熊津之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異

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灑敏

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

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

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

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

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

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

將出師聲援纜接凶醜自殲將帥充朝非直不棄成功

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拔軍西

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擒虜縱

入新羅亦為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

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

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

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

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

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

夜傳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傳音附上時掌細比

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史言劉仁軌能堅忍伺

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

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果如

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倭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七起武宗開元八年正月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龍朔二年八月壬寅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

臺三品知西臺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知中書事九月戊寅初令八

品九品衣碧衣紫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温湯太

子監國監古丁未還宮庚戌西臺侍郎陝人上官

儀同東西臺三品西臺侍郎中書癸丑詔以四年

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東都左相許

圜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遊獵犯人田奉輦直長即尚

亦局直長正十口龍朔改帝輦局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而射

圍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主詣司憲訟之司

憲大夫楊德裔不為治治直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

易姓名上封事告之西臺舍人上曰圍師為

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圍師謝曰

臣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衆心故為人

所攻訐訐居至於作威福者或手握疆兵或身居重

鎮臣以文吏奉事聖明惟知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

上怒曰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誅

遠令引出詔特免官考異曰舊本紀十一月辛酉圍師下獄

資治通鑑

二百一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為殷王旭輪後改名十二月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

濟如開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

賜海道摠管蘇海政明詔討龜茲龜茲音救興

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見上卷密謂海政

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見上卷密謂海政

曰彌射謀反請誅之阿史那彌射時海政兵纔數千

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噍類不如先事

誅之先事乃矯稱敕令大摠管齋帛數萬段賜可汗

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

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鼠尼施拔塞幹一也

長知兩部長知兩部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疎勒

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

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

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復扶又十姓

無主有阿史那那都支及李遮匄收其餘衆附於吐蕃

是歲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

之將即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

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

悉平之鐵勒乙酉以李義府為右相義府仍知選

事選類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

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然

置於貞觀二十一年見一百九十一卷燕然都護府以積為境積

北州府皆隸瀚海積南隸雲中漢雲中舊城東北至朔州

三百七十里德元九年更名三月許圍師再貶虔州刺史虔州在虔都二千四百里

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圍師子文思自然並免官

右相河閒郡公李義府典選特中宮之勢專以

賣官為事銓綜無次怨讟盈路上頗聞之從容謂義

府曰卿子及婿頗不謹多為非法我尚為卿掩覆卿

宜戒之義府勃然變色頸頰俱張曰

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

邪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望氣

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

以厭之義府信之聚斂尤急義府居母喪朔

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塚候望

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義府受其錢七

百緡除延司津監唐東宮司率即四人正六品上掌啓奏記在

司議郎唐東宮司率即四人正六品上掌啓奏記在

參軍楊行穎告之夏四月乙丑下義府獄刑部尚書詳別

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共鞠之刑部尚書詳別

御史臺大理寺官權按諸之仍命司空李勣監焉

諸事皆有實戍子詔義府除名流鶴州津除名流振

州諸子及婿並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衛音德朝

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

露布李義府所屬人勝之通衢義府多取人奴婢及

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

而競入此時人挾義府之得罪而有是通鑑因采而誌之以

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為之 丙午蓬萊宮舍元殿

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故宮謂太極宮自

戊申始御紫宸殿聽政紫宸殿在正殿之北

五月壬午柳州蠻酋吳君解

反君解遣冀州長史劉伯

英右武衛將軍馮士翹發嶺南兵討之吐蕃

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

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

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

奔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吐蕃

海道行軍大摠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

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吐蕃六月戊

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諸

軍為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

琮入見吐蕃表陳吐谷渾之罪

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

璽書責讓之吐蕃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

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吐蕃士卒戰溺死者甚眾詔

罷三十六州所造缸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立等司元

孫也皇太后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摠管右威衛

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眾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

留城倭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真峴城

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

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

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

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

所聚除惡務本書秦書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

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

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

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書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

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魏書海水皆赤百

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眾降書

下書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

有謀略書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

也書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眾降定

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

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

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

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書定方不能克

而還書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書定方不能克

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眾降劉仁軌使常

之相如自將其眾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

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

謀敦信重義但屬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

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

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

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書百濟大悅

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書劉仁願至京師上

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委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書

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書正除帶方州刺

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書勞勉之書

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書冬十月

辛巳朔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書

子決之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元壬寅以安西

都護高賢為行軍摠管將兵擊弓月以救于闐是

歲大食擊波斯拂菻破之書南侵婆羅門吞

滅諸胡勝兵四十餘萬書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

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

單于初李靖破突厥書遷三百帳于

雲中城阿史德氏為之長書至是部落漸眾阿史

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上召見

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書

西王博又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太子少師王博畫一之法不以

親疎異制博奏曰臣聞古者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

亦所不赦孝協有一子何憂乏祀乎孝協竟自盡於

第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許悼王孝薨孝上丁也

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姚州在姚州府

姚州在姚州府秋七月丁未朔詔以三年

正月有事於岱宗 八月丙子車駕還京師幸舊宅

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即太常伯大司憲寶德立為司

元太常伯檢校左相即太常伯冬十月

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上時臣伏觀所存

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少謂衣服貧敝唯思西

歸無心展効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

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為今日士卒如

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

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使使贈官爵或以

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

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

人誰何誰何問也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其壯而

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謂州縣百發人貧者身

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破百濟見

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

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

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

級以為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引謂車

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

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

何為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

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

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

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

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

同德而眾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

勞更張之更工更張之更工更張之更工更張之更工

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

或無人為陛下盡言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

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

代舊鎮之兵仍敕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

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易今收穫

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將將夷

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

獲辦具資糧節級遣還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

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

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幾居今日唯知准敕准敕

苟利於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上時

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上時

使招上時

輯其餘衆。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謂言升殿於禁中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復扶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忠自陳王立爲太子王所諮議左右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

下獄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顯慶五年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爲司禮太常伯即禮部尚書左肅機鄭欽泰等即尚書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與儀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考聖曰唐歷聖初謂東方表委皆年

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璋龍朔改左右麻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東西臺三品

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吐谷渾地當好王廟上不許

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丁酉至合璧宮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

臣無得而諫諫者謂諫之惟拒諫且殺諫者矣羣臣誰敢諫乎李勣諫以爲諫利而不知凶于其家

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元殿成轉元殿將軍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

左武衛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作西州都督知辯檢校右相西臺侍郎孫處約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璋並罷政事呂嗣祕閣郎中李淳風龍朔改太史局以傅仁均戊寅厯推步浸疎乃增損劉焯皇極曆戊寅曆始創見一百八十卷高祖武德

月己丑兗州都督鄧康王元裕薨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道還耽羅國一曰德羅居新羅武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

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內命婦自三妃至女十一御妻又有六尚二十四尚十四尚龍朔二年又置

禪社首以皇后爲亞獻州博城縣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燕氏越王貞之王成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土位先用葉結陶匏等陶匏並宜改用茵褥壘

爵其諸郊祀亦宜準此又詔自今郊廟享宴文舞用



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

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

彌互原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

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陽

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

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

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

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居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

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十二月丙午車駕至齊

州留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山下有司於山南為

圓壇山上為登封壇社首山上為降禪方壇

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

己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

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

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幣皆以錦繡

為之

宮人壬申上御朝觀壇受朝賀

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

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

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

自義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眾心乃

安

癸未至亳州謁老君廟

甲申幸合璧宮夏四月甲辰至京師

廟庚戌左侍極兼檢校右相陸敦信以老疾辭職

拜大司成兼左侍極罷政事

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

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

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或謂二弟

曰男生惡二弟之逼

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

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

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

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

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遠

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右武衛將軍使

為鄉導

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摠管同討高麗

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輪為豫王以大司憲兼檢

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

畢正義事

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

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海行非通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謂以仲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不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爲讎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必欲下入獄然後得獄上章朝義府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事見上卷義府又諷劉仁願使害之仁願不忍殺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薦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異式尋遷詹事丞詹事丞上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爲司元大夫司元大夫戶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易簡斯所謂矯枉過正矣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相竇德立薨初武士護娶相里氏相里氏一號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府法曹賀蘭越石長知次皇后次適郭孝慎士護卒元慶元爽及士護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楊氏深銜之越石孝慎及孝慎妻並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越石妻號韓國夫人唐制國夫人位一品惟良自始州長史超遷司衛少卿司衛少卿懷運自瀛州長史遷淄州刺史元慶自右衛郎將爲宗正少卿此已改正元爽自安州戶曹累遷少府少監此時已改少府監爲內府榮國夫人嘗置酒謂惟良等曰頗憶疇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復何如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

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憂懼不爲榮也復扶可榮國不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爲遠州刺史上朝外示讓抑實惡之也是於是以惟良檢校始州刺史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龍州古江油漢置武慶子榮有楊李二將一將一慶分據地後魏平郡於此置平郡改曰安州唐曰濠州始州至武都一千六百六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五百六十里龍州至武都一千六百六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五百六十里至武都一千六百六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五百六十里元慶至州以憂卒辛下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上欲以魏國爲內職心難后未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與諸州刺史詣泰山朝觀從至京師惟良等獻食朝官備禮儀才用惟良等獻食惟良等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於惟良懷運丁未誅之改其姓爲蝮氏懷運兄懷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禮於榮國坐惟良等沒入掖庭榮國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盡見骨而死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立苑郡公此讀曰率使疏史戊子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廣平宣公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鷄卿何以此待之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安陸以擊高麗龐同善契

苾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摠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摠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勳處分分扶明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待封孝恪之子也戰死於曠勳欲與其婿京兆杜懷恭偕行以求勳效懷恭辭以貧勳贍之復辭以無奴馬同復扶又細又贍之懷恭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勳聞之流涕曰杜郎疎放今謂此此或有之乃止

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未置既而耕之九推乃止耕籍之制月令及也又性周禮云天子三推庶民

自行乾封泉寶錢穀帛踊貴商賈不行古音癸未詔罷之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惜薨存信於今音辛丑復以萬年宮為九成宮永徽二年改九成宮為萬年宮復扶又翻又如字

生羌十二州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罷之上屢責侍臣不進賢眾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司列少常伯即

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議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上深以為然安期百藥之子也李百藥林之

夏四月乙卯西臺侍郎楊弘武載至德正諫大夫兼東臺侍郎李安期東臺舍人昌樂張文瑾司列少常伯兼正諫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龍朔

事中為東臺舍人議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樂音洛弘武素之弟子楊崇任至德官之兄子也太宗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南隅

南嶽洛水西距穀水東即宮城洛水在宮城內正北正東皆東向正南正西皆西向頻征伐四夷厥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鑿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厥馬數千匹秋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辛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李安期出為荊州長史荊州京師

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監國衛古辛未李勳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勳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

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尙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

蒼巖三城置為州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勳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

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勳離合詩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為釋其義萬頃字勳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

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糲胡

冬十二月甲午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

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此兼用高祖顯慶之禮是歲海南獠陷瓊州瓊州本隋末崖郡之瓊山

總章元年是年正月方改元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摠管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扶餘國故城在扶餘郡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

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

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事見史記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

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鄉導日謂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

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妖異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謂征遼東諸將也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

沈毅能斷雖頗忌前沈毅古玩闕處音呂翻沈持林翻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

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又翻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薛賀水新書作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朝廷議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戊寅上幸九成宮夏四月丙

辰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

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

亦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辛巳西臺侍郎

同東西臺三品楊弘武薨八月辛酉卑列道行軍

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

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

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降戶同契苾何力先引兵

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

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

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

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

自刺不死刺上遂擒之高麗悉平冬十月戊午以

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烏荼國在

死藥合音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

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勣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

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歸罪娑婆

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

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

藏政非己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

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產為司宰少

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中

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

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

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

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

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

勣為亞獻己巳謁太廟 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

士第

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有敕征遼軍士逃亡限內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斬

多或遇病不及隊伍怖懼而逃

所掠或渡海漂沒或深入賊庭為所傷殺軍法嚴重

同隊恐并獲罪即舉以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勤當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從之 甲戌司戎太常伯姜

恪兼檢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閣立本守右相 是歲

京師及山東江淮旱饑

二年春二月辛酉以張文瓘為東臺侍郎以右肅機

檢校太子中護譙人李敬立為西臺侍郎

同東西臺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

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

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

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

不驚考中上 三月丙戌東臺侍郎郝處俊同東西

臺三品 丁亥詔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

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

柱柳窠枅棋

皆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詔下之後眾議猶未決又

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宮

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

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

使守安東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丁未

朔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未宜

遊幸上聞之辛亥御延福殿

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 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

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

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餘寇尙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

隴右戶口彫弊，鑿與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易以

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

善其言，為之罷西巡。為于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九月丁丑朔，詔徙吐谷渾部落就涼州南山，議者恐

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發兵擊吐蕃，右相閻立

本以為為去歲饑歉未可興師，議久不決，竟不果徙。庚

寅，大風海溢，漂永嘉固六千餘家。漢順帝永建四年

徙豫王旭輪為冀王，更名輪。衛工司空太子太師

英貞武公李勣寢疾，貞武其國名上悉召其子弟在外

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子弟為之

迎醫。為于偽朝下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

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臨終語第兩云年將八十

改云年將八十按新舊傳皆云大業十三年至五十二年

十七嘗在開皇時不得云大業末也豈非命邪？脩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

可共置酒為樂。日少詩初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

吾自度必不起，建德故欲與汝曹為別耳。汝曹勿悲

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

肖子，蕩覆無餘。謂房道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葬畢，

汝即遷入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

交遊非類者，皆先擗殺。然後以聞。以勳之智蓋如勳業必

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聞之悲泣。

葬日，幸未央宮，登樓望轎車，慟哭起。冢象陰山，鐵山

烏德，韓山延陀之功。延陀勳為將

有謀善斷，勳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

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

臨事選將，必皆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言豐也

或問其故，勳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聞門雍

睦而嚴，其姊嘗病，勳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蒸

其須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勳曰：非為

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勳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

得乎？勳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日無逢人

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叶十七

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之。陣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

人死，勳長子震早卒。長知兩震子敬業襲爵，考

云高宗時長子震早卒。長知兩震子敬業襲爵，考

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

與員外郎張仁禕唐制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

長名姓歷勝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

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

身言書判。唐制身言書判，身言長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

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

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

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上時掌御省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武選兵部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翹關負米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黔中嶺南閩中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咸亨元年始改元春正月丁丑右相劉仁軌請致仕許之三月甲戌朔以旱赦天下改元丁丑改蓬萊宮為含元宮。以蓬萊宮名壬辰太子少師許敬宗請致仕許之。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酋長由胡西臺舍人徐齊聘上疏。稱他國以為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實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又奏齊獻公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廢。齊獻公文憲皇帝父長

不審陛下何以垂示海內彰孝理之風。齊獻公廟在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于闐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于闐焉耆交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邊婆道行軍大摠管。邊婆道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庚午上幸九成宮。高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摠管。高麗在東時已列置州府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

奔新羅。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丁巳車駕還京師。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大非川在

三百餘里將趣烏海。烏海在仁貴曰烏海險遠軍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領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河口在斬獲甚眾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奔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

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杜佑曰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又如敕大司憲樂彥璋即軍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祿東贊卒

旱饑九月丁丑詔以明年正月幸東都。甲申皇后母魯國忠烈夫人楊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婦並詣宅弔哭。閏月癸卯皇后以久旱請避位不許。壬子加贈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為太尉太原王夫人為王妃。甲寅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摠管以禦吐蕃。冬十月乙未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為左肅機罷政事。趙仁本為左右中護

庚寅詔官名皆復舊。改官名上

唐庚寅詔官名皆復舊。改官名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八 大統元年十一月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春正月甲子上幸東都 考聖正月己巳幸東都

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延都督 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延都督

初武元慶等既死 武元慶等既死 皇后奏以其姊子賀蘭敏之為士護之嗣 敏之為士護之嗣

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 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 封元年 封元年 上見敏之悲泣曰

吾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蒼猝如此 吾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蒼猝如此

之號哭不對后聞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貌 之號哭不對后聞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貌

美蒸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衰絰委妓 美蒸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衰絰委妓

為太子妃昏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 為太子妃昏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

之前後罪惡請加竄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 之前後罪惡請加竄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

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 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

五年置韶州貞觀八年改曰韶州韶州屬南野縣地吳孫結甘肅元年分立始置韶州武德初置韶州貞觀元年改韶州舊志韶州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至東都四千一百四十二里

朝士

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眾 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眾

朔高侃破高麗餘眾於安市城 朔高侃破高麗餘眾於安市城

州刺史徐王元禮薨 州刺史徐王元禮薨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車駕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獵於葉縣 車駕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獵於葉縣

丙戌還東都 丙戌還東都

三年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摠管 三年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摠管

戊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戶內附置殷敷總三州 戊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戶內附置殷敷總三州

西九百里 西九百里

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州浩疊水南 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州浩疊水南

吐谷渾畏吐蕃之疆不安其居又 吐谷渾畏吐蕃之疆不安其居又

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 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

皆入於吐蕃 皆入於吐蕃 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月庚午上幸合璧宮 月庚午上幸合璧宮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

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 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

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 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

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上詰以吞滅吐谷渾 上詰以吞滅吐谷渾

敗薛仁貴 敗薛仁貴 寇逼涼州事 寇逼涼州事

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 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

秋八月壬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 秋八月壬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

常博士袁思古譏敬宗弃長子於荒微 常博士袁思古譏敬宗弃長子於荒微

於夷貊 於夷貊 案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為繆 於夷貊 案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為繆

繆

繆

繆

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諡太常博士王福時時音議以為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太常博士擬諡許氏功行為一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諡之為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為繆八過之累大諡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已上更議禮部尚書陽思敬議按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由是故思古議及之福時勃之父也王勃見二百九月癸卯徙沛王賢為雍王

冬十月己未詔太子監國監古壬戌車駕發東都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甲辰車駕至京師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癸卯以左庶子劉仁軌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東宮典膳局郎正六品上丞正八品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上時頃之右史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為右史起居舍人從六品上屬中書省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諸德音

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如記言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次至左奉裕率王唐敬業有集盤伎舞輪伎長曠伎彫鎗伎及善擲倒伎彫鎗伎太子內率府錄事上書太子內率府錄事上書及善曰

擲倒自有伶官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練百匹尋遷左千牛衛

將軍千牛刀師人主防身刀也取莊子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四年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三月丙申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夏四月丙子車駕幸九成宮閏五月燕山道摠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

瓠蘆河之西胡蘆曰瓠蘆俘獲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靺鞨音末葛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突地稽見一百八十九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婺州見一百八十九八月辛丑上以瘡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啓事瘡疾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疎勒見一百八十九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阿悉吉即阿悉吉也蘇定方之西討也蘇定方見一百八十九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咽麴見一百八十九共攻疎勒降之上遣鴻臚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蕭嗣業見一百八十九

上元元年是年八月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難林道大摠管帝以新羅國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

將軍千牛刀師人主防身刀也取莊子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四年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三月丙申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夏四月丙子車駕幸九成宮閏五月燕山道摠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胡蘆曰瓠蘆俘獲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靺鞨音末葛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突地稽見一百八十九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婺州見一百八十九八月辛丑上以瘡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啓事瘡疾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疎勒見一百八十九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阿悉吉即阿悉吉也蘇定方之西討也蘇定方見一百八十九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咽麴見一百八十九共攻疎勒降之上遣鴻臚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蕭嗣業見一百八十九

上元元年是年八月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難林道大摠管帝以新羅國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

將軍千牛刀師人主防身刀也取莊子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四年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三月丙申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夏四月丙子車駕幸九成宮閏五月燕山道摠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胡蘆曰瓠蘆俘獲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靺鞨音末葛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突地稽見一百八十九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婺州見一百八十九八月辛丑上以瘡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啓事瘡疾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疎勒見一百八十九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阿悉吉即阿悉吉也蘇定方之西討也蘇定方見一百八十九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咽麴見一百八十九共攻疎勒降之上遣鴻臚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蕭嗣業見一百八十九

上元元年是年八月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難林道大摠管帝以新羅國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

將軍千牛刀師人主防身刀也取莊子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四年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三月丙申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夏四月丙子車駕幸九成宮閏五月燕山道摠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胡蘆曰瓠蘆俘獲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靺鞨音末葛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突地稽見一百八十九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婺州見一百八十九八月辛丑上以瘡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啓事瘡疾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疎勒見一百八十九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阿悉吉即阿悉吉也蘇定方之西討也蘇定方見一百八十九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咽麴見一百八十九共攻疎勒降之上遣鴻臚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蕭嗣業見一百八十九

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賀蘭敏之既得罪皇后奏

召武元爽之子承嗣於嶺南夏四月辛卯遷宗正

尚衣奉御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妣張氏為

宣莊皇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懿皇后

太穆皇后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皇帝

帝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

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

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

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

帶庶人服黃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

黃九月癸丑詔追復長孫晟長孫无忌官

爵以无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无忌喪歸陪葬昭陵

甲寅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

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

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黎讓棄

相親如今分二朋遞相誇競

非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讖諂失禮非所

以崇禮義勸教睦也上瞿然曰

冬十一月丙午朔車駕發

所為之廢舖一日

京師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

戊辰至東都箕州錄事參軍張君澈等誣告刺史

蔣王暉及其子汝南郡王煒謀反

人薛思貞馳傳往按之十二月癸未惲惶懼自

縊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斬君澈等四人

戊子于闐王伏閣雄來朝壬寅天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

斯王卑路斯來朝壬寅天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

出自玄元皇帝

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

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

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

選會要作劉曉今從統紀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

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

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

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

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

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

為末則多士奮奔四方風動矣

二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闐國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

內為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闐雄為毗沙都督

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

宋魏音馬漢世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

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

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

而還音疏吏顯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丁巳天

先蠶於邛山之陽唐書三月蠶於邛山

后帥公卿諸侯夫人皆稱蠶神以公年送云今蠶神曰神蠶

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

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記晉義曰天子理男教后理女

皇太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聖見六十一

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王忠陛下

聽之樂音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

萬頃唐書元萬頃字元萬左史劉祿之等祿之左史

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撰

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

也劉子翼什隋夏四月庚辰以司農少卿韋弘機為

司農卿弘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苑有宦者

於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

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初左千牛

將軍長安趙瓊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

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樂音必是辛巳妃坐廢

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

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瓊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

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朝官太子弘仁孝謙

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屬心天后方逞

其志太子奏請數許旨許旨由是失愛於天

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

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遠奏請出降上

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

醜之也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

車駕還洛陽宮五月戊申下詔朕方欲禪位皇太子

而疾速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為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赦天下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金坐解官澧州

安置 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恭陵在洛州

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瓘為侍中郝

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

書門下三品如故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受牒

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為奏辯為由是時譽皆

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

得盜取之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

衡翻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難詰

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嫗成謂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儀鳳元年春正月壬戌，徙冀王輪為相王，納州獠反。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討之。

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克等州者，皆置於建安。天后勸上封中嶽，癸未詔以今冬有事于嵩山。

丁亥，上幸汝州之温湯。三月癸卯，黃門侍郎來恆中書侍郎薛元超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恆濟之兄元超收之子也。

閏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甲辰，上還東都。周武成三年，遂請先始其地，乃為三交築城，以居焉。

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救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亮，己卯詔以吐蕃犯塞，傳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

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摠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

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庚寅，車駕西還。甲寅，

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戊午，車駕至九成宮。六月癸亥，黃門侍郎晉陵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壬寅，敕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

時人謂之南選。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

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

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

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

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

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冬十月，車駕還京師。丁酉，拾享太廟，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禘，禘後二年而禘。

資治通鑑 二百一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禘以審詩其章，此禘禘之義。而高宗者，生於年數不同，禘宗大位，禘者莫知所從。禘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禘而禘，其年數與禘等，歲以為禘。若禘舉而禘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前禘五年而禘。

淑妃之子也音音警敏好學天后惡之音音自岐

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音音中州軍平

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音音而素

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觀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

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

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音音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下

庚寅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十二月戊午以來恆

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鄆

陵崔知悌國子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音音

二年春正月乙亥上耕籍田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

津還音音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

朝鮮王音音道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

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

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三月癸亥朔以郝處俊高

智周並為左庶子李義琰為右庶子音音唐名

公謹之子也音音宗朝功臣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

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疏

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

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音音既緣賑給須立簿

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閑

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音音五月吐蕃寇扶

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齋書說松州都督武

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

昇復帥餘衆拒守音音秋八月徙周王顯

昇為游擊將軍音音命劉仁軌鎮洮河軍音音

為英王更名哲音音 詔以顯慶

新禮多不師古音音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

三年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于光順

門音音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為李

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

之音音仁軌以執怨奏用敬玄以子敬武為

言西邊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

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敬玄代仁軌為洮河道

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音音

於新羅餘衆散入鞞鞞及突厥音音勿

勿隆亦竟不敢還

散徙其

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鞞鞞

通召還徙邛州而死音音散徙其

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

於新羅餘衆散入鞞鞞及突厥音音勿

長史李孝逸等發劍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

癸未遣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問布衣及仕宦

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來年元為通乾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宮丙寅山中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秋七月李敬立奏破吐蕃於龍支

上初即位不忍觀破陳樂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韋萬石奏久寢不作懼成廢缺請自今大宴會復

奏之上從之九月辛酉車駕還京師上將發兵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輿

入見諫曰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

止癸亥文瓘薨丙寅李敬立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

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虜所攻敬立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

頓于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

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眾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

敬立乃收餘眾還鄯州

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救聽

女子易從詰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

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

歸上嘉黑齒常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

李敬立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

及敗救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師德因命使于吐蕃

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

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知營田事

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

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

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

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

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

故陸機著辯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

基射穿七札不濟鄴陵之師效也

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

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

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

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

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

蓋由小才之吏不



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

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

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見元二年李勣

破平壤見上卷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

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則書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元生勳鄧

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元生勳鄧

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

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

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畜馬若官軍大舉

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

恃馬力以為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

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長知兩制高呼故元

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世內

百官入見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貞王元曉薨

十一月壬子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恆薨

十二月詔停來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

通乾反語  
為天窮

調露元年按會要是年六月十春正月己酉上幸東都司

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按大典宿羽高山一

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為長廊亘一里宮成上徙

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少詩陛下何惜罪人以

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善臣等願向會女宋善餘解高宗

當一死臣等知不偷請以官爵保明高宗意解射太子賓客道

恭公戴至德薨是古區在傳庚戌右僕射太子賓客道

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

羊同西戎國名宋所載劉元鼎之言曰黃河上流由洪濟橋西南下

二千里水益狹者可號秋夏乃盛舟者皆三百里中而四下

千里山首十羊同國古所謂焉耆也其地西距長安五

千里源出塞間唐會要曰羊同國東接吐蕃而西與羊同

之疆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

贊普卒命裴行儉乘閒圖之開古行儉曰欽陵為

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夏四月辛酉郝處俊

為侍中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上及天后

所重呪官至正諫大夫五月壬午崇儼為盜所

殺求賊竟不得崇儼崇儼

稱之戊戌作紫桂宮於灑池之西紫桂宮在灑池時人

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

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富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

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

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

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行儉奏

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初裴行儉嘗為西州長史及奉使

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又丑行儉徐召四

鎮諸胡酋長四鎮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第

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

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謂中國人為漢人

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使無符信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使無符信

者使先往諭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葉城焉

奉職二部俱反阿史德温傳立阿史那

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

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

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等

府嗣業滅死流桂州大智景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

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

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戶得

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

唐休璟將兵擊破之封嵩山癸亥吐蕃文

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

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

督李文暉暉占揔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

度務挺名振之子也名振為將軍

永隆元年按會要元年十一月一日改元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

温湯戊午幸嵩山處士三原田遊巖所居處士名己未

幸道士宗城潘師正所居師正名上及天

后太子皆拜之太子名乙丑還東都三月裴行儉

大破突厥於黑山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擒其

酋長奉職奉職名可汗泥熟富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

隋戶初行儉行至朔川朔川在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

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

復為此謀復為可復復為可復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

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陌刀大刀也一擊刀

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斬馬劍名曰斬馬劍也有勢也其

柄曰簡也簡之言如機之巧也牙曰牙也牙外曰郭郭牙之規郭也

門戶樞機開閉有餘也乘糧車以羸兵數百為之援羸兵

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弃車散走虜

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

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

虜莫敢近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堊已周

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越使移越使名是夜風雨暴至前

所營地水深丈餘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

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

黨走保狼山狼山在朔州詔戶部尚書

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

行儉引軍還夏四月乙丑上幸紫桂宮戊辰黃

門侍郎聞喜裴炎崔知温聞喜裴炎崔知温中書侍郎京兆王德真並同

中書門下三品知温知悌之弟也秋七月吐蕃寇

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黑齒常之名

使時常之擊却之黑齒常之名

大使認常之擊却之黑齒常之名

書敬玄傳檄青海及戰凌川凌川在青海常之傳檄

去敬玄傳檄青海及戰凌川凌川在青海

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

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

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安戎城

馬充其餽餽武定之汶山郡武定郡武定郡武定郡

人貧苦無以供給來者郡人皆苦之武定郡

州置汶山縣唐改茂州吐蕃以生羌為鄉導生羌

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西洱

吐蕃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疎勒等四鎮吐蕃

茂嶠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茂嶠

丙申鄭州刺史江王元祥薨鄭州

突厥餘衆圍雲州雲州

突厥餘衆圍雲州雲州

突厥餘衆圍雲州雲州

突厥餘衆圍雲州雲州

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飛即八月丁未上

還東都。中書令檢校鄆州都督李敬玄軍既敗，屢

稱疾請還，上許之。既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丁巳

貶衡州刺史。衡州漢郡，隋開元中改為衡州，治南岳。唐武德中，置衡州，治南岳。唐武德中，置衡州，治南岳。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

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

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

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

範，謂漢世少陽正位也。少陽，謂太子也。及孝子傳以賜太子。

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

奴趙道生等狎昵，狎，謂親昵也。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

慶上書諫不聽。上，謂天后也。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

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

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

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

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

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

監古衙門名。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

南以示士民。魏曰：東都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

今故洛城南大業元年有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在

北魏邙山南對伊瀾洛水，而東有河，東之象，洛洛為橋曰天津橋。唐

世人生往來東都西京而承慶思謙之子也。承慶，諱見一百九

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雍州，唐

改元赦天下。太子洗馬劉訥言常撰俳諧集以獻賢，賢敗，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鄙說，豈輔導之義邪？」流訥言於振州。舊志：振州，今

中至京師八千六百六里至東都七千七百九十七里。漢書：魏郡，今

賢連上以付其父，使自訓責。政入門，真行以佩刀刺

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琬

斷其首，弃之道中。審行，亦真行弟也。上聞之不悅，貶真行

為睦州刺史，審行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

睦州，唐屬江南道，今屬浙江。渝州，唐屬江南道，今屬四川。

附太子左遷普州刺史。普州，唐屬劍南道，今屬四川。張大安坐阿

宮僚，上皆釋其罪，使復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

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咎涕泣，時論美之。九月

甲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德真為相。王

府長史罷政事。唐制：王府置長史，司馬，長史，四品上。相馬，從

冬十月壬寅，蘇州刺史曹統明。蘇州，唐屬江南道，今屬江蘇。

而名沂州刺史，嗣蔣王煒。沂州，唐屬江南道，今屬江蘇。

黔州安置燁，除名。道州安置，黔州，唐屬江南道，今屬四川。

黔州安置燁，除名。道州安置，道州，唐屬江南道，今屬湖南。

公主薨于吐蕃。己酉，車駕西還。十一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

開耀元年，是年十月方改元。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

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宣政殿，唐

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路門，唐制：百官進御，

請命婦會於

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其散樂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

宴日賜利貞帛百段利貞昂之曾孫也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

以來盡忠帝室與淑為世仇誼謂利貞曰利貞謂利貞

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而邪王氏故放言

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鸞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

義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復扶又翻杜府曰伏念謂利俊兄之子與阿史德温傳連兵為寇癸巳以

行儉為定襄道大摠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為副將兵討之

請赦祀王上金鄱陽王素節之罪以上金為沔州刺史

素節為岳州刺史岳州刺史岳州刺史岳州刺史岳州刺史

聽朝集朝直三月辛卯以劉仁軌兼太子少傅餘如故

政事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少許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

殿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寶義昭將前軍擊突厥又音如字或告阿史那伏念

與阿史德温傳在黑沙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

各引去至橫水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台為方陣

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舜等

乃得還懷舜等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

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為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

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宣陽坊西燎炬相屬

木多死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戶部郎中克構

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

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邪

或曰

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夏州

羣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十

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

薛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餘帳來降

甲午左僕射兼太子少傅

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固請解僕射許之

閏七月丁未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並守中書令

上徵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

率蔣儼為太子洗馬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

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

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

商山之客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

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

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僕何敢言祿及親矣

以不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

使不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

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子

遊巖竟不能答庚申上以服餌令太子監國

裴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

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留

妻子輜重於金牙山

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

細沙行儉又使副摠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

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傅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

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

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眾遂執溫傅從間道詣

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

曰此乃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

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

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

傅歸京師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壬戌

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

那伏念阿史德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

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委言伏念為副將

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迴紇等自磧西南向逼之

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

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丁亥新羅王法敏卒

遣使立其子政明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賢於巴

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九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永淳元年時以皇孫重春二月作萬泉宮於藍田藍田縣

重照為皇太孫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郎中王

方慶文吏之班秩階品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晉惠帝

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

王不相襲禮叔孫通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

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方慶哀之曾孫也方慶孫王慶

薄帥十姓反厥九勿胡帥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留太子監國監古衛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時出

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從才用同上慮道

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

受詔即閱視赤縣獄西京以長安得盜一人神采語言

異於眾命釋桎梏桎梏工沃胡襲冠帶乘驛以從從才與

之共食宿既與之共食託以詰盜詰詰其人笑許諾比

及東都此必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辛未以禮部尚

書聞喜憲公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摠管此指西突

也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摠管分道討西突厥

師未行行儉薨行儉有知人之鑿初為吏部侍郎前

進士王勣勣世咸陽尉樂城蘇味道蘇味道

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子也是時勣弟勃與

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范陽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

伯李敬玄尤重之少詩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

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

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沈則則應至令長餘

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盈川

王反誅誅同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勣行儉為

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

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程即程行儉常

馳驟馬倒鞍破此禮部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

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謂懼罪責而逃是以常

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見上卷得馬腦盤廣二尺

餘馬腦又石也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

跌而碎之跌從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

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



三千餘物雜畜稱是律林又詳審計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數謂軍人誰謂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

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自弓月城過伊麗水至碎葉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麁與車薄合兵拒方翼

方翼與戰於熱海碎葉城東有熱海地寒不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

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

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麁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會孫由西突厥遂平闊懷曰竟不

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漢戶雅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

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廢后方乙酉車駕至東都丁亥以黃門侍郎穎川郭待舉

監檢校中書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

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韋知

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

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

名長備文本之兄子也太宗先是立同為吏部侍郎

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故周穆

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見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自魏晉

以來始專委選部魏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良

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五月東都霖雨乙

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任人相食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

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

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半乃更

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

之死見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二十年

宦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

暴過荊州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上又

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

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

果為良嗣所怪手詔慰諭良嗣令奔竹江中良嗣世

長之子也八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永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於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處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

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太子留守京師頗事

遊敗薛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元超疏 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

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魏聖王 冬十月丙寅黃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是歲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骨篤祿亦曰骨咄祿 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

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貴

府之北境單首 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 胃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引去仁貴因

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吐蕃入寇河源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白水澗注

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比音

弘道元年是年十二月 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宮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却之乙亥復寇媯州復扶又嗣下河 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

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

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 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

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 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

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癸丑守中書令 崔知溫薨薨 夏四月己未車駕還東都

綏州步落稽白鐵余步落稽 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 生其上給其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給 擇日

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 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

縣自稱光明聖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平 及一縣皆屬州西魏亦置也平三二縣皆屬州地魏神龜

民居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 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中 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宮芳桂宮

已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州 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朝

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瓊都督府司馬也唐制 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

資治通鑑 二百三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二四〇五

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上開掌制遷百姓於寧

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

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又撰

如音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又撰

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厥九勿翻

秋七月己丑立皇孫重福為唐昌王重直庚辰

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尋以上不豫改用來年

正月甲辰徙相王輪為豫王更名曰相原京翻中

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瘖乞骸骨許之瘖

八月己丑以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留唐昌王

重福守京師以劉仁軌為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

東都癸亥車駕幸奉天宮十一月丙戌詔罷來

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

鳴鶴診之四人從六品上移止忍鳴鶴請刺頭出血可

愈亦翻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

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

不佳乃刺百會腦戶二穴鍼或經百前一各三關五會在前

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

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詔太子監國衛古以裴炎

劉景先郭正一同東宮平章事上自奉天宮疾甚

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見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

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

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貞觀殿遺詔太子

樞前即位舊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

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

應宣敕有要速處分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

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

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澤州

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甲戌以劉仁軌為

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戊寅以劉景先為侍中故事

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為司

空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

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壬午遣

左威衛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右金吾將

軍楊玄儉右千牛將軍郭齊宗分任并益荆揚四大

都督府與府司相知鎮守以古有犬故備了也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為國子祭酒罷政事

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上后姓武氏諱曷并州文水人后

光宅元年是年九月方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此太子

之元也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

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此豫州在春秋汝蔡二國之地

弘敏為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漢宣帝起杜陵邑至

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

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

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

中書侍郎劉稹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

南軍若唐諸將也羽林軍也唐武宗名羽林曰建章營

羽林軍南朝因之後魏周曰羽林軍隋曰羽林軍唐曰

羽林軍中置北衙七營兵運十萬騎者唐龍朔元年

羽林軍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同諸衛統領兵之法

羽林軍十六朝會則徵召以備階陛行勤兵入宮宣太后令廢

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廢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

汝欲以天下與韋立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己未

立雍州牧豫王曰為皇帝廢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

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

威之孫也廢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

人起出詣北門告之武門也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

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

之端自此興矣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

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為文廟庚申廢皇

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

玄貞於欽州舊志欽州王京第五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

漢以關中事委蕭何見漢高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

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又武因陳呂后禍敗事以

申規戒呂氏禍敗事太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書慰

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別氏眇身且代親政

遠勞勩戒復辭衰疾又翻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

產貽禍於漢朝翻直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

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

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

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辛酉太后命左金

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

其實風使殺之神勣神勣行恭之子也上拜恭為刑部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唐六典宮殿南三門中曰武成殿

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

后常御紫宸殿唐六典宮殿宮下無殿屋以承天宮殿

慘紫帳以視朝唐六典宮殿宮下無殿屋以承天宮殿

豫王府長史王德真為侍中中書侍郎檢校豫王

府司馬劉稹之同中書門下三品三月丁亥徙杞

王上金為舉王鄱陽王素節為葛王丘神勣至巴

州幽故太子賢宅別室逼令自殺考是日則天實諸賢

哀於顯福門顯福門唐即明福門太后乃歸罪於神勣

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

將軍又翻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

元嬰薨辛酉徙舉王上金為澤王拜蘇州刺史葛

王素節為許王拜絳州刺史癸酉遷廬陵王于房

州丁丑又遷于均州故濮王宅鄭武觀于濮王宅

五月丙申高宗靈駕西還閏月以禮部尚書武承

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戊午廣州

都督路元叡為崑崙所殺路元叡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

元叡聞懼僚屬恣橫孟昌有商船至僚屬侵

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叡元叡索柳欲繫治之柳山和

羣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日殺元叡及左右

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近其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温州大水後漢分章安之東臨海置會稽郡晉分為永

屬梧州上元五年廢嘉州以屬流四千餘家突厥阿史那骨  
篤祿等寇朔州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陵在乾陵

所委高宗晚年多疾每日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  
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

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  
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瑞石在嵩山

元常奏狀涉詔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  
州刺史書云隴州於西四百九十六里元常子琮之曾孫也

為禮部尚書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  
赦天下改元改元旗幟皆從金色志昌八品以下舊服

青者更服碧碧色之深者為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  
又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

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  
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

肅政臺左肅政知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并詔出使右肅政知  
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察郡縣後廢右臺以其官歸左臺左臺置左右以  
本御史臺也右臺地今太僕寺是也其餘省寺監率之名書  
殿中二省九卿寺少府卿作悉以義類改之以左武衛大

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疏吏翻以備突厥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王行立武氏七廟太后

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  
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者

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  
漸不可長耳兩翻太后不從己已追尊太后五代祖  
克己為魯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

肅王曾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太原  
安成王考士護為太師魏定王魏一祖妣皆為妃裴

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文水文水縣屬安陽府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憤馬會

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懿屋令敬猷敬猷屬共置  
安主簿駱賓王唐亦為王詹事司直杜求仁唐詹事司

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  
貶括蒼令漢會稽回浦縣後漢更名章安吳武分章安縣之南

貶駱令唐屬廣州懿屋尉魏思溫嘗為御史復被黜又黜皆

會於揚州舊志揚州京師東南二千七百五十一里各自以失職  
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

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江都縣屬揚州  
史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

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乘於  
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

馮子猷謀反會集由翻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  
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授以甲斬敬之於

繫所考異曰實錄作薛仲璋御史臺記云薛仲璋編揚州府  
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復扶又翻開三

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  
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亮翻以之奇求

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

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升騰音移檄州縣

略曰僞臨朝武氏者朝直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

太宗下陳陳列嘗以更衣入侍衛子夫以更衣入侍

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翬翟音密隱先帝之

聚麀父子聚麀又曰殺姊屠兄殺謂韓夫人

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窺窺神器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謂居睿宗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謂用

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

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

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

賢者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結縵

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

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

盱眙盱眙音詔以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

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

摠管是年改左右領軍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

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武承嗣與其從父弟右

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從十

高祖子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祿之

章思謙皆無言諫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

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

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

帝年長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

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營聞之上言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鞠之鞠音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收炎下獄炎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物錦皆言言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鸞味道

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

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潤州在江左為京

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

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賈烏聞公舉事皆自蒸麥

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

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

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潤州在揚州

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

在眼中矣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唐紀云李

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疏

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

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江州敬業將斬之思温救之

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劉延嗣審禮從父弟也禮

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于

都亭都亭在洛陽裴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

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

儲儲劉景先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伯先年十七上

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

至南京與裴

州道里相類

州道里相類

州道里相類

言伯先曰臣為陛下畫計耳上時舉朝見其通圖安敢訴

寃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通圖變易

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

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

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

復救矣伯先太后怒曰胡白胡何也伯先也小子敢

發此言命引出伯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

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瀛州貞觀十一年

州首領隋志曰瀛州無兩京地甲北至容州二百八十二里容州至

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

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嗣宗曰然仁軌曰

仁軌有妻事願附使人以聞使裴炎嗣宗曰

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

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拉其幹而後絞

徐氏 李景謀罷為司賓少卿景謀發冢斲棺復姓

史武康沈君諒著作郎崔警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

之下阿溪高郵在潤州東南

使徐敬猷逼淮陰淮陰在潤州西北

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都梁山在潤州東南

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

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

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已死將軍何辭以逃遁撓之罪乎以教期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摠管討敬業唐武德韋超擁眾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犬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楊曰唐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軍首領曰軍首超雖據險其眾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忍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易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疆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摠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唐武德左豹韜衛果毅瀟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其眾曰給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呼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

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枝幹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敬業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敬業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考異曰唐初官軍討賊王那相而風回其勢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敬業之起也使敬猷將兵五千循江西上敬猷略地和州前弘文館學士歷陽高子貢帥鄉里數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唐因之後國子監為成均館以五品以上為學士大夫從五品以下為博士唐制丁卯郭待舉罷為左庶子以鸞臺侍郎章方質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方質雲起之際也唐制十二月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郭待舉貶岳州刺史岳州京師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下



故翻作五 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

二十餘年天下至矣公卿富貴皆服之天下安樂長養之及先帝奔軍臣以下計願於朕子受命而後百姓各安其出於將相軍臣何負朕之深也且御軍而受命者臣固當制裴炎者乎官將相負朕能糾合亡命徐敬業者乎居臣宿將必勝此三者當即為之不然而須革事朕無為天下笑軍臣頓首不敢仰視曰唯太毛所使恐武石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亦不至輕發如此今不取

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夏戶雅翻流崖州而死四百六十里至東都六百

垂拱元年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 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 緣坐者緣親黨而坐罪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復扶又翻 考異曰思文因請之也今從唐紀 庚戌以審味道守內史 書史中

仁軌薨 文昌左相即 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 登聞鼓在西朝堂肺石不須防守有極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 乙巳以春官尚書武承嗣

秋官尚書裴居道 光宅以禮部尚書官制刑部 右肅政大夫韋思謙 右肅政大夫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

平為陽曲道行軍摠管擊之 將即沈翻 陽曲道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諒 三月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崔贊罷 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 一百九十五里至東都

一千一百八十五里杜松曰房州古驩庸二國之地春秋楚子敗麇一於房諸即此博羅為浙城郡竹山縣則古庸國秦漢之上庸縣也 辛酉武承嗣罷 辛未領垂拱格 朝士有左遷

詰宰相自訴者內史審味道曰此太后處分 同中書門下三品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夏四月丙子賤味道為青州刺史加

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 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為突厥所敗 死者五千餘人 五月丙午以裴居道為內史納言王

德真流象州 象州至京無道 己酉以冬官尚書蘇良嗣為納言 光宅改工 壬戌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壬申韋方質同鳳閣鸞

臺三品 六月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 光宅改吏 待價萬石之兄也 同羅僕固等諸部叛道

左豹韜衛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出居延海以討之 甘州則丹縣張掖河西行出合黎山南口傍河東渠 同羅僕固等皆敗散救僑置安北都護府於同城以納

降者 同城即則丹之同城守城人 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文同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詔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 閣舍人元萬頃等之議也 九月丁卯廣州都督王

護與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  
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  
上疏以為朝廷遣使巡察

四方不可任非其人  
及刺史縣令不可不  
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安

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  
直者退徒使百姓脩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  
諫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

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  
能獨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

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  
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祚逆乘釁天

下亂矣又曰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  
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其為殷鑒豈

不大哉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  
懷義

鄂人戶音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  
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

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  
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

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  
過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

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  
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

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  
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

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  
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右衛大將軍李孝逸  
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

左遷施州刺史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  
匱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

諫言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  
通立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

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  
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暉之子

保家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  
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

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  
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

誅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  
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

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  
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

九馬三品八馬四品五品四馬六品三馬七品二馬  
八品一馬九品一馬

供五品食

唐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鹽豉葱薑使詣行在雖

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所

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

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有胡人索元禮

獄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

後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於是尚書都事長

安周興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

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

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專以告密為事欲

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

洛陽萬國俊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共撰羅織經數千言

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

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有定

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

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

向前謂之驢駒拔擻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或使跪捧枷累

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後謂

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

圈轂其首而加楔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至有腦

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

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

後宣示太后以為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

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

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

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

陛下不務立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

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

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

黨快意相繼睡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百

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

百人天下喁喁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

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

蒸人之心猶望樂業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煬帝不悟遂

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

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天下

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

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羸疫水

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

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

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

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

之不忘後事之師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以岑長倩

為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

品章待價為右相己卯以韋思謙為納言蘇良嗣遇

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

拽曳批其頰數十唐書唐高祖之曰寶通懷義訴於太后太

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

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

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葛翻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思翻故使入禁中營造

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長社漢縣隋改曰潁川武德四年復舊帶許州上時掌翻以為

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聞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闈之

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襲繼往絕

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雍於用翻 考異曰統紀在十二月今從實錄 程大山故取以爲名而其何以輒湧也不言其所以也此即在小人共加傳會也至兩京道里志則言其詳矣曰慶山踊出初時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則非一日驟為三百尺也自六七尺日日象增至三百尺是積力爲之非一夜雷雨頓能突兀如許也此爲人力所成大小難見

改新豐為慶山縣新豐自漢以來屬京兆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江陵縣帶荆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

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疣音尤贅之病 翻地都回翻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塞悉則翻而山變

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

後為六道使所殺六道使見後二百五卷 長壽二年使疏吏翻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

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擐音攬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狄仁傑為

寧州刺史右臺監察御史晉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劾古衙翻 劾戶得翻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

者盈路翰薦之於朝朝直遙翻徵為冬官侍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巨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唐高祖上元元年

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下

垂拱三年春閏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為恆王

帝故成美等皆為皇子恆王登嗣考美隆基為楚王隆範為

衛王隆業為趙王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

平昌平後漢縣屬廣陽國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

諸軍討之帥讀三月乙丑納言韋思謙以太中大

夫致仕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西京守日式又翻

將鸞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

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董仲舒三公儀休相魯也

未聞萬乘之主鸞蔬果也

乃止壬戌裴居道為納言五月丙寅夏官侍

郎京兆張光輔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侍郎

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

隱曰永年本漢曲梁縣人改曰永年不如返正以安

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

所引劉禕之自北門中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

都督孫萬榮金誠州屬松漠節度府後扶又翻又與許敬

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

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

為拒捍制使庚午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睿宗

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

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

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

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

壬辰魏玄同檢校納言嶺南俚戶舊輸半課交趾

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俚戶不從延祐誅其魁首其

黨李思慎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延祐將兵討思慎等斬之

殺延祐桂州司馬曹玄靜將兵討思慎等斬之

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

黃花堆黃花堆在朔州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

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

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

官兵乎卒不問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詐

稱郎將下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廬陵王於房州

事覺伏誅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曩寶璧

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

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常之計議遙為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

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

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

骨篤祿曰不卒祿命魏玄同留守西京

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

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

滅死除名流儋州而卒武承嗣誣李孝逸

武承嗣誣李孝逸太后欲遣章待價將兵擊

吐蕃大業管以討吐蕃不言師出勝敗太后欲遣章待價將兵擊

如舊制遣御史監軍衛朝古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聞

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至軍中事無大

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

遂罷之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內尤甚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

時享祀如西廟之儀西廟西京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

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棕請

為七室刑宅改太常曰司禮史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

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

義今周棕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通

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

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

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  
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  
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懷義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事凡役數萬人  
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  
任玄殖事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  
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  
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  
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  
先以木丸塞其口則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  
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  
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改稱獲之於洛  
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遊擊將軍五月  
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  
御明堂朝羣臣通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  
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  
皇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壬寅作神皇三聖聖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  
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无忌之舅族故  
惡之路江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  
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  
伯季札伍員四祠員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  
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更封其神為  
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為各圖所

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錫牧

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汜水在武

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

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州

公譔譔又音官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就王鳳子

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

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行下太后

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元嘉曰舊

至今冬恐成痼疾太后召宗室朝明堂朝直諸王因

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

誅之無遺譔詐為皇帝璽書與冲云朕遭幽繫諸王

宜各發兵救我冲又詐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

氏社稷以授武氏武氏八月寅冲召長史蕭德琮

等令募兵考異曰實錄作丙午蓋據姜至之曰冲嘗與李氏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令各起

兵共趣神都考異曰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勳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博州有清平縣冲募

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

邑董玄寂堂邑董玄寂後魏齊博州為冲將兵擊武水

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

寂以徇眾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

十人在冲還走博州考異曰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

殺

丘神勳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勳盡殺之凡破千

餘家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

命左豹韜大將軍魏崇裕為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為

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考異曰又命張光輔

為諸軍節度削冲屬籍更姓虺氏考異曰貞聞冲敗

欲自鏢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考異曰

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考異曰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

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

等將之考異曰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

其女妻之考異曰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

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魏崇裕等

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

兵潰而歸考異曰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

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

殺考異曰二十日而敗貞戊寅寅寅

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諒遣使語貞及冲曰

牛馬翻下我語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



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之諸王皆

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

瓌妻常樂長公主常樂長公主昔隋文帝將篡周室尉遲迥

我語越王越王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

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

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

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

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

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珣按其密狀珣訊問

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

論不回式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

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

興等按之更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

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考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為豫州

刺史承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寺當坐者六

仁傑密奏彼皆誣誤推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

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

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

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

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將仁傑曰亂河

南者一越王貞耳作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

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

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明公縱

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

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

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避左遷復州刺史州丁

卯左肅政大夫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並同平章

事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

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

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

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唐

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

顛顛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冲通謀冲

高纂以滅口唐十一月辛酉顛緒

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中十

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

廢徙黔州舊載以檻車

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郝公裴承先皆戮

於市承先叔之孫也裴命裴居道留守西京

中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

敕矩按之矩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為公

了之為乙亥味道及其子辭玉皆伏誅史

子皆從用內外文武百官蠻夷各依方敘立珍禽

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

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

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榑榑撐椽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

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

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

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功擢授左武衛大將軍

明堂北起天堂明堂今從小說及通鑑僧懷義以功拜

鐵鷲入雲太后不報太后欲發梁

鳳巴蚤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

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

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都西

不解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

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

執事者乃圖僥幸之利以事西羌說得其地不足

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

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扶人之所以安

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

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

人厄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

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矣

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安北

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飢關隴弊而徇

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

由黷兵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食

冕指大圭執鎮圭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罷刑復放... 九月壬子以僧懷

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突厥骨篤

祿...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

皆無言... 與不知數於朝堂俟命

事... 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

同沮己銜之... 立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

謂之耐久... 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

君為耐久... 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

御史房濟謂立同日... 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

自直... 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

告密人邪乃就死... 又殺夏官侍郎崔警於隱處

劉易從... 亦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

誅之易從為人仁孝... 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

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 為長史求冥福

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 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

右衛曹參軍陳子昂... 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

也... 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

化不宜有亂臣賊子... 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

滋廣... 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

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 百僚慶悅皆賀聖明

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 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

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 以誣太平之政臣竊

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 赦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

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 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

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 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

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 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

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 自詰其罪

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 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

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

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 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二四二二

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

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

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書攸

寧士讓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

下之武承嗣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

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

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

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甘肅二月辛

酉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洛城城南門之西有龍泉夾城

有洛貢士殿試自此始丁卯地官尚書王本立薨

閣鸞臺三品蘇良嗣薨夏四月丁巳春官尚書同

平章事范履冰坐嘗舉犯逆者下獄死五月戊子殺范

履冰今係醴泉人侯思止醴泉屬魏州合口之地後魏置

雍始以賣餅為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

誦無賴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韓愈詩所謂判司

反秋七月辛巳元各坐廢徙和州舊志和州京師東南二

都一千八百一十

壬午殺其子豫章王重貞亦族滅擢思止

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

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解豸何嘗識字但

能觸邪耳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觸邪一角性中首見人觸則

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唐書又遊趙貝見

閻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

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

反救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柳上刎其首又

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

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

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揭其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

死不出弘義戲呼曰例竟門竟門入是獄者非

也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

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直朝

又翻復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刑

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

也徐文遠見一百八十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

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

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下

詰之詰去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

切太后雖好殺到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

邑人也武邑屬魏州司刑丞榮陽李日

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

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

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

上時長日知果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

雲經四卷表上之撰士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  
唐為閻浮提主釋氏以人世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

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隋州春秋隋子之國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

諸行在舊唐書舒州刺史許王素節素節發舒州聞

遭喪哭者數日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

黨龍門山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

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

后以為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

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二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

累加至三千戶此食實戶也唐制以品差則置於是劉

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

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

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

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考異曰實錄作數惟千金

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古臺在東久之飛東南

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朝直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

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樓也赦天下以唐為周改

元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

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

睿皇后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

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

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

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諡稱皇后

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攸寧為建昌王士讓

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

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長公主魏一號又以司

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長加兩

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

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王鈐衛

大將軍張虔最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

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遊

藝青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

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

而廢州不祥同音也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

人巡撫諸道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冬

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賊貶化尉化州

方質皇二十弟楚客亦以姦賊流嶺外丁卯殺流人韋

辛未內史邢文偉坐附

會宗秦客貶珍州刺史珍州在夜郎郡地貞觀十六年開山洞以舊播外城置珍州及夜郎縣以

文偉以為誅己遽自縊死文偉壬申

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

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疏所

仍賜紫袈裟銀龜袋武咸制僧入寺大講一袈裟一龜袋以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

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東突厥謂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

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

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可汗道州刺

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

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出反囚當斬考

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

復起為侍御史復扶又嗣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

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

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

聞者相賀是歲以右衛大將軍泉獻誠為左衛大

將軍太后出金寶命選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賭之獻

誠第一以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咄摩復讓獻

誠咄摩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

竊恐四夷輕漢泉獻誠高麗泉男生之子時請停此射太

后善而從之  
二年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漢自

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廟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皆閉不享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祀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事紛紜虛多實少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君臣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依斷不令重推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

沉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

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尉姚貞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尊號曰上聖大神皇帝

不許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

反皆坐誅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

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康隱陵署官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置守戶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鞠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

納

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鞠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

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務滋

恐懼自殺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

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

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

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

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

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

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

各與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

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徙左衛大將軍千

乘王武攸暨為定王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

為義豐王考異曰舊唐書安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

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

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將主等

皆賜姓武氏唐制嗣王郡子嗣一品順別第與睿宗

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

順之弟也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

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考異曰九

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鞠之不問一款

先斷其首乃偽立案奏之

皆依海內鉗口考異曰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傅遊藝

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考異曰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

殺考異曰癸巳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建昌王武攸寧

為納言洛州司馬狄仁傑為地官侍郎與冬官侍郎

裴行本並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

善政考異曰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

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

者名太后深歎美之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

命之階考異曰升於道教之上命建安王攸宜留

守長安考異曰丙辰鑄大鍾置北闕五月以岑長

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

出六月以左肅政大夫格輔元為地官尚書考異曰

知古並同平章事思晦彥暉之子也考異曰八月戊申

秋七月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納言武攸寧罷為左羽林大將軍夏官尚書歐陽通

為司禮卿考異曰庚申殺王鈞衛大

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鞠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

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



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

款冬十月己酉長情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

后見賢通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

不敵非類民不祀非族孤死之言今誰有天下而以

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

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遺准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

是慶之屢求見見賢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

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路陽官城前門中

政光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

朝直遙翻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

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關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

子則天不許唐祚昭德承昌元年自御史中丞貶振州凌水尉實錄

長壽元年始為相舊傳杖殺慶之在為相後按御史臺記昭德自中

丞轉鳳閣侍郎蓋暫取凌水尉尋召還為鳳閣侍郎也杖殺慶之據

御史臺記乃是為鳳閣侍郎時非為相後也舊傳或以載初為延載

慶之上表或在載初在實錄因岑長倩捨補元之死說及耳今來取

實錄御史臺記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

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

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

為姑立廟者也偽冊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

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

祐之子也李幹祐即貞觀初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

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李寧以則

右丞徒以下不句句音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

貴故也桓息亮翻為子偽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唐臣子

若天子為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

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寶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一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長壽元年是年四月改元如元九月改元長壽自四月以前猶稱天授二年正月戊辰朔太  
后享萬象神宮臘月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闐雄之

子瑗為于闐王勿闐闐春一月丁卯太后引

見存撫使所舉人遺有無使司上冬大赦元無問賢愚悉

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

史補闕拾遺校書郎唐校書郎正九品上考選日統紀云

并州錄事參軍徐斯等二十四人為著行位職及等事內皆屬官

車載拾遺平斗量容積隨筆以為擢推待御史補闕連

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有舉

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許敬史朝直蓋朝太后笑曰但

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

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

刑誅挾刑賞亦競為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

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以詔諛千太后

以詔諛千太后高宗時

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中丞而為大今苦無

傷也元忠大惡之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

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

外族用之初隋煬帝作東都見一百八

始築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

狄仁傑裴行本司禮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廬獻御

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任音王嗣真

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

古等下獄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

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

寬之少許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仁傑曰尚書定

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

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

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鞠魏元

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

譬如墜驢足絙於燈為所曳耳侯思止愈怒更

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

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

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

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

之告變得召見呂綱曰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視其巾帶其巾帶寢處甚安其寢處

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繼視之繼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惟五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繼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男未十歲

上變得召見上變得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朝臣為反狀以付

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承反何也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

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江夏本漢沙羨縣地屬江夏郡晉改沙羨為江夏陽江漢二水會于縣西春秋謂之夏口宋置江夏郡治于此隋因郡名置江夏縣屬鄂州以澤澤縣屬章陵更名龍城唐復曰彭澤屬江州涪陵縣屬巴郡蜀置涪陵郡隋廢屬

屬渝州唐武德元年分置涪州為涪州西鄉即唐成固縣也蜀置西鄉縣後改為涪州

所夏戶惟繼首澤 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西鄉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衡朝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

貴鄉霍獻可後魏分館陶西界置霍縣於趙郡魏郡七年自趙城東南移三十里以引恩集寺為縣治所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露地以示為人臣者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細事給日三代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上疏以為

後見之以為忠

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諂訴無厭諂訴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司馬相如

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吳起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考居官行者舉者賞罰而已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縊殺庚辰

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為冬官尚書同平章事李游道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吐蕃置十州 戊午以秋官尚書袁智弘同平

章事袁智弘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如意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饑民不得

采魚蝦餓死者甚眾餓死者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談張德生

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

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出肅表示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

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皆捶帥羌蠻八千餘

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州而還萊州

鈔唐書... 有<sub>五</sub>聽<sub>之</sub>道<sub>上</sub>時掌... 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

者得實即行斬決... 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茲逆而明典刑

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 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

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聘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

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 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亮嗣權

俾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 未之思也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

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 冬官工部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

罷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鄭崔元綜為鸞臺侍郎... 新鄭春秋鄭國都鄭武公後鄭平王東遷邑於新鄭

年復置夏官侍郎李昭德為鳳閣侍郎檢校天官侍... 郎姚璩為文昌左丞夏官兵部鳳閣中書天官吏

官侍郎李元素為文昌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 司賓卿並同平章事

是歲運鳳閣鸞臺平章事... 關侍郎同平章事蓋昭德自鳳閣為官自鳳閣也

德備長壽元... 素敬玄之弟也... 官尚書同平章事

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 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

其姦太后好祥瑞... 異邪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

天子萬萬年詰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 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

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 數將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

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抽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 善思為相與構陷善思坐流驪州

時告密者不可勝數... 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 善思名譏以字行

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 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素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

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相是李斯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

卒于位... 關侍郎同平章事蓋昭德自鳳閣為官自鳳閣也

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事見前紀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始之時也時也三叔流言四凶構難情後欲業等難乃旦翻不設

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聞告端謂密也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

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謂少也促柱少和聲謂少也向時之妙

策乃當今之芻狗也芻狗則棄之矣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以酒為糟也

蓬廬之須毀蓬廬以久遠稱也去萋菲之牙角謂去其害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樂音

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榘榘以重枷其頭

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前苟求除死除也言伏法而死臣竊聽與議皆稱天

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勝音升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

息不安朝直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素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

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書委遂後洛州司功曹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

今因宋欽則疏錄言之

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救天下改元至力力改元長壽自此以後方是長壽元年更以九月為社

制於并州置北都 癸丑同平章事李遊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長

史任令輝皆為王弘義所陷流嶺南嶺南任音王左羽林中郎將來子珣坐事流愛州尋卒愛州至平

為副摠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

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

于闐疎勒碎葉四鎮疏勒碎葉敕以孝傑為武威軍摠管與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

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二年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

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

皇嗣妃劉氏德妃寶氏為厭呪厭呪皇嗣畏忤旨不敢

言德妃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

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團兒是時告

德妃

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為  
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  
史龍門薛季昶按之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

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  
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

希城咸古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  
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

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  
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

而寢人以為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  
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比此

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  
謀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考異曰有功傳有功為御

宰相撰時政記會更遺無因得者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事  
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臘月丁

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恆王成義為衡陽王登開  
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隆業

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  
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

昭德俱入朝朝直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  
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

為之其第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

資治通鑑 二百五 唐紀 則天皇后

汝復為州牧復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  
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

兄憂師德愀然曰小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  
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

乾乾當笑而受之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  
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范雲仙

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  
欲自誣升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安金藏

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  
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

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  
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不

復推審審宗由是得免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  
造臣軌更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

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乙亥禁人間錦  
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朝

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國俊驅就水曲盡斬  
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國俊驅就水曲盡斬

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  
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

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朝更遣右翊衛兵曹

二四三三

參軍劉光業按武德四年已改立右衛將軍左右衛將軍而大將軍

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唐京兆人

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

監察御史諸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

爭効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

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

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

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待罪

已死舊唐書傳曰遊藝謂則天發六道使遊藝身死之後皆送其謀武

后本遣萬國使使國後演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力士使耳遊藝

李奉德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諫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

下不意臣恐在外以危謹刊日數者劉夫劉諸流人也陛下不殺此輩

臣恐禍深焉太后納之夜中召人謂曰劉名希說天以對朕朕也

何意子之即拜身劾員外郎即知制誥劉朱劉女妓十人金帛放者

與謀殺使十人送十道安慰流者其妻孥悉赦守有流放者

段之天后使流入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發十道使安慰

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增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親視流人使並所在

鎖項將至善流人處斷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亡事繫者兼家

口放還按當時止誅嶺南一道因萬國使言更發五道使非併發十

道使也十道在近地者何嘗有流人也國俊誣以多殺宗貴餘使或

病死或自以心罪流竄必無并斬之理今並於實錄及舊唐書

云在魏州與琅邪王冲通謀冲舉兵見上夏四月乙未

殺之五月癸丑棣州河溢棣州後漢安郡中齊唐武德

為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為內史

文昌左丞韋巨源

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

章事巨源孝寬之玄孫也

延載元年正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宮突

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

甲戌默啜寇靈州室韋反

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

之春一月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

二月武威道摠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

突厥可汗倭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後吐蕃破泥熟俟斤等

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

萬餘人紀又破吐蕃萬泥勒及厥泥勒

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摠管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

為朔方道行軍大摠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

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

默啜神策曰率下此契苾明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

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夏四月

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摠管王孝傑同鳳閣鸞

臺三品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

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

號赦天下改元天授中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薰期帥部落二十

餘萬戶內附河內有

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

衆好於香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

吳赤烏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

二百年矣薛師通昭穆故老胡謂之薛師容貌愈少少許太

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上當帝在百六十年而開道成軒轅身逾漢朝之河上

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戊辰以王孝傑為瀚海

道行軍總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

己巳以司賓少卿姚璿為納言左肅政中丞原武

楊再思為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為鳳閣侍郎

並同平章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

以贍軍唐制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

雜用七百食料一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二千五百食料七百

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

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九品月俸一千五百食料二百五十

食料二百俸扶用四品轉帖百官令拜表轉帖者上

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

欺奪之乎欽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掌求禮進言曰

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

奪之姚璿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璿為識大

體者邪事遂寢 戊寅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綜

坐事流振州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

姚璿為督作使伊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

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臣坐賊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曹

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特

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

軍丘愔上疏攻之書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斷自長壽以

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

謀要待晝日將行凡方乃別生駁異揚

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無

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

曰蟻穴壞隄針芒瀉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

殺鄧注唐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

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

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為南賓尉置

宰相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

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

也亮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為鳳閣

侍郎左肅政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平章

事被結允元豫州人也 嶺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張



女遇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唐武德四年置歸州有觀元在改

天冊萬歲元年元正九月改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

氏越古今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周允元

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

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

正欽望貶趙州唐武德四年置趙州有觀元在改景儉貶溱州唐武德四年置溱州有觀元在改巨源貶麟

州唐武德四年置麟州有觀元在改義作夾紵大像紵直呂翻機織今人謂之紵麻夾紵也其小

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貯丁堂

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

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為子俗翻懷義用財

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

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息

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

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

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

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

度僧惟卿所處請以古翻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

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阮深五丈深式結綵

為宮殿佛像皆於阮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

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獻翻

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唐武德四年置歸州有觀元在改

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必

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取而諱之但云內作

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

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酺音蒲朝太后將從之姚璹曰

昔成周宣榭下代愈隆漢武建章威德彌永今明堂

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

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使酺又

鑄銅為九州鼎鼎音鼎神都鼎州高及十二神

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

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

合長年藥畜吁玉翻合音問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

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

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

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

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什方

還至偃師偃師縣屬河南府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

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

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

所以統和天人統和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酺宴

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武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武稱彌勒成

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以乾乾翼翼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無戾天人之心而與

知幾漢書高祖上及魯之衣中獨掌武帝南幸過此郡獲已真以實德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漢書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衡時則藉非常之

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律無

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賊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禮如其

付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禮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

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徵幸古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茲宥肅清

其二以為海內具饒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唐制服衆於青衣上元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

妍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

比之沙礫唐書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

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唐書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

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唐書

言琴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毆殺之唐書以睡壺推恩有以諫者后坐維下倚檀弓唐書

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臣聞陛下欲殺臣臣不敢欺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使臣出房問問

四月天樞成天樞者柱高一百五尺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夏

榮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

夷酋長名高古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唐書以王

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摠管以討之 九月甲寅太

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

下改元改元天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使請降

太后喜冊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始改元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

封神嶽后以嵩山為神嶽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

無出今年租稅大酺九日丁亥禪于少室日嵩山

己丑御朝觀壇受賀朝首癸巳還宮甲午謁太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

扈從封中嶽還孟詩即求奔官隱於嵩山之

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

冬居茅椒茅椒編之為室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

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遺攸緒一皆置之

不用塵埃凝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考異曰舊

副摠管擊吐蕃己巳以師德為左肅政大夫知政事

月壬寅王孝傑妻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

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

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而無光師德

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復丁巳新明堂成高

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

鐵鳳高二丈高古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

捧之更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大

食請獻師子姚璿上疏以為師子專食肉遠道傳致

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乃却之以檢校夏官

侍郎孫元亨同平章事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

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

州開元丁酉志曰營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

督趙文翹契丹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

營州城側文翹剛復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

僕故二人怨而反復乙丑遣左鷹揚衛

可從刑人  
萬進圍檀州後周改漢玄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檀州清邊前

軍副揔管張九節擊却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

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破石谷東陝西成唐兵大敗

先是契丹破營州唐明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

兵將至使守牢囂給之曰唐書云立國於此吾

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降下

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唐書云吾

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

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驛谷唐書云

破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

三軍弃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

繩立遇仁節生獲之將即高麗國契丹得軍印詐為

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鮮契丹得軍印詐為

牒令立遇等署之牒揔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

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敘勳唐書云匪石

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

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庶

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唐書云初令山

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

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揔管以討

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唐書云上

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

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

全少比前至奴多怯弱不慣征行唐書云縱其募集未

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

孽列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

策不可威示天下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

明唐書云欽明紹之曾孫也許紹時出按部

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為所虜欽明兄欽寂

時為龍山軍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唐書云

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唐書云安東都護裴玄

珪在城中唐書云欽寂謂曰狂

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唐書云太后遣右武衛曹參

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唐書云元振曰四鎮十

姓突厥之地長壽元年元振曰四鎮十

姓與吐蕃種類本殊唐書云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

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

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

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唐書云以為欽陵求

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

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

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

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

家之要地也唐書云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

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

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

資治通鑑 二百五 唐紀 則天皇后

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高宗時吐谷渾地於河州見二百二卷

海川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吐蕃有會長曰五俟斤於渠

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則謂而亦未與之絕也

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

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其謂遙割而弃之

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考皇曰

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和乃和親制書至河源時

言寧師德唐口制書曰彼人定奈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彥先時

被河湟諸部諸軍謂制書曰但稱制書何必孤越吾乃先為之備

至以不捷矣師德德之欽陵入寇則無功由是得善於此國彼師德

通天元年一月為肅州道行軍總管與王孝傑同軍營田大德為

汗山尋原州司馬是歲吐蕃復求和欽陵謂四鎮之地補元振

功元年正月師德復同平章事九月乃守制書御史重記誤也

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

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使說吏翻而

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

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周古可

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

以字行 庚申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為鸞臺侍郎與

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請為

太后子并為其女求婚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為

國討契丹并為眾為並于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闡知

微龍朔改左右屯衛為左右衛左衛光宅又改為左右屯衛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

前鋒阿烏蘇翻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

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仁傑

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

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

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

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

理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青陰置驛驛驛恆石即隋人龍耳驛也

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

長壽二年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

主簿宗城潘好禮鹿城軍安五保國驛驛西中

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

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

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容

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

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易以時翻下張公逢漢

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

法而已漢文帝十四年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

新之運漢文帝十四年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

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

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綱維

幾居希細希細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免時來俊

人罪合免赦好然後斷雲有功好出罪皆生奉進上非是自專蓋時

狀耳若有功一先奉進上何至三陷死刑乎今取客曰使為

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

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二 魏強固 聖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 時以契丹破城九鼎就成 正月己亥朔太后享

通天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 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

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 而城中無諭其意 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

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 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 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

命 公必因之以得富貴 鳳閣舍人王勳兼天官 侍郎事 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

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 高宗總章元年分西京萬年縣為明 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

忤意皆引之 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

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諮 及王勳兄涇州刺史

勳弟監察御史助等 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 士窮楚毒以成其獄 壬戌皆族誅之 親黨連坐流竄 者千餘人 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 諸人既 誅然後收思禮 思禮悔之 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 使之鞠獄 喜誣陷人 時人以為周來之亞 來 俊臣欲擅其功 復羅告吉頊 頊上變得召 見 僅免 俊臣由是復用 而頊亦以此得進 俊臣 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 誅之 基子訟寃於朝堂 無敢理者 乃援刀自刎 其腹 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 璿 黨惡逆 下獄處以絞刑 制流瀼州 尚乘奉 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 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 昌宗復 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 常傅朱粉衣錦繡 昌宗 累遷散騎常侍 易之為司衛少卿 易之為司衛少卿 因拜其母臧氏 臧氏為太夫人 賞賜不可勝紀 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為臧氏私夫 迥秀大亮之族 孫也 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 易之門庭 爭執鞭撻 謂易之為五郎 昌宗為六郎 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 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師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 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 東碶石谷 唐兵大敗 孝傑死之 孝傑遇契丹帥精兵 為前鋒 契丹引退 孝傑追之行



背懸崖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薄之去暉先遁孝傑墜崖

死將士死亡殆盡死將士死亡殆盡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

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

以立功得免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武攸宜軍漁陽

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

不克不克聞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為

可汗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

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

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

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

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虜使臣

不足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

鼻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

色不撓責其無厭色不撓責其無厭為陳禍福為陳禍福阿波達干

元珍曰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

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

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

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

疆田歸道始得還與聞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

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

親必可保親必可保夏四月鑄九鼎

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

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

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

千兩塗之姚璿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

其五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為炫耀其五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為炫耀

之自立武門喪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衛兵十

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

刺史太后召見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

要十餘條要十餘條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

出癸酉留為內史出癸酉留為內史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

宗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

將兵擊契丹將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為

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

總管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者

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

乘傳解職放官馬牛... 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

呼萬歲賜以緋算袋... 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

會發兵討契丹... 太后惡其貪鄙以五品前

疑買馬輸之屢抗表求進階...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

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 武承嗣借以

教諸姬遂留不還... 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

酷吏羅告族之... 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趙儉陳子昂... 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律符詔右... 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答齊補... 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載知之... 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時知之... 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街之至... 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 或使人羅告其罪

矯稱敕以取其妻... 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

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 自言才比石勒監察

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 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

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 下獄

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 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

與南北牙同反... 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

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 繫獄有司處以極

刑太后欲赦之... 奏上三日不出

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 不去之必動搖朝廷

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 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

怪來俊臣奏不下... 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

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 既而果反

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 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

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 太后乃下其奏丁卯

昭德俊臣同棄市... 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

爭噉俊臣之肉... 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踴

成泥... 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

法籍沒其家... 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

席矣俊臣以告... 碁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聞司農

婢無可者... 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

得以為賞口... 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

耳髻面訟寃者數千人... 會俊臣誅乃得

免俊臣方用事... 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

百人俊臣敗侍郎... 皆自首

曰臣負陛下死罪... 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

立見滅族... 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

曰俊臣國賊... 指日將敗君宜遠之

怒出為武龍令... 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

獨得免... 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

政中丞... 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武懿宗軍至趙州... 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

抄掠為資抄掠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

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

衆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為奴所殺萬榮之破

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

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窵羽守之引精兵寇

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

幽州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

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

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

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

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

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契丹

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恟懼恟懼奚人叛萬榮神兵

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

萬榮軍大潰萬榮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

東走東走息於林下

噉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潞水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

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降四方館門四方館門

皆降於突厥皆降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

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

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

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丹所脅從復來歸

者者懿宗皆以為反生剗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

殺人殺人河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武

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承嗣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

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

禮庭折之曰禮庭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

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

走賊徒滋蔓又欲委罪於草野註誤之人註誤為

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

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八月丙戌納言姚璿坐事左遷益州長史以太子宮

尹亶盧欽望為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尹亶

元元庚戌婁師德守納言甲寅太后謂侍臣

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連引云其謀

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問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

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

不復聞有反者不復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

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

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

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

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

外之臣無復反者賴天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

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曩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

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

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

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

夷之稱冠古玩辭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

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事見秦紀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

戍安東調發日加武帝紀百姓虛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

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百韻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

罷朱崖郡唐書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事見唐書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百九

之義唐書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

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唐書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

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

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寇獲之

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唐書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唐書始置員外官數千人先是縣官以是月為正月以

臘月為閏唐書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為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唐書可以今月為閏月來月為正月

聖曆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宮唐書侍郎宗楚客罷政事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武承嗣三

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

皇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也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耐姑於廟者也

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

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宅曰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

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

之頃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

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

二人懼流涕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

又曰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

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

太后震怒命左右執仁傑

且當是時可謂為皇朝之仁傑

右則有二人其意欲曰聖后二年

全謂計於天者唯此一節

此之外非謂也

望相王若陛下之

信李武神諸武氏

願則已何功

之書從容問自安

肯雙陸顯不見

意復此以示陛下

則天會於一鸚鵡

仁傑曰請者陛下



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藥力行

冲名澹以字行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

總管後置天兵軍於并州城中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

天兵西道總管加朝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為天兵

東道總管奉武公俊部及官又以前下邳

州軍將元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

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

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隋代郡也為飛狐郡易

州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夏曰朝野僉載曰文昌左丞孫彥高無門道用性惟頑愚出為定州

刺史歲餘賊至圍其郭郭甚高却城守門不敢詰賊事文被

圍發者於小隙內接人通判仍備郭下精使自援其城賊既乘城而

入並入意高乃請奴曰年爾門戶莫與論此其愚性也皆此類俄而

陷及刺史之宅先燒焉又曰彥高欲突厥圍城重彥高乃入

圍中勸令奴曰年事論賊來索慎勿與恐不至此今不取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改默啜為斬啜默啜使聞知徵招諭趙州知微與虜

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

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歌獨無慙乎為于僞蹋蹋者連

萬歲樂歌曲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

趙州長史唐殷若翻城應之長知兩翻殷北刺史高睿

與妻素氏仰藥詐死虜與之詰默啜默啜以金獅子

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降戶睿顧其妻

願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秋樂公傳亦云皇太子

顯元帥以公為副是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不從新本紀

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先悉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

雲集未幾數盈五萬後居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

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

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後分御史臺為左右肅政

項王王顯古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子親

送之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藍田縣屬雍州薛仁

后擢為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

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

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

之朝直去朝皇朝時止在官中朝請不出外朝今善始請太子與軍臣俱在

外庭朝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

不宜明白但獲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官

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勸之勿翻趙州經在代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上嶺故轍有

五回之名時屬易州易縣界于開元二十三年分易縣置五回道

山下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

不敢逼勝音升吐初加開羅流八翻考異曰舊唐書云默啜

人嘗被野新啜所定極易等州府常備萬千女

馬而去河朔諸州怖其兵威了敵諸人從實錄狄仁傑將兵

十萬追之無所及又音如字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

不同心則無別謂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

發傷重謂此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

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

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樂者行又諸城入偽

賊辭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

非辜以攻賊之罪非上則為濫賞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

至於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笄

未能以免貧官而行者也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

賊務招攜秋毫不犯言除賊無所畏也今之歸正即是

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

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則豈有常性今負罪

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

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暨起不足為憂

則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怒之則

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

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

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

求供頓乃自食蔬糲頓首謝粟得六斗米為糲糲即糲

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以夏

官侍郎姚元崇祕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突厥

默啜離趙州智乃縱閣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

津橋南張使百官共射之既乃乃其肉射而亦

死者考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

人肉至骨也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

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

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

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

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

公段瓚志立之子也瓚志立先沒於突厥突

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敢發

宗鞠之懿宗以為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閣知微同誅

既射之如蝟氣磔磔未死埋乃決其腹割心投於

地猶趙趙然躍不止擢田歸道為夏官侍郎甚

見親委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蜀州

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哀牢

二十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哀牢

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

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雋州

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

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

不納

二年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告古沃壬戌以

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甲子置控鶴

監丞主簿等官率皆雙籠之人又博

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為控鶴

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

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

汾員半千皆為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薛元超

音云

罷之由是忤旨性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罷之由是忤旨性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罷之由是忤旨性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罷之由是忤旨性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罷之由是忤旨性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罷之由是忤旨性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罷之由是忤旨性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以左臺中丞吉頊為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賊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

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峯州建安郡屬地屬新羅郡晉卿峯州大業廢州併入交趾嘉寧郡屬唐武德四年復置峯州舊屬梧州安京節四五百三十里東都四九百六十里峯州王莽師一十七里太平公主觀其第數曰見其居處武德吾輩乃

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重眉龍顏百官皆賀 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

突厥龍顏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為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

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緱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周子晉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後人因為立祠后加號升仙太子杜佑曰緱氏縣古滑國故工侯國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樂城閻朝隱禱少室山朝

隱自為犧牲朝直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自緱氏還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

弄尙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長細陰與大臣論

嚴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敗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

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使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

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去去使夫兼令卿將騎迎之後唐有建威將軍夫兼大亮以贊

婆為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

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婁師

德為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隴右諸軍大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七月命

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會工又翻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會工又翻

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突騎施始盛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解戶制

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得擅立碑碑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

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復扶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檢

校閣中可也閣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謁古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

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統前太后不許庚子以

及善為文昌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

左臺大夫左丁未相王兼檢校安北大都護以

天官侍郎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楊再思罷為

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史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

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

於外沈持林開所而開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

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將帥則臣不知又曰

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

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

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

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

以是重之 戊申以武三思為內史 九月乙亥太

后幸福昌福昌縣屬東都本宜縣縣武德二 戊寅還神都

庚子邢貞公王及善薨 河盜漂濟源百姓廬舍千

餘家濟源本春秋時原邑屬河東垣縣界隋 冬十月丁亥

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

使將其眾守洪源谷洪源谷在涼州昌松 太子相王諸

子復出閣指王諸子也中見二百四卷 太后自稱制以

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

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郊丘祭壇丘

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曷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

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上稱掌以為時

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

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謂徐

進貞兵於揚州越王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

傑元忠往遺案鞠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以為菹

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

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甄明臣恐曩之負冤得罪者

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

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

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

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

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

寬為子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

令萊蕪縣屬泰山郡晉屬後魏古城置萊蕪縣貞 太后召謂

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

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它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匄為左廂察咄悉匄

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

匄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

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拓西木昆十姓西

久視元年是年五月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

太子少保考異曰新紀表皆云戊子貶武三思罷

重復官今從實錄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考

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

口懿宗短小僂僕僂力主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

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

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

物一鐵鞭二鐵槓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槓槓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七首邪變御八朝音項惶懼流汗拜伏

坐殿辭日得召見下中見同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難力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合音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

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分扶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

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何如太后使二子與諸武立誓則誠知勢自所以至而出此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

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以不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性五庚寅罷為司禮卿光宅改太常卿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藁焚之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

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丁酉以狄仁傑為內史庚子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為納言異日考

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温湯戊寅還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三陽宮在洛城一百六十里萬歲封元年改東都屬城除曰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

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三月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為烏地也拔勤忠可汗宣超字思忠夏四月戊申太

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請古六朝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合音三年

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廖廖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呂翻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嘲謔文翻

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三教儒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宗九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少詩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唐諸帝內六

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勞力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昌儀嘗早朝朝首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

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文瓘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

宗乾封二年

告成以祀神告成也又上元朝

二百一 卷高

梁每陷陳如鷓入烏羣所向披靡滌即光緒朝奇詩觀梁色角翻陳讀曰陣披普  
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敗補及孫萬榮事見上卷萬  
死二人皆來降降戶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  
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驍堅能盡力於所事必能  
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  
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  
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鈐衛將軍務整為  
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三 紀七章因致七月盡荒蒙大荒洛正月廿四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 各報殿蓋在三陽宮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 於止廉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 召公卿謂將舉觴屬仁傑曰 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 下所類朝臣 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閏月戊寅車駕還宮 自二陽宮還洛陽宮 己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為成均祭酒錫嶠之舅也故罷嶠政事 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 吐蕃入寇將帥齊翻昌松縣 使唐休璟與戰於港源谷 使疏勒使翻麴莽布支兵甲鮮 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 卷論既死見上 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 易以破朝為千餘翻 破之乃被甲先陷陳 破皮義朝陳讀日陣 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又如字 司

府少卿楊元亨 光宅元年改太府寺為司府寺 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之子也 楊弘武見二百 元禧嘗忤張易之 故翻易之 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

得任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 馬何

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 制過宮闕功不使鬼

又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捐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誣誤生人 里陌動有經坊 闖闖亦立精舍 門闢戶開 化誘所急切於官徵 法事所須嚴於制教 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 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 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 緇衣蔽路 豈有勤王之師又曰雖

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 又尚憂未遍 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 豈欲勞人以存虛飾 又曰比來水旱不節 當今邊境未寧 苦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 太后曰 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

遂罷其役 阿悉吉薄露叛 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 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

為所敗 旬餘不克 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 音西 遂俘其衆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

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 好呼到朝 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

傑中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轡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見翻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

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數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

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溫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前朝

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東之為洛州司馬自大州長史遷數日又問仁傑對

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後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辛子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

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以升州之太谷所置太州六年州廢當是此時復置也考異曰梁公傳云張柬之相

也至昇時或生大禍故公亦不致梁王三思嘗懼可失取而後行也

當時之言重結盟約微儀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恐負前諾欲言

相謂曰此是秋公也列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欲言輩先論此

力立功仁傑言能預知其事舉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邪且易

在公門矣仁傑曰天下桃李悉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國非為私也仁傑為魏州刺史仁傑曰萬歲通天

功參軍貪暴為人患人遂毀其像焉魏州刺史魏州刺史

關道大摠管以備突厥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甲寅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

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章安石為鸞

臺侍郎同平章事尚書右丞安石津之孫也

面折之折之舌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

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

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

之賈音古勞同列皆歎服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還宮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

去勿勿時屠禁尚未解鳳閣舍人全節

崔融上言平陵屬濟南郡以為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

可廢闕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

革貧者難堪況貧賤之人仰屠為生日戮一人終不

能絕但資恐喝徒長茲欺為政者苟順月令

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

又音如...祠祭用牲牢如故

長安元年是年十一月始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見

改元大足自是以後是大足元年考異曰...

二月己酉以鸞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泄禁中語賊滿數萬當斬臨刑

釋之流循州州在嶺南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

俱下司刑獄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

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

位是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瑞殿

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臘月雷為

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

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

詭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為于德下考異曰...

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復賀求禮賜言曰

凡物反常皆為妖妖此鼎足非其人

足承君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愀然

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陽宮以魏元忠為豐武道行軍

大掾管以備突厥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

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

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以

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律書七出者妻之

乃違忤顏色忤何遠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

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帥

安恆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

不聞帝舜寒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巨與

成王不離叔父觀周武王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

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

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

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

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王承

陛下之蔭履履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

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

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

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

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見賜食慰諭而

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

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重

能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重

之子也承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衛大將

軍事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酉至京師赦天

資治通鑑 二百七 唐紀 則天皇后

二四五九



下改元長安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宮為大明宮唐內

本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口達萊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

暉唐高宗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

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唐史部四司此欲盛為姦貪耳

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復扶又翻仍賜綵七十

段唐制凡賜十段其半綵二匹綵二匹綵四匹以主客郎

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唐一客郎掌二

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破

口置和戎城北境積中置白亭軍杜佑曰白亭軍在涼

又翻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

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收率

民而率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

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戶

相翻被路不拾遺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武舉之制有長保馬射步射平

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關其人一曰射長槊試射長槊三十發不

出第三院為第一中院為上中為次上院為女二曰騎射

板為上二板為次上一板及中為次二板及下為次

上難中而不法難法而中者為次五曰四日步射射草人者為次

為次上下下為次六曰言請有神采雄壯者為次上無者為次七

為次重請無關率以五次上 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

寅突厥破石嶺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定襄縣本漢屬

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

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恆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

度唐史部四司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媯

檀防禦為翻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五月壬申

蘇安恆復上疏曰又翻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

下也高祖神堯皇帝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

今太子追迴謂召廢太子李重耳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

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

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稱天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

鍾鳴漏盡盡而夜行了林此謂人也臣愚以為天意人

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

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以安國也

充安北道行軍元帥帥所以魏元忠為之副 六月

壬戌召神都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

之又守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司僕卿張昌

宗光宅元年改太兄弟貴盛勢傾朝野朝直八月戊午太

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

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

餘黨揚州郭元一自二卷半空一無所問內外官司無

得為理為翻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

都見其既 壬申突厥寇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臣

論彌薩來求和薩桑 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

大谷道大摠管洛州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

且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

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欲以擊然竟不

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麟德殿在大明宮右領臺

面亦日三殿 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休璟

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

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

衛大將軍龍朔改左右衛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

西踰四鎮縣互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碣石在遼西

郎同平章事顧琮薨 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

茂州茂州在蜀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

級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

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疏言俊臣罪狀乞詳覆俊

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頌

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俊臣等皆酷吏

李暉子進見一丞相子皆童年暉子進見一丞相子皆童年

聖無所不知此年已為御史聖無所不知此年已為御史

祀南郊赦天下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為安東道

安撫大使魏元忠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

都督右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為之

副 戊申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太宗平高昌於西州之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

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

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鄉城

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條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條

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嘗其奏循憲具

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

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嘉貞與語大悅即

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嘉貞與語大悅即

賞其得人也

三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吐蕃遣使

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閏月丁丑命

韋安石留守神都 己卯改文昌臺為中臺改文昌臺

卒 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六月辛酉突厥默

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莫賀干

寧州大水溺殺二千餘人 秋七月癸卯以正

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 戊

申以相王旦為雍州牧 庚

戌以夏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

三品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烏質勒

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 太后即依其議

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

所畫太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請諸宰相曰休璟練

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

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

撫其眾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

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碎葉後攻陷碎葉

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眾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

既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

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

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

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字子昶太

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昌期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苦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張易之兄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可禮丞即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長言為久太后怒下元忠戩獄下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說謂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南和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閣力爭言叩閣門而力爭也

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程大昌曰凡內殿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

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居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

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通直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曰者元忠初衣紫紫衣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謂元忠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三台為宰相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直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恆亦上疏初元忠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下獄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廷易之等意指其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重以直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宅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朱雀門謂宮城南門大明殿即宮元殿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

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

城置陸澤澤縣史因魏知古貪贓被劾

苦久翻考舊傳一易之改遺留客役之若遺則客之遺人

知教則等安傳仍誌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

魏元忠為高要尉

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必思臣

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

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

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峻

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

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頓沛無恨環數曰

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

八人錢元忠於郊外

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

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鞠之

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

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

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

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

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

藥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

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

下操生殺之柄高千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

臣推鞠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

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

環上易之素憚環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

一人何乃下坐環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

天官侍郎鄭杲謂環曰中丞奈何卿五郎

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

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

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乙酉至神都

突厥遣使謝許昏

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

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

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

同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

玉契太后甚然之始安獠歐陽倩

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

裴懷古有文武才

督仍充招慰討擊使

禍福情等迎降

耳懷古輕騎赴之

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

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

不可忽也

不可忽也

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詰其營賊  
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  
款附會德由嶺外是歲分命使者以六條察  
州縣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  
將擊之卒於軍中將帥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  
子弃隸踏贊為贊普生七年矣吐蕃諸部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為  
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斛瑟羅可汗  
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萬安山在

洛州洛州在洛陽西南四十里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  
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  
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時

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  
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承慶弟

壬子以天官侍郎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韋嗣立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  
受賄賂監察御史馬懷素劾奏之夏官侍郎

事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朱敬則以用人為先  
自餘細務不之視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

三月己丑李嶠唐休瓊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  
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

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比貶至累風俗不澄  
寔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

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吐  
爾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  
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舊志汴州京師

刺史司馬鏗而已鏗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為譙王  
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

御史蕭至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史坊州至忠引之玄孫也玄孫

章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太后幸興泰宮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白司馬阪

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眾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  
緡若將散施見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

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  
露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

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  
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

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  
罷役仍召見廷珪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  
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秩位並同三品乙丑以天

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 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檢校汴州刺史韋嗣立赴興泰宮 丁丑以李嶠同

鳳閣鸞臺三品嶠自請解內史 壬午以相王府長

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

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

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

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

欣然即翦紙貼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 再思

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

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甲午太后還宮 乙未司禮

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

坐贓下獄 命左右臺共鞠之丙申敕張易之張

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

昌宗強市人田 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

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

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

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 聖躬服之有驗此莫

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

兩脚狐賦以譏再思 再思出令言為長

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

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摠管 癸丑張同休貶

岐山丞 張昌儀貶博望丞 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章安石舉奏

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

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

揚州刺史 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

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

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

典兵馬 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

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

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既和親戊寅

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九月壬子以

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摠管辛酉以元之為靈武

道安撫大使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

相者 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

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乙亥以

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壬午以懷州長史

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為員外

郎者韋嗣立薦廣武公岑義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

累 拜天官員外郎 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

承慶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章

閣鸞臺三品李嶠罷為地官尚書 十二月甲寅敕

大足已來新置官並停 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

慶入相故也唐書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唐書

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閒唐書 崔玄暉奏

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唐書 宮禁事重

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

太后疾篤恚禍及己引甲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

飛書及牒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

問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

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唐書 勸於定州造佛寺則

天下歸心唐書 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奏言昌宗款稱

環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

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唐書 環與大理丞封全

積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唐書 志欲何求

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

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

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

敢奉制唐書 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

無功荷寵唐書 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

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

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

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

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

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

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

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唐書 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

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唐書

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唐書 太后曰昌宗

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





將奔家然其幸相向也王德用復下李向欲留之鼎鑊殿下速出  
自止退太子乃上馬就路按李中宗實錄唐曆統紀皆以此為  
王同故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曆等處取舊傳

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立武門斬關而

入上時掌關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

下武廉音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環音太后驚

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

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

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

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

已長兩長知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

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

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李義府附相后太

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

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

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

之昌宗梟首天津南亮聖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

牙兵以備非常亮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

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

主王注謂諸王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其言

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監古赦

天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  
璽書宣慰諸州十道各遣一使使己巳太后傳位於太  
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  
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

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

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

量敘官爵量音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

衛戍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

聖皇帝則天音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

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

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

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

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初冬官侍郎朱敬則

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左羽林將軍敬則謂之

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將驍之力耳暉等竟

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等功自特故當了云是敬則俄出為

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事翠轉冬官侍郎而則天

實錄談易之時有庫部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

田歸道將千騎宿立武門貞觀初太宗建善射者百人為二

千騎將即亮敬暉遣使就索千騎番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

關騎尚書翻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

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四起補學大荒落二月盡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

居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唐自是每十日一往甲寅

復國號曰唐天授元年武后更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

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志曰復以神都為

東都并宅元年改東都曰神北都為并州天授元年以并州老

君為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乙卯鳳閣

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高要縣歸德州至京師

五十里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舊志

京師南六千二百六十一里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舊志

至東都五千二百一里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西京留守尚辰羊翻太后之遷上陽宮也見上卷是太僕

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

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

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作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

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

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元之

所以為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甲子立妃韋氏為皇

后千七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赦天下追贈后父立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

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唐書

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禮記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

后族莊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

太原王高宗贈武后父七歲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

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

章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重首龍翻上之遷

房陵也光宅元年垂拱元年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

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

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史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

天日復扶又翻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

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

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居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

人之正義無所及也中饋而書稱牝雞之辰惟家

已是以貞吉也朝直上時掌書稱牝雞之辰惟家

之索事代推則家覆奪夫政則國亡幸西各朝伏見陛

下每臨朝直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半預聞政

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

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

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

宮治陰教記曰天子聘婦教后聽如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

治直之翻勿出外朝干國政朝直先是胡僧慧範以妖

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章后亦重之及易

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

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

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元又教王制左道以亂

政者上皆不聽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

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到朝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

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後音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亦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草又翻下可復同。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武強縣漢河間之武強也。晉更名為屬武邑郡。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左傳：三甥勸節，節殺其

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張柬之勸兵，是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傳曰：袁謂張此皆机上之物，豈有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因欲爭而彥範不從，唐書彥範傳亦云：薛季昶勸武三思會以蔡事。彥範不從，唐書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數曰：彥無死所矣。按東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暉等皆不可下。應獨由彥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

之文，願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婕妤音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考異曰：舊傳云：誅易之明后，思

易圖政，居數日，王苦失病，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後連今，應加刪改。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

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數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復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武三思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武三思人心猶有附會之禍。」且且且且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重福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重福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為之也。」重潤死元上。由是賤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五里州京師東南

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王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相王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罷知政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王，北海王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三月甲申制文明

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數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為之也。」死元上。由是賤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五里州京師東南。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王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罷知政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王，北海王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三月甲申，制文明。

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廢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  
限武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  
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唐書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

己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武攸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  
緒於嵩山武攸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武攸

還山許之武攸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武攸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華靜能武攸夏四月墨敕以普

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武攸桓彥範  
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

下初卽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  
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

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引論語孔子之言若有神仙能

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  
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

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卽位之日  
驛召魏元忠於高要魏元忠丁卯至都拜衛尉

卿同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  
為吏部尚書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

大將軍魏元忠崔玄暉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  
府長史祝欽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

忠等皆以東宮舊僚褒之也史乙亥以張  
柬之為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

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見二百四  
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武氏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  
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

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  
為五運迭興五運謂五德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

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  
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

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  
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暉為耳目伺

其動靜武三思暉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  
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暉仁

師之孫也崔仁師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  
愔詔事二張南皮二張敗

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賊亡入東都武三思私  
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

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  
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

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膽略過人  
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

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  
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五人而晏然尚

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五人  
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

崔暉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  
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

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  
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



壬從一品從品高給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

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

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許敬宗有倉兵騎曹西曹參軍職

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朝直宜杜絕其

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

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開坊市北門以祈晴又

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

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

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技策請朝首

壬戌道立妃趙氏為恭皇后趙妃死二百一若高宗上元

實錄今從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后九月壬午上祀

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初上在房陵

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鸞靈昌崔敬嗣河東

以禮供給豐贍贍而上德之擢知鸞自貝州刺史為

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

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唐之典謂皇帝置朝議大夫為正五

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皆如太原王

故事武十轉封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章

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

用才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

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處昌冬十月命唐休璟

留守京師又守武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於新安而

還又如字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

中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

后曰順天皇后掌壬午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

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相息己丑上御

洛城南樓洛陽皇城之南清日洛觀潑寒胡戲潑寒胡戲

疏以為謀時寒若清源尉呂元泰上

疏奏不納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

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

良韓瑗柳爽親屬皆赦之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妃

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

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

見羣臣見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

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宮以石為門鐵錮其縫嚴善

多驚驢况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

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

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

十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

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閏月丙午制太平

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

京師忘之乙卯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

十一年東都五百三十里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

考異曰實錄云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

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曆首此二傳著不異衣肆士已出矣

賜闈鄉僧萬

回號法雲公

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三品仍與皇后敘宗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

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

子祭酒同正

加金紫光祿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

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

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

師度禮部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

監察御史靈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滄陽李傑皆預焉

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西京留守

又瓌頌之父也

農宋之問及弟克州司倉之遜

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

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

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悅告三思欲以自贖三

思使曇悅及撫州司倉冉祖雍

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

武當丞壽春周憬等

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

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

李崎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

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崎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

願言不已紹之命槓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

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

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被問事仲之

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數宰相

仲之大呼曰

曹乃自謀及而過汝朝野金

書告之以希逆章之旨武三思等

與實參略同而告三思

傳云之問左澤龍州參軍未轉

燭籠主簿按三思得幸於中

給同兒戲盡分其三思與仲之

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

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

耳遂自剄

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玄暉

為均州刺史桓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己為郢州刺

史郢州刺史袁恕己為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皆

以為黨與坐貶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

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

元忠自端州還為相魏元忠先為高要尉不復彊諫使

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魏元忠

殿德引書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

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

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

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

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

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長知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

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

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

上官婕妤賀婁尚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

也十失皆言美語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

忠得書愧謝而已夏四月改贈后父韋玄貞為鄴

王后四弟皆贈郡王四弟洵浩己丑左散騎常侍同

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處士韋月將上書告

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武三思上大怒命斬之黃

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宋璟上益怒不及整中屣履

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

邪命趨斬之又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

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

怒少解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珣珣給事中徐堅大理

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

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

之周仁軌御史大

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承嘉思貞曰公

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

出為青州刺史承嘉或謂思貞曰

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承嘉思貞曰

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

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宋璟

出之檢校貝州刺史武三思武三思使鄭愔

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敬暉武三思

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

範瀧州司馬東之新州司馬恕己寶州司馬玄暉白

州司馬武三思武三思

彥範姓桓氏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武三思

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承基上命廣

州都督周仁軌使將兵二萬討之承基承基等亡入

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眾殆盡



上喜加仁軌鎮國大將軍蓋武衛將軍無錫國公充五

府大使都督府使疏史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

仁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野舍載

氏趙則天廢唐後之後父韋后女弟弟孫孫武則天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為太子重俊

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

姚珽屢諫不聽為太子珽瑋之弟也珽瑋

丙寅以李嶠為中書令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

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懷遠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

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

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

樂公主譖之於內安樂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侍御史鄭

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結竟侍御史鄭

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

誅夷朝直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

沒不應更加推鞠裴談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

死乃長流暉於瓊州考異曰實錄初二云嘉州後云崖州

彥範於瀼州東之於瀧州武德四年平蕭關所江

於瓊州貞觀十一年李弘孫開拓之東北有瀧水以為州名恕己

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

為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

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

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

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

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

彥範於貴州彥範

然後杖殺得暉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

使飲野葛汁本草野葛一名野葛關景曰言其入口

然飲野葛汁野葛瓜甲殆盡仍捶殺之樂利用還擢拜御史

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甘三思既殺

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

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

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大府

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如御史

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

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

狗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

遠薨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

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

庫減耗相息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

不許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

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

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丙辰以蒲州刺史

竇從一為雍州刺史從一德玄之子也

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更上一多詔

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碾磴

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唐制戶曹司戶

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

廣之子也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初祕書監鄭普思納其

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

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

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

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

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

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

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

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

州儋州餘黨皆伏誅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

沙鳴沙州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

千餘人加初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武德二年以平

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

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升會罷而卒于

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娑葛副使御史中丞解

琬知之戶曹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

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

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

襲嗚鹿州都督懷德王高宗顯慶元年以安騎將軍

安樂公主特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朝直或自

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

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云安

景龍元年是年九月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

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

上疏備方以為卻穀悅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晉文

公董詩書禮樂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晉武帝太

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

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

資糧平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

興師易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

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二月丙戌上遣武

攸暨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

崇恩廟及具陵順陵帝既復辟改武氏崇恩廟為崇恩廟

則天皇太后新本紀甲午武攸暨武三思

己卯二月庚子朔因名鄴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五年

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

孚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

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

以臣準君猶為僭况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敕

改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唐中宗時觀音之觀自

今奏事不得言中興武氏後右補闕權若訥上疏

以為天地日月等字武氏後皆則天能事賊

臣敬暉等輕紊前規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

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

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史中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吐蕃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

蕃贊普雍王守禮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

愿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上以歲旱穀貴召

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

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姓諸迦葉天竺國加

納忠於天子上以為然史中至帝座太微宮中有大臣宴見

誠徹於玄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六月丁卯朔日

有食之姚雋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

姚州叛蠻破之晉昌唐九徵斬獲三千餘人皇后以太子重俊

非其所生惡之重俊後宮所生史中特進德靜王武三思

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

呼為奴史中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

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

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禕沙

吒忠義等史中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史中

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

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

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閣索上

官婕妤史中婕妤好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史中

今使百官史中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

官使仔登立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

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

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

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立武樓下

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

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勳在上側史中

請擊之多祚塔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總管史中

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

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

禕之忠義餘眾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

門史中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

而死太子史中總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

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史中更

成王千里姓曰蜎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

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苦復有改推則反及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此上手

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

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

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

去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

神龍皇帝改立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

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

上並許之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

有引相王者珣密為之申理

龍朔相息希闡為于滂斬

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

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凌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為自文

明以來國之祚脩不絕如綫況相王同氣

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

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

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

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

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相王寬厚恭謹

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

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

初右

初右

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

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

致仕考異曰齊公紀仍朝朔望九月丁卯

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

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

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為

國子祭酒庚子赦天下改元宗楚客等引

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

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九十七卷其後房

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

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

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

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性正以事關宗

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置

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

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

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

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

至涪陵而卒子惟謙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

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聖善寺在

耗上長樂坡作大像亦謂之善樂學府庫為之虛

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

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

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

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薛簡縱暴不法傳弓

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

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竇從一誤見訟者無須

必曲加承接意欲為宦官以楊再思為中書令章

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

林千騎為萬騎騎奇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

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在屯衛將軍

已退此必追擊大破之習藝館內教蘇安恆習藝

恆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伏誅十二

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

贖生帝以江淮之人採捕魚鱉為生中書舍人房子李又

在二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

貶元忠務川尉務川漢置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丁翻則天昔

在二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丁翻則天昔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丁翻則天昔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丁翻則天昔

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隋唐屬趙州改民曰入上時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鄉人舊言鄉民避太宗諱之私有霑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易以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少詩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鸞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金刀有日錢刀故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施式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五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破陣樂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初京城民謠有側室之言太常寺李

下歌秦王破陣樂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初京城民謠有側室之言太常寺李

下歌英王石州其歌不見於史志以上初封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章忠遂傳會以為后妃之德事錄宗廟

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上時樂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惜又引而申之今翻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

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獻洛水圖見二百四卷武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

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王于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為恩倖

資治通鑑 二百九 唐紀 中宗大和皇帝

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食誠曰似祥史翻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

降城於河上甲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北列於里東郡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開關宋方

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祠在拂雲堆因以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瓌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環回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

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留以助城塞之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在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朝那山注見二百三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弈使戍諾真水為邏衛道奉使領遊兵以巡界者也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城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制達城又東北至諾真水杜佑曰遊弈於軍中譯號號諸山川泉井者充日夕



敗牧朔方無復寇掠復扶滅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

城不置壘門及備守之具壘門即古之障門也或曰門外築

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

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大觀其後

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壘門人是以重仁愿而

輕元楷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

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

為之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已上垂

不畢從賦詩屬和從才用韻屬使上官昭容第其甲

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

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

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謙之士莫得

進矣讀音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

大總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甲午清源尉呂

元泰上疏上時掌翻疏以為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

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

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

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

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唐宮官有六尚職掌如

兒龍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雖屠沽藏

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

凡數千人時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

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

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驕直遙翻

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長寧公主

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

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計之也朝野

象天津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津鄭玄曰天河

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

日中影中各為一色上好擊毬到毬由是風俗相尚

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

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土有完

行行翻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

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

錫錫也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鸞伎行巫

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  
 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  
 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  
 散矣獨特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  
書五子本之謂曰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 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  
 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高宗謂以治為明 養人不足  
 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  
 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  
 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高宗謂以治為明 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  
 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  
 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用漢魏 況資於天生  
 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雪荐  
 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擾飢饉臣竊惜之疏  
 奏不省高宗謂 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  
 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  
 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朝隱首 冬  
 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  
 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  
 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封顯川王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  
 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封顯川王  
密翻舍慈由翻長知兩翻安素何翻可從刑入髮汗音塞使疏史翻帥讀曰率初娑葛既代烏質勒  
 統眾龍一年 父時故將闕噶忠節不服將帥亮翻殺時  
之阿史那氏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宿五殺其一曰胡  
阿史那氏部者忠節名與名也忠節人名也諸家自有阿史那氏  
其名或書姓以綴其名者約文也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能

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  
 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  
唐書四鎮經略使安西府都督周以悌 國家不愛高官顯  
遂翻下同使疏史翻下問使同疏輸將歸 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脫身入朝一  
 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  
 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  
 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相息葛謂高宗以悌 求阿史  
 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蘇州史那獻射 使郭虔瓘發拔  
 汗那兵以自助汗那兵在回鹘國南千里  
 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  
 瓘者歷城人歷城縣屬齊魯南 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  
 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將帥亮翻元振  
 聞其謀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  
 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求十姓四鎮事始一百五春秋 比  
 者息兵請和謂入貢而金城公上 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  
 也直以國多內難謂吐蕃自相屠殺乃且翻 人畜  
 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質翻 使其國  
 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  
 大計直欲為吐蕃鄉導畜許彼翻 恐四鎮危機將從此  
 始頃緣默噶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  
 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  
 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  
 事唐也復翻 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  
 鎮之地地謂焉耆 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  
 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  
 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

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會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

武正五年二月 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種又編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誘脅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勝音南引吐蕃奉倭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疆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伺相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

初 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待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處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入寇疏勒元振在疎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乃而殺之

考異曰 御史臺記云嘉賓馮中丞侍龍中親儀持節討疏勒時馮中丞奉命至疏勒時云嘉賓賓魚時御云元振父亡置子早爲養以爲嘉賓具以聞今從舊傳

上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

武正五年二月 武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見賢同仗入自太極殿前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

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凡百官自中朝出爲入朝觀者引入見其辭見者不與百官序班自外班入謂之辭見班杜佑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補遺召見及赴朝參政任者在本品以上任以理解官者同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煩煩龍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尙公主也帝蓋自房陵還然延秀數得侍宴

延秀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元年遂以延秀尙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唐六典宮官六尚尚服官掌羽儀仗衛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獻翟車安車四等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衛之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璋車相與庚辰赦天下

考異曰 實錄新舊唐紀各云子卯大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

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

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

娑葛遺元振書遺于稱我與唐初無惡但離闕啜宗尙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

而來言尚書請楚客中丞丞請軍資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

史獻欲來亦獻即西史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

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

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聞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

士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呂翻古莫翻復扶又翻元振代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元振代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所運居西後漢書救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元振代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十二月

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

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

機叢委不可偏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

宸衷此賦至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

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分扶其有故生疑滯致

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書門下

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閣內

守歲之宴古無之梁成眉壽除夕詩聊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此賦至

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酬也隋煬帝浮後每除夜殿前請

煎沃之起數十盞沈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

二百餘石石陽飾詩宮守夜沈香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

火謂此也帝之為此亡隋一始耳

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謂戶甘朕甚憂之今夕

歲除為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唯唯俄而內侍

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內侍在內侍唐從出入

山澤秀才却扇詩云華飛書屏出帷多風搖香扇却去花易服

而出去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

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

之婿曰阿翁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

阿翁時人謂之國翁阿翁見國翁從一欣然有自負

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按西京已有聖善寺

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

治之樂音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

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二月己丑

上幸立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以兩百竹分兩

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樂音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晉通

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謂

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謂

初琬方請表請於西省對琬書曰琬無狀於陛下

初琬方請表請於西省對琬書曰琬無狀於陛下

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

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

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

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

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

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

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御史中丞為嘉賓殿中侍

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壬寅以韋巨源為左僕射楊再思為右僕射並

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數所翻學音格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

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渾脫無志以鳥羊手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鸞黃鸞無志以鳥羊手為渾脫舞中書舍人盧

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婆羅門天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憚獨曰臣無

所解翻解鳴蟋蟀鳴蟋蟀上賜山憚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

使各為迴波辭迴波辭衆皆為詔語或自求榮祿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厄微臣

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三月戊午

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為相昭容張掖人也

張掖故郡也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得張掖縣故曰張掖縣得郡所治匈奴正號也昔改得張掖縣其地自西

時政出多門也韋嗣立上疏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

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心

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

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

匹唐制一丁絹兩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

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

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轍

州縣多索裏頭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

左藏受之於事為愈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

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羸無手筆者方補縣令

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

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溫皇后之兄也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

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上疏請量裁減不

聽量音紹臨之孫也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

掌銓衡傾附勢要職賄復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

用三年闕之居一書一十選法大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

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其其人訴曰公所親受某賂奈

向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

公勿杖殺將使公遺憂湜大慙侍御史斬恆與監察

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御史安樂公主諷灌寬其獄

命監察御史裴灌按之裴安樂公主諷灌寬其獄

灌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愆免死流吉州湜貶江

州司馬州上昭容密與

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為明日以湜為襄

州刺史州情為江州司馬六

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秋七月突

騎施娑葛遣使請降使庚辰拜欽化可

汗賜名守忠八月乙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

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至忠女適皇后舅

子崔無敵義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

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

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憚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

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

駁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

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周禮內宰大祭

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周禮內宰大祭

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周禮內宰大祭

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周禮內宰大祭

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鹽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

故皇后不應預祭祭章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

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鬯欽

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

源攝太尉為終獻欽緒膠水人也膠水命從官賦詩

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

作者勞勞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

不敢言之言九月戊辰以蘇瓌為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僕太平安樂公主各樹

朋黨更相譖毀朋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修

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

何法和之乎一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離

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

能用其言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

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惡咸赦除之十

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壻者皆改官甲戌開府儀同

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豆自巨盧欽望事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

公主吐蕃河南道巡察使

監察御史宋務光宋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

四十餘家食應出

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

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貨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繅唐六曲滑州人人多趨射射而亦翻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

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

歸重福後均州刺史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重福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

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栖遑表奏不報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為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驪山温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別莊以嗣立與周高士韋臯同族賜爵逍遙公韋臯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承定二年立皇太后之疎屬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是歲

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復扶又翻學音治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立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景雲元年是年六月改元唐隆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

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

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庚戌上御梨園球場

命文武三品以上拋球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知古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

命公卿馬上摘櫻桃櫻桃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

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飛騎奇異投於

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投而折頸上雖不

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

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祝欽明謂入風舞非春秋

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

五經掃地盡矣謂其皆修文館散騎常侍馬秦客

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皆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

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

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六月

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年五十五神龍殿以年號名自兩儀

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

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濯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

衛尉卿韋瓘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

高嵩分領之嵩似有翻將節韋濯韋濯尚中宗女成安公

從子嵩其甥也從子用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長

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

譙王重福等將節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

遺制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

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温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

於皇后嫂叔不通問引詞曲禮聽朝之際何以為禮

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

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温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

王為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兩山正殿集百

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

太尉雍王守禮為幽王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

從人望命韋温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

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

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

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温國

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皆以

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

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韋氏宜革唐命

與韋温安樂公主謀去之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

先罷潞州別駕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中在京師陰聚

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

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韋韋從遊獵於馬

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射而亦謂騎

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隸

隆基

資治通鑑

二百九

唐紀

睿宗玄真皇帝

二四九一



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

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

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

尉薛崇暉陳古苑總監贛人鍾紹京鍾紹京西平苑監

自魏監一人范五云云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

利仁府折衝麻嗣宗麻嗣宗謀

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

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

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

仙覺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

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

王也累力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

遂不啓史言隆基有大略所以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

求等入苑中唐禁苑在皇城一北苑城東會鍾紹京麻舍

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

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

手與坐紹京出拜謁者不會奉隆基也時羽林將士

皆屯立武門執手與坐示下敢者以結其心夜萬福順李仙覺皆至隆基所請號

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

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

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請韋男女長及

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

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苑南門在苑南紹京帥

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同前使福順將左

萬騎攻玄德門仙覺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白獸門在苑北

大譟列開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

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

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官者梓官宿衛聞譟聲皆被甲應

之梓官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

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

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武延秀

遺武延秀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

廢不可與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

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討

三思索昭容事見上卷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

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

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

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

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

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

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

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

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

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

下三品韋温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

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

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

御安福門慰諭百姓相王奉少帝

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築臺穿池

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擗車公主死履

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

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

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

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

大臣豈可聞難不赴難乃日翻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

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

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唐京城南草杜二姓居

兩解音保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

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

內外閑廐平王固以平州為國名實以平內驛以此名六典尚

古長閑二曰左右龍驤開四曰左右龍騎開五曰左右龍驤開六曰左右

左右天龍開元時內六開曰龍驤開元時內六開曰龍驤開元時內六開曰龍驤開

薛崇暉也薛崇暉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

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右金

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武氏宗屬至昇

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

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

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

難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

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

慰譙王重福重福貶竇從一為濠州司馬

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

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

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

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

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

之孫也高祖之子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

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

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驍勇善

騎射善走也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

匿不從并翻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起拜將

軍毛仲本高麗也為汴王邕貶沁州刺

史萬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

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

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則豈得

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

不以代事嬰懷代事即雖有天下猶讓於人

達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  
 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  
 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  
 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  
 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雖則  
 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  
 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  
 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鍾紹京少為司農錄  
 事唐九寺皆有錄事皆九既典朝政朝首錄事縱情賞罰眾皆  
 惡之既典朝政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上表紹京從  
 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  
 徒一旦起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詩云植棘上  
 以為然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蜀州  
 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一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  
 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  
 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長弟高祖四海失望臣  
 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  
 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  
 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難日論功  
 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  
 為太子考異曰劉子之先雖太上皇實隆基嫡位後又據睿宗  
 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又據則天大聖皇  
 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諡雍王賢曰章懷太子賢唐高宗二  
 宗永隆元年雍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楊州大  
 都督太子太師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以重茂也

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稷以工書  
 事上於藩邸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公主唐高宗女  
 故為相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諡斷棺暴尸平其  
 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為中書  
 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為  
 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  
 史冉祖雍坐詔附韋武皆流嶺表 己酉立衡陽王  
 成義為申王巴陵王隆範為岐王彭城王隆業為薛  
 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  
 沈持 武后以為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  
 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  
 有力焉誅張易之見二百一中宗之世章后安樂公主皆  
 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  
 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  
 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  
 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  
 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  
 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  
 如市唐書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  
 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  
 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追贈郎叟燕欽融諫  
 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諫  
 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太子重俊死以上  
 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

多祚等罪復其官爵武宗復元丁巳

以洛州長史宋璟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岑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

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

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又

蕭至忠為晉州刺史魏志晉州京師車章嗣立為許州

刺史趙彥昭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

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

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黃

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

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鄆附武三思非忠臣賣

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立大功

非傾側而向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

史稷為左散騎常侍己巳赦天下改元景雲凡韋

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

吳陵順陵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

為悖逆庶人悼滿內翻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

愔貶江州司馬朝首蓋翻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

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

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

當為天子兩翻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

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殿襲

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

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武宗重福從之靈均乃密

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

刺史武宗大曆二年改沅州為沅州遲留洛陽

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中元克復武宗

弟愔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

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

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

尉裴巽第以待重福張知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六起上章開元三月盡昭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異第按問

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

知獨帥衆討之重官龍翻守式又翻留臺侍御史李邕遇

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從才用翻

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言重福得罪中今無故入都

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東城也使

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射而亦翻矢如

雨下乃還趣左掖門從從音翻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

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

馬出上東然與燃同音集韻翻逃匿山谷明日留

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本紀卷云癸巳重福

守鄭惟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惟才

若翻擒獲被鞠股慄不能對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

惜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惜皆斬於東都市

初惜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

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好謂之人猶能臨死

不變鄭惜者乃覆於重福之間言利嚴善思免死流靜州惜南

萬騎侍討諸韋之功多暴橫戶五翻長安

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爲萬騎蓋必奴爲騎

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南朝姚元之宋璟及御

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懷若影翻

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中宗景龍三年刑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京師東

贈蘇安恆諫議大夫中宗景龍元年

大摠管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

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中宗景龍元年

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爲大聖天后 丁酉以幽州

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

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薛訥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云節度之名自此始

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時韋湊故太子重俊

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

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

擧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兩泣

其危如此謂供奉官曰今聖朝禮葬諡為節愍臣竊感之夫

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

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為太子居桂宮不直嘗急召太子

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

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

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

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

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譏發忿殺

充雖與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事見二十一

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帝本始元年况

重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

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瘴惡也彰明也瘴病也

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

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為翻但停多祚等贈

官而已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為中書令己

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廟號中宗朝

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

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高宗上元二年乃以

禕衣招魂禕衣附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為太

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罷為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由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

百徙北庭由至供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詔都下

事武后之誅流人也武后聞使者至流人盡死由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

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由先由是得歸至是

求炎後獨由先在拜詹事丞詹事壬戌

追復王同皎官爵王同皎庚午許文貞公

蘇瓌薨制起復其子瓌為工部侍郎瓌固辭瓌上

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日知奏曰臣見

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

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

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諫議大夫審

原悌上言以為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

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庶孽

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

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置觀不宜過為崇麗取

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

李朝隱朝隱上覽而善之 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

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

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壬辰奚習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壬辰奚習犯塞掠漁陽雍奴

之弗克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書制通鑑卷二百一十一制授六品以下敕授書制

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所謂三銓也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從愿承慶之族

侍御史葉城倪若水葉城魏郡人也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亂常改作希旨病君謂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括州長史黃

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乎隋文帝之姪孫也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唐制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以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使自爲一司兼支度者則兼節度使自支度使開防鎮守轉運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降戶又請築城

列置州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爲不可不從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嵩路絕連年不通通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汗音突使疏史翻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並同平章事說讀以溫王重茂爲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集王重茂京師西

妃寶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太子之母也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皎邀韋安石至其第

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

範門內唐六典曰宮殿殿前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





公主，各為之造觀。建和子伯一勳，其弟於房城，其孫於子直。

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

門侍郎李又諫不聽。魏知古，字嗣，京兆人。壬戌，殿中監竇懷貞

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僧慧範侍太平公主，勢逼

奪民產，御史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

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為岐州刺史。薛謙光，字謙光，京兆人。

時遣使按察十道。按察使，唐置，分十道，以按察使為首，按察使為副。

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

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

秦益麟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

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洛州，今河南洛陽。近畿，京師附近。太子右

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備音都督專殺生之

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

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

道按察使而已。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諡曰

惠文。昭容，上官婉兒，武則天寵妃。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

天下。高祖，唐高祖李淵。故宅，高祖在洛陽時所居。己巳，以右

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摠管，琬考按三城戍兵，三城，朔方城、

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

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去其權，去其權。九月

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

第，朝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

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翁。阿翁，皇后之

翁。今為公主邑司。邑司，唐置，掌公主府事。

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

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

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

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

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

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

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

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

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湜請與

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

為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

從之。考，唐書曰：觀野會，湜與象先，皆名士也。右

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

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

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用太史公語，謂開

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

多度僧尼，而無災，考，唐書曰：太宗皇帝，天賦異資，

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弃祖宗之業，徇女

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眾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賑恤而為一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王貞為丁爲觀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此謂韋氏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兇韋氏請韋溫宗楚客等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凶而誅之復扶又翻韋氏路翻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帝道廢安樂公王承特逆廢人宗晉卿為之造第趙履溫為之葺園為干彈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為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朝直遙翻下同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使使如朝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僕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僕頭紫衫唐三品以上之服也僕頭袍於後周僕武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襖袖標僕說

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使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承禎字居業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數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廣成子居嶧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終南山在關中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德宗元

先天元年是年八月方春正月考異曰新紀素七辰以壁賈會議合祭天地祭陽儀古古祭天於圓丘在國南郊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諫議大夫賈會言會言無之不取

戊子幸澶東水經曰灤水出滎陽郡滎陽縣耕藉田藉田在東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極

主示之既而會上傅位昏竟不成以左御史大夫

竇懷貞戶部尚書岑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月

萬里封爵曰太子殿中丞一節以上皆取諸分按以軍法得

親史書於此不辨太子殿中丞一節以上皆取諸分按以軍法得

分武后先帝... 辛酉廢右御史臺

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

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

欽緒退數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

言至忠蕭德言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

現環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

遠策馬而去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

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

又帥刃劫璡進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

佺代之

并州長史夏五月益州獠反

郊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六月丁未右散騎常

侍武攸暨卒

岑羲有保護之功

以義為侍中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會李大

誦戰于冷陁

宗儀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

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

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

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

為國家復營州

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

不利佺怯懦不敢救

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自固

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

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誦

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

金帶魚袋以贈之

懼無復部伍

虞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

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

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

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

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

有變

為天子上帝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

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

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

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

太子聞之馳入見

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遠以大位傳之何

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

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

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音太

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音上

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

巡狩舜親巡南河而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

大事當兼省之省兼省綱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

立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太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

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

受朝於武德殿通制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

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

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巳於鄭州北置渤

海軍貞觀自以東屬海郡置軍恆定州境置恆

陽軍杜佑曰恆陽軍在恆矯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

僕卿仁皎下邳人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為鄴

王真定王嗣謙為鄆王 以劉幽求為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檢校中書令

初河內人王瑀預於王同皎之謀請中書神龍元年十一月亡

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瑀竊憂之太子引

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

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瑀曰天子之孝異於

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

供養有罪猶誅之世居用顯黃古孟翻為天下者豈顧小

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瑀曰能飛煉

諛朝飛煉謂飛丹砂以鍊丹也太子乃奏為詹

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日與遊處唐百累遷太

子中舍人唐六典太子中舍人掌親太子出入也書

至咸亨三年書王攸為太傅遂加名為中舍人與中庶

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關侍從左右儀相威儀盡規獻納

為中書侍郎考異曰鄭玄開天傳信記云上於漢時每戲遊

僊其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上詣其家其止於村建

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殺驢酒肉滿席上顧而奇之及與

語語落合上意上益喜書生乃王顯也自是上每游幸村則必過瑀家瑀

所語瑀上又何疑也上遂納瑀謂顯也是時宰相多太平

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

誅之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

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日事起太上皇何

以得安請速誅之志求之僕射領中書多俄而懷貞為左

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等附太平崔湜用私於而張暉請誅之

幽求素惡於玄宗湜等附太平幽求素惡於玄宗湜等附太平

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暉洩

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

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

求有大功不可殺列古史幽求為一癸亥流幽求于

封州封州漢廣信封陽縣也京師州封州廣信封州張暉于

峯州光賓于縑州縑州京師州縑州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

福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

福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

福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

福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

福遺之金帶李純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

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

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

使殺之利貞廣州都督王峻知其謀留幽求不遣

利貞屢移牒索之利貞峻不應利貞以聞湜屢

逼峻使遣幽求幽求謂峻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

不能全徒仰累耳幽求固請詣廣州峻曰公所坐非

可絕於朋友者也峻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

幽求由是得免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辛卯立

皇子嗣昇為陝王陝王皇孫作甲午陝王嗣昇

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王后無子母養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癸卯上幸新豐

獵於驪山之下驪山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

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朱邪氏使說吏翻種章

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沙陀老英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

祖紀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為墨維軍使太宗平薛

延承中以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

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

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以其始祖沙陀野古為都督且傳子孫數

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于考傳記其說皆非

也唐依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

州以同羅為都督府唐太宗時破西突厥野古諸部置十三

府未嘗有沙陀府也唐貞觀時西突厥有餘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

最大其後又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太宗也又有處月

密諸部其明年同史那僕骨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

賀魯擊于牟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不見沙陀百五十年當憲宗

時有朱邪赤心及子赤心見于中國而不自覺沙陀以朱邪為姓蓋

沙陀突厥而契苾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據故其後世自失其

德至靈忠烈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李氏十一月乙酉奚契

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

而去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

將練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

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為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

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十二月刑部尚

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李日知

刑部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日知日知怒索杖

集羣吏欲捶之日知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

謂汝能撩李日知嗔日知受李日知杖不得

比於人妻子亦將弃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

者脫有稽失衆共謫之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春正月乙亥誥衛士自今二十五

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衛士以吏

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

各散遣約八月復集蕭至忠竟不成行二月庚子夜

開門然燈按舊書嚴挺之傳又追作去年大

醮元年乃追為之醮音蒲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

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嚴挺之左拾遺華陰

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醮者因人所利合醮為歡嚴挺之

德美風化也乃止初高麗既亡高麗其

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李盡忠其

年風俗通大祚榮之孫大祚榮祚榮與

連善居東夷之子也蓋東夷祚榮祚榮與

靺鞨乞四北羽聚眾東走阻險自固靺鞨盡忠死

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

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李楷固祚榮逆戰

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眾東據東牟山築

城居之中牟山高麗鞋鞞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

勇善戰翻高麗鞋鞞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

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自稱振國王附于突

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

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至是

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

汗州令祚榮兼都督庚申敕以嚴

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唐制有皇后親蠶服朝衣黃羅為之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

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

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

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

惡佞邪奸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

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

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

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

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

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

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

矣上覽而善之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夏五月

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

門宰相之臣太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及太子

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

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

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

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

實毒進於上如人足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

意欲上斷割因舊史王琚言於上曰事

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

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

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

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

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

先定北軍林左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

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

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

羽林兵突入武德殿

令元楷慈以

懷貞至忠義等

於南牙舉兵應之西內門言之上乃與岐王範

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景雲初以左三萬騎

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

等定計誅之皎善之曾孫李守德令靖躬

客師之孫李守德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因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

化門西內大極殿北曰朱戟門曰虔化門召元楷慈

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客省在焉中書省在太

斬之考異曰玄宗實錄云乙丑夜載十月三日誅元楷今

美收王毛仲等並預謀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與賊王

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實懷貞等從南御率兵以是月七日

其事登時勦至忠斷於朝堂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

日捕而伏誅蓋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金載

逆誅家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制承天門

誅實懷貞等惟陛下勿受實懷貞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

尸改姓曰毒從子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

皇帝前奉誥誅實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

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

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

取皇帝處分成昌曰翻分扶同下考異曰舊本紀云十月三日

下誥惟玄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書朕方無為養志以遂

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唐書曰百福殿在右曰百福殿太

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云三日乃出

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

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

俸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

家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新興王晉臨刑歎

弟滌謂滉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滉不從懷貞等既

誅滉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滉流寶州

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滉生不亦冤乎會有司

鞠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

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實懷貞蕭至

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

廢長立少宋王成器也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

何不去謂象先也既以功立當以罪廢謂象先也

不可廢謂象先也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

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歲寒知松柏

所全甚多始首之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

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謂馬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

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已賞功臣郭元振等官

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

省事監古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初太宗

事惟四品上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



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

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高宗既壯，湯官闕，永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

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

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乙亥，

以左丞張說為中書令。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劍南按察使。八月癸巳，

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丙

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

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細細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

下三品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相見上

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

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

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

唐六典曰：率更令，丞王麻子舍人，更直備以光祿勳。晉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即將屯衛之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衛禁防，刻鐘鼓更，朝令嶠隨暢之官。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

三品。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五年春，唐上

罷諸道按察使。使疏冬十月辛卯，引見京畿縣令

元之意。己亥，上幸新豐，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

兵二十萬，旌旗連亙五十餘里。徵以軍容不整，坐

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

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唐

新州去京師五千五百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

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

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

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時議武

之皆不得入其陳。魏戶部尚書薛訥上深歎美，慰勉之。甲

辰，獵于渭川。山名，在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

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彥昭上不納。又

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摠管而

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

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

死。」皎叩頭首服。首式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傳疏

既至，上方獵，引見。見賢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考異曰：出傳升平，為姚元之。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元之，字元之，京兆人。

仰下安而... 取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 位勵精為治... 僚唯諾而已... 為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 乙巳車駕還京師姚元之嘗奏請序進... 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搃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 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 力士宣事至省中唐世元機事皆相為元之道上語... 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 九齡曲江陰德屬桂陽郡江古置始興郡唐武德... 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詔躁進純厚以元之有重... 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屬... 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 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詔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 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取元之嘉納其言

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 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 為相擢為尚書郎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 方道大總管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辛巳... 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 冊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 進見侍笑語遠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 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請縱橫之才... 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是月命... 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 十一月庚寅赦天下改元尚書左右僕射... 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 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 馬為少尹...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壬寅以姚... 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 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 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 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 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

左遷相州刺史

考要曰松靈錄姚崇為杜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右足不其輕利上曰忽有足疾邪崇奏曰

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臣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宿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

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過林甫又曰公

必不忍即請當無害林甫止解詔付於小御史中丞以馬墜告說未豐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盜狀以

聞於說說怒其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萬壽言曰親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靳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

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辨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說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

構外必能立釋之說因自解指狀所寶者書生著曰未足解公之難又極思久之忽曰近有難林那夜明廉為奇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

因請說手筆數行總以情言遂急趨出夜始反九公主邸第濟矣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廉為贊且謂主曰獨不念在東宮時馬以

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謂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前所按獄事

並官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七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朝官也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恆戶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監門

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昌音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

范及為之使更上一衡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

黎園謂之皇帝黎園弟子黎園在禁苑中注已見前又教宮中使習

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宜春院當在西內給賜其家禮

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

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

為戒上時掌駢語所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中宗以

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疆丁

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

存趙澄澄死而趙亡鳩摩羅什不能存秦什健死而秦亡齊

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

度茲人使壞正法樂音洛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

天下僧尼尼女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初營

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

翻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靺鞨奚靺鞨是後

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靺鞨奚靺鞨是後

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

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

帥歸化矣若唐復建營州則相

大使薛訥信之薛訥奏請擊契丹復置

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冷陁羣臣姚

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

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

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太史

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乙

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

利發九龍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

虔瓘擊破之阿失畢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

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同俄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

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丁未敕自今所在毋

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葺者請有司陳牒檢視然

後聽之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摠管王峻

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摠管令豐安定遠三

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賂節度豐州豐安豐稷等

置兵屯田。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長史陸象先等為之。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

大理司直倫為恭陵令。寶孝謙之子光祿卿幽公希城等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

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為其府參軍。上許之。姚崇

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突厥石阿

實素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突厥石阿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或

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

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

戊子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璠行邊軍未還

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璠行邊軍未還

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璠行邊軍未還

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璠行邊軍未還

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璠行邊軍未還

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璠行邊軍未還

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璠行邊軍未還

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華等鎮擄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御史中

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刑部尚書趙彥昭特刺史章安石太子賓客章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特

進致仕李嶠於時同為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為姑蒙婦人

服與妻乘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為沔州別駕嗣立為岳州別駕彥昭為袁州別駕。安石至

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中盜隱官物下州徵賦。安石歎曰此祇應須我死耳憤恚而卒

海蛟之弟也。毀天樞。發匠鏹其鐵錢。歷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

數丈以頌功德。先蒸餗餅至是并毀之。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

和永清太尉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

檢校官。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遺宰相書。己酉吐蕃

相盆達延。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摠管

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盆達延書

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盆達延書

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盆達延書

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盆達延書

招懷之瓊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史言解黃門監魏知

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

門下過官唐制凡文武職事皆由門下省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

容問崇崇曰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為其

子隱為子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卯而翼之左傳翼子西謂百公勝臣子愚以為知古

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

法撓又撓巧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累力上久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為工部尚書有願問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幽王守禮上之從兄也用朝上素友愛近世

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朝首退則相從宴飲鬪雞擊毬或

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野承與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工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獵間古

同或言

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

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藥為千回鸞吹火誤熱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

須何足惜須與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

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

岐州刺史制岐州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制幽州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佐長中是

後諸王為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尚吐蕃上以風俗奢靡

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

馬銜鑿鑿都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夫子其舊

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一罷

兩京織錦坊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

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可不慎哉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

道等將兵六萬兵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

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牛口積多不可失也行至

灤水山峽中灤水在東北遼瀋河之北契丹伏兵

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

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薛婆人

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

赦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壬寅以

北庭都護郭虔瓘為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

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

茂蕘輟朝三日追諡曰殤皇帝以韋氏所立故追諡曰皇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

間鑄佛寫經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

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興慶宮在皇城東南

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

歡賞賚優渥 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

兼同州刺史考聖日實錄云八月乙卯周而復始 民間

達延乞力徐帥眾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

將軍為隴右防禦使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峻帥

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

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九曲因以入寇矩懼自殺

肥饒吐蕃就之畜牧王因以入寇矩懼自殺

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

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

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

命小臣之詔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

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

豈不惜哉 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温湯 敕以歲稔

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若江嶺淮浙劍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

例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皆虐愈甚壬子葛邏

祿等部落詣涼州降冬十月吐蕃復寇渭

源 戊午上還宮 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

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峻帥所部二千人與訥

會擊吐蕃全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

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勝千戰賊諸日奉受諸多置鼓

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

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

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軍則復復夜

出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

長城堡奉樂長城起臨北又敗之改前前後殺獲數萬

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使疏戊辰姚崇盧懷慎等

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

置獨山九曲兩軍即楊州所與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

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

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勅直道養之宮中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

主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此西突厥

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乙酉命左驍衛郎將

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

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駱駝青銅解即亮翻尉

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以去年之敗遺其大臣來俄因矛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丙申遣左散騎

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咸昌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甲子置隴右節度

大使須嗣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壘宕十二州當

乙丑立皇子嗣真為鄧王考異曰實錄於此作嗣王於舊

資治通鑑 二百十一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長子嗣真為鄧王嗣真實字之學四子其長子也

嗣初為鄂王嗣主為鄧王嗣主當辛巳立鄂王嗣謙

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直之劉華

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劉華妃趙麗妃如以代

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

媯燕六州媯燕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

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守

忠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守忠

遂并殺之昔此以戒兄弟

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

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

隨散親舊用謝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

嘗有子喪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

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

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

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

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

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不夫

崇曰然則竟如何澣

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

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以

二五一五



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

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

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和公曰管仲子皮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

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曹參自

工更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

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

感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愼辰以

竊其名是亦罪人也治貞吏朝補音崇唐之賢相懷慎

與之同心勦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

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斷丁亂翻猗於倚翻又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到翻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

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

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監古銜翻突厥

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

也二月與陝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力

薛訥為涼州鎮大摠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

為朔州鎮大摠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朔州

鼠尼施等屢破之通鑑救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

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救嘉惠等與葛邏祿

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摠管阿史那獻互相應

援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

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瘞或胡翻瘞有胡

異曰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瘞每三

歲田收有變人不甚劾四年又二歲山東河南北

使分捕而瘞之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開首河南北

明年正月辛未司右丞倪若谷為十州刺史以

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

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

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

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實讀書曰

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

南地處之虞昌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富忌等入朝

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制皆以河

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更工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

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

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腰輿輿倫為新製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

在內殿令內侍昇之如胡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

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西州本健

軍李玄道發戎廬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為郡本健

為朔方道行軍大摠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

賓客副之以討突厥甲子幸鳳泉湯州本健

十一月乙卯還京師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

州刺史州本健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

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

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遞馱者送路遺發馬牛驢馱運兵器

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

宜充實以彊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

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驍勇又一萬征

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

素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少詩

同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

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

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又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

克獲而中國疲耗唐堯和葛那章今論帝

王之威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

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為不然既而虔

瓘卒無功虔瓘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

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

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

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

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

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

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已至西屠其三

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向孝

嵩傳檄諸國咸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剌賓等八國

皆遣使請降計會有言其賊汚者坐繫涼州獄貶

靈州兵曹參軍復用者京兆尹崔

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

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奏曰若糾彈之司使茲人

得而恐悞楊瑒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

視事如故貶日知為歙縣丞考要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李伯等

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

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

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

乃止尚書左丞韋玠玠奏郎官多不舉職

請沙汰改授他官玠尋出為刺史宰相素擬冀州敕

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玠請沙汰乃

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玠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

舉矣皆事謂前書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

乃除冀州刺史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

部將蘇祿鳩集餘眾為之酋長西突由蘇祿蘇祿

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眾二十萬遂據有

西方尋遣使入見蘇祿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

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蘇祿皇后妹夫尚

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省有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

之同相吏翻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冕

被陵誠為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上

導使陵犯衣冠雖實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

疾惡勿以凶人介意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申王

成義更名攝后王以成守加昭成皇乙酉隴右節度使

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

軍唐制游擊將敕下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

微效輒侮彝章為奴請五品為干實亂綱紀不可許

上從之丙午以鄧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安撫河

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據新舊書此亦鄧王嗣真

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

郭虔瓘為之副失二王皆不出閣諸王遙領節度

自此始二月丙辰上幸驪山温湯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

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采訪

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古之大理也若水

錢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

何異登仙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

下大破之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鵲鸕等

積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陸自積也其目精交也陸廣嘗以忠學陸以忠學



謀主噉欲谷年七十餘噉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北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峻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源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入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間諜王日月滋久茲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欲自衛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曷時已嘗寘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曷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之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跋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

中丞姜晦為巡邊使賊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為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在同州蒲城縣奉先殿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賊傑按之反為所構左遷衢州刺史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考書曰懷慎字惟貞蒲州人唐高宗時為宰相及四年未為宰相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鸞以辦喪事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痞謁告二十年改為廣德寺

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使源乾

耀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

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無則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

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

館四方館屬中書省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

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

使卿居之為社稷也為社稷則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

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通賓客

頗受饋遺為時所譏譏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

復管救復扶又翻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

名杖之一百流嶺南考嶺南王內實姚元崇諷之

懼數請避相位角所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

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守式又翻令

馳驛詣闕道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按書楊思勗傳時

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

上嗟歎良久益重璟丙辰上幸驪山温湯乙丑還

宮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

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守手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

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平章事頌他璟為

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解尺刑賞

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盱食朝直通開傾

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

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傲倖呼到開痛抑

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謂靈荃兩人以為功

事則頌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

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蘇頌也然獻可替否吏事

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按書蘇頌傳頌以紫微

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

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

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宅人莫得比焉二人每

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見賢通翻及李林

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史紫

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濟練習時務姚宋每坐

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數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

齊君可以無闕政矣辛丑罷十道按察使使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

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首

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

將幸東都京志東都至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

年之制未終宗廟故云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

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

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為災

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

修太廟更工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

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周在李老德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

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朝堂上從之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 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制後扶又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 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

辛氏號固安公主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諡曰悼 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

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眾浸彊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

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 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

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 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

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九月中秋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

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 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

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 及待制官 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御史皆

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又復扶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義翻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唐制天子御正殿則退而書之若侍在殿內則問事皆命

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公傳曰僖公之躋也魯大夫欲以僖公之躋也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

於弟猶不可躋謂魯公也況弟臣於兄謂睿宗也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昭謂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下禮官太

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若乙兄弟四人相繼為君今睿宗之室當亞

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附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

久不決蘇獻頌之從祖兄也長知兩朝從才甲謂若思曰表志新故頌右之案君右之右音又卒從禮官議平子

論之不已請為康州都城尉康州新廟成廟成也戊寅神主附廟上

命宋璟蘇頌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為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詩曹國風

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

覆燾無偏之德又翻上甚善之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朝直遙翻十一月丁酉朔丙申

永樂公主妻之太平王儲紀下慎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

比校補從之比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開皇十六

為之使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品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八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

璟上言臣在州無宅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詔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

辛酉敕禁惡錢

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後鑄錢漸起顯慶五年以鑄錢多官為

法日養有以舟後鑄於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亦不使武后時

錢非穿穴及鑄錫銅液皆得用之無銅排沙等錢皆官自是盜

鑄錢成鎔錫模錢須臾百十枚藥之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

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於是京城紛

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頌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

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

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

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

屯兵三萬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

都督頡頏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雷都督比言回紇

都督夷健頡頏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為

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

天兵軍節度

學其都督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三子皆為唐所破如李元昊李元昊等皆李元昊所破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

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唐初在京諸同官及下官置官戶

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唐初在京諸同官及下官置官戶

從之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唐初在京諸同官及下官置官戶

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唐初在京諸同官及下官置官戶

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唐初在京諸同官及下官置官戶

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唐初在京諸同官及下官置官戶

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

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

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

代之又好呼到翻行下孟翻解尺謂翻復扶陸象先閑於政體

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七年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南臨河其在吐火羅東北

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在吐火羅南

皆上表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敕太府及府

縣出粟十萬石糶之及魏縣以斂人間惡

錢送少府銷毀三月乙卯以左武衛大將軍檢校

內外閑廐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唐初以

嚴察有幹力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憚之苑內

所收常豐溢上以為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廐

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勳

高力士皆畏避之渤海王大祚榮卒六月丁卯丙辰命其子武

藝龔位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

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寶孝謀例築墳高五丈

二尺許之宋璟蘇頌固爭以為準令

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

寶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

可今日復踵而為之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

長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嘗之

其事事見二百八卷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豐陵

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

美耳況今日所為當傳無窮永以為法可不慎乎上

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

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

望也賜璵璠帛四百匹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

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

勸農功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

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

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取言浮於行

制書也荀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

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

益用左傳語意呼彼職人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

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皇皇后改服齊衰三年

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

李道玄監理率吳恩謝德德帥九使形勢按此

丙辰命其子武

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无量數  
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厭降所以明  
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  
誰能正之誰能正之 九月甲寅徙宋王憲為寧王徙宋王憲為寧王

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弃餘食於竇中怒欲  
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  
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弃食於  
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  
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

乘馬以賜憲 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温湯癸卯還  
宮宜翻方知翻還從 壬子册拜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  
汗宜翻方知翻還從 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岐山

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鄉緣舊恩已  
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仁琛  
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  
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

環之三從叔二從叔常在洛城不多參見  
既不敢緣尊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  
自依大例既有聲聽事須矯枉請放元超冀得優假今乃

下下 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  
下下 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  
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中常有墨敕處分  
謂之斜封分扶間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

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  
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  
部知不出正敕從之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  
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  
其弊 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卒

侍元行沖整比羣書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  
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  
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

會天早有魃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  
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  
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

心以為然時璟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頌頌議嚴  
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亦  
使括惡錢蕭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  
貶隱之官辛巳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額為禮部尚

書以京兆尹源乾曜為  
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  
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二月戊戌皇子

敏卒追立為懷王敏諡曰哀 壬子敕以役莫  
重於軍府一為衛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限使百姓  
更迭為之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  
王俱位王册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

叛唐唐書三國不從故褒之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能按察丁卯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

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沈廢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

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効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張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剛躁中書舍人苗

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

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員音六月瀝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瀝穀突厥死尸僕固都督勺磨

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降戶僕固都督勺磨使王陵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

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怙懼同

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說曰悅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

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北人謂羊血非野馬必不畏刺非人家及厥牧所畜而自士見危致命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春宮壬午敗于下邳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

己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讖緯讖緯戊子流虛己於新州離其公主睿宗女

劉庭琦太祝張諤庭琦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諤山在丞山在丞

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間但趨競之徒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唐大興

事覺賓杖死恟貶錦州刺史錦州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

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

度使楊敬述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契苾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

牙帳於稽落水上稽落水毗伽聞之大懼毗伽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

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

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不相悅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勢甚易耳

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拔悉密

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

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拔悉密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

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拔悉密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

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拔悉密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

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謂悉密盡

爲突厥所虜噉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

噉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噉欲述出兵破之必矣公

利等至刪丹刪丹今屬陝西與噉欲谷

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

啜之衆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

畏欲去之驍聖等翻娑素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

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

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

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殺謂日李生擒薛泰營州震

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

爲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爲松漠都

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爲饒樂都督同號突厥下

九年春正月制削楊噉欲述官爵以制削以白衣檢校

涼州都督仍充諸使諸使謂節度使丙辰改蒲州爲

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準京兆河南丙寅上幸驪

山温湯乙亥還宮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

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融歌之立孫也年文融見

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去

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

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

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

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

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復扶又翻下今復同所角朝表息

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

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覆容但取

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

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

之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

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謂即加檢

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

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使遷兵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使六年賦

調謂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

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謂上方任融貶憬盈川

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

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無蘭池州胡康待賓

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謂六胡州

七萬進逼夏州夏州命朔方大摠管王峻隴右節度

使郭知運共討之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

善惡爲舉者賞罰以太僕卿王毛仲爲朔方道防

禦討擊大使與王峻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

討康待賓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爲蒲州又蒲州

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

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筆捷何以示威唐上州置錄事

言邪翻戶買必欲筆捷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

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

其源何憂不治治直秋七月己酉王峻大破康待

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腰斬

康待賓於西市會慈由翻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

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後周蓋城後改曰銀城張說將步騎

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日合河縣下有合河關宋曰

項乃更與胡戰胡衆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

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

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

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衆分麟州麟州又置麟

郭知運與王峻相知討之峻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

請敕知運還本軍上時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峻不

協峻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峻為賣己由

是復叛降戶上以峻不能遂定羣胡丙午貶峻為

梓州刺史梓州德興廣漢氏道之地西魏梁末置州隋改梓州

亦此 丁未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

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

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

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

升麟音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

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

為後法 癸亥以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考異曰朝野僉載曰說為并州刺史詔學王毛仲毛仲巡

運卒知運與同縣右衛副率王君奭率所律制樂立略翻

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 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

行冲上羣書四錄甲部經錄乙部史錄丙部子錄丁部集錄

十二月乙酉上幸驪山温湯壬辰還宮 是歲諸王

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帥開元二年省司請依新作

蒲津橋鎔鐵為牛以繫絙時鑄八牛牛下首山皆鐵也

避上嫌則以字行劉子玄字重史也劉子玄即知幾也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見二百七卷武后長

不相借知幾第五子說起對曰此乃說所為史草具

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

就改數字就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

何以取信於後 太史上言麟德祿浸疎是麟德二年

掌翻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縣此所謂大衍曆

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測候七政唐東宮

各其儀一行是造新縣知黃道遊儀而太史無黃道遊儀

為遊儀一行是造新縣知黃道遊儀而太史無黃道遊儀

之中以立黃道交是奎參之間二至升降各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

月... 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

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以刑部尚書王志愔為西京留守

充百官俸... 乙丑收職田

給倉粟二斗... 二月戊寅上至東都

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

如朔方巡邊... 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 嵩梁明帝之孫也

己巳制增太廟為九室... 遷中宗主還太廟

坐賊五千匹... 事覺亡命上怒命集衆斬之大理

辭略曰十代有賢功實宜錄... 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

資治通鑑 二百十二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斬刑... 法期守律文... 寂勳都棄仙非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殺而

安南賊帥梅叔焉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

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 初上之誅韋氏也

休咎甲戌杖較六十... 流欽州第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

己亥敕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



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三百里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

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

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嵩新書張嵩即張孝嵩書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

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王怡治權楚璧獄連

速甚衆久之不決怡前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

為西京留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康

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

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

仙豫等州貞觀八年改伊州東城郡為汝州漢南陽郡東界比陽開陽平氏之地後魏於比陽置東州後改為昌州又改為汝州隋改為鄧州武德五年以鄧州城山改為唐州開元三年以汝州之東城郡唐州之西城鄧州之舞陽關

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

萬牛悉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

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

役使營私而已楊音亦將帥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

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

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

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

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通逃

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

衛更番上下更工衛制兵農之分從此始矣史言唐黃兵

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乾元殿明堂復為

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壽安古新安九曲之地後

獨於上宜川庚申還宮上欲耀兵北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潔等為諸衛將軍十一月乙

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唐會要曰舊制上言功之準戶數州縣國官品官職張氏在唐初調各準戶制謂此制也

前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旻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說曲禮之言

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為千僞翻故士可殺不

可辱說曲禮之言臣擢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

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

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卑隸卑謂姜皎事往不可復追旻

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旻上深然之嘉貞不

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

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

旻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十

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武后長安四年册懷道為十姓可汗嫁突騎施可汗蘇祿上將幸晉陽

因還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睢上有漢家后土祠武后上祠見二十卷漢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

農祈穀上從之上女永穆公主將下嫁王孫敕

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

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王孫奈何

為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潞州

給復五年上嘗為潞州刺史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

州為太原府刺史為尹二月戊申還至晉州張說

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賦發說勸

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壬

子祭后土於汾陰乙卯貶平遙令王同慶為霸尉

即漢太原郡平陸縣... 坐廣為儲備煩擾百姓也

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

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武德三年分并州六縣平遼山平

元年遷上名改曰靈州... 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峻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北諸軍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

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 文宗文二館皆自學士開元五年乾元殿閣四部書置乾元院使

及檢校官改修書官為麗正殿學士八年加文學直又加修撰校理

刑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修書學士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

麗正書院學士一人為副如院學士其後又增修撰校理官待制官

留院官知檢討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

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會稽縣人地隨分置於下曲陽為

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

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

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

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

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

堅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

大同宜各從所樂

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戊申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

守靈廟之子也并皇帝諱天賜宣皇帝長子也

附于太廟九

室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疆附之者數年

九月壬申帥眾詣沙州降河西節度使張

敬忠撫納之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溫泉宮

溫泉宮在驪山北麓... 甲寅還宮

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

並配之禮

南郊赦天下

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

幸鳳泉湯戊申還宮

庚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王峻坐黨引疎族貶斬州刺史

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

庶政

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

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

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

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

慎使成

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

度等使

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官爵

四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一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三三

而求得庶子義珣於嶺南紹其故封許王素節之子

瑾利其爵邑與弟瑒謀瑒音使人告義珣非上金子

妄冒襲封復流嶺南以瑒繼上金後為嗣澤王至是

王真公主表義珣實上金子為瑾兄弟所擯夏四月

庚子復立義珣為嗣澤王削瑒爵貶瑾鄂州別駕舊志

鄂州京師東南二千里壬寅敕宗室旁繼為嗣王者並令歸

宗復扶又翻考異曰舊唐書宗室考太史監南宮說等

不改不錄舊唐書景龍二年又改考異曰舊唐書宗室考太史監南宮說等

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

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陽城除前漢屬潁川郡後漢屬

州貞觀三年廢潁州以歸潁州武后廢封元年改潁州為

日告成中宗神龍元年復故舊居潁州長官亮嗣夜視北極出

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高古凌儀岳臺晷長一

尺五寸微強項安世曰按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亦當隨之故

州廣德也長直亮嗣考異曰新志云凌儀岳臺極高三十四

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

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四度南北相

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

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

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

南極二十度以上星皆見見繁處謂過公作通鑑不特紀治

地理尤致其詳讀通鑑者如地理之置各尤其量而已五月丁亥停諸道按察使

八年復置諸道按察使八年復置諸道按察使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首式

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

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

州縣註下與吏民議定賦役上以山東旱命臺閣

各臣以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長

安崔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為刺

史丘同皎之從父兄子王同皎領錄二張死休大敏之

孫也按舊唐書韓休休伯父大敏則天初張說引崔沔為中

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承宣

承制也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

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

同說不悅故因是出之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

哥解頡利發來求昏溪州蠻軍行璋反溪州蠻

將軍楊思勳為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監古

勳輔國大將軍俸祿防閑皆依品給音

上下考者給祿一年出使者東官新至官者計日給糧中書舍人

高季輔言外官卑品實宜給祿自後以地租給官舍人

凡五品以上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官官一等一品以千五百為一等

二品以三千五百為一等四品以二千五百為一等六品以一千五百為一等

事官又有防閑麻襪一品防閑九十五斤二品防閑八十五斤三品防閑七十五斤

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人官以州府上中下為差又按唐六品補官

將軍勳贈正二品唐制官官不得陞一官全用勳贈一官全用

璋以為洵水府別駕唐志商州有洵水府又按唐制諸州別

駕當為別駕洵水府別駕唐志商州有洵水府又按唐制諸州別

不安然後待下有恩故無隨而譖之者上猶豫不決者

累歲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

祭南北斗為千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

之霹靂木者霹靂所震之木今為張道陵之術祝曰佩此有子

當如則天皇后事覺已卯廢為庶人移別室安置貶

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戶部尚書張嘉貞坐與守

一交通貶台州刺史舊志台州京師東南八月丙申突

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

昏使疏吏己亥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

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上時後申中

書前省司亦待融指搗然後處決省司主者也昌昌昌

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

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融欲括籍戶美田計戶占

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

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

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

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

華州刺史楊瑒居豈謂壬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宋

璟為西京留守冬十月丁酉謝颺王特勒遣使入

奏謝颺國居吐火羅西南或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時日詞達

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箇失密國箇失密或曰

吐蕃王道臣入取進止上以為然賜帛遣之廢后

王氏卒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十一月庚午

耘以時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驥騎驥騎

分隸十二衛摠十二萬人為六番上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

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

官臺郎御史書為中置臺郎及御史則三省官必皆臺郎也

具樂御樂尚食奉御所掌大司賜以御膳太常

十韻詩賜之光裕乾曜之從孫也用冊三月甲午

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郊王嗣直為慶王更名潭陝王

嗣昇為忠王更名凌鄧王嗣真為棟王更名洽讀通

榮王更名浹又立子瑋為光王維為儀王滎為穎王

王韋淵澤為永王清為壽王洄為延王沐為威

朝酷吏韓愈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

皆禁錮傳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舊志汾州去京師意怏怏

自言吾出守有由於前朝上聞之怒壬寅貶睦州別

駕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

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

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

集賢殿唐大興洛陽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集賢右曰光政

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

為大學士說固辭而止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

資治通鑑 二百十二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三五

間入寇開古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

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天記曰因名山

云封也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

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

廷羈縻未決許也至則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

山使疏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

來長則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林則說曰善說

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裴行儉事高宗與選

上遣中書直省袁振以他省直中書省謂之攝鴻臚卿論

旨於突厥如謂小殺與闕特勒欲谷瓊坐帳中置

酒讀振曰吐蕃狗種謂吐蕃為狗種奚契丹本突厥

奴也華言奴種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

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

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使其大

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為子馮嗣五月

庚寅妖賊劉定高帥衆夜犯通洛門於洛陽悉捕斬

之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

之九月丙戌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

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冬十月癸丑作水

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

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

每日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分

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辛酉車駕發東

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長知兩州每置頓數十里

中人畜被野畜許數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

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胡奴車周曰輦輦一斧一

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馬登山昔云備法實登泰山開天

留從官於谷口用朝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衛環

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

曰吾為蒼生祈福耳為乃出玉牒宣示羣臣庚寅

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

壇其餘做乾封故事事見一百一十卷辛卯祭皇地祇於

社首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觀對水張說

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古制四岳張說

多引兩省吏兩省中書省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

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

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

是中外怨之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

張萬歲掌之考單曰統紀二萬歲二州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

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善音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

置使以領之唐劍凡馬五千匹以上中監二千

四州及河曲之地凡監四十八唐監十五西使百餘十七馬坊

有監七州使百餘入嵐州使百餘二自唐初西屬隴右百七馬坊

置罷古二使領之歐陽脩曰置八地時皆置四使以理之  
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開四曰北普開五曰西普開六曰東普開  
練凡四安定八坊之田二千三百頃募民耕之以給糧食  
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別置兩監  
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  
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  
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  
牛羊稱是使使更翻下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  
用翻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  
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甲午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  
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  
焉酒酣上謂張說曰羣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  
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  
史王丘纘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  
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  
諫使使更翻下且曰人  
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重官用翻且以  
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  
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此此至翻且以  
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  
賀樓上皆稱萬歲音余帥由是以丘爲尙書左丞沔  
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耀卿叔業之七世孫  
也尚辰羊開河漢兪翻十二月乙巳還東  
都又加字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  
許昏頡利勿翻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  
毛仲嫁女上問何須頡利求也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  
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音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

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爲開  
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  
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筋待璟久之方至  
先執酒西向拜謝謝爲君命而來飲不盡卮遽稱腹痛  
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  
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  
王留宿衛使使更翻下可突干立李盡忠  
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  
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四年契丹來降置靜  
契丹自降以靜而折選衛也使使更翻下上疑吏部選試不  
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爲  
十銓甲戌以禮部尙書蘇頌等十人掌吏部選謂領  
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掌領以爲陛下曲受讒  
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那  
吉漢之宰相尙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陳平  
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  
上雖不卽從明年復故 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  
齊五錢粟三錢 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胡  
謀叛尉遲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爲立  
王爲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九

昭陽作德光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

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契丹王以上

從錫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從才用翻妻七細翻下同

在三月壬子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成安公主

修纂說古說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宋均曰折衷也中當正也若折斷其物與度相中當也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

制從之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封陵

內侍楊思勳發兵討之庚戌朔今從實錄上召河南

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

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

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

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

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

中丞宇文融之為人好呼罵到翻折之且患其權重字居融

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

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

曰鼠輩何能為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

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林甫

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良之曾孫王

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

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為相源乾曜等鞠張說事頗

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蓐

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

國上以為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說丁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上為之撤膳



元十二年為温州刺史致仕表及十州方職而三職丞皆府若慶年  
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上皇始年而後其後又為  
心承和章未如此表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五月癸卯

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  
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秋七月河南北

大水溺死者以千計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  
溢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積西節度使杜暹同

平章事 自王孝傑克復四鎮 復  
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 以唐兵三萬戍之

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楊名郭元振張嵩及暹  
皆有善政為人所稱 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

湯 考異曰令狐頡代宗實錄云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二日  
宮是夜代宗解衣安寢實錄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溫湯已巳乃

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實錄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見紀傳章敬皇  
后吳氏坐事及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

蕭然傍無侍命飛軍高力士上被殿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  
明年生代宗皇帝十八年歲蓋誤以十三年為二十三年也又柳氏舊唐書宗

昭忠王為李林甫所憤斃者數矣無何領輪珠白翡翠朝上見  
之微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至上至顯見宮殿殿守皆不洒掃而準

器置左右使令無有故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視得三  
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還中生代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

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贈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  
五年李林甫始構韋堅之獄善開所記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

妃傳全取之今皆不取 按唐廣成 己酉還宮 十二月丁  
亥在唐汝州梁縣界其地有湯泉

已上幸壽安嶽於方秀川壬戌還宮 楊思勗討反

獠 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

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

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

境住者請吐屯於突厥 突厥置吐屯以領諸先告我與我

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

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

門藝嘗為質子於唐 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

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  
時疆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 掃地無遺言其

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疆遣之 疆遣之

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

召欲殺之門藝棄衆閒道來奔 從扶又新書戶部制以

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

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

信豈得為此欺誑 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

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

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

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

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

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

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

羞哉 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

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 遣使宣教於我杖

何得宣教於我杖

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

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 趙頤貞代為安西

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 蘇祿

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 尋遣使

入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吐蕃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饒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將即亮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度使洛陽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大雪山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州達化有種二年為軍東君奭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寬翻重直所翻考其曰君奭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帥衆入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君奭與景順追之於青海之西燒草及吐蕃軍入寇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初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口更於熒澤引河入汴隋開皇四年分熒澤置武縣仁壽九年更名熒澤擢宗器爲左衛率府曹曹律制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貶宗器爲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上惡之復扶又翻說所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

甫免官待母融出爲魏州刺史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實不出外初太宗愛晉王晉王上治不使出閣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閣及自皇嗣爲相王始出閣中宗之世譙王失愛謫居外州温王年十七猶居禁中温王上即位附苑城爲十王宅温王上即位附苑城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待讀時入授書府待讀無定員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論命妃嬪以下宮中育竇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緡杜佑曰七月戊寅冀州河盜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頌薨頌他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進攻攻玉門軍初王君奭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朱白曰常樂縣瓜州種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買師順帥衆拒守武昭王及三弟山東置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武昭王

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  
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  
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  
城中知有備乃去田元龜子守瓜州而實師順能守常舉固  
謂其存乎其人也漢林又胡城五唐觀又丑

師順岐州人也初突厥默啜之疆也迫奪鐵勒  
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  
以避之契苾思結渾四部  
實狀說胡漢必胡王君奐微時往來四部為其  
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  
詣東都自訴君奐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  
遣中使往察之使疏  
史胡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  
督回紇承宗流漢州漢如羊翻杜  
漢州漢書格羅漢縣地盧山都督

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晉置永平郡隋置藤州  
漢日而章翻渾大德流吉州賀蘭  
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己  
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為撫州別駕舊志撫州京師  
東南三千三百

汗遣其大臣梅錄噶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  
書欲與之俱入寇遺于  
李胡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  
西受降城為互市江門  
降戶每歲齎繒帛數十萬匹就市  
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魏書  
魏書由是國馬益壯

焉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  
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回紇承宗族子瀚  
海司馬護輸糾合黨眾為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問  
道詣突厥王君奐帥精騎邀之於肅州元白曰肅州肅  
肅州肅州東南至甘州赤柳間一百里  
肅州肅州東南至甘州赤柳間一百里  
肅州肅州東南至甘州赤柳間一百里

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奐帥左右數  
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奐旌節先殺

十人力戰帥說自朝至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奐載  
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輸棄尸而走舊傳云回  
紇殺君奐上命郭知運討護輸也  
九年已卒君奐代鎮涼州舊傳誤也庚申車駕發東都  
冬己卯至西京冬十月二十  
冬十月二十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

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吳王  
恪之子禕  
引章翻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  
時王君奐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  
判官與君奐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淮

之從弟也漢取張翻  
從弟置趙平郡後周廢郡以縣屬涇州多物曰節  
度使置判官一人未見其後據如倫開城攻平胡以才幹軍功  
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奐腹心嵩又奏以建康  
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連  
山有建康軍河北北魏廢

州帥餘眾築故城板榦裁立詩云板榦以載船板兩旁內土  
其中而築之榦亦板也守珪曰  
彼眾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  
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

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  
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  
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間古  
莫翻云  
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少詩  
召翻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  
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府兵法  
一切之法  
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吐土刀翻  
吐土刀翻互出兵  
腹背擊之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  
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

于曲子城改諱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

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魏州刺史 乙

卯春龍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遊魯稱

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勳

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

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

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與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壬

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說雖罷

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相鳥亮說說為使說說 壬辰改曠騎為左右羽林

軍飛騎飛騎見上卷十三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

末朗寇瓜州瓜州在青海西 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

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

波谷據唐書吐蕃傳渴波谷當在青海西 忠亮追

之拔其大莫門城大莫門城在九曲 擒獲甚眾焚其駱駝橋而

還又從官 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大衍曆行

之僧一行推大衍數立術以應氣朔及日 辛卯左金吾將

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祁連城在甘肅 時吐蕃

復入寇復扶 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擊即擊 虜

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

己丑還宮考異 十一月丁卯又幸溫泉不詳其處

尚書同平章事 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

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

五轉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楊思勳

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

際盤遼二洞思勳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

勳為人嚴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

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髻髮際擊

去頭皮蠻夷憚之列國主

十七年春二月丁卯嵩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

昆明及鹽城昆明在滇 殺獲萬人 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

州刺史買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

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

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

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

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釁許 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

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

遊奕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遊奕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場上言揚上時掌 以為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

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

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

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

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

奏諸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

明經先帖之然後口試經問人後十卷皆經義以理通粗  
經上上中上中上元四等及五元等皆經義以理通粗  
經者以兩習經檢其兩端通元帖而後口試經問人後十卷皆  
增得五得六者為上甚然之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

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各祀於其室 昭穆禘皆序  
常少卿韋縉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  
昭穆從之 縉安石之兄子也 五月壬辰復置

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  
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  
已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 唯于葵初上

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長  
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 師東比一千

四百里罷乾曜兼侍中止為左丞相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  
射之職無所不統是正丞相也至中宗神龍元年日盧欽望算為僕  
射不敢預政事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預政事雖有丞相之名非復  
唐初丞相之職矣今源乾曜止為左丞相以戶部侍郎宇文融

為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同平  
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 開府王毛

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  
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

齊澣乘間言於上曰 福順典禁兵 不宜與毛仲為昏  
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

為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  
曰君不密則失臣 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

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 澣素與察善  
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上怒召

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為密邪且察

素無行 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  
丁巳下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 澣

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 澣  
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 澣  
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 咸令宴樂  
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  
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  
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 吾不  
取也聞者是之 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  
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 由是百官浸  
失其職而上心益侈 百姓皆怨苦之  
為人疎躁多言 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 信安王諱以軍  
功有寵於上 李寅彈之 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  
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 融使御史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宇文融既得罪國

素無行 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  
丁巳下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 澣  
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 澣  
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 澣  
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 咸令宴樂  
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  
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  
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 吾不  
取也聞者是之 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  
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 由是百官浸  
失其職而上心益侈 百姓皆怨苦之  
為人疎躁多言 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 信安王諱以軍  
功有寵於上 李寅彈之 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  
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 融使御史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宇文融既得罪國

用不足上復思之復謂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

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

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賊賄事又貶平

樂尉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

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巖州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

定獻昭乾五陵行謁五陵以車駕經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

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蠲十二月辛酉上幸

新豐溫泉壬申還宮溫泉山在新豐山

十八年春正月長曆正月甲子全若親親本春曆上後入附益之新紀

唐顯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若親親本春曆上後入附益之新紀

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是月無丁巳

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曆在二十六年正月丁巳

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年正月丁巳又載迎氣大

故其例又推恩大略與此年相似或者實錄誤重出於此公不取

卯以裴光庭為侍中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

旬休選勝行樂令尋選勝地行遊而宴樂也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

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

迭使起舞盡歡而去騎奇三月丁酉復給京官職

田收職田夏四月至自溫泉宮長曆是月乙卯朔無乙巳

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乙丑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

能否先選其能者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

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

初久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

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卽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

負謹者皆有升無降謂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

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

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

門下省審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

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

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此謂契丹人

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帥

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

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此謂契丹人

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

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

士六月長曆六月甲子以單于大都護忠

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丙子以御史大夫李朝

隱京兆尹裴佑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

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

士孫逃韋述曰此律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

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玘

破之於捺祿山開元初張掖軍破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行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所忠王友皇甫惟明

嘗遺吾書悖慢于當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

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此何

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

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期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

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法河西隴右

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謂河西隴右

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

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

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

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各悉獵隨惟明入貢考

真曰百餘年云云長曆十九年七月丁酉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

先興兵寇鈔武后時張玄表為安西都護遂使二境交惡

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

屢遣使者入朝朝直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

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勳首并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

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復扶又翻庚寅上幸鳳泉湯

癸卯還京師岐州鳳泉湯甲寅護密王羅真檀入朝留宿

衛漢密或曰達摩者鐵帝或曰護密不曉所謂鐵和者亦吐火羅

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是歲

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

之於丹鳳樓丹鳳樓樓也東內大突厥使者預焉兩使爭

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

騎施曰今日之宴為我設也我不可居其下兩開

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廐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開

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

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

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為不灑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

怏怏形於辭色怏怏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

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在門施榮戟榮音

得路遺少者不減千緡緡由是京城郊畿田園

參半皆在宦矣參半者楊思勗高力士尤貴

幸思勗屢將兵征討楊思勗人思勗而思勗

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甚

卑品者其小忤意輒詈辱如僮僕力士等

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

賜之酒饌金帛甚厚又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

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

兒豈不堪作三品邪兩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

心持兩端事見二百九卷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

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三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

其黨驚懼為變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漢

州別駕漢如羊嗣又而章嗣又而章嗣

州別駕漢如羊嗣又而章嗣又而章嗣

州別駕漢如羊嗣又而章嗣又而章嗣

州別駕漢如羊嗣又而章嗣又而章嗣

九年正月 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賜死善之州南二百里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掌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亦謂伯獻也力士娶瀛州呂立晤女為妻擢立晤為少卿子弟皆王傅唐詩王傅從呂氏卒朝野爭致祭初自第

至墓車馬不絕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用武后之時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如翻使就史翻下同

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崔神

正字于休烈上疏上時掌朝疏所去朝考異曰寶錄十一年七月壬申崔琳充入吐蕃使突末命有司寫毛詩禮書等賜金城公主休烈歲十月論名崔琳至京師大夫唐祿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使二月甲午以琳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等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禮請書于休烈乃諫寶錄皆誤在前年七月八月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按七月癸丑朔亦無丁亥

記諸子漢猶不與漢成帝年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曰諸子書成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怪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謀之謀漢與之初謀臣奇策天官必異地形隱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略

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退事下

裴光庭等奏吐蕃孽味頑鄙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

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于志寧事太宗高宗得罪於武后丙子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三月突厥左賢

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闕行世後數年之丁卯也丙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唐書高祖本紀曰高祖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

孔子禮此禮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裁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却費人曰我戰則克齊會于夾

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記五制三卒教以車兵車衣甲之屬贏股肱決射御此謂軍無不在學詩魯頌泂水曰緇緇在泂在泂所以然者欲

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後戶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

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又便

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真君祠程大昌演繁露曰開元十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

約曰開元九年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曰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五岳皆官廟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因彼神仙各有名號請別立廟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秋九月辛

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宅律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



之制置使 冬十月丙申上幸東都

或告焉州都督解人張審素賊汚制置使 制遣監

察御史楊汪按之摠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

者監古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

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其

家下復 凌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

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摠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

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摠管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 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金藏事見二百五

藏竟以壽終 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

趙含章分道擊契丹帥下 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

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玘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

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將印 宜按兵以

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在 虜破之己已禕等大

果大敗承玘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

破奚契丹俘斬甚衆庚午 可突于帥麾下

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

降會 禕引兵還賜李詩瑣歸義王充歸義州都

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高宗 上陽東洲上

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上

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屬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耀卿

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

貪婪今 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

而往分 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

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趙 含章坐賊

巨萬杖於朝堂流 瀛州道死 秋七月蕭嵩奏

自祠后土以來屢獲豐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初上命張說

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蕭 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

丘請依明慶禮中 宗改曰祈穀大雩明堂皆祀

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

從之禮 父在為母服如開元之制以高祖配圓

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

乙巳新禮成上之掌 號曰開元禮 勃海靺鞨王

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勃 海靺鞨王

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

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

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

代嵩為節度使 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卯幸潞

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於汾陰言 也

赦天下十二月辛未還西京 是歲以幽州節度使

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

邢德博棣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德 州

天下戶七百八十

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

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祔肅明皇后于太廟，毀儀坤廟。肅明皇后，肅宗之祖母也。儀坤，肅宗之祖母也。丁巳，上幸驪山溫泉。上遣大

門藝詣幽州發兵，以討勃海王武藝。武藝，靺鞨王也。勃海，靺鞨之別種也。虢州刺史，

王邵固降突厥，而亦前是歲，突厥入寇，虢州刺史，

山又云勃海大武藝引兵至馬都山，屠城，屠城，

列四百里，於是流人得還，土少休，休，

為烏重濟作廟，碑，碑，

勃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業，

緜四百里，至深高，皆三十，

此碑作碑，碑，

事或者韓碑，碑，

近之至馬都山，耳，

承碑傳中，碑，

使于新羅，新羅，新羅王，發兵擊其南鄙，會大

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怨

門藝不已，密遣刺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死。上命河

南搜捕賊黨，盡殺之。河南，河南，二月丁酉，金城公

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赤嶺，赤嶺，

赤嶺，赤嶺，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琬

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諡曰克。其子積訟

之，積訟，積訟，上賜諡忠獻，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

右散騎常侍王丘等將薦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

休於上，蕭嵩，蕭嵩，能與之和衷，則上之善乃嵩之善也。甲寅，以休為黃

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峭直，峭直，不干榮利，及

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易制，易制，故引

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數曰：不意

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

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

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

之上，數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

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

為社稷耳，非為身也。社稷，社稷，有

供奉侏儒，名黃鵬，黃鵬，黃鵬，性警黠，警黠，警黠，上常馮之以

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臣曩

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掀，掀，

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

兆奏其狀，上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閏月癸酉，幽

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

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

關之外，榆關，榆關，書當，書當，書當，可突于引突厥之眾

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

眾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

盡為虜所殺，楚玉，楚玉，楚玉，第也。夏六月癸亥，制自今

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

引過門下，引過門下，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

便於己，猶踵行之，踵行之，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

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

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

不可勝紀，勝紀，勝紀，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九月

壬午，立皇子沔為信王，泚為義王，泚為義王，泚為義王，灌為陳王，澄為豐

王，王，王，德為恆王，德為恆王，德為恆王，澹為梁王，澹為梁王，澹為梁王，

之成，之成，之成，滔為沐王，滔為沐王，滔為沐王，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

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

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寬之，寬之，

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

二十萬石足以周贍贍而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

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

西人下數所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

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

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

河口置倉河口汴水達河之口也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

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禹

貯納石見於水中若村然故曰底柱河水至此分為三派至者

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

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

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己未還宮 戊子左丞

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

面折嵩短折之舌翮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

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

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容翮若已厭臣

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蕭嵩為乞骸之態既以

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

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

郎並同平章事 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

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

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

以六條檢察非瀆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

諸道採訪使若則關中道固不拘京官而非官有遷免則使無

廢更使更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

事先行後聞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楊崇禮

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旬

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緡者鈔也若何者出或武少

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

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

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

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含嘉倉在東亦皆稱職上

甚悅之稱尺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

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漬汚故翻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三

山南東道治襄州西道治梁州淮南道治揚州江南東道治蘇州西道

治洪州黔中治黔州劍南道治益州嶺南道治廣州其後有以邊鎮節度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寶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九齡自韶州入見至東都已丑張九齡至韶州今從舊錄

求終喪不許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壞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賑恤

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恆山中恆山時屬定州恆陽縣

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齋璽書迎之相州刺史韋濟

恩禮甚厚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

濫惡更甚自武后以來民間多惡錢官不能禁祕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

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兩難免翻折之

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唐十六衛府皆有鑄事參軍正八品下掌鑄諸曹及五府之外府事台禮部目印給鑄筆監古衡關夫人富則

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十四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靜無不知之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

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子

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傳云初侍中

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傳云初侍中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

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為李林甫得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

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

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

故自種以觀之種麥一事天有所賜之不特於肥瘠之不等

使張守珪大破契丹使張守珪大破契丹

十二年十月大破之盡其眾遣使獻捷薛王業疾病上

憂之容髮為變為變七月己巳薨贈諡惠宣太子

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考異曰舊紀云九月

西置柏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陽縣柏崖三門東置

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考

倉儲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

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

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

餼車錢三十萬緡按唐制每石輸米一石輸錢一錢

說耀卿獻所省錢式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

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張果固

請歸恆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

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解謂仙人所請尸

在也卒于上由是頗信神仙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

之心為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

突干傳首考異曰舊守珪傳屈烈作屈烈時可突干連年

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王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

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

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但稍從

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

斬牙官李過折考異曰舊李過折作李過與可突干分典

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登利

舊傳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登利

卒又立弟登利可汗登利

功然則告喪時管已立矣登利

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廩之養病坊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

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登利

田九推乃止庶人乙亥上耕籍

如雨不能退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

之為理嚴治也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

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

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帥懷州

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

豹犀象之狀車之箱也魯山令元德秀惟遣

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魯山古魯縣

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登利

盡滅奚厥奚厥謂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

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

二子官賞賚甚厚賞賚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

張審素張審素更名萬頃更名審素二子瑄瑒皆幼

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

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得

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

加矜宥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

如此壞國法壞國法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

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

國家設灋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

展轉相讎何有限極谷繇作士谷繇與韋同古灋在

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

憐之為作哀誄勝於衢路勝於衢路市人斂錢葬之於

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多有家以疑之傳莫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

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

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

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少時左右或

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

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

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咸宜公主始加實封至千

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考異十一月壬申朔按

十二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高祖欲於後宮以張氏為壽王妃玄琰女為壽王妃

禮所殺禮所殺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

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刺乾禮之上赦其罪

禮以上言過折用刑殘虐眾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

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濫多

無義於君長兩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

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

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

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

歸國擊破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戶聽盡今年內自

首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式

以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中北庭都護蓋嘉

運擊突騎施大破之古二月甲寅宴新除縣

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朝

庚午更皇子名更日瑛琮浚日瑒冷日瑒湑日瑒湑日瑒

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

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

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

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

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

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

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日瑒

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

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殺我者奚契丹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

孫武斬宮嬪吳王闔閭分爲二隊以寵臣小試於婦人乎口可於是出宮中男女百八十人

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

固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灤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

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天下無道則亂亂則刑罰不施

安祿山者此胡也又云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討契丹失利守珪

奏請斬之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論石勒便欲斬祿山乎

上曰卿勿事汝南知石勒故事誤書也

羊事覺按發身庭二十一年至冬九齡乃為

胡初名阿摩山其母巫也

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偃兄弟思順俱逃來故冒姓

後一日生

不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

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

奚遊弈所得欲殺之寧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

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

禮館之

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

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已有李詩瑄高翔即高翔朝直蓋也

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

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

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

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

幽州使瑣高朝張守珪以宰干為有功奏為果毅

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温春坐交通權貴杖死

帝平章氏武攸望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

衡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

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温春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

子也太子承宏之子辛未蒲州刺史王瑊貶通州刺史

坐與禕交書也五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

路人將趣咸陽咸陽十餘里村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

拒之斬首其眾遂潰數日悉擒斬之六月初分月

給百官俸錢初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運

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

運豆十二坐位臥翻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

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

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

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芟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

干國之典國語卷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非宗者將芟芟屈建命去一曰國君有牛享大大

有羊饋士有豚犬之饋庶人有魚之饋豆脯則上下共一不

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孟盎按當在御矣詔

漢可息而篋篋等笛當在奏矣樂曰篋樂曰篋樂曰篋樂曰篋

武二侯彈所作今按古形似篋而小一級用篋彈之如篋音舊唐書

曰篋音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一十二絃置於篋用兩手

齊奏俗名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如阮咸其下篋小而身大旁有小篋取其便也一日篋篋乃篋

時音篋篋以篋七國之聲故號空篋之篋亦曰篋篋風俗通云篋

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後出是謂南篋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篋

五孔子春之說亦未辨然今三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何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廢弃禮

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

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

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立酒之奠

道致敬不敢廢也運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

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

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

畢陳用周制也如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設運漢籩也如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

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

焉中竹神籩但當申教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



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婦節修持堂姨舅親即未疎恩

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變之禮竊以古

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

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祖免五服以外

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揅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

有齊斬齊音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

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崔沔所請詔旨

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

士則知尊稱矣傳直道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

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

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

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

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

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易以時欲使後來之人永不

相離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若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

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墮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

依儀禮喪服為定周禮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唐禮

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

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訟何所不至昔子路有

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

也子路除之見記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

曰毋輕議禮禮記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

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

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均說之子也秋八

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

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

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奇

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

於上數為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恆山愍王承乾

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

幸西京先會宮中有恠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

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

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

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

獨所過租稅而已文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

悅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

而去齊人之美曰贊陝奐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

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

庫充寶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

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

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事見上卷十五年相

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

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

常務耳亮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

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

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考異曰

日林甫以九齡告仙客曰上悅明日復以仙客  
 實封為言復扶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  
 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  
 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  
 何悶悶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九齡不如仙客生於  
 中華生於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九齡  
 外郎中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悛  
 衆望叶韻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  
 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  
 實封三百戶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  
 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  
 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  
 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  
 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  
 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向上意日思所以  
 中傷之倚相吏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  
 劉才人皆有寵帝置入儀儀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  
 王瑤才人生光王瑤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  
 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瑤會於內第  
 時太子諸王皆居禁中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  
 洵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咸宜公主武  
 楊惠妃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  
 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語中九  
 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離力  
 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  
 煩音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

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  
 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左傳  
 公殺申生申生力驪姬之子里克殺之漢武帝信江充之誣  
 罪戾太子京城流血事見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  
 懷太子中原塗炭晉紀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  
 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隋紀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  
 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  
 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  
 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  
 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  
 上上為之動色為于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  
 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九齡  
 客實封九齡頗懷謙讓于時九齡命高力士引九齡  
 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按高力士引九齡  
 相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高力士引九齡  
 相白羽扇九齡賦云開元二十四年夏高力士引九齡  
 夏通譯宰臣扇非以秋日備賜也高力士引九齡  
 林甫引蕭昞為戶部侍郎昞素不學九齡嘗對中書  
 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  
 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昞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  
 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  
 方承恩李林甫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  
 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  
 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賊罪下三  
 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  
 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  
 乃復有私復扶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  
 乃復有私復扶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

黨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

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領朔方節度如故仙客按為高宗時舊職王元琰流嶺南上

挺之貶洛州刺史元琰流嶺南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濼張嘉貞尚

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

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

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

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

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

何及唐書則謂去若百則唐書漢每以馬八匹分為左右

北頭大象相次進馬一人或服補闕杜璿嘗上書言事

上時璿謂考異曰唐明日黜為下邳令唐制上縣令從六品

高下不論也況遺補供奉官地居清要乎自是諫爭路絕矣牛

仙客既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爭諫口譏然二人

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

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

珪破契丹於捺祿山使領兵討契丹己亥河西節

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

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

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

邊事相委萬一有茲人交關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

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

牧被野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

希逸使人孫誨入奏事備言吐蕃破勃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

宜唐內侍省有內給事十人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

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

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惟扶又翻下而夏四月

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

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瀘州至藍田而死漢書蘇武

晉屬京兆縣蘇武七年併入霸城大和十一年復置周置藍田郡

子諒以妄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子諒彈牛仙客非才

夫國之德觀豈得學觀其事此月則子諒彈牛仙客非才

己亥河西節

度使崔希逸

襲吐蕃破之

於青海西

初希逸遣使

謂吐蕃乞力

徐曰兩國通

好今為一家

何必更置兵

守捉妨人耕

牧請皆罷之

乞力徐曰常

侍忠厚言必

不欺然朝廷

未必專以邊

事相委萬一

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荆  
州長史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云與太

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鏞與太子妃兄也鏞與太子妃兄也

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  
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瑒為庶

人宗之嫌宗之嫌也居李林甫事也考其時德宗初年

死於藍田瑤瑒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五月

夷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

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

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

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辛丑

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瀆官京縣官

敕曰達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濩修身効節恩豈薄於

它人期於帥先勸我風俗秋七月己卯大理

少卿徐嶠大理大理徐嶠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

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勅

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

宿重兵地租地租管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

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

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

各數百萬斛京畿京畿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皆留

輸本州太常博士王璵太常博士王璵

好祀神鬼到到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

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初令租庸調  
租資課賦稅皆以土物輸京都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 丁丑上

迎氣於澶水之東產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

自今鎮兵勿復遣復在彼者縱還 令天下州縣

里別置學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

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音二月乙卯以牛仙

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牛仙客牛已領己未葬貞順

皇后于敬陵武惠妃諡貞順皇后敬陵在壬戌救河曲

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之

間置宥州以處之從六胡州二百一十卷十年今併六胡

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

之以其地為威戎軍鄯州至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威戎

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

使記隴右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

於吐蕃徐之盟也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幾太子瑛

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

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

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

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樂音洛為子孫嗣古莫

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揣初力士曰得非

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

心但推長而立長知兩考異曰新紀敘力士語云但欲誰

敢復爭復扶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

月庚子立瑛為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瑛為河

西節度使摠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

使太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使分道

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突騎施可

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

蓄由是眾樂為用音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

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

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

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

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今從

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

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

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眾與莫賀

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

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

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拔怛邏斯

相與連兵以拒唐 太子將受冊命

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

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為太子妃 杜希望將鄆州之眾奪吐蕃河

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

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

軍於鹽泉 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 九月丙申朔

日有食之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

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

蒲婆嶺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眾大敗死者數千人

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

雲南王 南詔義之先本哀牢夷地 居姚州之西東

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

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

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

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

邏皮生皮邏閣

皮邏閣浸疆大而

皮邏閣浸疆大而

皮邏閣浸疆大而 乃賂王 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 朝廷許之仍賜 名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 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 壬辰上 還宮 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

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潤 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

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立伊婁 埭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 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 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

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 羣臣請加 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

田租 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昏喪卜擇 皆禁之 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

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摠文武選事 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

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 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

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

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

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歸罪於白真陁羅

逼令自縊死仙童有寵於上眾宦官疾之共發

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勗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

百剗取其心割其肉嚼之守珪坐貶括州刺

史太子太師蕭嵩嘗略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

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史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

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蓋嘉運攻碎

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

守使夫蒙露營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

入恒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

公主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

那王威震西陲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白草

昌平伯蕭潔若父伯融伯融伯融伯融九月

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

帥衆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內太子更名紹

冬十月辛巳改修東都明堂明堂甲辰明

堂成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

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

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為光祿卿十二月以兼

瓊為劍南節度使初睿宗喪既除裕于太廟自是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歲夏既補冬又當禘太

常議以為祭數則瀆請停今年禘祭自是通計

五年一禘一禘從之五年一禘一禘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

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

九

月

皆

紹

堂

政

安

兼

是

計

禘

宮

之

嘉運... 吐蕃寇安戎城...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爲河... 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 發色自... 丞相裴耀卿上疏... 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 丑於蒲騷之役卒喪楚師... 臣竊憂之况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 卒尙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 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 遣進塗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 而嘉運竟無功... 奏破奚契丹... 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 宮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曠騎救之... 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 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

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爲河

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

發色自... 丞相裴耀卿上疏

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

丑於蒲騷之役卒喪楚師

臣竊憂之况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

卒尙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

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

遣進塗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

而嘉運竟無功

奏破奚契丹 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

宮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曠騎救之

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

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

資治通鑑 二百十四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 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 達干降... 金城公主薨... 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 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 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 丁酉制承... 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 使量事給訖奏聞 庚子上還宮 上... 夢立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 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 上遣... 使求得之於盤屋樓觀山間... 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元真容分置諸州... 開元觀 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 作安 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師議曰率 考異曰舊... 傳作盛希液今從唐原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 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 將其衆 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 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 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 上以突厥內

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

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

達干降 金城公主薨

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

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

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 丁酉制承

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

使量事給訖奏聞 庚子上還宮 上

夢立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

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 上遣

使求得之於盤屋樓觀山間

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元真容分置諸州

開元觀 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

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師議曰率 考異曰舊 傳作盛希液今從唐原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

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 將其衆 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 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 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 上以突厥內



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

悉密等部落統下沒翻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

餘人胡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

譽之譽音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

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

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

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平盧軍節度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

未平盧渤海軍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

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

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衍大字也天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

略使唐謂奚契丹為兩蕃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温泉壬寅

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

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

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

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

年守禮幽閉事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歲賜敕杖者數四背癢甚厚將雨

則沈悶沈持林翻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

霑襟上亦為之慘然為下辛酉上還宮辛未太

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

讓於我事見二百一十卷睿宗景雲元年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

志謙冲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斂日斂力內出服天子之

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陵

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洮河之地後周置達化郡及十二

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果如裴耀

里有洮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樓

壬子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

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

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

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

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

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

萬三千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西二百里管兵五百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百人

資治通鑑 二百一十五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經略武清夷靜塞恆陽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

千四百人

幽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

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漢

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

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焉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五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

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七百人安南府兵四千人已上兵糧稅本鎮以台給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

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捉及角翻考異曰此兵數唐所載也

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

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

陝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辛未渠成

壬辰羣臣上表以函谷靈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享玄元皇帝於新廟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

已史言諸使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

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拱方

翼之曾孫也方拱著功名世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治直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

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

昭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

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謂其言甘而腹有劍

上嘗陳樂於勤政樓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

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

歎其蘊藉細言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

勳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

籍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

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謂以太子賓客詹亦優賢之

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眾望乃除華

州刺史華戶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

員外同正幾局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

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

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蓋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

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

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數吒久之

采訪使齊澣為少詹事唐少詹事正四品上皆員外同正

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上發兵納

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俱蘭國所都

千所殺突騎施大讞官都摩度來降降戶江六月乙

未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

之 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

適之為左相 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

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頭跌伊施可汗回

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 骨咄葉護死後其部

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

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 兵部侍郎盧絢謂上

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

忠嗣盛兵積口以威之 忠嗣因出兵擊

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

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

之取其右廂以歸 丁亥突厥西葉護阿不思及西殺葛

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

部眾千餘帳相次來降 阿不思等皆

烏蘇米施可汗遣使請降 阿不思等皆

忠嗣因出兵之取其右廂以歸 阿不思等皆

李其部眾千餘帳相次來降 阿不思等皆

公王及阿不思等皆 阿不思等皆

其部眾千餘帳相次來降 阿不思等皆

花萼樓宴突厥降者 阿不思等皆

賞賜甚厚 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匐遣

使請降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泉己巳

還宮 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

嶺等軍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眾斬

及遊弈等軍史言明皇喜遊功故也 是歲天下縣一千

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

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

百。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初甘肅長葉護謂

利吐蕃遣使入朝其奉義三節唐所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紇意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天寶三載葉護拔志強可汗又為回

以聚江淮運舡役夫匠通漕渠發人巨壘自

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

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

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謁

之。德新德新每船備錦綺失出翻著時紅裙首德新謂之抹額

居前船唱得寶歌符是民間唱得寶歌得寶歌高得寶歌

歌曰得寶歌得寶歌得寶歌得寶歌得寶歌得寶歌

盛飾而和之。使美婦百人

百牙盤食唐上皇嘗盤食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

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

侍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各其潭曰廣運時

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以貯材木直

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西平郡擊吐

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杜佑曰洪濟城在

二百七十里長慶中劉元鼎為吐蕃使言河上流由洪濟西行

千里永金陝冬春可漲夏秋乃竭其南三百里山由洪濟西行

麗山直大羊同流古所稱崑崙命者北房曰開山山由洪濟西行

東北直黃河與崑崙尾同其源蓋在劍南之西上以右贊善

大夫楊慎矜龍朔二年改太中上以右贊善

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去者慎矜

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為諫議大夫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乙卯還宮戊寅至乙卯三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辛卯太子更名亨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辛丑上幸驪

更工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州屬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裴敦復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裴寬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夏四月裴敦復破吳令光擒之

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訥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夫蒙靈訥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祇伽伊里底蜜施骨咄祇伽姓可汗伊里底蜜施骨咄祇伽秋八月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龍匐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祇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健山烏德健山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李林甫以楊慎矜附於己九月甲戌復以慎矜為御史中丞充諸道鑄錢使楊慎矜冬十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丁卯還宮術士蘇嘉慶

上言遜甲術有九宮貴神九宮貴神術士蘇嘉慶三年特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面曰招騰正東曰柯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

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正北曰青龍五為中載九履一法三三三三四為上六入為下符定道甲仍編九宮其神實司少皇功在上帝德用下又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星于其方黑二宮其神軒轅星天衝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輪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行土其方赤八宮其神天陰其星天任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十二月癸巳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會昌元年十一月五日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溫泉宮

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開元二十四年，上嘗欲幸東都，高力士諫，遂止。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任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御扶又稱爲子，爲翻下爲百，則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力士之不敢言，以幸也。

四載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此則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唐之吾說，而臣俊說。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日率降戶江翻。

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史言回紇至此，遷盛。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二月己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少詞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將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囊中，以示不用。貯，丁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謀人伺其閒隙。史謂忠嗣同相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重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

及，避太子名，仁亶以睿宗諱，曰若斯。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爲靜樂公主，嫁契丹王李懷節。懷節，錫楊氏爲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乙巳，以刑部尚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復坐逗留不之官，貶淄川太守。淄川，青州之縣。

以光祿少卿彭果代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垆爲侍郎。垆，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茲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履使法曹吉溫鞠之。法曹司法，軍事軍務，皆歸法曹。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號呼，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榜，音榜。六月辛亥，敕詣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有之。年宰相李石

責定長元，漢格吏部諸加置南曹郎官一人，別置判以南曹。南曹之曹起於漢章二年，可列常伯李敬玄委置南曹，中自置曹。事兩轉，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諒委授南曹郎官。中王錡已後，遂不轉，貞元十一年，侍郎杜黃裳請均均之兄溫頊之弟子也。武后之時，置太子文學薛稷，薦溫才也。世子所信，與吳質朱繼陳羣爲太子四友，自置之後，置三後，周李德裕二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唐德宗中，始置太子文學二人，屬司經局，掌分加經籍侍奉文章總經籍總寫卷染之功。掌札給用之數皆詳度之。

上召見顧凝，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蕭履爲河南尹，嘗坐事西臺，遣溫往按之。西臺，西京御史臺也。溫治履甚急，治直之及溫爲萬年丞，未幾履爲京兆尹，豈溫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歸，溫度履

必往謝官。後魏乃先詣力士與之談謔握手甚歡。後魏後至溫陽為驚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須避。後魏謂昞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昞坐昞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為怨。宅日溫謁昞曰曩者温不敢墮國家法自今請洗心事公昞遂與盡歡引為法曹。

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昞薦温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夷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唐御史臺主簿秩七品上掌印及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以羅鉗其罪也秋七月壬午冊

韋昭訓女為壽王妃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考立珪為光祿卿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

主命錡尚之。考異曰實錡善書以錡為自從兄中錡從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劍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劍音昭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

給之。新唐書劍與楊劍皆京兆長安人西魏廢郡開皇十八年改楊玄琰卒於蜀。劍往來

其家遂與其中女通。謂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

資治通鑑 二百十五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劍本末兼瓊引見劍儀觀豐偉言辭敏給。後魏乃使人獻春綈於京師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人獻春綈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郭。少許可取之劍至郭兼瓊使

親信大齋蜀貨精美者遺之。唐可直萬緡劍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劍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警兼瓊且言劍善樗蒲引

之見上。劍古玩物也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唐制供奉官金吾兵曹參軍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

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慎矜代之以楊劍為之堅妻姜氏

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駱故遷以美官竇奪之權也。安祿

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所殺者蓋即靜樂宮女祿山討破之。隴右節度

二五十一



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  
誦戰死日新傳作諸誦冬十月甲午安祿

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平州夢先朝名將李靖

李勣從臣求食即前所請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

廟梁產芝通鑑云梁產芝丁酉上

幸驪山温泉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

救賜百姓復除鉷戶口色役使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

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

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更工時邊將取敗

士卒死者皆不申牒實籍不除實籍本實王鉷志在聚

斂斂力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

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

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

唐有六藏古藏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

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

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樞蒲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

明曰好度支郎唐度支郎掌天下租賦計其所出而變其納

用轉運徵餉送納皆準程而節其用凡和雜稅市皆量其昔雖均

天下之貨以利益人凡金銀寶貨錢麻之屬皆折庸調以進凡天下

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為脚直重者腳平易者折庸調以進凡天下

軍軍有支使使以計軍軍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

行官為準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徵又以屬王鉷鉷因

奏充判官徵十一月戊戌上還宮還自溫泉宮還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  
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  
金礦華山北麓西山記曰太華之山創成而采之可以富國

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  
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王氣所在

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

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

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

愈惡之馬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

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

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忠王時破吐

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

勤上去林甫吐蕃入林甫知之使楊慎矜

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

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

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

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

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温共鞠之

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

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縉雲郡本括州

惟明以離間君臣縉雲郡本括州仍別

下制戒百官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

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

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

少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

馬九千匹以實之又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

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為恭仁王皆唐出納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擇吉日祀天地九宮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

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雲嘗盛饌召客雲之甲第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

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後魏置崇玄館置博士元隋以崇玄館改崇玄學曰崇玄館博士曰崇玄助教曰直學希烈宋州

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凡

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唯行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秋七月丙辰敕流

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掌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

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廣陵郡揚州長知府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

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凡今作室自外至者見其門楣宏敞則為

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

資治通鑑 二百十五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自新載... 比至長安色味不變... 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 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

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唐武宗時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

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後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

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武宗時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

上怒命送歸兄鈺之第武宗時是日上不懌比日中

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

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後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

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唐武宗時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

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武宗時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

上怒命送歸兄鈺之第武宗時是日上不懌比日中

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

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後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

女為太子良娣正三品良娣之

姊為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

交結豪俊李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

李邕北齊郡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

等為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

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

令京兆士曹吉温與御史鞠之上曹司十餘軍事乃勣

首謀也温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

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考異曰舊唐書作平末今

認書則曰舊唐書刑律杖罪其王曾等名於重杖一百杜有鄰柳

勣念以微職待罪殊死決一頓杖南唐與尉吉温傳則云勣等杖

與杖其實皆死杖下也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號王

巨貶義陽司馬義陽郡申州舊志申州至巨邕之子也高祖

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賊貶

江華司馬年更名江華郡道州琚性豪俊與李邕皆自謂

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

除之王琚事上於東京賈汝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

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語牛陌野干將莫

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折而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

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夷

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希夷遂如嶺南也郡縣

惶駭排馬牒至宜春御史所過沿路郡縣給牒李適之憂

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夷已至即

自縊希夷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希夷寬向希

夷叩頭祈生希夷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嘗迎

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雲杖死於河南府給

事中房瑄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瑄融之子也見二百一十卷

州縣求堅罪使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及江淮

州縣求堅罪使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及江淮

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又令削絞斬

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

實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為嫁母服三載下即為同

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

人多卑賤愚瞶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

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

御史中丞監之銜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

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

無遺賢 戊寅以苑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

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腹重三百斤外

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訶朝廷

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棧表者駱

谷即為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

物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

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

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拱立曰臣

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諸君

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

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  
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  
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障者障也命楊銛楊錡  
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錡錡命錡錡置  
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  
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  
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  
名日盛恐其入相作唐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  
禦寇築雄武城有雄武軍大貯兵器請忠嗣助  
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  
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爲王忠嗣得罪張本  
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  
己酉上幸驪山溫泉考異曰昔紀唐風改溫泉宮曰華  
清宮 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  
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兵  
騎施別部酋長西突厥五弩失畢有別部翰父祖本突  
王楷洛之子也開元初李楷洛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  
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槌  
殺之軍中股慄瓜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  
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  
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計  
每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又上欲使王忠  
嗣攻吐蕃石堡城石堡城陷見上卷忠嗣上言石堡險  
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  
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

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  
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  
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  
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唐中世以前率將帥  
武官雖大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  
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爲  
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  
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  
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  
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  
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黔中一節  
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  
鄙者恐爲大夫之累復林又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  
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  
言忠嗣沮撓軍計沮在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  
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  
武德四年分東平之唐縣置濟州隋之濟北郡也天寶元年改  
爲忠王親之游處魏林先死於滑州刺史忠嗣節度河東  
州其遺屬也故使林語之以示言有所自來濟于禮  
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朝直委三司鞠之上聞  
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見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  
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  
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西平郡朔州戶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  
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少鉷之  
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

銜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於奪銜職田因併銜職田

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識書謂銜銜深銜之慎於

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於於臨汝山中買

莊為避亂之所臨汝郡汝州臨汝縣會慎

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於惡之以問敬忠

敬忠請禳之禳即設道場於後園慎於退朝輒裸貫

桎梏坐其中桎梏果旬日血止慎於德之慎於有侍

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於即以遺敬忠車載過

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

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於與術士為妖法惡之

舍怒未發楊釗以告銜銜心喜因侮慢慎於慎於怒

林甫知銜與慎於有隙密誘使圖之謂李嗣上時掌

者史敬忠敬忠曰慎於交裏封城之內草木流血慎於大懼問術

煬帝孫慎於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

大怒收慎於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

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太府少卿張瑄慎於所薦也盧

鉉誣瑄嘗與慎於論讖考掠百端瑄不肯答辯瑄音

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

使吉温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温父素善温之幼

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温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

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戲水在新豐温使吏誘之曰楊

慎於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解戶不然

必死前至温湯則求首不獲矣温湯在會昌時置會昌

温湯十餘里敬忠祈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

皆如温意温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

天寶元年改置山曰會昌山華清宮在華清宮山又築

煬帝孫

大怒收慎於

侍御史盧鉉

鉉誣瑄

挽之身

使吉温

也敬忠

蒙首驅

慎於已

必死前

温湯十

皆如温

甫自太子宜謀上云云然林甫雖但劫忠嗣沮撓軍功

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

死翰始遇知於上方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

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

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漢陽郡 李林甫屢起大獄

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掖庭 出入

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

宮者皆指搆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鞠之釗因得

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獲罪

又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增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

故林甫終不能閉也聞古其朝 考異曰明皇雜錄云上重李

上曰朕志守宗廟若因權貴而有大勳於社稷則惟元子上意

然百朕志守宗廟若因權貴而有大勳於社稷則惟元子上意

於破德子陛下其圖之上感其言德思之林甫亦素知其有疾意

欲動德而謀附武惠妃因以壽王瑛為請竟以肅宗李友曉明

中外所屬故德之計莫得行焉按是時中王若未為太子用上林

甫之言則除太子矣安能及頃商書林甫傳云林甫教太子未

得去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非有大勳於宗廟則莫若元子帝久

思之則情理似近然德書此事必出於德歟若太子立則不當

云止德林甫議立太子意實忠王也今雖錄於所傳字上脫焉納

兩字別本必有之按說文勳名無前足此非常

有之物或者勳字誤為勳字耳事既可疑今不取 十一月壬

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司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華戶

王公各置第舍土敏直千金癸亥上還宮 丙寅

釣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

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

事威勢驕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

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

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呂昌

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驕從

之盛自林甫始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初 從

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貞觀 節度使夫蒙靈營屢

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

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去長安九千里 及其旁

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

不能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光緒

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特勒

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連雲堡南依山北 有兵近萬

人新 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如雨仙

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刀將陌刀 礮如雨仙

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兵用陌刀者數以萬計

宋首以來謂之陌刀後魏曰長刀皆陌刀也陌刀之

以金銀羽箭所製也蓋用陌刀以擊敵橫刀也兵士所

步兵所持蓋古之長馬劍也今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

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

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邊令

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羸弱 復

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復 前有阿弩

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  
 弩越城守者迎降江門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即弱水也不勃律王居此城其  
 臨娑夷水娑素不胡其  
 水不能勝草芥藤音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  
 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  
 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  
 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勃音第呼出取  
 繒帛稱敕賜之繒音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  
 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  
 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  
 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  
 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  
 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  
 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奏提狀於京  
 西出和厥關使白馬河至河西此  
 發奏一不迎勞也勞力到翻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  
 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  
 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立奇功今日夕憂  
 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寶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二起舊唐大曆十一年正月盡昭宗入流有奇始丁五十二月終昭宗入流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天寶六載載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

節度使徵靈警入朝使靈警大懼仙芝見靈警

趨走如故靈警益懼副都護京兆程千里押牙畢思

琛及行官王滔等押牙者盡管節度使牙內之事行官主將命往來京師及節道及巡內郡縣琛王林

皆平日構仙芝於靈警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

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梓滔等欲笞之梓滔

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初仙芝為都

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類目類目

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僚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

離其門凡數十日備苦念翻離力仙芝不得已留之會

達奚部叛夫蒙靈警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

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

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為留

後唐諸傳之屬判官位次別使蓋節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者皆留後也後遂以節度使為稱至我朝序未應建節者為之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將

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

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院留後治事之所節度使使坐治事亦

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

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政肅軍政遂杖之

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

清遂不復言清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

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

相如李德裕李德裕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

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李勣為元帥將節亮翻契苾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

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李林甫皇

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蕭嵩

數道始兼統矣蓋嘉運蓋嘉運王忠嗣專制

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

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寒峻胡

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

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為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

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安祿山胡人

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

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卒

七載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

士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自此始唐制勳階二十九驃騎





龍神或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

為陽瓜州刺史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

楊劍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

帛輸京師屢奏裕藏充初古今罕儻故上帥羣臣觀

之

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三月朔

方節度等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

刺山築橫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為橫塞軍

使

州元六年

十二年改為天德軍

節度統轄野軍開元六年

華州隋開皇初

又翻

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先是折衝府皆有

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

王繼之外左右

文發之屬而後始

織之外去名... 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 天子侍衛也... 人羞之至以相詬病... 沒其財... 可交五月癸酉... 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其折衝果毅... 賴子弟... 上洗濯其物... 因曰... 一井入家... 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 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 長安二百里... 志曰太白山在... 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

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拱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  
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聖祖號曰大  
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  
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

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諡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  
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 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蕭  
昺坐贓左遷汝陰太守大州 上命隴右節度使

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不思兵益以朔方河  
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威州勿蘭吐 其城三  
面險絕惟一徑可上上時 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

貯糧食積楛木及石對丁呂翻 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  
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

獲吐蕃鐵刀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  
如王忠嗣之言王忠嗣言見 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

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  
者盡沒深入虜境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

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置保寧都

丙寅上謁太清宮天寶元年正月得靈符起玄元皇帝

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

皇帝赦天下稀裕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為十姓可汗騎奇可汗 請留宿衛許

之拜左武衛將軍 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 十  
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怛伽羅遣使表稱竭師

王親附吐蕃吐蕃 困苦小勃律鎮軍  
阻其糧道臣思破凶徒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  
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上許之

九載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

之 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又謂貴妃

朝戶部郎中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  
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

忍辱之於外舍邪言温 上亦悔之遣中使  
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

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掖庭 金玉珍玩皆  
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

剪髮一縷而獻之上 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

深復從宜翻又音如字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

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  
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

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  
百奮挺於前華 華僅以身免 安西節

度使高仙芝破竭師虜其王勃特沒三月庚子立勃特沒

之兄素迦為竭師王 上命御史大夫王鉉鑿  
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是春關中旱辛亥 鉉  
祠災制罷封西嶽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  
賊巨萬流潮陽初吉温因李林甫得

進大寶四載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

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

策釗音昭蕭昞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昞火求得其罪

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五月

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即

生習進士者時處之館賞博士八月丁巳以安祿山

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

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口馬兵馬使郭子儀以身捍

齊丘乃得免而不知當此之時唐之軍政軍安在也癸亥齊

丘左遷濟陰太守齊丘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

權知朔方節度事辛卯處士崔昌上言處昌三國

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

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下集賢殿學士衛包上

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

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鄒公韓元後周後魏後隋後唐戶

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魏上公封黃帝身舜之後謂之三恪鄭氏云

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刻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

其正朔服色格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不得比夏殷之後以昌為左贊善大夫

包為虞部員外郎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太

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

真符均考異曰舊志王鉞奏玄翼見玄元於寶仙洞中道與張

秀紀錄等之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

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

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觀古以祝聖壽上悅安祿

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萑苕酒本草曰萑葦子生海

苗莖高二三尺許葉黃地黃紅藍等而三指闊四月開花紫色苗來

蓬有白手五月結實有殼作閉子狀如小石榴房中子至細青白如

牛和毒其葉一二日而毒發即醉而阮之動

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

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昭應山以承恩命有司起第自慈法

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辛未祿山獻奚

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

上谷鑄錢五爐祿山乃獻錢樣千緡楊釗張

易之之甥也釗音昭考異曰釗當天曾故學士楊釗

樓上仍去其樓仍恐張氏緝而乃密令其奴燒之奏乞昭雪易

之兄第十卷中宗神龜元年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

於房陵之功迎中宗非特二張信其詳也復其官爵考

名更工衛仍賜一子官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

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

為白水軍使王擢名使隋在吐谷渾唐在吐蕃界

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

王及部眾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

餘斛使疏吏翻張張廣黃金五六囊輸其餘口馬雜貨

稱是皆入其家為石國王于唐請諸國以楊國忠德鮮

于仲通鮮于仲通給國忠之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

褊急失禮夷心典補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

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張古又

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

支翻同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載

地稅上書于辰癸巳下書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暉知留後事庚子楊氏五宅

夜遊楊氏及韓氏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

殺楊氏奴被皮義翻為子為翻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上命有司為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於有敕令但

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其榼器器充物其中有帖

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本草綱目檀香木如檀生南海

銀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於廚廢之物皆飾以金

銀金飯器二翻布地銀淘盆二以米皆受五斗織銀

絲筐及笊篋各一筐去王翻所以遷米水則故翻它物稱是

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

山護役疏吏翻下同築第及造儲備賜物常戒之曰胡

眼大勿令笑我大唐在翻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

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球速為罷戲命宰

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旬以梨園教坊樂

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

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祿山使宮人以

綵輿昇之後兩翻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

上亦不疑也天壽之儀也考異曰祿山專威正月二十日祿山

生日玄宗及太真賜祿山器皿衣服件百甚多後呼動祿山

貴妃以錦繡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

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玄宗就觀之大悅因

溫金寶釧離西幸記祿山詔約楊妃暫為子母自德國已下

諸王皆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祿山果在其內嘗戲祿兒後祿山出內方出為韓城侯之德刑罰

見雖感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

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

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

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

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

嚴莊孔目官衛前更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

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

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

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

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

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

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

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雍奴人

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

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尚典牋奏莊治

簿書治真通儒萬歲之子

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

馬使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

至承嗣營

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蠻大

敗於瀘南

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萬州至曲州靖州

俘掠城雲南而去

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

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

大敗

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

蕃蠻語謂弟為鍾吐蕃命閣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

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己不得已而叛

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

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

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

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

役時調兵既多

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高仙芝之虜石

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

入七百餘里至恆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眾叛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千人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眾在前人畜塞路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汧陽段秀實人馬俱斃

敵先奔無勇也全己弃眾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己判官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

過三日虜必降同降戶江翻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為己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

騎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

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薊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却之冬十月壬子上幸華清宮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丙午以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為便

皆聽用之如故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不思來降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

行暉不許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乙巳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鉉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

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

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

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

岫爲將作監鉞子準爲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  
侮岫岫常下之下然鉞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

不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絲王折其玉簪  
以爲戲笑後望塵拜伏準挾彈命中於絲冠既而絲延準置酒

絲所尙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公爲準親執刀七公爲準親執刀七

公主爲之具食爲有如上聞無乃非宜公曰上雖  
怒無害至於七郎死生所繫不敢不爾鉞弟戶

部郎中錁凶險不法錁召術士任海川問我  
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得託

以宅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絲  
之同產也同生又鉞韋生會話之私庭鉞使長安

尉賈季鄰收會繫獄殺之鉞不敢言錁所善  
邢綽代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

殺季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  
月乙酉上臨朝告以告狀面授鉞使捕之鉞意錁

在綽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綽居  
金城坊金城坊牛車街西第四街之北來第二坊

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鬪突出鉞與楊國忠  
引兵繼至綽黨曰勿傷大夫人也大夫鉞之伯國忠

之嫌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也大夫鉞之伯國忠  
別傳綽且走至皇城西南隅京城之內有皇城會高

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飛龍禁軍李龍慶馬者也武后  
龍使擊斬綽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鉞必

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辯解  
爲上乃特命原錁不問然意欲鉞表請罪之使國

忠諷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戊  
子赦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

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鉞賜自盡錁杖死於朝堂  
鉞子準僂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

日不能偏鉞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  
其尸葬之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

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  
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

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庚子以思順爲朔方節  
度使五月戊申慶王琮薨贈靖德太子丙辰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

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凡王鉞所縮使務悉歸國忠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

之國忠與王鉞俱爲中丞鉞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  
忠不悅遂深探邢綽獄令引林甫交私鉞兄

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  
由是疎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  
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

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楊國忠破吐蕃于雲南等三城  
兼御史中丞唐無國忠上言破吐蕃于雲南等三城

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捕虜六千  
長知兩郡秋八月乙丑上復幸左藏賜羣臣帛降戶江翻



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

張元軌拒却之伊州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己亥改通訓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

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南詔數寇邊蜀

人請楊國忠赴鎮去楊國忠領南蠻人左僕射兼右

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

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

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屈指計日以待之亦為于林甫時

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

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

以紅巾招之今富貴之家晚中率以紅巾林甫不能拜使

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

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

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

以為天下無復可憂又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

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

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

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張如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開元二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文部即吏部其判使

並如故謂諸使使疏史記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

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

廷攘袂扼腕則朝相有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

不震懼情之自侍御史至為相楊國忠凡領四

十餘使楊國忠為唐吏郎年十五餘使至宰相前十餘使

唐支權知太府卿華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使唐書

市長春九成官等使關內道及京畿採訪使拜右相兼吏部尚

書兼買殿崇玄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官

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陝郡本陝州弘治縣

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

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

遂隱居嵩山國忠以司勳員外郎崔圓為劍南留後

徵魏郡太守吉溫為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等

使魏郡魏州京畿關內半置溫詣范陽辭安祿山魏郡魏州

使時祿山兼采今溫兼采溫詣范陽辭安祿山魏郡魏州

驛數十步為子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

宿而達為子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

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選領編諸

此數在十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

京選入錄日便定留放無長名按國忠亦相始兼文部書十月

舊紀今從實錄

所欲故頗得衆譽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

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史思明丁亥上還宮夏自華

安西四鎮節度使唐制行軍可節度節度副使之哥舒翰

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

冬三人俱入朝觀直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文部即吏部其判使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開元二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文部即吏部其判使

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志本故也翰力一胡語也翰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

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愈深棟王琰有二孺人爭寵曲禮大夫之妃曰璠一孺之言璠正五日而璠而樹

其一使巫書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宦者有隙北宮者監之監古術制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詛上上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不知有符

上使鞠之果孺人所為上猶疑琰知之囚於鷹狗坊鷹狗坊屬開慶使絕朝讀朝直憂憤而薨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知政事即宰相之職選事悉委侍郎以下唐制六品以下

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唐制六品以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一唱而下不厭者聽冬集取者為甲上干集射乃及楊國忠以宰相之尊也長知兩制

宰相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各闕即待中領給事皆門下省官十二載春正月壬戌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尚書都堂尚書都省唱注選人

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左相皆門下省官其間資格差繆甚眾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漢扶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侍郎韋見素

張倚趨走門庭與主事無異吏部主事四見素湊之子也韋字景雲元年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撰士

為仲通以金填之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說試誣

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

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黔中黔州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

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襪金紫更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夏五月己酉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楊國忠欲攻李

林甫之短也衛包以助邪貶夜郎尉夜郎尉崔昌貶烏雷尉烏雷尉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

及壬辰以左武衛大將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擊南詔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

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吐蕃得九曲地自二百一十一年初高麗人王思禮與翰俱為押牙事王忠嗣翰為節度使思禮為

兵馬使兼河源軍使使翰擊九曲思禮後期翰將斬之既而復召釋之思禮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

為復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

史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盛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唐必

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中九

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為突騎

施可汗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磧西以書

諭葛邏祿使相應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

邏祿葉護執之并其妻子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

葛邏祿葉護頓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金山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長安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

西書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郭幕

駕幸華清宮也為子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

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

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

相別樂首各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合音國忠仍以劍

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

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

上為之引還為于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新舊書並作苦勞城

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諫曰新書

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中

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

辭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書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

公孔子今處銓廷銓觀其利口則不及嗇夫徐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徐庾徐庾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三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

祿山又求兼總監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

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

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

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

闕立元大皇大帝

祖諡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

廣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

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立真大聖大興

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

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

命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

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

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

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

丙午上還宮

安祿山求兼領閑

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龍右羣牧等使

祿山又求兼總監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

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

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

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

闕立元大皇大帝

祖諡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

廣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

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立真大聖大興

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

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

命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

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

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

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

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苑陽

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

關山渡 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

書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

反者上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

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

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欲

命為相而中止故也

張均為建安太守均為盧溪司馬均弟給事中均為

宜春司馬

均京師東南四百里

均弟給事中均為

均京師東南四百里

均弟給事中均為

均京師東南四百里

均弟給事中均為

均京師東南四百里

均弟給事中均為

均京師東南四百里

均弟給事中均為

均京師東南四百里

均弟給事中均為

均京師東南四百里

均弟給事中均為

均京師東南四百里

均弟給事中均為

環為別將

阿不思獻於闕下斬之甲子以千里為金吾大將軍

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

至大和城

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

蠻追擊之宓被擒

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

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知之不悅

部尚書同平章事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以文部侍郎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

之國出以温祿山賓佐置其威權素屬專事其定訪於中書舍人賈  
奉未是等事豈言見素方雅手而可制亦以昭事相王府有舊恩  
可之希則傳曰國忠用事素已為之乃則章有素則得希則相於  
事按即皇若震陽烈阿衡風中更更乃擇則章有素則得希則相於  
風忠今從

希則傳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  
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  
守惡鳥擊翻峴音風石沙郡漢州之峴嶼禕之子也開安王禕  
長沙郡京師南一百四十四里

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  
災扶風郡國忠使御史推之瑄言所部水災

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實公修曰雨二  
是歲天下無

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  
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員正三品唐制置官不得  
四人從四品下中官之貴極至此矣至帝始聽其制楊恩以軍功  
高力士則恩寵皆有大將軍階至從一品從曰勳官也今置內侍監  
正三品則

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弒之兄也  
文雅有威名楊國忠恐其入相相息使人告

陟賊汚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温使求救於安  
祿山復為國忠所發下也閏月壬寅貶陟桂嶺尉

温澧陽長史性剛且言國忠譏疾上兩無所問  
安祿山為温訟冤為干

戊午上還宮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  
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

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  
十八盛唐戶口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新書  
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

資治通鑑 二百一十七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畫為畫中

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  
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

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  
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遽巡不敢言倫上

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  
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詰闕以賈循

為苑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  
東節度使會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

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  
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

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  
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國忠見素入見上迎

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

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遽巡不敢言

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

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詰闕以賈循

為苑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  
東節度使會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  
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  
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  
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  
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

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

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

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

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

忠爲名勝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

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舉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

震地革粹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

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

何千年高逸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

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

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

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

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

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

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

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

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

上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

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

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見祿山賁光翹以附

楊國忠斬之以徇

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

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

誠守珪之子也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

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

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

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



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新開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

高仙芝將飛騎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將帥之職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天寶元年更郡名以絕約

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舊去靈昌郡去京師二十四里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衆怙懼不能守怙謂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

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降戶凡翻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考要曰舊紀辛卯留陳留郡祿山

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漢置平原郡唐為德

山以其書生易之力用翻易以破翻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博平郡真卿遣平原

司兵李平聞道奏之間古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數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舊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請諸郡由是諸郡多

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新開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陽關縣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

勢益張新開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躡之鐵騎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

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新開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東音怪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降戶留守李愬謂御史中丞盧弈曰吾曹荷國重任新開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弈許諾愬收殘兵數百欲戰皆弃愬潰去

愬獨坐府中弈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委朝服坐臺中朝直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開廢使人執愬弈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奔罵祿山數其罪數

顧賊黨曰凡為入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大音林愬文水人文水縣弈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見二百九卷祿山以其

黨張萬頃為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大軍初至陝力欲進帥會常清

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

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懼會

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為睢陽太守與陳留

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

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

為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

史源洧為之副庚子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江陵長

皆不出閣洧光裕之子也辛丑制太子監國上議親征

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侯稍豐不意逆胡橫發

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

資治通鑑 二百十七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遂寢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

齋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

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

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長史李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

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弈將訾嗣

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

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

結兵萬人圍饒陽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

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弃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

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齋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道使奉表陳賊形勢

二五九七

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

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

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

授首故常清云然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

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

清既死陳尸蘧蔭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

刀手百餘人自隨仙芝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

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

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

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

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

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

人爭長無所統壹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

擊敗之儀乘勝拔靜邊軍

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濬左武鋒使僕

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其騎七

千使別將公孫瓊嚴將二十騎擊馬邑拔之開東陁關

延之會孫也世為金微都督

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

謀盧逃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

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賚

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

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

往擒之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

驛迎千年又檢之  
謂景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

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

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

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

兵難以當山西勁兵

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景卿乃使人入

饒陽城慰勞將士

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

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

合二十餘萬

向觀平無不服者

之微孔于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後必加防備

理甲兵備而都守風自振若唐

奔命則盛兵

甘道刑殆相傳使井陘口留

月餘不下

恆州長史袁良議等同上

大取威聲

實受命長各賜書三百段

出乃與長史袁良議等

撤使變色

地守已不事

父弟官皆

在吳郡

夜出城

何人

於范陽

因以

命賈

其行

待之

等事

掛青

亦何

石等

早

軍

果

石

伏

者

上博山書處從等上果卿曹田承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請所據也又張通坐兄為逆黨又教王承業等果卿之功以反

復彼謀且行事如此而謂云初與承業同上書勸果卿為忠義兵難信也舊傳云飲凌高庭同守上門飲凌遣使往幽州二將既據兵

何鎮士也飲凌嘗得遺道趨往幽州今併取亮早帥傳山自道避

重信也所能縛也蓋降山平野傳云七千人以爲飲凌腹心瓜牙其非屬

也神民兵皆皆得醉之以酒謀飲凌及百人而散其餘

宮酒中平今不取飲凌及張通皆云飲凌然今從玄宗肅宗實錄

唐曆解李玄宗實錄十二月己亥果卿殺賊將李飲凌飲何千八百

魏道卿殺了也果卿同果卿以今實斬首二千二百二十日丙午

我欲元帥舒詒爲副徵天下兵四十萬東西討逆郡曰今上使梁

命韓元帥舒詒爲副徵天下兵四十萬東西討逆郡曰今上使梁

塞義兵歸朝廷殿光顯氏行狀舊編真卿傳唐曆皆云十七郡歸順

蓋河洛春秋六郡而已時魏郡亦未下蓋舉其終數耳 其附祿

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肅宗又密使

是改平州北平郡爲盧龍郡也密雲郡本檀州安 肅宗又密使

人入范陽招買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 郟城漢縣川州

南陽曰期城大業初改稱城曰期城期城人焉燧音來說式武嗣

祿山負恩悖逆 又漢反嗣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

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

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

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

將帥充嗣下 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 以別將牛廷

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

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 范陽郡之西山南連 隱者徐遇

匿之得免 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

有變而還 考異曰玄宗實錄十五年正月壬戌祿山將犯潼關

壬戌用二十六日非季春也皆得至新安然後知其有 蔡希

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河內郡 戊申榮王

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至德元載 是年七月太乙卯朔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

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

書令 左相通儒爲右相今從舊錄 高尙嚴莊爲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

除嚴莊置河南節度使治宋州領陳留開封雍邱睢陽宋州以

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防禦使 許遠失任遠

高要尉史爲許遠 濮陽客尙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

栖曜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權

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

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 張通幽泣請曰通

幽兄陷賊 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

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

等更其表 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

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

城下 考異曰河洛春秋 史思明 蔡希德 杲卿告

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 遂擁兵不救杲

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 賊縱兵殺萬餘人執

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 賊縱兵殺萬餘人執

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

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尉卿朝命

未至常山已陷 朝命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 汝

自范陽戶曹我妻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 果

杲卿

杲卿

杲卿

陽戶曹嶺山委署管何負於汝而反邪景卿瞋目罵曰汝

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

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

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

斬汝何謂反也驟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責

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丹之

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

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

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

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

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

奧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曠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

之皆為思明所敗

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

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

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魯昉為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第五萬人

屯葉北以備安祿山昉表薛原為潁川太守兼防禦

使

愿故太子璣之妃兄堅王之曾孫也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

暉為副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

訪使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

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

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

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

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丈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

大敵恐未易當

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

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

二百里

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

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

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

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

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

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

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

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

矢者大半

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

南逢壁度憩息

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皆屬七附官軍惟九門葉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

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祿山起

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淮陽郡陳州俘百餘人

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潮令狐潮以雍丘百姓皆軍者百餘人潮殺之潮潮不反行刑者潮潮不反行刑者潮潮不反行刑者潮潮不反行刑者潮

雍丘賈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賈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復又復

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

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先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砲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熾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賊

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

哥舒翰素與之有隙哥舒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思又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郭子儀至朔方益

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

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澹為支使先是清河客李先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

清河公之西鄰西南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今有五十餘萬事一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

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真卿曰清河道僕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違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寡年少輕虜少謂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真卿館復為書說真卿復謂以為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詰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真卿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崞口在洛州即魏州西重即秦關之險也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幽陵即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平原縣屬平原郡古平原郡治焉故城在今陝西渭南二十五里今縣治北齊所築城時平原郡治安撫縣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宋曰日堂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

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眾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北海郡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清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異日真卿行狀云進明失守於信都城下有詔以明公繼明之全乃公之讓也今使進明又唐曆三月四日真卿九河北采訪使時進明起兵北河與真卿同破賊六月前真卿討於堂邑進明亦破賊統統在三月萬餘破賊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無乙酉乙酉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精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之注也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陳而行衣於既將車者皆衣甲弩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使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本有九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胡昆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戶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少始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



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

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

士之可為將者於左拾遺博平張鎬及蕭昕

鎬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瑒

瑒前破賊甚眾加本郡防禦使

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營

殺之

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

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

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

奴為質

各正臣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為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潢水之南安祿山將武

令珣畢思琛攻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三十四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載載在五月丁巳良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垙薦夷陵太守號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為太僕卿

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

魯反國珍本牂柯夷也牂音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

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

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聖疲

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沙河在蒲津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思明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登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

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走走至暮杖折槍歸營設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路再絕漢陽即謂范陽賊之根本實在范陽也唐人所謂范陽者即今之定州也

復復今郭李賊史思明敗而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馮多為



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韓伯各領馬軍乾祐以精銳之西賊交戰乾祐以精銳之西賊交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上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將即乾祐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塞則則

資治通鑑 二百十八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公以二十萬衆一戰奔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繫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翰即乾祐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吳王復魯展在陽退火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東都苑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奔郡走州為潼關既敗於是河東戶化州為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大典唐鎮成烽火所至入李相去二十里每月初夜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待以備有急投之相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懼流涕初首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唯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初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

二六〇七

節度大使穎王璣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待

日上移仗北內唐制長安以太極宮為西內大明宮為東內

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

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

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章見素魏方進陳

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

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史記玄宗有

衛立仗儼然唐制會之制二衛番之分為五以親衛為五衛一曰

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

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

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日誠又募人

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

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

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

高力士使撲滅乃來玄宗始置內侍監祿山

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

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

成陽縣在咸陽西四里望賢宮在咸陽東

今一蒸餅高似碗口胡餅言以胡麻者一也

於此胡餅也於是民爭獻糲飯糲飯雜以麥豆

孫輩爭以手剝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

御馬病上行御山馬折行宮舍木養食之

遂他上皇天寶曆間上乃止謂字寶綸楊國忠

追德黑日姓有指胡來者上難問之

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

固非一日亦有詰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

上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

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

天下賴以安平為子孫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

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

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

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

舉御膳而至尚食以主御膳之官上命先賜從官

行夜將半乃至金城金城在咸陽西縣令亦逃

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責賤無以復辨枕即任胡語

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  
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  
馬嵬驛金人稱城國馬嵬驛在西北與平涼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

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  
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  
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

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馬嵬驛之西門也呼火於軍士追  
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  
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

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為亂兵  
所極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  
驛上聞誼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

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  
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  
法上曰朕當自處之貞觀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

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京兆府司錄參軍正七品上武德初  
改州主簿曰錄事參軍掌正建武  
符印開元元今衆怒難犯引之安危在晷刻願陛下

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  
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  
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

下安矣新帥亮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  
頓首請罪上慰勞之到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

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  
也國忠妻裴柔裴柔故與其幼子晞及號國夫人夫  
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

之車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  
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使朝直將士皆曰國  
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

靈武或請之太原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  
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  
兵少未易東向時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日幸

記曰上意將幸西蜀有中書常璩奏曰國中久立劍南又諸將吏或  
有連謀防微須詳審中官陳全勸奏曰太原被池固莫之  
其之與比以臣愚見不及幸七十使馳承往奉天則  
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難之意

何道此行方十日到原野望城關城關沙海蕭條大難動人  
馬非少先無備必有關供駱州來見信頭劍幸雖官士富入  
繫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見蜀道可行上然之命韋諤御史  
使今從善願上詢于衆衆以為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

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  
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  
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

破賊取長安日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  
姓誰為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  
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

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且使有國賊  
建寧王倓甘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  
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

賊兵燒絕棧道限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  
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復不  
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

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  
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

區區温清為兒女之戀乎記曰元嘉二十一年温清嘗病

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太子請留宿京師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

後軍二千人及飛龍殿馬從太子府丞最上沙馬且諭

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蕭帥又

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

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上已南邁而太子留

欲傳位太子不受俛倭皆太子之子也己亥上至

岐山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理州鵬縣之南界

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

不遜陳立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

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

朕比來衰耄此賦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

鋒知卿等皆蒼粹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芟涉至此

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

寧王俊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事見元二十一年

將吏歲時致啓俊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

敗降賊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

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西軍馬

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

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

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

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文開元年分武州

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

太守薛羽奔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

亦走又斬之守手又翻下同庚子以劍南節

度留後崔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

宿陳倉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烏氏漢縣

原東南據舊書烏氏縣名康口并年改爲西

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彭原郡屬

北地郡天寶元年更名郡名氏音

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

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

關西南散縣早

王徽先行詣劍南

女宗實錄

日吾若取九

丙午至上至河池郡

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

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

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璉之弟也

王恩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

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

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

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

使周必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

節度使

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

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

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

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

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使張通儒守東京田真為京兆尹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土人皆逃

入山谷軍不進則左藏大盈庫百司備滿城乃火其城祿山至怒乃

諸書祿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新傳誤也以張通儒為西京留

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

中

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

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

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

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

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垆等皆降於賊

根子大用

是威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略既克長安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

事無復西出之意

行亦無追迫之患

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

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備將景城河間團練

兵守常山

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奔妻子走士卒死者

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

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

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

判官李涵

之所靈武兵食完富

收諸城兵西發河龍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

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

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

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

方太子從之鴻漸遣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

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

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投嚮長驅移



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史言肅宗以此成興復之功甲子上至普安普安郡憲州

部侍郎房瑄來謁見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垙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垙垙也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而陛下不用垙垙也

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通音且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天寶十一載改刑部初

張垙尚寧親公主寧親公主自與信從封上女也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陳希烈求解政務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上幸垙宅問可為相者垙未對上曰無若愛垙垙降階拜舞既而不用故垙懷怏怏上亦覺之怏怏也是時均垙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章安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自初張垙

即皇帝位太子不許上時掌關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棧又開上時掌關冕上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歔自此以後用書上者皆謂

肅宗也肅宗也尊玄宗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是方改

為至德元載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關內采訪使以元

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守式又關天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直朝

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從才用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張本良娣扶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甲子太子即位

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隴西郡涇州王永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寶紹為之傅寶紹少始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都副也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唐揚

州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關內采訪使以元

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守式又關天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直朝

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從才用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張本良娣扶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甲子太子即位

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隴西郡涇州王永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寶紹為之傅寶紹少始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都副也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唐揚

州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關內采訪使以元

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守式又關天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直朝

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從才用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張本良娣扶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甲子太子即位

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隴西郡涇州王永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寶紹為之傅寶紹少始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都副也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唐揚

州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

副大使諸道各在節度使以下其下節者都副人使備補下傳副

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

等並依前充使依前節度使也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

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鎮

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為黔

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為東西二道

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豫章郡洪州先是四

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

在又翻乘輿謂車也稟秩之弟也安祿山使孫孝哲殺

霍國長公主霍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及王妃駙馬等於崇

仁坊剗其心以祭安慶宗安慶宗諱見凡楊國忠高力

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殺為凡八十三人或

以鐵棊揭其腦蓋棊蓋今方書所云天覆蓋也流血

滿街己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

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更名州天寶元年更名上皇

更錦州金山郡曰巴西考聖曰肅宗實錄作辛未今從玄宗

更文柳氏舊稱酒一壺醉飲天尚早者數四上不和之舉

於聖中得新熟酒一壺醉飲天尚早者數四上不和之舉

此皆如之非給物也從者隨之無不歡悅幸蜀記上指力士近臣

此皆如之非給物也從者隨之無不歡悅幸蜀記上指力士近臣

上皇與語悅之房瑄復

薦之又翻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

左相渙玄暉之孫也中宗之復時也初京兆李泌

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必已

長附知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

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斬春

後得歸隱居潁陽武肅宗元年分河南伊洛

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唐武宗

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

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

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唐武宗

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

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

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唐武宗謀邀結諸胡盜據

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唐武宗

方與大州羣胡共圖河朔諸郡皆上皇所置

使官恩厚降者過半舊臣所傳唐武宗

安祿山多滿詐更謀河曲唐武宗

甲兵五萬部路五千萬唐武宗

神威復手誅死又必領先唐武宗

賊之險計豈徒取河曲唐武宗

又太平則以太多今參取者唐武宗

薛景仙擊却之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縉綵

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擒斬之唐武宗

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

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

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唐武宗己卯至靈武上以

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唐武宗

靈武以誣器為御史中丞結為起居舍人知制誥制誥中書舍人掌之以制誥音法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將安西五萬眾赴行在今從德傳嗣業與

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白大堆府果

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勸以忠義而遣之敕改扶風為鳳翔郡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從千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

守四十餘日是年五月令狐潮攻雍丘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後扶又翻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

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將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被及藁縋久乃知其藁人

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復扶又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

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仲作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遠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

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渦沙渦在陳留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中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眾

業吳州漢陽縣地檀州漢州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眾

王部統已申息南王部統已申息南王部統已申息南王部統已申息南

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為唐守為千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球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

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說式常山土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

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謂自長安南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

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

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

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  
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  
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  
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  
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建非同居之自安譬  
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耻  
之族兄也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  
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  
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  
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  
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領下  
河北諸郡處置使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  
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郭子儀等  
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  
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武部尙書靈武長史

以李光弼爲戶部尙書北都留守武后天授元年以太原  
爲北都中宗神龍元年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  
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  
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  
之衆侮易承業先素善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  
光弼衆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

軍中股栗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常山郡  
下公謂光弼曰賊散夫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旆  
賜至常山中使州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諸郡卷而南會行在安宗廟  
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問之獨總兵兵五萬濟南會行在安宗廟  
詔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幸姑蘇赦京不自嚴公諫云云跪上天子  
聖以十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一十七日制可武部尙書平章事幸蜀

計六月十一日交... 郭子儀... 李光弼... 肅宗... 史思明... 李庭望... 殺數千人... 短兵三千... 癸巳... 吾兒應天... 敕爲誥表...  
計六月十一日交... 郭子儀... 李光弼... 肅宗... 史思明... 李庭望... 殺數千人... 短兵三千... 癸巳... 吾兒應天... 敕爲誥表...  
計六月十一日交... 郭子儀... 李光弼... 肅宗... 史思明... 李庭望... 殺數千人... 短兵三千... 癸巳... 吾兒應天... 敕爲誥表...  
計六月十一日交... 郭子儀... 李光弼... 肅宗... 史思明... 李庭望... 殺數千人... 短兵三千... 癸巳... 吾兒應天... 敕爲誥表...

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 回紇可汗吐蕃贊... 下制赦天下... 入蜀奏事... 賦所產江淮居多... 悅即以琦爲監察御史... 殺數千人... 短兵三千... 癸巳... 吾兒應天... 敕爲誥表...  
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 回紇可汗吐蕃贊... 下制赦天下... 入蜀奏事... 賦所產江淮居多... 悅即以琦爲監察御史... 殺數千人... 短兵三千... 癸巳... 吾兒應天... 敕爲誥表...  
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 回紇可汗吐蕃贊... 下制赦天下... 入蜀奏事... 賦所產江淮居多... 悅即以琦爲監察御史... 殺數千人... 短兵三千... 癸巳... 吾兒應天... 敕爲誥表...  
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 回紇可汗吐蕃贊... 下制赦天下... 入蜀奏事... 賦所產江淮居多... 悅即以琦爲監察御史... 殺數千人... 短兵三千... 癸巳... 吾兒應天... 敕爲誥表...





然故云 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俊泣  
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

亂未已此此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  
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從

為良娣謂殺伏不自安張本惡鳥降翻下亦惡同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  
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

下奈何離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李  
甫動搖東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六載從千容翻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

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  
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

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  
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

處巴蜀惡鳥路翻樂音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  
此敕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感韋妃事亦見二百內慚不

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  
言未畢上流涕被面被皮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

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  
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玄宗幼失

人其于去後生良娣必必翻婦大計翻 朕欲使正位中宮  
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

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  
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史言李泌能南詔乘亂

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越雋雋雋州會同軍當在越雋會  
定城北考異曰唐歷是月吐蕃陷雋州新傳是歲聞尋傳驃國  
羅鳳乘輿取德州會同軍云云蓋一國兵共陷雋州也  
皆降之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五

肅宗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

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

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

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政事

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

川見寶通翻上時掌理洋川郡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

以助軍考華曰鄭侯家德云漢元載令於鄭瑒瑒瑒院以督上

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學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

外判出侍郎統統押案而已皆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

同其事一也度使洛陽不琦作權鹽法用以饒琦變鹽法盡權天

置監院使吏出籍營業鹽戶併送民願業者為亭戶免其雜稅舊

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

在上命瑄以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

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亂方鎮重任必兼省長官以至外府使任

夫為亦帶朝銜迄于五年遂為承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王御史大

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

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

中原板蕩王衍事晉以板蕩之詩制周室之變天下無綱紀

闕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

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

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事見上卷上即位後

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武進駐節其地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

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

由是疎之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

果曰唐係已任如無子為其所以待一禮遇加軍推武職

宰相望其於彌論天下非亦長也後類以有言官上以名高難有

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今從實錄瑄則上之疏

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

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

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

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

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

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載更置所屬劉貴哲將中軍自武

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穎王璣之至成都也

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璣使歸內宅諸王未出問

行宮為內宅以武部侍郎李恒為劍南節度使之

上皇尋命璣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

上皇尋命璣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



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瑒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

玢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瑒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

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房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

陳濤斜陳濤在咸陽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地東邊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邪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

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

宥之待瑄如初以薛景仙為關內節度副使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

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

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

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湛水死

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

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奔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

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

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東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

將即率兵東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

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

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與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

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

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鷲巢于幕

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誓不絕口以至於死

破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

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

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

支將兵入援援師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

榆林河北榆林郡屬朔州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洛交郡屬上郡上命崔渙

宣慰江南兼知選舉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朝請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永王璘幼失母

璘朝請儀之子為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策其用諫議大夫高適

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

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長知兩翻更工衛翻瑒使杏翻以為

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鎮曰吳故曰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

聞之敕璘歸觀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欲預其禍也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

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為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

郡以來瑒為之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壽州楚州山陽郡滁州州義陽郡泗州陳州蔡州

州義陽郡泗州陳州蔡州

州義陽郡泗州陳州蔡州

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

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驕

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

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

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

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使肅宗用泌策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

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

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松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

舍林木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

東下之意疏史翻方鎮位任等璘怒分兵遣其

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將即希言季廣琛襲廣陵長

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廣陵揚州長加南璘進

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

兵拒之分之當塗未廣琛李成式亦

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

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

誓衆以討之韋陟蓋封中道開復會于闐王勝聞安

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又從見

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

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唐初置杞州

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號王巨屯彭城假巡

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彭城郡徐州魯州兗州

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管巡

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雍丘自二十一始

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

巡遠與賊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

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

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請空名告身

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

移書責巨巨竟不應使疏史翻是歲置北海節

度使領北海等四郡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上黨節

度使領上黨等三郡領澤州上黨郡澤州與平節度使領

上洛等四郡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與平節度使領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

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

王范真龍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初林邑

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

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更上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

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懿祖

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

如意動加箠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

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

關宦李猪兒被箠尤多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部

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

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

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受捷寧有

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

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

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見林頭撼帳竿

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

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

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

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

樂音 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

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樂音上從容謂李

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

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

須即區處神所請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

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

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牛居謂廣平亦必

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傲傲曰此先生深知其心

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樂音

也上賞慰之又音如字李輔國本飛龍小兒樂音

皆謂之小兒李輔國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

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

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五翻

數大計翻計居謁翻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帥

不用倓為元帥見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考異曰郭氏

上倓行至同官驛食於土壘李諱家張員外孫隱痛不能乘馬伊

小女侍諱家而去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說建寧聞而數以

為言諱曰從廣言良娣頗專恣與諱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未

如諱是實諱新書本紀皆無倓死年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

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元帥也按郭氏家傳上從諱言曰廣平王

使自彭原帥倓表故首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皆內懼倓

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

曰竊為先生憂之去光曰翻為子為翻考異曰郭氏家傳曰

以身歷年公先公素服亦乃開親良久而去必曰必與主上

有約矣高志見上卷上卷上九月侯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

於患倓曰先生去則倓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

也言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始直然有功

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

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唐制

一丁之賦調給以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

同而止卷一百九十九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

所不為彞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

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

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

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考異曰郭氏家傳曰倓

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他人異上曰何故倓曰臣

無家積位與眾士皆非所愛為臣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

林園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宿行宿收管糧委報然後上至

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乘上入院了竟令人驚登州捧先公首置於

膝上及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了竟復効在何時還朕可也從起

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如郭名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

食諸國兵至涼郡甲子幸保定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十

臨叩太守柳弈討誅之臨叩郡本涇州安定郡十河西兵馬使

蓋庭倫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

周泌周泌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武威

其五二城堅守支度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

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

資治通鑑 二百十九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寇太原行戶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

太原城周四十里太原郡城左分七管增上在中央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東城周

取朔方河隴長史李勣所築兩城之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

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壘數十萬師古壘開

為土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

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

衛送之至廣陽唐陽上艾縣後漢改石艾縣天寶元年更名

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

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

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趣七而光弼

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

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

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安邊軍在蔚州唐縣蔚州有

賊於城下仰而侮置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

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

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斬賊初逼

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

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及之地賊既斃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

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搯杜也至期光弼

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

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

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

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

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

萬趣睢陽歸德府許遠告急于

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睢陽在寧陵東巡有兵三

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

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

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

習兵將帥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

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遠從修戰具居中應

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郭子儀以

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河東在兩京

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事安東都

護王玄志鳩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為平盧節度

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又遣兵馬

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

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為平原太守音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郭子儀自洛

交引兵趣河東宋白曰鳳州洛文郡漢上郡郡治

分兵取馮翊馮翊郡

迎官軍新志曰曹司戶參軍事殺賊

近千人斬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

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

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

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運嶺亡去

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右河西安西

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

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

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

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

取范陽不亦巧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

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

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

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

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

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

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何相史謂復林又不若

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

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京迎上皇不能待此決矣

又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此即武功之東原西原也蜀

西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又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

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

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

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陽軍事封媯川王唐會要媯陽軍置於媯州以牛廷介領

安陽軍事時慶緒分兵守安陽張忠志為常山太

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

軍式又翻音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

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思明為慶緒不用慶緒之

命慶緒不能制成式永王璘敗死

判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

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

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

未集人謀已蹶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

鏑承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

陵渾惟明奔江寧吳年以州為江寧馮季康奔白沙

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

為官軍已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

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

濟江至新豐新豐在南山璘使瑒及其將高

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璘兵遂

潰璘與仙琦收餘衆南奔鄱陽鄱陽在江西

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旆旆瑒亦死於亂兵

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舍傳舍

旆使人送璘家屬還蜀上曰旆旣生得吾弟何不送

之於蜀而擅殺之邪遂廢旣不用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

之傳云正月十八日使守子儀之潼關分關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郭子儀大軍期以破賊公孫承勳出洛陽

奮巡遂推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

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望見兵少笑之

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

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

攻圍不輟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

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四月顏真卿自荊襄北詣鳳翔

上以爲憲部尚書

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

使將兵赴鳳翔

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

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

幽歸仁游水而逸

若幽神通之立孫也

西唐都長安

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

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

癸丑守忠僞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

蛇陣

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

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

奔之子儀退保武功

兵至又陣于清渠

兵至又陣于清渠

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

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

軍下至中郎將聽臨專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

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信牒者未有告身諸軍但以職

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

收散卒以其遺散兵罪而歸時復由是官爵輕而貨重

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

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大則

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房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

劉秩諫議大夫李指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

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賊賄丁巳罷

瑄為太子少師房瑄為太子少師以諫議大夫張

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

於內晨夜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

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庚申上皇追冊

上母楊妃為元獻皇后初人東宮為長慶生山

南東道節度使魯炆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

繼攻之城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

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

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自刺

前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

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

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又謂扶以千人運糧而入

賊不能退炆在圍中凡周歲去年五月賊圍晝夜苦戰

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

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帥謂日昇時

賊欲南侵江漢賴炆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夏戶司

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以請梁甲子以子儀為左僕

射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

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

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

軍南霽雲南霽雲也周有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

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

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

而不識乃劍蒿為矢射而亦中者喜仲謂巡

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

獲之獲息子奇乃收軍退還六月田乾真圍安

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

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讎城來降乾

真解安邑遁去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

死王去榮上以其善用礮壬辰赦免死以白衣於陝郡

効力時陝郡新復介居而收其力用而不計則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

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若

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

守然則宅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





罷渙為餘杭太守。杭州餘杭郡隋於餘杭置置州後自餘杭江東采訪防禦使。以張鎬兼

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靈昌太守許叔

莫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考異曰官錄二睢陽士卒死

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

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

巡以逆順說之往往奔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

餘人。漢胡又翻武是時許叔莫在譙郡尚衝在彭城

賀蘭進明在臨淮。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諸帝更名下郡其地

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披靡賊

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

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

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

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強其具食與樂延

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

戰壞賊營。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

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為相惡

賀蘭進明。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莫為

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莫自恃麾下精

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

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莫所襲也。中言房瑄以叔莫

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

行不捷臣必死之。考異曰郭子儀曰

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

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

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

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為節

度使程千里所敗。程千里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牛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六

起開元九年九月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

塹中反為希德所擒希德將者不可恃勢輕脫程千里欲擒希德希德歸語諸將

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

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

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見賢通

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

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

大喜謂俶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

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

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

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此皆漢上林也

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龍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長安山徑十里

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龍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長安山徑十里

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龍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長安山徑十里

李嗣業為前軍郭子

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

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為

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用重李嗣業曰今日

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

大呼奮擊呼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

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

卒李嗣業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

拔箭擊去其皮血流被面射而不可避賊射之中眉皮垂郭目難得自

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

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索皆各李嗣業又與回紇出

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

死者甚眾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夜驚聲不止

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歸仁俶曰

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

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

得眾下而後可復俶固止之使還營還營

尚神速何明且也俶固止之使還營

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

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守忠

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

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

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

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捧捧以拜跪曰當為殿下徑往

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

於灑水之東灑水在西北行過百餘里百姓軍士胡虜見倣拜皆泣

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

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

日引大軍東出東出京城門取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為

西京留守少始開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

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使啖庭瑤既至上曰朕已表

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駸

馬召李泌於長安李泌時在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

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

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

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

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事並見百十八卷上皇意及

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

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

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唐制香案在殿前

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

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

安敢復言又曰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

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

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

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

之事見上卷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

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

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

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

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

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事見上卷朕不欲聞之泌曰臣

也上曰且眠矣

不得請況異日

如此豈有如朕

對曰陛下不辦

安敢復言

下曷日待臣

寧耳上曰建

所教欲害其

之

平當怨之

辭陛下去

害對曰此

為此乎且

先生言是

所以言之

於灑水之東

東京即與僕

曰廣平王真

眾入城百姓

日引大軍東

泗交頤即日

命左僕射裴

馬召李泌於

請上皇東歸

追乎上曰已

理勢自然上

言自馬嵬請

今成功聖上

願歸萬機今

入蜀因就必

於灑水之東

東京即與僕

曰廣平王真

眾入城百姓

日引大軍東

泗交頤即日

命左僕射裴

馬召李泌於

請上皇東歸

追乎上曰已

理勢自然上

言自馬嵬請

今成功聖上

願歸萬機今

入蜀因就必

瓜辭冀以感

後有四子長

殺之

瓜辭冀以感

後有四子長

殺之

瓜辭冀以感

後有四子長

殺之

瓜辭冀以感

後有四子長

殺之

瓜辭冀以感

後有四子長

殺之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記也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夏娣忌之記也潛構流言故必言及之郭子儀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救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汚者半天下汚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冬十月丁未談庭瑤至蜀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吐蕃陷西平鄜州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江淮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尙相救恤救恤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史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鬼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皆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抉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

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雷萬春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雷萬春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教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汝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張鎬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張鎬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張通儒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嚴莊己未廣平王至曲沃嚴莊

吐撥斐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賊依山而陳子儀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中隊城西回紇自南山襲其背

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

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

自苑門出東都苑走河北考異曰寶錄無新店曰但云北五十餘里入馬相林稍西自陝至洛城委棄道路無空

唐車慶緒走其家自東都苑門帥其眾奔河北元帥廣平王廣平王

辛猶十五萬十月四日陝西依山而陳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

上衝賊鋒立不動公使備德引令下山使回紇憑高走險以擊其背

賊乃敗退九萬餘人別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陝西八

日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新紀庚申敗賊

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

師考異曰寶錄廣平王尹子奇執送洛陽哥舒翰程千里俱

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

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成都使還此復扶又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復扶又同上憂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此奉聖臣賀表言上皇

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

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

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

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唐書

制以瑱為河南節度使丙寅上至望賢宮御

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

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元百官受賊官爵

頓首請罪環之以兵官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

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安慶

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成五

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

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

聲復振復扶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

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

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

罪此東內之朝堂也在含元殿如西京百官之儀然

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

使追捕者皆收繫之所初汲郡甄濟

有操行隱居青巖山五濟察祿山有

孟安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問濟察祿山有

乃聽歸衡山衡山在衡陽郡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漢武帝以

衡山之衡山為南嶽文帝以衡山為南嶽按衡山在衡陽

衡山之衡山之救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衡山給三品料癸

衡山之衡山之

衡山之衡山之

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兩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掌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時令二司按受賊官罪因請於一司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

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舊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沙苑在馮翊渭曲李吉甫開國沙苑一里許在日南州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苑陽餘孽為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

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到勞力張鎬帥魯反來瑒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能

莊為司農卿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為九廟主以嚴歲遺回紇絹二萬匹季使就朔方軍受之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

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山客翻為千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軍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上上皇上馬親執鞭行數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上皇上馬親執鞭行數步為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失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御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開遠門長安城西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辛亥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為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愷盧奕顏杲



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

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復二載者復其家二年也郡縣來

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

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長安為中京以蜀郡

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

僅為彭王潁川王儻為亮王東陽王佺為涇王儼為

襄王倓為杞王偲為召王佖為興王侗為定王胡

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

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張巡死以守死

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食人

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

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

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

死大難難乃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

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

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眾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

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始涕泣而受之上不敢受傳聞見安慶緒之北走

也謂走唐河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

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

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

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

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

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耿仁智一言而

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

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

之此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

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葉上露耳以自湔洗易於反掌

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

耳以以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

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

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

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樂飲別遣人

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

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

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文安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

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

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九年四月楊承恩命人幽州

順善等子順善死也蓋二一既被拘則降於思明復為之用則

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九年四月

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將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忠思明召忠志

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開太原自井陘出

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

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

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後魏置安州

率為唐有矣國史明略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

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誣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

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

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

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是堅其附賊

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書胤征之說李峴

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累日上從峴議

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

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

柳樹下劉昫曰獨柳樹在長安于城西南隅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

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垆死上

皇曰均垆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為丁

為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

今日上皇字為太子也太平公士忌之東宮左右持兩端

見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

均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

從命考異曰柳程常侍言云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均皆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三子也皆無赦肅宗下詔頭再拜曰臣此有死無生人說

命左右曰朕更不問汝死生亦何面目見朕說於地下張均伏太

意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

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

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臣光曰為人臣者

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

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

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

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為門此乃屠酷之

所羞犬馬之不如僕各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詔諛

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

擯斥外方沈抑下僚始自東魏世亂則委棄孤城壘粉

寇手西魏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

忠義之薄而保茲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徵之

獄微言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

輝之所事見一百十八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

既廢為尼居禁中是歲卒韋妃廢見二百十置左右

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自備武備其制

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左右又擇

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

軍騎射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元德

置河中防禦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元德

月日考異曰諸地無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



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少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瓌瓌音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以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傳云三月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顏杲卿死事見二百又

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安郡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壽陽在平朔郡

太原郡九城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已移治陽曲宋白曰壽陽縣本漢城大縣後魏屬土記晉太山戎內侵太原之民來向山東戎即居之真君十年出徙壽陽之戶於大陵城南置壽陽縣隋皇改壽陽為文水縣又於壽陽故城置壽陽縣今縣是為史思明所虜去年史思明攻太原因虜泉明裹以牛革送於范陽

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號泣求訪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閱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比更得錢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

三百餘口均減資糧資糧均分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慙服

於南郊之東漢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復祀之蓋參用九宮貴神之說項安世曰中宮天極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

六月己酉立太一壇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一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為祟神靈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千求受贖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少時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局鑰不可啓局鑰震怒破鑰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道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以開府儀同三司

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初行穎縣時韓穎上言大行厥武韓穎改造新縣丁巳

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去年十一月始命三司推究太子少師房瑄既失職瑄也頗怏怏多稱疾不朝朝直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瑄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瑄罪貶幽州刺史幽州刺史前

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瑄黨也漢巴郡宕渠縣地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祿山知義

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承恩元德思思明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降唐去年十一月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自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

衣於

衣於

衣於

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苑陽宣慰承恩既  
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拓智曲解惟其床伏二  
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苑陽思明使省其父思明夜中承恩密謂

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使二人於  
牀下大呼而出故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從思明反者將士名馬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  
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從思明反者將士名馬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  
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從思明反者將士名馬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  
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從思明反者將士名馬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  
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從思明反者將士名馬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  
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從思明反者將士名馬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  
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從思明反者將士名馬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  
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  
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  
之腦流于地思明烏承玼奔太原李光

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秋七月

丙戌初禱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

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丁亥冊命回紇可  
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

之以以殿中監漢中王瑤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  
異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

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瑤副叔明仲通之弟也

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瑤等至回紇牙  
帳可汗衣赭袍胡帽瑤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

瑤等立於帳外瑤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  
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瑤與叔明對曰曩者唐

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  
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

庚戌李光弼

子瑁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  
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壬寅以

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度使

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回紇遣其臣骨吸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為蒲同號三州節度使

長拓拔戎德傳首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安慶緒之

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

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愼戾好殺飛即先朝復士卒不附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與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

澤潞王思禮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兵助之考異曰實錄有李奐無崔光遠而云九節度分陽家汾潞澤虢八節度蓋光弼神將也至周先遣赴襄城也汾陽傳又以良為襄陽廣琛為淮西神將也今從實錄

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諸軍並行步騎數十萬上以子儀光

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冬十月甲辰冊太子更名曰豫

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

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射而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又復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

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

萬軍于滏陽至鄆城六十里遙為慶緒聲勢 甲寅上

皇幸華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 崔光遠拔魏州

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邢洛一出冀貝

一自恒水趣魏州恒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國志曰周建德六

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

領魏州刺史 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

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為之浙西昇州節度使兼江蘇

戶部尚書李峒為之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

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 史思明乘崔光遠

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盜拒之今賊勢

處盜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盜處盜驍

將眾所恃既死眾無鬪志南而夫若在未必能為宋保守河

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平盧節度

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

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

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

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

生有欲無主則亂中唐之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

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謂有條而不紊臂指之相

使賈誼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

音俞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

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

存乎己也周禮士以八柄取羣臣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官以取其能四曰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死六曰誅以取其罪七曰廢以取其辱八曰誅以取其罪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

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

伍之情行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

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姑

也息安也且求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

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子奪此即周禮

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

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

鉞師長一方兩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

至乎書云遠乃猷言猷之未遠是用大諫

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凡由是為下者常

眈眈焉伺其上眈眈見苟得閒則攻而族之為

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閒則掩而屠之二語曲盡

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

其厲階肇於此矣言其蓋古

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

有禮知其可用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登有莘之虛以勸師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戰楚師敗績於黃

有禮知其可用

有禮知其可用

有禮知其可用

有禮知其可用

有禮知其可用

有禮知其可用

有禮知其可用

有禮知其可用

細長知兩翻 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  
賈誼廉生之 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論正此意 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  
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

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庭直也不庭諸侯之不朝焉不庭謂其不來庭也

無思不服宇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于

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是歲置

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鎮北大都護府領大同長

寧二縣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

落使朱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貞觀定襄郡之盛樂縣也

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亦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

都督府麟勝三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王德後振武節度治焉又

置陝號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

使領交陸等十一州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峯愛羅長福祿芝武

英廣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

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 吐蕃陷河源軍

陸州以州界有陸水為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七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

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

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

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

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

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耕籍田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

矢所中仲西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

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

以段秀實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

運蜀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

壬子月食既

天子為之食婦嬪不備陰事不得請見於天子

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湯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

宮之職湯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

之與陽相類而成者也是後月食皆書於日錄上方

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

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

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

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郭子儀等

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

灌之城中和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

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糶及馬矢

以食馬

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

諸軍無所稟也

久不下上下解體

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

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

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

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

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

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

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

陳於安陽河北

兵五萬敵之

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尼先與之戰殺

傷相半魯尼中流矢

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

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

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存三千甲仗

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

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州屬山南道諸節

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以吏不能止旬日

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考

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水經注穀水出弘農

京退保蒲陔將帥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指東

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

陽使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

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

城而守之是後李光弼雖新張用濟而守河段秀實帥將士

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

野戍即野水度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河清縣本屬河南

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崔圓先

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

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

整士眾還屯鄴城南史思明之兵潰而南去沙河知官軍潰

安

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

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

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

等皆應迎謝慶緒慶緒曰任公暨往思明見之涕泣

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

誘之慶緒慶緒嘗感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

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將士咸

稱萬歲備示符乃手疏言慶緒成

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

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敵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

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希

首曰臣不克荷負可棄失兩都久陷重圍重

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在摩頂至踵無以報德

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

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于豈受

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

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

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

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

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

守相州朝引兵還范陽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

安

安

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

東長安志言政殿北曰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瘳特勒等

辭還行營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

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

又扶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諷同平章事乙未以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為刑部

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

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

琦並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

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得久於相位張本於是京師

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

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

北軍遂安劉氏因南軍入北軍考其本末悉不如此皇朝置

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

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金吾衛屬南牙羽林衛

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

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東畿謂東京畿山東謂河

代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號華州節

度使來瑒使河西未行而相州歸德因使之夏四月庚子

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待直帷燿宣傳詔

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

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內宅置在禁中制勅必經輔

直學宸殿之東右銀臺門首學宸殿之西又孝閣本大明宮圖右銀

臺門內即翰林院德殿又東歷內侍別省延英殿光祿門而後至

宸殿在右宮殿後宮正中正古銀臺門在宮城內而左銀臺門

在宮城東面也地望準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

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

細事即行推案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

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山

稱制勅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

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李揆

勅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

賞其正直相勸輔國行事多所變更更工罷其察

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本官太子上不許

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勅處分比此主輔國諸色

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

行案山容謂正宣宣命凡出宣命有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

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

追攝英武軍殿前監生手也置虞候以統之六軍北門大軍自今

須一切經臺府臺御史臺如所由處斷不平處自呂聽

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

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

是忌峴考異曰寶錄字補傳曰時李輔國專權禁中兵權詔首

州刺史魯炆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密七州節

度使沂州青密登萊淄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奧兼豫許

自南陽之南密等七州自彭城升統之與平軍本置於雍州  
始平李暹時在行營使統陳許汝三州此皆臨時分鎮非有一  
地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炆所部兵剽掠尤甚  
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炆慙懼飲藥  
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唐西之謀逆北地之變乃李光弼留守相州自領士馬歸范陽  
因循實錄書傳皆不載所云并名紀年通譜此年一節思明順天元年  
物正開位歷兩朝亦有順天元年二號按開元紀思明既殺承  
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唐緒結唐境內但稱某月而已載元二年  
四月發西河門督位於汾陽尊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  
女子朝銀為皇太子長子朝銀為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  
號河洛春秋云下元正月發於思明大赦改元順天實為太子按思明  
於時已立為太子太子右石地其謀故朝義城之紀開元立其妻辛氏  
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

李抱玉為鄭陳穎亳節度使  
陳取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可  
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  
汗

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 然亦為之  
勢面而哭 漢北之俗死者遺屍於馬下及婦人死者各教牛馬  
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押官者皆  
止為于偽朝將里之謂

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 鳳翔尉分置天興尉帶鳳翔府  
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威 飛龍小兒 勅監察御  
史孫鑿鞠之無寃 又使御史中丞崔伯  
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鞠之 與鑿

同猶不服 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

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 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  
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  
尉 鑿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

辛巳貶峴蜀州刺史 蜀州刺史 峴長羊胡州刺史  
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  
辛巳貶峴蜀州刺史

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壬午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  
汴等七州節度使

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  
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 秋七月上  
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

之曰我錢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

王爲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

之考異曰唐書元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

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

壁壘旌旗精采皆變中書省入朔方軍部皆因于儀是

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廂兵

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

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

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

以待被皮義翻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

公先去所云亦可以傳信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

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神所製翻右武鋒

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

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思懷

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費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

陽貴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飛牛保翻光弼曰士卒

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此言德思成備而後見耳無非翻

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子思禮節度使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初潼關

之敗事見一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整屋張

光晟下馬授之中書省入朔方軍部皆因于儀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

州刺史河西辛雲京雲京思禮怒之雲京懼

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

公從來不敢言者取以此取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

請往見王公必爲使君解之特爲同雲京喜而遣之

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

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

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思禮吾求子

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爲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

寃從千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爲故人捨之

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張光晟於王

委身於朱泚何前後之相讓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

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寧郡王懷恩從

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元平前後戰功居多故賞

之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

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回紇以寧國

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見上卷戊午上使

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爲饒州長

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州刺史楚元不從壬

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使少收復河

百騎至矣種及暹德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鄂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南節度使領荆澧朗鄂復襄陽忠萬歸十州錢唐世德鎮大凡天下諸鎮九十九而歸州之鎮三十其加以重

輪一當五十大錢徑一寸一分又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其冬料各官冬季所當得俸料錢也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荆襄招

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處昌呂嗣以陳頴毫申節度使王仲昇為申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

行營兵馬時淮西節度使領申光壽安沔五州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為四

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自胡良

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

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許叔冀卒如張綱之言思明以叔

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長蘆漢餘戶縣地後唐更名使其將南德

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南宮漢州古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

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

銳守式又難賊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張如亮翻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猿臂可伸而張喻夫辨朝廷之

禮光弼不如公夫音扶朝直通翻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

至德之初已為司空韋損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崕領龍門皆應置兵龍門則伊闕元首祀逆各翻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

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

騎殿帥讀曰李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水

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

敢逼逼之者欲其水灌而自潰下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郭子儀自臨水渡守河陽眾及數萬及李光弼河陽兵二萬

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扶

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其後倚居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史思明

乃先築月城者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鄭滑等州已陷沒

文失於剛修也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史思明

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劉龍仙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

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

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

光弼之言得體懷恩固心服矣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

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

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其勇而尤賞其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

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

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

良久息馬者待馬力完復而後戰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

賊聞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

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客關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

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喻文景性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

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

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為千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

嘯相視日越怪之怪其無意也問曰司空在乎李光弼加司空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

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

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

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此謂之奪用其勢而利導之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五臺府己亥以庭暉

為右武衛大將軍唐諸將皆以武衛軍為大將軍則三品高暉李日越按此月己亥高庭暉特遣高暉也丁卯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皆已降希顥特遣高暉也丁卯日越

使其子朝義圍河陽四月一日思明別陷洛城上元元年思明羅漢子河清宣言曰我且渡河絕彼饋道二城食盡下攻自下李公問之

其眾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帥讀曰時光弼自將

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為千抱玉曰過期何如

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

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

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

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

其眾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帥讀曰時光弼自將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一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二六五一



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中潭在石碣

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以中潭

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

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

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

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

吾填塹爲子爲嗣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

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使徒洛陽乃復引

退復扶又翻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

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

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

北城城在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

多寡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

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陳諱

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

將也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

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論惟貞惟貞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

戰吾馳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馳旗三至地地

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

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胡服也

鞞以短刀置鞞中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

鞞以短刀置鞞中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

鞞以短刀置鞞中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

鞞以短刀置鞞中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

鞞以短刀置鞞中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

鞞以短刀置鞞中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

鞞以短刀置鞞中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

鞞以短刀置鞞中王好胡服名曰鞞本胡服也武靈王所作也

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

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

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

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

小却瑒音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

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馳其旗諸將齊進致死

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呼聲動天地

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

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瑒王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

太清走保懷州考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

年四月乃見檢周單二年三月爲中丞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

年九月波德懷州檢今後也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

又考本末則此時又當書徐瑒王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

不知摯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

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卽簡嘉眉盧戎等

州蠻反簡州漢牛鞞廣都之地後魏於牛鞞置陽安縣及武康郡

兩軍兵馬使此處中監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

等衆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

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陸戶伺其

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衆遂潰得其所掠租庸

二百萬緡荆襄皆平倫見素之從弟也倫見素

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乾元民爭盜鑄

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咎於琦

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周寶臨山隋廢郡及州以隸屬巴東郡

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周寶臨山隋廢郡及州以隸屬巴東郡

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周寶臨山隋廢郡及州以隸屬巴東郡

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周寶臨山隋廢郡及州以隸屬巴東郡

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周寶臨山隋廢郡及州以隸屬巴東郡

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周寶臨山隋廢郡及州以隸屬巴東郡

初分置州地...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漆州員外司馬坐琦黨也 十二

月甲午呂諲領度支使 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

斬之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

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疆子阪得

馬六百疋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

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

上元元年 庚申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

中書令餘如故 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

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 故令其弟與節度副使同權國事

黨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等州節度

為邠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 邠寧節度領州九分

音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邠州刺史杜冕領邠

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

使 兩道節度 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上祀九宮貴

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

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忠州長

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道御史劉期

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

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 史言劉期

克剛實 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 宋白曰夷州之地

始制置綏陽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 德不附巨 大業七年

改蒲州為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

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

百餘級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

反 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

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

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瑒至襄州張維瑾等皆降 閏月丁卯

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

不為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係為越王 己

卯赦天下改元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 選歷

代名將為亞聖十哲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

留侯張敖王以歷代長將為十哲像坐侍奉武成侯自魏漢淮陰侯

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

樂毅列於右 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並停 六世吳天

上帝五帝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

鎮海濱帝社靈祠宣父諸太廟為中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

兩儀祀蓋小鬼之神若陳志所謂社神軍實難為小 是日史

思明不入東京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

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三品呂諲諲為之補官 事覺上言杖死 壬子

諲罷為太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

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善治財利故用之 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

南詔天寶初帝氏遷鳳皇氏周氏懷氏相繼為寇其地西接  
南詔天寶初帝氏遷鳳皇氏周氏懷氏相繼為寇其地西接  
南詔天寶初帝氏遷鳳皇氏周氏懷氏相繼為寇其地西接

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  
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勅  
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  
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

價尤貴甲申興王召薨召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  
侗倣音祖侗音通又音同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數所太子常以  
恭遜取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乙酉鳳翔  
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

史思明之兵於鄭州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  
之大明宮間古上時自夾城往起居夾城開元二上皇亦間  
至大明宮間古左龍武大將軍陳立禮內侍監高力  
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考異曰常

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  
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  
樓下拜舞諸道遣官入京奏事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  
為之作主人為子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

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立禮高力  
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

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李輔國此言上泣  
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日聖皇天帝對曰上皇固無  
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  
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  
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  
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  
安陛下有三朝之樂記曰又王三朝直也庸何傷乎  
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勅取之矯勅  
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  
皇居西內唐以大明宮為南內太極宮為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  
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  
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  
帝以興慶宮湫隘湫隘音義小也狹也迎上皇遷居  
大內上皇驚幾墜幾音義小也狹也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  
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  
將士各好在在好在猶今人言好生言子得兵千乘與也將  
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  
皇馬內為甘泉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西內以兩儀殿為正殿  
數十人光顯陳立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  
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土地正千況翻景雲元年吾數以  
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  
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北門六軍也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西內上又迫於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勅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如畿內魏悅流漆州陳立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漆州陳立

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

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主皆上皇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

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

誅之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神策軍

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

八月庚午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贈諡與王伾曰恭懿太子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荆

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

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

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一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肅宗文明皇帝

肅宗文明皇帝

十二月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

事竟不行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節度使

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

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

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

李暄侯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

李暄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

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

少異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

少異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



持壁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温晁屯餘杭餘杭漢縣時屬杭州在州西四十五里見直隸州志展以李晃

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南陵漢春

屬宣州舊治雍州長安四年移治揚州城將下江州徇江西

於此是屈突孝標陷濠州屈居王暉陷舒和

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

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得西止屯

廬州初上命平廬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

屯任城任音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勅神功救

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趣讀且許以淮南金帛子

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勅神功

討展田神功至彭城勅方下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

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

天長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置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

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考異曰劉展亂紀云一年春神功舉兵

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楚州而後入廣陵是歲

吐蕃陷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八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下

上元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張景超

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

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吳分馬程餘杭二縣置永安縣

景超攻杭州自武康南出過狗頭温晁據險擊敗之

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

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嘔戶辛亥夜神功

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

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

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王子濟江展將步騎萬

餘陳於蒜山

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

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

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第殷勸展引

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

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衆力戰

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

劉殷許嶧等皆死

也楊惠元等擊破王嘔於淮南桓引兵東走至常熟

乃降

孫待封詰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

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濩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

濩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

十餘日

民始懼茶毒矣

度使呂誼奏請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

涪州皆隸荆南從之

寶雞

關南侵鳳州殺刺史蕭悛

使李鼎追擊破之

請宿衛

然屢言於上上勅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

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憤

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濩

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

可取

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

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

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

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

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





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

下而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燕京留守

燕陽府制式又朝... 下而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燕京留守... 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 柳城李懷仙... 范陽尹燕京留守... 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 柳城李懷仙... 范陽尹燕京留守...

資治通鑑 二百一十二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 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 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 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 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 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

一六六一

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朝直德融使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

貶上時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術士長塞鎮將朱融正六品下中鎮將正七品上鎮將正七品下與左武衛將軍寶如玢等楊音謀奉嗣岐王珍作

亂金吾將軍邢濟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廢珍為庶人

濠州安置其黨皆伏誅濠州刺史珍業之子也時王業丙辰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鎬嘗買珍宅故

也故者買朝卿在計朝卿下老朝辰州盧溪縣陳辰陵元以吏部侍郎裴遵慶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乙亥

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

丑克鄆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朝義壬午

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州子璋

舉兵襲奐於綿州綿州治巴西道過遂州刺史號王巨

蒼黃修屬郡禮迎之梓州一州並屬東川節度蓋死郡也子

璋殺之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

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劍州劍州治普安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李輔國與張后

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

六州節度使滑衛等州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

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

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

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

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

節度考異曰寶錄舊紀皆云光弼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荆南臨淮泗州泗州

朝義將李元遇詳考本有密使會作克歸咎於浙西

淮都統李恒畏失守之罪失守事見上卷節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康州康州因名

節度使侯令儀徐州加田神功開府儀同三司平

劉展之徙徐州刺史使使徐州徵李峒鄧景山還京師

又音如字 戊寅党項寇好時党項助翻時首上好時星皆見見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

使少詩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

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漢射尚書封省使宰相朝臣皆

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

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亮

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亮曰

初無此事吾臂可斷管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

大悅輔國銜之管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為鎮西北庭與平陳鄭等節

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光祿鎮絳州賜名國貞九

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景雲二年九月三日生上於三

殿置道場南都新書大略宮中有維德殿在仙居殿之東北以

宮人為佛菩薩此言能普濟眾生也武士為金剛神王成

壬寅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呂翻

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因赦天下停京

光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四京見二百

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行殿最令丁翻

江淮大饑人相食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

用為楚州刺史劉展既平諸將爭功考異曰劉展用崔圓乃

以劉展之測諸州用倉庫物無準奏請徵驗唐六典廣

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己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

牙將高幹挾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

之藏用走幹追斬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

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曰子何不從眾以求生待封

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劉大夫謂劉展也人

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

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

遂斬之史言兵變之時多濫刑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

日儀以其月為歲首也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

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嚴莊京兆尹

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勅出莊引見莊怨晏

因言晏與臣言常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了亥貶晏通

州刺史通州通州京師西南二十五里莊難江尉難江

誅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向當度支鑄

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古候開堂江浪翻載初為度

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

遂代劉晏專掌財利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

西內朝首通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

寧破渼池福昌長水等縣渼池福昌長水縣皆在南山

元獻廟東第一街北來第一坊元獻廟在朱官街建丑

月辛亥朔祀圓丘太一壇乾元元年立太一壇

絕又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

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王改元改元會建寅月去年九月勅以建子

為奉天皇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丁酉葬于齊陵上

使請和史朝義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

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許州潁川郡唐已廢郡置州

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史補仍天寶舊名曰武關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史補

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史補

計其大數而徵之八年自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至十一

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反謂調始有違負逋逃自是迄于夫年大縣未平縣

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負逋逃者其一二不問其數而徵之調府約制

九謂之白著著直也今人猶謂無故而費放財物者為白著

以待命龍翻或相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建

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

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去年罷西京

又音 奴刺寇成固成固縣自漢以來屬懷中刺來連朝初王思禮為河東

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

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乾元元年王思禮鎮太原其黨當在五年管崇嗣代之

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

餘斛在止此數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

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

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

贖死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

癸丑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

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復林諸將請以都知兵

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雲京奏張光晟為

代州刺史張光晟有傳辛雲京為節度使雲京奏張光晟為

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

不可賦斂賦翻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諸道行營都

統李國真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咨怨上突

將王元振將作亂王元振將以領驍勇矯令於眾曰來日

皆怒曰朔方健兒豈倚宅夫邪乙丑元振帥其徒作

亂燒牙城門而請國真逃于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

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真曰倚宅則無之軍食

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退元振曰今日之

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刀殺之鎮

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翼城縣屬絳州

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

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

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

兵救之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剽翻朝廷憂其與太

原亂軍合從連賊密翻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

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

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

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建辰月庚寅子儀將行時

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見翻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

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

之事一以委卿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

發定國軍救之乃去 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

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

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樂音洛復荆南節度使

呂諲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中使住來者言瑒曲收

衆心悉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

止領六州山南東道領興州通遠州房州金州商州分四州會

謝欽讓國王仲昇於申州數月瑱怒之按兵不救仲

昇竟敗沒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茂如密表瑱

疆難制疆其勿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爲然癸巳以瑱

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考外示寵

任實欲圖之密勅以茂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

甲午奴刺寇梁州考觀察使李勉棄城走山南西

置司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之丙申党項寇奉天考李輔國以求宰相

不得怨蕭華二年八月相息亮庚午以戶部侍郎元

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

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

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考

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考建巳月庚戌朔

子楚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考壬

賜以寶玉十三枚考甲寅上皇崩于

神龍殿考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

殿坐但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

殿考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

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考甲子制

改元考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考赦天

下考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考晚

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考

勅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考其罪甚大所忌

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考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

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

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

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

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

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考乙丑后以

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

以俟之考太子至以難

告考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異

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

兵送太子於飛龍殿考且以甲卒

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恆俊

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

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拜左右

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

輔國等殺后并係及竟王考太子

詳議輔國其日使人以上帝召太子誦之太子不可乙丑后獲上命  
將太子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是會元振與輔國夜勒兵於三殿  
前使人收捕輔國及同謀內侍朱泚程元振等百餘人雙之移皇  
后於別殿其夜六宮內中人皆驚駭奔走及明上崩代宗實德  
乙丑后太子章黃夜可振輔國勳兵捕係幽后是日俱為輔國所害  
善輔國紀丁卯官實德謂日三朝代宗紀乙丑皇后編詔召太子輔  
國元振係從太子一册龍廣以候檢長史勳兵於三殿收係及朱泚  
輝馬英等幸丁卯肅宗崩幸紀丙寅開廣使李輔國飛龍節副使  
程元振還皇后于別殿殺殺于後夜王潤早夜皇帝崩代宗錄唐歷  
流紀係傳皆以段恆俊為馬英俊按張后以乙丑日召太子夜在  
主時以乙丑夜也今世代宗實德錄係從太子一册龍廣等云幸王潤  
實德元平亮而代宗實德錄係從太子一册龍廣等云幸王潤  
蓋猶亦實德

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

相相見謂之九仙門又北轉東則凌雲門相見敕上皇晏駕  
拜哭敕自上皇晏駕後官始行監國之令命太子監國在甲子  
既定乃始行 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肅宗  
命監古成翻 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力十流見上卷上二十九  
從上皇也上皇梓宮在西內前殿 己巳代宗即位 高力士

遇赦還至朗州上元元年高力士流巫州遇赦還至朗州自朗  
又音如字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年號戶刀翻卒于恤翻  
甲戌以皇子奉節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奉節改名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  
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於上前明言之無所忌憚橫上  
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

尚父而不名尚太公輔周武王號師事無大小皆咨之羣  
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史言李輔國凶以內

飛龍殿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  
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

流黔中古衡州也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

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為功子儀故王元振因之

輒害主將若賊乘其費即光輝也無

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

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相見兇翻考其日實錄曰千

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

皆奉灋郭子儀討元振而河東諸鎮皆奉灋惟思分河

壬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党項寇同官華

原 甲申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為平盧青淄等六

州節度使青淄海沂密海六州淄州治淄川本盧昭德所置

為魯王活古追尊上母吳妃為皇太后吳宮生上而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

國意輔國以不以罪誣之也 勅乾元大小錢皆一當

一民始安之民不便乾元一品錢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

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殺開

封劉昌曰易州有城城府開封城唐屬汴州舊故縣在今蘇南

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太尉城東南隅最

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疆請

南保楊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

廷何望又翻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眾寡遂徑

趣徐州趣翻使克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

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劉展展年正月神功克劉留連楊州

未還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林大將軍殷仲卿相攻

於克鄆考其日實錄曰聞光弼至憚

林大將軍光弼而得相攻於克鄆者蓋謂未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聞光弼至憚

其威名神功遠近河南言河南道衡仲卿相繼入朝

吳曰晉傅曰魏襄季北師之勝於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兵國李擊

敗之又曰初光將赴臨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晃方據江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病不履徑往潤州光弼未至

放拒於襄陽及光弼將歸至徐州史劾光弼田神功功在淮南

謂則是神功已運也實錄今年八月袁晃始陷潤州田神功當時已據

江惟則錄也今從新書本傳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

決之自餘衆務悉委判官張儻又容上感儻修吏事精敏

區處如流呂嗣諸將白事光弼多令與儻議之諸將

事慘如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賈戶先是田

神功起偏裨為節度使去年六月田神功自平留前使判

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儻

抗禮乃大驚偏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

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史言武夫釋服可以禮

則行戶丁酉赦天下立皇子益昌王徽為鄭王天

改刺州為延為慶王迺為韓王來瑱聞徙淮西大懼

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己來瑒

以要君欲再上欲姑息無事壬寅復以瑒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復扶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

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

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

輔國出居外第常居禁中內於是道路相賀輔國

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

禦使裴我屯穀城開皇十六年既得密敕即帥麾下二千人松漢趣襄陽

己巳陳於穀城北瑒以兵逆之問其所以來對曰

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瑒曰吾已蒙

恩復留鎮此又復扶何受代之有因取勅及告身示之

我驚感瑒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我

於申口金州海陽縣送京師賜死考其曰善

道入朝及見瑒曰云奉代且欲視瑒瑒曰瑒已奉恩命復在此

按瑒若殺我相見則我豈得乙亥以通州刺史劉晏去年十一月晏

等使為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

潞儀澤沁陳鄭等節度行營將以郭子儀都知朔方河東北庭

軍副元帥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

害拒嚴武武不得進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

賊帥吳功曹等平之顯己未徐知道為其將李

忠厚所殺劍南悉平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瑒

入朝謝罪上優待之己巳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

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

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

師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異日

弼遣兵擊晁於衢州衢州春秋時越地也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破之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九月庚辰以來瑒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

山南東道節度使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



內侍監監裴冕為山陵使山陵使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申貶冕施州刺史

於回紇修舊好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中原無主史朝義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

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事見二百一十卷至德二載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師朔方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

輕唐之志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眾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

之於忻州南初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致勞力可汗請與

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

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數所州縣蕭條無以供

擬悉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洛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

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可伏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陝州袁晁陷信州信州

十月袁晁陷温州明州温州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

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

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史朝義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

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適副適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

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輔國

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懷恩

適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可汗

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兩宮皆未葬不應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

瑒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

少華一夕而死，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又方鎮表上元元年改陝西節度使郭英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灑池入

李光弼自陳留入，分道並入，以攻洛陽，羅王留陝州，考異曰代宗

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同軌洛陽，史朝義聞

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眾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朝直趨朝諸將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去年坤山之敗，河陽懷

遺號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朝直趨朝諸將表

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狃陳而不能陷，引退以敗遂單騎奮擊

奪賊兩牌，牌古謂之權，晉宋之間謂之旗，旗南以皮編，北以木為之，以捍蔽人，以木為之，在傳樂部以楊柳實編蓋北方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尚書羊嗣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

將輕騎數百東走，將帥亮細又音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復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佑等，音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從下

可改刊入聲汗音葉使疏史朝義音楊之難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汴皮面翻濮州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李德裕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自給衣於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朝義雖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朝義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自樂漢古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王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恆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洛音名恆戶登嵩楚王之子也嵩玉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王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令制東京及河南北受為官者一切不問有己丑以戶部侍郎劉晏兼河南道水陸轉運都使睿宗二年除河南少尹水陸轉運使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水陸轉運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

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爲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爲善復扶又擢爲

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爲王武俊東張本契丹又音默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

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

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臨清漢清淵後魏改曰臨清唐屬貝州九域志在魏州北一百五十里朝義自衡水引兵

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下博屬棗縣賊大敗積尸擁流而

下朝義奔莫州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戰敗走歸范陽遂下博水莫州屬棗縣兵一十五萬及朝義

李令崇之是夏步秋亦率面來河東兵馬使李嗣元等皆

成敗由將來事不敵全敵在權首劉主破於白帝曹公敗於赤壁

若擊而令數未見其利請用車五十乘於古夏康王城北作三箇車

營軍上皆設柵挑倒戈爲禦每軍甲士二人持兵而伏賊軍于女羅

於帳中每營置重分別其次管後重二萬人布圍月陣凡敵來我軍

則說此陣左右有隙亦設此陣左右奇軍亦設此陣各令五千將主之

行陣後之接戰不勝則退於營月陣後前軍既却敵必至軍營後其

戰死必將攻取候其兵戰陣勢已分然後擊敵齊前而後俱至獲賊

軍勇而獲爭先左軍西行右軍東進皆取古城之南令首尾相屬伏

兵之發利必不敵何待令又景義王左軍連于義城中軍足下自

主中軍若其不捷老臣請以我五千爲足下吞之朝義驚疏大悅

朝義得達莫州朝義既敗官軍威復振所遺棄人莫已達由是

舟航并運糧餉先濟糧重兼及老弱方以軍南行若有攻擊僕固瑒

令史士各固所執以抗其鋒朝義乃從朝義使一傳懷恩都知兵

北漢僕固瑒亦連船備濟朝義今從朝義使一傳懷恩都知兵

帝配高宗封二年以高祖太宗並配是時太常卿杜鵬漸等請以神虎爲祭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服之契國之後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初名徽後改名豫肅宗長子也登遐之後

廣德元年是年七月方改春正月己卯追諡吳太后曰章敬皇后吳太后上癸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爲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初來瑒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同平章事元振譖瑒言

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奏瑒與賊合謀致仲昇陷賊壬寅瑒坐削官爵

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程元振忌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

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守武式高朝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

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歸義屬

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

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論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

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復興今旣歸唐矣豈可更爲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

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

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十二月庚申初以太祖配天地高祖武德元年制每歲國

丘方丘之祀以太祖景皇

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平盧已陷又兼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

高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

恩亦恐賊平龍衰故奏留高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

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過抄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

辭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

帥遺之旗曰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違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

何以下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李懷仙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梁崇義以妻陽崇義奏改葬瑱為之立祠不居瑱聽事

拒命而死張本崇義為于倫翻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

泰陵泰陵在何州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廟號文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

聖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建陵在何州光武縣廟號肅宗

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眾

近二十萬新其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

討平之伯儀魏州人也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

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不能甲郭子儀之言為二虜入京師張本數所角翻上時掌翻下同辛

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

年乃得歸史究羣臣三上表請立太子五月癸卯

詔許俟秋成議之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

檀平薊為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

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

懷衛河陽為澤潞管自田承嗣李靈耀相繼叛六月癸

酉禮部侍郎華陰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

實行下孟翻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

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

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

此待士朝直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兩翻其明經則誦帖

括以求僥幸帖括者舉人因試帖括取科會為一書相傳習誦之以應試謂之帖括又舉人皆

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

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

孟翻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唐之朝廷擇儒

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

得出身不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唐道舉見二百十四

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

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

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聲病謂以平

獨而成之音併之韻謂之聲反是則謂之病風流頹敝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

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

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

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庚寅以魏博都防禦

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

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

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魏博牙兵志于軍中同華節

度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恐懼自殺程元振元年置陝

州東華州為同華節度使華州化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九始辛卯九月癸巳十月元正二月四月起昭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

武孝皇帝以號之符應也上稱掌制壬子赦天下改元

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將帥冊

回紇可汗為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

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謂毗華言引親登

殺以下皆加封賞左殺封雄朔王右殺封驪王胡祿都督

戊辰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

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

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今大丁翻唐取士之科由學館日生

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吐蕃入大震關陷蘭

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秦渭

等州隴右之地也并為吐蕃所陷因其入大震關而

言之前州隴右之地也并為吐蕃所陷因其入大震關而

州取前州隴右之地也并為吐蕃所陷因其入大震關而

州取前州隴右之地也并為吐蕃所陷因其入大震關而

州取前州隴右之地也并為吐蕃所陷因其入大震關而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三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

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

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

開屯田供糗糧德宗後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

里相望德宗後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

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

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

社矣德宗後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

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其

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德宗後及史朝義

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德宗後及史朝義

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

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

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祈縣德宗後及史朝義

漢古原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德宗後及史朝義

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

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德宗後奉仙還

過懷恩懷恩與欽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德宗後奉仙還

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德宗後奉仙還

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德宗後奉仙還

當更樂飲一日德宗後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

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

去德宗後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

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

去德宗後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

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

秦懷恩謀反懷恩與仙同謀懷恩欲帥其眾攻長安

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

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謂回紇說諭回紇謂式葛邏再收

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

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

之上道行至山北謂回紇恩也謂回紇雲京奉

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

兵臣力為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

遂復妄稱設備令力下翻為于倫翻與李抱玉共相組織

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

下誅夷豈惟羣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當時不臣情事

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摭實謂懷恩之言

無處謂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謂蒙蔽聖

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謂

近益加疑阻謂如臣朔方將士功

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

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

毀謂弓藏烏盡信匪虛言謂何殊指鹿為

馬謂陛下信其矯誣謂臣實不敢保家陛

下豈能安國謂言利行謂惟陛下圖

之臣欲公然入朝謂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

懷恩見導慶抱其足號泣訴冤謂導慶為言聖恩

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曰

公信其甘言入則為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導

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導

慶乃還謂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

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吐蕃之入寇也邊

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謂大涇州

高暉軍使高暉擊之謂九月至便橋

寇涇州辛未犯奉天武功按名涇州東去涇州三程

涇州刺史使張瑄城謂九月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

引吐蕃深入過

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

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

之子儀閑廢日久實然不月郭子儀部曲離散至是

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

羌二十餘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

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

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

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整屋之西

吐蕃寇整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

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

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

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

度澧水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

將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

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廢立在一言

耳子儀未應琪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

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

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

不遜語羣臣奏議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

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

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

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

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

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

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

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

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

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

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

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

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

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

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

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

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

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

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

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

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

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

化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



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

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

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眾近

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澧水

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

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

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

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

名朱德門

人及其妻子徙從南入牛心谷

州先是大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

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忽其下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

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為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

光尹聚眾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



分前兩東西... 皇詔兩川合為一道... 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

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

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用謂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為其用耳

儀使杜鴻漸定禮儀自後至元月初參定禮儀者並入街無由檢放開元九年章帝除國子司業仍知太常禮儀事自此至二十三年凡四改官至太常卿并帶知禮儀事至天寶九載始置禮儀使以太子左庶子章述奏自今祀圓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為之使疏史記

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制冬至祀圓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嚴父之義也乙卯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

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各所管曰天

雄軍從之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暹誠潛謀取太原

雲京覺之殺暹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場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

王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曰將軍何乃射人王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

射之何傷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

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

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癸酉上朝獻太清宮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

王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曰將軍何乃射人王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

射之何傷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

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

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

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

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

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

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衆潰矣將拒之

其甥張詔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鎮何可不納也

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

已納之張詔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詔爲間殺釋之

而收其軍使詔主之既而曰釋之舅

也彼尙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

寘於彌峨城而死張詔之死官大初而設朝

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都虞候張維

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

諒至汾州維

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場日開府盧景公

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

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史言

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如汾州

考異實錄德元年十二月丁酉西園張維岳所殺

附錄因氏子以儀爲之帥不置在於儀領朔方兵所以不

當在領河東則元帥之後而實錄一年正月朔方使使

使汾陽家傳二年正月朔方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東副元帥二十九年加朔方節度使二月二十日郭公加

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上之

幸陵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

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角翻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

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

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

之加厚皆所以懷自喪亂以來自喪亂以來水堙廢漕運

者自江漢抵梁洋自安祿山許景雲洛陽阻漕運

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爲河南江淮以來轉

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

役聽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

斗千錢百姓投稔以給禁軍後宮廚無兼時之積

病時不載爲相致遺書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

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

者皆遵其法度云甲子盛王琦薨琦女党項寇

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

間則出掠間古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師居前以

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澄城在

斬首捕虜千餘人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曆元

六月望夜月蝕三之一有祿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錄代宗以

至德縣不與天合部司天官屬郭景之等使用曆代宗更立歲

上元七曜起處四度帝爲曆代宗更立歲

悉罷之孝弟力田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

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

許 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  
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  
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  
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日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  
帥朔方節度等使僕固懷恩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

竟不從 秋七月庚子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  
以青苗錢為名每畝徵五文徵三十五文又隨夏  
稅時徵錢每畝八年每畝率十五文俸方用翻

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整治直指  
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  
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

復稟畏少給照圖復扶又翻李光弼處危疑之地其地若無君者  
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史言李光弼下之大義非虛語也

緡代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行營俗做上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

吐蕃十萬衆將入寇朝首遠翻紇下汲翻吐蕃考異  
家傳實不遠十萬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

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少  
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少

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辛巳子儀發赴

奉天 甲午加王縉東都留守武音音守河中尹兼  
節度副使崔寓使味史翻寓于知翻河內發鎮

兵西禦吐蕃為法不一九月丙申鎮兵作亂掠官府  
及居民終夕乃定丙申丙午加河東節度使辛

雲京同平章事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  
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鄆澤潞節度使李抱玉

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  
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拔當狗城當狗城當白狗城關中蟲蝗霖雨米斗千  
餘錢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

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  
蕃于宜祿將郭晞又音如字郭子儀使右兵馬使

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考異  
兵馬使曜率師拒之與白孝德郭晞等皆在

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  
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

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  
儀出陳於乾陵之南陳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

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

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考異  
辛未夜郭晞遣馬步三千人於邠州

三人持大將四人十一月乙酉虜自漢中解

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考異  
辛未夜郭晞遣馬步三千人於邠州



道節度使張獻誠擒王獻之餘盜皆平。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書令，子儀以為自太宗為此官，累聖不復置。又曰近皇太子亦嘗為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鎮河中。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上遣于闐

王勝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國授其弟曜。曜自將兵入京，曜自將兵入京上許之，加勝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武都王。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卯朔，改元赦天下。戊申，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抱玉時以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少監抱真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其間試謂武備也。舊光傳都試，即孟康曰：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翻及也。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

二月戊寅，党項寇富平，焚定陵殿。定陵殿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凡陵有殿者，後曰殿前曰殿。庚辰，儀王遜薨。儀王，宣宗子。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承襲中命弘文館學士二人，日待制於武德殿。一人待制於書明禮部，又一人待制於集賢殿。門生白曰：是年詔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慶、校書郎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元志、直太右詹事兼御史大夫戴祖謙、左散騎常侍楊謹檢校刑部尚書王昂、高昇、檢校工部尚書知省事崔鑣、吏部侍郎李季師、王延昌、禮部侍郎賈至、徑下、備吳、令孫、集賢待制以勳臣罷節制無制，事乃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上稱事關頃者

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維新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是謂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墮刺如沸粥紛麻。唐書有百揆之官，升安國此謂百揆，蓋古詩有百揆，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吐蕃入，蠻獠爭，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為千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令力丁翻，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履之資。屏，扶也。翻，草屬也。充，疲也。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鎮鳳翔如故。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興唐寺在朱雀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興唐寺別在城南一坊，開元二年，李隆基與唐帝在大興坊，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為天后立，為開元寺，開元二十年，改為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不虞，不慮也。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規之。規，規也。

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諝，諝也。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





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王殺之苑志誠又殺璜王

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

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

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

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

日斂衆還營城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

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

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

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

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盤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

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

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

今屯軍如雲不勦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

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不知所對給事中對不計其名出於抗擊

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

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

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

至鄜州

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冕家屬八十一人

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

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

至奉天

州官解民居而去

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

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

北原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

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兩難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

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牙將言牙前將

下在說詞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

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

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

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

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

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

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

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子儀之審處利

此者如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

呼曰令公來丁德時爲中書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

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

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由翻

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

回紇有大功於唐謂擊兵助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

負約深入吾地謂擊兵助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

綽爲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指

且懷恩叛君棄母謂懷恩阻兵紛紜而叛於汝國何

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

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

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

尚唐公主爲舅甥之國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

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其所欲

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謂音斷又結破

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

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

過爲子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

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

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

酒爲誓子儀醉地曰下及醉藥葛羅使子儀先執

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

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藥葛羅孟至藥

葛羅亦醉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

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不與唐戰見

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李嗣酋

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

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見賢

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

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靈臺靈州天寶元年更

東九十里舊史破吐蕃處在靈臺西十里靈臺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

千丙子子儀又破之於涇州東涇州子儀復合從爲

回紇軍使青健回紇大將諸酋以負約殺回紇單騎詣

野那等六人來朝庚辰子儀遣白元光帥精騎會回紇

破吐蕃十餘萬衆于靈臺西原靈臺子儀遣白元光帥精騎會回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 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 關帝廟 凡盡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

復僕國懷恩死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

三原路嗣恭鎮之禮部使河西節度使楊志烈既死

楊志烈死見上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

州長史上皆從之丁未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唐制

一品職分甲十一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八頃五品六頃六品

四頃七品五頃八品四頃九品三頃十品二頃一頃一頃

地頭州都督都護都尉府官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

九品十品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十四品十五品十六品十七品

十八品十九品二十品二十一品二十二品二十三品二十四品

二十五品二十六品二十七品二十八品二十九品三十品

三十一品三十二品三十三品三十四品三十五品三十六品

三十七品三十八品三十九品四十品四十一品四十二品

四十三品四十四品四十五品四十六品四十七品四十八品

四十九品五十品五十一品五十二品五十三品五十四品

五十五品五十六品五十七品五十八品五十九品六十品

威令大行 己酉郭子儀還河中子儀自朔方歸還河中

蜀中新亂山賊塞路賊首盱討平之及武再鎮劍南

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盱盱討平之

疾自解詣武武以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

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武討平之

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幹英又

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又為節度使盱時

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

度使會朝廷已除英又英又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

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盱還成都盱辭以備吐蕃

未可歸英又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盱轉徙入深山

英又自將兵攻之聲言助盱拒守會大雪山谷深數

尺深武士馬凍死者甚衆盱出兵擊之英又大敗收

餘兵纔及千人而還英又為政嚴暴驕奢不

恤士卒衆心離怨玄宗之離蜀也英又為政嚴暴驕奢不

所居行宮為道士觀仍鑄金為真容英又愛其

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盱宣言英

又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

餘人襲成都辛巳戰于城西英又大敗盱遂入成都

屠英又家英又單騎奔簡州英又大敗盱遂入成都

州牙將栢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曠

州牙將栢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曠

蜀中大亂盱衛州人也華原令顧絲上言元載子

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絲坐流錦州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絲坐流錦州

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絲坐流錦州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絲坐流錦州

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絲坐流錦州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絲坐流錦州

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絲坐流錦州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絲坐流錦州

分長州縣界地分賦山限管鎮  
州舊志鎮州平定節三千九百里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  
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  
廢

大曆元年春正月乙酉勅復補國子學生

丙戌以戶部尚書劉晏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  
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  
琦為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轉運等使分理  
天下財賦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

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  
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  
賴子弟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  
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釋奠于國子監唐制中春秋釋奠于文  
宣王廟以上三帝以祭酒  
十三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  
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  
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新行當番者五日一觀厥大參官弘文學文館  
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遣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  
九品以上及一王後則朝朔望而已餘謂曰率下同相息亮翻

命宰相帥常參官常參官常朝日當赴朝參者也祭酒  
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祭  
十三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  
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  
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新行當番者五日一觀厥大參官弘文學文館  
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遣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  
九品以上及一王後則朝朔望而已餘謂曰率下同相息亮翻

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  
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司修  
國子監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載在支翻又  
如字許厚誤

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  
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  
多讒毀長知兩翻  
此唯至翻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  
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尚辰羊翻  
上時掌翻

是日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

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  
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  
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漢首創翻  
日評為干條第太宗著門司式

云唐式三十三篇以尚書省諸書及秘書省  
尚書省太僕少府及監諸省制計儀為三篇其無門籍  
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唐制  
門司引奏

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  
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唐制  
門司引奏

卒成幸蜀之禍唐制  
門司引奏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  
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况令  
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

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  
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  
權羣臣有不訟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

之復扶又翻  
中竹仲翻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  
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  
恨之奏真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唐制  
門司引奏

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唐制  
門司引奏

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  
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唐制  
門司引奏

以段秀實為三使都虞候唐制  
門司引奏卒有能引  
弓重二百四十斤者唐制  
門司引奏犯盜當死

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唐制  
門司引奏秀  
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

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寧聲稱殊美無所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為邛南防禦使出使邛州山南西道以崔旰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三月癸未獻誠與旰戰于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旰節皆為旰所奪旰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旰

秋八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詩云王世子升於學也故之鄭注凡學四時皆有釋奠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記又曰始立學有既釋奠用饌然後釋菜不舞不設器注云舞者兵也周禮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注云合舞等其進退動司農云舍樂謂舞者皆持芬香之菜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司馬宋以學官主祭南齊武帝時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又南齊未詳今省行何禮用何樂時後隋禘祫用先聖先師禮又南齊份之舞牲羊豕用黍依上公樂及北齊軍駕視學皆親釋奠唐春秋釋奠三獻宗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魚朝思執易升高座講鼎履錄以譏宰相易曰鼎足覆公餗言三公鼎足實錄音案谷王縉怒元載怡然考其是時縉留守東都而縉然則雖守東都有時朝京師也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杜鴻漸至蜀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

數朝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巖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杜鴻漸善知朝廷之務壬寅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崔旰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五帝名學曰成均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義取此也尋復其舊常袞謂國子監為成均亦猶今人言太學

不宜以宦者領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宰相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功竟不成冬十月乙未上生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長知請却之上聽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改元悉停什一稅法什一

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斌音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温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自陝州入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志斌叱下斬之燔食其肉史知日燔食朝士舉選人異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亮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道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益以岐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具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言郭子儀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為

桂管觀察使桂管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為

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賈島

宦官董秀掌樞密是時以中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

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元載引薦於外數日改

宣歙觀察使元載引薦於外數日改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

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

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請

降戶江州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吳立天門郡置澧州尋

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

朝以收華州為名帥所部兵大掠自潼關至赤水水

有衣紙或數日不食者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

人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合東西川見

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子儀

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永泰

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

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

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史稱曰不癡不孽

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

數十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

唐寺命宰相及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

留後考其日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

留後考其日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

留後考其日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

留後考其日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

始入朝實錄亦無鴻漸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貢

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

漸復知政事復秋七月丙寅以旰為西川節度使

杜濟為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斂力元載擢

旰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丁卯魚朝

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在通化門外以資章敬

太后冥福益置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

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川省竹材都而市之材

朱崖街軍軍五街皇城之言第三街界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

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為宜春苑隋開元中置曲江池元疏鑿遂

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山內有古園恩恩寺江側疏浚

物陰四合碧波映映可照華清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六載

費逾萬億孔穎達曰德之數有人十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

至萬萬德為兆德之數有人十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

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

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

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

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

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

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

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

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

惜之為皆寢不報考其日劉崇前書八月二十五日後始

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

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葷菜也與鴻漸造寺

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以國家

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

謂安慶緒殺明也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卷上見上此皆非人力所及

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飯抄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亡謂謂也

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勅天下

無得筆曳僧尼造金閣寺於五臺山此山五臺殿有五臺殊道場鑄銅塗金為瓦所費鉅億此山五臺殿有五臺詳見後

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侍上從容多談佛事卷上由是中外臣民承

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卷上八月庚辰鳳翔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

李抱玉以陳鄭澤潯鳳翔等道節度使防吐蕃固讓僕射言辭確至卷上上許

之癸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丁酉杜鴻漸飯千僧以使蜀無恙故也飯抄九月吐蕃眾數萬圍靈

州遊騎至潘原宜祿潘原本古陰縣屬天寶元年更名潘原屬靈州詔郭子儀自

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考異曰汾陽使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二十七日詔統

宜祿蓋祿委到精卒一萬與馬礮合攻之今從實錄寶鏡甲寅庚子乙卯寇冬

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考異曰唐曆九月吐蕃圍靈州武成申嗣恭破吐蕃按長曆戊申九月一日也今從實錄斬首二千餘級吐

蕃引去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惡局子儀自奉

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

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是歲復以鎮西爲安

西改鎮西見二百二十卷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贈建

寧王俊爲齊王俊死見二百一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甲午郭子儀

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奸南陽夫人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

橫因之置虞候之官攝戶部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諫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

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庚子以後宮獨孤氏爲貴妃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夏四

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從父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用上許之壬寅西川節度

使崔旰入朝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山泌

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太液池中有蓬萊山爲之必同上時衣汗衫躡屨過之汗衫軍服之常服也今謂

必同上時衣汗衫躡屨過之職皆服之惟天子以爲常服漢高祖項羽并衣汗衫中單改名汗衫會通服衣於既朝

古禾自給舍以上舍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爲泌作外

院使與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必固辭必固必辭考異曰郭侯家傳曰固辭以讓元載按載時

命中人手詔賜載先公於衡岳先是年先公交遊盜三人爲其所拉而投之於懸澗及日出乃墮下陰燭業大陰燭業

林浴更衣以俟命乃代宗踐許之也疑盜爲後中書將至先公大懼不知其由按玄龜登道必難在山林豈容全不知如家傳所言是代宗

宗襲立即召必也頃經幸陝必豈得幸無一言召必必在幸陝之後李襲謀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

密近何必暑敕然後爲宰相邪相後因端午王





將自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麟州計開考靈武即靈州也吐蕃大

於靈武麟州計開考靈武即靈州也吐蕃大

則太多乃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

容谷種而還宣州又音吐蕃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度使令狐彰吐蕃古胡彰使節度判官姚顛按行潁州

因激怒將士使殺顛與顛同死者百餘人吐蕃走依河

南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吐蕃冬十月乙巳彰表言

其狀帖亦上表自理上命給事中賀若察住按之吐蕃

入朝吐蕃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

度使吐蕃郭子儀還河中吐蕃元載

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

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

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

慶三州隸朔方吐蕃光緒朔方之公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郭元振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元載使郭元振

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魏即亮也又知字濠州

州刺史景聞即提卒去止當塗此當塗屬太平州本

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景萬福至州景懼移軍上

元按上元之金陵奉之林陵吳之建業江左之建康晉分林陵置

又北至楚州大掠許果既去濠州南渡江而屯當塗及

淮陰景為其將康自勸所逐使使即亮翻自勸擁兵繼掠

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

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兵應既分

禮以養軍請之官健謂言官所者健兒也按唐六典衛士之外天下

諸軍有健兒者健兒在軍者有年限更來往屬為典衛士元十五年

勅以天下無慮宜與人休息自今已後諸軍鎮戍關防利害置兵防

健兒於諸色行人內及密戶中更募取丁壯精勇同者健兒長住

軍者每年加帶劍給期家給半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者健兒長住

洛給田地屋宅人惟其利中外獲安永無徵發之役此當時言兵應

已分之利而養兵之密 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

之一

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

寺朝實者朝魚朝恩章敬寺自以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

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

亦告諸將將士請東甲以從者三百人杜預曰東甲謂

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僅數人而往朝恩

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

管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壬午流李帖於夷州帖於古州也 乙酉郭子

儀還河中朝而還也 辛卯賜李帖死 二月壬

寅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時音

從魚朝恩之請也 楊子琳既敗還瀘州招聚亡命

得數千人松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

伏兵黃草峽音音水經注涪州之西有黃草峽山高險絕無

以身免子琳遂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荆南節度

使衛伯玉欲結以為援以夔州許之使使即亮翻為之

請於朝為子琳陽曲人劉昌裔舊志謂昌裔也為之

說子琳遣使詰問請罪說子琳從之乙巳子琳

為峽州團練使峽州初僕固懷恩死見上卷永

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

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

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晉為判官

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既入

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

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

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言不計其生死邊吏請致詰也

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

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音音呼玉爾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晉拜音音既又相帥南面

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此言有美附請曰

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 辛酉郭

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州名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

誅其渠帥衆心乃定并開州所屬秋九月吐蕃寇

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河東兵馬使

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之縉音

以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鹽州漢五原

之牽璋逗遛不進無縱托宅事擅入太原城縉悉擒

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縉又知字縉

軍府始安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

十里吐蕃入塞鳴沙縣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

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漸以疾辭位壬申許之乙亥薨瀉漸病甚令僧削髮

遺令爲塔以葬令効定國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

平章事初元載爲新平尉尉官名至千餘歲

名猶不改西魏置州開皇四年改曰新平縣因郡以名縣也唐

爲邠州治元末曰新平縣唐武德以新平縣爲新州治元

政到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

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

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左右神策軍誣以罪惡捕繫地

牢訊掠取服抄詩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

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

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直朝

給使衣綠唐制內給使無常員屬內侍省元無官品者號內給使

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

卑爲儕輩所陵儕士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

紫衣於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

心心平則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閒奏朝恩專恣

不軌見前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

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丁

外以爲援使使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

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

興扶風棘神策軍

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

南尹張延賞爲東京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

興平武功天

壬辰加河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兵屬留守武文德延賞嘉貞之子也嘉貞二月

戊戌李抱玉徙鎮蓋屋蓋屋軍士憤怒大掠鳳

翔坊市數日乃定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

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

亦以此自安皇甫温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温

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朝恩

亦不 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

酉寒食前漢歲時記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公復

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

悻悻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載祖朝恩又知字朝直

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

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

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

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

相領之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

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

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

珍貨以賂載載以縮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

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宣州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

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

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

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館留宴數日辭去贈絹

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

滅玠殺觀察使崔濯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

原入朝原 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京果為

湖南觀察使 荆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六月戊

戌以殿中監王昶代之伯玉諷大將楊鉢等拒昶留

己錢甲寅詔起復伯玉鎮京南如故 秋七月京

畿錢錢米斗千錢 劉希暹內常自疑

故常自疑建首康

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



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紓惟甘肅 九月吐蕃

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青石嶺在州西 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是歲以尙書右丞韓滉為

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滉 滉為

儲領作賦斂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

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

子也韓休元子為相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唐鴻臚寺在

二街北來第一坊又北如西掠人子女唐鴻臚寺在 所

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西內宮城之外為皇城 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史

三月郭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邠州在唐 五月乙

未赦天下 秋七月癸巳回紇又擅出鴻臚寺史

逐長安令邵說至舍光門街西內宮城之外為皇城 盧龍節度使

朱希彩既得位悻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

因衆怒伺間殺之使懷瑗 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

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粵唐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毫離亂

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 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齋糧食

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豪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高

陽齊映高陽漢縣屬魏州 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

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

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

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

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劉晏 伏見吏部尚書

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

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

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為永平節度使 吏部

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妻弟侯莫陳伏

浩

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李 浩

筠劾奏其狀筠 勅禮部侍郎萬年于劭等

按之劭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

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

州長史朝廷稍肅明州在唐 州刺史邵桂

百五十大星桂州京師水陸四千七百一十里 州刺史邵桂

長知兩州考 州刺史邵桂

原尉侯莫陳伏侯莫陳伏 州刺史邵桂

未決屬月餘上聞其故對曰臣聞日能修德月能修刑今上行之

自北朝聖益振百歲壽然被已五月乃食定時未也今下版

辛

卯鄭王逃薨贈昭靖太子從上文 回紇自乾元以

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驚  
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  
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  
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通作手綱 八月己未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踐秋稼而  
去公進溫德雅雅政等進兵九月十月破今檢實錄辛

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  
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常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  
甚厚劉力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  
求互市復扶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  
節度使呂崇賁據嶺南反 癸未晉州男子郇模順

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苦言無所取請  
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  
館於客省時古銀置置密省或四方奏計未遺者上書言事  
件旨者及蕃客未報者皆館於其中常數百人館古玩

軍使也監古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  
祠堂謂之四聖為子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  
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  
之 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  
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

宜祿宋山曰宜祿本漢魏縣地後魏置一二年分屬鄜州  
鄜州西六十里考其曰宜祿作甲子善考瑊登黃蘆原黃蘆  
在  
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  
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焉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

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請虜驕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  
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  
吐蕃戰于鹽倉又敗璘在

使焦令謨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  
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  
苟自全乎召令謨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

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  
天下聞音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敗音莫對渾瑊  
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預音然願一言今日之

事惟理瑊罪理音不則再見任任音子儀赦其罪使  
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  
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持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

趣秦原秦原在鳴鼓而西虜聞之至  
百城返秦原在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  
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于潘原潘原在殺數千人虜  
遂遁去 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哥舒晃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

吐蕃數為寇數所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

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秦嶺即北抵大河

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

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

其東唐原州治古高平當隴道之要漢光武取隴右先降高峻而後

興誠要害之地也平涼隴屬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

存吐蕃奔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

遠若乘間築之間古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

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原州

有木峽關州境又有石門關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

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

用使從洛翻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

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

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為後楊炎復議有司以回

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

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為于上不許十一月戊

子命市六千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一有奇於甲寅歲己未七月九十五年零七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曆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田神功入朝見上卷上年

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漢江源出岷山南流至漢中又南流至鄂州

復州鄂州皆閉城自守復州二州皆漢水之南山東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發兵備之二月辛未徐州

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徐州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使見上卷六年庚辰

沐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沐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

弟神玉知沐宋留後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國之北門中間戰士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朝直通朝史初日美羌勢強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樂首洛妻十細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史言狼子野心

以澧朗鎮遏使楊猷為洮州刺史隴右節度兵馬使時已陷以楊猷為洮州刺史

四月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邠州又音如字考異曰唐書作癸

壬辰赦天下復林又姓為子孫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是年正月已表求平章事將即拜相丙寅以璘為左僕射璘

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泚且請如平請奇請仍為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癸未與善寺胡僧不空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釋典云律在多羅志嚴初為五人說契經

京師旱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夏工衛彌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秋七月戊午雨朱泚入朝至蔚州有疾朝未白諸將請還侯

閔而行特病而行之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諸將不敢復言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後河

諸將圍兵不期朱泚之辛丑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文紀以宋置延英殿或宰相飲有美對或天子飲有宮庶皆非時召見

大昌門高宗初創是初有大明宮雖有延英殿殿召對宰臣則始於代宗再代宗以苗晉勳年老妻其入閣不趨苗晉勳延英此禮也

殿故陽城使陳前西上高宗王仲舒守延英殿上伏問不去也

擢賞之盛近時未有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殺下有司擒之上釋不問甲辰命郭子儀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禮

冬十月壬申信王瑋薨乙亥梁王璿薨信王瑋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誘羊久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平，帥其眾歸承嗣。帥，平也。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相州，魏州也。上表請入朝，許之。朝，許也。

辛丑，郭子儀入朝。壬寅，壽王瑁薨。瑁，子儀子也。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堅為洛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昭義，薛嵩也。戊申，上命內侍魏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攻衛州。

乙卯，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吐蕃，西戎也。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丙辰，詔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救，無得輒召募。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掠相衛四州之地。相，相州也。衛，衛州也。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魏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磁，磁州也。相，相州也。

之使，其將士割耳鬻面，請承嗣為帥。割耳鬻面，謂割耳鬻面也。辛未，立皇子述為睦王，逾為邠王，連為恩王，邁為郾王，遇為端王，適為循王。述，適之子也。邠，恩之子也。郾，邁之子也。端，遇之子也。循，適之子也。通為恭王，達為原王，逸為雅王。通，述之子也。達，邁之子也。原，遇之子也。逸，適之子也。

後，化州。河陽三城使常休明，分河陽河南屬懷州，屬長橋。河陽，河南也。懷州，河南也。長橋，河南也。梁水古稱險，後魏之世，中城也。東西魏兵爭，又築中澤及南城，謂之河陽三城。元中，史思明陷東京，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陽，及雍王平賊，令康朝恩守河陽，乃以河南之河清、濟源、溫、四縣租稅入河陽三城使，河南尹但禮領其餉，尋又以沁水軍賦屬之。河清，河南也。濟源，河南也。溫，河南也。四縣，河南也。

史訢刻少恩，其軍士防秋者歸，休明出城勞之。防秋，防邊也。勞，慰也。防秋兵與城內兵合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軍士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

蘭慰撫之。蘭，蘭州也。慰，慰也。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令珍，陝州軍使也。三月二十八日辛酉，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卑辭，卑辭也。徧拜，徧拜也。將帥亮朝，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過，過也。上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棘圍，棘圍也。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為賞。緡，緡也。乙巳，薛平常休明皆請闕請罪，上釋不問。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淄青，淄州青州也。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教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兩鎮，淄青也。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永州，湖南也。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即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第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稽違，稽違也。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磁州，河南也。

己攻德州拔之。德州，河北也。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懷澤，河南也。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高陽，河北也。

州治信都縣

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東  
身歸朝謂拜史朝相辛巳郭子儀還邠州而  
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

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  
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

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  
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

何怪焉聞者皆服史言子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

子期寇磁州將即克嗣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

賜出下及有司執之繫萬年獄其酋長赤心馳入

獄長由斫傷獄吏劫囚而去上亦不問壬子

吐蕃寇臨涇初改日谷谷而往道家屬出城

隴州及普潤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遺家屬出城

寶匿丙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寧州

李寶臣正己會于東強東強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

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  
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  
南度河屯陽武年置陽武縣北至衛州五十許里寶臣與朱  
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用機寶臣不能克

龍節度使朱泚出鎮奉天行營此且禮冬十月辛  
酉朔日有食之盧子期攻磁州考異曰

城幾陷依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

大破子期于清水按新書曰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

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時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

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

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時年諸子不肖悅亦孱弱

正溘死無日諸諸子不肖悅亦孱弱

山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豈足以辱公之師旅

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

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

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

功遣中使馬承情齎詔勞之將將還寶臣詣其館  
遺之百縑承承情託言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  
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  
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  
常欲之寶寶臣本范陽內屬其鄉里因刻石作讖云  
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陸寶臣境  
內使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  
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  
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  
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

不克矣武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  
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

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  
射堂與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無節

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  
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

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  
軍使昌平劉怵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

嗣聞幽恆兵交即引軍南還寶臣謂寶  
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

臣慙怒而退承寶臣謂寶臣曰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  
寶臣曰吾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承嗣也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

取信許之承嗣方求解於寶臣何以擒滔以取信且承嗣尚在傳  
舍武俊何不勸承嗣承嗣而斬清謂承嗣自以承嗣誘之共取幽州

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承嗣曰承嗣欲送承嗣  
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承嗣曰承嗣欲送承嗣

貞懿皇后至神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  
瀛州降 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為

將考異曰承嗣家傳 討哥舒晃瑤以大軍當其衝晃自  
聞道輕入承嗣正嗣 丁未克廣州斬哥舒晃考異曰承

承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謀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數百萬  
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承衡之故嗣恭雖有平方而功止轉

檢校兵部尚書無所勸發建中實錄曰自兵興以來諸軍殺帥而  
受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御臣討不失有罪始斯役

也既而有誘其收幸海府庫閣上不見事見傳侯久之據代宗以嗣恭  
附元載有誘其收幸海府庫閣上不見事見傳侯久之據代宗以嗣恭

兩三伏中追詔至承平下諸將待林涼以候觀德江西判官知軍入  
懼泣曰公若助方畧而承平為執政則臣少壯也必頌城也嗣恭  
懼泣曰公若助方畧而承平為執政則臣少壯也必頌城也嗣恭

略使王翊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覃問乘虛襲容  
州考異曰承平下諸將待林涼以候觀德江西判官知軍入

紇千騎寇夏州考異曰承平下諸將待林涼以候觀德江西判官知軍入  
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觀水在夏州朔方縣南

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賈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  
如字韻音音 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田承

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承嗣直承  
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承嗣直承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  
突厥吐谷渾氏羌羣蠻衆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承

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承  
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承

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  
以備回紇朔方五城 三月戊子河陽軍亂逐監軍再庭蘭出

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人乃定承  
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

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承  
承嗣為援承

承嗣為援承

後宋書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  
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秋

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滑州承嗣敗吐  
蕃寇石門入長澤川澤川滑州界

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泚八月

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  
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

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  
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

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僧惠乃與

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惠說僧惠僧  
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

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  
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

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鄆州鄆州

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榮澤榮澤

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  
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弃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

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李忠臣因馬燧戊辰  
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于雍

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

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  
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

青兵於匡城少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  
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

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縱千密斬數十人而還還

又如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  
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

數李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  
本奚也丁未耀靈至韋城韋城

己功讓之不入汴城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  
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

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  
靈曜至京師斬之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

加同平章事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  
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

申璘薨日十月是申馬公十一月正月八月奉制除涇州刺史  
史知節度事璘又云西以段秀實知河東蓋委裴旻

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頤治喪事於內李漢惠

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  
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

於衢路輒執而囚之出中非護喪從行者  
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

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珍十將  
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衛徙珍

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自長加受

秀實結見於中其後貴者嗣業子劫難徐之滿似清州

軍軍長後勢擊朱泚以一身御國其璘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

甲於勳貴以功勳致貴中堂費二十萬緡宅室所

減無幾豈謂其子孫無行家貨尋盡言積貨無幾

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磁邢以澤潞

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

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尚辰弟抱真仍領懷澤潞

留後 癸亥以河東行軍司馬鮑防為河東節度使

防襄州人也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

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復扶又翻上表謝罪上亦無

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令不必入朝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載祖文翻又音黃門侍

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載妻王忠

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尼

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悛

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

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吳湊曾叔會有告載縉夜

醮圖為不軌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

事堂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從殿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

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

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鞠問端皆出禁中

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

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

須受少污辱相息免勿怪乃脫穢鞮塞其口而殺之

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首謂罪首從謂宜更

稟進止函等從之上乃貶縉梧州刺史梧州

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

八百石餽餉之味其辛辣欲表唐中記曰生南海諸國宅物稱

是禮部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縮性清儉

簡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

中聲樂五分之四坐從引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驕

毀撤之信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

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

及於貶又音泗混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

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丁酉吐蕃寇黎雅州

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

乞貸楊綰常奏京官俸太薄綰己酉詔

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綰

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

乃

己酉詔

十四年





以深譏也。楊綰常哀薦湖州刺史顏真卿。大曆九年

為刑部尚書。尚書綰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為都官員外郎。唐都官員外郎

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鄭頰節度副使段秀實為節度使。考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

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吐蕃八萬衆軍

於原州北長澤監。長澤吐蕃入破方渠。

谷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

坊州冬十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

於望漢城。因名望漢城使使使先是秋霖河中府

池鹽多敗。皆有鹽池。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

恐鹽戶減稅丁亥奏兩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

夫義興蔣鎮往視之。義興吐蕃

寇鹽夏州又寇長武。州郭子儀遣將拒却之

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為宋州刺史。

乾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

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漢

阿附度支。謂阿附。稱縣境苗獨

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

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

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迺不仁如是乎貶

澡南浦尉。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

獻恭奏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丙辰蔣

鎮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靈應池

阿附度支。謂阿附。稱縣境苗獨

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

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

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迺不仁如是乎貶

澡南浦尉。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

獻恭奏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丙辰蔣

鎮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靈應池

師。防秋而還。時人醜之。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

十餘萬衆斬首八千餘級。庚子以朱泚兼

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平盧節度使李正

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

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

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

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正己亦青州刺史。後李靈曜

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

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

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檀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

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鄧六州有衆二

萬相與根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朝

直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

朝直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

朝直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

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為千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敕毀白渠支流碾礮以溉田碾力引水磨也自旋轉謂之水碾唐曰碾磨也後碾也昇平公主有二禮入見於上請存之日見朝上曰吾欲以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 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貞曰紇即今制置使司帳前都提舉之屬泗水縣屬徐州府回紇精銳遠來求鬪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虜於陽曲曲陽縣屬太原府未幾於陽曲城敗日汾陽縣因城陷虜酋也歸帝又改陽曲直隸并州城是也 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下段開展成正開九城志代州縣 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己亥吐蕃遣其將馬重英帥眾四萬寇靈州靈州在

軍士掠其輜重古未翻又古取翻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掠坊市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六月戊戌龍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泚且禮翻又音常袞帥百官稱賀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泚且禮翻又音何乃賀為宜戒法吏

之不察茲過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兩之子也臣臣河開元秋七月以祐甫知吏部選事祐甫數以公事與常袞爭由是惡之為袞妻叔祐甫張本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邠州屬中書省始去 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眾寇鹽慶二州重

龍郭子儀遣朔方都虞候李懷光擊却之 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寶臣賜姓回紇吐蕃二萬眾寇銀麟州略党項雜畜麟州屬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莊陵莊陵在西北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西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前郭子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朝音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以給事中杜亞為江西觀察使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泌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此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泌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五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二七〇九

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言朕面屬卿於路嗣恭欲朝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為

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道千李日

漢西域傳西域國出琉璃盤古注曰魏略云大秦國出亦曰黑黃青數種紅紫十餘種此蓋自然之物宋齊梁陳隋唐皆俗所用皆謂之石加粉以紫而為之宋齊梁陳隋唐皆今書附王秀為琉璃古之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千傳

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用好石為器古者出山取石鑄以為器注云采石有采石之山則鑄石為器古者出山取石鑄以為器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石師自云能鑄石來五色琉璃或鑄於山中印之則成琉璃亦用不鑄無自然生成者外國奇產中國本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也然中

國所鑄者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潤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則手破裂其來自海船者製差鈍硬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自沸湯注之真琉璃無異不復動是名番琉璃也番琉璃之異於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以石鑄之也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斬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俟其至當與卿議之必

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路嗣恭始名劍客為關令連街神為因賜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

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為之亦為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即謂平嶺

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

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諸鎮州皆有孔目官以綜理衆事因而構之子

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鄧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鄧猗氏丞國地僻遠於此絕無故曰猗氏既而

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史言朝直儀朝而常衮言於上曰陛下久

欲用李泌泌必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

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太公陰五月而報政伯禽始十四年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為澧州刺史音二月

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承嗣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

申以悅為魏博留後為田承嗣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

堦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

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為眾所服希烈

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眾所服希烈

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鶩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

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希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

州承平軍本治滑辛酉以容管經略使王翊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暴橫翊抑

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

府乃安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請復姓張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復姓五

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國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內殿宣政殿在殿內遺詔以郭

子儀攝冢宰癸亥德宗即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嘗召韓王迥食迥也食馬齒羹不設鹽酪音路賈酪也常衰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加

馮緄哀委頓從吏或扶之用制中書舍人崔祐甫指

以示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哀聞益恨之會議羣

臣喪服衰以爲禮臣爲君斬衰三年爲子儀制漢文權

制猶三十六日事見十五卷前漢文亦後七年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

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

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

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

之別朝直通制下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執非

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衰不能堪乃奏

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閏月壬

申貶祐甫爲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

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更直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

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

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衰獨居政事堂唐初

政事堂之中書省三省長官議事於此

代二人署名奏祐甫

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言可貶今云

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卽位以衰爲欺因大

駭甲辰百官衰絰序立于月華門釋大昌曰按六朝宣政

有西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西則中書省也

州刺史五子許里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

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昭應本新豐豐樂二年改曰

昭應昭應宮北漢從宜翻又音如字

既而羣臣喪服竟用

袞議上時居諒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

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

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

賄求官者相屬於門神朝亮朝論自魏朝祖玄朝大者出

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衰

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

所甄別賢愚同帶制見貞觀後魏書崔祐甫代之欲

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

百人定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今他事前後相矯終不

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

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爲行不敢不詳慎苟平

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下孟開同上以爲

然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

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

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

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

亦多矣下孟開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

以公衆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

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

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髮之私

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

三百餘人使史記制樂事始

一所留者悉隸太常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

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

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大城水運大使押蕃部

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中城單于皆領朔方

賦權任既重功名復大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

宗欲分其權而難之久不決甲申詔尊子儀爲尚父

太公望周師尚父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

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

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塔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為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為單于大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領其任將帥亮開元早朝開戶

惟新軍戶昆翻又 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麟麟上慶雲圖得上下言同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慶雲也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四十有二先令力開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此馬貢所及豹狃狃難獵犬之類悉縱之狃似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使使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謂去年防之敗也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燧在并州城北四十里東朝街并州城於陽曲縣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燧則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夏代州刺史委任之兵部侍郎黎幹狡險諛佞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相

親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二人皆為眾所惡時人或言幹忠翼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為皇后事覺丙申幹忠翼並除名長流至藍田賜死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為太常卿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滉判度支分掌先是晏滉分掌天下財賦大歷六年河東劍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培克過甚滉故罷其利權尋出為晉州刺史晉州始隸分縣古平陽也至德初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至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滉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此東渭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六月己亥朔赦天下西川節度使崔寧永平節度使李勉並同平章事使詔天下寃滯州府不為理為聽詣三司使所謂三司使知御史中丞中書省舍人門下省給事中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司使也推決尚未盡者聽搗登聞鼓唐時登聞鼓在西朝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復及請度僧尼於是搗登聞鼓者甚眾右金吾將軍裴諝上疏諝以為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制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費諝其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

之意邪邪音上答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中竹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徙仲孤德峒德茶之玄孫也太宗案扶分

為虔王詳為肅王乙巳立皇弟迺為益王俛為蜀王  
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

備顧問別志曰初太宗即位命外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  
門外又命朝集使五品以上宿官日一人待制於武德

成以朱泚為鳳翔尹又音此代宗優寵宦官奉使  
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

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還無所忌憚李嗣宰相  
嘗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附丁呂

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  
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茗美選茶上聞之怒

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奔所  
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馬

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東都園苑使  
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琇珪更名志貞駕鶴典禁

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  
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懟服天下以為太平之

治庶幾可望焉始居九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

始增祖宗之諡唐高宗上時並制書本朝宮中道也按成  
謂武后事也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

一字者按天寶十三載加祖宗諡號皆九字而聖臣上  
至顯神按周之文武稱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

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為蹇  
少不為貶少始今累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

宗以上皆從初諡初諡高宗由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睿宗曰  
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

尚質正名教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  
議獨兵部侍郎袁儉儉員會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

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  
所刻乃初諡也按唐隆中玉冊自當聖真皇帝以上所刻皆

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梁師亮翻師所類翻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宮司掌宮禁謂園隸者也

之奉成園雍鎮奉成園在安邑坊自丹鳳門南出東街第六坊為安邑坊癸丑減常貢宮

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

常千人統下沒翻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饗餼餼日饗生曰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

日縱貪橫孟翻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衣於所翻華服誘取

妻妾故禁之久翻辛卯罷天下權酒收利唐初無酒禁元元

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太宗時晉王

亦置焉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

日置於翰林為學士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處也玄宗初置翰林

待詔學四方表疏批答應奉文章又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差謬

始慶朝官有才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官然亦未定名制詔書

數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

士院於翰林苑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

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久次者一人為承旨

重無比為張涉以職乙未以涉為右散騎常侍仍為學

士散騎常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  
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二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二 奇始已未八月癸酉西平王元月一年有

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

郎大曆十一年楊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

章事考聖曰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遷中書是時中書在上方

勵精求治始直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

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

性粗率喜談諧相謂曰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

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代宗之

世吐蕃數遣使求和吐蕃使入朝數所角而寇盜不息代

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倖獲

其人皆配江嶺使疏吏翻條方無翻江嶺上欲以德懷之

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

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以始照翻襲衣協

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唐志協律郎掌和音辨四時之氣

今選曹皆不及焉選須編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

言詞俯仰而已唐律人法有四日身言書判身取其體

文選優長則錄所身言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

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

未盡矣今人未士著直略謂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

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

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兩部其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手

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

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

自退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

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兩凡紊亂無任任者上

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

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良音責於令

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它也黎庶徒弊

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

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

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

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

二七一五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六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六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六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六



完勝... 王位... 王亦佩金魚袋... 即貶于潮... 以遷入賀及是然後

跪謝告實... 朔方... 郭子儀... 郭府宿將史抗温儒雅龐仙

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 郭府宿將史抗温儒雅龐仙

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 皆快快不服

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既離營... 翟工衛

使人追捕誣以宅罪... 且曰黃真之敗... 翟黃敗

職爾之由盡殺之... 九月甲戌改淮西曰

淮寧...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 泰

不能易至是入朝... 兼山陵使南詔王閣羅鳳

卒子鳳迦異前死... 孫異半尋立... 朝直... 冬

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

茂州一出扶文... 扶文... 出黎雅... 地

古鄠至地... 扶文... 出黎雅... 地

與隆平... 扶文... 出黎雅... 地

三... 扶文... 出黎雅... 地

口... 扶文... 出黎雅... 地

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 虜連陷州縣刺史

弃城走士民... 寧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 寧已

辭楊炎言於上曰... 蜀地富饒軍據有之朝廷失其外

府十四年矣... 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

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 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

雖遣之必恐無功... 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

固失之勝亦不得也... 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

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 雜禁兵往擊

之何憂不克... 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

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 使千里沃壤

復為國有... 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

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

衛為右神策都將... 晟成上朝... 上發禁兵四千人

使晟將之發邠龍范陽兵五千... 使如字下

同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 史如字下

大守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頃... 置平武縣隋改為江油縣

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 又破

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 大度河在

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

使之來者異半尋懼築苴咩城... 十星至... 吐蕃

苴咩城南去大和城十餘里... 吐蕃

義又稱... 吐蕃

西... 吐蕃

表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上用法嚴

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

羊載以入城... 右金吾將軍裴諤奏之或謂諤

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諤曰此乃吾

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

附之者衆... 吾故發其小過以明

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

可乎...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 元陵在

五里廟號代宗將發引上送之見輜輳車不當馳道

稍指丁未之間... 引... 欲斜... 西不

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

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

祝故王嶼黎鞮皆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

山陵但取七月之期十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滉為蘇州刺

史浙江東西觀察使喬琳袁老耳曠

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所謀議復疎闊壬午以琳為

工部尚書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楊炎

既留崔寧二人由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

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

節度使鎮坊州以荆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

節度使又以靈鹽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

州留後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

丹州留後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

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

失令力丁翻何相吏翻老異曰舊傳初韓代宗為太子大夫平

皇太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

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唐制太府掌庫藏財貨出納比部掌會計

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

鐵使制使疏吏制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

制制使疏吏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見一百一十八卷德宗建中

四年十月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

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

少校其贏縮贏有也縮不足也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

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

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

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

不集耗當讀曰耗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

知政之蠹徹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

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

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

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德宗嘗謀

有食之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丙寅晦日

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唐制官員外郎掌其詔意辭行上

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

為理上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必求有道賢人又遣使臣廣

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

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

隨牒舉選乎上悅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

或休假在假古謂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諡曰德宗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神

文武皇帝上時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

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楊炎行兩稅

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大曆十四年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

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

調立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

賦斂迫趣取辦斂力竭而竭無復常準德扶又新賦斂

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德扶又新各隨意增科自立色

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

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

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德宗率皆逃徙為

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德宗至是炎建議議作兩稅法

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

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為差州縣有土戶客戶天寶三載令民十八以上為行商者在

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言居行皆無

僥利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

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初左僕射劉

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對質謝翻元載之

死晏有力焉事見上卷代宗大曆十及上即位晏久典利

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多上言轉運又有風

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者風言謂得定

也昔楊炎為宰相欲為元載報仇因為上流涕言晏與

黎幹劉忠翼同謀韓忠翼死於大曆十四年臣為宰相

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茲事曖昧陛下已曠然

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扶又翻炎乃建言尚書省國

之甲子按是月無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

之甲子是月無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

居志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京南五市和市中市

交易之事倉部掌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京南五市和市中市

租庸青苗鹽鐵等使官有監皇后方為妃有親生儲王回帝又

錢穀故麗官劉鼎厚京兆尹李肇韓廣左右驛幸欽立長穀為皇后且

言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韓王所居掖庭宮以為符動搖儲宮而長附其謀立韓王

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李抱真以清節楊炎欲城

原州以復秦原秦原謂秦州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

寧各將萬人翼其後此日禮部又音此詔下涇州為城

具下此後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

十餘年矣此日禮部又音此披荆榛立軍府

安徙屯涇州見一百一十四卷吾屬何罪而至

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先奔原州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温儒雅等事見上

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温儒雅等事見上

而為戮五將中李抗温儒雅等今又來此吾屬能無

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

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字不讓曰否又請如字泚且禮部

音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懷

光史使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

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實于法李忠臣以

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按古效翻朝直通翻言於上

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愚觀之

非先生之過也張涉先侍講東宮故上意解辛未放涉歸

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

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

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

為當死久矣上愜然左遷京杲諸王傳忠臣乘機救

人多此類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德使命金部倉部

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謂尚書省諸司耳目不相接莫能

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

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復按又開成如字說杜居城南時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

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質音上命朱泚李

懷光討之此日禮部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

千助之此日禮部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吐蕃

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

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致件

豺狼所獲俘不可歸此日禮部上曰戎狄犯塞則擊

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

遠悉命歸之又悉歸劍南考異曰建中實錄曰尺

河之地上約五十萬人以爲非故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故得

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

為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

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

匹縑也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唐制五月戊辰

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又制倫請上

自為載書載書盟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

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下制朱

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又音此杜其出入而閉壁不

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

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朝直上

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朝直上

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朝直上

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朝直上

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將即亮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

帝初以親王為天下兵馬九節豈肯附叛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梟擊虎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

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

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

春服者賜予如故日與於是眾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為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

諸將共殺文喜傳首之節城日詔李懷光朱泚并軍攻

吐蕃蕃將至一將謂退軍以避之都道奔使職戎軍之曰西戎若來還眾必變不為文喜親身於茂陵秋七月西蕃登高

赤土塗面為異方之人乎劉海賓因之殺文喜以眾降泚泚無所戮

又此月陞州平而德志云七月西蕃至皆相建令從建中實事而

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

益懼六月甲午朔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益懼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

之厄難力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

城考異曰書傳云道茂管詔輔建中初神象傳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濬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嘗梓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傳之今世猶錄又及哀光庭幸奉天傳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謂平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可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

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仲疏又謂其相頓莫賀

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相莫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羊馬數萬可謂大捷事見上表

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此以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

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

垂髮不翦以待詔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少始

置臨漳縣考異曰舊傳曰休妻源休冊

源休冊也休與下氏難辨時源休冊

源休冊也休與下氏難辨時源休冊

源休冊也休與下氏難辨時源休冊

源休冊也休與下氏難辨時源休冊

源休冊也休與下氏難辨時源休冊

源休冊也休與下氏難辨時源休冊

如又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舉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使疏吏翻騎前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舉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

名惟新按新書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當桂之西地數十里曾長吳功曹合兵內寇昭道州進攻西原國良乃降降戶江州成武昭國良亦叛建中初城州以勸西原國良乃降降戶江州

辛巳遙尊上母沈氏為皇太后沈氏以開元末歸玄宗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

使就忠州殺之又於計開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九州縣多

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初為轉運使獨領陝東諸道陝西皆

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兼領洛陽大原十四年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

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規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俾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

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旬檢簿書得使開辦又下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更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弃

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給給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屬晏亦應之使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謂交場船場場院必盡

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

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知院官掌諸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

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少

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是民得安其居

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

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

時自許汝鄭鄆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沐滑唐蔡之東沐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

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賣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又後官獲其利而民不貲其始江淮鹽



上子之。癸丑詔贈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餘宗族

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

通中使以馬負而賜之九月壬午將作奏宣政殿廊

壞十月魁岡未可修陰陽家物忌有子國河魁元魁也

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大厯以前賦斂出納

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

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

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

寓發之時以宣歙二州依山而扼江湖之要分置觀察

己亥貶連山尉連山縣屬連州晉武帝分桂陽立廣惠縣隋改

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位疎斥宦官

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

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

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將即書朝於

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中書舍人高參請分

遣諸沈訪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為奉迎使工部尚

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與中使分行諸

道求之高宗嘗謂曰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

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令方丁翻朝首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遂翻使疏吏制

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

受於中堂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

擇用丁丑是日上之從父妹卒故子用繼命罷之有司

奏供張已備張如亮翻且殯服不足廢事殯音保

其禮卒罷之卒子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

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雖居禁中或十年不見天子

上始引見諸宗女華髮中白者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

命嫁之所齋小大之物必經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

岳陽等九十一縣主今翻吐蕃見章倫再至益喜

欽明思等入貢如字相以爲是歲冊太子母王氏

為淑妃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

十六萬八千餘人籍兵也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

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緡音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恆寶成德

中寶錄云二月丁巳寶臣卒疑奏到之日也今世德

南記曰志未年推納奴妾之人家陰陽術數語且

置酒菜食置金杯玉盤盤云甘露神酒自至此又言天將下降

忠志者謂命符上天將吏問有識者使行禮布

酒盈杯我所未期自至各履管內郡縣宜公知委同為真

然後即大位為天所授云不日嘗有天神下降箱玉而

見諸共言相公宜服甘羅璧物皆之除陽好者百如

於場中密著毒藥飲單便失音三日而卒傳不以

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若欲殺寶臣

馬惟岳以其年少閻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

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

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



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武俊子士真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全武俊子士真

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宅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為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為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

寶臣力為之請于朝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于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備至是悅屢為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

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德宗於初平盧而發是言誠中絕代之

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田承嗣者悅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恆鄆共

為叛臣成德節度使洛州滑州青州德州節度使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辛子成德判官邵真聞李

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經之中相與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旌節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

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何一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頓請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為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

日夜獨與胡震王宅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將帥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

討將士受賞皆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

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

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

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  
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  
且留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  
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及吾亦知爾素疎  
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見其言  
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飛卿光祿直學士  
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列傳其  
母妹為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  
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宅奴詣從  
政家察其起居飛卿自引之從政飲藥而卒辛子且  
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忠實臣本然劉文喜  
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  
懼劉又喜劉晏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正  
東封汴皮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  
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曹州李正己田悅亦完  
聚為備完城郭聚人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  
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  
此平李重耀後承平軍所領也代宗大曆七年滑亳重  
未期軍號之前已丙子分宋毫類別為節度使以宋州  
領陳州共七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  
恭為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伊闕  
再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  
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

具言其狀訪太后上聞之驚喜時沈氏故老已盡無  
識太后者上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  
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  
者益疑之強迎入上陽宮發宮女百餘人  
齋乘輿服御物就上陽宮供奉高氏左右誘諭百  
方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  
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羣臣皆入賀高氏  
安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  
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景超左  
右侍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身短  
太后詐偽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為人  
所強非己出也願其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  
後人不復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  
得之幾居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而  
真太后竟不知所之御史中丞盧杞弄之子  
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丁  
未擢為大夫史大夫領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  
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  
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  
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  
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  
度使云晏昔朋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  
上聞而惡之朝首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

未發乙巳遷炎為中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  
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蕞陋無文學外朝炎輕之  
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  
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  
延齡為集賢殿直學士親任之延齡為建中惡黨

宣武宣武軍 丙午更沐宋軍曰 振武節

度使李令芳苛虐監軍劉惠光貪婪乙卯軍士  
共殺之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無

宴勞將士將即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  
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

大建功名凱還之日相與為歡故不敢奉詔楊惠元  
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罌不發罌上深歎美

賜書勞之列惠元平州人也平州三月置潞州

於郾城郾城 辛巳以汾州刺史王翊為振武軍使鎮

北綏銀等州留後胡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

吐蕃少於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

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閹宦所讒遷延稽命稽及

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德元崇義懼益修武備

請討之方鎮崇義懼益修武備  
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郭昔崇義聞之

請罪上為之杖昔遠流之為使金部員外郎李  
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為陳禍

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  
謂舟能覆城殺將舟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

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  
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舟上言軍中

疑懼請易以它使舟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  
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

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  
裨將蘭杲為鄧州刺史杲五月丙寅以軍

興增商稅為什一杲田悅卒與李正  
己李惟岳定計李正己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

步騎五千北助惟岳孟祐薛嵩之死也田承  
嗣盜據洛相二州承嗣朝廷獨得邢磁二

州及臨洛潞承嗣安國為地承嗣安國為地承嗣  
可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承嗣

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  
昭義救兵朝光昭義救兵朝光

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悅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

邢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

壁拒守承嗣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

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嶠而疎之。亮翻嶠五各翻及攻臨

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此孫子兵法之言尚書

以逆犯順勢更不侔尚辰羊翻言以寡敵衆勢已不侔而以逆犯順更不侔也今頓兵

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

口以遏西師。西師謂澤潞河東之師自西山而下等則河北

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河北二十四州即玄宗所謂河朔

史既平之後河北又有分置之州若以開元天寶河北道採訪使所

統大界言之此時河北不止二十四州邢曹俊之說蓋因時俗傳習

耳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為田悅摧敗張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Blank line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age.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三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

韓滉為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

名其軍曰鎮海張著至襄陽

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昉得詔不敢發

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

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

為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

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強

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

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

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

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

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

音知蜀

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

張萬福為濠州刺史

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

擁疆兵程元振魚朝恩讒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

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

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

李靈曜據汴州作亂

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

送出境棧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

產不在焉

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

人每問安不能盡辯頷之而已

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

殆三十年

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

至大官為各臣者甚眾

副使李芄為河陽懷州節度使

隔絕不通

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

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

歷諸胡自回紇中來

加元忠北庭大都護賜爵寧塞郡王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

士皆遷七資元忠姓名朝廷所賜也本姓曹名令忠

昕子儀弟也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

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

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

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

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

防細故方病食無節或為廢藥別食

論者乘之謂祀曰公卿公不飲同食

不才幸指足於斯亦嘗有運用以答

希烈之任方當其時希烈軍久不得

同平章事銖齊上之子也

方節度使崔寧為右僕射

史賁光庭工部尚書光庭天寶末為

陷河隴光庭堅守累年吐蕃百方誘

然後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

辛巳以邠軍節度使李懷光兼朔

錄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

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

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

請驚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

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

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

留後朱滔討惟岳

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

萬東下壺關

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

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

軍却燧推火車焚朝光柵

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

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而濟南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

將李晟合勢敵之天賊賊於雙

官軍言之今據洛陽故燧等加官

即實錄此月癸未李晟軍破悅

相繼死之戰疑諸軍已集燧等

不知此日何出丑馬燧及田悅

州圍亦解

己已魏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

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

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

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

陽節度使李光將兵會之包九八月李納始發喪

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發兵攻江陵至四望

引軍循漢而上十一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

杜少誠逆戰於盪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

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十一將

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

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范陽節度

曰義式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

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

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

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其

參軍董稹奉表詣闕忍滔又上表薦之上悅

九月辛酉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

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爲子茂和娶滔女爲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

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史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

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功但恐有功之後偃

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

陽遂據之爲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爲河中尹甲子

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上承

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追脅萬方承誓

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暮年軍

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

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

雅往來許蔡李希烈承亦遣其腹心臧叔

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初蕭

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

之楊炎爲相惡京兆尹嚴郢郢左遷大理卿盧

杞欲陷炎引郢爲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先

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爲官

廩郵按之以爲有羨利惠伯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

美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晉以爲律監臨官市買有

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云茲地有

王氣况故立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

廟冬十月乙未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崖州

崖州至京師七 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惠伯自河中尹

貶費州多田尉費州縊殺之惠伯自河中尹

四年費州爲恩州界元元年費州爲恩州界元元年

氏 癸卯裕太廟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

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嚮而饗之

是始裕祚農府君重耳反高祖高祖是始裕祚農府君重耳反高祖



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石隱金，唐將也。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重，輜重也。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歎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漕運，運糧也。魏博，魏州博野縣。淄青，淄州青州。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李惟岳，魏博節度使。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李納，魏博節度使李元平之子。

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關，且使口奏，拜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沉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洧欲與納通，以洧自沂移密，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方洧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自己，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郎中田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永樂公主，高祖女。田華，見一百一十五卷。代宗大曆九年樂音洛。蜀王傀更名遂，王傀，高祖孫。遂，字思賢。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魏博，魏州博野縣。淄青，淄州青州。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朔方大將。

會魏博將信都崇慶，信都，魏州信都縣。崇慶，魏博將。先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温人王智興詣闕告急，王智興，牙官。闕，宮闕。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朔方，朔方郡。兵五千人，朔方兵。為于以朝臣將之，朝臣，朝臣。將之，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都統，都統。有令，有令。憤怒爭奮，崇慶温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

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石隱金，唐將也。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重，輜重也。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歎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漕運，運糧也。魏博，魏州博野縣。淄青，淄州青州。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李惟岳，魏博節度使。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李納，魏博節度使李元平之子。

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石隱金，唐將也。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重，輜重也。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歎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漕運，運糧也。魏博，魏州博野縣。淄青，淄州青州。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李惟岳，魏博節度使。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李納，魏博節度使李元平之子。

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石隱金，唐將也。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重，輜重也。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歎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漕運，運糧也。魏博，魏州博野縣。淄青，淄州青州。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李惟岳，魏博節度使。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李納，魏博節度使李元平之子。

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石隱金，唐將也。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重，輜重也。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歎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漕運，運糧也。魏博，魏州博野縣。淄青，淄州青州。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李惟岳，魏博節度使。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李納，魏博節度使李元平之子。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

月城以守長橋兩橋在漳水上諸軍不得度燧以鐵

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新舊燧長橋下流以

幽之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

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又任漳水之東

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青成德先居包

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

必救也兵法有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破之為千乃為

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挑徒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

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今力正令曰賊至則止

為陳下魏州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

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

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

其後騎奇乘風縱火鼓譟而進譟則燧按兵不動

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

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

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神策李晟軍昭義李見河東

軍捷還關又破之又音追奔至三橋已焚三橋在

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

千餘人口相枕藉三十餘里為晉升統職任朔州刺史

被田悅於洹水按舊馬燧傳洹水之戰李惟岳敗兵與田悅兵相

前實錄誤也燕南記惟岳見悅在圍故謀歸順然則洹水戰在惟岳死

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誓外燧因稱與兵馬衙官已下高詭曰

兵雖敗其將健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夫今更得李納兵助其

首領子可當錄耳惟岳敗兵將符存質燧是日又

得田悅將符存質由幽州至燧馬日田悅燧殺李

我李勳兵馬何有李勳燧殺李勳後李勳何

此今符存質李勳燧殺李勳後李勳何

李勳軍李勳燧殺李勳後李勳何

使兵出洹水李勳燧殺李勳後李勳何

千餘人走魏州李勳燧殺李勳後李勳何

浮圖李勳燧殺李勳後李勳何

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

內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

親戚號哭滿街將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

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

人保薦嗣守伯父業淄青李正己成德李寶臣田悅以

大恩不量其力良音輒拒朝命喪敗至此喪是

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

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勳音短下各

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己

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

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謂悅悅曰諸公不以

悅喪敗而弃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

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

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謂悅悅亦

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

振悅不用邢曹俊見上奏李納軍於濮陽為河南軍所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七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二十七三三

亮翻麟父令奇謂麟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弃逆從順是汝揚

父名於後世也鬻臂而別麟遂與其副李瑤帥眾降於馬燧白率降戶口細悅收族其家今奇慢罵而死瑤

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悅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

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東鹿尚朱滔張孝忠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懼掌書記

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朝復扶又翻說式茂朝朝直然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

刺史鄭誦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

之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事始見上卷一年於為相為同非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

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尚辰羊翻若相為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

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重直龍翻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

矣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

對扈岌斬之扈岌持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

營而遁考其日實錄及善惟岳傳止言惟岳一敗後應傳曰滔州惟岳乃統兵給衆及田悅兵圍東鹿惟岳相王武俊以騎三千

方擊大破之惟岳於營而遁惟岳於營而遁惟岳再敗也兵馬使王武

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

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恆州恆州張孝忠引軍西北軍于義豐義豐滔

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輕迫之則并力死關緩之則自相圖諸君

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朱滔後字如於是滔

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

於武俊先相公謂李實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却敵乎武俊復加猜阻若

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衛癸未蜀王遂

更名遼更工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使王武俊既出恆

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

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

以取大夫轉禍為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

城下要藉官亦唐時節度衙前之職中宗景雲二年解城為朔方大張尚書謂張孝忠曰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

武俊引遵同謀取

惟岳道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

引兵還襲惟岳又音如字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

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帥謂士真士真應

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

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宅奴

等皆殺之武俊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

逆之罪歸咎於中丞音如字中丞謂武俊乃縊殺之

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深州刺

復權天下酒惟西京不權龍權酒見二百一十五卷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

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

李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朝直通王武俊為恆冀

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

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

留屯深州朱滔討李惟岳再戰再勝瓜分成德必屬以首降

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己與康日知俱為都團

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

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

節度使王武俊怨州魏博既下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

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

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

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賊謂王人說同賊與同故王

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

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

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

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

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燕因唐若魏存則燕趙無

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

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相若足以善兵者必

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

判官王郢王郢作王郢今依燕南記與許士則俱詣恆州

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李謂

也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

褒賞略同誰不為大夫憤邑者勉首通今又聞有詔

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為後患

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射首謂

保使郢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尚

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

以守之三鎮連兵此三鎮謂范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

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謂之即遣判官王

巨源使於滔謂之且令知深州事謂之相與刻日舉兵

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謂之宣武節

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

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

戊午推至下文三月乙未其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

不可捨上乃因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

等合運使扶又翻又音如字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

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

沂已為納所據洧無所得洧于勳翻史言帝欲意創平藩

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

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

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

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

二州刺史德州治安德縣棣州治厭次縣本皆淄青地屬今皆歸

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

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音同上又音如

得之字德宗以海棣與朱滔滔字以詐力庚申吐蕃歸葬日所

俘掠兵民八百人邪德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

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盧龍朱滔恆冀王武俊易定上遣中使

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

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官有品勳有級

今欲與諸君救裝救裝勳同共趨魏州魏州擊破馬燧

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

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遺

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僥冀將士亦各

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

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唐州

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將帥亮翻

為恆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恆冀音翻將帥涿州

刺史劉怱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

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朝直音翻朱

近日務大樂戰樂音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

是也怱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

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

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

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子于加翻復扶又翻

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復扶

知其心最喜翻覆翻覆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

矣其後滔武俊交惡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復扶又翻孝忠

以備之音如字下又滔將同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

詰且將行詰起音翻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

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下則則音翻

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項等矯

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使使更翻

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

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織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  
深州冀得其絲織以寬汝曹賦率少詩賦言苦賦賦  
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  
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射所奪法  
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又音如字司徒但處苑陽富貴足矣今茲南  
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悻又音如字非失軍禮衆聞言不  
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  
使院擊裂殺之軍中別置館舍以居敕使又呼曰雖知司  
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呼曰雖知司然則  
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  
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  
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呼曰雖知司餘衆股  
慄乃復引軍而南衆莫敢前却呼曰雖知司進取寧晉  
後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元氏縣屬魏郡留屯以待王武俊武  
東趣寧晉後魏郡屬魏郡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  
見孟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恆冀團  
練副使恆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  
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  
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  
移康中丞於它鎮康中丞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  
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勸在李寶  
臣幕府以直道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

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  
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  
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  
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將  
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  
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  
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  
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  
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撻捶人不勝苦  
有盜死者長安中商賈長安驚然如被  
寇盜長安中商賈凡蓄積錢帛粟麥  
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者皆借百姓為  
之罷市者皆借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日率盧  
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  
所得纔二百萬緡者皆借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洛州刺  
史兼魏博招討副使甲戌以昭義初李抱真為澤潞  
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鉞

銚奔燧趙時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數所角翻下上數同復扶又翻通中使和解之數所角翻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

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九域志趙州南于邢州界十四里有界首至分兵守

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七到翻相與釋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洛州自此後屬昭義請玄卿

爲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晟成上翻盧龍節度行軍司

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達奏貶莫州參軍雲達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爲掌書記飛馬略翻復扶雲達深構

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蔡廷玉朱體微皆李泚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

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數知大翻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

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柳州漢州縣地唐置柳州以分野實柳星

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使朝宣武

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

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

安私第大曆九年朱泚請入朝比行爲一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

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朱泚失兵權乘上以幽州兵在鳳翔幽州兵朱泚所將思得重

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己得專總朝政朝直通翻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

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泚戶數翻又音此將即杞又曰陛下必以臣

貌寢不爲三軍所伏貌不揚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

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隴右張鎰爲李初盧杞與御史大夫嚴郢共

構楊炎趙惠伯之獄事見炎死杞復己心郢會蔡廷玉等貶官殿中侍御史鄭詹誤遞文符至昭應送

之廷玉等行已至藍田召還而東還音如字廷玉等以爲執己送朱滔至靈寶西赴河死靈寶屬陝州古棗林

以爲詔旨請遣三司使案詹此謂遣兩省官及御史臺官又言御史所爲必稟大夫請并郢案之獄未具壬午

杞奏杖殺詹於京兆府貶郢費州刺史費州治涪州上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諒然

以爲有貞觀之風崔祐甫及盧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

失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使陳少遊貞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楊

失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使陳少遊貞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楊

失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使陳少遊貞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楊

失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使陳少遊貞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楊

光緒甲申安晉等州稅  
徵請田稅及商稅錢也  
五月丙戌詔增宅道稅錢皆如淮  
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增每斗價幾何而額朱滔王

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是年四月王武俊進屯真音辛卯詔朔方節  
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

悅且拒滔等將帥亮朝又音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  
達參謀田景仙弃滔來降宗城在魏州東丁酉加

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以命張辛亥置義武軍節度  
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李忠張光晟之殺突

董也事見上季元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  
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野密施大小梅錄等

四喪還其國並下復翻可從刑入擊汗音可汗遣其宰  
相頡子斯迦等迎之頡子斯迦坐大帳新書回鶻傳作

殺者數四謂謂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  
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

殺突董等我及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謂去言  
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百八十萬匹

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見賢休  
竟不得見可汗而還謂從官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

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  
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謂源休以實朱

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懼呼動  
地呼火滔營於恆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威

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己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  
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壘而動懷光曰

彼營壘既立將爲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恆

山之西魏氏土地記曰渤海高城縣東五十里有盛山余按此  
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

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  
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爲

之不流謂源休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  
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魏道元曰澤州志云河爲中國

路明日水深三尺餘深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  
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

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  
滔九城志魏縣在魏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

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魏  
實錄六月辛巳梁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亦至七月

庚子馬燧等四節度兵保魏縣又曰田悅等案魏縣決柳河水灌  
決死守之賊衆愈急武俊會夜乃俱引兵南討曰六月朱滔武

俊領兵至魏州武俊所敗其夜決河水絕懷光等西歸曰  
夫不與氣力故老夫等却歸太原諸節度亦各歸本道當爲國李河

北地任五郎收滔見武俊驕心忌其勝乃謂武俊曰夫  
二兄當有四五節度兵過十萬使打魏縣如此且放去未曉武

俊面及也滔心期今其變詐求退去料不過到洛州界必築壘相  
掩護也滔心期今其變詐求退去料不過到洛州界必築壘相

李懷光五千金統諸軍東征七月甲申中甸戰馬昭德入  
賊營收其寶貨馬昭德曰我二年因此賊破日至今而女破之人其謂

乃使步卒七百人爲刃以我其勢田悅曰馬太原始功也若方軍可  
我使步卒七百人爲刃以我其勢田悅曰馬太原始功也若方軍可

光緒朝臣命南平射三百人爭橋以出我軍故步軍不敗軍勢大  
之不流馬燧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決隔官軍



水已深三月... 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

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 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

魏州引兵北趨趙州... 嚴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恆州

先中丞傳首至平原... 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

崔漢衡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觀察使曹王臯為江南西道節度使

擢為大將引荆襄判官許孟容置幕府慎兗州人孟... 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慎恐為己患遺慎七屬

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

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 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

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  
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  
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  
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異日  
實錄於十一月未云是月朱滔借稱十冀王燕南記云十一月十一日  
朱滔王武俊後傳皆云十一月而無日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  
惟田悅傳云十一月一日今無之

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開朝令方定朝羣下  
上書曰棧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  
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中書門  
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  
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時  
掌翻長知大翻守式又翻帥所類翻司  
禮尚書視天朝禮部尚書朝直孟翻  
內史監彼所謂內史監實位於左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  
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

擊斬之亮翻李希烈帥所部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  
詣李勉與謀共襲汴州帥讀曰率汴皮變翻九城志許遣使  
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  
饌以待之為于為翻淄州持翻治直而嚴為之備希烈竟  
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  
希烈數翻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  
而上蔡水古之謂曹溝在汝南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汝南十里路入

而蔡水古之謂曹溝在汝南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汝南十里路入  
上蔡水古之謂曹溝在汝南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汝南十里路入  
里路其南匯引流入蔡水經蔡州而合朱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汝南西十  
里開汴河利涉楊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始開之上時掌翻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  
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  
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度使  
向朝客主日益困弊密謂滔武俊之聞李希烈軍勢甚盛

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  
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帥所類翻司天少監徐承嗣請  
更造建中正元曆從之為監正三品少監正四品上掌察天  
文稽厥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占之肅宗時韓穎損  
益大衍曆為至德曆寶應元年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  
官屬韓穎之等復用韓穎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運天交會及五星差  
數以寫大衍術曰五紀曆至是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  
與大衍差率頗異乃詔承嗣等雜韓穎大衍之旨治  
新曆名建中正元曆少始照翻嗣祥史翻更工衡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四 女諸藩連兵拒命而後兵召備日討十七

最高多學其是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

結贊盟于清水 古縣唐屬秦州九城志在州東九十里 庚

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敢大言好論兵 到好呼 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

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 九城志汝州東南至許州二百七

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

治城 治直 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

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 將帥先期

須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

須 古字取象以少類眇也後 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

輕也以判官周冕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

四出抄掠取尉氏 尉氏屬許州九城志在 圍鄭州官軍

數為所敗運騎西至彭婆 彭婆屬鄭州九城志在

守鄭叔則入保西苑 東都士民震駭 匿山谷留

上問

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

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 少始

真卿三朝舊臣 直卿歷事玄宗代 忠直剛決名重海內

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

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 下謂 真卿乘驛至東都鄭

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 少詩初 真卿曰君

命也將焉避之 處於 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

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

教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

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 李希烈養子為千謂 拔刃擬

之為將刺暗之勢 知制也 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

遽以身蔽之 度從官 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

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

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

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 使疏吏部上時 朝廷誅

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

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 朝直德宗初信卿從上受

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 以朱滔稱

廷所忌無所自容邪 邪音 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

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

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宅日又與四

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

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顏真卿為太子太師故皆以其官稱之相也

顏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

顏杲卿乎。杲卿弟杲卿也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史記曰以勳之日

西四使不敢復言。德宗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

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

安知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

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若曰如武行狀以為公至許州希烈

賊之善真卿傳以為希烈通為章表令雪。顏真卿兵馬遺書上知而

子明與從史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下報希烈大宴進酒備片

奉真卿遂送真卿於龍興寺希烈等推登希烈在去年真卿許在

今年正月書昭等始勸希烈希烈推登希烈在去年真卿許在

昭等再遣機權等勸進解為都統也真卿則烈守之以死希烈豈能

逼之使為章表是也。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

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

營兵萬餘人討希烈。鳳翔邠寧涇原二州兵也又詔諸道

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郟城在汝州東南龍山縣也

美可改曰郟城九城志郟城在汝州東南龍山縣也

九十里未白曰香柳也尹子昭城也即此。遇希烈前鋒將陳

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沮在曜翰之子也。陳山未安

舒翰敗及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

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上津縣屬商

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

軍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戊寅江西

節度使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

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歐補通翻九城志黃梅在黃

州界江左新蔡亦於所書是達保蔡之地宋曰宋分江夏郡置

南新蔡郡唐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以界內黃梅山名之夏穆曰

蔡山出大鵬春秋左氏傳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斬州斬首

州後漢為斬首在吳重斬春郡其舊置曹昌郡及州後漢改

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

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上時軍翻復扶急攻蔡

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

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鏐為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

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愔韋清密輸款於李

勉。勉又徒賊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

萬攻哥舒曜至襄城。襄城在汝州唐貞觀元年廢州以襄城縣屬許州

貞觀八年以伊州為汝州襄城縣屬許州天寶七載復

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使玢愔清為內應

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驃軍三千人。淮西軍少馬

將音同又音如字驃落戈翻襲曾等殺之并殺玢愔及其

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

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說武

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劉洽以宣武節度鎮宋州

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

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

上時軍翻復從官翻蔡州治汝陽縣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

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蔡州丁酉荆南

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安州漢官軍大

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

俘誠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

與人言。符力無翻古微翻夏四月上以神策軍

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

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

甚苦之人心始搖史言上命宰相尚書與吐

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

定不果盟是年春張鑑與吐蕃盟於清水日張鑑與吐蕃盟

清水縣屬州西至同谷縣界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吐蕃國

在蘭州原會西至陳洪又東至成州武都南西界吐蕃國

西南吐蕃界相息夜翻尚辰 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

贊普是年二月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

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荆南節度

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

耽江西節度使曹王臯為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

至潁橋九城志潁城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

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 五月乙酉潁王璣薨

宗子者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

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

水經注徐水出北平東逕清苑城東至高陽入于河劉勰曰清苑縣

漢之樂鄉縣屬信都國隋改為清苑縣屬高陽郡唐屬高陽郡

宋以清苑縣為保州治所宋曰曰建高祖討樂毅之後得樂毅封

樂鄉高齊省仍自今易州清苑縣界魏永寧縣北城隍改為清苑

縣因補城縣界 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為留

守司武尚書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

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

雲奔滿城劉勰曰滿城屬北平縣會晟病甚引

軍還保定州考保定州自一月至四月滔自統步騎五千人救清苑

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

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弃兄如脫屣耳武俊曰二兄

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

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

宅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

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

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

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効及登壇之日

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

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

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

百姓沉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

如莽杜預曰莽就使克捷與誰守

之僕不憚歸國而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

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

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

約結為武俊庚戌初行稅關架除陌錢法時

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

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

淮寧之境淮寧舊制諸道軍出境皆仰給

度支向明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

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

境而止書自月費錢百三十餘萬

婚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稅間架錢二千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

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中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

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

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留敢隱錢百

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

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丁卯徙柳王逾為

丹王鄭王遘為蘭王上第也庚午荅蕃判官監察御

史于頔名蕃判官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

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

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入蕃會盟使

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贊以

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

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

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

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

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西

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

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變

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

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惡之惡鳥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

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為謂杞曰

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

使矣使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

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

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使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嘉興

太子名改嘉興為嘉興陸贄初復置歸州即位召為翰林

學士贄贄教詔翰林志曰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制然贄未有名

批答應和文章贄以詔教文色意由中書多理贄始贄初官有詞藝

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

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謂李懷光以朔方軍馬賊以神策六軍之兵繼

出關外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左右神威左右神武左右神威左右神武左右神威

向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

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

未甚廣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

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惟岳戮朱

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

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

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

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

滔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二矣而

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

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

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

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

固國太人曰秦倒持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

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

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

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將帥所或竊發

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

復何以備之所料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陛下儻過聽愚

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成

正朔節物于年日去貞所孝慎 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

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

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

者獲寧見通鑑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壬

戌以沐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西東

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

戰敗於滬澗唐漢臣劉德信高季昌各統兵一萬屯于汝州

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數令一軍軍至薛店兵一萬屯于汝州

所獲賊糧兵北至彭澤今皆置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

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

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去江希烈使德信許州蓋欲乘虛

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

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

闕伊闕在汝州西復遣其將李堅

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德信又翻又音如字希烈以

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德信又翻又音如字希烈以

益危十四年冬平軍者領計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

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更上以戶部尚書蕭

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

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將帥也未行會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八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二七四七



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也中為孫元巢父孔子三十

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考與曰舊傳

兩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遺其家

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澁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

食菜飲衆怒蹴而覆之覆之因揚言曰吾

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

瓊林大盈二庫玄宗時王儲器戶口百役使徵納財貨每歲進

私賞賜之用則玄宗時已有大盈庫陸贄奏帝曰瓊林大盈自古

無其制傳諸者善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聚斂之臣貪權飾巧求媚

以奉私私玄宗悅之初置是二庫賜心後欲前廢遂致乎失邦

出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還趣

京城越七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

之長樂阪在澁水西本澁水也隋文帝惡其名改軍士射令言

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故翻下大呼諸君失計

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

以兵擁令言而西自長樂阪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

怒射中使起而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通

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復

又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

商貨傲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呼火故翻上遣普王

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

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

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

將何待之不聽少詩短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

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

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

寶繫衣中以從翻下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

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事上大慶五年

有寶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

右僅百人以從翻下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

殿丁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事上大慶五年

連京城北枕渭水水西連故長安城南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蹕之弟

也慶曙皆郭帥麾下四百人從翻下乃使建居後為殿姜公輔

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元在師所坐第潛之

故廢處京師事見上卷心嘗怏怏臣謂陛下既不能

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

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

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七而過翻下時事出非意

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事見上卷盧杞關播踰中書垣

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

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

陽頔頓之從父兄弟翻下從一齊賢之從孫也

宜翻下人自求富遂謹謀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翻下

粟翻下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

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宋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

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

宮居舍元殿設警嚴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

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榜於外稱涇原將

士久處邊陲不閉朝禮輒入宮闕致

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軍

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任者即

請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

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

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

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

衆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

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

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

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

衆心恃之稍安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

朝士往往易服爲僮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

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

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

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

泚悉起而

又音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

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

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音同又音未出潼關

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

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謀

反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

城使唐大興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

里一百四十步南面三門北門曰安上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門北門曰承慶南門曰景風西面二門北門曰安福右門曰含春東面二

秀實密與之謀謀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

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

修守備上言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

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

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

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

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

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

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

察之上以諸從臣皆畏憚莫敢行用朝金吾將軍吳

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

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武德中武德皇帝已

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武德中武德皇帝已

手扞之纔中其額灑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

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

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

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

甚哀以三品禮葬之禮制三品海寶繞服而逃

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

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壬子以少府監李昌

巉為京畿渭南節度使鳳翔節度使同平章

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

元百官軍府事無知人若然則曰一曰無子歸理也

秀實則已過奉天而西南矣

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

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

免指下可謂之曰欲令公使送外楚瑛傳曰瑛不從映言乃不寬大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

之遽請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

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

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

一日為于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

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

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各商州團練

兵殺其刺史謝良輔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內

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系

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

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

直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

泚誅竊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

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子平為諫

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

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

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系為泚撰冊文既

成仰藥而死繫系距朱泚之命不為謀冊不大理卿膠水蔣

沈詣行在為賊所得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沈以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右龍

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

增氣為于姚令言之東出也經外在西故以以兵馬使京

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

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

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時城中方苦無甲兵

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

度使況為行軍司馬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

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詳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

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音

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

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液便久之不至有

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

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整屋尉康湛詐

為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

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

赦其家朱泚遣使遺朱滔書手稱三秦之地指

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

書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上遣中使告難

於魏縣行營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

光帥眾赴長安為李懷馬燧李芄各引兵歸

鎮字李芄河陽李抱真退屯臨洛丁巳以戶部尚書

蕭復為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郎翰

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

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姚令言張光晟副之以

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

度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

使扞戶成式又翻拓運各節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

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

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邠寧留後韓遊瓌

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

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疆我

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

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

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翟文秀欲留拒

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

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渾戶昆翻又戶

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

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西明寺在長安

皆乾薪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立孫也高侃事太

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德州朱泚入

費語及亂故深自克責神前兵也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

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費退上疏以為陛下

志壹區宇四征不庭禮於庭中一說庭直也

兇渠稽誅逆將繼亂李希烈等也兵連

禍結行及三年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

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讎並興非常之虞億

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

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見詔陛下

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

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

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書曰天降自民

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數則此又捨人事

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履卦上九

通皆謂禍福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

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

也下平安之福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

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通謂下達

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

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

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

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

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

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勤勩不息足

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

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臨洛在洛陽南洛兵精而有

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恆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

如據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

送武俊於館陶九城志館陶在元執手泣別下至將士

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

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將即紇人欲

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

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

之賈林復說武俊曰又胡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

之更與况主上九葉天子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聰

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

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滔

兄武俊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

欲為之臣不可得矣田悅之問王武俊朱滔與賈林之說王

故說行非有七巧也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

誅叛臣惟岳也當時宰相處置失宜曷謂為滔所誑誘

故蹉跌至此蹉跌結解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

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

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

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

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

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河間在冀州賀朱泚稱尊號

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汝鄭應援使

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是年四月與泚眾戰于見子陵破

之北望聞難引兵入援與泚眾戰于見子陵破

橋北望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亥進屯東渭

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

死乙丑泚復攻城又胡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

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乾勝乘勝逐北身

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

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

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

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李

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

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

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

己已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壬申王武

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

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龍州置車牽州牛雲光詐

書加鼻中丞王說雲光曰說式韋臯書生也君不如

與我俱之隴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豚耳。

豕與豚同豕子也

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

曰：「臯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

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

臯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

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

「李楚琳賊虐本使，部曲將而殺之，從逆故云然。」既不事上，

安能恤下？

遂殺其帥安能恤。隴州將士平，宜相與討之。遣兄

平奔詣奉天，請命於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恐朱泚遣兵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

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寶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十五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

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

人入援 靈武節度使李靈武州治五原縣皆郡

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漢谷

道險狹 本朝魏古衙前漢公在平天城西北恐為賊所邀

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 漢陵柏城行以避賊

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 且分賊勢盧杞曰漢

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

陵恐驚陵寢城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

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

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

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泚巨糧

力丁上乃命希全等自漢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漢

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

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

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 自內河兵與以至乘輿

也 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

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

民笑其不識天命 西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

晟疾愈 前五月李晟疾其行見 聞上幸奉天帥眾將

奔命 神策 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

晟行數沮止之 用古 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

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 說武 孝忠乃聽

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

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 代州 丁丑加晟神策行營

節度使 史言李晟前以 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

五里橋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 恆州 上之出幸奉

天也陝號觀察使姚明敷 姚明敷 以軍事委都防禦

副使張勸去請行在勸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勸為

陝號節度使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 奉天 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

健步今之脚子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 襦袴

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絕人於

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蕪菁 蕭即蕪菁也當節南北通有之



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附錄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附錄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

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附錄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附錄軍尚欲遷

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附錄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

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附錄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附錄鎮國軍副

使駱元光附錄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眾所服附錄朱泚遣

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弃州走行在附錄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

望之走還長安附錄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附錄元光皆

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附錄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

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

橋附錄泚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葦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

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附錄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

五百人城中望之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則易陷附錄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

韓澄曰附錄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俟附錄雲梯小伎不足上勞

其上下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附錄泚推雲梯附錄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

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附錄賊已有

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城附錄告身即空名告身有功者則實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

填姓名以授之實食五百戶附錄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

告身即空名告身有功者則實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

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

立功者多所給告身謂功而不及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

別期謂期也城府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謂古

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謂箭也又乏甲冑城撫諭激以

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謂城道

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譟呼震地謂須臾雲

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聞數里謂賊乃引退於

是三門皆出兵謂賊出太子親為裏瘡謂將

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裏瘡謂將

為入夜泚復來攻城謂泚矢及御前三

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謂

北山而西謂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

在謂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

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

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謂城上人下繩引

之比登謂身中數十矢謂得表於衣中而進

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謂癸巳

懷光敗泚兵於漕泉謂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

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謂李懷光解

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

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謂皮變翻使德

待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謂重圍既解謂諸道

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

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謂奉天破矣欲以惑眾

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

城者皆給月俸謂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

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

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

焉謂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

唐之陵廟不宜復存謂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

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

之則人懼謂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

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謂資貨不肯

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謂

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謂且曰天下

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

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謂或說王翊趙

贊曰謂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謂

者三臣之罪也謂今懷光

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

哉謂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謂

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

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

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

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謂

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

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

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

店魯店在魯州留二日乃行魯州在魯州劍南

西山兵馬使張勑以所部兵作亂入成都劍南

城奔漢州武左至步二百里外置漢州鹿頭戍將叱干

遂等討之鹿頭在漢州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

兵討李希烈屯盱眙盱眙在泗州聞

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

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

館第數十修塢壁滉自備薪又音此數十萬石樓堞相屬

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

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言收復未欲疆

取之疆如信不可少遊欲殺之信懼匿妻子於案牘

數遣使間道貢獻唐工皇李

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

關關在襄陽皇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

行無阻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

以羈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

疏疏在贄集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

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

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夫音夫音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

人之所歸則植植立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

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

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輿議頗究羣

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思於君臣道隔郡

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

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

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此聚怨

驚驚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

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

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

斷事有要而似透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

吉語吉語又上疏並同前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

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言同見故仲尼以謂人情

者聖王之田仲尼之言言理道所生也此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

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

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

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道水

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

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

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

嚴法制斷

弊自久凌恆太深

死之禍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誣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

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

朝謁僅欲半年

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

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

使臣別延宰輔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遠事不諫

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觀駿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

備詳之矣

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

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

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

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

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

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

意

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苦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

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

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

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

補

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

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

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

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

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

者也

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為能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己必有過差蓋為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取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可謂深切者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德

效速者不必愚幸屬期是也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辭拙而

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至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察也

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但以其若上文

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

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登戶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

下有其三好勝人好呼到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愎復也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

畏懼便也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取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

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又初初文開

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此亦謂諛者之言未竟動也

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

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音扶重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

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

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

又曰昔趙武罔而為晉賢臣少始紹或謂後古以然當作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少至今氣多治少者正以下悖上刑故也

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堯舜所病以此察天下之情固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

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德宗所以成殺平

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言極

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

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讜音上頗采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

暴揚盧杞等罪惡上時眾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

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



四十里結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

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怒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新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

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謂其使者曰

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

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九城之要邑希烈攻拔之震陳少遊遣參謀温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說結李納於鄭州使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為刑部尚書以給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

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罪己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

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力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音羣臣請更

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贊贊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與本非古制上尊號事始於開元元年行於安泰之日已累

謙冲要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羸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皇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皇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詔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子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無所掩覆也小子懼德弗嗣罔敢怠荒

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遠近駭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止或一日屢交鋒刃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

暴令峻於誅求疲吐空於杆軸

轉死溝壑離去鄉閭

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

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輿都邑

萬品失序九

廟震驚

上累于祖宗

下負于蒸庶痛心

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

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

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

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

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

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

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

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

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

名奉天定難功臣

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

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

李抱真入朝為上言

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恆冀宣

慰使

改元天皇

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上表謝罪

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

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

惟諸侯朝天子禮耳

希烈遂

即皇帝位

以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

平章事

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

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

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

又遣其將楊峯

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向於軍腰斬於市少遊

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

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

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



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蘄口亦又南行

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成亦又南行大破之少誠脫

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亦又南行少遊懼厚斂所部以饋之

驍將董待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待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

之亦又南行練使亦又南行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亦又南行朱滔引兵入

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亦又南行入魏境田悅供奉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亦又南行

陶偕行度河亦又南行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

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

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亦又南行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亦又南行

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鄉在重圍亦又南行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亦又南行

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亦又南行今乃負恩謀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

城經城亦又南行楊榮國攻冠氏亦又南行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四車牛以

去亦又南行開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亦又南行平恩永濟亦又南行部侍郎同平章事亦又南行之七世孫也亦又南行引水環之亦又南行紇兵大掠諸縣亦又南行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亦又南行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亦又南行宣慰副使亦又南行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勝曰瓊林大盈

城經城亦又南行楊榮國攻冠氏亦又南行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四車牛以

去亦又南行開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亦又南行平恩永濟亦又南行部侍郎同平章事亦又南行之七世孫也亦又南行引水環之亦又南行紇兵大掠諸縣亦又南行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亦又南行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亦又南行宣慰副使亦又南行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勝曰瓊林大盈

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亦又南行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亦又南行效匹夫之藏亦又南行不過哉亦又南行又曰頃者六師初降亦又南行晝夜不息殆將五旬亦又南行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亦又南行無猛制而人不

庫亦又南行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亦又南行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亦又南行效匹夫之藏亦又南行不過哉亦又南行又曰頃者六師初降亦又南行晝夜不息殆將五旬亦又南行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亦又南行無猛制而人不

庫亦又南行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亦又南行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亦又南行效匹夫之藏亦又南行不過哉亦又南行又曰頃者六師初降亦又南行晝夜不息殆將五旬亦又南行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亦又南行無猛制而人不

庫亦又南行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亦又南行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亦又南行效匹夫之藏亦又南行不過哉亦又南行又曰頃者六師初降亦又南行晝夜不息殆將五旬亦又南行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亦又南行無猛制而人不

庫亦又南行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亦又南行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亦又南行效匹夫之藏亦又南行不過哉亦又南行又曰頃者六師初降亦又南行晝夜不息殆將五旬亦又南行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亦又南行無猛制而人不

庫亦又南行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亦又南行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亦又南行效匹夫之藏亦又南行不過哉亦又南行又曰頃者六師初降亦又南行晝夜不息殆將五旬亦又南行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

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譎方興軍情稍阻豈

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

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

容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

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

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

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

去其牂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

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

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

聖德光被自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

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

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

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

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

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

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

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

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

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

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楨

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

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

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

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

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王武俊為恆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

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

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

曹州刺史李納為鄆

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李納

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李勉

辛丑六軍各置統軍秩從三品以寵勳臣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

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六起開元四年二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厚

恤其家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時賈隱林已卒贈左

僕射賞其能直言也李希烈將兵

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

之李希烈自中四年改元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

降李澄密見上卷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

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道養子六百人戍白馬白馬州

又諷養子令剽掠令力下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

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

混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

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現呼廣希烈將兵之

明日被殺兵器以被兵主擇奪手會者於河渠交入及旦伏擊中

乘城者皆死屍積滿道希烈及兵器同救寧陵者皆

傳曰解送者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是一事今參取之明日從城

上射希烈射而及其坐坐才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

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天敗歸事見上卷李

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

四年晟成正副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溫

潤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古語謂

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無敢動者遂

奔將之軍勢益振飛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

等事見上卷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

面翻下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

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壘泚衆大至晟

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宮苑謂宮城或曠日持久未

易攻取易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

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飯豈

可遽戰邪邪音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

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

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

累月逗留不進逗留考異曰懷光堅壁自守凡八

以二月戊申徙東渭橋其間七月十八日實

上屢遣中使趣之

攻長安所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

奏恐其有變為所供請移軍東渭橋此

既有異謀李晟與之通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妻請移軍

必當西奔晟以自東進之所也蓋朱泚雖淫卒而據長安其敗也

去當西奔晟以自東進之所也蓋朱泚雖淫卒而據長安其敗也

力用寢晟奏不下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

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

以財用方窘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

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缺望乃遣陸贄詣懷

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

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沮乃曰將士戰鬪同而

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亮即贊未有言數顧晟曰

公爲元帥得專號令亮將一軍受指蹤而已數所自翻

自滅之遂止李晟之答懷光氣節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

發兵見上奏本年正月吐蕃相尙結贊相馬言蕃法發兵以

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

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

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

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

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

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諂詐多

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重然其腹用

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上時掌翻還從官翻又音咸陽

之師乘制勝之氣謂德宗鼓行芟翦易若摧枯其所

沮其謀謂李晟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

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

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

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

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

別行某亦都不要藉夏者領其用者皆其力當時諸鎮臣

猶慮有讎履因美其軍威曠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

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從千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

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

許去事亦無妨許上已許李晟去威陽則要約再二一

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

中書敕下依奏奏也下李晟依其所別賜懷光手詔示以

移軍事由由道言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

軍城東以分賊勢東謂橋在京城東朕本欲委卿商量

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

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雖蕃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陸

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

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

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

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此

至翻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

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及李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之

懷光之軍爲四軍帥所論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之

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

懷光養寇蓄茲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誘

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

同處必不兩全呂開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

先覆德元之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覆亡之禍剋足可期思一足

則不能久翻足可期思一足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

夜心夜病太上消慝於未萌太上猶言極其次救失於

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則委而不謀何以

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

爲其吞噬理在必然。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晨兵素少。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嗣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十等往諭旨。使使賜鐵券。懷光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弃之。自取族滅。富貴也。

宅人何益哉。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疆。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發卒城成。陽未幾移軍據之。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部成義詣行在告之。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破我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殺我。我死。爾死。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破我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殺我。我死。爾死。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

之德宗神武皇帝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

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盤屋以來迎衛至盤屋以來言

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誘音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

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音勛請詣梁州取

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

何時復至此復音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

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

百騎迎之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勛與之俱入驛時天

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然與然同軍士皆往附火勛乃

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丈夫召君用誠錯愕起

走愕音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

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

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

也擐音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

奔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

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讐服讐音勛

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將音勛裏

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愆音李懷光夜遣人

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

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

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瓊朔方將也朔音

郭子儀李懷光車在遊瓊為朔

掌兵在奉天與遊瓊書約使

為變遊瓊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懷光又以書趣遊瓊

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

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

武有甯景璿邠寧郡河中

有呂鳴岳振武有杜

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音皆守將

也言此諸將各陛下各以其地及其衆授之尊懷光之

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罷音

懷光而言本府之命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

兵權若朱泚何無以制朱泚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

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

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將音足以誅泚

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

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

燒乾陵乾陵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

乘輿乘音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遠以聞且請決幸梁州

瑊曰瑊音公使臣之口使臣之口使臣之口使臣之口

天記曰初被奉天而車駕至音瑊侯曰口服之此

勇也言乾陵河按新傳李淮筋筋及上盤屋西來後軍瑊繼至則

上至渭陽時瑊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

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朝音

之稱帝也朱泚稱帝見一百一十八卷兵部侍郎劉迺

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將鎮自往說之說音凡再往

知不可誘脅誘音乃數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

至於此將鎮任唐為工部侍郎故云亦忝列曹豈可復以

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腥音獻款而返

不食數日而卒梁州在長安南山西太子少

師喬琳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

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

泚出仕於泚者皆命而會謀利也唐史云泚復唐而自稱漢出仕於泚者皆命而會謀利也唐史云泚復唐而自稱

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

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盤屋使

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

使我將耳

因目增曰

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

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

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

懷光皆黜之

河東將王權

馬彙引兵歸太原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

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

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

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

光軍幾盡

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

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屢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

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

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

光慙恧未忍擊之

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

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或假京

固可以詰其後否臣請親入出受命

田悅用兵數敗

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

陳逆順禍福

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

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

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

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

我

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密穿後垣入殺

內夾道

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判官許

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遠外不知有變士則

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

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

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判官謀反昨夜刺殺僕

射

之扈判官及戟門遇亂

招諭將士將士

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

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

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

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判

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

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

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



憲大夫鄭景濟等朝請大夫將步騎五千助馬寔

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

四出剽掠滔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

急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

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謂魏州李抱真王武

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

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

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

射背德謂緒其民何罪今雖盛疆其亡可跂立而待

也戰去曾謂事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真

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

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

從也謂緒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上

之發奉天也謂自奉天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

邠州師讀曰李下同考異曰邠志曰韓遊瓌使於子欲結扈從

所寄之符璽既失兵柄未如所傳游瓌南金曰魏州刺史將使其黨

主帥有符璽可以圖變公得之邪時天假也乃使麾下將沈希朝總

韓誘其軍歸邠州士皆從之休頗率麾下守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

遊瓌至邠州者八百餘人接得遊瓌無受懷光邠州刺史李師望傳

云及李懷光叛城威關使誘休頗休頗集三軍斬其使劉城自守傳

光大嚴遂自徑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李天行營節度使且

上李山南命休頗留守奉天拜檢校工部尚書李天行營節度使且

節度蓋當時出幸善卒遊瓌慮從不及或以與軍威有豈不敗南行

故帥麾下李懷光以李晟軍浸威惡之路翻欲引軍自

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

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

光知衆不可強強其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

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謂試今日且屯涇陽

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

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衆

許之謂爲官之軍馬悉歸懷光謂移軍朱泚

城最重者謂之謂軍軍馬悉歸懷光謂移軍朱泚

驅兵掠涇陽謂軍軍馬悉歸懷光謂移軍朱泚

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

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謂試李太尉功

高自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

下以從謂才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

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

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

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

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

與高固等舉兵殺昕謂試李太尉

斬昕于府中史李茂密報游瓌

光自咸陽燒營歸河中外同游瓌

遣人告崔漢衡漢衡橋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

喜懷光子在邠謂試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

自明言遣旻則上疑游瓌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

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

中爲右廂兵馬使謂試聞之泣白懷光曰父

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

立功於國言其功績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

之為其執朝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

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

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

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謂上幸

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

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

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謂高郵傳

富平懷九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

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

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謂李晟

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謂李晟刺史李紆懼

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詰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

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裴向

帥獵圍七百圍之謂李晟嶠請降詔以觀為

渭北行軍司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

延節度使夫音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州

試官授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訪於陸贄贄上

奏以為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贄戶起端雖微流

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

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謂唐金紫普施於輿阜謂唐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

苦又自弃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

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謂唐專實利而不

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

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謂唐故國家命秩

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

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

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

已謂唐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

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謂唐然而突鈿排患

難者則以是賞之謂唐竭筋力展勞效者又以

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此相謂曰吾以

志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

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謂唐

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

無籍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贄在翰林為

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

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謂唐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

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

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

諫迨上意謂唐極言杞莩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

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謂唐

贊恩遇雖隆未得為相言上意未許也壬辰車駕至

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言其地貧民少故易攻也租

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

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

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

眾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

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言用捨之義也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

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

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

脩辨史言嚴礪供奉車駕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

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言其發兵

在附屬之下言其地屬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

伺史稱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見留

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

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一百一十八卷其罪固大但

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書云元惡大憝勤王之師悉

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言較晷刻也商嶺則道透

且遙駭谷復為盜所扼復扶僅通王命唯在褒斜褒斜

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懷光也誘音西洵洵羣

情各懷向背皆謂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

衝則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明今

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言其意欲歸順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

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

追抉宿疵言其宿疾則其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

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言其思孰

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

化斯輩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

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言其業上釋然開悟善待楚

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

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

兼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武承平奉天行營兵馬

副元帥將罷李懷光兵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數罪

又所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

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諸道節度

觀察等使宜並罷免言其罪觀察等使宜並罷免言其罪

觀察等使宜並罷免言其罪觀察等使宜並罷免言其罪

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

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

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韓遊瓊為節

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竇景璿為李懷光治第治第

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治第

是亦反也攻而殺之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

渭北商華副元帥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手勅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古史補遺

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古史補遺終無叛志史言李晟此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唐書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軍糧役唐書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唐書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唐書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

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鎰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唐書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武功鎰以其眾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

武亭川考異曰邠志云十日破吳等而實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唐安公主墓也唐書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上都謂長安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此言軍資糧器城所上使謂陸贄曰

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唐書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

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

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王祐又曰唯聞感之主則怨謫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此言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唐書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為指過唐書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武王則聖賢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唐書一凌凌又曰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唐書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唐書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為左庶子唐書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西川

使馮河清此言河清皆斬其使者犬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唐書

結營唐書公受命出斜谷唐書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唐書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昊唐書石鎰以其卒降旻於韓旻田昊唐書吐蕃至賊不知乃乘夜進軍唐書泚之西成西成

張延賞入相唐書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此言河清皆斬其使者犬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唐書

結營唐書公受命出斜谷唐書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唐書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昊唐書石鎰以其卒降旻於韓旻田昊唐書吐蕃至賊不知乃乘夜進軍唐書泚之西成西成

張延賞入相唐書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此言河清皆斬其使者犬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唐書

結營唐書公受命出斜谷唐書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唐書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昊唐書石鎰以其卒降旻於韓旻田昊唐書吐蕃至賊不知乃乘夜進軍唐書泚之西成西成

張延賞入相唐書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此言河清皆斬其使者犬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唐書

結營唐書公受命出斜谷唐書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唐書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昊唐書石鎰以其卒降旻於韓旻田昊唐書吐蕃至賊不知乃乘夜進軍唐書泚之西成西成

張延賞入相唐書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此言河清皆斬其使者犬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唐書

結營唐書公受命出斜谷唐書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唐書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昊唐書石鎰以其卒降旻於韓旻田昊唐書吐蕃至賊不知乃乘夜進軍唐書泚之西成西成

張延賞入相唐書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此言河清皆斬其使者犬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唐書

德宗神武皇帝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

者梁州在山南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 察其事情頗似窺覘又開翻今已於一所安置

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

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

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贄音貞復其

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

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

於防虞亦已甚矣阮降卒事見九 漢高豁達大度天下

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疏與 然而

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

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事見十卷秦 光武寬

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事見四十一卷漢 豈不以虛

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

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

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

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

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

起居為語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

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

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節日無鎮既得君命不伐

蕞於鳳州李揆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中 韓游瓌

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

平章事 丁卯義王玳薨玳玄宗子玳音 朱滔攻貝

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

為李抱真說王武俊復扶又翻為于 曰朱滔志吞貝魏

復值田悅被害復扶又翻為于 曰魏博皆為滔有

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魏博 滔連三道

之兵二道謂幽州 益以回紇時回紇遣 進臨常山恆州常山

之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

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

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

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

起居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

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

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蕞於鳳州 韓游瓌

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

平章事 丁卯義王玳薨

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

為李抱真說王武俊 曰朱滔志吞貝魏

復值田悅被害 曰魏博皆為滔有

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 滔連三道

之兵 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

之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

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縱子武俊亦悲不自勝勝音  
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  
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李抱真第十擲蒙開諭得奔逆  
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胡虜聞古  
王武俊本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滔所恃者回  
出於夷落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為十  
兄破之決為子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  
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言  
抱真推心待武遂連營而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  
俊以成大功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袂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七起開元五年五月盡肅宗元年七月元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

至萬年京縣屬京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始御衫而御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滉呼廣羅使

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滉請今日過江

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儻已羅門庭矣直

里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廚箒廚箒當

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

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晟蘇州下同咸成上初至

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

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將即亮翻扣擊也

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

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衣必既細絹與

吐蕃既破韓旻等吐蕃破

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鑿厚以金帛賂之

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尙結贊屢遣人約

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

兵去考泚且謂泚之音此泚上國胡音泚又戶下胡音泚

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

蕃貪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

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

致令羣帥進退憂虞贄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

怨乘蹕乘其虛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

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

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

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禽遺

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

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

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

患城戍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

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

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

甚善然城戍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

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條分也贄以為賢君選將委

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秦梁千里秦梁關長安兵

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

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羈礙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

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



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

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倓薨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饑

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

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千見滔達千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王立效

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

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尤豫不擊

武俊曰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

武俊曰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

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 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遂走趙琳其營 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資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己 怱怱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 事見二百三十一卷 李惟岳妻李氏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 安喜程華之屬知州事 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竄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

武俊曰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

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

俊叛更遣人招華更工帥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

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初色亦謂史

軍華從之謂韓遣字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

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

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

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

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

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

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

喜復與交好奇情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

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規晟進軍之期先表

曰歸語諸賊語牛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

酒飲於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

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

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

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

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

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

集於城下下也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

田西斬之敗補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之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

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

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說等縱兵擊

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賊併力攻之

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

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

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復扶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

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

於陘西陘戍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

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佖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

直抵苑墻神嘉村村在苑北晟先使人夜開苑

墻二百餘步比演等至比賊已樹柵塞之自柵

中刺射官軍亦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

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

而入聖同倂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

呼呼相公來賊皆驚潰徑源先是泚遣張

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

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泚乃與姚令言

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近光晟送泚出城還降

於晟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舍

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舍長安士庶久陷賊

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

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

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

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賊軍所掠尚可孤軍士

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

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則重罰是日渾瑊戴

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賊三千餘衆敗歸聞泚西

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

尚可孤屯望仙門地近宮中五日丹鳳門泚

國寺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

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恆州

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恆州

上行在上時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籟不移

如故刑罰達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也以上泣下

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為李晟作銘布得體

晟在渭橋熒惑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久之乃退賓佐

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

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

安乃謂之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前漢書天文志曰五星出為亂萬一復來守

歲又曰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

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此必利纔百餘騎

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朱泚

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諸希

鑿降泚獨與苑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馬關在

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彭原在韓旻等斬之

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

行在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

頭內人贄頭內人在宮中贄上奏以為巨

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而首訪

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

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城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

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

問將士撫慰蒸黎亦黎也丙午李晟斬文武

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結

錄載李晟奏有稱狀曰因變順動山谷帶湖此

刑帥俗從官又德業業然端已染汚俗尚則昭于

府父為中興之佐子有疑詩之名非止在一年實

臣願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如其不可用乃泚泚

等劉迺事見上奏是年二月泚泚泚

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官以檢校御史

中丞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為興元府

官有差官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樊川

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

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

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

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制

方岳孔安國曰春夏夏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

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以平物權則權物今輦路所經

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

之疑師謂曰李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

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

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茲邪

由此誤也儒論此論所以正漢儒及經台道漢儒之失臣臣曰漢

是經字自漢以下無人識不如此誤也不如奠枕京邑史曰曰奠枕京邑

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史初曰治其事使尹元貞奉使同

也謂李晟以自擇也復勞誅鉅哉又謂戊午車駕發漢中

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

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此唐之中世屬官之晟奏元貞

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此唐之中世屬官之秋七月丙

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

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

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彭所由郢高郢判李懷光事府

朝朝直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

太保敕懷光除見上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

如故朔方將士懷休顏以其衆扈從機才李晟駱元光尙可孤以其衆

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橋

在望賢宮之東京城之西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

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垂涕謂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

上時至宮每閉日日說朝變日謂之閉日輒宴勳臣賞賜

曹王

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鼻遣其將伊慎王錡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

將步騎八千救之鼻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

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

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山氏之有

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

無官矣胡人不許朝章見懷光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

誰可代太尉領軍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諫宣詔

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日邪志

治兵為拒守之備復扶辛卯赦天下初肅宗

在靈武見二百十九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

世泌居蓬萊書院元年上為太子亦與

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

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

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唐開一省謂之西省

朝野皆屬目附之願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

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

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

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謂小俊之徒

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

之虞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

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李希烈

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謂懷光但恐不日為帳

下所梟謂懷光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

朱泚九月二十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

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

還朝謂懷光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

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謂吐蕃

及十姓突厥謂吐蕃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

併兵東侵謂吐蕃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

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謂吐蕃

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

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

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

顏真卿考異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璘

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為皇城使辛景璘石軍安華於龍興

寺殺顏真卿及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

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

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

謂敕邪遂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

為亂根謂李希烈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

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

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謂懷光

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

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謂懷光時度支用度不

給謂懷光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

瑁要廷珍守晉州謂懷光牙將毛朝

駁守隰州謂懷光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

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

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内諸軍行營副

元帥謂懷光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謂懷光

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謂懷光初王武俊急攻

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

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

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謂懷光故上使燧兼領之燧

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

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

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

張鎰之罪謂懷光斬裨將王斌等十

餘人謂懷光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

罪謂懷光癸未馬燧將步騎二萬攻絳州謂懷光

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謂懷光詔朔方及

天下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

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時丁侯道

路稍通卽時給之李勳累表乞自貶以勳為辛

丑罷勉都統節度使中書省勳以其檢校司徒

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

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

氏武德元年分給勳言永樂縣屬邠州初

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

下上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初名白瑒兵

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請左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

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

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

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

蕃所其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

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

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

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

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

還鳳翔希鑒不復疑又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

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

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  
忠貞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

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

鑒曰唯唯于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考見日舊

希鑒迎親於州戰而誅之還鎮表李勳為涇州節度使辛奉天

久之不克伯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

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李澄請歸事甲午以澄爲汴

滑節度使考見日二月宋毫節度使劉

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

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

西敗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

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

北懼怯不敢進惟去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

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凌儀兩軍之士日

有忿鬪也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

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爲汴州

刺史府本分陝李勉至長

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勉

不應尙爲相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

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

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

至睢陽宋州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勉亦勉之

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鑿輿在外  
聚兵修石頭城力安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  
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

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混之力也

唐時浙江東西諸州

城者混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

永嘉永嘉南渡也

以為罪乎混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

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

如麻言其多如麻言其

也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

今不敢歸省其親謂省也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

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混之用心臣知之

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願上乞宣示中書使朝衆

皆知之朝衆謂在朝百官之衆也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

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也累以妨礙上章

請以百口保混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

中為于雖知卿與混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

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願混實無異心臣之上

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為于

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

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下戶以解朝衆之感面諭

韓臯使之歸觀歸觀者歸觀也令混感激無自疑之心速

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

章令韓臯謁告歸觀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

至比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又因言關中乏

糧歸語卿父歸語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混感悅流涕

萬斛萬斛少遊所上謂李泌曰韓混乃能化陳少遊貢米

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

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見勉等退復獨留言

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敗請以臯

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

附耳語而去諸相還問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從一詰復曰

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

字下朝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

牧僉諧事見堯典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王制使李盧不

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

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

斯言朝早也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

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

一從一奏之謂牛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

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

陳少遊上表歸順史少遊聞之慙懼發疾

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贈祭如常儀淮南大將

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

混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

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混不惟安江東又

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混平章

事江淮轉運使混運江淮粟帛入貢府謂財帛之府無

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使恩遇始深

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

相望詩云相望千里 尚武學士盧寧字顯慶戶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

真卿司徒諡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杞杞新州人

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

用為饒州刺史饒居 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

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

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

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扶復

又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建

相四年貶百揆失敘書韓典稱于百揆百揆時敘孔安國注

茲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唐

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

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茲黨皆唾掌而起上

大怒左右辟易詳議曰開易如字詳易 諫者稍引却京顧

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

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

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

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當謂丁 又謂

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

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

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袁恕己東張東之子 三月李希

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

使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鄧州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

集將士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

鄴嘗之姪孫也李鄴以謀死 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

陶城陶城在西北 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使李希烈

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

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

詔以燧瑊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工

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朝直 李懷光將

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

也 晏遽引兵去懷光知眾心不從乃語稱欲歸國

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史

李懷光偷延死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章臯為西川節度使臯自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怱

時連年旱蝗言

李懷光有兵皆以劉怱為首言

度支資糧匱竭言

言事者多請赦

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言

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

則不足隄防言

忽驚東偏言

何以制之一也

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隄還之渾瑊既無所詰康日

知又應遷移言

字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



力未窮遠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吐蕃西涼節度使李希烈時皆觀我疆弱不謂

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覲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

敘勳行賞謂李希烈時今府庫方虛賞典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

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表顯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

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宅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

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燧言首途既必為于偽謂陛下太遠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謂臣在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

踏履矣謂河東十萬之師盡陛下憂不在河中也乃在太原今馬燧亦

本道勇悍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會慰云王權權抽兵馬

賜不厚使並官釋放此則尤下矣臣比年曾與之言其有心路今

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希烈朱泚之徒或能開食伏望陛下

東下徐州以待陛下謂臣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同列然其

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鄭玄規為常侍臣致也臣因請

至京城欲與相見即至臣處謂臣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同列然其

具奏於上每多中疑將違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面效牆上之畫謂臣等之計

此賊可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經難者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下以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章節至若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天威而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服當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果得如此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日不表請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鄰不表請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來朝下營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朕所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恩出而臣等之計謂臣等之計

何者為罪馬公南泣曰十日之內請獻其首謂臣等之計

許之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勳代揔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

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陝州而後陸運皆絕不得

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

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

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

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謂與此

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

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

必不更為臣用也被戶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

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

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謂之勢上曰雖然朕

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宅人往耳對

曰宅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

不意奪其姦謀宅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

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謂

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詔牛陝州行營

在夏縣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夏縣初屬夏州貞觀十七

州北九十八里夏州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

抱暉覘者馳告之將即亮師抱暉稍自安必具以語白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

善戊申必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

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

坊節守潼關日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唐

自來李以奉密詔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却使之止則止也

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謂言官

為進止如玉堂官底所載凡言官皆云有進止者相與之說也

唐臣以受詔不敢去唐書泌寫宣以却之沈存中曰唐

書也晚唐唐密書四十一人為底一合為宣此宣謂出耳未以名

於節謂一宣底如人之單謂通出金銀謂之宣中書亦受錄之

以口傳為宣或以行符為宣亦謂之宣中書亦受錄之

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偵丑泌宿

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

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

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

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屏必

正謂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謂之常理不願

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

治直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謂之直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

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曰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

前使勳放改祝幣使謂張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

保無宅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

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復扶

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

詔謫戍天德大德軍在振武北同城西築城置軍安宗顯名安宗顯名安宗顯名

少連南後四里唐居永清權其我則隋大開城安宗顯名

耳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

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壬辰以劉怦為幽

州盧龍節度使大旱灑澆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

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八起神業赤雀若八月盡福開則十月止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

罷之元而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

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到七

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將帥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

光等復西向拜復拱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

功四十餘年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

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

信吾言何不射我射而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

所為汝曹無罪弟堅守勿出弟讀也皆曰諾壬申燧

與渾瑊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渾瑊

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尉珪

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

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徐庭光素輕胡以侮之且曰我降

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

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謂懷光吾輩復

為王人矣初懷光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

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渾瑊詔

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古謂之試官也甲戌

燧帥諸軍至河西河西

又曰東城妮隊矣妮隊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

與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

死縊其子璿為監察御史璿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

陽不進璿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

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一謂君父也但今日之勢

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

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

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委曲彌縫

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

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

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

哉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

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

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璿曰無益也願陛下

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萬方臣父言汝小

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

陷吾入死地邪邪及李泌赴陝李泌

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

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

其君謂懷光也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厚使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音翻下同陛下每視朝何心見

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

權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

及懷光死瑾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楚令尹子南之子也李

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閻晏保河

平凡二十七七日戊申至甲戌二十七日史言馬燧出高郢李

懷光也揚懷寶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李懷光見

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武俊因緒等語音酉王奉天

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

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復扶又翻

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

常觀通翻觀音一臣姑以生禍為憂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為誠心降非常之大號謂此

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謂馬燧也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

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

人謂道平治諸將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

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謂道平治諸將是則好生

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

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

曰率循也不率謂不闔境懼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

曰德光汗人汗下也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

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

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苦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

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亦可以謂

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

為之動心哉為子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

泚之偷居上國謂長安也以懷光之竊保中畿

開元八年以泚中為中河東

西二縣為大赤縣

其首而珍絕其類

羣生改觀之時

上副天眷下收物情

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

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

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

雖荷陛下

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閒耳

同科亦在諱故之數

同科亦在諱故之數

也。蓋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夫一人無道，謂之獨夫。內則無辭

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

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救諸鎮，各守封疆，

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狴牢，獄名。又狴，罪人。狴牢，罪人之類。古之不戰而屈人之

有人禍，則當鬼誅。鬼誅，鬼神之誅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

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

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

差。差，謂賞賚不均也。諸道與淮西連接者，

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侵軼，侵凌也。李希烈若

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一無所問，一無所問也。初

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蓋大曆十四年，李晟戍成都也。及

還，以營妓高洪自隨。洪，營妓也。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

追而還之，由是有隙。使，使也。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

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重違其意，不從其意也。以延賞

為左僕射。李晟居功之名，以一人之私，修怨於州之臣，且

由也。李晟居功之名，以一人之私，修怨於州之臣，且

曰：庭光辱吾祖考，庭光，李晟之孫也。吾欲殺之，馬公必怒。

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壬午，遇庭光於軍門之外。

揖而數其罪，數，數也。命左右碎斬之。碎，碎也。庭光已降，

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統帥，統帥也。

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為之

請。請，請也。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

軍自是分居郿蒲矣。郿蒲，地名。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

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薨。罷，罷也。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

卯上祀圓丘，赦天下。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

貢者凡百五十州。貢者，貢也。于闐王

曜上言：兄勝讓國於臣，讓國，讓國也。今

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卿，還其國，勝固辭

曰：懼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復扶又謂又謂

不習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銳為詔王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

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

之孫也。玄，滋之孫也。造少居上元，上元，地名。

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

四夔。四夔，四人者，以四夔稱也。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

次用之。次用，次用也。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

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

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

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

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

判諸道鹽鐵權酒。權酒，權酒也。吉中孚判度

支兩稅。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

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擊擒，擊擒也。崔造

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過失，過失也。

甲戌以琇為尚書右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

奏自集津至三門門在河東鑿山開車道十

八里以避底柱之險底柱在河內也

是月道成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

使李澄擊破之李澄在鄭州李希烈

李希烈兵勢日盛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

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陳山甫在陳州因以兵悉誅其兄

弟妻子舉眾來降陳山甫之子因以兵悉誅其兄

弟妻子舉眾來降陳山甫之子因以兵悉誅其兄

弟妻子舉眾來降陳山甫之子因以兵悉誅其兄

弟妻子舉眾來降陳山甫之子因以兵悉誅其兄

弟妻子舉眾來降陳山甫之子因以兵悉誅其兄

弟妻子舉眾來降陳山甫之子因以兵悉誅其兄

秋七月淮西兵馬使吳

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

寵任故為之報仇李希烈己酉以虔王諒

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以龍右行

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曲環在陳州陳許荒

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

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八月癸未義

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克寧謀擄軍務秘不發喪

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

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

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

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西魏一百六十二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府兵廢梁簡文帝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

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陳國家

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符契參驗

發之至所期處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

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劉仁軌於是

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武后

為人所賤百姓取之至蒸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

客以積財得宰相牛仙客邊將效之山東戍

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書則苦役夜

繫地牢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

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

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故也見長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彘騎見一百一十一卷其後益為六軍六軍分五右及李林甫

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見一百一十一卷兵不土著見前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

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備下為替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

之先敘後府兵之會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

二人正二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墨纒出視事墨纒自晉

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迺不敢襲位丁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

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必利翻及也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

州自李正己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營也此必李納遣兵自戍守其境亦解行營耳將佐皆曰李納

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趙直賈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處昌命

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賈耽吐蕃遊騎及好時時音乙巳京

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又翻扶齊映見上言曰外閒皆言

陛下已理裝具糗糧見賈耽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左傳楚靈王之言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

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為于李晟遣其將王

似將驍勇三千伏於汴城汴水正關曰繁陽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

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見前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

擊之必大捷似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

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謂尚結贊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

曰李令公召我來謂尚結贊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

良輔良輔姓長輔其名與王似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

堡下攻拔之斬其將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屈律悉蒙西軍於合水之北合水合水在慶州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

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平川在慶州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奔所掠而去十一月甲午

立淑妃王氏為皇后乙未韓滉入朝韓滉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奔

鄭州鄭州在河南吐蕃入據之吐蕃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習鄰道禮謁之禮謁重其才望以屬吏

重其才望以屬吏重其才望重其望深為江淮南詔所服重其望深為江淮南詔所服





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混玄佐之第

亦如之混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朝野通考延賞為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

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

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

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張延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

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

纒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道都知兵馬使

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

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

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

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娑勒反為所敗丙午上急遣

中使敕陝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吳法

兵趣靈寶西四十五里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

日宿陝西七里陝西者陝州之西也泌不給其食道將將選

士四百人其驍勇者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

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

呼火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賊必入自

後者務進心不在戰此所以制勝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

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

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日陳明日四鼓

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

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驛軍

兵馬使張崇獻必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

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長水本隋弘農

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大半趣長水日率燕

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

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必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

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

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吳

又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少悉斬

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為泌

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

門以令防秋之衆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雋州

元龜州陷事見獲西瀘令鄭回西瀘州本漢郡

鳳迦異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其子

投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為王大曆十四年以回

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謂之清平官所以快國事

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

早謹有過則回捷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

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斂重數斂力瞻又奪其險要

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

歸於唐說式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

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弃好好暴亂鹽夏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心入臣生羌生羌狗若哥倫者連祖君南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為商語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

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刺史劉滋罷為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吏救過不贖渾雖為滉所引薦

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先相公謂公謂公謂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無洪範曰臣福其害于而福其害于而渥愧為之少霽威嚴為之少霽威嚴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濟充入吐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

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薨滉久在二浙大曆十四二浙建節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

及與並坐交言並坐請並肩而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衛尉其人終日危坐更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

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元九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治秋浦秋浦

浦隸石埭縣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唐初分十道江南東道與二浙總為江南道置浙江西道觀察使兼領宣歙池三州其

按能領領領不一自分二浙為三各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果州南平郡治南平

貞今自刺史使使用為觀察使 柳渾曰志貞儉人儉人也又

日當被也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音思廉翻德皇后于靖陵王后昭德陵在三月丁酉以左庶

子李錡充入吐蕃使錡與廉翻吐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十年冬吐蕃留兵成鹽

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晟成正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清水

河為之請於朝請使其初盟之謀獲遂則自損功名而督助不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

之徒將十萬眾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

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謂吐州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張知文

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丁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

翔李晟因吐蕃請和將相有怨而棄其兵柄宜留朝廷朝夕輔樂壽人也樂壽本奧河間樂城在今屬東南十六里

樂壽人也樂壽本奧河間樂城在今屬東南十六里

樂壽人也樂壽本奧河間樂城在今屬東南十六里

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了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上封王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到開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慚而退余謂李晟欲中君牙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沈密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宋曰鳴沙縣屬靈州本唐宣平縣地後周保定一州於此唐武德六年立鳴沙鎮隋文帝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合仍舊名贊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見二百二十卷唐車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四月泚自覆公來欲踐修舊好亦以修前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共討朱泚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涇原節度使使更翻觀古玩謂夏四月丙寅漸至長安辛未以漸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扶又翻下同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清水水庫於縣屬屬寧州尚結贊言盟會期及定界之所瑊曰昔漢使於白鳥沙博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一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二七九九

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奉朝朝官也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士黎樹旣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士黎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北九里行吐蕃會盟地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閏月己未韋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東蠻跨地一千里初唐置兩州使詞同導達雲南南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初韓混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混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勞力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武臣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鄧安隨唐七州隸之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

示之秀詔以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李晟表

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李晟謂吐蕃人長事王忠嗣李備情請為舍李備謂吐蕃人長事王忠嗣李備

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謂西人為大戎潘原

謂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

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

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

踰也城者李晟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

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

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

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

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更工衛衛城城皆許之吐

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城皆許之吐

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

幕中朝直遙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轂入其

街馳十餘里街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

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偷戶監捕擒者千

餘人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

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陳下虜追騎愕

貽貽貽貽城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郊軍軍西馳乃還

元光以輜重資城城用與城收散卒勒

西馳者輜重也

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

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

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

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

謝因罷朝柳渾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

鎮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

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

為飛語者又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

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恆齋詔遺尚結贊

至故原州原州自唐魏初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

金械欲械城以獻贊普今失城虛致公輩又謂馬燧

之姪弁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

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在河曲

今當奈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

寧俱歸文珍歸則必言之於赤馬寧歸則必言之於渾瑊中外傳

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既聞其計失德宗之言而為之請

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

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

李晟晟馬燧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

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

歎懼謝病不視事以岐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

耶同平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爲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初燧任李自良不欲代之爲帥帥所乃以爲右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分誠爲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爲河東節度使卒于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尙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韋舉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見李泌初視事政事堂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事見二百一十九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見此亦希謂云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爲于見之一場也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及仇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又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

何樂如之學音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悅鳥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音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吏部兵部主文武選正舍人則有六押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泌請復所減州縣官是年間月用張瑄爲人也爲于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當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停字句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此必所謂冗官不並復故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路谷李叔明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考異曰郭侯家傳及舊唐書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勝釘鞵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勝釘鞵邢福如今行也邢福如今行也

釘鑿以皮爲之施油蠟更控上馬以至梁州更上後宅

人皆不得近斷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

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部以

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必始必有故卿

宜察之必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之

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爲必曰必延賞也上曰

何以知之必具爲上言二人之隙必且曰昇

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而部國乃太子

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必因請

除昇宅官勿令宿衛以遠嫌秋七月以昇爲詹

事部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綬銀二州以

右羽林將軍韓潭爲夏綬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

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夏戶雅時關

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

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效以朱泚之

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

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令丁

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

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

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甸勘兩稅錢帛使音初河龍既沒於吐蕃代自天寶以來安

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

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皆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

肆不勝其弊李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

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取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

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

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

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

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

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

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皆皆爲卒禁旅益壯鴻

臚所給胡客纜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

皆喜上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對曰今

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

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

饑亂經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

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

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

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

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

閒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

顯藏但恨翻屋儲積於庫藏年深以致能者趨戶結翻揭錄以線給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條則入染色於其

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謂之綱

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種下其種則

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

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為下

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

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

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

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

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

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

又翻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

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

而遣之戍兵家口發赴邊鎮者本貫為給據應募之數移報

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所類翻亦喜聞矣

喜許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黃直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理治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

下無復事矣泌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帝遂謂之天下

也可集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

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

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

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

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

田者什五六自李泌為相觀其處置天下事妙崇以來未之有也

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泌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精思而泌夷然當之亦智也嗚呼任而得君諫行言聽則致身任所謂經濟之略歸未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以之豈德宗之度弘於肅父耶如李馬思而後入耳德宗之精思刻薄直如蕭妻謂之為祖父舊人智略無方弘濟中與其飲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當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肅非智乎其持黃老鬼神說則子房欲從赤後湯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

諒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射黃謂翻 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10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index.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九光緒通鑑開八月盧重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吐蕃尚結贊遣

五騎送崔漢衡歸見上委是年五月詔不納吐蕃使者

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

渾曰為吾謝張公渾渾頭可斷舌不可禁

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好呼到朝醞藉有難度之齊余謂

渾相以自逐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活於上前時發

俚語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渾福直無它

必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帝之親任必

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初郾國大長公

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武后垂拱二年分

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章恪商賈實豐商州漢州

皆出入主策主女為太子妃始者上恩

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

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

端事見同上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

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

監國衛尉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

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

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

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

魏王泰事見一百九十七年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

為寬臣不勝慶幸願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

日從下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

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

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  
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  
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  
冤憤事見一百一十四卷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  
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大略宮中蓬萊殿前有  
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觀其容表非有鱗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  
所謂蓬萊池也觀其容表非有鱗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  
蓋即此也觀其容表非有鱗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  
楚成人也不觀太子商臣令尹上曰不可是人也正恐  
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大明  
宮中有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在寢殿之側浴堂殿  
溫室殿西南少詩照翻未嘗接外  
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  
書如晉愍懷事見八十二卷西袁甲如太子瑛事見八十二卷  
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瑒與妃兄韓德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誑召太子  
二王曰宮中自賊請甲以入太子從之妃曰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  
而宋帝使中人視之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  
如言遂並廢為庶人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  
累臣幸陛下下語臣謂牛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  
知謀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

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

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

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

言孟朝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為朝必

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

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

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必歸謂

子第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樂  
俗累力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

如言欲欲必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禮敬起孝  
如而死也必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禮敬起孝  
苟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開一日被經曲算之開  
音開

開延英殿獨召必宋曰必開延英殿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  
如中書有公事數委必帥臣入勝流涕闌干泣涕闌干  
子委請開延英殿是宰相臣對

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

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  
矣必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臣前日驚悸亡魂悸亡魂不可復用復用  
又願乞骸骨願乞骸骨  
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屬子孫使卿代代富  
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宜  
杖死左傳齊盧蒲癸臣於魯舍有龍妻之以女慶舍之七謂盧蒲  
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詳家何也癸曰子不詳家何也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戊申吐蕃  
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  
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  
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州隴二長  
後屬隴州垂拱二年更名曰隴州驅丁壯萬餘  
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

悉送安化峽西安化峽在湖南

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

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

隴州隴州在秦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

擊却之吐蕃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

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緡音中言此誠知失

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

獻及罷宣索遺中使以聖旨就百司宣取必有所須請降

敕折稅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回紇合

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

乏馬無以給之紇下及回紇皆及回可併刊李泌言於上

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

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大

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

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

馬亦易致矣吐蕃入軍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

紇則不可以陝州之毒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

敢早言見上表是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

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相息上曰朕於卿

言皆聽之矣至於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

可必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章少華等以朕

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一百二十一卷朕豈能忘之

屬國家多難難乃日爾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

言必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

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

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

九百餘人殺牟羽合骨咄祿竟不敢殺

朝廷使者善建中三年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

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而

言見前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見前

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

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

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

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

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

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

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

也代宗以廣平王爲元帥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

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

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

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天子徑造

其營到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

驕告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

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

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一百二十一卷當時觀者十

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

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

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難故其志氣驕矜



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實  
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  
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  
多失時得空穗而已不麥熟而不收穫其由是涇州常苦  
乏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武德二年分彭原置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四流妖徒命  
己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  
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推勸李晟聞之遽仆  
於地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

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  
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付御史臺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  
也上抵邠州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  
腰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

廷之臣無連及者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  
委任如初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吐蕃  
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

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歸汴州劉昌本汴州將也貞元三  
食 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爲  
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

敗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  
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樂者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  
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

云和糴而實強取之良謂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  
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推馬  
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  
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

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  
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勤恤者切民愁怨於下  
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  
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

遇也載于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廢格殘虐下民  
橫增賦斂斂力盜匿公財及左右詔諛日稱民間  
豐樂者而誅之誅者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  
飾屏又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

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  
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李泌以李軟奴之黨  
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而動必惡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二年  
一定考要曰兩稅更第等第加二年一定以

倖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倖倖始大願十二年所增之數也必

又武官俸自是京官益重優優俗局初除陌陌結度支至是令戶

部別庫之終俸之終以備它用於元元正月止罷所加陌陌

錢稅陌陌之終俸之終以備它用於元元正月止罷所加陌陌

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甲

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涇州隴右

節度使治秦州昌元諒皆帥卒力

田李元同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韓遊瓌之

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古回朝朝首通朝去年十二月

朝人錢送甚薄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

蕃上悅遣還鎮見從官翻又音如字軍中憂懼者衆遊

瓌忌都虞候虞鄉范希朝有功名得衆心求

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實於左神策軍遊

瓌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城二尺為一版二月元

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元友直有勳東南兩稅

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必得必翻數所

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相息

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相息

也卓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為

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

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扶音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

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其尺證翻

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

相之者非其道故也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

臣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

朝廷破之以取信上時學翻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

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字傳能史今將帥立功而

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

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長知兩翻言巫風今杜郵有

舊祠故自起死於杜郵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

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唐以三公府司使請贈

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

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上從之

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

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

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從子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

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

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考異同舊李

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發楊炎事見一百一擠顏真

卿於死地事見一百二十八激李懷光使叛事見二

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

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難乃日翻即怒而辭位觀其

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言交不可忍者

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言交不可忍者

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

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

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

見曹西伯好呼到朝曹西伯崔祐甫性褊躁陳則朕難之則應對失

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

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

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

羸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同復扶又翻盧杞小心朕所言  
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  
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  
所謂一言喪邦者也見諸語喪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  
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見諸語喪雖時有逆  
耳之言如鄒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  
而言先事如此則理安治安也如彼則危亂言雖深  
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  
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  
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必曰陛下所用相尚  
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  
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  
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  
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唐之使相時主  
也  
劉昌復築連雲堡去年九月吐蕃陷夏四月乙未  
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魏工衛朝  
魏作神武軍今從舊志與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  
京西散屯畿甸福建觀察使吳誥武備四年分泉州  
之建安縣置建州  
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誥腹心十餘人  
逼誥牒大將郝誠盜掌留務誠盜上表請罪上遣中  
使就赦以安之乙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  
故城而鎮之良原隴南大業初置屬涇州貞元二年為吐蕃所  
破今乃復九城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宋曰  
曰隴南安定縣屬置良原縣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  
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驪旁苜夢衝苜烏星入見  
賜行唐書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

印而遣之封爵者為和義王苜夢衝為  
便化于官辛未以太子賓客  
吳淩為福建觀察使貶吳誥為涪州刺史涪音吐  
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  
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悉  
音殺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  
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夏縣人陽城以學  
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夏戶雅翻柳谷在安邑  
縣中條山下孟翻李泌薦之  
六月徵拜諫議大夫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戊寧  
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  
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  
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  
告於眾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  
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韓奇香翻韓帥首潘翻無  
帥所屬韓帥其潘翻無曰張公不  
出本軍我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  
出於邠寧也因剽掠城市剽四  
圍監  
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  
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  
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  
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  
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眾迎獻甫帥讀  
日率  
上聞軍眾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  
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覲安反仄也上嘉  
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  
統軍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己未奚室韋  
寇振武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兩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  
宋曰曰室韋契丹別號東胡北邊蓋于零由裔也  
龍北傍海河首長安東北七百里  
東黑水輪纒西安屬南契丹北朔海  
執宣慰中使二人大掠  
人畜而去時回紇之眾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





景州刺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

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曠而性多凝滯

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

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

甚復薦二人 庚子以董晉為門下侍郎竇參為

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

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峭刻

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

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

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

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運籌

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考家人使瀟湘今夜洪崖先

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樽曾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

畢門者必呼怪誕之士及建中末長安免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

上猶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附必長其免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

時論不以為怪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自出中外禁嚴為

流勳為朝士咸侮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貶

權倖忌嫉恆由智免故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必流放

江南與柳渾觀光為入外之文吟詠自然其如略嘗有過人者至是

楚觀牙蘇州人按必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其大節可重者也書傳毀之大過家傳出於其子維難盡信亦豈得

虛不信今釋其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 貞元元年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入

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

祀 冬十月韋臯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

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鶴州臺登谷

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

死臯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鶴州之境 易定

節度使張孝忠與兵襲蔚州 驅掠人畜詔書責

之踰旬還鎮 瓊州自乾封中為山賊所陷

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 十二月庚午聞回

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郭鋒冊命其子為登

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

假道於回鶻以奏事 又有沙陀

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 又有沙陀

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 回鶻數侵掠之

吐蕃因葛祿白服之眾以攻北庭回鶻大相諶干迎

斯將兵救之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

壬辰韋臯復以書招諭之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

諸寺以示眾傾都瞻禮施財巨萬 二月乙亥遣

中使復葬故處 初朱滔敗於貝州

棣州刺史趙錡以州降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俊

召之不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

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厚賂  
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蓋于偏朝因請送朝  
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俊使  
其子士真擊之不克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  
而自立考異曰朔傳曰可汗自自立今從實錄其大相頡干  
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  
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相息亮嗣帥五月  
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奔鄆州鄆音李  
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  
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回  
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  
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  
頡干迦斯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  
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  
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  
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夫年唐遺郭鋒冊忠貞可汗遺惟季朝可汗拜  
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  
敢豫也廣謂父為阿多父曰阿多從從可汗頡干迦斯  
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  
己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  
萬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敗補遺死者大半襲  
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  
同至牙帳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  
存亡北庭既陷于吐蕃又西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蓋于葛  
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浮圖川在西北回鶻震恐悉遷  
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

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  
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先朝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  
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  
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壘而坐蓋命梅錄俯俛前  
哭德道地便曲景略撫之曰可汗弃代助爾哀慕梅  
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各朝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  
略於庭威名聞塞外開音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  
鶻還十一月庚午上祀圓丘上屢詔李納以棣  
州歸王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  
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  
始以棣州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儂薨儂宗子二月癸卯遣  
鴻臚少卿庾錠冊回鶻奉誠可汗錠字首卿考異曰實錄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原州一百五  
十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浹辰謂夜半而後之按同朝  
辰從子至子也史初曰自分兵戍之昌又築朝谷堡舊唐書  
子至夜日辰浹辰十二日胡合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胡才用皆賜  
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韓乃曰翻朱白曰唐玄宗平內  
臣子賜十數人德宗幸天及幸山南賜賜立功將校元從  
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來元從將士賜各元從功臣及德宗年攝  
運功臣差多至從樂也德宗及戎卒非從樂也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  
橫益州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謂未府縣  
皆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  
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  
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胡才用皆賜  
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韓乃曰翻朱白曰唐玄宗平內  
臣子賜十數人德宗幸天及幸山南賜賜立功將校元從  
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來元從將士賜各元從功臣及德宗年攝  
運功臣差多至從樂也德宗及戎卒非從樂也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  
橫益州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謂未府縣  
皆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  
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  
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

曹成王臯薨使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

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鼓角將楊清潭帥眾作亂

夜焚掠城中獨不犯曹王臯家

實踰城走免明日都將徐誠縋城而入

過然後止收清潭等六人斬之實歸京師以為司農少卿

度使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實參為度支轉運使

歲餘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

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怨

宏及參為上所疎乃護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歸於宏乃薦滂於上以滂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仍隸於宏以悅之

劉玄佐之喪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為之隱

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絰登重榻

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

則善傳 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 格謂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準代之 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駕

中庭傳曰貞元十申歲春三月朔日劉逸準到郴州 竇參亦到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竇參亦到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參與劉逸準

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厯故事 大厯五年命第五琦劉晏分

河東振武救之遺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 陸贄請令

臺省長官各舉其屬 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

五月戊辰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

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

宜自擇勿任諸司 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

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 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

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 捨僉議

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 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

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

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

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

其辜 謂罪也 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

出主名之名也 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

揚以開投 子本之讀書

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

罕不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

此之謂也 上於此而已情故必多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

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罪無所逃丙午上命宏

宏不與滂與宏共擇巡院官莫有合者闕官甚多滂

孫也 僕居永朝趙仁本見一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

百一奉高元威亨元年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

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責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易以或謂陛下慎簡之規書曰慎簡乃德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田軍屯田嶺南節度使秦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爲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爲衆船所凌自音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謂也言所以招攜者失其所適也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曾不內訟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者也在二公訟猶責也言人有過其能自責更蕩上心說月令毋或作爲理巧而內有訟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尚辰羊朔度使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使就吏部度使洛陽後扶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又翻又音如字少時照贄刻吝則生患寬假

則容茲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爲贄所請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星使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詔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論語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制備失所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爲遣使爲贄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贄以爲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渠大也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饑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晉饑秦輸粟况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其君而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爲平盧節度使章舉攻維州代宗廣德元年獲其大將論贊熱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當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監皆承別詔委任分鎮巨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必利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分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



此令初行人皆悅慕。此李泌所行之法也。事見卷二百三十四。而有司競為苟

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

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斂力斂財賤取於人以俟公私

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

價於京邑又多支絀紵充直絀五之謂窮邊塞不可衣

鷩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

轉高唐虞路翻估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為

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為羨餘錢朝雖設巡院轉成

囊橐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勅遣御史使李愔等分行法軍司無由盡

外權軍及運使支送月有巡院御史以訪察當道使置司及州縣有兩稅

院自江淮以來至于河漢其後遂及綠邊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

簿帳偽指囤倉因區區困倉皆以計其數則億萬有餘

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

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

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

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

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力力翻糶事又足勸農臣以兩

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

耗其九而存其一。以江淮之來台運漕穀直率一斗名錢三

九而存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

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

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

出期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

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

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

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

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

帛翻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

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

缺數渭橋倉仰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補以一百二

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

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糶其江淮米錢直並

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輪上都糶之糶以實

倉儲考異曰實錢云元和中九月詔西北邊貴糶以實

倉儲人三歲之權矣蓋實錢所宜邊備浸充冬十一月壬子

朔日有食之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

遺雲南王書復扶又翻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

雲南之地不漢雲南南移也

雲南與雲南相連視之不可

悉平吐蕃城堡獨與

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右庶子

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牛

竇相屢奏擬上不允牛有怒公之

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贊語以  
聞參言為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己已貶公輔為吉州  
別駕又遣中使責參美公輔居情已別了參安參事而由  
此中使

州及黑水堡致補遺翻芳州黑水一二年已詳在蕃所置  
黑水城在西北方者中一也初李納以棧州蛤蟆有鹽

利城而據之又成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  
是月引兵屯德棣將取蛤蟆及三汊城師古遣趙錫

將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錫下老謂師古  
使統吏翻字初劉怱薨年怱昔明翻字以成翻劉濟在

莫州其母弟雍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  
州南許宅日代己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河朔三鎮  
以其子為副雍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濟怒

發兵擊雍破之朝貢通翻為左神策大將軍柏良

器唐左古神策大將軍正一品本初日柏良氏古帝  
器德氏為氏顯帝師柏亮父帝書父柏超之裔也募才勇之

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路馬會貝器妻族  
飲醉寓宿宮舍二月丙戌貝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  
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  
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  
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

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  
無得私賣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為節度

使初鹽州既陷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

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鄜坊辛酉詔發兵

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城鹽州又詔涇原山

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  
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

木波堡木波堡在慶州方渠縣界由是靈夏河  
西獲安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  
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彜以父晉卿往年攝政

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晉書

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季

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上奏

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

防護是於心替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鮮克

以濟且傷不吝之明書曰

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

不彰記曰人於朝與衆共之刑君上行之無愧心光庶

蕪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

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

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仲懼於公辯或云歲

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為或

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

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近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

茲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

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讞必求情辨跡

情見跡著見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

冤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律當嚴

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者風化之所自出賄道一

開展轉滋甚鞭韉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

能自窒于心古有之不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

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

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初寶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為常州刺

史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州汴州節度使

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

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

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

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

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衆議為之憤

邑為叛臣得以為辭中參貪縱之罪天

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鞠

遽加重辟駭動不細寶參於臣無分若不推鞠

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不濫三月更貶

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也贄

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贄參既蒙宥

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

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

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

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

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海州團練使張昇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

以父大祥歸于定州昇武師於子居於昇而大

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

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武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

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棣

山為名唐定州按無極山碑云無極山嶺入地限生於上至體可

三聖所九石為體三丈五尺所武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

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命李師古毀三

城李師古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

於朝廷者皆撫而用之師古五月甲辰以中書侍

郎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為

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

也邁字元舉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

政排己置之門下贄字敬輿多稱疾不

豫事由是與贄有隙贄字敬輿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

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

不均機失於遙制自措置或以下所謂六失關東戍卒

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

息如情人情七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

乘擾攘而東瀆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

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復扶又既是無良之類

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

矣此一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

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朝直通制務相

違養養也言相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翻慮無

功者反以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

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

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誚才率衆先登者取怨於

士卒償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問緩救失期者自

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

責虧度矣此二虞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推也無

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

察省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

之弊用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

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權古摠其所入歲以事邊

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其言

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

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其言

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

徐如意機會靡忽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

弱為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

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言西北兩蕃者以朔方

節者凡三使焉車見一其餘鎮軍數且四

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

屬豎古制翻史初曰車上十抗海制四言軍使指抗

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

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

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翻理戎之要

在於練最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

及企去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費古

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

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

頌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當一承制備出唯改舊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問謂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謂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則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則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颯駙書上聞則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此謂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則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此謂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為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茲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咸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章臯遣大將董勳等將兵出西山彭州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雲南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為禮部尚書

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安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韋臯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臯帛書謂自稱唐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謂請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臯遣使慰撫之謂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謂德故事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謂秋七月奏請依至謂劍南西山諸羌女王湯立志謂王羅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捕租王謂先皆役屬吐蕃至是各帥衆內附章臯處之於維保霸州謂給以耕牛種糧謂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之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謂庫以掌之謂每月入物謂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

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所成子孫以國為上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通朝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冬十月甲子章卓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節度巡官在判官推十一月乙酉上祀圓丘赦天下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八年三月命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敗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寧帥衆二萬攻于外野帥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路也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必及也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鄆城漢音一併遣使

問故且請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戲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疆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劉士寧滑州匡城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纒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敗則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又曰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長如兩翻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日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仍降優詔

慰勞本軍到發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

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

縱欲跋扈勢何能為又曰儻後事有愆素左傳曰不愆

謀為宣武節度大使繼以萬榮為留後 丁卯納

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為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章

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水最窮小不得預入國數

尋尚不欲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

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

大宜詔書大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

唐事乃獻敵流涕俯伏受詔又音鄭回密見

佐時教之鄭回勸異牟歸唐事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

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

去羌呂翻吐蕃給雲南金印見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

二百一十一卷玄宗天寶十載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

考異曰善章傳四年正月單遣判官崔佐時至苴咩城按西南

夷事狀四年單遣判官崔佐時至苴咩城按西南

招諭至九年牟尋始遣使分單書以表朝聘之禮書單乃仍刻

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凌等與佐時盟於點

蒼山神祠日率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

甚衆年北庭事見上卷五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

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以益至五千乃許

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

兼行襲擊吐蕃戰于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

鐵橋在施蠻東南施蠻南舊書是戰也異牟尋破施蠻一蠻並虜其王

白崖城又據新志自戎州開邊縣南行至白崖城二千里而近南詔

鐵橋之南詔居永昌州之間 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

戌遣使來獻捷降戶江瀛州刺史劉潼為兄濟所

逼濟上請西打隴坻隴遂將部兵千五百人

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

雞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為秦州刺史隴右經略

軍使理普潤理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

病者確親視之死者哭之 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

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

子也李復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為判官監軍

薛盈珍數侵軍政數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

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坦夏四月庚

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

百人素驕橫先萬榮惡之萬遣詣京西防秋

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

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

準厚撫之史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

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

今夕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

為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欽州蠻酋黃少

卿反圍州城少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

請發嶺南兵救之使遣中使諭

解之 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

赦量移史曰移徙也謂其地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

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當路州縣謂其地衝

事恐非便贊復上言謂其地又以為王者待人以誠

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徹其不

恪謂其地又勉其自新謂其地又不做則浸及威刑

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

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

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凶恆處防

閑之中謂其地又長從擯奔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

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懷貪亂或

起于茲謂其地又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

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謂其地又徒有徙家之勞實增

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

驛示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委

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

可謂其地又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

收用好以辯給取人謂其地又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

用羣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謂其地又

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

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雖纖介必

懲而用材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

警飭而恪居謂其地又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

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

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

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

精微不能無謬謂其地又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

區別得宜謂其地又授當器謂其地又各適其性各宜其

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

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謂其地又而不核虛

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謂其地又其稱愜則付

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

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

不聽謂其地又贊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

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謂其地又丁男一人

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

若綾若絁共二丈謂其地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

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

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

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謂其地又黎庶

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謂其地又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

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

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謂其地又凡欲拯其弊

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

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謂其地又兵興以來供億

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調法謂其地又分

遣使者搜摭郡邑謂其地又校驗簿書每州取大廩中一

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謂其地又夫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

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

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謂其地又不以飭

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謂其地又如是



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謂時而取利者其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謂時而取利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謂時而取利者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謂時而取利者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緝宜其失平長偽謂時而取利者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謂時而取利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茲驅之避役謂時而取利者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謂時而取利者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厩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量者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纈繒次麻繒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法者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帛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謂折錢穀之價以徵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謂折錢穀之價以徵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

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費酌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謂時而取利者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謂時而取利者量出為入不恤所無築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有餘是乃闢田為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吐謂時而取利者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謂時而取利者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謂時而取利者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謂時而取利者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謂時而取利者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謂時而取利者校殿罰亦如之謂時而取利者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謂時而取利者又曰

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稅茶見上九年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吐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占之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奉

勅編集

唐紀五十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絨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秘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絨又詐為其父書遣裨將陳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變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榮歸寄聲質責絨昭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州梁人也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絨稱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絨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絨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絨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絨懼乃歸發喪以使印及管鑰授監軍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延貴悉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獻地

圖士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

癸

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

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

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

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

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

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

之命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

贊不從延齡諧之貶饒州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為昭義留後賜名

虔休昭義行軍司馬攝洛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為留

後意不平表請以磁邢洛別為一鎮昭義精兵多在

山東

之不從臨洛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磁

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洛州

定蕃帥其眾二千叛歸誼

正卿退還詔以誼為

饒州刺史誼不行虔休自將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

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九

月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雞澤

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

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

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

尺上曰開元天寶閒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

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向

從得之延齡委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

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

萬有餘亦知其妄誕也上曰此已廢棄不可用其愚乎

皆已弃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

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

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

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

人則了其一之說而少見其言其以成其說其以成其說其以成其說

者尤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辯

明陛下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

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

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

同兒戲又曰矯詭之能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

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

指鹿為馬世三年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

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

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左傳羊斟無守曰王臣也

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

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二月王

虔休乘冰合度壞急攻洛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

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

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

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

既而有憾於贄八年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

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

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

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曰德

宗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讓者乃云由

宰相相者皆欲其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

宗之失而然也

初勃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

之

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是為成王  
改元中興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是為康  
王改元正曆嵩鄰有仁義立為王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為忽汗州都督勃海  
王嵩鄰為忽汗王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

譖京兆尹李元衛尉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  
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  
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  
事奈何言事勢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

已為中傷臣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  
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

四月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  
州長史元二十四年開禧二州山福置汀州書志忠州京師  
聖德廟已記後漢初平六年立涪江縣屬永寧郡今忠州涪陵  
江古城是也後魏廢帝二年改為涪州因涪江以名州也後唐  
以其地併入巴東郡貞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置涪州也銛為

信州長史鄂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里宋曰鄂州漢置涪陵縣  
吳改鄂陵分零陵北部為鄂陵郡隋立建州唐廢州以

鄂州長史鄂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里宋曰鄂州漢置涪陵縣  
吳改鄂陵分零陵北部為鄂陵郡隋立建州唐廢州以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見三

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  
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  
際皆以為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  
譏之諍諍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原憲也

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  
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延英  
門延英門在紫雲殿門也穆大昌曰案大典宣政殿門西上階門之內  
即延英門也延英殿閣上書伏閣上疏論延齡姦仗贄等無罪上大怒

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為行上意乃解令宰相  
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

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  
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  
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崇  
明禮家學歷事玄宗  
肅代及帝四世

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  
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唐故事書用黃白二麻為給命輕重  
其白者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放有則用之宋曰曰唐故事白麻  
皆內庭代言命翰林院除節將而災患計不展則用之宰相林志凡故  
付命相之書則延事舍人承旨皆宜讀詔始下有司翰林志凡故  
書讀音立后建德行大詔計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白麻毀  
使讀雙引起建德行大詔計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白麻毀  
樞密便引從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綾付中  
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旨若機務急須亦日其便者雖休官亦  
進閣宣旨按制按也冊則有冊按冊公亦自閣門出按軍臣

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  
論之以繫故人子李繁之孫也使之繕寫繁徑以告

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景龍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萬餘衆回

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  
咄祿本姓跋跌氏跋多結翻跌結翻跋跌  
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辯慧有勇略  
自天親時回紇天親可汗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

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氏回紇可汗姓藥葛羅氏  
以回紇其國酋姓  
由回紇長知兩朝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  
穉者皆內之闕庭唐之闕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  
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虔休皆為節度使

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之五世孫也

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癸巳以李說為河東留後知府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王定遠自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易置諸

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將彭令茵

合拉盧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之直詣說拔刀刺之

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貯救及告身二十餘通

示之曰有敕令說詣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為留後

皆遷官眾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告身及所受敕也

乃麾眾曰敕告皆偽不可受也定遠走登乾陽樓

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為枯枿所傷而死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

閏月戊辰元誼以洛州詐降王虔休遣裨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

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為兵馬使因眾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丑以懷信為橫海留後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洛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

上釋不問命田緒安撫之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

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三月甲午韋臯奏降西南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

乙巳以開廐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戶部侍郎裴延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丙子詔王暹薨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為留後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

後魏書韋渠牟表云太皇太后立四門博士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遠遠故置於四門博士

百官志四門博士正七品掌教士子弟

庶人子為上悅之旬月遷右補闕始有寵五月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暴薨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丙辰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

六月乙丑以監向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向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聲皆為中護軍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

從之功舉西唐勳勳所謂上護軍中護軍下護軍

拜為中尉軍故命神策監軍為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

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

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

鄭綱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

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

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

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

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

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

自今皆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

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蕃鎮將帥多

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宣武節度

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

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為行軍司馬宣歙觀察使劉

贊卒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

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成國成方轉則

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

斂百姓或減刻利祿或貶鷺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

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

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

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

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綬

蜀人也史子也嘗此部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

使甲申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不以不憂軍事

斥之外縣為請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

士又呼曰官劉叔何給納有茲殺而食之又欲斫

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不都虞候匡城

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

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秋七月

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

萬榮為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

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

晉晉既受詔即與廉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

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為晉懼

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

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

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

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

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

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

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

日悉罷之意以戊戌韓王迺薨壬子詔以宣武將

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選官賜錢其為迺所

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

安為魏博節度使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

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

更張舊事更上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

中得安為長源以剛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



薨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

儲帥行軍司馬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

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

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

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李端公折衝鎮見二百

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

場使去之呂嗣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

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

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

儉帥衆日韓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盧邁

得風疾庚子賈耽私忌父母及祖父母會相絕班

無一人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唐制尚書省主書使凡四下

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

悼惜之 壬子吐蕃寇慶州 冬十月甲戌以諫議

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暉之弟

孫也崔玄暉有弟二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十一

月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

貶官陸贄貶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

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

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

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

益實狡險格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相酬酬年二

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怏躁怏他尤為

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

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聞音所薦引咸不次遷擢

率皆庸鄙之士 宣武都虞候鄧惟恭內不自安潛

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斬其黨械

惟恭送京師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汀州之安置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

負約數所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

欲城之九家志環州治通遠勝唐方渠合道四鎮使問邠寧節度使

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

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城鹽州見上用兵七萬僅

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

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

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

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

虜雖至無能為也此後別章李寶城旁草盡不能久

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

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

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

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

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智

果得甘泉方渠城在邠州同家谷三城

三月三城成合道夏四月庚申楊

朝晟軍還至馬嶺唐馬嶺在邠州吐蕃始出兵

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

里皆如其素皆如其素

里皆如其素皆如其素

里皆如其素皆如其素

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菴庚辰以陝號觀察使姚

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

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

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

此始矣吾恐爲所留遂自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

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

有死者言謂盈珍平且殺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

之煎立六月壬午章臯奏吐蕃入寇焉州刺史曹

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關西南至臺登五百里光祿

少卿同正張茂宗茂宗高宗之弟也義昭時爲

許尚義章公主義章公主上女也義昭時爲未成

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秋八月癸酉起

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左拾遺義興將又上疏諫考

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中延英召對幸

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

知禮教委巷曲巷也言其女孤貧無恃言貧而妻或有借

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斐

堪復上疏諫又疏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語請辛巳

爲太子賓客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

溝入汝汝水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

中盧羣往詰之詰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

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

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爲下罷朝

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

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

估估者其後不復行文書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於兩

市白望者言他人於市中左右取物不還本價也及要

開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

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

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繒尺

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索山客謂進奉

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漢魏前所無也

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

貨皆深匿之買者每敕使出雖沽賣餅者皆撤業

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

尺又就索門戶客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

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爾者農夫曰我

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言待此驢負物今以柴與

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

吏擒以聞言左右街使之屬吏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

然宮市亦不爲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言蘇

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言

仰宮市取給言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各名申光蔡軍曰彰義彰義

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

爲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衆赴

鎮士卒以夏州積鹵積鹵，鹵，鹹水也。夏州，唐邊州也。又盛夏

不樂徙居徙，遷也。居，處也。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全義踰城

走走，逃也。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

衆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爲長武城都

知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中使，宦官也。口宣，宣讀也。

爲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事，政事也。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神策統軍，禁軍也。時禁軍

戍邊稟賜優厚稟，請也。賜，賞也。優厚，優厚也。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

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京兆尹吳湊屢

言宮市之弊宦者言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

洽田秀嵩之謀也丙午洽秀嵩坐流天德軍天德軍，唐邊州也。

度使度使，邊州使也。丁卯杞王倓薨倓，唐宗室也。薨，死也。彰武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壽州，唐州也。霍山，山名也。殺鎮遏使謝

詳詳，詳也。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置兵鎮守，置兵鎮守也。太

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

外上以城黨罪人己已左遷城道州刺史城道州，唐州也。

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諄讓

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

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

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復，復也。歸館門外有故門

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

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逸，逃也。

冬十月丁酉通王謙薨謙，唐宗室也。薨，死也。庚

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明

州鎮將栗鏗鏗，唐將也。殺刺史盧雲誘山越

作亂攻陷浙東州縣浙東，唐州也。州縣，州縣也。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雅王，唐宗室也。薨，死也。二月丁丑宣

武節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

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

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

勸之發財以勞軍勞軍，勞軍也。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

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帥，帥也。薨，死也。給軍士布以制服

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

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

長源叔度鬻食之立盡鬻，賣也。食，食也。立盡，立盡也。監軍

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

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以常州

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錢貞

之子也錢貞，錢貞之子也。開廐宮苑使李齊運

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

上由是悅之悅，悅也。庚辰浙東觀察使裴肅擒

栗鏗於台州斬之己丑以劉逸準爲宣武節度使

賜名全諒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

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戊午

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

元淳為昭義節度使。癸巳，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薨。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詔事嚴震，震病，使知留後。遺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八月，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穎。

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弃城走。管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

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練，伏兵要巷，見持練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庚辰，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與劉全諒約共攻陳許。

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冬十月乙丑，王諷薨。太子之子也。上愛而子之，及薨，諡曰文敬太子。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

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說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河中。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制

功名終。六州党項自永泰以來，居于石州。安鎮將阿史那思諫侵漁不已。党項部落悉逃奔河西。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

招討使吐蕃眾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牟尋與章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十六年春正月，恆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寶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亂。

士卒益驕縱，輕其主帥。韓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五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二八三九

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將劉鏐常為唱首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鏐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亂數謂一數首所具類自以為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謂元和十四年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譴呼於城郭者謂元和十四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

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譖其幕僚馬摠貶泉州別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害摠以媚盈珍遣幕僚寶鼎薛戎攝泉州事使按致摠罪戎為辯析其無辜謂元和十四年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為侵辱如此彌月徐誘之使誣摠戎終不從摠由是獲免冕芳之子也謂元和十四年盈珍屢毀南仲於上

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長樂驛在長安東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沉盈珍表於

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謂元和十四年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日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

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金吾左右仗內詔釋之召見謂元和十四年上問盈珍

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謂元和十四年雖使羊杜復生羊杜謂羊祜

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道中使送之

推墜江中而死謂元和十四年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謂元和十四年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施州在東

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冊命其嫡孫俊邕為新羅王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謂元和十四年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謂元和十四年多病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

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潞南潞水之南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潞南潞水之南鏑纒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五樓在潞南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謂元和十四年至德元載升襄陽節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此觀之此時復領鄧州矣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道中使

護送至棗陽棗陽在襄陽之北州謂元和十四年又怒判官薛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謂元和十四年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救下謂元和十四年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謂元和十四年軍府稱治謂元和十四年病篤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為徐泗濠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州判官鄭通誠知留後恐軍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通誠欲引入城為援軍士怒壬子數千人斧庫門出甲兵擐執之謂元和十四年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號州參軍惜令知軍府事謂元和十四年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吏部員外郎李鄘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

軍謂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謂脫監軍械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惜上表稱兵馬留後謂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謂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謂丙寅韋士宗復入黔中謂湖南觀察使河

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賊賄履表稱所斂物皆備進奉謂上召詰長安丁丑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用所歸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投禮齒路馬有誅謂故不知其齒所對率如此上悅其進奉

之言釋之謂但免官而已謂德宗之猜忌如楊炎實位居宰相罪大奸貨非美名也人雖有好貨者苟加以好貨之名則必佛然而不受德宗果何為而安受此名也余意陽履於賊賄賂賂賂之後必有所從以求免其罪德宗不悅其言而已謂丙戌加

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謂徐州亂兵為張愔表求旄節謂為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仵出兵攻埭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以徑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

佑兼濠泗觀察使謂分濠泗兩州以對徐州之權謂考其日實此兼今因兼正倫五世孫也謂太宗高宗性狡險彊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與同列入間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謂建封

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藩歸楊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

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謂佛經言其所作善惡以備報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謂觀其言口上猶疑之召藩詰長安望

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新羅王俊嘗卒國人立其子重熙謂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謂全義夜道保激水縣城謂激水縣在陳州七場志在州西南八十里

擊擒之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羣薨甲戌以尚書左丞李元素代之買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謂喜懼者相半故衆心多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它變上以為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謂頔與于頔

比頔庚戌貶餘慶郴州司馬頔泉州司戶謂泉州工左之晉安郡隋置泉州郡唐開元中改之南安縣晉置縣南七十里三百里考其日舊唐書曰于頔早人朝時宰相薛平與于頔同貶餘慶制頔云乃正首領也于頔亦行黨庶頔制頔云性本誠校行惟黨附事每而于頔亦行黨庶頔制頔云性本誠校行惟黨附事每而于頔亦行黨庶頔制

頔頔之兄也癸丑吳少誠進逼激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謂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激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

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

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齋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中書舍人同平章事癸亥以張愔為徐州留後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其將故退

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渾瑊者上言請以渾瑊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

逆韋臯欲為元帥然亦以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

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

將士復其官爵考異曰實錄九月王寶童國家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泚水少誠遣整陣交鋒而王師果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

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儂為節度使儂都上擇可以代儂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嚴綬進奉事記其名史言德宗好貨惟進奉者則年記其姓名即用為行

軍司馬吐蕃數為韋臯所敗同敗補漢胡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

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據舊書云吐蕃帥曩度妻娶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來降定德有計畫要娶知兵法及山川地形至是以邊功不立懼得罪而來加此則娶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detailed text or index.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二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寶文場為

掩其敗迹掩于簡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

謁任音士朝直通翻考異曰寶文義傳令中使劉崇實自還至

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為于上曰全義為招討使

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德宗

三月脫身逃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佖為

黔州觀察使吉昌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朔方

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軍號

秋于寧州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采將兵戍

定平武德二年分寧州定平縣置定平縣仍屬寧州九城瑊薨朝

采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力罷召

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衆

情殊非國體神下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

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此必利必無虞矣

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

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宅軍彼

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上遣中使

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

齎詔詣寧州唐內侍省有高品一職六月甲午盈珍至

軍宣詔曰朝采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

威戎狄以李朝采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

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眾曰李公命收弓

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

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到欲奉以

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

可軍中豈無它將乎亮眾曰弓刀皆為官所收惟

軍事府尚有甲兵事所居也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

君不願朝采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則乃

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諸兵馬使高固固逃匿

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

殺人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劉

君既得朝旨為副帥必撓吾事瑊詐稱監軍命召

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采為邠寧慶節度使是

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詔軍

情復按又翻下同壬寅至軍軍中以高固為請盈珍

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制書至邠州邠軍

感不知所從薛盈珍已固知邠州軍事而又有傳李朝

人乘之且為變留後孟子周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

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

也李錡既執天下利權十五年李錡為諸道鹽以貢獻

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情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



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瘞於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言其力能挽強弓也胡奚雜類謂之蕃落胡奚之酋長給賜十倍宅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後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李勉歷事肅代德二朝貞元中為相己酉以高固為邠寧節度使固宿將以寬厚得衆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散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曜郭子儀之子也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李勣封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請徵業也事見一百二卷武后光宅元年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也紓緩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味白州本維州之定遠縣南接吐蕃為夷落之極塞開元二十八年羌素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八載移治天保軍改為天保軍尋沒乾元元年復歸附及改爲保州按王涯傳曰河東節度使鄭僑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有它變中夜十餘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僑音使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棻之族也德棻

為節度使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州名曰雅及曾玄等字恭肅文獻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代之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善所逼也鹽州修築距是年隳八年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南詔書驃古朱波也在今永昌里驃也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見仍獻其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挑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還上赦之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莽熱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裴肅以進刻刺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封還詔書下尚書請所詔糾曰衢州無宅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獎之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弘本

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

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

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

事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

部尚書王鐔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

己酉鄜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軍將何朝

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

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坊節度使

以玢為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

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

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甲辰杜佑入

朝王鐔為淮南節度使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

於德明興聖廟

裕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

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

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

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頗熱入貢六月辛

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

驕縱招權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六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恆使于吐蕃

陳許節度使上官泂薨其婿田儼欲脅其子使襲軍政

王沛亦泂之婿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

乙未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為節度使沛許州人

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己未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齊抗以疾罷為太子賓客初翰林待詔王

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

俱出入東宮娯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謫

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

苦問古賢朝為天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

及宮市事

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

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

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

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

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

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

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

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

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

二八四五



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  
盧從史考異上林物志其位居四潛與監軍  
相結起出伍出傳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  
且句當此軍句古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  
拜舞蹈希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  
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九月太子  
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永貞元年改元八月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  
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數由是得疾  
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  
德宗崩年六蒼粹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  
鑾殿按音因程大昌雍錄曰金鑾殿在紫雲山支龍閣起平地而  
又曰金鑾殿者在紫雲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峻龍之北殿西  
有被德宗即之以備京學士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草遺  
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  
已猶應立廣陵王廣陵王純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  
之和胡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  
衣麻鞋考異曰按秘實則了應麻鞋者費則了那羊衣蓋當  
時著麻鞋者此服非必也或以未成服故不衣麻鞋耳力  
疾出九仙門雍錄曰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有神策軍右羽  
門又北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粗坐甲午宣  
遺詔於宣政殿考異曰德宗實錄太子縉服見百  
官回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即位於西衛士尚疑  
之企足引領而望之企去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

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  
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  
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  
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  
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使張茂昭同平章事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  
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為  
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叔文壬子李師古發兵  
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  
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  
示無外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唐遣使密以遺詔示之  
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  
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  
兵屯曹州考異曰曹州在齊魯之衝  
而韋處厚等別稱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錄有十本皆五卷題曰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其  
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別此字師古脅滑州事詳去而略平無  
詳錄又云遂以師古兵于曹州師古且告假道於汴曹州西  
而無姓又云遂以師古兵于曹州師古且告假道於汴曹州西  
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  
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  
棘夷道勸麥也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  
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索德元中為相吳少誠以牛皮  
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李泌吳少誠以牛皮  
釋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

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培斂之

罪謂所賦稅貶通州長史後復官市井謂所賦稅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謂所賦稅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

陋吳語謂所賦稅上所藝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謂所賦稅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

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謂所賦稅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

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謂所賦稅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謂所賦稅儻然自得謂所賦稅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謂所賦稅

路以目謂所賦稅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謂所賦稅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

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謂所賦稅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

其一面高形如鑿城故名謂所賦稅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關茸謂所賦稅夫婦寢其上謂所賦稅專以納

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謂所賦稅夫婦寢其上謂所賦稅甲子

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謂所賦稅常貢

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

坊小兒之類悉罷之謂所賦稅先是五坊

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謂所賦稅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

不得汲者謂所賦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

留蛇一囊為質謂所賦稅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謂所賦稅勿令飢渴賣者愧

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

為翰林學士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謂所賦稅壬申追忠

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謂所賦稅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

吉甫為明州長史謂所賦稅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為憂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

初猶慙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謂所賦稅章鼻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

詔而卒謂所賦稅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

運使謂所賦稅錡雖

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戊子名徐州軍

錡雖



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三朝謂德宗憲宗順宗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質太子名章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此輩用杜佑等制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翰林為翰林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日時猶言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此院謂翰林王

去學士名叔文始懼為子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六年開山嗣賢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城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

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執誼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

執誼路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章臯之意於叔文唐六典凡天下諸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實備使求都領劍南三川劍南東川西川及南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太尉謂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以闢以言亦將

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又古語謂遂成仇怨癸丑章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中道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

所陳乃其職分問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謂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

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茲呂表繼至意與臯同考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王叔文既以

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

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韓泰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韓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

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謂古職也叔文比竭心力不

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謂叔文也一旦去歸百諂

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

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

文以母喪去位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文以母喪去位

乙未制

軍節度使張勳等上請令太子監國勳等上請

以積疹未復謂太子也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

當謂太子也俱文珍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謂太子也

上固厭倦萬

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

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

其舊臣故引用之謂黃裳等也又以鄭

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

見百官於東朝堂謂太子也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

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

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

司戶謂王叔文也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謂憲宗也

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謂公主也上曰

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庚戌荆南獻毛龜二

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

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謂祥瑞也勿復

以聞謂祥瑞也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癸丑西川節度

使南康忠武王韋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謂韋皋也

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

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謂刺史也終不使還朝恐泄其

所為故也謂刺史也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

叔文比竭心力不

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

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

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

文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

王

叔文既有母喪章執誼益不用其語

叔文怒與其黨

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

聞者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

文為相杜佑時為首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

軍使平章事杜佑時為首

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

軍使平章事杜佑時為首

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

軍使平章事杜佑時為首

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

軍使平章事杜佑時為首

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

軍使平章事杜佑時為首

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

軍使平章事杜佑時為首



賦復方日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士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朗州武

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武陵龍陽縣屬朗州 辛卯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敗於潞水而還不朝事見上卷貞元十九年 辛卯

全義懼乃請入朝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

許己未以袁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

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

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行下孟陽 癸亥以尚書左

丞鄭餘慶同平章事 九月戊辰禮儀使奏會太皇

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迎訪事始見二百二十 按

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晉荀組云

高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成秋所破存  
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埋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殯臣風俗  
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循官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俟中壽  
而服之也上壽內就謂清平請旨後尋獲無蹤跡者便宜制服既  
于日入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窮好勿翻伏請以行皇帝啓攢宮日  
天子之殯也故望龍輿以加於棺上單屋屋鄭玄注天子之  
殯居棺以龍輿木題漆象梓四注如屋以覆之蓋室之反葬而宮  
之謂也 皇帝帥百官舉哀日率即以其日為忌從之

戊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

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舒王誼薨 太常議會太

皇太后諡曰睿真皇后 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

潤矯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潼且說潼以

廢立說式 潼執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己酉葬神

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崇陵在乾陵之南 廟號德宗 十一月己巳

初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

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

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

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壬申貶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

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  
亦自失形勢知禍將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  
氣奄奄無氣也 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戍寅以韓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  
阻兵自守袁滋畏其疆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  
史 復以右庶子武元衡為御史中丞  
左遷右庶子王  
叔文等惡之也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  
為刺史貶之太輕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  
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  
州司馬書志虔州京師東南 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  
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合州之屬  
臚少卿孫晁臨平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  
汗自領信立回鶻樂高羅氏絕此 十二月甲辰加山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以奉義節度使伊  
慎為右僕射。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  
使，知節度事。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扶  
文龍成翼中書姚柘恭當悉奉靈靜等州治成都然  
西邊諸州多  
倫於異域矣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  
章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  
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  
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津章孝寬之子也辛酉，百官  
請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  
大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壬  
戌，以翰林學士鄭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刑  
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  
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三

起安北龍歲蓋居維茂舊唐六月廿二日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諱卓字元景昭武皇帝大曆中下皆以葬陵始追崇諡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唯順憲官有尊崇諡號故因而書之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皇尊號讀曰率上時掌朝丁卯赦天下改元辛未

以鄂岳觀察使韓臯為奉義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九年名安黃軍曰奉義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宥

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皇崩于興慶宮行四劉闢既得旌節以開

知西川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

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東川節度使領梓劍綿普陵梁遂合

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

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

刃於其頸勸所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

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

也乃黜為唐昌尉儀鳳元年分九龍建江都置唐昌尉上欲

討闢而重於用兵謂以用兵為重公卿議者亦以為蜀

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黷書生若取之如拾

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

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

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器謂其可用戊子命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考

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

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各位素重者甚眾皆自謂當征

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素微而

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

為姑息不生除節帥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

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譽

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

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

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

之也使言杜黃裳開源宗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

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糗

奔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

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

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嚴礪拔劍

因以鼓行入蜀礪之功為不可言唐先天下二年安州西魏代

華開國志云諸葛亮相蜀擊之安州西魏代

唐先天下二年安州西魏代

樂音

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戊

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

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

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衡石程書謂書生以衡石量其書之多少也魏

明帝自案行尚書事六年行下而罷隋文帝衛士傳

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

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理也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三月丙寅以神策

行營京西節度使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高崇

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州三百餘里劉闢將邢

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

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淮州曰高崇文金華子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

夏綏留後夏戶雅翻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

遜直令致仕事貞元元年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

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阿馬大翻光進

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異曰

京師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

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

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崇文曰魏

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所至專事遊丙

午策試制舉之士制舉謂制科也於是校書

郎元稹稹止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下邳白居易

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獨孤及原二百二

年俛華之孫蕭崇上元二年傳師既濟之子也沈原

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

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

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使使官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

八十萬緡然則李巽獲多矣戊申加龍右

經略使秦州刺史劉雍保義軍節度使鳳翔普開

屋尉集賢校理蕭俛為右拾遺某賢校理白居易為

為校書郎鎮上疏論諫職考本書論諫職在後

為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見一百九十一卷故天下大理大德也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行戶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正牙奏事見上卷庶

官罷巡對巡對見上卷元正年元正年武元衡奏曰正官已有待制官兩員元正年又有次對難諫兩書部今後皆坐以待制即是正衙待制以外用德宗所置女對皆罷矣宋曰貞元十年令書部官日二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觀奏準貞元七年勅書部官世命依女對者以朝女為命已諫官能

待制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女對恐煩聖聽每舉職者獨諾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威意況於既行之諾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

詔誠亦難矣說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綖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辨必又準頃之復上疏復疏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詔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

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元此二語蓋自道出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理合也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無言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言不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

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好逆到翻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

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周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

供奉官尚爾況疎遠之臣乎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賤賸

廢疾不任事者其友論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書者為之其友論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摺紳皆恥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壬戌邵王約薨約上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庚辰尚書左丞同平章事鄭餘慶罷為太子賓客辛卯算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關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武宗二年在州東北八十五里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

嚴秦破關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綿州在秦州南

不免貧窶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

復減吾數歲復減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

時知密州事好畫及感策感策及師古疾篤師道

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追吾之未亂也也及

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尊則非徒敗軍政也帥所屬下且覆吾

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爲己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

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

於玄武玄武城後周置玄武城隋開皇初廢改曰玄武五代史志玄武屬梓州九域志在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豐陵在東京北富平縣東三廟號順宗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爲貴

妃丁卯立皇子寧爲鄧王寬爲澧王宥爲遂王察爲深王寰爲洋王寮爲絳王審爲建王此皆以當時州名爲封國之名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

法以表謹事朝廷不遺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

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堂後主書

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綱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

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中書上命宰相闔中

書四門搜掩搜掩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渙雷州司戶雷州在合州南尋賜死

籍沒家財凡數千萬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鹿頭關在神泉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

兵會高崇文於行營行營旬期一日旬期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鹿頭守將

關綿江柵將李文悅李文悅城中憂懼於是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塔蘇疆士卒降者萬

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吐蕃崇文

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文若崇文入成都

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豪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行

南康故事南康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南康命一遵章

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

開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會  
孫也崔融華武后 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  
郝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  
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贖而遣之以貨財送 目段文昌曰  
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廬山在江州尋陽  
瑄之從子房瑄 文昌志立之立孫也段志立唐初 關  
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  
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  
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史言高崇  
相有司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受節  
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時京西諸鎮諸將劉潼持 黃  
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  
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辛巳詔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在河南登 渤辭疾  
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朝直 冬十月  
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制割資簡陵榮昌  
瀘六州隸東川資簡中縣地置資簡縣瀘州黃州房式  
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史言憲宗急於收 丙寅以高  
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  
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  
兵討劉闢還未至城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鎮元詔  
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  
入城慰勞之復扶又翻下可 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  
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  
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  
請詣成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壬申以平盧留

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戊子劉闢至長安拜族黨誅  
之 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  
徵愔為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王紹本名地  
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 徐人  
喜得二州故不為亂 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為  
左神策中尉承 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承  
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  
國置寺處之回鶻之摩尼僧也其教與天竺二異按唐  
六年正月九日敕賜回鶻摩尼僧之僧寺賜額為大雲光明  
寺摩尼僧教政京師為之立寺其法曰明乃食水茹素不食  
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中國者摩尼傳元和  
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日晏乃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  
漣酪漣酪多乳類也 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上以杜佑高  
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  
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它日  
聽歸樊川任佑治學陶於樊川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乙  
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己酉  
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  
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  
人裴迥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裴迥字吉甫  
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  
言之為干 迥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  
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  
賊獲其酋長黃承慶黃承慶西原同蠻也 夏四月甲子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  
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

昭爭私隙送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為幽  
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

既平夏楊惠琳藩鎮惕息荷延氣息也多求入朝鎮海  
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

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  
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

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  
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

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  
既掌留務掌留務者掌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

論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有春衣冬衣錡嚴兵坐幄中  
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謀於庭曰王澹何人擅

主軍務曳下櫛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櫛食之注  
刃於敕使之頸詬置將殺之苦候錡錡陽驚救之冬

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  
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

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  
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  
睦州睦州下各置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何相至是  
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

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  
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

李素為姚志安所敗姚志安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  
舳釘於船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

錡官爵及屬籍錡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  
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

卒崇文幸有功效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  
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

陳力願効死邊陲府按廣上擇  
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武元衡  
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

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  
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

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  
城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

為福乎眾悅許諾即夜還趨城城行立舉火  
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

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

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跌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疆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鎬舉家皆哭左右執鎬裏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

癸酉本軍以聞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以上則親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鎬大功以上親靖王之後也

貞死王事事見一百二十二年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鎬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

十一月甲申朔鎬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五門與安一門也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鎬無

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使黃衣一襲命有司收其尸并易以麻人禮葬焉國史補曰鎬之擒也待侍婢一入鎬之鎬夜則

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鎬父子受誅罪已塞矣

房遺愛不及房玄齡誅房遺愛九十年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遺愛誅無有出誅况以鎬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鎬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培李絳上言以爲李鎬僭侈割剝六州之

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

引兵東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召李絳對於浴堂唐書李絳字慎之

絳字慎之唐書李絳字慎之

絳字慎之唐書李絳字慎之

絳字慎之唐書李絳字慎之

絳字慎之唐書李絳字慎之

其西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謂之唐制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

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綱曰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

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綱曰臣竊聞

搢紳之論稱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

政通朝直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

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綱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

處分幾居希朝處上又嘗從容問綱曰從諫官多

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請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

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

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滅比得上達什無

二三度使洛陽必利必利故人主致致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

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蓋

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

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十二

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

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無但

一二而已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寧節度

京西諸軍都統新志曰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辨方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

為干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普寧郡公主容州翰林

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頔于高宗孫之先子梁碑本姓

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

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考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

之上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

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

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

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鳳翔鄜坊邠寧武德涇原靈

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

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宋曰日國計

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天寶

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

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稅戶總計少四百九

五千二百一十五萬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八寶比天

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

萬餘人向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

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

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代

中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為之初置司馬府三廳貯文書

其置樞密使表奏在內中使呈若上有所奏則書而下

施行後德昭時楊復恭西門季玄成等奏分遣諸使齋赦詣

諸道意欲分其饋遺詞翰林學士裴均李絳

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急遞上從

之

光

臨

吐

蕃

將

入

寇

必

屯

其

地

言

於

涇

原

節

度

使

段

祐

異

舊傳作民名動傳 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

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

癸巳郅王總薨

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

赦進奉

東新島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

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異陛下法

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

孺陸渾尉皇甫湜

初改曰陸渾

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章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

優與處分

且言翰林學士裴垪王涯履策

不先言垪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垪涯學士垪為戶

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

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

州四百二十里

乙亥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

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

府僧孺弘之七世孫

貫之福嗣之六世孫

睦州新安人也

改為漢此云新安史依舊唐名

朝賀

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

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

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

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

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

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垪等以履策不

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

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

也

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

客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

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

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

京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為左補闕

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寧之子也

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

保義可汗

西原蠻酋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

為歸順州刺史

胡吐蕃置之甘州

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

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

歸於唐

歸於唐

下同鳥使韓山在回鹘牙帳之西甘州東界也

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石門關在涼州平涼縣界凡數百合盡忠死士衆死者

大半執宜帥其餘衆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降

新制 考異曰趙鳳後唐趙鳳也趙鳳字鳳翔

必無前日之體全忠貞也

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謂之

年已及冠曰烈考曰吾家世為唐臣

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劫去

千里元數百戰烈考戰及後祖

帥三萬騎兵一萬時范希朝為

於靈州置陰山府以統祖為都督

留宿衛時范希朝亦為金吾上

河西天宗復命希朝為靈州節

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為朔方

和元年亦無沙陀朝見紀在錄

度使范希朝聞之自帥衆迎於

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為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

兵馬使未幾盡忠弟葛勒阿波

之誅也元年以逆謀兄弘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

判官上曰蘇使蘇彊不死果有

況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

曰宣歙士狹穀少所仰四方之

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

如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

淮南節度使王鐔入朝鐔家巨

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以

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

今又除鐔則如鐔之輩皆生冀

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

啓無可奈何且鐔在鎮五年

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

進奉得之競為刻剝則百姓何

按舊李藩權德輿傳曰居易

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

原一二年間財力充足則是除

武節度使韓弘同平章事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

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

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

增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

誠輔佐上嘗問增為理之要

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



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  
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  
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

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程大昌曰魏稠  
出南面承嗣坊內會要曰元和四年上嘉魏稠諫請詔訪其故居則  
質賣已更數姓折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  
其質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  
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州王承宗甚倚之今從質錄  
考異曰舊傳栖楚為吏錄  
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  
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

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  
伏望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  
鄧王寧為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靈鹽節度

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  
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是年正月故天  
下禁無得進奉翰林學士李

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  
出銀器付度支洛陽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  
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

以為言考異曰居易集奏狀曰伏見六月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  
有進止令宣風諸道進奉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  
申報御史臺如有此問便錄名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  
科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問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此果虛即宜  
示中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按禁進奉前後制被非一不止於此  
宗二月德音也去年三月柳晟聞齊美進奉後進奉已為憲宗所彈許  
宗云濟美雖州乃進故令釋其罪今美均所進假使在德音前亦  
故後矣又不受獻內實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問不為虛矣若其虛  
必辯明也質錄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憲宗之美今故直之復扶

又上不聽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  
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

扈不恭李納之罪以興元  
故令進奉會王武俊有功於國請與李抱真  
故矣陸

下前許師道言許李師  
道承襲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  
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  
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

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自建中二年王武俊始  
有恆襲至是二十八年人情  
貫習不以為非貫習言慣熟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

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  
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  
茂昭有請亦恐非誠茂昭昭信王武俊  
有陰謀請代茂昭今國家除人代

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  
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  
體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

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  
國家矣自大願貞元以來  
用兵之弊正如此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

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吐突承  
璀欲希上意  
奪裴均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

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  
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

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不請單上  
此昭義  
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

璀說上表請和裴精刀切  
其貌也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  
吾大將軍餘如故 初平涼之盟見二百三十二卷  
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  
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隨路  
隨  
請和又復扶隨又五上表請執政泣請裴均李藩亦言

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迨近吐蕃。朝直遙翻慮其反復，又部落衆多，恐長穀價。長翻乃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領之。而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神武川在

漢代郡桑乾縣後魏置神武郡後周廢郡為神武縣屬郡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唐初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

以道士女官屬寺正寺天寶一載以道士屬司封崇玄館置大學士以空相為之崇兩宗玄元宮及道院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籍及功役元和一年以道士女官屬左右街功德使

以本封安國為名程大昌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盛脩安國寺。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玄宗立華嶽碑於華嶽祠前高五十餘尺華戶化翻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讀作拽制切非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乘間再論。間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四

唐紀五十四 唐高宗上元元年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盡籍憑資產以生謂之資產李絳諫曰舊制非叛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

至藍田與別樂音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累反對曰晦自

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

之於朝朝直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

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貞元初王武

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

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旅拒也旅拒者執衆而拒

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

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

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物故猶言死也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

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

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

東取吳蜀謂劉闢吳謂李絳易於反掌易以易言故詔諛躁競之人

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

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四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

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臂指用臂謂諸劉闢李錡獨生

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

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

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蔓連

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

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

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

蔡州有豐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

僕事不得已須赦承宗承宗之言則恩德虛施威令頓

廢不如早賜處分分扶同以收鎮奠之心州為鎮州史

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

裴武詣真定宣慰州古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

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丙申安

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衆後改號環王九月甲

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節度恆冀深

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

二州觀察使承宗曰李司空論事初武命使鎮州今論王

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

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

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

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節不屈善貞元初李懷豈容今日遽為蒼回蓋賊多變

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

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

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李承宗之憤問古

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

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

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史昭曰

利也且培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

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

不然為十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培者願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丙辰振武奏吐蕃五

萬餘騎至拂柳泉史昭曰拂柳勿切柳天寶切去又曰辛未

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左神策軍吏李昱資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

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

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

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京北以長安為非抑制

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

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

昌朝還鎮使之遣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

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

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

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

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

瓘乃制將也制在承瓘將帥又充諸軍招討處置

使則承瓘乃都統也中世以從專任之臣恐四方聞之

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唐居易之言在春秋書之陸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

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

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

下念承瑾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

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

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

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

論承瑾職名太重者相屬承瑾上皆不聽戊子上御

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

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

郁等極言其不可考異曰舊承瑾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

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

得賂則譽踞為廉良佛意則毀龔黃為貪暴李絳

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

冊陞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瑾將神策兵

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初吳少誠

龍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

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

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

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為

留後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田季

安聞吐突承瑾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

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下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

魏亦虞矣計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趙虜

兵決出格沮者斬格音間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

濟使魏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

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

而專付中臣耆老也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中

欲將夸服於臣下也略以服臣下之若師未叩趙而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取於天下乎

既取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

先趙而後魏後戶是上不上下下當魏而來也

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

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遣趙人書曰特告

魏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

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

能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委捷天子以為符

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長安在魏西

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

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

陰計得其堂陽堂陽唐屬冀州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亦當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擊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又曰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解獄釋也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為于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自李元以來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言燕於上而潞人以此以兩皆售也賣物去計敗之敗備備朝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時上召朝平于恒朝增昨勞關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謂忠頗有異圖說士之風而心為危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恆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河東張武中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嘩者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燈

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鄺定進軍中奪氣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也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數水驛華州華陰縣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考稹元稹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復引稹前過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積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積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積戶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為千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吳少陽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謂鄺定進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新市鎮

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謂中使安計者三居見安計者三居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謂中使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市餘屬州武德五年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武德縣屬深州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謂中使安計者三居見安計者三居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謂中使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市餘屬州武德五年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武德縣屬深州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謂中使安計者三居見安計者三居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謂中使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市餘屬州武德五年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武德縣屬深州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謂中使安計者三居見安計者三居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謂中使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市餘屬州武德五年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武德縣屬深州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謂中使安計者三居見安計者三居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謂中使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市餘屬州武德五年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武德縣屬深州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謂中使安計者三居見安計者三居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謂中使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市餘屬州武德五年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武德縣屬深州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謂中使安計者三居見安計者三居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謂中使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市餘屬州武德五年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武德縣屬深州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謂中使安計者三居見安計者三居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謂中使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  
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  
侯轉令疆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下為臣又  
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下為必引  
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  
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  
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  
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  
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  
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  
生路連兵下無不死於戰亦死於久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  
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  
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細作古中國之事  
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  
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  
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  
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  
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自氏集云五月十日盧從  
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事見上及朝廷興師從史逗  
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凡行軍各  
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時以承宗號為兵也邢道  
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  
翊元入奏事裴增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為言于微  
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增令

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復扶遂得其都知兵馬  
使烏重胤等款要款要增言於上曰從史狡獪驕很  
必將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  
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  
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威陳奇  
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  
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  
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考  
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  
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  
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承洽子承明承明  
前聽嚴之子也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  
衆於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上嘉烏  
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  
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  
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古武絳上言昭  
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魏博恆幽諸  
鎮蟠結鎮博一鎮恆一鎮幽一鎮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  
入其腹內邢州磁州洛州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  
歸為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  
與重胤又補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  
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失大體今承璀  
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為無君

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計利害也考也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茲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膺出於列校校戶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取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膺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張茂昭昭季安程執恭李師道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處之若皆不報則眾怒益甚若為之改除為之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復扶今重膺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事見二百三

貞元二十年所屬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膺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膺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況重膺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膺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膺獨為主帥移之宅鎮乃愜衆心愜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膺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驪州司馬五月

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魏州劉濟奏拔安平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見且歸路必鄭叔矩之柩平涼劫盟必叔矩於于吐蕃甲子奚寇靈州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臣

比請罷兵以上時掌下同言比則主同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

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二殿對來三殿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白居易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居易小臣不遜居易須令出院居易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居易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雪承宗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

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德棣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唐制布帛加劉濟中

書令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緄兩郡緄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

濟暑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

張玘字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  
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  
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  
呼曰呼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  
為殺大將素與緝厚者數十人追緝詣行營以張玘  
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具不食渴索飲索總  
因真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緝行至涿州涿州南至冀州  
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  
陵還除冗官楊於陵音良召於陵裴瑄曰於陵性廉直陛  
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郎  
遂振尋自抵罪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  
果有之乎神仙信力士之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  
仙之效具載前史本紀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  
疾高宗二年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  
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感德充人安國理  
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  
還自討王承宗還也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  
尉裴瑄曰承璀首唱用兵事見上卷疲弊天下卒無成  
功卒子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璀事帝於豈得  
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  
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  
將何以處之復扶又翻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  
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  
之恩行不易之典有以使將帥有所懲勸  
聞二日聞如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唐中世以後首

信書之軍器庫使其一也世宗白曰軍器庫本屬軍器監中中外相賀  
裴瑄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一橫  
事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  
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  
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  
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  
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  
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  
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  
佐元奉迪簡主軍務又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  
空周禮五家為比五比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  
共食之糲身居戟門下經月唐書將士  
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  
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唐宗  
而失而失命代可不謹甲午以張茂昭為河中慈隰  
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金吾大將軍伊  
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節度  
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為右衛將軍  
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元初九年留其子宥  
主留事朝廷因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宥會宥  
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觀察使郝  
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士美  
之聞先備籃輿即日遣之士美甲辰會王縯薨  
使上左右受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鐔兼平章



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與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鏐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屯河北謂討王承宗也耗散甚衆鏐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鏐平章事李絳諫曰鏐在太原雖頗著績効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向上乃止又德林中書侍郎裴均

數以疾辭位數所庚申罷為兵部尚書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張茂昭祖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錄守者不為開蘇軾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辯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

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魏孟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

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千

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罷為太子詹事己丑忻王造薨郎判本司

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

其直益重之乙巳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書裴均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為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

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實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

斯還漢音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臯蕃董溪行營

州行至潭州並追遣中使賜死臯蕃流春州溪流封

權德輿上言以為臯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

子也董謨 誰不懼法不當已赦而殺之溪晉之

鳳翔節度使李惟簡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

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

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

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

至隋十有三代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唐也 設官之多

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

餘萬其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

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

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

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

併者併之入仕之途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

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永徽之制一品月俸八十緡元

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唐初給一品祿

百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亂後諸臣領諸

大厯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

千緡唐志云權臣月俸至九千緡 常衮為相始立限約

宗大曆十二年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事見二百三

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

雜給量定以聞按衮為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

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富

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素臬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

經則義不同天禮記曰父之讎 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

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

省集議聞奏都省尚 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

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

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汲其文於律其意將

使法吏一斷於法而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處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

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川縣地舊志云中領四千八 甲寅

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請司流外一

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黔州舊音又其 觀

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長歸施黔

大天授二年改沅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復為沅州羣討

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

唐內諸司使弓箭庫使

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為求方鎮

璿為平亂事覺

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丙申

以承瓘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

外人不要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

使之久承瓘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

一毛耳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閣

獨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

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

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閏月辛卯朔

黔州奏辰淑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子通事舍人李涉

承瓘有功希光無罪承瓘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

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

光順門通之

光順門通之

光順門通之

光順門通之

光順門通之

光順門通之

得美者投之

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

戊申賤涉峽州司

倉

辛亥惠昭太子寧薨

是歲天下大稔

米斗有直二錢者

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瓘

權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

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

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

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

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

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

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

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

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

遂趣義方之官

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

太平陛下宜為樂

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

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

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

加之

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謂之太平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謂之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左傳晉之奇爲人臣而能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謂之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尙德不尙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上以于頔峻刑之失言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庫部郎中上嘉羣謙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

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謂之上乃從之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尙復疑之邪謂之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謂之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謂之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爲太子更名恆謂之恆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恆謂之上將立恆命崔羣爲寬草讓表謂之羣曰凡推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謂之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謂之上乃止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謂之誼子元

規諫自謂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鎮

將將欲殺之如字興陽為風痺病必至困灸灼滿身灸

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

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考

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

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

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

廷吉甫感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

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

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閒而謀己故也古

觀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

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

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

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

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所

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

曩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

屠肆謂擊豕見屠骨肉分裂若屠家之則悉為俘囚矣何煩

天兵哉謂之天子之兵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

於此謂之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

整粉矣謂之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

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

士馬以須後敕謂之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

仲酬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

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

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

盛陳用兵之利謂之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

顧問絳謂之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恆州

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

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謂之

也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救命驅之臣恐非

直無功或生它變沉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

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撫拍也

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

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

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

移易諸將謂之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謂之軍中不安

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輿而拜謂之請為

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謂之乃謂

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謂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五

起玄武統後十月盡元北唐紀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以魏兵變懷

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謂初李

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

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

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

之此大綱貞元之弊也為于德則下亦為正為度為當為同

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

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

守謙亦為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到翻今

此鎮獨無恐更不論言必更不上竟遣中使張忠順

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復

又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

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甫始也陝

乞明日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

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言與守朝英法合申版籍也自非

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

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

涕士衆無不鼓舞庚戌更名皇子寬曰愼察曰悛

寰曰忻寮曰悟審曰恪寰一作開李絳又言魏博五

十餘年不露皇化魏博自田承嗣以來一旦舉六州之

地來歸六州魏博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

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

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

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語牛絳曰田

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

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

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又謂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

取六州期年而克之期謂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

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

定四方謂下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謂十一月辛

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

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復日自翻復軍士受賜歡聲

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偃強

者果何益乎克鄆即淄青平盧軍也度為與陳君臣上

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偏至所

部州縣宣布朝命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

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為之証興又奏所部缺官

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

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遊客間說百方

興終不聽李師道李師道使人謂

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

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言田承嗣亦公之所惡

也我將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

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

師道懼不敢動田與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度支使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年當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為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謂馬合胡也扶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進及涇州西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門之有神策鎮兵京西屬翔秦隴源涇渭也京北涇寧平延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倚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唐中尉鎮兵分屯于外皆屬左右去遠矣此必利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音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

融與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融打也與嘗於軍中角射角競也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詰丑栗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與能自全於猜暴之時詰丑栗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義為勃海王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鄙所辛未德輿罷守本官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二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索山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謂者西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門其西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表閣門以無印引不受退負南牆而立引所以不受內日暮方歸明日復至引所以不受內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朝首敏流雷州雷州季友等皆貶官季友等連僧鑿虛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季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鑿虛沒其所有之財在二月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長慶二月乙酉朔三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甲子徵前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鐔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

善羊柵在善州善州治善州縣西北至善羊柵百二十里乙亥煦入單于都護

府振武節度使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

月丁丑貶李進賢為通州刺史甲午駱朝寬坐縱亂

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奪色者奪其官也李絳屢以足

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

承璀為淮南監軍見上卷六年相至是上召還承璀先

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觀李絳立

承璀有大左神策中尉承璀以長節龍中尉為弓箭庫使今世兼

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鹽

之境開元六年置南境以降突厥置六胡州於靈州開

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寄理於

經略軍長安四年併六胡州為一州開元二十六年以廢經

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項上從之明鳳夏

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取鄜城神策屯兵九

千以實之大曆六年置鄜城先是回鶻屢請昏先悉朝廷

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

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

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

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

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

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

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又謂儻

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

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弟也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張

弘靖為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張弘

之才美曰德輿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

貴戚及勳臣之家舊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

弟文雅可居清貫者舊制諸家多不願惟

杜佑孫司議郎棕不辭舊制秋七月戊辰以棕為殿

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

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舊制杜氏大族尊

行不翅數十人不翅與不肖同公主卑委怡順一同

家人禮度二十年間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

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舊制自是閨

門落然不聞人聲舊制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

薨考異曰實錄少陽卒在閏九月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

以實其軍抄掠有本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

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舊制即欲取淮西淮南

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

州以經營之淮南節度使會朝廷方討王承宗

七年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

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

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

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

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舊唐書

史充忠武都知兵馬使九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

令狐通為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壽州以泗州刺史

成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

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光

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路殺光

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

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

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近其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巧射朔也

主 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

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

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

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

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

君何弔祭唐工部郎掌城池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

屠舞陽唐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掠魯山襄城關

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又冬十月丙午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 壬戌以忠武節

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

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後乙丑命內常侍知

省事崔潭峻監其軍考戊辰以尚書左

丞呂元膺為東都留守 党項寇振武 十二月戊

辰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

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鏐

加平章事弘取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

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鏐上

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東己亥

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

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

敗于磁丘磁丘入唐州而守之九通為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

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

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

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

邪即委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囊鞬迎之

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

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

之於江沈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治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圍人

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音

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肝王鏐誅之及

其黨燕老賢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

移永貞元年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

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

之路馬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

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

為播州刺史柳州古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

而夢得親在堂宗元曰播非人所居

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

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

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用

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

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連州漢桂陽

以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裴度裴度有黃龍裴度名京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惟大夏既成同

則獨各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

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稱居天下之人使安

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

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

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听於府庭

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凡木之性其

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蔭

也若子更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

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瓜

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

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

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

卒以禍之且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

其蠶織吾小人輟饗餼以勞吏之不暇凡病且怠職

也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職

此故也且此其文之有理者也凡病且怠職

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甲辰李

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南唐屬陳州吳元濟

遣使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

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

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

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

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技

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

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  
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師道用兵所急莫  
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  
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  
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  
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  
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  
惟性也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諸軍討淮西久未  
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  
度還又音旋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  
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言必效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三小州殘弊困劇  
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此以大小  
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貞元以來舊言也  
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  
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請烏合  
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  
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將帥又其本軍各須  
資道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  
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  
比來未有處分此賊至翻劫地處猶願自備衣糧保護  
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易以  
乞悉罷諸道軍募士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  
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  
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時曲在陳州潁水淮西  
兵晨壓其壘而陳陳下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

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  
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以  
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  
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  
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  
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師道元  
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  
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  
元濟遊說為吳元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  
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  
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  
皆散走射而亦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  
顛骨而去顛骨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  
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儼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  
義臂而去儼人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  
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  
嚴呵索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  
之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遺紙  
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戶路隅  
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  
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茲源戊申詔  
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  
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棧者皆  
索之索之成德軍進奏  
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無狀衆



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留守兵之將及防禦兵之將也

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前名李師道私所署也為之耳目元膺鞠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

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又扶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

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悼肅內嗣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

故未暇治師道也字心事出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嚴綬也故

使鎮襄陽襄陽山南東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

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眾萬餘人屯境上均房節度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

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韓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考異曰舊傳曰弘鎮汴州當

欲以兵柄授之而今李光顏馬重胤皆加封乃發弘淮西諸軍都統欲以兵柄授之而今李光顏馬重胤皆加封乃發弘淮西諸軍都

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者可也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

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梁武節度治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李嗣使者先致

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賂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

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應恐當作坐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

謝相公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

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

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辛丑刑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

格式律令事類後唐六典格式開元二十三年行敕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會要開元十九年

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弘正急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上時乃

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宋白曰河陽有柏崖城村在十一月壽州刺

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眾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

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以計淮西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

西兵於固始固始在豫州南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

武軍以討王承宗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

陵不荅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

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委敗李師道之眾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願所敗

蕭沛數縣取而蕭沛皆屬徐州九域志蕭 愿悉以

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

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

平陰古縣子國產城縣之地隋開皇十四年置嶺山縣大業初改

曰平陰取界內平陰古城為名時屬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

十里漢置嶺山縣又嶺山 愿晟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

山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鐔薨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

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

役並興兩役謂討承宗也 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

乃征恆冀恆冀 上不為之止為之止 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

拔武強斬首千餘級武強 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

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徽吳人

也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

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

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

燕趙皆應卒致朱泚之亂事見二百一十八卷 由德

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

聽往兵者不詳之器張弘靖 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

七枝短首 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

可足立 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達吉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達吉玄道之曾孫也李玄道事太宗 乙卯昭

義節度使郝士美奏破成德兵郝士美 斬首千餘級

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嶺

容蠻言兄也南詔買弄棟即唐時之南蠻也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荆

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山袁滋陳袁譚之後陳士

宋白曰朗山建安昌縣黃末改朗山朗山為名劉勣曰朗山

漢安昌縣隋改朗山其地在今朗山縣 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俛錢徽貶官

及見上更以必克勸之俛 僅得還鎮 辛酉魏博

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鵝城鵝城

司公事權取中書門下處分中書門下 辛未敕以國哀諸

攝冢宰唐中世河東天子崩置攝冢宰 壽州團

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鐵山 己

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

餘級焚二柵 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夏四月

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陵雲柵

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鑄始以聚斂得幸聚斂 乙

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

義武節度使渾錫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錫

城之子也渾錫 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

節度使田進討平之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

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

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鐵城 時諸將討淮西

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

聞上時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宰相 將勸上罷兵上曰

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

任者易之音難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

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上責高霞寓之敗

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李遜王師實軍秋七月貶霞

寓為歸州刺史歸州古秭歸縣李遜亦左遷

恩王傅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

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之衆二

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田弘正奏破成德兵

於南宮殺二千餘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

性高簡好甄別流品甄別又數請罷用兵

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

罷為吏部侍郎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

義節度使郝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

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

環柏鄉柏鄉在魏州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

宗九月乙亥右拾遺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

倉曹朗及之子也獨孤及饒州大水漂失四

千七百戶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

事也韋貫之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顓考功員外郎韋

處厚等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

顓見素之孫顓見素處厚竄之九世孫也

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

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

柵殷城唐屬壬戌朔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邕管奏擊黃洞蠻

却之復賓蠻等州賓蠻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李師道聞拔陵

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

空王鏐家二奴告鏐子穰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

上命鞫於內仗鞫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

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

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

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

不以臣無似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

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

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

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

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

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徽巡捕賊盜凡有武備

者大城門百人小城門二十人小舖門五十人

驛門內夜街鼓吹騎卒三百人

左右巡使當奏

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徽巡捕賊盜凡有武備

者大城門百人小城門二十人小舖門五十人

驛門內夜街鼓吹騎卒三百人

左右巡使當奏

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徽巡捕賊盜凡有武備

者大城門百人小城門二十人小舖門五十人



建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將晦上無以罪之退謂左

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意須自謹朕亦畏之日柳氏

諸軍近九萬新開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

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

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

切責示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

固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

兵於長河長河漢信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長河

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恆州三十里而軍恆州

城入潞據舊史時運米汴淮至壽州四十里入潞口又泝流至潞

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輸于郟城以饋討淮

黃洞蠻屠巖州巖州己未容管奏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初置淮穎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穎至項

詹事李愬為唐隨節度使愬聽之兄也愬之子

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復扶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

去斥候呂美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袁滋所請開

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至唐州

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禁衛

故訓曰公穆宗朝為大京北有禁軍校尉驍卒

因語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

於河東小胡

宗戰屢勝

大敗奔還定州

陳楚為義武節度使

中衣以歸鎬

人張茂昭之甥也

上無以罪之

朕亦畏之

諸軍近九萬

金帛以勸死事

固始斬首千餘級

兵於長河

宗戰屢勝

大敗奔還定州

陳楚為義武節度使

中衣以歸鎬

人張茂昭之甥也

去斥候

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袁滋至唐州

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

詹事李愬為唐隨節度使

初置淮穎水運使

楊子院米

自淮陰泝淮

入穎至項

詹事李愬

為唐隨節度使

愬聽之兄也

朝廷知之

甲寅以太子

去斥候

止其兵

不使犯吳元濟境

袁滋所請開

門揖盜者也

滋卑辭以請之

元

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

復扶

朝廷知之

甲寅以太子

去斥候

止其兵

不使犯吳元濟境

袁滋所請開

門揖盜者也

滋卑辭以請之

元

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

復扶

朝廷知之

甲寅以太子

去斥候

止其兵

不使犯吳元濟境

袁滋所請開

門揖盜者也

滋卑辭以請之

元

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

復扶

朝廷知之

甲寅以太子

去斥候

止其兵

不使犯吳元濟境

袁滋所請開

